6.4.71

PN 2870 C56

Chou, Chien-yün
Chü pu ts'ung k'an

East Asia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8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jubucongkan01zhou

周劍雲先生主編

鞠部叢刊

詩孫何維樸

LIBRARY
MAR 11 1971
PN
2870
C58

上海大中華藥房

總經售

瑞典醫學大家施阿堅氏最新發明加入中國葯材合製
歐美大女士嘗用讚為補葯之大總統

The Presidence of Tonic

青年大造丸

每大盒洋壹元弍角
每中盒洋七角
清貧學界特別優待親筆函購減收七五折

常服却病延年功同再造青年勤學尤所必需
另有說明書刊贈函索即奉

屢經試驗能力偉大統治下列諸病症



鞠部叢刊總目

◉祝字 序文 題詞 周郎顧曲圖 自叙 例言 撰述同人攝影

（一）霓裳幻影 （天台山農書）

淨角名宿何桂山之鍾馗 伶界二傑汪桂芬與譚鑫培 靑衣山斗陳德霖及其滿門桃李（王瑤卿王蕙芳梅蘭芳姜妙香姚玉芙王琴儂） 梅蘭芳之千金一笑 崑曲名旦韓世昌之思凡（以上珂羅版） 譚鑫培之定軍山 楊小樓之靑石山 沈華軒之長板坡 白玉崑之收馬超 梅蘭芳姚玉芙之黛玉葬花 程艷秋 尙小雲之本裝 尙小雲之樊江關 尙和玉楊瑞亭之神亭嶺 錢化佛化裝六種 票友袁寒雲之天官賜福 童伶白猴之摩天嶺 黃潤卿之天女散花 歐陽予倩之晴雯補裘 芙蓉草之翠屏山 王佩蘭之小上墳 王靈珠石月明之三戲白牡丹 張桂芬佳楣之梅龍鎭 賈璧雲 十三歲之梅蘭芳 吳鐵庵畢緒庵鵪鶉子之桑園寄子 票友鄭鵪鶉吳絳庚鵪鶉子之雪盃圓 趙如泉之鮑士安 林樹森之徐策跑城 票友成寶鈞 吳鐵庵八齡時之李陵碑 天蟾舞臺經理許少卿時慧寶之呂洞賓 宋志普 曹小儍之張家祥 二十年前之名旦秦五九 二十年前之楊翠喜 時慧寶之本裝 劉永春許蔭棠羅小寶孟小茹芙蓉草李吉瑞高福安熊文通張菊芬 小楊月樓小楊菊笙合影劉玉琴 汪笑儂之家庭 馬桂和之遺翠花 沙香玉之陰陽河 久記票房全體攝影 崑曲淸客張玉笙之癡夢 英圖票友柯樊士之古裝 票友裘仲卿之花蝴蝶 呂月樵與老票友郞錦堂之蓮花湖 周聞天之劉備 票友胡仲齡之史文恭 票友吳絳庚之行路訓子 票友許黑珍 票友錢一粟之魚藏劍 票友李魚目之浣紗計 票友吳我尊之彩樓配 劉豁公之三娘敎子 票友楊株森曲師武秀奎票友屠開徵之惡虎村 票友葉一舟何雨聲之武家坡 票友吳布雷包壽伯之黃金臺

票友何芥園余少章之孝感天　票友夏禹颺陳志剛之女起解　票友管海峯　張紹棠湯隱逸久記社長張醒初票友熊松泉周梓章羅亮生　辛亥殉難新劇名人王鐘聲　癸丑中興新劇名人鄭正秋　逸鳳劍雲秋星之不如歸第一幕趙燕士沈映霞之蘭因絮果　春柳新劇場全體攝影　湖南扶風社全體攝影　許黑珍假金牌　許黑珍盜忠卷新劇家徐半梅　鄭劍魂史海嘯蘇寄生之梅花落　樊迪民之旗裝　吳我尊之惡人牛曼　陶殘梅夏天人　新劇家劉藝舟朱旭東蘇石癡陸子美勞無形　汪游優化裝兩種　張嘯天蕭天呆　啓新社員鳳倩影高梨痕羅玉亭富竹友富菊友之樊江關　杜雲峯之八大鎚　白素忱之戰蒲關　小金鈴小金翠之虹霓關　陸菊芬之孟姜女　十年前之王克琴　坤角武生金春笙　粉菊花之盜仙草　草上飛之諸仙鎮　趙紫雲之茂州廟　金桂芬之李陵碑　小金鳳露蘭春之盜御馬　坤角尚俊卿李桂芬碧雲霞陳長庚張文艷白玉峯孫桂秋小桂紅小月紅合影　李癡佛蕭天競合影　錢天吾葉文英謝桐影之血淚碑　大鼓泰斗劉寶全　白雲鵬

（二）劇學論壇　（張硯孫書）（孫雪泥書）

戲劇改良論（劍雲）　三難論（劍雲）　平包銀議（劍雲）　予之伶界選舉觀（劍雲）　鬪伶界大王（馬二先生）　菊選芻議（小隱）　優伶之人格問題（秋星）　告研究譚調者（馬二先生）　票友之研究（馬二先生）　票友學戲之程序（馬二先生）　評戲感言（忠告青年學子）（馬二先生）　說捧角家（秋星）　戲劇潮流（芳塵）　崑弋辨（半狂）論今後之汪派（鐵仙）　今後譚派之趨勢（馬二先生）　汪譚演劇之異點（天受）　論聲音韻之辨（瘦梣）　論南北聲音之異（瘦梣）　黃潤卿與天女散花（劍雲）　論黃潤卿之天女散花（小隱）　論與行權無益於伶人（小隱）　舊戲不宜用佈景說（馬二先生）　說脚本（秋星）　新劇經驗談（正秋）　新劇與新劇界（馬二先生）　晚近新劇論（劍雲）　新劇界之根本主張（劍雲）　新劇之三大要素（昔醉）　新劇家讀脚本之討論（昔醉）　新劇加唱與幕外之商榷（劍雲）　論戲答客難（馬二先生）　三國劇論（三十篇）（瘦梣）

(三)歌臺新史 (楊竹蓀書) (郎靜山畫)

南北梨園略史(民哀) 六年來海上新劇大事記(義華) 上海票房二十年記(義華) 吳門雅集十年記(半狂) 漢上梨園五年記(秋俠) 久記票房七年記(菊園) 記丁巳年久記票房演劇助賑之始末(鵑鵠) 春柳始末記(痴萍) 啓民社始末記(菊園) 民興社始末記(寄塵) 誌玉成科班(切膚) 誌天華科班 誌金桂軒(切膚) 南丹桂與廣潮幫之大決鬥(切膚) 丹桂第一臺歷史(切膚) 小金台班內幕(睦公) 上海票友調查錄(義華)

(四)戲曲源流 (徐悲鴻書) (熊松泉畫)

不可不知錄(劍雲)(景麟) 京劇摘要(鵑鵠) 南部殘賸錄(民哀) 歌場獲野錄(民哀) 八大錘溯源(小隱) 程長庚鳳鳴關二六原詞(舍予) 張二奎上天臺快三眼原詞(菊園) 戲迷傳非呂月樵所編 久記票房之新十八扯(劍雲) 三國演義之京戲攷(馬二先生) 滇班斬馬謖之異點(癭樗) 馬義救主攷(癭樗) 吳漢殺妻攷(癭樗) 百花亭攷(癭樗) 一捧雪考(癭樗) 楊家將考(癭樗) 洛陽橋考(癭樗) 泗洲城考(癭樗) 大香山考(癭樗) 廣太莊考(切膚) 收岑彭考(切膚)

(五)梨園掌故 (楊了公書) (張啼鵑畫)

梨痕菊影錄(小隱) 歌臺懷舊錄(脈脈) 京華鞠部瑣記(詩樵) 程長庚之四箴堂(詩樵) 翠峯庵之票房(詩樵) 譚鑫培之家乘(詩樵) 譚鑫培來滬之回溯(一)(脈脈) 譚鑫培來滬之回溯(二)(民哀) 譚鑫培壽終記(民哀) 關戲之叔作家(劍雲) 妖怪戲之勾臉法(切膚) 武戲中之高樓閣(切膚)

(六)伶工小傳 (汪吉門書) (朱蓉莊畫)

近世伶工事略(燕山小隱述)

譚鑫培 汪桂芬 孫菊仙 劉鴻聲 錢金福 王福壽 余叔岩 尙和玉 程繼仙 黃月山 李順亭 路三寶

王瑤卿 梅蘭芳 龍長勝 劉春喜 張長保 梅二鎖 龔雲甫 瑞德寶 時慧寶 汪笑儂 張毓庭 王又宸
貴俊卿 賈洪林 羅小寶 孟小茹 許蔭棠 許德義 何桂山 何佩亭 金秀山 金少山 李壽山 李壽峯
李鑫甫 周老旦 周長山 夏月恆 夏月珊 夏月潤 朱四十 朱桂芳 陸小芬 陸華雲 高四保 高慶奎
陸大肚 陸鳳琴 唐玉喜 唐常兒 王長林 王仙舟 楊小朵 小小朵 趙仙舫 沈三元 張寶崑 陸六十
李菊秋 吳順林 陸杏林 江疙疸 麻德子 胖寶琴 李敬三 劉桂慶 雙克庭 劉景然 吳彩霞 胡二麗
姜妙香 郝壽臣 李連仲 張子仙 尙小雲 白牡丹 小翠花 元元旦 榮蝶仙 飛來鳳 麻木子 康喜壽
王三黑 張 黑 曹 六 遲 喜 楊瑞亭 沈華軒 李古瑞 呂月樵 何月山 董志斌 嚴寶恆 毛韻珂
王洪壽 麒麟童 潘月樵 趙如泉 小達子 譚鑫培傳(脈脈) 張二奎傳(脈脈) 田際雲傳(劍雲) 路玉珊傳(劍雲) 劉永春傳(劍雲) 李春來傳(脈脈) 蓋叫天傳(馬二先生) 筱菊笙傳(塵因) 李勝利傳(塵因)
溥厚齋傳(小隱) 包丹廷傳(小隱) 賓硯峯傳(小隱) 孫化成傳(塵因) 劉藝舟傳(塵因) 許靈隱傳(塵因)
錢柔聲傳(塵因) 鄭正秋傳(劍雲) 鄭鷓鴣傳(劍雲) 陸鏡若傳(痴萍) 錢化佛傳(竹郎)

(七)粉墨月旦 (王鈍根書) (但杜宇畫)

譚鑫培之碰碑哭靈(劍雲) 譚鑫培之空城計(小隱) 譚鑫培之烏龍院(馬二先生) 劉鴻聲之新斬黃袍(劍雲)
王鳳卿之文昭關(劍雲) 吳鐵菴之王佐斷臂(小隱) 吳鐵菴之武家坡(小隱) 賽三勝之余派碰碑(劍雲) 尙和玉之一箭仇(劍雲) 尙和玉之神亭嶺(小隱) 尙和玉之晉陽宮(豁公) 楊瑞亭之安天會(小隱) 白玉崑之牛齁惡虎村(小隱) 三麻子之走麥城(劍雲) 小孟七之八搜鄒應龍(劍雲) 梅蘭芳之黛玉葬花(劍雲) 黃潤卿之天女散花(一)(劍雲) 黃潤卿之天女散花(二)(小隱) 尙小雲之玉堂春(小隱) 歐陽予倩之寶蟾送酒(瘦楞) 筱桂紅之晴雯撕扇(瘦楞) 評張文奎各劇之優點(劍雲) 苗鑫茹之徐母罵曹(瘦楞) 戊午年名角

南下之不幸(劍雲)　襲吳南來之第一聲(秋星)　第一台之女俠紅蝴蝶(劍雲)　貴仙茶園之陳塘關(塵因)大舞台之大英節烈(豁公)　笑舞台之犧牲(劍雲)　笑舞台之連環計(劍雲)　民興社之改良珍珠衫(劍雲)　藥風新劇塲之熱血(秋星)　救亡聲中之賣國奴(劍雲)　記滬濱息遊社之國慶紀念戲(劍雲)　第一台之兩生兩旦(劍雲)　毛韻珂不宜唱鬚生(菊園)　歐陽予倩與趙醉梅(劍雲)　小達子與顧無爲(劍雲)　楊瑞亭與小達子(小隱)

小達子在滬之輿論　小隱之評　馬二先生之評　劍雲之評　豁公之評　鵑鳩之評　大鼓閒評　(一)(劍雲)

大鼓閒評(二)(馬二先生)　滑稽戲評戲葫蘆(塵因)

(八)舊譜新聲　(惲冰盦書)　(丁悚畫)

譚鑫培之王斷臂代說平書　譚鑫培之黃金台盤關　汪桂芬之文昭關　汪桂芬之行路訓子　汪笑儂之博浪錐

張勝奎之三字經　歐陽予倩之晴雯補裘　歐陽予倩之黛玉焚稿　孫菊仙哭靈牌(塵因)　劉辮代首(馬二先生)

(崑曲)楊貴妃舞盤　黛玉葬花　漁家樂題詩(新劇)不如歸　(大鼓書詞)　劉寶全之烏龍院活捉三郎　劉寶全之長板坡　劉寶全之南陽關　白雲鵬之鳳媒　白雲鵬之哭玉　燈下勸夫

(九)藝苑選萃　(維癭公書)　(錢病鶴畫)

爲紅豆館主之五言聯　時智農之隸書屏　七言聯　指畫蘭花　王瑤卿之畫殘荷　王鳳卿之書　徐若僑之五言聯　錢化佛畫羅漢　朱素雲之書畫　歐陽予倩之詩牘　賈璧雲之畫山水　孟溥齋之畫山水　錢化佛之畫觀音

蕭天競畫花卉蟲魚

(十)騷人雅韻　(徐枕亞書)　(張匯元畫)

瑤臺小詠殘稿(鬘鬘軒主遺著)　梨花新月(塵因)　殘夢樓坤伶雜詠(茂苑小唐)　贈程艷秋六首(癭公)　小雲詞(張治如)　讚佛歌(爲李痴佛作)(天天)　豔菊歌(爲富菊友作)(楓林客)　碧梧曲(爲筱金鳳作)(漱紅)　女伶鮮靈芝曲(中路)　贈劉喜奎十首(中路)　覩杜雲紅劇有贈(中路)　贈小楊月樓十絕(梅癯)　與老鄉親談汪

劉二伶近狀(㓛厂) 題汪笑儂哭祖廟(豁公) 丙辰春集聽露蘭春歌台禪台劇感成二絕 梅㖞華小影贊(菊園)

(十一)俳優軼事 (蔣箸超書) (錢玉齋畫)

陳藩司與何九家族之關係(脈脈) 孫春恆與大奎官(民哀) 雲鶴館主與時慧寶(夬翁) 湯鑫仙與陸菊芬 (劍
雲) 易哭庵與黃潤卿(天聲) 富商與名伶(天聲) 周大升與康喜兒(睦公) 譚鑫培與探母(天受) 賈璧雲與
宋志普(天受) 紫靈芝作科長(劍雲) 蕭孝廉之孽緣(劍聲) 汪笑儂之家庭(劍雲) 孫菊仙之僻見 楊兪換
子(劍雲) 蓋叫天一毆之功(民哀) 劉永春怕看影戲(菊園) 小喜鳳冲犯九龍口(菊園) 楊延輝發羊癲瘋
(菊園) 諸葛亮翻觔斗(切膚) 金錢豹丁內艱(切膚) 想九霄刼(切膚) 黃月山得名之原因(脈脈) 天娥旦
得名之原因(睦公) 老奸巨猾之王洪壽(睦公) 馮春航之豪興(嘯盧) 小寶義之豔史(脈脈) 周蕙芳之穢史
(菊園) 張文豔之汚史(菊園) 雲林飛之怪史(菊園) 混混串戲之笑史(鶼鴣) 票友演劇之趣史(知非) (菊
園) ((舍予) 新劇家現形記(菊園) 女新劇家誌(菊園)

(十二)品菊餘話 (徐天嘯書) (李漢青畫)

尊譚室戲言(小隱) 劍氣凌雲廬劇話(劍雲) 春雨梨花館劇話(塵因) 嘯紅軒劇話(馬二先生) 汝南劇話
(脈脈) 孱菴劇話(義華) 哀梨室劇話(豁公) 秋雨梧桐室劇話(秋星) 半椽屋劇話(鶼鴣) 小纖簾館劇話
(睦公) 瘦影樓劇話(半狂) 孤燈聆雁樓劇話(嘯盧) 斧風室劇話(舍予) 伶人改行瑣記(睦公述)(劍雲評)
譚王憶語(義華) 忠告時慧寶(塵因) 忠告芙蓉草(劍雲) 上海梨園廣告談(劍雲) 上海戲館之劣點 (馬二
先生) 新劇雜話(一)(劍雲) 新劇雜話(二)(秋星) 新劇雜話(三)(昔醉) 戲提調 (馬二先生) 票友說
(小隱) 說喝彩(馬二先生) 男女合演(馬二先生) 伶界生活之今昔(詩樵) 說琴師(豁公) 說胡琴(脈脈)
胡琴淺說(舍予) 滬伶新諺(小隱) 武林觀劇談(劍雲) 怪劇談(舍予) 說戲味(鶼鴣) 新劇之辨味(秋星)
伶名集對(鶼鴣) 滑稽訃聞(鶼鴣) 復剡溪釣者書(小隱) 評戲雜說(馬二先生) 亞父演征鴻淚新劇演說詞

大觀

朱銘新時年九齡

青年大造丸紀念徵聯

青年大造援中國

佳卷請寄本藥房收限期本年舊歷十二月十五日截止不收卷資不發遺卷來卷須將眞姓名住址註明花名不收

獎賞

首名獎洋五十元
二名獎洋三十元　另加贈品
三名獎洋二十元
四名以下一經取錄贈品從豐

特約經售處上海虹口北四川路大中華藥房謹啓

實業淺說彙刊

天虛我生編

農商部編纂之實業淺說前經本館翻印自第一期起至一百期止分爲四集分類總目以便檢查適於實用續出第五集自一〇一期起至一二五期止頁數加多初作購書附贈之品亦頗受歡迎惟檢點存書尚有一千餘部特貢獻於留心實業諸君如由郵匯洋六角二分半（如用郵票代現須十分半代洋一角）當即寄奉全部（計第一二三四五集各一冊）另加郵費五分掛號五分加只需酌寄一集者不論一二三四五集每集祗收回成本洋一角二分半寄費外加每冊二分半掛號五分存書無多因奉農商部實業淺說編纂處來函限制出版故於銷罄之後不復再印合併聲明

惲序

戲劇爲通俗教育今人知之古人亦知之崑曲中演忠孝節義諸劇皆古人所以爲教者也忠孝節義何以見之於舞臺之上毋亦不足於黨庠州序與夫老師宿儒之講學歟舞臺上之忠孝節義不但能普及且視庠序講學爲純粹庠序之教弊在干祿講學則互相標榜爲干祿之變相而已充類至義之盡其基礎先有不正者在焉舞臺上之忠孝節義其事假之至其所以彰癉褒貶則眞之至此戲劇存在於社會之中所以歷刼不廢愈演愈進也此就戲劇之自身言之也若社會之對於戲劇尤爲不可思議父子之愛朋友之交有因中情之親愛賤惡而偏僻者矣暴君汚吏有假政治金錢之勢力而得美謚者矣他若名山事業身後榮名亦多所假借是故朝政家庭社會輿論有時其眞相蒙昧不明不可究詰若戲劇則好者好之惡者惡之嘗謂時至今日無眞是非善惡賢不肖皆以錢然以譚鑫培之驕蹇又吸鴉片犯衆怒且自謂河山已改龜年零落然而當夫一夕之劇過半座客之興已闌簫鼓聲中簾幕揭處有老病頹唐之叫天兒雅步而出控喉一聲四座皆靜向之疲倦思臥者皆不期而精神同時振作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反之如某某者技劣而運動小報爲之揚譽買三五無賴爲之捧場然而座客終不謂然久之卽不善顧曲者亦望望然去之其人作爾許之張致乃博得掩旗息鼓之結果以今日無眞是非之世界不謂公道猶在梨園然則戲劇者乃社會公共好惡於焉表見之物其關係不綦重歟

童時讀左氏傳至季札來聘太史陳詩自邶鄘鄭衛乃至韶武一一品第其政治之隆汚反復研讀求其

故而不得塾師謹循文解釋不能言其所以然私意以爲季子蓋熟於中原掌故不必聞樂而知政然聲音關於治化樂記亦言之不僅左傳因而懷疑久之今乃知就民族公共好惡之所表見因而知其風俗由風俗而推知其政治故百無一失也古之風詩今之戲劇其事雖異其爲公共好惡之所寄則同前清乾嘉時崑曲盛行今試就崑曲而推測乾嘉時之風俗政治亦瞭如指掌也崑曲之文雅而聲諸字分平仄平仄更分陰陽如吾老友吳梅癯顧曲麈談中所言蓋不勝其重規疊矩揆情度理宜在課室中爲科學之研究豈其宜於行樂之場然而當時社會嗜之謂爲盲從歟直無有是處其故蓋有可得而言者其一一國之戲劇與一國之文學有密切關係當時士大夫之家固無不讀書其所讀之書則六經四子詩賦八股亦無不盡同降而至於窮鄉僻壤中人之家苟免凍餒子弟無不挾書就塾其子弟苟非甚頑鈍至十五六齡無不畢五經辨四聲解辭章者畢五經辨四聲解辭章不必能青一衿也其人數雖不可知臆度之亦十得八九當時中國十八省之地每省應鄉試者約三萬人此三萬人皆秀才也童生之數至少二十倍之以十八乘三萬得五十四萬復以二十乘五十四萬得一千零八十萬假定中國本部爾時人口爲三萬萬男女半之男子得一萬五千萬除極貧不能讀書者五千萬是畢五經辨四聲解詞章者可十人得一而羨其餘九人雖未畢五經當有半數畢四子書其餘亦識字略解文義者也夫以一國解文義者如此之多崑曲詞義雖雅烏得不盛行鄉村社日輒醵貲演戲當吾童時我鄉有所謂銀鳳班者即崑曲也時爲光緒戊子己丑間鄉人苟無知音者崑伶改業糊口矣而銀鳳班之生涯頗不惡道光以前徽調未興由於通文義者之多無疑其二國人無所強迫引誘而自然研究美術此則關

於國力交通愈便物價愈昂是物價起落原不能据為貧富之徵然而海業未開以前物價之賤實藏富於民之故與交通無與也据黃天河金壺七墨所載乾嘉米一升僅二文錢魚肉稱是中人之家晏客僅費百錢已覺豐腆此實有粟菽如水火之雅非今日可同日語矣三五百家之市集好事少年購簫管弦索結會唱崑曲在我童時實習見不鮮蓋乾嘉崑曲盛行此等集會當多於今日之麻雀牌局特不可致耳

今日治新學者動謂中國音樂往往宜於獨奏不宜於共樂即如崑曲其聲浪不能及三丈以外以施之今日之劇場實不適用故在淘汰之數此其言亦似是而非聲浪不及三丈以外以科學萬能言之何難放大其聲浪至於五倍十倍特通文理者既少社會復窮此則無可如何耳我非主張復古提倡崑曲茲姑不論

就以上所言戲劇為一民族公共好惡之所表見戲劇為純粹的教育一國之國力關戲劇之盛衰一國之文化關戲劇之雅俗准此以談則今日劇界之種種怪狀乃必至之勢而將來戲劇之若何進步蓋可臆測而預知矣

就國力言之上海現有之戲院尚患其太多今各舞臺內容皆極寒儉較之十年前南市新舞臺初開幕時不可同日而語民生彫弊之確證也然自人情言之愈窮斯愈遊惰以後戲價略減觀者未必無人然生活程度高則出入相副為難而改良乃永無其事必日漸窳敗至不可救藥其幸而吾言不中歟以文化言之此後劇情似宜略參科學劇文宜淺而順須文言通俗尤有一義就習慣言之唱不可廢不能引

西洋爲例蓋表情全恃聲調今之新劇直不成爲劇味同嚼蠟無唱故也就教育言之迷信宜去而不可無宗教此事極難然總不出因果報應之範圍倫理宜參酌新舊以中國固有者爲本位不可含己芸人其舊劇必須改良者則筋斗戲也是宜參以拳術諷刺戲宜空靈不可著迹歷史戲宜流動不可板重凡此細目固非可一言盡也

若就公共好惡之表見言之今後之劇情其趨於哀悲一方乎喜者不能使悲悲者不能使喜亡國之音噍以殺我國固未亡然而風雨飄搖不絕如線國民不知愛國則已藉曰知之若何能樂然則非憂愁幽思在在含有懺悔之意味其諸不能適合於公共心理抑亦非此不足當公共好惡之表見也已

吾因家叔秋星而識劍雲劍雲於戲劇別有會心常發爲論議公餘多暇遂有菊部叢刊之輯索序於余余雖不知劍雲之主張何如要之不足於今日劇界之現狀欲起而糾正之蓋可知也因不揣固陋貢其瞽說如此其然耶其不然耶吾不自知願劍雲之有以教之抑余更有進者戲劇爲人羣之產物而社會風俗又戲劇之產物西方有莎士比亞人無不知莎氏之劇影響於社會者何如以余譾陋愧未能詳然西人之崇拜莎氏者謂爲耶穌後一人苟無莎氏謂無後此三百年之文化也可平心論之莎氏有保存國粹之功其於英國文字發揮而光大之令後人有微禹之歎此固共見共聞者也今我國新少年從海外歸者欲改造中國文字者頗不乏人其有東方莎士比亞躊躇四顧以中流砥柱爲己任者乎況乎今日百舉俱廢其有待於良戲劇者又不止文字一端已也吾不敢有奢望於菊部叢刊而不能不責奢望於劍雲及其同志劍雲苟欲以莎氏自待其以叢刊爲發軔乎哉是余所馨香禱祝者矣

陳序

陽湖惲鐵樵序

俗稱戲劇爲戲文語本葉子奇草木子謂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莊岳委談云今王魁本不傳而傳琵琶是知戲文云者實爲劇本故南人曰看而不曰聽蓋以識字之人而賞鑒文人遊戲之作也其宗旨必有所取目的必有所在或以勸忠或以敎孝或則表揚節義或則癉罰奸邪務使觀聽之餘默然感化使賢不肖者鑒於流芳遺臭之彰彰在人耳目而不敢爲非此其功固不在神道設敎木鐸循路下也夫戲劇之魔力實足以轉移社會而影響及於國家戲劇而趨近於俗則以誘心惑目爲投時之機其日趨於淫逸勢使然也人心而日趨淫逸則其國必亡試一按歷代史鑑凡其君民之耽於淫樂者必不旋踵而致覆亡是足以知禮樂寖衰嬉戲是好固非福也昔秦昭王謂應侯曰吾聞楚之劍鐵利而倡優拙夫劍鐵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以遠思慮而禦勇士恐楚國之圖秦也吾謂秦昭此語足爲我今日之中華民國當一棒喝蓋我今日之倡優可謂工巧絕倫倡則手不弄絃曲不終調而能博傾座之歡優則布景雜以魔術新劇不用絃歌而能博哄堂之彩然一按其唱演之詞則俚俗不堪入耳科諢之狀則醜惡不可名言於聲韻則平仄强湊於情節則今古不倫卽享盛名之號爲大文學家者亦復四聲不辯別字連篇顚倒故實編爲新劇致西漢時已建佛寺而朱買臣且中狀元以此爲通俗敎育是直歷史之罪人而已然其宗旨猶不失爲敎訓婦女足爲近今女界下一針砭其他新劇吾不知其宗旨果何在者正

不可以枚舉要而言之每不外乎誨淫誨盜二端此無怪我中華民國之新國民對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俱忘日惟鈎心鬥角以圖個人之利以享一時之樂其不陷我國家於危亡者蓋幾希矣吾嘗憂之而籌補救之策以爲優伶雜伎本夙隸於太常今教育部旣認戲劇與小說同其效用則於戲劇之審查懲奬似當視爲亟圖舊劇多有劇本足供考據新劇則多采自小說亦有根蒂可尋其無根蒂而出自杜撰苟爲社會所歡迎者則必有好事之徒演爲小說印刷流行但使教育部特開奬例責令有司采購進呈凡有裨于世道人心者予著作人以名譽之隆奬其無益而有損者以明令宣示其不當之處及所以有害于教育之由隨時公布於報章使秉家政者得知其弊不許家屬往觀則亦不禁而自絕蓋凡人心理孰不欲其兄弟妻子正心修身方苦外誘之多足妨礙其家庭幸福詎有明知爲敎不善者而使耳濡目染於其間哉然此一舉卽不借重政府功令亦未嘗不能實行其有此能力者非他卽評劇家是也惟今之所謂評劇家者其眼光所注不過尺寸第沾沾於聲色一途又或不免阿諛攻訐立於被動之地其無益於社會固與不評等耳周子劍雲之輯是篇命其名曰菊部叢刊吾知其爲自動必也夫文人之筆而由自動則以手代口斷無違心之言雖采衆論以成書其取舍刪存亦必本共良知而無所諱飾吾黑未見其全書而忖度其心當必有一宗旨與目的在殆以當局者方在研究通俗教育從事審查加以褒貶或恐兩豆一葉足塞其聽而蔽其明將以此書爲春秋之筆補輶軒之遺則劍雲此舉其有功於社會國家豈淺鮮哉是爲之序者亦與有榮焉戊午十月天虛我生識于栩園

蔣序

樂之用。蘄足以正人心。厚風俗。輔政理。而裨教化已耳。無古今。中外一也。昔、孟子、告齊宣王。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說者謂迎機利導之言。非語樂之定論。愚意不然。宇宙之事物。有自簡趨繁。無自繁歸簡。人羣之文化。有由樸之靡。無由靡反樸。樂也者。事物之精華。文化之表襮也。始創者必簡而樸。繼作者必繁而靡。咸適肖其時世之程度。非可以矯揉拂戾而為之也。夏商以前尚矣。三百篇聲於周。樂府鳴於漢魏。七言絕句歌於唐。今慢奏於五代兩宋。一新體興。必祧其舊製。使退處於文辭之列。而不復與於金鼓管絃。非必人情好異也。舊者之簡樸。不能與新者之繁靡競長。自然之勢也。夫前乎此之為樂。歌舞而已耳。未嘗與故實相比也。優之名雖胎於春秋戰國。稽其實特好弄之徒。務以滑稽譃浪悅人主。不必其深於樂也。樂與優之合一。實自元之南北曲始。南北曲承詞之餘烈。益恢而廣之。其狀事繪情。曲折罄盡。非從來樂辭所能逮。業是者掇取稗官野史中可喜可愕事。製為院本。俾優人得身摹口演於氍毹之上。普喻於貴賤賢愚之人。感化之力。誠偉矣哉。有明中葉。好事者專以吳歈譜曲。號為崑腔。其音益繁碎而靡曼。樂之變至斯而極。雖有巧工。蔑以加矣。西皮二簧者。起於清之末葉。其調簡而變化少。學之易成。故優人多習之。不數載而徧海內。駸駸乎有盡祧崑曲之勢。文人學士病其辭之不粹也。多屏而遠之。謂不足與於樂曲之林。雖然。樂之用。固將以正人心。厚風俗。輔政理。而裨教化也。辭太雅。則僅喻於士流以上。而罔及於平民。音太繁。則第聞其嘔啞之聲。而莫知其何語。茲二者、崑曲之所短也。而皮簧則辭語淺顯。句讀分明。用代遒鐸。莫斯為善。大勢所趨。棄彼取此。非盡聾瞽無識也。至於狀不正之情。愛述誕妄之鬼神。寧獨皮簧。崑曲亦不免焉。直刪之而已耳。辭之不通者。易之而已耳。吾聞歐美之為國者。知優為更化善俗之

利器於是設專科以造就之嚴考案而勸戒之故其俗淳而政舉今吾國之執政既以是爲末務而不屑措意而草野有識之士泥古者既溺於舊聞鄙皮簧爲不足道維新者則竊東西國之緒餘別創新劇然有優而無樂感化之力不强無怪其寖微寖衰而幾乎熄也變不敏嘗欲盡取皮簧舊本黜淫用正汰俗存雅定爲一編又采古今載籍中有裨世教之事以新劇法編次之而厠以皮簧曲辭著成數十種公諸同嗜如是則今樂之聲容節奏縱與古殊而其有補於風俗政教則一孟子之語寧非不刊之論哉所懼者材力緜薄又尟暇晷抱茲奢願未獲驟償恆盱盱焉望吾周子劍雲愛而助之也劍雲以文學名家兼精劇學比應交通圖書館主人之請纂成菊部叢刊一書其書薈萃羣言斷以己意於劇曲之源流正變名伶之派別異同旁及軼聞瑣事靡不兼綜並采巨細畢賅凡四十萬言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傑作也當代名人慕而序之者以十數微末如變其言奚足重輕顧周子猶懇懇徵之用妄舉其平昔一孔之見就有道而正焉非敢謂足以弁周子之書也抑又有慨者我生不辰逢天癉怒國危人困未知所窮身賤言輕憂死無益反假歌舞娛此蜉蝣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彼誠不知也抑知者又奈何乎此則僕與周子每一晤對輒黯然無語者也宜興蔣兆燮序

葉序

戲曲非細事也昔鄉人儺孔子朝服立於阼階與今歐美士人非禮衣冠不入劇場之義略符然則戲劇之重於人焉可知矣雖然物必有所立乃綿延光大而弗墜嗟吾中國自采風之道失而詩之旨微雅頌

之聲輟而樂之化衰尸祭之禮泯而仰止崇慕之思窔遠而無所依先典弗存德義以漓仰而稽古俯而問世心愁然以憂矣夫劇者拾雅頌之遺濟采風之變賢人君子所以寄思古之幽情繼前烈之遐躅者也其道顧不尊哉顧自季世之主作弄優孟於狎暱親之如豎宦畜之如輿台伶官之傳遂不登於廟堂噫是固已示式微之兆矣況世益澆薄習此者承藉頹俗因循下流不克以文章氣節自振耶此誠賢人君子之所憂而急求拯挽之者也周君劍雲明達有文於書無弗通而尤邃於伶官之史乃作而歎曰昔昌黎作而靡麗之辭息陽明起而宋儒之弊革吾其不踰斯志矣遂集一代氍毹之盛衰而爲菊部叢刊一書噫吾於斯識劍雲之志而慶采風雅頌之道得所托矣爰不辭鄙薄書之卷端亦以自附於同感云爾

吳縣葉小鳳序

王序

余不知劇而雅好觀劇余觀劇時之感想與他人不同他人或因觀劇而樂余則每因觀劇而悲余何以悲悲其爲劇也不僅悲其爲劇且悲吾人之身世類爲劇也吾人之生有類乎優伶之登場吾人之死有類乎曲終之下場一登場一下場之間爲時至暫英雄豪傑名士美人轉瞬卽逝下場者應自笑其登場之多事然優伶受制于包銀吾人奔走于衣食雖欲不登場不可得也吾人所演之劇較優伶所演之劇爲稍久然優伶之劇可以一演再演以至無數演而吾人之劇一往不復偶有不愼荒腔走板寃遭倒好名譽幸福隨之以盡終身不能贖矣豈不悲哉惟余因劇而悲亦復因劇而解余既以世事比劇遂覺死

亡離別不足介意良師益友至親愛子已有先余而逝者余以爲彼特演劇之先下場者耳余雖歌舞正酣而數分時間便當揭幕而入前台之死亡離別者又得一之握手于後台推之後余而入者亦正不必以余先下場爲悲也周君劍雲著菊部叢刊屬余爲序余得肆其幻想如此余尤願余所屬望之人皆爲程俞汪譚身後得如周君者爲之傳勿以碌碌配角終也

中華民國七年九月　　鈍根王晦贅言

嚴序

周子劍雲予舊友也夙嫺文事尤精劇曲間執筆爲劇譚戲評散見各報見者咸稱道之今者復有菊部叢刊之編書既成屬序爲予予於戲劇知識極淺又何敢贊一詞雖然竊謂劍雲斯編其大有裨於當世者凡二是不可以無言一曰足爲世界紀事之專史也戲雖小道實爲一種專門之藝術此爲論者所公認是故東西各國於名家曲譜伶工歷史各有專紀載述甚詳且戲劇之沿革尤與國家文化之盛衰人情風俗之變遷有特殊之關係更不可無所紀述以供後人之考證吾國戲劇向無專書比來文人學子始偶有所作然而東鱗西爪苦其不備惟此叢刊搜羅宏富於菊部爲完全之紀載於出版界亦爲空前之鉅製矣一曰足爲改良戲劇之張本也戲劇至今日誠宜改良然欲言革新必先述舊蓋一國之戲劇自合乎一國人民之特性及社會之習慣本其舊者而斟酌損益之改絃更張之庶於嗜劇者之旨趣與戲劇固有之精神兩無所背而能收事半功倍之效若今之言改良戲劇者輙欲舉吾國流傳已久之舊

劇一旦盡廢棄之以為快此無異改良政治而競取西制悉違民俗其不適國情也固宜此書於前人曲本戲劇源流與夫舊日名伶奏技之方法作歌之聲調旁及瑣聞軼事臚舉靡遺在演劇者既可資為典則而有志改良戲劇者手是一編庶幾得所根據知舊劇亦自有其不可磨滅之原則而不致有矯枉過正之弊也予茲所言揆諸劍雲編輯之本意或亦如是非好為諛詞也至若談梨園於天寶子弟凋零傳五代之伶官興亡寄慨酒闌燈灺足供瀏覽猶其餘事也已

戊午季秋九月　嚴獨鶴序於海上檳芳館

鄭序

年來海上多劇盜劇盜之來也有煌煌大廣告為之作先鋒年來海上多書妓書妓之出也有煌煌大廣告為之作媒介嗚呼盜而明火執仗打家刦舍人猶得而避之可惡哉劇盜弄野技行野腔盜盛名盜巨金甚且盜女界之貞烈又從而長賭博之風海上士女乃甘為其盜而不之覺我于此太息痛恨也久矣夫雉妓之沿途拉客者巡街捕必拘入捕房科以罰金无如書妓宣淫往往以狗淫婦作書中主人翁不曰家庭黑幕即曰社會秘密喪人金錢事小喪人道德害大而文妖方且以淫書為討人視淫書若鴇母之視錢樹子然日教其賣俏而圖淫業之發達也社會不察竟容若輩无恥奴毒禍社會而不已我於此太息痛恨也尤甚周子劍雲屢屢執筆伐劇盜一字之誅嚴于斧鉞我讀其文心許其為人因貪緣識之而訂交焉交既久益使我敬服不置蓋評劇不可以恆恆則識伶人多轉輾相友未覺有情于是執筆尙

論易雜恩怨於其間動輒涉及偏私甚且因告白費而甘爲之作文字奴隸也唯劍雲則不然頗能破除情面好爲劇界鳴不平憑其熱誠發爲文章義俠之氣每流露於字裏行間一字褒貶確能因人地位而施其人而包銀不驚人戲碼不過後則亦未嘗苛求其人而名實不符藝值懸殊則口誅筆伐不遺餘力且也。不妄自尊大不固執偏見好與人交換智識故凡海上有聲于評劇界者莫不樂與之游今編菊部叢刊以問世。材料之豐富。爲向所得未曾有。集數十人之佳作。成戲劇界之專書。我知此書一出。紙貴洛陽。不脛而走。可操左券。若使文妖望而內疚曰不以書爲妓亦可以暢厥銷數我曷弗他作而必以誨淫之書致造孽錢耶則幸矣不特此也菊部叢刊者改造南人觀劇眼光之利器也菊部叢刊者促進南人評劇與論之南針也菊部叢刊者洗濯南人知看戲而不知聽戲之宿恥者也其關於美術文藝則又至深且巨一書而有此數善今而后或可愧書妓而稍殺劇盜之淫威乎予日望之。

戊午菊月

藥風鄭正秋序于麗麗所

許序

滿斟碧鑿落徧設紅氍毹爲我歌天子無愁曲與君醉三萬六千春丁斯時也鈞天之帝幔亭之仙白華之雅巴人之俚衆簌齊鳴雙聲競奏其亦足以消萬斛愁洗九州耳古而無死反喪鳩氏之大樂以儒爲戲破魯東家之迷陽也乎不才子指嚴曰否否此一日一地之影響未可公之喋喋聒聒也此賞心樂事之迹象非能貽之百世後人也境過情遷山陰於焉興感顧景絕響廣陵因之不聲歡樂極兮哀情多蘭

亭梓澤今安在則有劍雲先生顧曲嫡胤抗振奇之懷辯幽眇之指新聲舊識供其翦裁淡粉輕烟盡入史稿大千色相梨園子弟無白髮三百歌詩榛苓美人有宗傳吾見其五光十色寫幻影也異曲同工時論壇也往古來今羅新史也繁徵博引泝源流也伯歌季舞稽掌故也五代伶官標小傳也星池雪嶺簪月旦也引商刻羽列聲譜也餘勇小技表藝事也文人好事流雅韻也秘辛珍聞廣軼事也友議劇談包餘話也烏虖一塲粉墨賴臣朔有四十四萬言大好江山想我國之二十五朝史

戊午九秋　　高陽氏不才子指嚴

楊序

竊昔元公制樂開一代文化之源素王刪詩采列國歌謠之什誠以移風易俗聲音與政術相通勸善懲邪教育以觀摩爲美淸歌妙舞用能格心玉振金聲不專盈耳已也洎乎雅樂淪亡世風凋敝雜陳百戲則誨盜誨淫迭奏八音則匪韶匪夏猶且侏儒諧語足挫暴主之威優孟衣冠能庇賢臣之後是雖小道動合人情此所以當世俊才憂時碩彥稱戲劇一道爲鼓舞人心之導線改良社會之南針歟吾友周子劍雲博極受辛才同典午少年倜儻早馳譽於文壇滿腹經綸時寄情於樂府生丁亂世借歌哭抒悲世之懷哀我蒸民用詞曲爲牖民之具近復采摭羣言萃梨園之衆美發揮精理成菊部之巨觀宮衆簣而爲山匯萬流而成瀆益人智慧功同記事之珠吐彼英華燦若生花之筆搜羅宏富考据精詳若乃冰肌玉貌圖成姑射之仙楚舞吳歈幻出霓裳之影天籟地籟連類含章南音北音窮源竟委披五代伶官之

傳遞此珍奇比千秋金鑑之書同其價值庾蘭成之麗藻悱惻纏綿揚子雲之瓌詞陸離光怪氣求聲應儘多名士文章異曲同工不囿一家學說炳炳麟麟滋足觀已乎學乏淵源辭無文采而周子不棄葑菲猥徵翰墨爰抽淺思勉綴蕪詞嗟乎江山如畫碧草粘胡馬之蹄參商尋仇赤丸燭佛郎之焰香草美人之賦作者傷心後庭玉樹之歌聞之雪涕喜笑怒罵無非警世之文悲壯淋漓盡是傷時之淚奚須粉墨登場始覺鬚眉畢現哉他日神州傳徧宏開物質之文明雅奏流行蕩滌淫哇之陋習勝殘去殺化俗宣和庶周子之願始酬而茲編之功亦不朽爾

民國七年雙十節　　武進楊平雪筠氏序

李序

溯自折楊皇荂羣動嗑然之笑執籥秉翟輝揚粲者之華薛譚之伏秦青神乎其技李陵之別蘇武意在不言由來歌舞之傳神洵屬情文之交至迨至梨園稱絕子弟三千花園生春裙釵十二檀板金樽之地霓裳羽曲之天阿子歡聞俱登樂府素娥比影獨絕塵寰傾桃葉以多嬌競渡則猶留佳話學柘枝而入韻凌波則自寫風流凡此絕技之流傳每動旁觀之歆賞而況氍毹一片步步生嬌絃管雙聲悠悠入聽盡錦簇花團之妙萃珠聯璧合之奇頓挫抑揚協清濁疾徐而悉準嬉笑怒罵分生旦淨丑以同工且漫嗤優孟衣冠未必是廬山面目即此繪聲繪影儼描成大塊文章居然疑假疑眞也消盡滿腔塵俗逢場若此命意何如此周君劍雲菊部叢刊之所由作也君以炎涼世態甘苦親嘗感哀樂於中年早悟東山

絲竹說滄桑於浩刧飽看大地風潮歎人生皆傀儡之場究何處非幻虛之境品評所及寄託彌深覺酒後茶餘頻喚黃粱之夢而風清月白頓開黑幕之圍既寓意以傳情更窮形而盡相借茲月旦比作風詩爰從心領神會之餘目見耳聞之後全憑不律仿有善必錄之條節取無遺寓小道可觀之意從此揚風扢雅舞臺之聲價彌增非徒遷選徵歌菊部之權衡不爽事原作戲人豈無情當必符同調之相求共許賞音之獨絕也耶是爲序

戊午秋節　毘陵李定夷

顧序

間嘗讀雜史說部類知古今來萬事萬物形形色色皆有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之妙因是以嘆文人之筆無大不賅無微不至古人往矣來者何限其聲音笑貌動作威儀未易得諸彷彿則戲以傳新舊精神此遊藝之所爲有事者漆城蕩蕩不可上諷燕者優施之言頗有旨寢丘名惡可以封說楚者優孟之言更足多何則戲而仍正使迷者醒醒者弗迷實有規勸寄乎其中此即莊叟之寓言東方生之諧談也周子劍雲皖山佳士濂溪華宗胸羅史才性嗜劇譜羈滬十餘載酒後茶餘往往揮灑墨瀋傳之報章洛陽紙貴不翼而飛索其藁者日不暇給今聯合同志彙以印行分爲十二類約之爲三十五萬言總標其名曰菊部叢刊馳書告余曰是不過戲迷餘話耳予讀之作而起曰是非迷也甚矣其醒也世界花花勞人草草周子翩翩以青衫混俗白眼窺天而能借三寸舌五寸管嘻笑怒罵發爲文辭海內曾有幾人哉予去

夏於滬北愛儷園始識其面一見如故輒許神交文字有緣今于是書出版不可不識俾讀者知虛虛實實規勸攸資未始非尊重人格鼓舞民志之道雖曰戲迷餘話請作太平清話觀可也何戲之有何迷之有

中夏建寅歷戊午天貺節華亭不園遯叟顧藁拜識

俞序

古今不凡之士抱非常之才上可爲邦國奠安危下可爲人民謀康樂卒不獲見用於世莫展所長迺借末藝庸言發抒其中藏之精蘊不忍以大有作爲之志使畢其生以湮沒不彰寄託雖微寓意實深且遠矣夫演劇之技末藝也評劇之論庸言也以庸言點綴末藝似又卑之無甚高見也庸豈知事無鉅細理則一焉才有短長用則見焉以至尊至貴至大至廣之國家而可以劇中觀賅括之者盡人知之而未嘗深辯也蓋劇中態度猶夫國家之行爲固盡人而知之矣劇中名角猶夫國家之人才此則未嘗深辯者也劇中得名角則日以興國家得人才則日以盛士君子具純粹之學識不能爲國家甄拔人才登斯民於衽席至不得已而降格隱隱於末藝庸言中流露其端倪此亦良可憫已周子劍雲皖南知名士也丙辰春莫無言養痾於寶山之愛儷園與周子不期而遇才華器宇卓越凡庸周子喜作劇評偶一展覽覺下筆盡字字珠璣立論皆堂堂得體洵青年之英俊當代之名流共話生平甚相契合七閱月而無言以療疾他適一別經年今秋自彭城南旋復遇周子於滬上則劇評已編輯成帙並集同人之善於評劇者

彙訂成書將付剞劂索序於無言自羞譾陋無文而又積歲顚連心緒紊亂辭不獲命乃援筆爲周子攄其隱衷俾寰宇間之讀是書者藉以知周子之志與同人之志不徒目爲諷世寄慨之文辭則得矣是爲序

戊午秋八月吳興俞無言未斯甫序

周序

英國之興也由于文學而文學之興則莎士比亞實爲之倡莎氏生于十六世紀見夫民智閉塞國是日墮慜焉憂之遂思所以啓發之道于是抽毫染翰製爲戲曲演之紅氍毹上觀者心動神怡不能自禁浸深日久而愚者智矣莎氏亡數百年英之人無不感念豐碑遍國中萬祀弗忘蓋其啓發民智之功固有不能沒者劍雲周子邃于劇學慨國事日亟民智日下將有以挽救而裨補之爰集同志創爲菊部叢刊有劇論有劇評有劇本有劇聞凡有關于劇者無不備可謂盛矣周子本以評劇名家間嘗讀其文欽服萬狀文字既精識力尤銳其于一褒一貶復秉之以至公則斯刊之作亦必不落凡下有足以補國是而啓民智者周子書成索序于予予固不文爰爲周子進一言曰事莎士比亞之事而心莎士比亞之心是爲序吳門周瘦鵑

范序

美術恆與世運相轉移而戲劇與文字爲美術之者故覘國者于箸作之林歌舞之場卽其文野可以斷言其羣治之進退也太白沉香亭北譜清平調梨園被之絃歌頓增聲價旗亭畫壁所歌皆當世名作千古以爲佳話從知文字必藉戲劇以彰其美戲劇必藉文字以增其譽矣方今世亂如麻人心不古士君子慨夫國事之蜩螗世風之彫敝欲於戲劇探其源流攻其得失以期促進羣治臻乎大盛不惜勞精敝神竭文字之力推衍廣大針砭攻錯於是報章之所載類皆燦燦乎可觀叢箸之所附莫不郁郁乎有文國語優孟之紀五代伶官之傳可以繼武而比美矣世運之轉移或庶幾乎周子劍雲更集其大成爲菊部叢刊有圖有畫色相俱呈可泣可歌褒貶定論懿歟盛哉非中華民國之新美術乎雖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南唐後主遂爲千古所譏國事興亡誰管得滿城傳說叫天兒庚子變亂適成今弱之根豈戲劇僅能點綴昇平不能挽回頹落矣乎興念及此披覽斯卷蓋不禁嗚咽中懷弗忍卒言矣伶工文士其雪此恥書以爲序

中華民國七年雙十節　吳江范烟橋

陳序

世之大德業大聲稱其震鑠古今者析言之曰忠孝曰節義約言之一眞性情流露而已墳典索邱所以立教易象春秋所以垂訓大旨要不越此二南爲王政之基所由特採民俗歌謠也琦幼喜觀劇見張翼德之叱呂布岳武穆之破烏珠未嘗不勃然興起想見其爲人比則年齒就衰不輕涉足偶值嘉賓宴集

伶人獻技。遇夫音節悲壯。可泣可歌。忽忽潛焉出涕。環顧座中。或欣然以喜。或色然以駭。或慼然以悲。情景瞬更。意態倏變。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要之爲性情感觸。則不謀而合。周子劍雲寓滬有年。具顧曲之林檀生花之筆。暇時與一二賞音。寓目伶工。徧加月旦。久之裒然成帙。顏曰菊部叢刊。蓋有見於聲音之感人者深。欲即是以諷也。嗟夫。吾國今日治術日紛。學術日窳。民生坐困。有難言者矣。觀譚氏鑫培。孫氏菊仙。劉氏鴻聲。與夫梅氏蘭芳。趙氏君玉。毛氏韻珂等。挾其藝術。一度登場。羣趨若鶩。詢所入。月以數千百計。設盡舉古今忠孝大節。肖其笑貌聲音。以資觀感。所入當更豐。有裨世道人心。當更大。夫此固藝術之微耳。操此者肖其笑貌聲音。刻意求之。收效如是。設推而大之。各出其眞性情。以求眞治術。眞學術。其鼓吹昇平。嗚一時之盛。又當何如也。然則周子刊此。寓意殆甚深。爰泚筆爲之序。

戊午孟秋望後三日澹道人武進陳琦

陳序

古之聖人。功成治定。象其德而表其功。於是乎有樂。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節性情。通倫理。崇和順。調陰陽。滌邪惡。移風易俗。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者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故樂行。而民向方。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洎乎後世。習俗漸澆。嗜欲漸啓。靡靡之樂。鄭衞之聲。雜然交作。暴秦焚書。樂經亡佚。於是先聖作樂之精意。蕩然無存。由漢以來。雅樂日湮。而管絃絲竹之盛。淸歌妙舞之娛。則隨世爲升降。漢至唐。有樂府。宋則變而爲詞。元又變詞爲曲。而雜劇興焉。原其初起。勸善懲惡。著孝感之由。彰節義之美。昭

姦回逆亂之報亦欲動人觀感而使之知所法戒顧淫哇之聲諷一而勸百其效已微降而愈下變本加厲而導淫誨盜之劇雜出於其間其所以爲人心風俗害者至深且鉅有心人太息痛恨而思所以挽救之者前乎此有梁溪余氏欲就近世演劇之聲容節奏而易以孝子悌弟義夫節婦之可歌可泣實事舉凡虛僞俗陋淫靡之劇一掃而空之其識甚偉此議發於三十年前惜無有踵而行之者至近時有所謂新劇者則多采外夷之事以炫奇尙異不合我國政敎禮俗之舊（劍雲按此節稍誤新劇非專演西洋歷史者）又或於淫鄙猥瑣之態描摹過甚反足以導邪長惡未足論也滬瀆一隅華夷雜處豪商鉅賈與夫仕宦之退休者騷人墨客之流寓者四方之走集者咸萃於此固聲色之所聚晝則肩摩轂擊汗雨袂帷車水馬龍之盛過於長安夜則燈火徹通衢笙歌簫管豪竹哀絲更唱迭和舞則翹袖折腰縈塵集羽歌則抗喉激齒分刌節度窮極幼眇亦可謂極天下之選窮視聽之娛矣顧所演之劇未能一軌於正桑間濮上之音往往而有遂使俗日益敝蕩檢踰閑作姦犯科者日出而不窮惜未有以先聖作樂之精理提耳告之以救正其失者蓋伶人之逐末而忘本也久矣余與周君劍雲同客愛儷園者二年於茲每觀其劇評殆兼谷子雲筆扎樓君卿脣舌之妙近有菊部叢刊之刻爲目都十有二舉凡近今菊部之可記者靡不網羅而捃集之其用力可謂勤矣書成請序於余因舉所見質之以廣其意未知周君以爲何如也著雍敦牂相月下澣南匯陳祚昌祜生氏序於上海愛儷園

孫序

自崑劇衰而京劇興崑劇尙詞曲京劇則尙唱做其詞曲皆鄙俚不足道此有心人所以有元音不作之慨也然崑劇至今日作廣陵散矣京劇之於唱做唱則抑揚頓挫各有專長正如成連海上之能移我情做則北方健兒好身手頗有足以遊目騁懷者以是余之於京劇亦殊樂聽之樂觀之暇且嘗爲編排新劇禁暴詰奸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磊意亦良得今垂垂老矣足跡鮮復履菊部而於菊部中人則半俱詳識之菊部中事則間能詳言之以是嘗有三十年伶界見聞錄之箸擬他日彙刊一編以志鴻爪今周子劍雲先得我心集時下諸名彥成菊部叢刊一書分門別類都四十餘萬言極洋洋大觀之趣書成索序於余余以周子青年已富箸述深可景慕惟是具此天賦之才徒以丁斯時艱不爲世用乃至抑塞無聊激而爲此天下滔滔排愁無地於是怡情歌舞於娛耳悅目之暇揮灑成篇是則其書可傳而其遇良可傷矣爰綴數語以志梗概

戊午桂秋海上漱石生序於退醒廬

朱序

吾國向重文士而輕優伶不知文士誠足重優伶亦不可輕文士能轉移風俗優伶亦未嘗不能轉移風俗甚至有不可理喩之人一觀戲劇便卽感悟者若夫莊王葬馬二世漆城羣臣莫敢諫阻卒賴優孟優旃之進諷而止是可知優伶非無功德於民而西國人士之所以重視優伶者殆以此故今教育部亦頗知提倡戲劇無論新舊劇本苟有合於風俗人情者無不獎勵之良以戲劇有輔助敎育之性質也周君

劍雲知其然乃有菊部叢刊之輯觀其敍述至詳且盡他日中國文化而有進步此書與有力焉

中華民國七年仲秋劍山朱鴻富序於上海私立金業乙種商業學校

施序

戲劇爲社會教育之一夙爲世界所公認誠以忠孝善惡悲歡離合之事跡演之於紅氍毹上描摹情況纖屑畢陳是以吾人觀忠義之劇則油然生敬愛之心觀奸淫之輩則勃然動痛恨之容嘗聞故老傳述有演大奸慝如秦檜曹瞞而致殺其身者焉則戲劇之感人不綦深哉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而譽子游之能以禮樂爲教蓋亦以樂之能移易風俗於無形也戲劇乃樂之嬗進具感化之能力頗巨惟不得其當則鄭衛之音志微噍殺反足以誨淫而誨盜周子劍雲愁焉憂之爰有菊部叢刊之輯周子夙擅文詞尤嫻劇學皮黃三昧洞悉靡遺間嘗發爲月旦佈之報章莫不批却導窾悉中肯綮乃者出其經驗所得並集南方評劇家之菁華以成是書分十二門都四十萬言書成示余翻閱一過舉凡劇界一切之事應有盡有囊括殆盡對於伶界則勸善懲惡不遺餘力對於腳本則糾繆正誤字酌句斟余知此書一出直接爲伶界之圭臬而間接以造福於社會也余於斯道本屬門外特誌數語以誌欽佩

戊午八月教弟施濟羣謹序於花好月圓人壽室

張序

周君劍雲少年好絲竹擅著述才因就雜劇編訂此書曰菊部叢刊亦猶夫正樂之旨良可欽也予向不閑此就友人舒舍予而問焉舍予世推知音者也至言劍雲引商刻羽爲所服膺予曰異哉曲有誤周郎顧劍雲正與公瑾同姓千古風流盡歸周氏矣書成屬序于予謹疏其大略如此

戊午初秋丹甫識于神州報社

宋序

周子劍雲有菊部叢刊之作索序於予予暗於劇學言亦膚廓弗中程逡巡無以應而周子意殷似不能已於言憶予之未獲納交周子也嘗讀其所爲文直攄胸臆一空依傍况之爲人似太原公子之裼裘而來令人有天際眞人之想蓋深知夫立言之旨而不爲末俗所囿者也因灑然異之及來海上聞時輩之識周子者曰是固狂狷之倫弗爲流俗所喜予欲見之心乃益切既邂逅劇場予性迂拘不諧於世至是獨傾談無乖忤予嘗治小文語枯且澀見者多以辭害意請降格以從俗周子則以書抵予曰斯世自有知音毋爲浮言所動此予十年來不能得之友朋者一旦獨得之周子文字得失之間夫豈易言哉爰以信周子者信其輯述之文書遇合之由以爲弁言而歸之

歲次戊午季夏晦日癡萍宋一鴻書於海上之萍寄廬

題詞

（南　湖）

山河滿目入朱絃，棟折榱崩豈偶然，別有傷心言不得，就中愁殺李龜年。
詞客生涯琢肺肝，黃河馬上夕陽殘，紅牙拍遍伊州曲，祗作滄桑一例看。
金臺殘淚記難眞，十丈氍毹不染塵，翦燭分題寫孤憤，可知同是臥薪人。
東城紋索勸飛觴，退食蕭齋鬢已蒼，今日衣冠笑優孟，念家山破又登場。

（紫蓴陳序隱）

儷樂飄風繞畫樑，蜚聲人海費平章，汝南擅有陽秋筆，衮鉞嚴如許子將。
坐擁百城共息游，梁園接席又經秋，夜深細話江南景，繪取當年菊部頭。

（時與周君同客愛儷園比屋而居。）

換羽移宮律未殊，南風競處奏吳趨，是誰拾得昭華琯，金碧樓台徧海隅。
如此江山付笑顰，青衫拭淚已無人，那堪留得何戡在，花樣翻同白髮新。
夢斷梨花抱怨雷，九天環珮下蘇台，非關曲誤幺絃急，徵侍周郎顧一回。
里閈歌謠記采風，輶軒無復駛青驄，玉台新詠花間集，都入瀛洲笛譜中。

（西吳隻園）

金戈鐵馬競箏琶淘盡英雄戟折沙故國已非遺譜在新聲一齣後庭花　天寶宮人鬢漸皤霓裳曲散馬嵬坡未央太液今何在贏得梨園涕淚多　敢從優孟薄衣冠紘索飄零粉墨殘莫笑沙陀亡國易歐陽猶爲傳伶官

（問野鶴）

鳳簫鸞籥夢如烟珠月天風下玉仙一夜繁霜秋似雨江南愁煞李龜年　曉風殘月復何有水曲哀牙空爾爲消與關山兒女思又裁陳楮訂心期

（豁公劉達）

羽仙裳襪下雲樓折盡梨花照暮愁誰是關西高唱者冰琶彈出海天秋　能以孤懷安世變苦將殘楮寫先型與君具有虞韶想下里皇荂未可聽

（歐陽予倩）

危紘促柱寄興亡曼衍魚龍劇可傷赤壁猶存江水闊風流今日見周郎

（天台山農）

豪矣周郎癖算當年金樽檀板十分俊逸一曲霓裳歌漸破剩得銅琶淒咽況正是落花時節收拾風華須趁早把梨園爨本從頭輯調翠墨點芳箋江南我亦排歌席十年來金戈鐵馬風情銷歇萬里江山臨眼底換了新亭浩刼更休說神州戮力今日逢君無別淚拚珊瑚敲向歌台折人不見鐙如雪（調寄金

縷曲)

狂生白眼曾唱大江東去也閒檢斯編重結伶官翰墨緣　筆尖垂露行間紅豆拋千顆顧曲周郎注定全神粉墨場

(燕　子)

(吳縣𧸖厂范君博)

棃雲夢斷落花時箋攦江城絕妙辭除卻紅氍毹子外更無餘地賣吳癡　花雨靈笙涴酒痕銅琶鐵板殼溫存衣冠優孟堂堂在演出英雄喚國魂

莊嚴色相此登壇燕子春燈拾墜歡恩怨萬重彈指事拚教世界例斯觀　江山寥泬舊歌場淚盡棃花粉墨香顧箏曲紘時誤拂知音還要讓周郎

(范冷芳女士)

徵歌選舞尋常事鐵板銅琶大可憐金粉南朝零落盡江頭愁煞李龜年皮裏陽秋字字眞覔裳一闋又翻新華鬢小刼天花落滿溼梨痕葬暮春天上人間兩渺茫廣陵曲散太淒涼願憑十二高樓夜獨倚新聲譜大荒

(朱大可)

銀蒜簾前夜未央江南秋夢在歌場李家紘索黃家板珍重風華細品量　一闋新聲喚奈何桓公老去祇聽歌我來別有新亭淚洒上香衫惜未多

（去非）

慧劍不磨留養氣風雲際會便登場現身說法春如海齊拜瑯琊大道王　粉飾昇平各地天琵琶猶憶
李龜年雨絲風片都收拾網入珊瑚一大篇

（綺緣）

載酒聞歌雅道存紅氍毹畔易銷魂春風一夜愁多少寫盡黎花夢裏痕　鸞笙象板寄相思顧曲周郎
亦我師別有風流忘未得曉風殘月落花時

（古越陳默盦）

優孟衣冠一例新飛雲捲雨總成塵陽春曲奏如流水不是知音肯問津　塵世已無廣陵散登場誰是
李龜年憑君譜出江南景天上人間自管絃

紅氍毹上見丰姿五萬鶯花獨冠時入世滄桑奚足問且收歌舞入新辭　鈞天雅樂本無儔鳳去樓空
感舊游莫道南風眞不競過江名士尚風流

（盧由風）

梨園聲價豈尋常斗大名題舉國狂誰是個中眞識者古今顧曲兩(周)郎
自有盧山面目眞登場粉墨萬千身消閒一卷渾多趣勝却持杯看(劍)人
晴窗午夜校丹鉛社會師資此最先考證詳明風旨遠莫將過眼等(雲)烟

（舒詠之）

周郎顧曲太鍾情。一卷新詞細寫生。吹徹伊涼無限恨。酒闌人靜夜燈明。　年來世事感滄桑。心跡分明。兩鬢霜。脫却衣冠銷歲月。看他傀儡又登場。聞歌中夜披衣起。怕見西樓月影低。我亦天涯舊游客。菊花三徑半淒迷。

（愛薇館主劉野鶴）

不談風月不讀騷。舞扇歌衫寓貶褒。贏得閒情空調酒。增些詩思勝題餻。梨園身價千金重。藝苑文名一代豪。難索解人饒清趣。能將妙筆寫珢璈。憂國哀時一例癡。青衫熱淚究奚裨。權將絃管消中鬱。借得鶯花了夙悲。月旦品題無或爽。風塵俠氣具先知。天生我本疏狂士。欲步名流愧少詩

（張秋爽）

金樽檀板老斯鄉。一卷編成興味長。北道紅牙歌宛轉。南朝白紵韻蒼涼。千秋著作伶官傳。萬古乾坤影戲場。猶憶古人詩句在。衆仙同日詠霓裳。



錢病鶴畫周郎顧曲圖

自叙

不佞生無他好。讀書之外。第喜觀劇，幼隨家長觀廟臺戲。聆鬚生之唱亦唱。見武生之舞亦舞。時方黃髮垂髫，行需扶持。語猶木強，初不能辨美惡媸妍，而聲音出乎天籟，舉動本自天真。喜怒哀樂。嘗視戲情爲轉移，秉性所尙。不知其然而然。洎來滬濱，眼界稍廣，種種惡習，吾皆無所沾染，獨此戲癖與年俱進，當十三四齡之時，正興致勃發之候，每自歌場歸來。輒爲邯鄲學步。未覓脚本，能舉戲詞，用力之勤，殊不減於坐科之童伶。然而盲人瞎馬，莫識途徑。喉雖唱敗，仍無所得。旣知其無益，則購談戲之書讀之。就嗜劇之友商之。問道於前輩之門，遨遊於伶工之侶。有所得，試爲戲評。偶有一二道着語。久之褎然成帙。未敢自以爲是也。戲雖小道，寓意甚深。藉陶情怡性之餘。收潛易默化之效。劇而良。風俗亦良，劇而窳。風俗亦窳，唯是優人不學無術者居多。惡習相沿，牢不可破，非得有力之劇評。不足以謀革新，欲求有力之劇評，當問評劇家能否平正公允。言論趨於一致。否則。各阿所好。互相標榜，議論龐雜，治絲益棼，其言不能見重當世、伶人又將何所適從，吾聞歐洲一劇編成。必先試習。遍邀新聞記者、文人墨客之富於劇學者，臨場參觀。一再增損，始敢啓演。其重視戲劇也如此，吾願吾國梨國子弟評劇諸君咸知此義，自茲以往，聯合有志戲劇者。組織評劇俱樂部、質疑問難、商而後行。不可有成見。不可無定見，細節雖不必盡同、大端要不能違背。能如是。庶不致空談無補，斯則不佞編輯鞠部叢刊之微意也，有爾君子，尙其匡我不逮，

中華民國七年雙十節劍雲時客上海愛儷園

例言

一本書作者各具眼光．見仁見智．勢難强同．言論自由．未便侵犯．議論互歧．所不免．前後矛盾．則無之．

一戲劇旣爲社會敎育．談劇文字．以顯豁爲貴．僻典奇字．在所必除．村言俚語．差幸知免．

一戲劇爲專門之學．自有種種專門名詞．涉筆引用．數見不鮮．閱者如索解不得．可參觀後台術語註．

一本書稿件凡千言以上之長篇．題目全用二號字．不滿千字者．題目全用三號字．藉清眉目．並非以此顯分等級．

一掌故小傳軼事．躬親目覩者少．得之傳述者多．作者本有聞必錄之義．據事直書．絕無恩怨愛憎之見．傳聞異辭．容或不免．苟與事迹不符．儘可投函更正．倘若確實不虛．亦請不必文過飾非．

一本書名伶像片．雖盡搜求之力．猶抱遺珠之憾．海內癖戲諸君．如有家藏名貴之件．敬祈假以付印．原片奉還．不損毫末．尋常伶影．不敢勞駕．

一本書尚擬繼出續集．博采衆論．不限於南方．評劇家門類．仍舊酬分兩等．(一)現金．(二)書籍．不受酬者．請於篇末註明．浮泛之作．鈔襲大家．幸勿惠顧．

一本書全稿由編者自行校對．惟是卷帙浩繁．訛字必不能免．再版時當逐字勘誤．



本叢刊撰述同人

楊塵因　　馮小隱　　管義華

詹脈脈　　主任周劍雲　　惲秋星

張秋俠　　武儔瘦　鳳昔醉　　尤半狂



撰述同人

舒舍予　馮叔鸞　穆詩樵　韓天受

劉豁公　姚民哀

汪切膚　沈景麟

沈芳塵　陳嘯廬　沈睦公

霓裳幻影

天台山農題

天虛我生四十初度

栩園倡和集

天虛我生四十初度感賦四律和者二百餘家刊登日報非一年不能竣事故由本館請以墨蹟付諸石印仿四十名家墨蹟本式印成法帖凡原稿合於石印者均用照相以墨蹟攝影書法則鍾王歐柳詩體則李杜韓蘇無不具備洵大觀也其原本大小不類無法攝影者則倩書家以端楷謄正故眞草隸篆亦復成爲完璧全書定名爲栩園倡和集分訂四冊裝一布套定價二元預約六折准中秋後出版凡曾題和入選者各贈一部並附半贈券十紙請於中秋前函致本館開示詳細住址卽當寄券以憑出版取書特此廣告

醒世小說

緊接金瓶梅一百回編起

金屋夢

再板出書

金瓶梅一書筆墨生動描摹盡致久已膾炙人口稱爲第一才子書洵屬名不愧實此書卽緊接金瓶梅一百回編起書中人物事實與金瓶梅前後如一其門筍合縫亦不爽毫厘敍兒女之情則纒綿宛轉有如紅樓敘世態則細微周至有如外史之俠士英雄則神采飛揚有如水滸尤妙在與金瓶梅前呼後應處處關合一氣讀之無異一手所成結構之妙眞可謂獨具神工全書都數十萬言相傳其稿爲前人手筆秘藏數百年以重價購得之其名貴概可想見初版數千部不脛而走一時有紙貴洛陽之譽茲再版業已出書分訂十二厚冊定價大洋兩元特價嗜小說家言者當無不以先覩爲快也總發行所上海交通路交通圖書館分售處上海各大書坊



淨角名宿何桂山之鐘馗

伶界二傑





汪桂芬

譚鑫培

青衣山斗陳德霖及其令徒



（梅蘭芳）（王瑤卿）（王蕙芳）（姜妙香）（王琴儂）（姚玉芙）



梅蘭芳千金一笑



崑曲名旦韓世昌



譚鑫培之定軍山



楊小樓之青石山



沈華軒之長坂坡



白玉崑之收馬超



梅蘭芳姚玉芙之黛玉葬花



程艷秋



尚小雲之本裝



尚小雲之樊江關



俞派武生尚和玉與楊瑞亭之神亭嶺



著名新舊劇家錢化佛化粧六種



票友袁寒雲之天官



童伶武生白猴飾

摩天嶺之薛仁貴



黃潤卿之天女散花



歐陽予倩之晴雯補裘



芙蓉草之翠屏山



王佩蘭之小上坟



王靈珠石月明之三戲白牡丹



張桂芬王佳楣之梅龍鎮



賈碧雲



十三歲之梅蘭芳



吳鐵庵畢緒菴鷓鴣子之桑園寄子



票友鄭鷓鴣吳絳庚鷓鴣子之雪盃圓



趙如泉之鮑士安



林樹森之徐策跑城



票友成寶鈞



天蟾舞臺經理許少卿



時慧寶之呂洞賓



宋志普



八齡時吳鐵庵之李陵碑



曹小俊(小寶義子)之張家祥



二十年前之名旦秦五九



二十年前之楊翠喜



時慧寶



許蔭棠



劉永春



譚派鬚生羅小寶



芙蓉草



孟小茹



李吉瑞



高福安


熊文通


張菊芬



小楊月樓　小楊菊笙合影



劉玉琴



汪笑儂之家庭



沙香玉之陰陽河



馬桂和之遺翠花

久記票房全體攝影

徐錫庸　華頌堯　胡俊秀　李魚目　許樹屏　陳亞甫　魏炳康　周梓章　孫榮軒　汪樸厂　何芥園　楊一清　葉一舟　鄭鷓鴣　錢一粟　陶友成　施顯揚　趙耘菊　鄔雨辰　汪兆麟　張子祥　鄭耕莘



(張醉初)(張冠文)(趙子鏞)(何榮坤)(鷓鴣子)(顧錫元)(張漢秋)(羅海珊)(張麗僧)



崑曲清客張玉笙之癡夢



英國票友柯樊士之古裝



票友裘仲卿之花蝴蝶



呂月樵與老票友郎錦堂之蓮花湖



票友周聞天之劉備



票友胡仲齡之史文恭



票友吳絳庚之行路訓子



票友許黑珍



票友錢一粟之魚藏劍



票友李魚目之浣沙記



票友吳我尊之彩樓配



劉豁公之三娘教子



北京票友楊株森



票友居開徽之惡虎村



曲師武秀奎



票友吳布雷包壽伯之黃金台



票友葉一舟何雨聲之武家坡



票友余少章飾芥園之孝感天



票友夏禹鵬陳志剛之女起解



票友管海峰



張紹棠



湯隱逸



譚派票友羅亮生



久記社長張醒初



票友周梓章



票友熊松泉



辛亥殉難新劇名人王鐘聲



癸丑中興新劇名人鄭正秋



（逸鳳）（劍雲）（秋星）不如歸第一幕



趙燕士沈映霞之蘭因絮果

春柳新劇同志會

蔣鏡澄　陸鏡若　姚鏡明　羅漫士　馬絳士　金石聲　音樂師日人早川　佈景師日人細谷　吳惠仁





湖南新劇圖



許黑珍之盜宗卷



許黑珍之假金牌



新劇家徐半梅



新劇家鄒劍魂



女新劇家董天嘯



史海嘯蘇寄生之梅花落



新劇家樊迪民之旗婦



女新劇謝桐影林如心錢天吾之情海刦



夏天人



陶殘梅



吳我尊之悪人牛曼



蘇石痴



劉藝舟



新劇家朱旭東



勞無形



陸子美





新劇家汪優游之化裝



蕭天呆



張嘯天



啓民社員鳳倩影



羅玉亭



高梨痕



富竹友富菊友之樊江關



杜雲峰之八大鎚



白素忱之戰蒲關



小金鈴小金翠之虹霓關



陸菊芬之孟姜女



坤角武生金春笙



十年前之王克琴



草上飛之諸仙鎮



粉菊花之盜仙草



金桂芬之李陵碑



趙紫雲之茂州廟



露蘭春之盜御馬



筱金鳳



尙俊卿



李桂芬



碧雲霞



陳家班主陳長庚



白玉峰



張文艷



孫桂秋小桂紅小月紅合影



女新劇家李痴佛蕭天競合影



女新劇家錢天吾



女新劇家葉文英謝桐影之血淚碑



大鼓名家劉寶全



大鼓名家白雲鵬

劇學論壇

張蔭梧題

無敵牌牙粉之功用

（一）此粉色白質輕用以擦牙絕無渣滓膩口之弊氣味清芬係仿法國御用胰皂之香（內中並無胰皂質料不過香味與之同耳）絕無花粉氣並加祛熱防腐及除滅乳酸之劑故能免除口臭及防止蛀蝕牙痛口腔發炎諸病（二）此粉主要成分係鹻精製成含有馴良之鹻性功能除舊生新清涼去火如用少許置於掌心注以多量之水調化使成杏酪之狀（水宜多用使粉化為流質）每早用以擦面擦後仍卽洗去（勿入留面上致有粉痕）能除一切油光暗晦烟容酒滯並免發生面胞粉刺雀斑頑癬熱瘰等患（如已發生上述各症者宜將此粉少許用蜜水調和每晚搽於面上次早先用胰皂洗去然後再行擦面一星期間必效）夏目用以撲身尤能吸收汗液免生痱子汗斑浴時用以擦身尤妙（三）此粉現經試用者報告尤有奇特用如下（一）用洋紗縫成小袋內盛此粉繫於腋下每日早午晚一換可除腋下之臭（二）凡刀剪劃傷皮破血出卽用此粉少許敷上立能止血閉口隔日卽平復如原（三）用軟毛筆蘸此粉糝於脚丫確能收濕止癢去腐生新能使臭氣立時化滅（四）此粉能去衣服上所染油漬但用竹紙襯墊糝粉於紙上乃熨斗熨之便將油漬吸去無痕（五）如患雀斑用此粉擦至一二星期能使皮內雀斑引出皮外可用小箝拔去出血結痂痂落則雀斑已隨之而去愈後無痕（六）白帆布鞋帽用舊以其粉調水刷之卽白如新（七）大理石桌面被污用此粉調水塗上以麻布擦之光潔無痕

上海家庭工業社出品總社設在老西門靜修路二十四五六號門牌各地支社及洋廣貨店均有出售每袋大洋三分小瓶三角大瓶四角五分批發另議

患凍瘃者鑒

凍瘃每起於不覺若不早治一經腫爛便難收拾故凡天時漸冷覺手指足跟耳輪等處微作熱癢時卽是發生凍瘃之基礎若用無敵牌甲種凍瘃藥搽之立卽消除決不致釀成腫爛因其功能逐瘀止癢行血消腫且能加密皮膚層之組織以禦冷氣故凡用甲種凍瘃藥箸可保今歲決不發生無用再購乙種丙種致受痛楚經綿之苦好在定價極廉諸君不妨一試但一觀本品裝璜之美及其批價之廉卽足以知發行者實無牟利之心茲述如左

甲種普通用凍瘃藥係用長方式藍玻璃瓶貯瓶上燒成凸起篆文云天虛我生監製內容藥水一兩瓶貼係用七色套版印成外用瓦楞紙襯裏以免破碎更用機器製成摺盒係楞版銅版套印再加商標封口每瓶定價僅大洋一角二分（裝箱寄費外加詳見於後）

甲種婦女用凍瘃藥係用六角式藍玻璃瓶裝貯瓶上亦有燒成凸起篆文內容藥水一兩瓶貼係仿婦女用名片之式用七色套版印成花圖精美絕倫外用瓦瓶紙襯裏再加圓盒一只亦用銅版鋅版二重套印再加商標封口每瓶定價僅大洋一角五分

右列種裝璜所以如是精細者爲防不道德之一知半解者流貿貿然以工業用之鹽強水與自來水化合而不知鹽強水適足以爛皮膚自來水則係生水含有微生物足使瘡口潰爛非徒無益而反害之發明者將尸其咎焉故不惜以數千金資本製成此種不易假冒之裝璜亦示人以無利可圖免得仿冒蓋本社今冬製備不過二萬瓶數卽使對本對利亦能有幾何況百元以上之批發尚須提給回佣洋三十元則完全售罄亦僅得五百元而已以作人工開支廣告等費或不敷折閱未可料也祗因去歲曾經發行令年未屆初冬已有人紛紛函購故特認爲一種義務事項以答深信無敵牌者之雅意耳乙丙二種預料今歲可以無需故不多備定價乙種三角半專治已潰爛之凍瘃丙種二角四分專治久不收口之凍瘃如已購備甲種藥者則此二種可不必備蓋初起卽消不使因循貽誤卽無用乙丙二藥之處矣

◉附郵購法

凡外埠郵購郵票十足代現惟寄費均須外加如寄一瓶兩瓶須加郵費五分滿六瓶者郵費二角六瓶以上每六瓶加一角　上列均係單純郵費凡在輪船火車未通之處應否加倍可向就地郵局詢明如係二倍郵費則凡二角者須寄四角如係三倍郵費則凡二角者須寄六角以免郵費不足致寄回貨時欠資被罰特此聲明　本品定于陰歷十月初十日發行先期郵購者准於出品之日提前寄一俟二萬瓶售罄今年不復再製因定燒玻瓶需兩個月方得告成冬令已過必不及矣

總發行所上海西門靜修路家庭工業



戲劇改良論

（劍雲）

吾國戲劇萌蘖於春秋組織於隋唐興於宋光大於元盛於明複雜於淸春秋譎諫之士有衣冠登場以諷刺時政者隋有康衢劇唐有梨園教坊之設宋有華林戲元有昇平樂明有南北曲淸有崑亂之分（崑指崑曲亂彈指皮黃皮黃即京戲源於徽漢調參以中州韻）此外復有弋陽腔梆子腔粤有廣調越有紹調滇有滇班戲甬有串客戲推之各省莫不有其自成風氣之戲餘若灤州影河南謳紐絲調鼓兒詞半梆戲落子戲花鼓戲彈詞平話灘簧等雖戲之組織未備然不能不認其爲戲之雛形迄於今日而有純粹白話之新戲書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孔子曰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司馬遷曰雅頌之音和而民正鄭衞之音動而心淫關漢卿曰演劇須士夫自爲之英之莎士比亞以戲曲興歐洲之文化法之莫理厄拉錫蘭以戲曲輔其國之教育西國人士非高冠禮服不入劇場吾國士夫亦言戲之功效不在黌門講舍下從可知戲曲一道關乎一國之政教風俗至深且巨質之古今中外無有否認者也自清代以異族入主中夏部落野蠻之習驕奢淫逸之行挾以俱來蓄優伶如孌童狎媟侮弄等於靑樓賣笑之流所演亦淫殺神怪之劇居多倡優隸卒同稱不恥於士夫之口身價於是乎一落千丈故今日而欲恢復優伶身價當尊重人格如何而使其知人格之可重莫妙於辦半

日學堂令其讀書欲謀戲劇進步當改良腳本如何而能使腳本改良莫善於博採衆長删蕪存菁不拘於一派不限於一格使其有無大不賅之精神無遠弗屆之能力發揚光大功效乃見流風所被觀感斯生小子不才固嘗有志於此矣茲先摘錄昔賢時彥之名論然後再述我之意見

徐靈胎曰樂之成其大端有七一曰定律呂二曰造歌詩三曰正典禮四曰辨八音五曰分宮調六曰正字音七曰審口法七者不備不能成樂何謂定律呂考黃鐘大呂之本窮宮商徵羽之變是也何謂歌詩上極雅頌下至謠諺與凡詞曲有韻之文皆是也何謂典禮郊天祀地宴饗贈答房中軍中之所宜用是也何謂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古今樂器是也何謂宮調旋宮之六十調與今所存北曲之六宮十一調南曲之九宮十三調是也何謂字音一字有一字之正音不可雜以土音又北曲有北曲之音南曲有南曲之音是也何謂口法每唱一字則必有出聲轉聲收聲及承上接下諸法是也七者不盡通不得名專精之士然七者之學非一人所能兼則亦有可分習者律呂歌詩典禮此學士大夫之事也其八音之器各精一技此樂工之事也惟宮調字音口法則唱曲者不可不知然宮調大端難越即有失傳而一爲更換即能循板歸腔至字音亦一改即能正其讀惟口法則字句各別長唱有長唱之法短唱有短唱之法在此一調爲一法在彼一調又爲一法接此字爲一法接彼字又爲一法千變萬殊此非若律呂歌詩典禮之可以書傳八音之可以譜定宮調之可以類分字音之可以反切別全在發聲吐字之際理融神悟口到音隨顧昔人之聲已去誰得而聞之即一堂相對旋唱而聲旋息欲追其已往之聲而已不復在耳矣此口法之所以日變而日亡也上古之口法三代不傳三代之口法漢魏六朝不傳漢魏六朝之口法唐宋不傳唐宋之口法元明不傳若今日之南北曲（按作者係乾隆時人）皆元明之舊而其口法亦屢變南曲之變變爲崑腔去古浸遠自成一家其法盛行故腔調尙不甚失但其立法之初靡曼模糊聽者不能辨其爲何語此曲之最違古法者至北曲則自南曲盛行之後不甚講習即有唱者又即以南曲聲口唱之遂使宮調不分陰陽無別去上不淸全失元人本意（下略）

天僇生曰吾聞元人雜劇向有十二科忠臣烈士孝義廉恥叱奸罵讒逐臣孤子居其四而以神頭鬼面烟花粉黛爲最下下乘可知

戲劇之所重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又元人分配脚色咸有深意存其中曰、正末當場男子能指事也曰、副末昔謂之蒼鶻鶻者能擊賊者也曰、狚狚狐屬好淫後譌爲旦曰、狐妝官者也後譌爲孤曰、靚傅粉墨供笑諂之義也後譌爲淨曰、猱妓之通稱也猱亦狐屬能食虎腦以喻少年愛色者如虎之愛猱非殺其身不止也由是以觀是古人之於戲劇非僅借以怡耳而懌目也將以資勸懲動觀感遷流既久愈變而愈失其眞昔之所謂雜劇寖假而爲西皮二黃矣寖假而爲弋陽秦腔矣於古人名作其下焉者讀之而不解其上焉者則以是爲娛悅之具無敢公然張大之者於是而戲劇一途乃爲雅士所不道也而世之觀劇者不得不以婦人孺子及細民占其多數是三種類者其腦海中皆空洞無物而忽焉以淫褻刼殺神仙鬼怪之說中之施者既不及知而受者亦不自覺先入爲主習與性成觀夫此則吾國風俗之敝其關係於戲劇者爲故非淺鮮矣吾以爲今日欲救吾國當以輸入國家思想爲第一義欲輸入國家思想當以廣興敎育爲第一義然敎育興矣其效力之所及者僅在於中上社會而下等社會無聞焉欲無老無幼無上無下人人能有國家思想而受其感化力者舍戲劇奠由蓋戲劇者學校之輔助品也今海上諸梨園亦稍稍知改良戲曲矣然僅在上海一部分而所演新劇又爲諸劇中一部分即此一部分中去其詞曲鄙劣者十之三去其宗旨乖謬者十之三去其所引證事實與時局無涉者十之三則夫異日所穫之實亦僅矣吾聞華嚴入法界品有所謂婆須密多者吾願吾國戲劇家咸知此義以其一身化億萬身以救此衆生吾尤願吾內地各省省得志士設劇塲收廉值以灌輸文明思想我更願吾國諸名伶取舊日劇本而更訂之凡有害風化窒思想者舉黜弗庸以爲我民造無量幸福

臥、讀、生、曰自元代以曲取士及第後設筵餉賀客奏其中式之曲以爲榮明代士夫每一曲脫稿輒開筵以家樂奏演淸朝張文敏奉詔搜羅散套傳奇數千百種彙成曲海更集九宮大成每劇題以四字京外宴會一尙崑劇咸同後京調遂興然內廷演唱單中先崑後京尙無所謂秦腔也自陳隣碧起始唱秦腔又經某相國提倡漸尙北鄙殺伐之音庚子乘輿播遷始悟擊筑歌呼實兆幸陝之先機蘇滬近年崑曲亦成廣陵散雖江浙文士不少知音然聽而懨懨欲倦者輒占其多數也秦腔詞俚意鄙所謂北鄙殺伐之音於時爲秋籟於人爲暮年令人聞之而魄動聽之而心寒無乃非聲音之正乎若夫京調之部位神情做工腔調尙以鬚生爲最然其倒板

緊板二六板中字句略可增減聲音高低疾徐稍可任意施爲崑曲則無字可訛無一眼可誤尤有閉口撮口鼻音穿齒張脣陰出陽收各唱法元人素諳律呂宮商以北爲宗南之九宮本不入調詞人製曲牽合不少而北音以中州爲正今北直人傳不相宜無論鏗舌矣

李中一曰崑曲以前清乾嘉時爲最盛以咸同時爲始衰以今日爲最衰當乾嘉時全國繁盛之區均有崑班然執崑班之牛耳而足以左右一世者則惟北京揚州蘇州北京以音節勝揚州以切末稱蘇州以神情勝各擅一長競相則效而終以揚州爲聚精會神之地迨陶文毅督蘇鹽政清釐鹽商之所得徵其勢亦驟衰而崑曲中心之揚州漸歸消歇未幾洪楊變起全國騷然崑曲勢力亦見一落千丈其時烽火尚未及於北京慢舞酣歌依然如昨惟漸趨重皮黃組織雖不如崑曲之細密而高雅社會歡迎之熱度乃日見其增高豈國人文學程度退化耶抑崑曲高深有背乎今日所謂通俗教育學說之原則耶夫我國教育在崑曲盛行之時固亦未嘗普及乃何以上自卿相下至牧豎類皆知音識曲妙解宮商甚有以劇名曲句成爲諺語者自興學至今將二十年據全國選舉調查之片面報告例以數十年前人民之程度雖不能謂爲驟高然識字者之較多已爲近今社會所公認且音樂之發達亦爲曩昔所未嘗見乃何以上自文學之士下逮編戶之氓均左崑曲而右皮黃也從可知詞曲高深不足以合社會之心理者之一語亦僅爲片面的理由而未盡爲精確之論者也然則在萬至今一蹶不可復振者究何故哉曰自揚州消歇崑班失其根據而人材衰自洪楊變起崑班轉徙江湖而人材散且其格太嚴合格者少勉強演唱神木音瘖殊不足以娛觀者之耳目適其時之北京皮黃人材風發雲湧不可一世兩相比較而崑曲之勢力遂致相形見絀譬之今日同一劇本同一情節無崑曲皮黃之各異苟爲著名角色所排演即足聞動一時反是則精彩頓失而非難之聲立至是亦可以悟矣不特此也凡世界人類莫不富見異思遷之性質數十年來所耳聞而目睹者則視之漠然一旦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其興會之奮起每不可遏四五年前上海一隅白話劇突然而起一時觀者趨之若鶩舊歲之杪京華劇館競演崑曲一時觀者亦羣以先睹爲快然平心考論則上海之白話劇淺陋殊甚京華之崑曲謬誤殊甚足以動一時之顧盼者其亦卽見異思遷之觀念所表現者耳崑曲之要素有三一曰白二曰引三曰曲曲文之如何爲文學的曲譜之如何爲

音節的引亦近似以言道白則全劇之筋絡胥於是在劇中人之身分亦於是判實占劇本中重要之位置在崑曲中則道白一層頗有空前絕後之觀其於稱謂也則斟情酌理雅俗咸宜其於情節也則前有來龍後有去脈不突不竭殊耐尋味其形容人之身分也則士農工商各盡其妙言皆有物摸之有棱惟辭朝中之黃門官拜帥中之吳鐵嘴其道白為長篇四六係文士自寫才華之地為崑曲中一種特例於道白之原質稍有不合者也若言皮黃於稱謂則不經於情節則欠闕會於形容劇中人之身分則無論聖君王佐逸士騷人義夫節婦悉以市井之口吻肖之復有似通非通之語雜乎其中習慣自然牢不可破至於劇本之取材崑曲則率有所本或以一人愛憎而失其平故弄狡獪而蔑其實者亦所在多有然尚不若皮黃梆子之甚稽之古籍無可考證以荒誕之事成粗劣之劇俾全國大多數之人士畢生涵育於其中為無形之神會即其劇不盡涉於淫殺而有關於世運之隆汚亦已至深且巨此我人於今日對於戲劇所當注意者也曲詞之性質為文學的而非通俗的古之詩歌有興賦比之大別大抵以直率之語素然無味其入人也不深由是發為詩歌以含蓄不盡之雅致旁敲側擊之方法俾世人陶融於其中而不自覺曲詞亦猶是也崑曲有南曲北曲之別大抵南曲雅馴而北曲粗疏南曲為單純的文學而北曲則雜以方言究之粗疏而雜以方言者以年遠代湮語言差異異俗殊方字音相左之故遂至佶屈聱牙不可究詰此對於歌詞曲不能以通俗二字為觀察之主點者也至於皮黃之歌詞大概用十言七言兩種以句調之單簡而音節遂亦不能發揮盡致其劇本强半出於野老田夫之手其詞句不通辭意不達之處層見疊出為文人學士所鄙夷為普通人民所不解非熟於皮黃掌故者不易通曉既晦且俗雖淺亦安足以言通俗哉至於音節一端我國之歌與西洋之歌有特異之點西洋為合唱的對於和音有特長之組織我國為獨唱的對於字音之轉折抑揚有獨到之研究崑曲皮黃各擅其勝其他之梆子大鼓小曲亦有各殊之致惟崑曲以曲牌之各異句調之特殊千變萬化運用不窮而其工譜亦隨之而繁複此所以雖在勢力不振之時而一般人士亦未嘗加以詆毀者也觀劇者之地位及心理實為今日研究戲劇而有改革之志願者所最當注意之一事余嘗默察觀劇者之情形各地方均有不同之點今卽北京一地而言之以觀劇者之身分言則中流人士約居十之七文人學士約居十之一無知無識者約居十之二以觀劇者之年齡言則壯者居十之五六老者居十之二三幼稚居十之一二以觀劇者

之目的言則重音節而輕情節喜熱鬧而厭清淡至於武技亦爲至要條件之一對於詞句之淺深神情之合否不問也此外復有人的問題無論何種劇本苟一爲名角所排演其中雖有極不洽之情節極不通之詞句亦決不在苛求之列此種情形本屬例外然在今日之北京則咸爲通例矣白話劇對於社會教育上有通俗之功能其影響之速且巨固非舊劇所能望其項背德國之戲劇有三一、大歐片爲純粹之唱歌二、小歐片爲半唱半演之劇三、新劇即今日所謂之白話劇其社會歡迎之點以小歐片爲主我國現今之觀劇者亦何莫不然且我國之白話劇其興也晚前後不過十年而研究是種戲劇者比較的爲至少數且以經濟之困難意見之紛歧在在均足爲發達之阻礙雖於前五年時於長江上下流特形其發然曇花一現俄焉即衰在京津間除學校學生偶然登場外殊未多見觀者亦未嘗爲極度之歡迎是以於日前三數年中白話劇之能否發達實未敢以一言斷定也雖然白話劇之表情道白處處合乎情理較之歌劇實有上下床之別余自幼酷喜崑曲幾以崑曲之表情爲無上上乘迨一觀白話劇雖以其組織之幼稚未能遽目爲完璧然其偶有一二處之精徵獨到處有非崑曲所能企及者遑論皮黃但以國人嗜歌成習不歌之白話劇殊難動其長久之興會此余之所以爲白話劇躊躇而扼腕者也我之所謂良好道白者非如詞曲一類純以文學的組織成之者也但須確如劇中人之地位而不溢其分際於編製劇本之時一面默想劇中人之神情如何而命意遣詞一面復須體會觀劇者之心理而嚴別其糾正與迎合二者之利弊固不必襲取皮黃劇中沿用之似通非通之舊套始能謂之爲通俗也更有說者皮黃中所沿用之似通非通之字句徒以習見習聞之故羣不以爲非至究其意義之究竟若何恐社會上大多數人所未能明瞭徒然使中流人士及學校青年於執筆爲文之際添出無數似通非通之資料且通俗云者指戲劇之效用而言非將戲劇中所包含之各種方面一切貶其價格使盡成野老鄉嫗之談話而始爲通俗也譬之國民學校之課本目下所用者爲淺顯之文言一經教師之講解而至幼之兒童亦未始不能聽受之今日之觀劇者無論其爲文士無論其爲愚民然考其年齡則均倍長於兒童其聽受之能力亦必倍勝於兒童況劇中之道白非盡爲文言者乎譬之通俗演講之際其聽者之程度大多數係販夫走卒其演講員之發言也非至淺至顯不可而劇中之道白則以觀劇者之程度較聽通俗演講者之程度爲勝故於劇中人而爲市井人也則取市井語以形容之劇中人而爲高尚人也

則取高尙語以形容之況有各項動作以表示其情況者乎況演講者以解釋爲主義出言不妨求淺而劇中人之身分口吻不能由編劇者代爲强深爲淺乎譬之小說我嘗閱歐儒却而司迭根氏之小說矣其爲書也未嘗描寫政治與神怪但形容其國社會之狀況寫一文字則宛一文士寫一舵工則宛一舵工寫一商人則宛一商人如攝影之不差毫髮至於演劇亦何莫不然我由是斷定戲劇之佳良者一肖字已足盡之故今日之欲改良戲劇而編製劇本或審定劇本者當於肖字三致意不徒以淺字爲通俗之不二法門也

王夢生曰戲劇改良方法應何道之從乎曰(新)(舊)(徽)(秦)合一而已其合一之道奈何曰是有三道最初一步以新戲之法改舊戲第二步以舊戲之法入新戲第三步融合新舊兩法特別製爲戲此三道得而戲之學進劾力將偉大不可量矣(中略)惟新戲過平舊戲過腐揉合採擇初步甚難搊見金鼓必不可無劍戟亦不可少有時始用庶幾宜古宜今而庭野以佈景爲憑起閉以幛幕爲用此則必從新劇者至於出入散整因事爲之不拘一例方能適合此分定場面之說也美術既入人心則戲以歌唱爲之目應有事不必定戲中作戲也凡新製之戲或喜時放歌或憂時作嘯隨時奏技皆可編製新詞不必過雅過文宜稍留皮黃舊套但報名唱引或竟刪除亦無不可唱主簡少而必不可無唱時則和以管絃他或陣戰用金鼓或遊行用金鼓餘時不用戲本遊戲即稍不類眞事似亦無傷能如崑曲之近情不俗已上乘矣此編製歌詞之說也戲中扮古人則古衣裝扮今人則今衣裝此不待言者專從舊戲則過腐專從新戲又過簡必兩者兼備方爲適宜但使文不過華雅不過質斯已可矣惟舊戲淨雖盛夏必擁厚絮貼雖隆冬必僅袷衣凍熾其躬殆非人道扮戲以肖眞爲主豈古人皆冬不裘夏不葛耶特梨園儉陋以一衣適中故僅備一襲相傳既久遂若準繩規矩之不可違雖有衣裳而不敢曳婁故有熱不死花臉凍不死小旦之諺其實無所取意最妙闔體中僅備單棉兩襲其餘任人自製力裕則充外飾無力則備裏衣袍蟒頭盔冠披裙襖襯新製之戲應用何等一一加以攷索仿式另製若舊戲一齣古衣冠直不知爲何形不及今圖之後將仿無可仿雖求之博物院而不可得矣此特製衣裝之說也戲中切末新舊皆有如橋亭花樹繪壁之外自應別製專件以備移挪最好製爲轉臺俾路可徐紆而行屋可堂室遞入而且立屛樹鏡在所必需以隔以分一臺可分二用其他種種

什器種種動植之物亦應因戲爲之惟鬼面龍頭人所罕覩歸於天演劣敗信乎其宜此多增佈景之說也如此兼收並蓄汰腐存精雖男女風信不可無而溱洧勢所必禁雖技擊捕戰不可少而萑蒲則理所當除其餘迷信鬼神鋪張演義引人入誤均合更新總之水滸西廂[illegible]杜必絕其餘白裘三國擇雅徵存有觀感陶淑之功能無敗俗傷風之流弊因時爲用與古維新行見元音太和風氣亦蒸蒸日上矣是非學者之任而孰任哉

歐陽予倩曰試問今日中國之戲劇在世界藝術界當占何等位置乎吾敢言中國無戲劇故不得其位置也何以言之舊戲者一種之技藝崑戲者曲也新劇萌芽初茁即遭蹂躪目下已如腐草敗葉不堪過問舍是更何戲劇之可言戲劇者必綜文學美術音樂及人身之語言動作組織而成有其所本焉劇本是也劇本文學既爲中國從來所未有則戲劇自無從依附而生元明以來之劇曲傳奇等頗有可採然決不足以代表劇本文學其他如皮黃唱本更無足道蓋戲劇者社會之雛形而思想之影像也劇本者即此雛形之模型而此影像之玻璃版也劇本有其作法有其統系一劇本之作用必能代表一種社會或發揮一種理想以解決人生之難問題轉移誤謬之思潮演劇之根據劇本配飾以相當之美術品(如佈景衣裝等)疏蕩以適宜之音樂務使劇本與演者之精神一致表現於舞臺之上乃可利用於今日魚龍曼衍之舞臺也然則吾人之主張當如何予以爲(一)須組織關於戲劇之文字(二)須養成演劇之人才文字約分三種

(一)劇本劇本文學爲中國從來所無故須爲根本的創設其事宜多繙譯外國劇本以爲模範然後試行仿製不必故爲艱深貴能以淺顯之文字發揮優美之理想無論其爲歌曲爲科白均以用白話省去駢儷之句爲宜蓋求人之易於領悟爲效速也惟格式作法必須認定暇當尊論之中國舊劇非不可存惟惡習慣太多非汰洗淨盡不可然世方重視其惡習慣爲之奈何

(二)劇評今日之所謂劇評者大抵於技術之談多不完全其對於伶人非以好惡爲毀譽則視交情爲轉移劇本一層在所不問而人情事理亦遺諸腦後自某某諸名士作詩歌以妮近花旦後海上多效尤之作文人惡習殊不足道亦評劇界之蟊賊也吾所謂正當之劇評者必根據劇本根據人情事理以立論劇評家必有社會心理學論理學美術學劇本文學之知識劇評有監督劇

場及俳優啓人猛省促進改良之責決不容率爾操觚鹵莽從事也惟今日之中國既無戲劇則劇評亦當然不能成立吾所望於今日之評劇者在誘導演劇者漸棄其頑梗之主張而趨重事理人情而已如俳優能勉守人情事理之範圍庶幾眞戲劇有養成之望焉

(三)劇論劇論之範圍甚廣凡關於戲劇之理論皆屬焉最要在明劇本之分析及舞臺上之研究中國之戲劇一種之雜戲而已不能乘之以理必有精確之劇論能獲信於社會則不近人情與無價值之戲當然漸就澌滅同時眞戲劇亦因之而生故不欲改良戲劇則已欲改良戲劇非亟倡正確之劇論不可如云某處宜「鑼或某處不似老譚所論非戲劇不能羼入劇論也

今日之劇界腐敗極矣俳優之腦筋過於簡單方且抱殘守缺夜郎自大以爲一技之長可以應世變傳子孫吃著不盡故聞新論莫不駭笑久居暗室者視日必暗今之俳優處暗過久幾失其明如纏足者其骨已斷無由再伸故爲目下計爲將來計一面借文字以救其弊一面須組織一俳優養成所期以四五年卒業以養成新人材辦法略述如左

(一)募集十三四齡之童子三五十人於其中選拔優良授以極新之藝術劣者隨時斥退之(二)不收學費(三)修業二三年後隨時可使試演於舞臺用資練習并補校費(四)課程於戲劇及技藝之外宜注重常識及世界之變遷(五)卒業後須服務若干年如此四五年辦去必見好成績而於營業上亦可決操勝算蓋四五年後之戲場決非腐敗之俳優所得而左右也

(惲鐵樵蔣梅笙兩先生亦有卓見足資參考詳見原序茲不贅引)

劍雲曰予嗜劇對於論戲之文爭先快睹目中所見坊間出版物不下二百種除脚本不計外其能放大眼光細心研究有正確之主張商確之價值者實不多覯右舉諸子學說皆確能闡戲劇之原理謀藝術之革新者鄙意此非細事非少數人力量所能奏功擬由政府命教育部撥給經費辦一國家戲院請通俗教育研究會主持一切入手第一步蒐求國中現存脚本共有若干種分門別類詳列一表良者存之劣者汰之詞句之欠通者改削之編修既定頒發梨園若者宜禁若者宜演著爲律令俾衆遵守第二步訂劇之編製法不可守舊不可過新是宜取折衷主義世界眼光不可無本國風俗不可背劇之種類雖殊大致不外純粹歌劇演唱參合劇純

粹白話劇三種劇之性質雖雜大致不外悲喜兩種吾以爲演劇必須唱做表白四種完備純粹歌劇全恃乎唱使不解音律者嘗之必生厭倦之心精神一疲將不俟其終曲純粹白話劇全恃做白樂歌全廢實太平淡文字不能廢詩戲劇斷不能無唱文言之不足詩以詠歎之做白之不盡歌以振發之兩者相輔而實相生倘能繁簡互濟演唱並用宜雅宜俗不高不卑務使觀劇者無男女長幼各投其好以去合於多數心理是則莫善於演唱參合劇奚綱領既得乃議細節就國中現存觀劇之種類而具有悠久偉大之勢力者其別有四曰崑曲皮黃秦腔新劇崑曲音節謹嚴詞章典雅唱必諧律白有分寸結搆完密文武場均齊備做工少詞不如皮黃之有精神表情較皮黃稍合情理惟其音節謹嚴苟非素習便瞠目不知所謂欲其字字入耳識曲知義爲效甚微徐靈胎臥讀生兩君所論足見其難曲高則和寡故難發達況自乾嘉以降皮黃代興崑曲零替已百餘年驟欲恢復舊狀說何容易李中一君夙嫻崑曲深知其中甘苦然其力闢不合社會心理爲片面的理由似近於偏予謂李君所論亦片面的理由也故宜少事變通但能不失原有價值即不必過於拘泥詞章典雅祇受文士歡迎難合國人普通程度即以文士論現方有人倡文學革命駢四儷六之句求之今日亦幾解人難索予謂但能句分平仄語成片段即可盡話白之能事過於艱澀咬文嚼字似可不必曉風殘月之吟當在高山流水之間非可求之於都市之劇場囂雜之衆生也崑曲之可議僅此兩端皮黃胎息徽漢兩調皮黃用絃崑曲用管此其異點論唱雖不如崑曲之嚴亦有四聲五音尖團字陰陽平之分而審於發音精於讀字初無二致行腔轉調必依工尺吐字收音必合板眼皆與崑曲無異不過較爲活動耳察其脚本之穿插創始之者亦具匠心祇以伶工不學轉輾流傳訛誤觸俗寖失其眞此非皮黃之罪而演者之咎也惟帝王登場必用（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兩人見面必曰（未曾遠迎當面恕罪來得鹵莽望乞海涵）四將起場必曰（請了請了）每遇變故初問一語佯若未聞必再加詢詰曰（你待怎講）事急必擊帽摸股武劇之下手不分何劇必是一式打法刻板文章千篇一律見之憎厭必須改良餘若唱口分十字七字一句大引子小引子定場詩進場白等可悉存其舊做工臺步極有精采非其他戲劇可及而迷信必除淫殺必禁又不僅皮黃爲然不過皮黃較甚耳秦腔之聲噍以戾爲亡國之音如菜蔬中之有葱蒜辛辣在演藝界亦有一部分勢力臥讀生斥爲北鄙殺伐之音非聲音之正其言實有至理且其無論何戲靡不控喉直嚷大聲狂

浮疾絃促節梆子喧嘈健步如飛滿臺亂跑形如中魔覩之不耐此等唱法無論如何佳妙當然在摒棄之列惟其脚本間有佳者如全本八義圖等可取而重編不能以人廢言也吾國之有新劇倡之於東瀛留學士十餘年來屢起屢蹶以甲寅爲最盛以今日爲最衰雖以無唱不敵京戲然此中尙有人的問題予以爲分幕佈景切末必從新劇化粧表情必從新劇蓋舊戲化粧除花面有臉譜可遵外餘則有白鬚而黑眉者有年邁而容腴者按之情理殊爲不合服裝必依時代以美術爲宗似以鮮明動目爲是京師三十年前之敝衣晦色上海今日之亂換行頭兩皆失之演劇者與觀劇者皆抱一人治主義之心於是凡爲劇中正角其服裝必華美三娘教子之薛保乃着綠緞袍或茶青緞袍矣白水灘之十一郎爲人傭工乃戴珠涼帽矣丫鬟可遍體綺羅滿頭珠翠而小姐反蓬首垢面矣此皆情理之不可通者也王夢生君所舉熱不死花臉凍不死小旦兩語尤其著明者吾國政治素尙人治主義不遵法治主義故干戈擾攘迄無寧日於劇亦然不問情理之符背但出諸名家之手即視爲天經地義不容他人之指摘此等主義不破萬事永無進步吾謂不合情理之舉動雖爲程長庚譚鑫培所遺傳亦當根本推翻金鼓曲牌絲竹管絃仍其舊貫話白注重念字不可出之以平易武劇須以技擊之學入之毋令日本武士道專美於前舞臺之建築今日已大進步普通爲半圓式觀者之視線從左右中三面集注臺上座位以次增高等級分爲三層舞臺之後面宜大俾可爲儲蓄佈景衣裝器具之用容積自三千人至五千人就上海各舞臺觀之以新舞臺之內部爲整齊而外表不佳歌舞臺外表頗宏大而內容太狹大舞臺建築甚合法第一臺天蟾次之共舞臺最劣歐洲大劇場能容三萬人至八萬人吾國則三千至八千足矣每省設一通俗教育研究分會凡有劇場之處皆辦一半日學堂授以劇旨或即取其所演脚本爲之詳細講解如天僇生所舉元人分配角色之深意使其明來源作用庶不致傀儡登場食而不化取精用宏而戲劇之能事亦畢矣予倩君對於戲劇意見頗具世界眼光而謂中國自古無戲劇無脚本則似矯枉過正不偏不倚之謂中宜舊宜新是爲達述此區區淺見紙上談兵誨之諄諄尙望閱者攻錯

二難論

（劍雲）

天下無易事天下無難事置身局外徒託空談旁觀閒評發爲漫無責任之言論以指摘人之暇疵下筆萬言信口亂道他人含辛茹苦

窮年累月所發明之事業一經此曹品評殆若不值一錢毫無足取自視若萬能嘗人無一是脫將易地而處使此曹上臺試演其舛謬紕謬必且百倍於人然後退而自反始知天下無易事人貴有志不患無成倘能富於恆心堅其操守排除雜念純趨一的運以靈思窮其奧妙不恥下問遇事關懷膽欲大而心欲細知其難而不畏難惴惴焉惟恐其或失則功到自然成必有達其目標之一日然後躊躇滿志始知天下無難事天地之事物萬殊理則惟一戲曲雖小道非可以淺易視之也不揣譾陋作三難論

編劇之難

天地間之靈氣託之於人人之精華寄之於語言文字同具兩片皮出諸雄辯家之口則發揚蹈厲足以使人頑廉懦立感動五中出於木訥者之口則期期艾艾不知所云同具一枝筆操於文學家之手則含英咀華足以使人迴環雒誦百讀不厭操於尋常人之手則支支節節辭不達意戲曲綜文藝美術而成乃人類之寫真世界之縮影編爲腳本何異於發言作文發言之輕重疾徐作文之起承轉合陳法所具盡人皆知然必先有命意認定宗旨成竹在胸綱領在手發揮渲染始有歸宿否則非千篇一例即野騎無歸勢必驅閱者於睡鄉寧有價值足論編劇亦猶是也教忠教孝言性言情誅奸誅慝懲盜懲淫一劇之主旨既立從事佈局起伏相乘首尾相通經緯脈絡有條不紊濤翻雲湧蔚爲大觀事雖繁賾而律必謹嚴理雖邃賾而意必顯豁一人有一人之身份一人有一人之吐屬形容不可太過貴能適可而止然後分場分幕劃清界限點醒節目若者宜明寫若者宜暗上若者宜用具體的表演若者宜用抽象的敘述若者宜用烘雲托月法若者宜用聲東擊西法能如是一劇之大體已具猶未足以盡編劇之能事也必也富於舞臺經驗熟於梨園掌故嫻於曲牌名目鑼鼓名稱冠履衣裝器物一切切末之作用生旦淨丑人物之支配餘若引子念詩道白唱詞在在皆須幾經斟酌不宜率爾操觚引子貴簡潔切當詩雖可用陳句貴自然不露痕迹若文昭關之戲詞以春秋人物而用唐人詩句背謬殊甚道白忌拖沓忌冗長貴要言不煩洞中肯綮唱詞忌艱深忌麤率貴言淺意賅雅俗共賞一味咬文嚼字不顧唱者合口與否不足貴也戲有武行必當解技擊之學戲有新派則分幕不可忽略必於開幕閉幕時作一有含蓄之神情使人咀嚼不盡知此者唯前之春柳幕有佈景則畫學不可不考究光學不可不涉獵至於做工表情則屬演者之責編劇者僅能任指導細微末節全恃演者心胸腦筋之運用中國戲劇含宜曲

著作者存有姓氏外徽漢調京調秦腔之劇本作者何人已漫不可考予常引爲一大憾事就現存之劇一爲推論僅神怪戲淫殺戲荒謬汚穢無益於世道人心餘多可取今人編劇大致根據於斯奉爲圭臬其通才碩學結搆完善突過前人者固大有人在而大多數之編劇家則但憑剽竊割裂雜湊成篇支離破碎殊不足觀編時任意爲之不加詳察一旦啓演則扞格不合必受極大困難一二次後便束諸高閣無人過問求其平正鮮疵且不可得遑論其工而傳會見近人編劇動輒三五十幕平鋪直敘精采黯然以張勳之頑梗而上四將起壩念大引子坐場詩唱西皮元板編製全套空城計排場大似諸葛武侯如何可通故劇之取材自以歷史爲上現今人物非俟蓋棺而後殊難論定餘若各舞臺所編之劇新既不新舊又不舊不倫不類直不成其爲劇不佞嗜劇有年而未敢編劇固以才力短絀實亦深知其難雖然勉爲其難吾儕之責世有熱心編劇者乎嚶鳴之求企予望之矣

演劇之難

四民之生各有執業唯業伶爲最苦亦唯業伶爲最樂童稚之年投師坐科視其容貌喉音體格性情而定生旦凈丑雞聲一唱披衣下床就空曠之地控喉發音或面壁而呼謂之吊嗓時屆亭午師授以戲詞反覆背誦期於純熟謂之讀詞詞熟乃教以字字正乃歌以調調合乃繩以板板準乃進以腔腔圓乃和以琴謂之上絃子如是者數月日以爲常稍有乖誤鞭撲立下祗可飲泣吞聲不許號啕大哭爲唱既成乃紮網巾勒水紗加冠着靴規行矩步必依定式謂之踏臺步上裝挂髯撩袍端帶投袖吹鬚左右顧盼謂之排身段生凈則如是若習旦則蹺工浪步身腰體態必求近乎婦人女子若習武則以水桶曲其腰以手攀其腿灣其臂旋子觔斗舞槍學劍以及種種器械之打法其難尤甚六載滿師搭班嘗藝文虛倒倉武懼跌折若是乎業伶之難也票友多殷實之家既不倚戲爲生宜若可以優游藝林免種種之苦矣不知言之非艱行之維艱既要上臺漏臉則以上手續必不能免名爲行樂其實彌苦不過無師長之督率較可自由故泰半半途而廢畏難而退學者千人成名不滿百人唯新劇家全恃聰明學問其進銳其退亦速自學戲之程序言之其苦固甚而自演劇之成績言之使有超羣絕倫之才出類拔萃之資運用之妙在於一心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一出簾幕身入戲中盡其在人忘其爲我臺下千人同聲贊美互相傳頌大名以立同行爲之欽服包銀因之增加園主待以禮貌身價藉以躋高官吏無其榮王侯無其貴

彼時之樂何如雖然此等伶工並世無幾必其專心於藝術別無其他嗜好孜孜兀兀勤加研討覃思精進學恐不及數十年如一日然後始能出奇制勝標新立異道人所不道傳人所不傳扮一人像一人演一劇絕一劇鼎鼎大名始克千古不朽聞之人言清季同光時代程長庚居京師數十年演劇之外從不涉足酒肆茶寮徐小香則家中遍置大衣鏡居恆顧影研磨何種姿式作得之輒喜何種態度紬改之始快程徐有此恆心有此志氣卒能空前絕後成爲一代名伶又讀侯方域馬錦傳謂馬伶以演嚴分宜不敵李伶技之工恥而私遁聞某相國類似分宜求爲其門卒三年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卒能戰勝李伶其守業之勤用功之苦如此今之優伶專務虛聲不求實際交歡權貴之門倚爲保障結納無恥文人囑爲揄揚多備錦繡行頭粉飾外表攜帶全副場面聊壯聲威唱則尖團顛倒五音不分做則手脚毛燥火氣燒人以言情理則南轅北轍背道而馳鬻技之暇衣服麗都招搖過市起居飲食窮極奢華狎妓酗酒視爲常事賭博誘奸悍然自爲品德日漓藝術日退求其若程徐之純一馬伶之堅苦渺不可得梨園人才每況愈下夫豈無因哉演劇必求唱做念表聲容狀態色色具工方爲上選近代伶工自以譚鑫培楊小梅梅蘭芳爲能超乎其極餘伶一長足錄難以求全責備夫演劇本極難之事而今之優伶乃復放縱恣肆分心外務無怪老於顧曲者與無戲可看之歎也

評劇之難

國人嗜劇者日多久之有所得以其意見發爲評論揭之報紙評劇家之名以立十年以來遂成風氣國中大小報紙幾無不列評劇一欄一方面灌輸戲劇知識於閱者一方面監督伶人之藝術西國行之已久吾華文士起而效之法良意美原甚可嘉惟戲劇既爲專門之學其範圍至廣門類至繁必須於此道研究有素窮其底蘊然後文字始不空泛言論始有價值閱者伶人亦獲莫大之益否則眼光學識不如伶人老生常談味同嚼蠟寧不貽笑大方令識者齒冷予以爲求精嚴之劇評難求普通之劇評易廣義言之能觀劇即可評劇無論何人皆可稱評劇家狹義言之至少非有十年閱歷斷難虛擁此頭銜今請言評劇家之要素第一當有定見有定見方不致隨波逐浪以耳代目苟此一人爲大衆所深惡我獨見其佳不妨振筆直書力白其冤苟此一人爲萬人所歡迎我獨知其陋亦不妨闢除謬論獨照其奸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即可自由評判無所顧忌見仁見智目光本不强同我行我素問心祗求無愧第二當有學識

有學識則對於脚本之罅漏情理之謬妄結搆上之衝突詞句上之矛盾常人所不及察者我乃獨具隻眼爲之一一正其舛誤戲劇而有進步之望必賴有學識之評劇家第三當有經驗有經驗則觀摹既廣比較斯生如見鄙俗之伶自作聰明踰規越矩破壞格律我可援成法以責之使其有所忌憚不敢猖獗此層根於年齡不可强求後生靑年可請益於老輩伶工第四當有辭藻有辭藻則用筆無往不宜評旦角用淸麗之筆評丑角用詼諧之筆評生角用正大之筆評淨角用豪渾之筆評文劇用綿密之筆評武劇用雄壯之筆曲折而明晰具有攝人之魄力則事半功倍自然勝人一籌否則滿腹戲詞詞不達意豈不可惜老伶工而能握管撰述評劇家無立足地矣吾人評戲對於伶人新劇家票友坤角當分四種眼光不可一視同仁舊伶多目不識丁之徒世代相傳鬻技自給僅可衡其藝術品德尙在其次苟無遺害風俗之大惡卽不必橫生枝節遇有嘉言懿行須代爲表揚以勸其餘新劇家多自命開通之士懷抱改良社會之宏願宗旨正大旂幟光明幼年未下苦功全恃聰明學力以爲藝術之變化吾人當首重品格嚴加監督免其言行不符功未見而禍已釀所謂春秋責備賢者眼光不能不高一級也票友爲淸客串平日聚三五同志抽暇涉習歌樂偶有串演亦自備資幣酬娛來賓其身份高貴不可與鬻藝者同日而語身段做工容有不合唱工腔調或有可取縱有脫誤吾人亦宜原諒蓋其不受包銀不售戲資在理無可苛責也坤角多可憐女兒有恃此營生者亦有不得已爲之者此中情況與操皮肉生涯者相差無幾質言之藝妓耳吾人對此無數可憐女兒當惜其無端墮落遭逢不幸髫齡未受良好敎育以致際遇如斯當然退一步想而以寬恕二字爲月旦之標準不可求全責儒蹈刻薄之誚以上四種之外又有童伶焉童伶演劇逼迫者多體格未全類似猴戲吾人亦可以觀猴戲之眼光觀之傑出者不過鳳毛麟角又有鄙夫焉自忘形穢偏喜於稠人廣座中奇形怪狀故意做作取厭於人萬衆所惡理當申斥之又有狂奴焉羌無實學口出大言氣塲趾高不可一世專好剛復自用藐視輿論譏言稽其演藝紕繆百出迥不如人而睥睨餘子自以爲無人可及也識者齒冷理當質問之又有無名英雄焉藝本不凡祇以時運偃蹇屈居人下千里馬不遇伯樂亦老死櫪下而已倘有鉅眼理當提拔之此外則戲詞不可不熟板眼不可不知胡琴鑼鼓曲牌工譜不可不明其作用門戶之見萬不可存黨派關係萬不可有審夫此然後評劇雖不中不遠矣評劇家人多於鯽多人云亦云隨聲附和之徒鮮眞實之學識特異之眼光深遠之閱歷優美之文字或假充內行大言不慙或

強作解人實無所知或鈔襲舊作據爲己有或信口雌黃見誚通人或受人津貼一味頌揚或感情用事偈爲黨論年未弱冠而開口程長庚如何老練余三勝如何爽利自欺欺人可笑已極此曹非惟伶界前輩無由夢見卽桂芬叫天亦恐未及寓目而乃言之鑿鑿一若足爲信史之徵者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此假充內行之可恥也足跡僅數涖劇場顧曲不過十回皮黃不辨派別不分見張鶴樓而曰此愈家特出見富仙舫而曰此襲處流亞見呂月樵而曰此汪派巨擘見白文奎而曰此孫門高足甚至謂楊小樓不如七歲紅譚鑫培不如溫小培朱幼芬不如伍月華吠聲吠影叫囂紛呶此強作解人之可恥也收藏舊報依樣葫蘆冒名頂替一字不改以僞亂眞恬不爲怪此鈔襲舊作之可恥也道聽塗說之詞齊東野人之語以訛傳訛毫無根據年代顚倒而不知指鹿爲馬以自信偶至梨園目光無豆以其坐井觀天之見發爲揄揚頌禱之文東塗西抹悉皆讕語此信口雌黃之可恥也作戲館之機關爲個人之牛馬特告白費爲衣食之資視酒肉宴爲平章之的有戲可看有錢可得則諂諛交加大捧特捧斯文掃地廉恥道喪此受人津貼之可恥也文人好事古今一例在昔黨馮黨賈各樹一幟尊梅尊朱互肆其詞降至今日趙君玉芙蓉草王靈珠劉玉琴等莫不有黨莫不有黨之之人逐臭之夫搖唇鼓舌競出其毀謗之言以壞人名譽爲快是非因以混淆黑白遂至不分黨同伐異傾軋成風而劇界乃無寧日顧曲云乎哉自擾而已矣利己損人阿私所好此感情用事之可恥也若此者直同害羣之馬宜爲鳴鼓之攻凡我同志其各勉旃

平包銀議

（劍雲）

伶界有兩大問題急待解決一藝術問題一包銀問題藝術問題組織複雜頭緒紛繁當集合多數有學識之士詳細研究斟酌損益以期盡美盡善一勞永逸予雖貢其瞽說然茲事體大究非一人一時所可論定尚須留爲緩圖徐謀進步惟包銀問題於伶人生計梨園營業皆有密切重大之關係倘不急求根本解決則後之資本家將無人敢於問津而伶人亦必坐以待斃勢非同歸於盡不止也攷淸季咸同年間程長庚徐小香何桂山久隸三慶爲梨園三絕藝術之精均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而其包銀程每年不過六百六吊徐何不過四百四吊六百六吊者每年包銀六百千每日車錢六吊合之纔六百二十一千六以今日洋價一千三百計之得四百七十八元有

零徐何不過得三百十八元有零譚鑫培初在三慶充裏子且無包銀每日僅給車錢二吊孫菊仙掌四喜每年亦六百六吊當日三慶演員包銀均按年計算春台四喜雖按日計算其價格亦無敢逾三慶上售座不分階級統為京錢一吊(合今日銅幣十枚)樓上稍昂亦僅一吊二四程長庚以伶界山斗為精忠廟首律令嚴肅無敢或違程死俞菊笙繼之包銀規則已亂然亦無過三百以上者上海包銀自昔即較京師昂貴二十年前楊月樓終年所獲不過一千餘元周鳳林不過二千餘元汪桂芬不過三千餘元自孫菊仙南下倡為與園主拆賬辦法包銀之價始增至二千元一月譚鑫培驕奢成性繼長增高漲至六千元以後每來一次增高一度自一萬五千元以歷二萬四千元而終梅蘭芳以臉子關係取九千元劉鴻聲以嗓音關係取八千元楊小樓以俞派健將取六千元李吉瑞號黃派巨子取五千元王鳳卿以汪派傳人取三千元小達子以牛力取三千元皆以月計不以年計十年前千元一月猶屬頭等名角今日中駟之材亦非千元不可十年前戲館售價不過三四角今日則八角一元十年前梨園支出不過三五千元一月今則一夕須五七百金昔日國人殷富者多今日市況蕭條生計日艱昔日辦戲館者猶有贏餘今則虧折者居多第一台竟蝕至十一萬天蟾許少卿以第一幹才著名結果亦僅能保本大舞臺腳色無大包銀日為雙齣戲售價亦廉故能餘利昔日伶人儉樸者多處境常裕今則手鑽戒而身羅綺出汽車而居大廈戲裝每齣十數襲一出一易場面多自備一人搭班仰而食者數十人起居奢華日在窨鄉一旦歇業唯長生庫是賴園主為伶人作牛馬伶人仍為各種銷耗品作奴隸由此觀之可以知其故矣故包銀不平梨園營業必無起色伶人藝術必無進步是誠劇界前途之殷憂而吾人所當急謀補救者也為今之計伶界宜速組一統率機關如京師之精忠廟上海之伶界聯合會舉伶界之德行兼備者為會長明白事理公正無私者為評議員取南北現存各名伶之包銀一一貶其價格代為平定以後名角搭班悉當遵守公會規則違者相約不納一經某園聘定他家不得出重價挖角違者議罰再請有名譽無私心之評劇家為顧問託其嚴加監督指陳利弊正本清源端在此矣今日生計程度與前迥不相侔固不能如程長庚時代之微末亦未可效醉心歐化者動言法國優伶日得若干佛郎德國優伶日得若干馬克英國優伶日得若干先令俄國優伶日得若干羅卜當以吾國風俗人情為準則記者不敏代擬如下

超等角色如譚鑫培每月一千五百元以此為限不能再上

優等角色。如楊小樓。梅蘭芳。劉鴻聲等。每月一千元。
頭等角色。如尙和玉。蓋叫天。王又宸。王鳳卿。時慧寶等。每月七百元。
二等角色。如瑪子和。毛韻珂。賈璧雲。黃潤卿。趙君玉。白玉崑。楊瑞亭等。每月五百元。
中等角色。如王靈珠。三麻子。林樹森。麒麟童等。每月三百元。
四等角色。如趙如泉。常春恆。小孟七。小達子等。每月一百五十元。（其餘以此類推記者久居滬濱姑就上海平訂）
戲園售價。平均不得逾三角五角。

予之伶界選舉觀

（劍雲）

▲王位不成問題

自譚鑫培辭世京師評劇界有所謂王位繼承問題者甚囂塵上評劇諸子莫不舉其胸中崇拜之人著論立說揭之報端以爲足以繼譚氏而登王位阿私所好固所不免細心比較亦不乏人尤以張君豂子之作爲詳細公允結論則謂審美觀念當推梅蘭芳尙武精神當推楊小樓凡此諸作驟觀之未嘗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而識者則嗤其情形有類於洪憲時代之談君憲救國論默然不敢贊一詞蓋以根本既誤遂無討論價值也

伶界自始無統一機關又無一人高居其上領袖全體發號施令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大都人自爲法各自成班同在一台則相安無事班散則爾爲爾我爲我矣伶人程度極低性又野蠻無服從之心坐科時代祇畏其師他均不顧其團體之渙散公德心之薄弱固甚明也其有固結團體者如昔日程長庚時之精忠廟會從前上海之伶界聯合會亦皆限於一地未能統一全國且除程長庚德行服衆藝術精湛人人愛戴得以終身爲大老板外上海之伶界聯合會會長爲選舉制許少卿童子卿夏月珊呂月樵等均曾被選卒以意見不能一致不旋踵而消滅若夫報紙開榜本屬文人游戲不足據爲定評如汪笑儂曾爲文榜狀元夏月潤曾爲武榜狀元試問大多數心理能一一承認否是故果有出類拔萃之人精純卓絕之藝則人目不盲必有公論口碑所傳身價遂增歷日既久自有衆望所歸

一致贊美之一日然後登高一呼萬山皆應某人可執伶界牛耳之說一倡和者將遍天下矣明乎此始足與言伶界之選舉伶界之選舉以何種人爲適宜乎予意唯伶人之自身與評劇者可以舉行而此中當選人之名稱又當分爲二類假令伶人自身選舉則必先有一統一機關而後可此機關之名稱曰社曰會則所舉者必爲社長會長社長會長之資格在學行兼優職務在秉公守法藝術似居其次雖以譚鑫培之絕藝而按其恃才傲物惰慢驕奢之性情亦不足以當選孫菊仙學行可矣而出身票友重唱略白復無身段台步工架又覺欿然不足即使二人可當會長社長之任而今日伶人之程度是否有統一之希望是否可以舉行反觀事實亦不過成一懸案而已然則伶人之選舉其唯評劇者行之乎則有待決之點六(一)地點此項大選舉宜擇市況繁盛之區戲劇薈萃之所如天津上海京師等處行之(二)報紙此項大選舉必擇國內銷路最廣信用最堅之一報紙限期投票擇日揭曉(三)名稱共和時代是否可以沿用科舉制之狀元探花傳臚榜眼抑效法歐美之博士碩士學士（京師談戲小報最喜沿用不以爲怪）吾以爲當另擬適合之名稱但使足副一種虛榮之頭銜足矣(四)門類分生旦淨丑每部各舉一人抑混舉一人若混舉一人時當以何種門類爲合格(五)人物辦理此項選舉以何人爲宜(六)辦法用記名投票法抑不記名投票法吾以爲不記名投票則一人可投若干票當然用記名投票法爲是上列六事既決各評劇者可就原處之報紙盡情發揮示投票者以標準心中以某人合宜既爲某人鼓吹亦無不可然此仍一時之虛榮其人苟死則其頭銜亦隨之而滅既非世襲他人何從繼承即爲世襲亦限於其子孫而止然則今之人聚訟紛紜盛唱王位繼承問題及順天時報此次之選伶界大王妄想代譚鑫培而執伶界之牛耳者曾否洄溯譚氏取得大王徽號之來歷與夫王位不能成立之原因耶

譚鑫培之取得大王徽號在民國元年壬子之冬南下隸新新舞台時爲其經理黃楚九所上黃之加此頭銜無非因譚氏名望甚隆稱爲伶界大王或足爲營業號召之助與去年第一臺加汪笑儂以哲學大名家今日天蟾舞臺加小達子以名震環球文武鬚生本屬同一用意當日既未陳請內務部立案定爲世襲之榮典又無大王每年應得之俸金復未通告報界求其承認知照伶界得其贊同豈惟無此種種手續在事實上不能成立且因大王唱盜魂鈴而來李本初之倒彩竟與圖畫劇報涉訟以致譚氏自行登報取消是則伶界

大王之徽號在譚氏自身且未承認（當時譚氏報上啓事曾有此語）今日焉有所謂王位問題容後人之繼承如果王位而有研究之價值有繼承之理由則汪笑儂死後伶界亦將選舉哲學大名家耶有一種之頭銜即起一度之紛擾絕不思其根本曾否成立有無舉行之必要伶界尙有寧日耶或曰譚氏雖未自命伶界大王然自此頭銜發生後一般評劇者與觀劇者時常引用用者未嘗以爲不當則順天時報之選伶界大王亦有可援之理由在予曰不然此時顧曲者所以不反對之故實因譚氏爲近世鬚生三大家之一藝術勢力又在汪孫兩派之上膺此頭銜確乎無愧然仍不過虛銜耳非有實在之權利也人死銜滅烏容第二人繼據

茲姑退一步言之謂伶界不妨有大王除譚氏外他人亦不妨稱大王然譚氏鬚生也繼譚氏而爲大王者必仍以鬚生而後可今順天時報之選舉既未劃清部分又未聲明應以鬚生武生或青衣花旦爲當選乃揭曉之後男伶坤伶童伶三部皆旦角也其他魚龍混雜貓鼠同羣蹧成一團無分涇渭以今日陰盛陽衰重色輕藝之北京社會識者不待其揭曉已早知其結果矣不然伶界豈無人何致甫上舞臺色藝平庸之姚玉芙亦竟名列第六得一千數百餘票而孫菊仙乃僅五十餘票耶矧夫伶界大王之徽號猶未經多數評劇者解決而乃貿然引用耶

梅蘭芳本伶界世家色藝雙絕確乎後起之秀吾所贊美者也或有謂其唱不如陳德琳做不如王瑤卿此言固非無見然德琳老將就木瑤卿精神疎懶（嗓又塌中）於後起諸人中求人才誰又能超過梅蘭芳之上者譚鑫培文武崑亂無所不能精矣博矣然老輩傳述則謂去程長庚余三勝尙遠甚有謂不如汪大頭者此亦各人眼光不同之處未可強人從己故持偏見但程余既邈自當推譚氏執伶界牛耳今譚氏又逝何人可以主盟歌壇此刻尙在未定之天然秉公立言斷不能屬諸旦角也愚意此項選舉最好分部否則亦宜標明指定一部俾投票者有準繩可遵不至越出軌道之外分部則鬚生以孫菊仙余叔岩劉鴻聲王鳳卿等爲備選人武生以楊小樓尙和玉俞挺亭蓋叫天等爲備選人青衣以陳德琳朱幼芬尙小雲等爲備選人花衫以梅蘭芳王瑤卿王蕙芳賈璧雲趙君玉黃潤卿爲備選人（田桂鳳侯俊山田際雲楊小朶等皆爲過時人物久不登台不列）依此類推並可多列中人以上者數人備投票者之選擇至於選舉之手續上文已略爲論及今日既無人俱驚人之才藝則伶界大王四字當然在取消之列鄙見如此未悉識者以爲如何

闢伶界大王

（馬二先生）

近來國內新聞家之眼光爭趨重於文藝界於是劇評一欄亦隨之而日有發皇之現象說譚道梅紛呶不已見淺見深各有主張然其最無意識者殆莫如昔之某黨某社妄擁黨魁及近時譚鑫培故後謬談伶界大王承繼問題是也

黨事始自賈璧雲之來上海流衍至京而其名義乃大濫若杜雲紅白牡丹之流既皆儼然稱渠魁矣寧復有價值之可言此曹而足言黨此輩而可爲魁成爲事實固令人肉麻形諸筆墨亦有何意味今茲此風已殺可勿贅談而王位承繼問題又囂然以起請就記者之所見而闢其說之無當

一　伶界無大王之必要　伶界豈有大王哉自長庚以迄今日伶界之負絕藝而享盛名者寧獨一譚鑫培鑫培之藝縱絕時流又豈能超駕乎程長庚然而長庚亦但曰大老板而已又何嘗稱王夫世之事業不同則名稱迥異故中華稱天子而胡人則號單于君主世襲尊曰皇帝民主選任則曰總統又奚必稱王而後始標明其爲一界之元首也哉故記者之意以爲若據先時之慣例則大老板即伶界之王爾若言承繼則須問長庚之後誰爲繼位之人不當於譚久死後始發生此問題也

二　伶界大王之由來　伶界大王之名詞何自而來乎則新新舞臺爲譚氏所上之徽號也其始亦不過如近時所用第一鬚生蓋世青衣等字面之類殆爲一種廣告作用並非有何等崇拜之念不過本錢既大則不得不加以張皇耳既非發於伶界之推崇亦非出於觀客之擁戴若此而可認其爲大王則小達子何月山之流又何嘗無寰球第一文武蓋世等崇銜吾曹豈能遂因其廣告而追認之乎

三　伶界大王資格上之疑問　北京評劇家繆子君有伶界大王資格條件之研究而記者之意則以爲是全從藝術上着眼而無勢力上之條件若就勢力上觀之近代伶界之有勢力者都中當推俞菊笙父子上海則爲夏氏昆仲然而俞氏則以武生執伶界之牛耳而夏氏則純以手腕稱雄於藝術上初無何等卓絕之處以此知藝術與勢力截然二物精於藝者未必遂有稱王之完全資格也

故與其尊譚氏爲大王無寧謚之曰皮簧之曲聖蓋大王含有勢力之意義而聖字則純從學術上着眼也

由右之說故伶界大王之名詞記者絕對否認既無所謂伶界大王則王位承繼之說當然不能成立而譚鑫培之所以爲譚鑫培終不以此而遂磨滅或貶損其價值一般評劇家且請稍將頭腦放冷靜以觀察演劇界之趨勢與夫後起伶人之藝術不亦善乎記者不承認伶界有大王其理由爲伶界無大王之必要而順天時報開菊選其結果伶界大王竟有三人之多

(一)梅蘭芳得票二三二八六五爲男伶大王

(二)劉喜奎得票二三八六〇六爲坤伶大王

(三)尚小雲得票一五二五二五爲童伶大王

夫果使伶界而應有大王是否當由選舉此一疑問也即使應有伶界大王之選舉是否應由報界爲之辦理此又一疑問也即使報界可以代爲辦理而順天時報是否爲相當之辦理者此又一疑問也順天時報而竟居然發表選出吾曹談戲者是否能承認其爲合法之伶界大王此又一疑問也此種種疑問皆置諸不思不顧而貿貿然舉之貿貿然揭載而傳述之毋亦輕視伶界大王資格之甚而啓伶界以後無謂紛爭之肇端乎此記者所以不能無言也

譚氏之得大王徽號也始自民國二年之來滬搭新新舞台時其徽號不過經新新舞臺經理者之一方燈匾本不足據以爲典要故譚氏旋即自行撤去是在譚氏之耆年望重且不敢貿然居之不疑而謂梅劉尙等輕年女流後生小子而竟可悍然襲此崇號耶

即曰王之名號有德可居伶界大王原不必拘拘於年齡則試以品藝兩端論之

梅尙二氏果何如之人格乎記者不忍詳述亦不必詳述果此二人而可王者則伶界不將成爲兎國乎此誠伶界之巨恥奇羞伶界而果尙有人物焉其能奉此二人爲王否

至劉喜奎之歷史則談戲諸君更應知之審矣還陽草及張某之關係至今猶未脫離其品如此亦寧足雄長坤角耶

梅郎之藝唱工遜於陳德霖做工遜於王瑤青所以哄動一時者半由於綺年玉貌然而青春不常紅顏難駐月圓花好能幾何時伶界

之王又豈獨應以貌論至於小雲則甫能成技無非襲得曉華皮毛去道益遠安可夜郎自雄劉喜奎記者未嘗觀其戲姑從闕勿論然嘗聞其受業於任天知學新劇是其程度亦尚在未畢業之時期也可知據上所述則三人皆無可王之資格是伶界雖有大王亦斷斷不應屬之三人而况原無伶界大王之必要哉

菊選芻議

（小隱）

伶界之有大王自譚鑫培始譚集劇學之大成爲一代之偉人初非藉大王之名方見重於時也溯譚氏之稱王在民國元年膺新新舞臺之聘來滬時該臺主爲營業計特上大王徽號譚固未之許也嗣因風潮藉爲口實譚氏曾登報自請去銷大王字樣然自是南北莫不稱之爲王衆論所歸如水之赴壑雖欲遏止且有未能是譚氏之稱爲伶界大王爲人人中心之所公認吾國政界中有能如伶界之譚者則爭端固已早息矣予以爲王號加之於譚實非所宜蓋王之爲號僅代表一部分之首魁而已凡在此一部分中未有第二能及者卽可稱之爲王初不必有驚天動地之本領夫譚氏之在劇界文武崑亂無所不能鑼鼓絲竹六場皆通長庚之後一人而已長庚爲聖譚當不失爲亞聖例以孔顏亦當稱之爲賢又豈王號之足以示其爲尊崇乎是王號之加諸譚氏已有未當也

自譚氏物化後各評劇家於王位繼承問題爭相討論不但無聊已極實屬荒謬絕倫夫譚氏之有王號實本其藝術得來非必伶界必須有一大王也使今日伶界復有譚氏其人將見衆論所歸一致擁戴固不待著論立說從事研究設無其人各阿所私亦不過立門戶之見啓黨之爭而已故予以爲王位繼承無須討論開會選舉更可不必也

今者北京順天時報居然舉行菊部選舉以梅蘭芳爲伶界大王當選人主其事者爲某國人實開外人干涉吾國菊政之見端無論是否公允吾人誓不承認然彼既開端若不舉行選舉將無以示抵制且不有吾人選出之大王尤不足以明梅蘭芳爲非法選舉之伶界大王是在今日勢不容已雖欲不開選舉而有所不能也

選舉之勢不容已既如以上所云則對於選舉上應行研究之點甚多列舉於下

(一)是否仍用大王字樣抑另定合宜之名稱。

(二)各部(指文武生淨旦丑)分選抑係合選。

(三)備選資格應否加以限制。

(四)專重藝術抑或兼重品行。

(五)是否僅就舉行選舉區內伶人抑當并選各部伶人。

(六)此項選舉應否由有價值之報紙行之。

(七)此項選舉以何種人為有投票之資格及投票人是否應先由選舉而出。

(八)舉行選舉地點以何處為適宜。

既欲舉行選舉則對於選舉諸端不能不籌畫盡善上列八條實為最堪研究者今以所見略獻芻議。

大王字樣實不宜沿用而另定名稱亦似頗難合宜覩於現時伶人之懸牌不曰天下第一即曰蓋世無雙何不即本斯旨以定名稱庶將來牌子上所標之頭銜皆選舉得來其無此資格者即不敢妄為僭稱亦維持廉恥之一道也列首選者應名曰伶界第一人其餘以次類推。

今日伶界人才凋零特甚求一完全角色竟如鳳毛麟角欲得一人執伶界之牛耳自非學問淵博為同行所欽服藝術絕精又為社會所推重者不可即使合選尚恐才難若再分部擇舉似更難上加難且選出之人才程度必不能歸於一致而畸輕畸重尤似不易衡平是以應主張合選應選資格不能不加以限制。

(一)一門專精豪無缺憾。

(二)文武崑亂無所不能。

(三)講求韵學讀字無訛。

(四)作工身段並皆合度

凡有上列資格全部者無論坐科出身票友出身皆得應菊部之選舉

(一)習成一藝能戲無多者

(二)梆子二簧並習兼能者

(三)念飄字與切口者

(四)唱作偏重者

(五)雖已享名猶在學戲者

(六)派出江湖不由正軌者

(七)學無本源自開門徑者

(八)以色悅人而無眞實本領者

凡有上列資格之一者皆不得應菊部之選舉

菊部選舉爲觀戲者一方面提倡劇學獎勵藝術之舉動自當但就藝術上爲標準至於品行是否足以服衆作事是否能以秉公若北京昔之精忠廟會首今之正樂育化會之選舉方應注意及之但皆屬於伶界自治範圍既與藝術無關吾人又何必越俎代謀乎

近年以來各埠風氣大開除京津滬漢外有劇場之商埠正復不在少處選舉一事若埠自爲政僅爲矮子隊裏選將軍且伶人蹤跡無定今日在此埠明日又在彼埠勢非合各埠伶人爲一總選舉不可也

近年報紙多列菊評此種游戲事項若不藉報紙行之別無傳布之機關應由素有價值而菊評主任又爲評劇大家之報紙行之但須預定選舉法

此項選舉當然以各埠評劇家暨伶人票友爲有投票權然此中分子既雜程度亦至不齊實不可不加以取締應由舉行選舉之報館

先行延請劇學淵博宅心公正之人如溥西園陳彥衡輩為投票資格之審查就各埠之所謂評劇家察其平日著論立說是否有精當之處伶人亞友則眞宗派是否純正學問是否通達於中挑選若干人再由此若干人就平日嗜戲之程度較深者有五人以上之同意得公舉一人合上列四項人物開一投票人之選舉於中舉出四十人或五十人以得票多者為當選凡投票人選舉之當選者得有菊部選舉之投票權

京師為首善之區又為戲劇之產生地而上海乃南北交通之中心點又為京劇南來最先之埠舉行選舉地點自以京滬為適宜應由兩地同時并舉票數併為一處計算泯南北之界限免黨派之爭端庶足以昭大公南北報界主劇評者其有採及芻蕘者乎甚望起而行之不禁拭目以觀其盛也

優伶之人格問題

（秋星）

處此五濁世界道德掃地之時代人心已死更何人格之可言政潮齷齪政客卑鄙官吏喪其良心武人肆其妖氛彼大人先生皆如是更何責乎伶人然則伶人之人格可以不言乎曰不然彼肉食者鄙不足與言良知既失宜其冥頑不靈吾道不行於朝將以求諸野優伶固中流社會以下者也然其秉天性而不泯者似猶較勝於今之所謂上流社會人世風日下今昔不同余是以有感而論人格

戲劇者音樂的美術也伶人者業於戲劇之美術家也歐西各國之視優伶初無分等級其卑賤者目卑之耳我國之視伶人不啻類於倡伎而伶人之自視亦若分所應然既供其聲復獻其色更有進者則犧牲其肉身而不惜嗚呼頹風至此言之痛心吾不咎此無識之伶人吾獨咎彼自命宏獎風流之僞君子也考伶官之設實始於唐供奉宮中以娛君王之耳目非小民所得而聞見殆夫後世戲劇始見於民間然各執一業亦未嘗為人所輕視至清室末葉而伶風大壞士大夫之優游於京都者困於官箴不敢明目張膽狎伎張樂而飽暖思淫人之恆態乃假名風雅以男為女召伶人之業旦而韶秀者侍酒取樂彼伶人受此提倡習於女性有時亦逐送客留髡恬不為怪每出則傅粉施朱非男非女與娼妓爭妍奪寵然後像姑相公之名即為此輩之頭銜矣傳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此輩伶人豈生而

女性者蓋亦由所見所聞習與性成欲笑則露齒嫣然欲行則姍姍蓮步廉恥雖喪而非其咎也

伶人既現身於舞臺華裝錦服嬝娟不羣自較下臺時爲美婦女之好淫者靈犀一點瞬息可通彼伶人既未受教育就口之餐何樂而不受於是始而目成繼而交譚終而成野鴛鴦矣如是之事天下之大比比皆是不特此也今之新劇家冶容誨淫鈎引良家女子其罪惡史積案盈尺不可殫述雖其中不乏佳士然百難得一魚目混珠我將何從而辨故在今日言新劇束身自好者每每相顧目笑存之

嗚呼新劇之信用至於此極其誰之咎耶

坐是之故伶人之業至卑至賤伶人之品至鄙至醜而伶人之人格亦遂不可問矣道學自命者不屑與伶人語警世自命者以伶人醜史筆之書伶人自知其輕視於人也顏益厚勢益張飛揚跋扈無所忌憚蓋其初彼尙戀名不過暗中作惡未敢大張聲勢及其黑幕揭穿臉皮刮去反坦坦蕩蕩任心所欲自以爲伶人固應爾爾也當面辱罵不足恥也此其變性與官僚之變節無異官吏在昔舉凡納賄通弊皆諱莫如深及爲報界痛罵小說譏諷即亦堂皇取賂抹臉爭權廟堂之上內閣之中賣國定約絕不畏人笑罵蓋每人不過一層臉皮將此一層揭去即無事不可爲無事不可告人故余創一論欲救頹風首先養其廉恥即保存其一層臉皮而已

何以養其廉恥曰隱其惡揚其善或以古來梨園有氣節之伶人軼事編成書冊使之朝夕諷誦變化其氣質誅自命風流者之心而斥像姑警蜂蝶爲媒之事而除淫伶有官守者與評劇界共負其責人格之正其庶幾矣

藝與品絕然兩事余自來評劇擠品不言此篇亦存忠厚之意故未提及伶人之名姓改過勉善是在諸伶善自爲之矣

劍雲按秋星此作可謂慨乎言之惟鄙見宜進一步立論像姑之風自民國成立坤伶入京娼寮密佈已有起而代之者士大夫有妓可狎自當舍男就女苟非具有奇癖何至懷此特好矧伶人中之明禮者（如田際雲等）亦已陳請官廳嚴禁私寓以期永革頹風南人之抱斷袖癖尤不多見有之或俳優同輩與夫自命風雅之極力捧旦者耳今後祇須旦角自身尊重人格除演戲外不得有扭扭揑揑之舉動以雌性惑人則此風自可逐漸革除予所視爲隱憂者則多數狡猾如狐之淫伶專一勾引良家婦女誘惑青樓賤娼明目張胆恣不畏法殊足爲風俗人心之患其始不過暗中活動及見無人顧問則遂肆無忌憚諸葛武侯有言治亂民用峻法予意對

於此輩淫伶惟有暴其秘史揭之報章加以警告不聽則控之公堂下之牢獄提解回籍驅逐出境庶可懲一儆百蓋彼輩未受敎育原不識廉恥爲何物秋星之論不失君子忠厚之旨然煦煦爲仁近於姑息養奸敢以鄙見質之閱者（此篇可與拙作晚近新劇論第三節參觀）

告研究譚調者

（馬二先生）

天下之藝術與妙無盡有善學者有不善學者不善學者勿論已卽所謂善學者其間亦各有其度限度限之深淺不同要其最高者必不能窮藝術之至妙極美其最低者亦必有三數端能詣於精微之境也若不察乎此而以其高者爲無往不是且無往而不窮極神妙而其低者乃至無往而有是處此豈理之可通者吾請以此言爲一般譚迷告

今之譚迷有謂叫天無戲不能者（指生角戲）此言也雖有可疑要之譚氏所習之戲在近時伶人中比較的爲獨多則可信也若云無戲不能則試問生角戲究有若干齣說者能舉以詳示否如其不能也則所謂無戲不能之說豈非漫無憑證逞臆而談者

又有謂譚叫天無戲不精者此說亦吾人所可承認惟此精字之界限則須加限制有極精者有較精者若（空城計）（瓊林宴）（李陵碑）（戰太平）（連營寨）（洪羊洞）（賣馬）（打鼓罵曹）（桑園寄子）（打姪上墳）（天雷報）（捉放曹）（定軍山）等等可謂之極精他人演來萬萬不足與之抗衡

若其（文昭關）（取成都）（舉鼎觀畫）（硃砂痣）（法門寺）（上天臺）（七星燈）（探母）等戲則或遜於汪或遜於孫比較的雖有優於常伶之處不過其唱念二者之修養功深而已其全戲之精彩當然有不及汪孫二氏之處可斷言也

有盛稱其某年在都中曾一演（戰長沙）之關公者（此戲譚平時僅演黃忠）謂其唱法如何別致大刀如何精妙按關公戲本不宜多用腔譚若以其平日之腔調入之宜其別致至若大刀精妙彼本武生出身豈可以此驕鬚生哉（若不論應有與否而祗以能加武藝爲貴則楊四立之盜魂鈴能甩四只檯豈不壓倒譚叫天乎）且聞伶界前輩言演關公之戲其刀無舞弄之必要若近日之三麻子動輒舞刀之關公皆屬非是蓋如是則反覺其輕漂不足以狀武聖之威嚴也此說頗有理

不特此也以叫天之瘦削而抹紅臉扮關壯繆試一思之其狀豈能肖於萬一必以是戲爲佳在叫天則爲不善藏拙在譽之者亦未免阿其所好之甚也

民國二年譚來滬之新新舞臺乃至演(盜御馬)等戲卒以失敗夫豈其戲之不足觀要由于捧之者視爲神聖萬能無所不可遂至輕獻其二十年來所不常演之戲幾使喧傳絕域之盛名敗于垂暮之年盛名難居雖有實際要須善爲保持盈則招損又豈獨一伶人爲然哉

票友之研究

(馬二先生)

吾儕旦旦評劇談劇則不得不嚴票友與內行之分顧如何而爲票友如何而爲內行其資格上之界限如何是不可不研究者也作票友之研究

票友與內行第一之區別則在要錢與不要錢內行售藝爲生萬無不要錢之理故無論與戲園園主交情如何萬無不拿包銀之理無論對於票友交情如何萬無不收束修即肯教授之理會串堂戲亦然蓋純取營業主義不足責也若夫票友則不然無論演於舞臺或堂會萬無收受酬金之理其有崖岸稍峻者並茶水亦不肯受人供應必自帶茶具謂之茶水不沾故又曰淸客串淸之云者言其一無所沾染也豈惟一無沾染而已又必有種種耗費若自帶之場面(其客串之場面不在此例)梳頭者以及後臺各行執事者前臺檢場人戲中之零碎配角等等更必須各有酬犒故票友多擁有中人以上之產始能爲之窶人子固無此資格也

由此知票友資格較內行爲淸高蓋內行以演戲爲謀生喫飯之具而票友則以爲游戲之事然而人之在世斷不能無生計而專從事於游戲是以票友於演戲之外必別有其謀生之事業與技能於是乎票友之資格乃顯其難能而可貴

不特此也內行售藝爲生對於社會上無論何人不得不周旋盡力以此冀邀其靑顧爲之捧場內行話所謂唱戲是吃人緣飯也而票友則不然既不以此爲吃飯之具則人緣云者當然不足介意苟社會上無人歡迎其極端亦不過無人請教不能過戲癮而已然若樂於閉門演戲自唱而自聽之人又奈之何哉

更就藝術言之內行求眘爲心故處處須揣摹風氣而票友則可以不必我行我素古調自愛不求入時是以以梅郎之天生懸質不能不演不通之妻黨同惡報而溥西園之來滬乃非得北京之場面絕對不肯一登臺也

或謂溥西園之爲人好於演戲上拿架子不知非也曷觀於末次來申之譚鑫培乎鑫培在都之架子何嘗弱於溥西園而溥西園之於戲固純宗譚氏者顧鑫培乃能將就演於新舞臺而西園獨不可耶抑西園之戲乃反高出譚氏之上耶此無他票友與內行之資格不同故鑫培不能不遷就而西園乃獨能傲然逕行絕無商量之餘地也

由右之說可知票友而受人酬報則自汚其票友之資格票友而志在售藝則直是志趣卑陋彼其對於票友之解說尚未能分清也

若夫票友出身之伶人則既經售藝即入伶界是爲改業問題與名爲票友而陪受酬金者有異蓋曰票友出身即言其出身固爲票友而現時則業伶矣言外之意固甚分明也

票友學戲之程序

（馬二先生）

學戲之程序在伶界科班中自有其一定不易之成法若夫票友則往往擿埴冥行不得其門故作此篇爲未來者告蓋專就票友言不徒自炫爲識途之馬也

票友學戲以文戲爲多文戲以唱工爲主故唱工列第一唱工凡分五步

一、弔嗓子、　嗓子爲習唱之要素故無論其嗓子之好壞要必須經過一番鍛鍊而後其音乃能充分發達歷久不懈所謂鍛鍊者何即所謂弔嗓子是也旦旦拉胡琴高唱期月之後必有進步半載以來可期有成

二、習板眼、　弔嗓子非可任意胡唱者也同時必習板眼何者爲之眼何者爲原板而二六板也快板也皆須一一研究雖一說即可了然而欲求其脫口中節不失尺寸則非熟習不爲功斷非三數日中所可奏效者也

三、揣摩腔調、　腔調有長有短有簡有繁各就其嗓音之所宜而揣摩之或專攻一家或兼習數家今所謂某派某派云者皆就其嗓

音之所近而習其腔調者也

四、鍛鍊字音　凡習唱最難之一步即謂字音若咬字不眞即聽不出字音所謂有腔無字者是也若能將字音咬準則嗓音雖少遜亦必聽了十分淸楚內行所謂嘴裏須有勁也此層工夫最難做到

五、講究念頭　念頭者謂念白也念白之難數倍於唱雖無板眼之拘束而聲音高低須與唱時相合例如唱爲宮調則念白亦須用宮調之嗓音而頓挫抑揚亦有腔調且須用中州韻不能作土語故不曰說白而曰念白票友之能唱不善念白者十人而八九內行亦以此爲難能顧曲之方家或能鑒別其優劣若一般普通看戲者則不知於念白上注意也

次則爲做派凡分二步

一、扮相　扮相云者化裝之謂也化裝之法第一在審骨格何者宜生何者宜旦何者宜凈何者宜丑骨格相宜則扮成自然維妙維肖故有下臺時貌極不揚而一上裝即非常英挺美麗者無他骨格相配也如是者謂之扮相好第二則在用水紗水紗勒額便眉目變更位置厥法傳自長庚當時爲之語曰眉眼會搬家今則人人皆能矣勒水紗拉扮相關係極大臉之使長使圓額角之宜尖宜方皆由此定也第三則在描眉如何能威如何能媚美人之眉須起俏武士之眉宜分彩（按旦角之眉外梢常作尖形謂如是乃起俏而武生之眉牽多先向傍分而後乃上豎謂之分彩如此乃有煞氣）

二、身段　身段云者姿勢之謂也自揭臺簾以至入場一舉一動皆有一定之身段而出臺及打武戲時之亮相（凡於臺簾一揭後或武戲一場打畢後之一站謂之亮相）尤爲緊要若彈鬍子（凡以手將鬚向兩傍一拂使披其一綹於肩頭者謂之彈鬚子）抖袖（凡驚慌時或着氣時兩袖亂拂者謂之抖袖）起覇（紮靠戲出臺時之舞謂之起覇不紮靠戲亦間有用之者）踢腿轉身踹馬等等以及武戲中各種動作皆須一一研究其姿勢如何方好看如何方能使看客注意凡此皆身段上之事惟武戲之打法則曰把子而不曰身段僅亮相一事屬於身段耳

右列諸端既皆習之矣再進則爲經驗問題矣凡初登臺者苟其所學者深亦尙不至着慌然而必難於沉着必數次之後始能行所無

事合於自然也又凡初登臺於化裝之時間往往不能適當每急急於上裝不知苟爲時太早則額上久受水紗之勒必然痛苦登場時或受其影響故最妙於前一齣將畢之數分時前扮好即時出場則精神完聚不現懈怠之色矣

評戲感言

（馬二先生）

▲忠告青年學子

青年學子近多喜研究戲劇其結果有作劇評者有學演劇者夫劇者文學與音樂美術組合而成者也頗有研究之價值記者亦雅有此好而非敢同於一般道學先生之迂拘擯爲不正當之事業置諸嚴禁不許談論之列第就劇學之性質而論乃美術的文藝的音樂的縱然優美高尚而非我國現時社會切要之需蓋中國素稱文勝之國昔種其因今食其弊以之角逐於科學競爭之時代既相形而見絀矣故天產雖豐而製造無人開採無人我曹求學原以供現時之需要奈何舍其急而攻其緩學校中多造就一戲劇名家即國中少去一研究專門之實業人才統而計之全國學校若干則其所耗之人才不已多乎藉曰研究戲劇不過以供一時之遣興而非盡犧牲其他之學問是言也殆可謂爲全不知戲劇者也蓋戲劇之爲學雖其表面上若甚簡單而一經研究之下即可知其易學而難精他姑不論夫人之與人精力之強弱初不甚相懸也彼劉鴻聲余叔岩賈洪林李鑫甫之徒胡爲拚其半生之心血精力以學譚鑫培而終未之能企也抑豈特未之能企其所得殆不及十之四五焉然此數人者猶所謂學譚派之有成就者其學而又次於此數人或竟一無所得者更不知凡幾焉此儕皆專心鶩之絕不他及其難成就尚且如此而謂欲以求其他學問之餘力暇時研究有獲不亦戛戛乎其難哉記者直可斷爲必不可能之事也

閱者將以記者之言爲夸大而非事實乎則請就我所知而舉其例焉數年來滬上之名票友若成秋農唐靜庵者其聰明才力非甚鈍鴑者也其學戲之時亦嘗執贄於名伶之門而朝夕從之習一如童伶之就傳而其用心之專尤且過之焉乃其成績如何比之所謂劉鴻聲余叔岩者如何然而此二子者猶其不成就者以其曾搭班演戲有人請敎也至若歐陽予倩趙醉梅黃潤卿輩今皆儼然名伶矣

予倩之享名則得力於新劇中紅樓諸戲若專以舊戲論恐非吳彩霞之敵不過歌喉天賦爲人所難及試問今之青年學子能必人人有此歌喉乎若夫趙黃二人其成名之原因得力於戲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其體態輕盈善於描摹乃佔十之七八故其所學趙爲青衫兼花旦而黃則純粹花旦皆非青衣蓋不以唱見長耳若青年諸君甘心步此二人之後屢欲學爲女郎姿態以取悅夫臺下看客則記者復何言若其猶有絲毫男子氣也則雖日以鞭撻驅諸君而納之於戲學之中知諸君必且避之如或浼焉夫然則又何羨乎學哉

凡人皆有是非之心故戲臺下之看客卽彼衣短衣目不識丁之鄉里傭保亦必自有其一番見地所恨者此輩不能爲文故不能表見於報端以代評劇之資料耳夫盡人皆可看戲苟其能握筆爲文者便可據其一己之見以發爲議論此是游戲文字耳而不得謂之爲評戲蓋戲之爲物雖盡人可觀可聽而戲評則非盡人可作者以其必須於此中會加研究方能道得出其甘苦判得出其優劣也我看之好便捧之我看不好便毀之此是師心自用以之遣興自娛則可而不可公然佈之報端以混淆戲界之是非黑白也且評戲者必非拘於一地看過幾回大舞台新舞台第一台便可率發議論者前輩稱爲戲迷家者其平日顧曲之多伶界交遊之廣研究戲學之用心殫見洽聞較諸初問世之伶人遠高十倍凡同輩之顧曲者咸皆奉其言論以爲指南然此猶僅爲顧曲家而非必爲評戲家也評戲本非專門之事業然至少當必有上述顧曲家之資格而後始可勝任愉快蓋見聞不廣研究不精則必無往不成笑柄一孔之見驚詫必多此所以馮子和趙君玉王靈珠之流皆有人譽爲美人驚爲仙女也誠以音律既非所諳姿勢復少所比擬於是少年韶秀而扮旦角者乃皆能幻入彼輩之腦筋中而供其標黨刊集之資料矣青年學子性質未堅平日讀報喜看遊戲之文於是見景生情心不自禁乃搦管試爲一經披載興致益高不知其於戲評方面之搗亂猶小而於彼本身學業之阻礙乃甚大蓋人之精力初無二用耗於此者必荒於彼試思一生中青年光陰爲時幾何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豈便欲造成一評劇家而遂終世耶縱甘心自暴自棄然如自己家庭長上之期望何如中國國家之前途何此眞大可慮者也夫報紙而能得若干戲評投稿者豈非甚可歡迎之事然而爲省記者區區片刻之光陰而耗我若干青年同胞研究學問之晷刻此余之大不欲也抑亦爲我同業之大不欲也卽我青年同胞而試一回思之當亦啞然自失皤然自悔也而況復有因此啓文字之爭端煩惱怨尤一齊叢至爾時勢更難於中止則其害於身心者益不可復問矣嗚

呼往者已矣來者可追青年諸君有愛學戲評戲者乎其味余言

說捧角家

（秋星）

具堂堂六尺之軀持橫掃千軍之筆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立乃甘底首下心於一易弁而釵之旦角裙下吾誠不知其居心何在試爲之別進一解顧曲者約略可分爲四種重藝而輕色者爲上徵歌兼選色者次之講藝而闘色者近於僞貪色而棄藝者斯爲下矣上二者中庸之道無偏無倚下二者各趨極端吾皆不取夫色之義大矣生有生之色丑有丑之色淨有淨之色旦有旦之色譚英秀扮相清癯雙目蓄神此譚之色也梅畹華化粧精到丰神秀媚此梅之色也其餘他種角色苟畫臉不精色卽減藝亦因之而減故色與藝若唇齒之相輔不可須臾離此就色之廣義言也陋者不察自以爲道德高尚眼界遠闊而不知色之眞義吾故曰此等人不惟僞且近於妄也至末一種則其見尤卑所知尤下彼等眼中之色非我之所謂色乃僅僅限於旦角臉子之色也所研究者爲眼波如何蕩腰肢如何瘦耳彼等具此卓陋之思想藏之胸中則亦已矣乃必揚之於報端公之於大衆勢不令人嘔不止且夫天下之大伶之美者亦不止一二苟他日見其尤美者不將反己之矛攻己之盾耶吾嘗譽黃潤卿矣潤卿做工細膩技藝嫻熟雖有微玷乃其工夫未到處然較之今日畹華當然減色可無疑義蓋色與藝皆不及故也今有人喪心病狂謂王靈珠爲超峯極頂可以稱王稱聖彼蓋不顧人之齒冷也

黨之爲禍自古皆然歐陽永叔言小人無黨惟君子始有黨此特有感而言耳近年中國政潮激烈黨派傾軋光怪陸離不可捉摸識者謂此卽亡國之端不謂區區評劇界亦有所謂黨派者夫尋聲究律揚善貶惡決非一朝一夕之功所得振筆直書者必也見廣識遠胸具定見而無成見然後秉董狐之筆定一時之論技高藝佳者譽之濫竽充數者恕之妄自尊大者斥之劣行者訓戒之年幼者獎掖之如是其評論始有價値若夫迷於某旦之色卽欲爲之效忠矢貞者其心不可測其言亦復不可恃蓋捧角家苟見更美之旦必將移其譽此以譽彼昔日之黨散而異日之黨成矣譬之賈黨馮黨曩者叫囂一時今且變爲趙黨黃黨王黨論調則一所捧者已異政界之小人惟利是往評劇界之小人惟色是趨黨而可易雖謂之無黨可也陳德霖在當年盛時亦無所謂黨至今日頭童齒豁白顛作紅粉裝而稱道之者不衰君子有黨於茲益信

戲劇潮流

（芳塵）

▲最近之變遷

▲未來之趨勢

近代戲劇約可別為二種一曰崑劇一曰京劇崑腔曲譜或云出自崑山魏良輔後盛行於蘇由南而北自洪楊亂後崑劇漸衰惟弋腔尚存不久亦廢於是京劇（即徽調）乘機而起故弋腔實為崑劇與京劇之過渡前清末葉王公貴卿與夫販夫走卒皆酷好皮簧是為京劇鼎盛之際至於今日老伶工多半逝世後起之秀雖不乏人然先輩典型已不復能見蓋亦京劇秋老黃花之候也民國二年時新劇蹶起於滬濱先時新劇屢蹶屢敗新舞臺好編新劇重尚說白頗受時人歡迎故新舞臺之新劇實為京劇與新劇之過渡然新劇雖曾稱雄一時其範圍祇限於長江流域今勢力日弱恐難以久恃其能受社會之信用者惟京劇耳余嘗以劇喻文則崑似駢體而京類古文崑劇如六朝文字之華麗京劇則如唐宋文字之蒼老致於今之新劇不過如晚近報紙中新流行之筆墨耳蓋新劇純為一種說白的戲劇故新劇有戲而無曲（無韵為戲有韵為曲傳寄亦曲之一也）余意說白之戲全視劇情若情節則淡然無味而欲至以說白博觀者之讚美為事亦至難且一劇而徒恃情節其在觀者方面固可一而不可再者也京戲為有韵的脚本晚近最流行之戲如空城計李陵碑等時下伶人雖百演之人或未必厭聽此種京劇固毫無情節可言然有歌有白自有研究之價值因是京戲有引人入勝之魔力即崑劇亦然若新劇則有白而無歌故人或一觀即棄之客歲周子劍雲增作晚近新劇論其於新劇失敗之原因已詳述之然余意新劇之有白無歌亦未始非失敗之大原因質之劍雲以為然否或云西洋近代盛行白話劇無韵劇本視為最高尚之文學然吾人須知中西文學之異點而戲劇則絕然不同故今日我國戲劇萬不能與西洋劇同日而語故在中國而提倡白話新劇實與今人之提倡白話文學同其事至難也近年崑弋復興於燕市伶人趨之若鶩聞梅蘭芳輩研究頗力美國文學博士惠斯琴先生去年曾屢觀廣興園之崑劇且譽為中國之國粹而國立北京大學亦聘吳瞿安先生教授凡此種種現象度崑劇或有再興之一日總之崑劇也京

劇也若默守成法而不知改良就進化之理言之將來皆當處於失敗地位夫今日盛行之京劇原非盡善盡美不過新劇既無推翻京劇之能力則京劇當然存在故余以爲將來必另有一種新劇起而代今日之新劇於是今日之京劇亦歸于淘汰僅留爲戲曲史上之一紀念而已或問將來之新劇若何則我人不可不就已處失敗地位之崑劇與新劇硏究之其最要之問題則何者爲其缺點也蓋缺點爲失敗之因改良之方法不過去其缺點存其優點而已新劇之缺點上文已言之矣今試言崑劇其主要之缺點則脚本之過於深奧也夫戲劇爲通俗敎育若深奧之崑劇脚本雖足以引起觀者文學的興味然一般不學之人且瞠目不解於是相率棄之故新劇之徒恃說白與崑劇之過於深奧皆足以自滅一言以括之曰中國而倡純粹白話（指新劇）或文學（指崑劇）的脚本今皆非其時也故余知將來之新劇必爲一種歌白並用婦孺易解之脚本耳或有詰難者曰子所謂將來之新劇其何異於今日之京劇乎余謂今日京劇之所以不敗者亦恃有歌白並用之脚本與婦孺易解之作用耳故進言之欲造成將來之新劇必先由改良京劇着手一方面須打破新舊之觀念而熔於一爐刪其劣點揀其精華則其作用將偉大而無比庶幾於中國戲劇界開一新紀元余將獻花以祝矣

崑弋辨

（半狂）

皮黃既興崑弋遂衰降至今日懷古者莫不嘆雅樂之替俗樂之盛而以崑弋爲皮黃之相對名詞常人之見多以爲崑弋雅而皮黃俗實則此語殊欠斟酌崑弋固萬不可同語也崑曲曲高和寡實具文藝價值亦屬中華國粹近年國粹喪失文風不振雅樂自不克爲俗子奏此崑曲之所以日衰也於是自命知音者奔走相顧蹙額相謂曰崑曲日替反競尙靡靡之音（指皮黃）大可慨焉吁嘻崑曲之不能盛事勢爲之時運爲之亦衰亂之徵非昇平之象也今者北地崑曲忽焉大盛天樂園中賓座常滿好崑曲者莫不興高采烈以爲崑曲必可復興矣京報某君獨以爲非好現象指爲回光反照是亦有遠見也夫俗伶傖夫焉能明崑曲之精妙四聲五音不辨終不能入耳可聽昔日演南曲者半多通人北曲已稍遜今則精妙之崑曲祇能得之於宿儒名士之口矣韓世昌年未及壯實不過嗓音模樣博人憐愛豈眞有高超之造詣哉我故謂某君之言不爲無見而崑曲實難能可貴也而弋腔則否崑之與弋斷不可同日而語而談劇家

輒引崑弋並稱所以然者蓋因崑弋同用笛不用弦索而昔時北曲園中每雜弋腔(南曲園中不雜弋腔)崑曲衰曲腔亦敗因其有此相關之處故談劇懷古者輒引爲同調且有以崑弋爲並雅者實爲大誤崑弋二者雅俗之剖不啻霄壤崑弋之艱深有非筆墨所能述者一字一腔不可稍越工尺不可稍乖讀聲較皮黃爲難尋常皮黃每種之腔調大略相同崑曲則不然每一曲牌有一曲牌之工尺一曲牌之唱法不可以一概衆故欲從事崑曲非習熟數百闋參透數百調不可此崑曲之所以難能也且崑曲之詞意字眼均極深奧非精於詞曲不能了解而南曲尤多雅詞綺語北曲稍爲通俗但均非積學之士不能洞悉也如不解其詞意唱時高下疾徐雖有一定工尺亦不能得心應口將詞中深意自然流露登台演唱表情更不能周至此所以昔日崑劇園中罕見精到之表情也表情既難乃不得不濟以極繁之身段崑曲之身段其繁殆什倍於京劇一舉一動皆有精細之規律然身段雖習至毫厘無誤而曲中意義茫然眉目間無戲容不不足達曲中之意活似機械的而仍不能達精湛妙造之境每見串演崑曲者必先參透曲中之意然後有身段則事半功倍知某字身段如何某字神情如何登臺成績自然優於科班子弟誠哉崑曲之深邃也皮黃之字多淺俗普通伶人略通文義卽能通曉然猶有面無戲容者於此更可見崑曲之所以難習難精惟其難故習之者日少而明此者亦日鮮此崑曲之所以不能振興也若弋腔則不然雖一一笛橫吹而音節之簡單且不如皮黃遠甚遑論乎崑曲當崑曲盛時絕無弋腔混雜其間意必北地崑劇園因崑曲之不易通俗乃於前數齣嘗以弋腔蓋能崑曲者必不願聆弋腔而班中人習弋腔亦較崑曲爲易南方則無之後明崑曲者日鮮皮黃奏腔日與不明崑曲者因皮黃淺易紛趨於彼崑曲乃衰弋腔介於兩大之間終無揚眉吐氣之一日也降至今日顧曲者因弋腔太簡乏味更輒有聽之者人因其衰况同於崑曲且會附屬崑劇園中輒相提並論是烏可哉須知崑曲之零替病在艱深弋腔之不振病在平易兩者之元素不同兩者之格律絕異敢就所知爲之辨正如此

論今後之汪派

（鐵仙）

居今日靡音盛行之秋求一雄勁厚實沉着不浮之聲調足以起衰振微而繼伶聖衣缽於不墜者其爲汪派乎桂芬承長庚之緒餘確

守師承盛名鼎鼎十餘年前與譚孫鼎足稱雄有不可一世之概蓋其音節高古魄力沉雄聲洪實大卓絕羣倫如行文然氣充詞沛浩瀚磅礴之筆而有韓子如聽潮然波濤洶湧奔騰砰湃之聲而見錢塘如鳴聲然儼然黃鐘大呂不同凡響如行軍然儼然步伐嚴肅金鐵皆鳴工力之深厚技術之超卓徵特餘子難望其項背卽孫譚當日亦嘗自歎弗如也

惟是汪派在今日勢力薄弱遠非譚派之比孫派雖不如昔日之盛而較汪派要屬彼善於此予考今之學譚孫者叔岩右宸俊卿溥齋小寶鐵庵諸人皆爲譚派健將在伶界多佔重要位置迄今幾乎無人不奉譚氏爲圭臬不以譚調爲師承此蓋若翟表章提倡之功也智儂克亭蔭棠諸人（按蔭棠爲奎派）皆有發展孫派之能力其受世歡迎雖較譚派稍遜消遙津硃砂痣三娘教子等劇則勿論何伶莫不持老孫之調爲惟一規範汪派則不然慨自大頭物化汪調幾成絕響至今克傳衣缽能延一綫餘響者鳳卿一人而已人才之衰弱卽爲勢力棉薄之表現今人尙新聲喜新調順流所向樂風不變世惟知有馬前潑水之汪笑儂三斬一探之劉鴻聲而轟轟烈烈之城都昭關遂不足爲世人推重矣

雖然余竊有說物極而反盛極而衰此天演之公例默察今日現象作未來推測蓋聲調之變遷每隨時代爲轉移古今所尙不能強同邇來戲劇進化學戲之人物日益多聲調之變革亦日益繁演劇者之殫竭日益深聆劇者之程度遂日益高油腔滑調已受南北兩面之淘汰不容佔伶界一席地卽彼柔聲靡調間亦不免有冷靜淡薄致令人厭倦思睡者長此以往斯不至與近代漢劇日形退化不止此予所以極抱悲觀而不能已於言者也譚氏聲調專以神韻淡雅勝似脆而實健易學而難精此卽其戛戛獨造難能可貴處近代摹譚音者不乏其人大都一知半解敷衍從事咬字行腔之妙不得專以柔音媚調取悅於人所謂棄神髓襲皮毛洵非誣語如此數十載當必每況愈下寖假而劇中皮毛亦相差累黍矣矧老譚之享盛名在乎文武崑亂俱臻上乘今日能具如此工力者誰歟卽如余羅王貴輩素以譚派鉅子自命試問除描摹唱做外亦有兼此數長之能力否嗚呼譚派之難也如是後世焉有繼其嗣響爲世所宗仰也耶他若菊仙一派縱橫奇奧迥不猶人論文者比之老莊荀韓睥睨一世良非虛語然而龐雜不純重唱略做其疵病不能爲菊仙諱也況此派在今日已成過渡時期若欲使後起者如孫當日執伶界牛耳此誠難乎其難蓋孫以大刀闊斧之喉發爲波譎雲詭之音試問學

者果從何入手又何能與菊仙聲調酷似脫令學到化境在個人固可博一時倖名而傳諸子弟更豈能强其具有菊仙之嗓與夫菊仙之工力乎此予所以識孫譚兩派之不能持久也

今者老譚既歿繼承王位者已罕有其人菊仙老去間一登場而叫座能力大非昔比此殆暮氣方深之候庸能起而與一般後起者相角逐準此則推孫譚派之將來殊難有左右伶界之勢此亦時會變遷所致若欲趁此時機恢復長庚舊音爲將來梨園稍存正氣則舍汪桂芬派其誰與歸

汪氏工力彌滿沉着深厚爲孫譚之所弗及使天假以年則今日寧有譚孫劉汪稱雄之地不過近人之迷譚孫汪劉亦是一種天然階級越此階級則將來殊不敢逆料蓋喜新厭故爲吾國人公共所有之特性今日得一新劇則羣起而習之明日得一新腔而羣起而效之故一時有一時之新劇一時有一時之新腔敎子賣馬風行一時此一時期也三斬一碰風行一時此又一時期也獨木關請宋靈逍遙津風波亭風行一時此一時期也葬花奔月潑水哭廟風行一時此又一時期也觀者眼光時有所向則演者聲調即時有所趨戲劇之關於時會如此

方今顧曲周郎頗以內行自况揆諸本能實其顧曲程度大勝曩昔久研此道者勿論矣即稍諳皮簧者流亦莫不喜沉實而不喜浮華喜老練而不喜新巧循序以進則將來劇運宏開時伶代謝有能起而受社會歡迎毅然爲菊部主人翁者謂非桂芬一派吾不敢信使今日一般學汪之儔着實摩練精心研究將桂芬鍊音運氣咬字引腔之妙刻意描摹則異日獻諸舞臺自然不同凡響彼近代流行之時髦派將不免相形見絀淘汰消滅於無形矣

抑有不能不商榷者汪戲拿手當年殊不多覯卽鳳卿所演亦不過拘守成法寥寥無幾爲異日計莫如取譚劉所長之劇推廣排演以資彌補其有用激憤悲壯發揚蹈厲之音者但須準以戲情合乎劇理一以鼻音丹田音腦後音出之則庶乎觸類旁通足以發揮光大謂非斯派之中興功臣乎

吾爲此論吾於汪調非有所阿好察今日劇界變遷之大勢深懼皮簧日趨於下故不能不値靡音盛行之時而於工力彌滿沉着深厚

之聲調竭誠盡力有所主張耳評劇諸公當不河漢斯言

今後譚派之趨勢

（馬二先生）

十數年來譚派之聲調做派風靡海內唱鬚生揭譚派二字以爲標幟者曷可勝紀然而能得其眞實本領者誰耶死者勿論就其存在者言之小余三勝乎倒倉之後已成一蹶之勢近雖喧稱已能登臺而久病之後其能持久與否猶未可知劉鴻昇乎肢體不全豈得目爲全才即以腔調而論亦失之太野王又宸乎微弱已甚身段上之程度亦相差甚遠武工更不必論貴俊卿乎塲中之後益以油滑他若孟小如孟溥齋之流更不必論

是故學譚者雖一時羣英並起而其結果乃無一完全學成者則嗜譚者必不能滿意可知而他人苟有別闢蹊逕足以聳動一時者其勢力之所至必將取譚派之聲望而代之吾爲此說非徒然也蓋有其徵焉

其一劉鴻聲當淸末以嗓音尖亮特起蒼頭方其初紅之時竟有詫爲不在鑫培以下者然其聲調固明明胎諸譚氏者也其臺容做工固明明肢體不完者也徒以譚氏健在老於顧曲者又從其字眼神味中細辨而比較之然後知譚雅而劉俗譚純而劉駁假令劉氏至今譚死而始露其所長未必遂無人焉奉之爲譚鑫培之繼位者也

其二社會心理日趨靡曼戲劇中角色浸假有旦重於生之趨勢上海勿論已小子和趙君玉久爲舞臺之柱石卽在北京近今梅郎之身價又豈在老譚之下且老譚之所以爲老譚其佳處惟嗜戲之方家知之其他特震其名而附和云爾若梅郎之妙則有目共賞無論嗜戲與否故其勢方發展之遠迴非譚氏可比三年來已有蒸蒸日上之勢則他年又安能限其不取譚氏之地位而代之也

由此證之可知譚氏卽不死其地位勢力已難固守况其旣逝譚氏本身旣然如此則學譚者又安能久庇於其大纛之下而不爲其他所搖動耶是故以記者之眼光衡之譚派之將來趨勢必日就衰落不爲新派（此時尙未出現者）之勢力所掩必爲旦角之勢力所吞沒其全盛時代當以淸末迄死時爲最耳

汪譚演劇之比較

（天受）

譚英秀爲近代文武崑亂全才亦絕後之人物也馮君小隱尊之有道予亦譚迷自譚故後久已絕足劇場無可聽僅可談而譚亦唯譚可譚茲與汪派各劇一比較之其優劣立見是否有當不暇計矣

(硃砂痣)第一場正板二黃老譚三眼到底由慢轉快極紆徐閒逸之致汪則兩句三眼後卽改原板未免直率無味第二場譚係閱書上瀟灑出塵隨意唱四句搖板汪則持扇上唱一長段原板而(施禮還答)一句使一長腔令吳氏夫婦長跪多時殊不近情老譚故足貴也

(洪羊洞)此戲本爲老譚絕唱而汪亦演之蓋不自量此劇爲衰派戲須力摹病時狀態而汪則氣壯聲洪愈唱愈高又於(自那日)一段作慢三眼到底故不如譚

(文昭關)此劇爲汪之拿手戲殊不知譚亦善演以予所見實較勝於汪五更詞減少而行腔則無一雷同非若汪之詞長而重腔多搖板譚亦出奇制勝惟此劇以汪得名爲早世遂無知譚者

(戰長沙)此劇爲譚汪合璧好戲汪飾關公蓋其嗓音合也譚扮黃忠亦以身分合也有時譚自取關公上場格外使勁聲調亦不亞於汪蓋英秀無論去何角均成絕調非若汪之僅能兼唱老旦也

(戰太平)此劇爲武老生劇譚氏曾享盛名第二場快板老譚唱此數段抑揚抗墜均有餘韻汪則全走高音(捨不得我的兒兩分離)一句譚氏婉轉曲折全係低音離別之悲曲曲傳出汪則除高亢無他長西皮原板一段譚如急風驟雨既快且促而字句分明一氣呵成接快板字字悲切汪則首尾一律千歲爺一段快板尤非汪氏所能勝任

(羣英會)此劇汪譚常合演之汪去孔明譚飾魯肅孔明一角唱工甚少做工無多汪氏獨演亦扮魯肅做派念白均不及譚緣缺乏文雅靜穆氣故格格不入也

(罵曹)老譚出場只唱四句原板汪則加多擊鼓一場非汪所能譚氏堪以獨絕快板譚氏詞多而腔各不同汪仍老調平淡無奇

(捉放)此爲汪譚名劇汪於西皮幾段別有風味宿店二黃則老譚較勝

劍雲按天受君於譚調揣摹已深確有所得此篇對譚推崇備至不愧譚迷本色惟其爲癖所迷故持論乃落門戶之見遂近於偏要之汪譚孫三氏咸爲長庚高足光昌博大自成一家伶界角逐垂三十年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未可執一以概其餘汪以音勝譚以韻勝孫以氣勝嗜譚者以譚較汪孫爲佳嗜孫者以孫較汪譚爲佳嗜汪者何嘗不可以汪較譚孫爲佳似此聚訟必無寧日折衷而論自以孫氏少弱以其略於白忽於做也即如此篇所述戰太平打鼓罵曹雖以譚氏爲優文昭關戰長沙斷非譚氏可及天受君竟一筆抹煞劍雲愚陋期期以爲不可爰以鄙意質之天受並以就正閱者

論聲音韵之辯

（樗瘦）

銜口而出者謂之聲發自丹田而盤旋於唇間者謂之音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謂之韵暗嗚叱咤梁塵欲墮聲之宏也若夫洋洋盈耳瀏瀏移人餘音繞梁三百不散則音韻爲之而非探喉發響者所能望其項背故音韻也者譬之詩家則所謂返虛入渾積健爲雄是也譬之畫家則所謂頰上添毫翩翩欲活是也譬之安弦操縵則所謂手揮五絃目送鴻飛是也有聲無音如蛙鳴閣閣犬吠嘷嘷徒聒人耳而已有音無韻則趨入慣以拖腔取巧一途其弊必至於油腔滑調惟以神韻取勝者調不嫌其高嚮必求其逸一唱三歎之餘能使聽者心領神會一曲雖終猶若醰乎其有味此種造詣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在歌者神明於規矩之外焉耳余於音律素鮮研究以上所述大半作客異鄉挑燈閒話耳食之談不足據爲典要惟涉足歌場素持僻論謂聽關西大漢銅琵鐵板高唱大江東去不若二八女郎在紅氍毺上歌柳學士曉風殘月一闋令人之意也消以前說證之亦頗覺審音之宜取神韻而不第以發聲宏亮遂爲上乘之說未可厚非也

論南北聲音之異

（樗瘦）

北音無入聲如六讀爲溜音綠讀爲盧音吃讀爲此音福讀爲副音不得爲音之正也然既唱京調則咬字必照北音若南音黃王不分吳何不分讀鬼如舉讀水如始讀大如渡讀二如吏亦不得爲音之正也然既唱崑腔則吐字必照南音設使唱京劇洪羊洞自那日之日字照南音出口唱崑腔思凡燒香換水之水字照北音出口則不覺貼妥此關乎自然之節湊不容勉強者也道其所當然則凡咬字

眞者致曲之時決不肯稍涉含混若道其所以然則關乎地勢之燥濕人性之剛柔與夫天氣之陰陽風俗之尙强尙弱律呂雖同而聲音則異聲音既異而字眼遂殊以愚意妄爲論斷北音以剛勁激烈爲上南音以紆徐柔婉爲工故京調咬字專取乾脆斬截凡字之涉於柔緩者以乾脆出之而音變矣崑曲吐字則反是更趨而南則音又變音變而調乃不同臺上鑼鼓絃索亦種種不同川之高腔假如四句唱詞台上角色唱三句有半餘半句則場面接腔滿台一聲若秧歌然滇調則場面不接腔亦七字一句與漢調大同小異廣調則尾音嘽以長較之山陝梆子專尙餘音繚繞可謂異曲同工矣戊申過越南在東京聽安南班戲唱口說白一字不懂觀所演情節似係陣前產狄龍狄虎故事飾公主者皮膚白皙有似中國伶人特開口唱時滿嘴黑齒殊不雅觀唱詞亦七字一句較之廣調一徐一疾似覺音節不同耳以上所述半是耳食之談半爲顧曲所得拉雜書之不値識者一哂也

黃潤卿與天女散花

（劍雲）

自梅蘭芳創古裝新劇爲伶界別開蹊徑高雅華貴感動國人之審美觀念踵而效之者紛紛以起都中吾無所知在南則有歐陽予倩之西施滅吳(此劇曾演於杭)寶蟾送酒晴雯補裘饅頭庵趙醉梅之驪姬審申生趙君玉之黛玉焚稿王靈珠之白牡丹戊午黃潤卿南下又取梅氏之千金一笑天女散花兩劇演之遂引起評劇者贊成與反對兩派茲且由藝事問題而入於法律談判吾固屬於贊成者不能無一言表示意見也

從藝事方面言黃潤卿資聰質慧佳麗天成初問業於三寶瑤卿之門又知其材接近蘭芳細心體會不期然而同化於梅氏京人遂有梅毒黃病之喻則知黃之色藝縱不足爲梅之敵亦足爲梅之副今梅氏以天女散花一劇蜚聲於北南人之想望丰采者不可勝數蘭芳既一時不克南下潤卿適居滬瀆爲園主營業計爲自身名譽計爲看客心理計排而演之於情於理兩無所怍吾人固認潤卿色藝遜於梅氏者然亦僅不如梅耳較之其他諸伶終未遑多讓使蘭芳已蒞滬潤卿敢於同時同地同排此劇則在潤卿爲不自量力不知護醫明知其藝不如人必欲與人一較短長尤爲不智今潤卿之演天花散花地非北京乃上海也必待蘭芳無意南下始敢啓演非掠

人之美慰滬人之望也安見其絕對不可演此劇更無所謂不道德潤卿已兩度演天女散花研究有素未嘗褻瀆名劇徵之輿論又多贊其聲容技藝之不可及今之反對者於梅於黃兩無所見既不從比較上判其優劣乃竟一筆武斷曰猥褻曰胡鬧吾不知何所見而云然如此立論果足以動閱者之目而服演者之心耶

梅蘭芳爲近代後起花衫第一人同藝諸角無一足與頡頏不佞持此見迄未少變黃潤卿頗足爲蘭芳留一小影梅既不來得黃亦足止渴試以紅樓人物喻梅黃則蘭芳可爲黛玉潤卿不失爲晴雯晴雯之視黛玉不過相差一肩耳讀紅樓夢愛黛玉未有不愛晴雯者吾人觀劇祇能以藝術取才初不必標榜門戶因人而異今之反對者對梅則五體投地對黃則極端排斥苟非以黨員自範何致若此嗚呼黨毒之中於人心深矣舉世滔滔安得百千萬億超然無黨者與之主張公道哉

或謂今之反對黃潤卿演天女散花者以蘭芳似天女而潤卿不似天女也不似天女故爲蹧蹋名劇不知天女不過文人意想幻覺中之一名詞誰則親眼見之既未親睹則天女之貌究竟何若誰則可以假定幻覺萬變至無定形各人腦海中皆有一天女在烏知誰似誰不似茲姑退一步承認蘭芳似天女然蘭芳未演天女散花以前曾演嫦娥奔月黛玉葬花諸劇當時見者亦嘗稱其足以爲嫦娥黛玉傳狀實則嫦娥黛玉之貌究竟何若終亦無人邂逅一次仍不過成爲各人意想中之嫦娥黛玉耳茲姑再退一步承認蘭芳似嫦娥黛玉而嫦娥不似黛玉黛玉不似天女天女又不似嫦娥蘭芳之貌究竟似嫦娥耶似黛玉耶似天女耶三者不可得兼似其一必悖其二非徒不能禁人不演反致自絕其演劇生路照此拘泥天下尚有可演之劇哉

或又謂今之反對者以黃潤卿無演天女散花資格也無資格故不可演名劇是又不然凡人孰不從無資格中來譬如欲學爲吏必先明治理使其人於官場趨承應對之禮節習之極熟而於國勢民情茫無所知則雖官架十足終必誤盡蒼生又何貴有此資格反之其人心懷報國才具不凡則雖不諳官場禮節亦必特加拔擢使肩大任吾人評優亦祇須察其有否演某劇之程度不必問其有否演某劇之資格倘必堅執前清官僚資格限人之成見則人才之埋沒者多矣無名英雄安有出頭之日耶湯雙鳳資格極老試問可否演天女散花黃潤卿雖非伶界世家固曾與蘭芳同受教於德琳瑤卿者二人同爲花衫（蘭芳非純粹青衫潤卿非純粹花旦細辨即知）同

一青年麗質胡不可同演一派之劇矧潤卿在京即紅非至滬始邀時譽者即以資格論亦未足以難潤卿也
天之生才不易人之成名極難大凡一藝之立非伊朝夕之功苟欲自成一派尤須賴有傳人汪譚孫爲鬚生三派今唯譚氏勢力最偉以學譚者較汪孫兩派多也試問譚派鬚生王又宸貴俊卿羅小寶孟小茹等所常演之空城計碰碑賣馬捉放諸劇有一非譚氏絕作否有一眞能十分似譚否然而顧曲家未嘗否認其爲譚派亦未主張禁演譚劇使果有此謬妄主張則譚調已不能成派譚派已不絕如縷何能收梨園票界多數崇奉之效果蘭芳年方弱冠聲勢半天下儼然爲近代花衫之盟主固由其色藝過人享名有自然苟不得才質類似蘭芳者傳佈播揚推之及遠則梅派又何能成立使嗜梅者堅抱門羅主義不容人窺其門閾則梅氏一死梅戲亦隨之而絕非蘭芳之幸也是故黃潤卿之演天女散花無損於梅有益於梅即他日梅派人物尙小雲趙醉梅等欲演蘭芳之劇但須適合身份不背戲情亦無不可極端排斥期期以爲不當

就法律方面言今之反對者根據日本法律之有興行權亦主張梅氏之天女散花有絕對的演唱權以是不容黃潤卿復演而謂可以法律干涉之不知中國與日本情勢兩歧不能相提並論而兩國之演藝界尤絕然不同不能謂日本有興行權中國亦應有演唱權猶之日本人多着木屐不能謂中國人亦應去履以着木屐蓋凡事須察其適不適不宜觀其有不有況乎民國法律素無此條法律所未規定者當然不生效力如曰中國劇界不妨有興行權然司法部既未議決政府又未公佈梅氏亦未陳請立案終不發生效力今姑退步承認天女散花一劇可以有興行權然編天女散花者乃齊如山李釋戡兩君非梅蘭芳也齊李兩君是否以此劇贈諸梅氏尙未明白宣布則此劇一日不歸梅氏所有即興行權理當屬之齊李兩君齊李兩君一日不爲保護興行權之宣言即不能禁人之不演必非梅氏個人所得而私今齊李兩君未嘗有保護興行權之宣言也梅蘭芳未嘗有禁人不演之主張也黃潤卿之演天女散花非潦草塞責寶謹愼從事也非與蘭芳同時比賽因滬地無人始敢排演也然則反對者責以不道德斥以胡鬧甚至帶上法官面具擺出律師架子倡言提起訴訟加以干涉按諸情理我終覺其未當總之黃潤卿演天女散花謂其不如梅則可謂其絕對不能演則不可即欲援引日本興行權以作護符而是否可行於中國之劇界猶在討論之中非一二人私見所可決施之於天女散花固已無及矣

論黃潤卿之演天女散花

（小隱）

黃潤卿演天女散花海上嗜梅者方望梅而止渴都下捧梅者乃羣起而相攻評劇家猶據藝術以資評騭某名士且引法理而爲論衡予於梅旣非所嗜於黃亦不贊成雖戲曲尙略有所知而法理則毫無所聞惟就藝術上法理上對于黃潤卿之絕對不能演天女散花皆有所疑問特表而出之願與各評劇家一商榷之

一、藝術、　黃潤卿之聲容藝術遜於梅氏自不待言但遜至如何程度此則大堪研究梅黃演天女散花只有優劣上之比較的問題不能直斥黃氏爲無此資格也卽如玉堂春虹霓關皆爲余紫雲之絕作梅技何敢望紫雲然則梅氏亦無演玉堂春虹霓關之資格乎黃演天女散花謂其不如梅則可謂其爲胡鬧則不可譚鑫培在劇界罕與倫匹碰碑賣馬空城計連營寨等戲皆其快心之作風靡一時爭相唱演試問果能如譚乎不能如譚卽斥爲無此資格責其不應掠美吾恐今日劇界且無唱老生者矣

一、法理、　某名士謂日本有興行權譯意爲演唱權以黃演天女散花爲侵梅之權利與之訴訟亦有理由云云吾國舊戲追源溯流在昔日必各有編演之人卽各有其興行權若云經本人表示任人演唱以吾國伶界之珍秘居奇必無是理今如某名士言梅以天女散花之有興行權遂不准他人效顰如繆子言他人擅場之戲掠爲己有爲不道德則梅氏所唱除散花葬花奔月等數折之外其他各劇莫不各有其興行權在亦莫不各有其擅場之人在梅氏又何得侵害他人之權利而有此不道德之行爲乎嗚呼汪笑儂親自編排之哭祖廟爛柯山等戲滬伶唱得落花流水未聞有代笑儂爭權利者名士畢竟不如美人世風如此堪爲浩歎也

黃潤卿演天女散花傍人門戶叨人餘光予方謂其自貶身價蓋有潤卿之色藝原可自編戲曲又何必甘步後塵拾人餘唾耶不謂梅黨人物于黃之演天女散花大肆攻擊致勞某名士以法學上之興行權而代梅氏爭權利可謂小題大作矣

謂梅于天女散花有絕對的興行權但據法理以立言固無不可若必謂提起訴訟加以干涉亦有充分理由竊恐不然蓋此興行權雖已行之于日本而吾國則尙未有此種法律今欲梅黃二氏以天女散花之興行權相爭訟必先由政府公布此種法律然後由梅氏以

天女散花之興行權呈請官廳註冊再由官廳審查天女散花一劇是否能有興行權之特許梅氏是否能有天女散花興行權之取得旣未經過以上手續梅氏又何得興訟耶更退一步言之此項法律雖未公布興行者得援他國先例主張其權利然亦必先呈明官廳請求保護興行權梅氏何嘗有此等舉動耶

興行權卽使行于吾國梅與黃爭且能勝訴黃之不得演天女散花爲受法律上之限制于藝事優劣上固無絲毫關係梅卽取得興行權亦僅博得編演之榮譽而藝事如何仍當由顧曲家以觀劇之眼光品評之興行權固不能增其絲毫價値也

某名士之言曰黃演散花于梅之價値毫無所損又曰黃演散花爲侵害梅氏權利之行爲夫旣曰于梅之價値無損卽不致侵害其權利旣曰侵害其權利則黃爲梅之勁敵已顯而易見由此觀之黃之散花似亦頗有價値矣雖欲貶之適所以褒之也總之黃潤卿演天女散花在彼爲自暴自棄無論其技之不敵梅氏卽使靑勝於藍亦復毫無足取予非右黃也吾輩論劇但能就藝事上而評其優劣卽欲抑黃揚梅亦須就藝事上爲比較的論斷今北方評劇家于黃氏之天女散花固未得見南方評劇家于梅氏之天女散花亦未瞻仰乃一口同聲斥黃爲胡鬧禁黃不得演未免過于武斷此猶就藝事方面言之若法律之効力祇能施之于公布之後不能追求于未經公布之前卽使政府今日特爲梅氏公布此項法律追求承認似已嫌遲梅氏後排新戲或可藉興行權以爲保障獨此天女散花恐未能藉法律而禁他人之效顰質之某名士當亦徒喚奈何而已

吾國習慣以伶人號召之能力定身價之高下雖觀劇者之程度不齊好惡各異然時非一日地非一隅于此而取决于多數似尙有公道存乎其中如演空城計者雖多人必樂就譚鑫培演斬黃袍者雖多人必樂就劉鴻昇以觀劇者之趨向爲伶人之定評此中方見眞正民意若今之名士名伶廣爲交結互相標榜名士藉名伶以示風流名伶又藉名士以重聲價或爲編撰新詞或爲排演新戲或藉報紙鼓吹或援法理辯護廣結黨援互通聲氣甚且借重外力而博得王位之虛榮嗚呼捧一伶人亦效袁皇帝之製造民意抑何可笑耶

論興行權無益於伶人　（小隱）

黃潤卿演天女散花於海上某名士以其侵害梅氏權利特引日本興行權之學說以爲保障一時梅黨人物得此法律大家之辯護士

莫不欣然色喜予視梅氏且甚平常更況黃氏之學梅者玆於梅黃且置不論以吾國劇界上之習慣法推之果使此項法律行之吾國亦於伶人無絲毫益處也論之如下

(一)技術　與行權既爲法律之一種自非由政府公布不能見諸實行政府既公布此項法律之後對於伶人之以興行權來請註冊者斷不能來者不拒予取予求勢必于其所編之劇須加審查此等審查手續亦僅能在情節文詞上注意于腔調是否佳妙作工是否可觀何能一一及之且官廳中無戲迷其人卽使不憚其煩亦無從判其優劣據此而觀不問技術何如但戲爲己所編演者皆有享興行權之資格若是則于振廷之于八本宏碧緣麒麟童之于俠俠俠固皆有絕對的興行權可見興行權者僅爲編演之特許非必技術之果佳也

(二)聲價　與行權既爲編戲者所享受之專演權編戲演戲應分二事編戲者未必皆善演戲而演劇者亦未必皆能編戲昔李了然先生編龍馬姻緣劇中主要人物爲大狗春喜而李飾竈精不過一戲中之配角耳汪伶隱以善編新劇名于時而演戲能力依然不敵劉鴻昇若譚鑫培未嘗自編新戲然盛名鼎鼎且成一代偉人可見演而果佳雖非自編亦復無傷演而不佳卽爲自編亦復何取聽戲及時行樂娛目賞心但取其演戲技藝不問其編戲學問是興行權與演戲者之聲價亦復毫無關係也

(三)營業　大凡社會上一人創始羣起効尤於最先之人權利上必有所損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商界禁冒牌著作重板權以此類推伶界亦有興行權在他國行之或能適用但以吾國伶界之舊規與夫社會之習慣攷之似與商界冒牌著作板權有未可同日而語者蓋同一戲也而演者有善不善之分雖脚本可以襲取而聲容技術未必可以學得如譚氏晚年偶一登臺有由他處乘火車入都專爲聽戲而來者譚氏所演類皆老戲豈他處卽無演空城計賣馬者乎而必欲風塵僕僕費時耗貲以聽譚耶癸丑之秋譚在文明園演御碑亭劉鴻聲在第一臺亦演御碑亭屆時文明園座無隙地而第一臺不滿百人或者曰此爲老戲人固擇善而從若夫新排之戲排者享有興行權舍此且不可復得信如此說亦須以聲容技術爲要素倘使滬伶湯雙鳳京伶陳桐雲演一種類如天女散花之戲而享有興行權只此一家別無分鋪吾知觀者亦必望而却走以此看來技藝果佳不必藉法律爲保障于營業亦無所損技藝不佳卽有法律

保障於營業亦復奚益與行權于伶人固無絲毫之益也

舊戲不宜用背景說

（馬二先生）

舊戲之格律至為謹嚴而在今日則破壞無餘矣其最無理者莫如添用背景一事

夫背景于戲中動作表情有密切之關係若添用背景則戲中動作表情皆須一一隨而更改方能合理今一切仍其舊貫而惟添上一張背景此是何等形象

試舉其例如舊戲中之開門關戶皆以手勢表出其意若背景上添出兩個房門是內室之門為實物而前堂之庭戶仍是虛形豈非自相矛盾乎嘗見演瓊林宴者范仲禹入葛府時其大門皆虛形而書房之內室門則為背景上之實物此于事理已為不合矣又其既醉之後二人扶之由下場入復從上場出在戲中乃表其由客廳移入書房之意也而近時之用背景者乃祇吊一張背景並不更換然則其所以右入而左出復坐于原桌之後者有何意味乎夫彼之所以添用背景者豈不以為如此則較為有事實之真象乎然而獨不思彼舊時臺上不用背景全用表意之法猶可使人體會其意義今用背景而其用之之術乃復不能充分合理則反使觀者淆亂目光陷于不能明瞭之境況矣

至若武戲每至交戰時後方輒張油繪山川背景其謬尤為易見蓋舊戲之交戰多是甲敗下乙逐之經右入已而甲又從左出乙又蹤之而上此則表甲既敗北乙乃追殺不已也故前一場是一戰地後一場乃又一戰地絕非仍在原處也而用背景者既不更換是明明山川地勢皆未變易即明明仍為原來之戰地然則其右入而左出者不儼然成走馬燈之形象耶此真理之不可通者也

不特理不可通也更予演戲者以莫大之不便即用背景之後文武場面皆移於臺側樓上打板鼓者深坐於內其目光苟欲注意于台上演員之舉動卻十分不便較先時為大難稍不經心則乖舛立見其在武戲於此層困苦感受尤甚而文戲則因距離之遠胡琴往往絃音不准托腔亦須十分經心方免錯誤是故演舊戲斷斷不可用背景上海自用背景以來其舊戲並未因以有何進步徒使演戲者增加若干困難觀戲者多觀幾張油畫而已此豈吾人之所望于改良戲劇者哉

記者此論專就舊戲而言若新劇則不在此例然而嘗觀于上海之各新劇館以及負有善用佈景名望之新舞臺矣其方法及品物之良窳不一而其不能合理則一也一言以蔽之上海之戲館無論新舊僅有背景之名與物而已用之之法殆絕無人知也知之且無人而望其用之之能合于理耶

說脚本　（秋星）

余嘗言劇本爲新劇之命脈然亦何嘗非舊劇之命脈蓋文藝爲永久的美術而聲調不過一時之存在而已崑曲至今已成廣陵散然其流風餘韻歷久不衰者蓋人雖亡而文徜在其曲辭之精妙立意之純正固昭昭在人耳目使讀者有興感之趣發懷古之情近日都下崑曲復興即其明證今夫皮簧其詞句既不雅馴戲情更多荒謬如遺翠花珍珠衫等劇尤淫褻不堪如是之劇本安能望其傳諸後世即有程長庚譚叫天余紫雲陳德霖之聲調周情孔思登峯造極亦不過數人之藝術耳小隱曰程譚逝後繼起無人即謂之皮簧絕響亦可可見聲調之不如文藝可恃也

中國人有一極大惡習即畏難不負責是也無論何事不察其理之當否能成與不能成苟見其難即相諉而不敢行改良劇本之事固難然亦非絕不能行之事苟得劇學精深文筆可觀復負有伶界重望者如侗將軍陳彥衡王夢生淩霄漢閣主之倫出而負其責舊劇中之立意可取者删改而存之其荒謬者毀棄之復取歷史上有價值之事蹟或著名小說如三國志紅樓夢水滸等編爲京劇以供名伶演唱果能若是則諸公之名可以不朽而戲劇之根本亦賴以定矣

近日之自命文學家者類喜編戲動輙一大段反二簧或通場皆白口夾以幾句搖板此猶其小病其最普通而最大之疵病則爲不知戲劇之音節蓋劇中出場動作必與鑼鼓相應唱詞之轉折頓挫必與絃索鼓板相合用字必察其便于唱口與否編劇之難有如是者今人並不知劇而偏欲編劇吾祗目之爲文字而不以爲劇本至彼名士風流自命高潔與伶人相爲標榜者則更非余所取矣

伶界中傑出者如譚叫天不可謂非震鑠古今轟動一世矣苟能藉叫天之名改良劇本號令伶人莫善于此惜哉叫天不文未能見及

當今之世伶人中之能編劇者應推汪笑儂笑儂隱于伶隱于鴉片但究爲讀書出身文采斐然可觀哭祖廟含亡國之痛表王孫之烈

馬嵬坡詞意蒼涼軍躋哀艷馬前潑水警婦女之不甘貧賤者琵琶淚戒兒孫之不孝其父母者一齣有一齣之寓意非絕無意識者可比或以其嗓音太低遂咎及其劇本未免文不對題矣

梅蘭芳之藝日臻完善嫦娥奔月黛玉葬花晴雯補裘諸劇其唱工之婉妙歌舞之中式己有口皆碑至其劇本詞句香豔細膩並世無儔近日新編之天女散花尤佳妙在不放棄固有之規模而能加入美術之觀念況蘭芳虛心向學有加無已他日放歌台之光輝開劇界之新紀元者舍此子其誰

西廂記詞句之精用字之雅不可謂非千古絕唱然猶有人謂其不諧音節不能合入吹唱故今之崑曲西廂並非原文而為重編者原文之西廂只可作為好文字讀而不能為劇本唱也

綜觀以上所論非劇學精深不能編劇非文字優長不能編劇然即使具有以上二種資格苟非聲望素隆久孚衆望亦決不發生效力蓋伶人大都不學習于舊而懼于新強之重讀劇本豈非大難事故非負盛名如紅豆館主等再聯絡各班主不能負此責十年不能期以二十年嗚呼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二十年後正不知中國至於如何景象吾草此篇重有感矣

新劇經驗談（一）

（正秋）

吾人登場演新劇衣常人所衣步常人所步言常人所言狀常人所狀無需乎撩袍無需乎端帶更無需乎作長袖之舞無所謂老步無所謂矮步更無所謂浪步與夫四方步無叫頭無上場詩無下場白更無三眼一板之腔調無吹鬍子之必要無瞪眼睛之必要更無應弦合拍搭架子之必要一言以蔽之無一定之程式以範圍之者也新劇既無一定之程式演之豈不甚易然而不然自有其難於舊劇千百倍者在焉

吾國之興行新劇也亦幾將及二十年於茲矣頗有初飾甲乙丙丁老虎狗者演之十數年其程度猶是甲乙丙丁老虎狗（按戲單中排到賀客差役兵丁嫖客吊客往往用甲乙丙丁以別之皆由無名小卒扮演）未嘗有所增益也於此可見新劇雖盡人可以登場試

演而非兼人可以成為新劇才者今因學生演劇之風盛頗多以新派劇學請益於我者我深為社會風化慶爰將我耗六年心血他四萬金錢所換得之經驗偷治劇餘閑拉雜言之文字工拙不暇計矣

正秋以戲獃子鳴於時久已問我獃氣所自發則發自報紙蓋我自少好觀劇偶以長篇劇評投民立日報蒙于右任先生託親友來聘竟爲我而闢劇評一欄以編輯本部新聞遂無暇及之不圖民權出板中華民報自寧遷滬皆以戲評一席聘我專司久之凡報紙幾幾乎俱有劇評矣此而相習成風原非始料所及於是起改良戲曲以移易社會風俗之志願奔走名伶間數閱月知皆不可與言改革適亞西亞影戲公司邀往作主任乃召新派劇人應之時在癸丑新劇人大抵落魄窮蹇我乃賃居居之推食食之影戲停映三月吃住仍無一日輟閒來無事演講修身之道治家之義居然大著成效遂編苦丫頭一本試演於外國戲院平日所言道義劇中一一及之自是大受歡迎而新民新劇社從此出現獃氣亦從此大發思以改良戲風行全國以符移易社會風俗之志願更從此由評劇人而變爲新派劇人矣其時報界同志都執筆提倡申新時報以及諸民報莫不著評揄揚故雖虧耗甚巨獃氣未嘗少殺至今六易寒暑新劇固能演矣然而獃且窮矣雖然當此國步艱難民德衰頹之際猶有律身律家愛國愛羣諸劇不絕於社會者亦惟獃且窮之效能有以致之耳

曩見新客串及初登演說臺者面紅耳赤者有之手足無措者有之期期艾艾者有之揮汗如雨者有之氣急聲嘶者有之驚慌戰慄者有之語無倫次者有之搖搖不定者有之變音變調者有之黃腔走板者有之忘詞拉矢者有之頂板碰板者有之身不由己者有之動輙得咎者有之當其時少不更事竊以爲若輩之愚愚可嗤也迺辛亥自由黨成立予發起舉李懷霜君爲總裁登臺發表意見身方出席陡覺萬目睽睽集予一身而心爲之怦然動矣而股爲之不寒而慄矣而首爲之伏而目爲之下視矣而氣爲之餒而口爲之木訥矣而滿腹好意思爲之隨驚魂以飄盪不知飛向何方去矣雖搔首自思雖撫膺自問扒抓不着頭腦如故也愈求速達愈不達愈怨昔日聰明今安在而兩足愈覺其力不足焉一若地質吸力獨於此時加以慳吝靳而不我與者又若造化小兒故弄狡獪獨於此時盡收我所稟所賦盡奪我所見所聞也者數分鐘後始漸復原然第一段已減色什之九矣退而思之始覺前之嗤人愚不可及者身親行之亦

復爾爾諺有之曰看人挑擔不吃力自上肩頭嘴也歪信然以言夫新劇之難易又未嘗不若是揣其所以難之故大都因於力不能鎮

定力之所以不能鎮定者氣不能沉着使之然也欲求免夫此疵其法先當練氣

問氣何以克充曰惟熱誠克以充之心熱意誠則氣自盛氣盛則不爲人所懾問心何由熱意何由誠則道德學識有以成之故練氣當

從達道明理始

新戲非可以自戲者更非可以戲人者也新戲而自戲戲人卽不成其爲新戲今之演新戲者衆矣其不自戲戲人者千中難選一二也

此新戲之所以失敗於舊戲也

中國有新劇否固已有之久矣然而雖謂之無亦無不可何以言之因人成事之新劇人過多能自編自排勸世劇本者又百不得一也

登塲演劇好歹操諸觀客者多精神隨掌聲笑聲之多寡爲轉移看客少拍手聲少或笑聲少新劇人之興致亦復愈做愈衰愈是大名鼎鼎者愈有此病觀者不察爲名家所欺資本家不察非名家不辨而名家乃架子日大膀子日吊橫財日發熱成日退新劇價值日落雖欲挽救難之又難往往費千辛萬苦撑持之不足由一二前臺老板要求指名添角越俎排戲以破壞之而有餘各馬頭莫不如是甚且有歡迎膀子大家演劇以期賣座加盛者嗚呼新劇不能脫離資本家而獨辦前後臺每每有等於無也

我見有演說派之新劇人矣咬牙切齒瞪目頓足拚命狂叫窮兇極惡無倫爲家庭戲爲社會戲總是一副面目總是一副身段總是一樣演法總是一樣說法此非學戲諸君所宜取法者

我見有胡調派之新劇人矣奇形怪狀骯髒齷齪油頭滑腦顛倒戲情一遇國事戲與世界劇非呆若木鷄無法可施卽逾越範圍瞎三話四此非學戲諸君所宜取法者

新戲第一要講究身分扮到何等樣人物當卽用何等樣演法用何等樣說法少壯龍鍾官紳商賈鄉愚僕隸長幼尊卑扮一樣有一樣之分別而喜怒哀樂之處境尤不可不分清者也眉目無論矣卽聲音亦須有分別然而今之新劇人有身披古時衣而口說新名詞者矣有扮上等人而滿口下流話者矣有鬚髮蒼蒼而演來若猶有童心者矣有身爲小輩而口氣儼若居高臨下者矣有自作正派人而

偏欲將演惡人時所用之老面皮話搬來用之者矣有明明扮壞人而偏要將激烈派之言論先搬來出出風頭者矣有演悲戲至痛哭時而做滑稽派說滑稽話以搶風頭者矣有扮女不免男子氣扮男不免女人腔者矣學戲諸君於看戲時須特別注意不可稍染此惡習

言常人所言之言不難言常人所不敢言斯難矣狀常人所狀之狀不難狀常人所不能狀斯難矣蓋言論與做工爲劇人之必要使千百座客傾耳於臺上而我能以出其不意之非常言論聳其聽則其精神爲我激發或且鼓掌以助我興焉使千百座客注視於臺上而我能以出其不意之非常表示動其目則其精神爲我激發或且鼓掌以助我興焉是爲至眞確之經驗初學者登臺能用心想定幾句言論及做法可以屢試不爽也否則言人所欲言爲人所欲爲將人人心目中所有事於台上一一表而出之亦可以感動人心收移易之效也

雖然言非常之言狀非常之狀第求可笑不計高下則又何難之有所難者在言常人所不敢言而不悖乎常情狀常人所不能狀而不越乎常軌耳否然者以便壺作酒壺以便桶作飯桶亦未始不可博得哄堂笑也然而陋矣故我又有一經驗語曰脚色多滑稽難得骨子戲新劇中小生怕花旦花旦怕老生老生怕滑稽滑稽無所怕獨怕國事戲與世界劇耳

旦無南北無東西無老無少無男無女無不樂觀之者也於是乎旦之魔力大可畏資本家因旦之魔力大也開戲館必首重旦編劇家因旦之魔力大也編新戲必首重旦而旦既爲戲中之主則爲之賓者首推小生小生與旦並列小生如有十分姿色旦僅須七分姿色卽可以勝之矣小生有十分本領旦僅須七分本領卽可以勝之矣蓋座客之心理羣皆注意夫旦故小生乃首蒙其影響也我閱生旦多故能作此小生怕花旦之經驗矣

老生於劇中爲長輩時多遇旦遇小生皆得以居高臨下之態度出之遇發言論時儘可侃侃而談無所顧忌或借題發揮訓斥勗勉均可大放厥辭況小生與旦什九長於言情而短於論世者一經老生懸河決口座客之目光座客之全神往往由己身而移於老生方面去矣我爲老生時最多故知小生小旦怕老生也

滑稽亦人人所歡迎惟吾國實少良丑新劇界此類最多大抵流於油滑任意胡鬧絕無諷諫諷世之資格無論何劇總以粗俗言動博座客笑聲老生表情節或發言論方在切要時經其出怪聲作怪相以分座客之神往往使老生淪於英雄無用武之地之窘境焉小生小旦遇之於極悲慘時可使座客淚下者一經滑稽出怪聲作怪相往往使座客破涕為笑甚至令編戲人演劇人之苦心兩皆全功盡棄也將歷年之經驗以究其故一由於觀客多但求徒快一時者二由於滑稽家無道德心及真學術而已所以一遇國事戲與世界劇彼身衣禮服或西式裝遂手足無所措矣口欲發言又不能作上等話於是乃噤若寒蟬矣即使開口亦復不能登大雅之堂每貽笑柄焉我故曰老生怕滑稽滑稽無所怕惟怕國事戲與世界劇耳

戲本假戲做須真做新戲尤貴求真處處應合自然若一相畏必且相讓倘不相讓使成相攘搶說話搶風頭戲遂失去自然之精神初學欲期無所怕懼不可不讀脚本否則亦須於未出臺時先與同幕之人接頭也

演劇貴乎有劇本劇人非不知之知之而不用之評劇家乃從而責之不知實有萬不能齣齣用脚本之原因在不可不諒之也西國一劇之出可演一年半載而不易吾國須每日每夜齣齣不同偷數句鐘之餘閑以讀脚本一一強記於心以登場往往一塊天真為思前想後一分心而為之拘束住矣於是精神渙散演來冷冷淡淡使人觀之欲睡詞雖高無濟也春柳每犯是病然春柳用脚本之戲亦不過三數齣而已況乎吾國無脚本家小說家之譯本可供人賞閱不足以實施於臺上蓋事有先後幕分明暗繁簡正反上下出入編制至有關係若無舞臺上之經驗編來非多幕即牽直非太簡單即病累贅脚本家既有才難之歎演劇人雖欲讀脚本亦不可得也脚本之困難也已如前述於是編幕表講戲情之人才不可少然而戲園老板未嘗注意及此亦可慨也

新劇與新劇家

（馬二先生）

新劇自癸丑中興以還今又岑寂無聲閱矣非舊戲之足以戰勝之實新劇之不競有以致之然亦非新劇自身之不競而新劇家之不肖實為其失敗之大原因也諸君有疑吾言者乎請以新劇應有之要素與現時所謂新劇之現狀比較而對勘之

一新劇應以脚本為要素

一、現時之新劇無脚本

一、新劇應有固定之台詞

一、現時之新劇自由應對無固定之台詞

一、新劇應注重排練

一、現時之新劇絕不排練

一、新劇不得用背弓或一人向台下說話

一、現時之新劇往往向看客說話亦常用背弓（按背弓云者係京戲中術語謂以袖障面人人私自打算之語如哎呀且住云云之類是也）

一、新劇場上不應有幕外之門

一、現時之新劇往往有幕外之門

一、新劇不宜用多幕大致以五六幕爲率

一、現時之新劇往往二三十幕

由右之說可知現時之新劇乃絕無藝術之可言更何怪其盡人可能又何怪其無吸聚看客之能力也哉

復次更言夫新劇家之技能與現狀其中之所謂優秀者不過竊得舊戲中之些許皮毛（如表情上及語言上之種種是）便囂然自豪又盜竊得三數齣舊戲之脚本情節而删去唱工便硬自命爲新劇至於脚本之結搆應如何台詞之神理應如何表情之意義應如何台上之佈置應如何則瞠乎莫之聞也豈惟莫之聞亦絕對不一研究其應如何惟終日孜孜考下台後之游樂然此猶就其安分者言也

其不安分者則日惟薰香傅粉膏其髮華其衣飾目光灼灼然追逐于婦人女子之後以冀博其青睞殆儼然以玩物自居而又甘爲婦

人女子之玩物者也而其唯一之目的則在藉此以攫取金錢質言之則此輩新劇家固儼然一北京像姑也演劇乃其副營業耳其不同之點則像姑所以供男客之用而此輩則供女客之用（近亦有改良而兼可應酬男客者）人格如此而以社會教育文藝的演藝等語期之責之其相去不太遠乎或爲之說曰人貴自立耳此輩猶算能自食其力者也嗚呼此而可諒也吾復何言乎

輓近新劇論

（劍雲）

戲劇何必分新舊日新又新事貴求新應新世界之潮流謀戲劇之改良也新劇何以曰文明戲有惡於舊戲之陳腐鄙陋期以文藝美術區別之也演新劇者何以不名伶人而稱新劇家因其智識程度足以補教育之不及人格品行可以作國民之導師也執此以審新劇之價值再返而觀新劇之現象吾蓋不屑言而又不忍不言矣正秋常顧我談新劇失敗史于是乎作輓近新劇論

（一）五年前之回顧

中國之有新劇雖已十餘年然曇花泡影旋起旋滅直至甲寅之春而大盛其關鍵則在正秋正秋生有戲癖先之以評劇繼之以演劇至癸丑之際而捐資興劇舉天知鐘聲諸人奔走提倡所未竟之志一戰而成中興之功定新劇之基旗幟鮮明與舊戲相對峙文人學子樂爲鼓吹各省志士遙爲聲援社會歡呼萬人景仰爭以一見新劇爲快一上舞臺爲榮疇不曰此非優人媚俗之具實通俗教育之助宜贊美而發揚之使其日進無疆爲劇界前途放一異彩則社會之幸人民之幸當時觀者之眼光如此故新劇得以立足于上海效尤者衆繼起爲雄賃屋競爭者有六七家之多雖藝術不盡可觀而營業均可支持一般走江湖吃大餅窮極無聊鬱不得志之新劇人喜形於色欣然來歸以爲正秋可以衣我食我爲我開一綫生機保長生飯碗相安一時無懷二志輿論頌之稱其守分使各新劇人于演劇之餘退而研究藝術自修學問豈不甚善而乃營業甫佳利心遂熾名譽方隆驕氣頓生或爲挖角色以去或因加包銀而行身既飽煖盡忘本來面目氣揚趾高不復以道德爲念寢假而姦案竊案次第發生不肖奸氓趁機羼入品類之雜一爐而治正人君子不甘同流合污浩然引退警告於旁促其猛省徐圖挽救若輩則忠言逆耳淡焉置之降至今日作姦犯科卑污苟賤之事層出而不窮新劇

遂不堪收拾矣

(二)今日之現象

今日新劇之現象成一如何局面度冷眼旁觀者必已了然胸中無俟我之贅陳上海新劇社僅存兩家一則牽制而不倒一則重組而復開一倚胡調戲賣錢一恃動物魔術號召此之不足則益之以贈券抽彩濫發茶票凡此所爲皆有悖於新劇本旨明明自暴其短示人以藝無可觀不得不作題外文章藉以苟延殘喘然則藝固不足觀乎平心而論今日之新劇較諸五年前已有進步顧何以觀者之熱度迥不如前大有避之若浼唾之不屑之概者則我敢以一言斷之曰非戲的問題乃人的問題也今之新劇人未嘗無天資英敏可造之才第以悞用聰明甘與下流爲伍既以戲爲業又不以其聰明用之於戲生性浮薄悞交匪人假舞臺爲漁色之所視戲劇爲淫慾之媒于是身在臺上眼在包廂上焉者勾引青樓賤妓下焉者蠱惑良家婦女非演文明新戲也演吊膀活劇也行爲卑劣鄙狀可憎習之既久良心遂完全汨滅不知人間有羞恥事於是新劇人與拆白黨混雜不分不復能辨爲二爲一新劇乃成罪惡之藪淫盜之叢衆矢之的矣嚮之提倡者自悔造孽鼓吹者疾首痛心觀劇者裹足不前雖欲不失敗而不可得嗚呼飽煖思淫人心善變曾幾何時江河日下是豈吾人所及料哉

(三)淫伶之不可恕

曩者霍森祥靈芝草李春來之徒偶犯姦案偶姘大家命婦事一洩漏即爲公衆所不容輿論筆伐社會口誅指而目之曰淫伶必下之於獄或提解回籍而後已非有惡于霍李也惡其破壞風化敗人名節罪不可恕也其他素喜胡調性好狎妓諸伶人亦未敢明目張胆悍然不顧一切則以畏輿論之攻擊懼不齒于人口也今新劇家之所謂名角者如王三麻子十八旦王八蛋等作奸犯科之罪什百倍于霍李之徒橫行不法肆無忌憚以狎妓爲家常便飯以淫亂爲問世絕技甚至墮入獸道大胆而辦男窰子(聞現已解散)置輿論于不顧視社會如無人初未聞人羣起而攻聲罪致討亦未聞人指爲淫伶視爲公敵縱令此輩逍遙法外流毒寰中爲風俗人心之大敵禮義廉恥之殷發洪水猛獸禍伊胡底何其薄于霍李之徒而厚于此輩哉抑將待其惡貫滿盈不義自斃歘然而作奸犯科雖此輩自

身之罪放任此輩作奸犯科則有言論之責者不能辭其咎矣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上海之四維爲此輩淫伶澌滅殆盡吾人而猶熟視無睹者雖不致爲亡國之導火綫亦將與此輩同歸于盡也敢告同志必也正名淫伶之誅刻不容緩

(四)眞新劇與僞新劇

有眞君子僞君子有眞共和僞共和斯有眞新劇僞新劇僞君子之毒甚于眞小人僞共和之禍甚于眞專制斯僞新劇之害甚于眞舊劇(舊戲合歌樂而成感人至深然鬼神劇易迷信秦腔花旦劇易誨淫强盜劇易導人犯上作亂皆可爲舊劇之害說者謂庚子拳匪之變多因觀施公案戲劇激成可爲吾說左證此段借用閱者勿以詞害意可也)吾輩亦新劇過來人何以反對新劇曰今之新劇僞新劇而非眞新劇也僞新劇乃眞新劇之障礙有提倡眞新劇之志不可無誅除僞新劇之心僞新劇一日不消滅眞新劇一日不克實現反對僞新劇即所以擁護眞新劇也贊助僞新劇即所以破壞眞新劇也順逆之義不容不分眞僞之別不容不辨明乎此則知今之新劇特假借新劇名義以詐欺取財耳顧疇爲造成僞新劇者當然屬於演劇份子演劇份子既不認新劇爲通俗敎育又不視爲專門技藝但倚之爲作惡之終南捷徑以便飽其慾壑播毒社會曾是正當新劇而有此種惡劣行爲腐敗現象乎本論前段曾伸言曰新劇爲文藝美術之綜合物演新劇者之學行可以補敎育之不及作國民之導師今之新劇言之無文醜態畢露使容此輩蠕蠕而動是率獸食人也既與新劇定義背道而馳毋寧明正其罪曰僞新劇

(五)新劇與革命

政治不良則革命革命不祥之名詞也必當局者無向善之心悔過之意勸告不聽調停失效萬不得已始忍痛而出之革命又除舊布新之意也一方面爲破壞之進行一方面爲建設之籌備庶舊局推翻新範告成不致陷於無辦法之狀况民國由革命得來滿清由革命摧滅然七年四亂民不聊生非共和之不良革命之爲禍也執政者之腐敗專橫本不配作民國官吏一旦竊大位陽假共和之名陰行專制之實共和遂流於僞矣僞共和非志士所望也則懲前毖後運一勞永逸之謀必以代價求得眞共和而後已今以吾國政治喻輓近新劇恰爲一相對的比例既提撕警覺之不聽忠告善道之無效其人又無宗旨無人格無天良純爲一種傷風敗俗之僞新劇使

對此藿言社會教育奚啻對牛彈琴勸此翟改過自新亦無異與虎謀皮嗚呼今之新劇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矣雖有良醫無能爲力曷如投以猛烈之劑毅然決然起而革命驅僞新劇於絕地另覓同志組織模範新劇團嚴訂規則共同遵守無劇本之劇雖佳不演違背宗旨之劇雖能賣錢不演演員無普通學識雖聰明不收有藝劣行爲雖名角必除苟能如此必可挽回新劇名譽實施社會教育而曾經提倡新劇鼓吹新劇躬親表演新劇者庶可告無罪于邦人君子苟無此志中國雖永遠無新劇出現可也不然新劇豈非造成惡社會之原素哉鄭子正秋品學兼優宗旨純正前既成中興之大功茲仍盼造革命之偉業世有同志定韙予言

新劇之三大要素

（昔醉）

新劇原爲改良風化補助教育之利器以視舊戲之徒悅耳目無補社會者殊難同日而語顧吾國新劇盛行已久新劇家若能不悖宗旨稍修私德則今日之成績定已斐然可觀即不能與歐美並駕亦可與東瀛齊驅而社會之蒙其幸福更何待問孰知劇人無良甘自暴棄黑幕重重幾爲彼負改良風化補助教育重任之新劇家犯之以盡社會未蒙其福先受其害中國何貴乎有此新劇哉雖然新劇固正當之事業祗以演者良莠不齊人類龐雜致使新劇蒙不良之名社會生嫌惡之心此即劍雲君所謂人的問題而非戲的問題也吾人當分別以觀不可因噎廢食根本推翻蓋今之新劇家雖多不肖份子而新劇事業未可遽謂無望猶之革命事業何等高尚僅爲少數不肖黨人擾及治安致使淺識之流竟成驚弓之鳥談虎色變怕聞革命之聲不知此係革命黨人之罪惡而非革命事業之罪惡也吾人烏可因少數黨人之有罪而灰心革命以此喻彼理固可通政治不良可起而革命新劇不良豈不可起而革命推翻誨淫誨盜遺毒社會之不良新劇提倡寓意深遠有功世道之完美新劇斯新劇可以不朽而新劇家之責任亦盡矣雖然言之匪艱行之維艱改革新劇事豈易爲管見所及提綱挈領當先從研究劇學入手蓋今日新劇之失敗雖由于劇人品行之卑劣而藝術不良亦未始非原因之一故研究劇學爲藝術上之競爭已足致其死命而有餘固毋須效法政治革命之出以激烈手段也

今之所謂新劇家混稱四千人其間學識優美藝堪入目者寥若晨星百不得一類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鹵處新劇界無非爲金錢主

義藝術既無根底目光又不遠大圖得目前飽暖安求日後發展故劇學二字曾不足邀彼等之一盼日長多暇寧可寄情聲色注力賭博人之不求上進殆無過于今日之所謂新劇家者目光如荳一得自封騙得飯吃別無他求小人無大志我又何責第今日之新劇爲若輩阻碍在前將永無進步之望安得有志之士起而結合英才研究劇學造乎造詣既深出而問世復劇界已墮之名譽餉社會以高尙之新劇羣策羣力聚精會神與今日之不良新劇爲藝術上之競爭勿爲意氣上之傾軋爲精神上之抵抗勿爲表面上之反對則優勝劣敗天演公例高尙者既能樹幟于社會腐敗者自難立足于人前行見不費吹灰之力將今日一般之魑魅魍魎驅逐以盡有志改革新劇者其亦知所適從乎

世之詬病新劇者謂係化粧之演說派淺見之語本無價值然今之新劇家換易一身衣服（亦有便衣登台者）立在台上隨便說說於藝術一道太不注意遭人蔑視固亦咎由自取欲雪此恥惟有于劇學上下一番苦工夫新劇總文藝美術而成含有言論表情及化粧三大要素言論表情屬于文藝化粧則屬于美術三者相輔而行相得益彰有一不善其爲劇也必少精彩今將此三大要素縷晰述之于下

（一）言論　言論所以表述劇情發揮胸中所儲之意見色相登場發言出語非但須遵守劇情尤當顧及身份設若口如懸河不加斟酌則漏洞百出在所難免甚至起俗客而咬文字扮盜賊而談仁義小不經心必至大錯此研究言論所當注意者一也劇中言論不求過長貴乎透闢發揮議論敘述事故祗須精警簡明動人聽聞不宜過於冗長非但虛靡時光亦且令人生厭莫如刪繁就簡擇要而說既省精神又易見好是故言不在多祗求說得有用無味之言儘可刪除而入理之語亦不嫌詳若過求簡明而致略去要節亦非所宜端在斟酌盡善適可而止此研究言論所當注意者二也新劇言論雖不如老戲中之表白一字不苟亦當略分徐疾高低抑揚頓折使聲容並茂而補表情之不足無關緊要之處自可隨意出之淡淡表過而緊要之言則不可輕鬆放過若自始至終用足精神引吭高呼滔滔不絕則真氣雖好入後終不免力竭聲嘶難以爲繼蓋一齣正劇至長可演四五句鐘之久（聯台戲分日排演不在此例）正場角色何等着重若不知取巧用力狂喊非但嗓音不夠亦且精彩難見發言不求輕重嗓音不分高下則聽衆全爲所擾將無人注意求

工反拙莫此爲甚此研究言論所當注意者三也發聲當分高低送音亦求遠到嘗見名伶唱戲其聲無遠弗達此乃鍊音工夫由於平日琢磨而成非一朝一夕之功也新劇雖無唱工而道白至關緊要演者不可不於鍊音一道稍加之意否則雖議論縱橫語妙如環其如後排觀客耳聽不清何此研究言論所當注意者四也新劇言論不宜冗長而更忌重複一語兩表前言重叙既無精彩豈不累贅若顛三倒四語無倫次則如老生常談索然寡味易起看客厭倦之心此研究言論所當注意者五也口齒滯鈍不善措詞唱戲讀書最爲吃苦而演新劇尤覺爲難蓋吾國新劇向不背誦劇本僅藉一帋幕表略明全劇大意既不如老戲之有一定詞句亦不若說書之有秘藏舊本臨場言論多由演者杜撰對面表白亦係隨機應答全恃心機靈活應對如流若短於口才吶吶不能出口則滿腹經綸亦屬無用亦有腹無詩書而出言入理者此乃深於經驗長於口才故能巧舌如簧絕無窘色是以欲冀言論之達意須先求口才之老練此研究言論所當注意者六也老戲詞句有如刻板文章千篇一律新劇言論各就才力任情發揮惟當認定題目不越範圍千言萬語均與本戲有關間或引古徵今借題發揮亦須引用符合不露形跡若牽強附會指東談西則言雖有理情己不合故演新劇短於口才固屬不利濫發言論亦非所宜劇界良才能有幾人哉總之演古裝戲不可涉及新近時事爲西洋劇切忌談到中國事物（劇中有關係者不在此例）蓋時代國籍爲一劇之主腦觀者於登場之前應先記清本戲時代以及本人國籍（按一戲之中往往有數國人民）則臨場登台不致前後矛盾顛倒古今蓋偶不經心每易貽人笑柄如顧無爲演臥薪嘗胆而勸人毋忘五月九日之國恥朱雙雲演借債割肉而譏諷律師依賴中國六法大全夫吳越時代何來日本交涉英吉利國（編借債割肉之沙士比亞爲英人且全劇俱用西裝故該劇亦認爲英國戲）安有中國律書可爲是言者彼方自鳴得意安知不合情理又如丑角插科打諢最易越出範圍而濫用新名詞尤多不合若欲顧全劇情自非謹愼發言不可此研究言論所當注意者七也新劇幕數過多徒費時光毫無精彩且易取厭觀客故非關緊要之節每用暗場表之由演者於下幕襯托出之須承上接下依次而述使觀者對於暗場之事如會晤眼簾而瞭然胸中祗須平鋪直叙毋庸多加議論不然易使觀者淆亂聽聞不易辨別也凡爲戲情所限而暗場之事必須複述之（例如在外爲一事回家告之於母迨父歸又重述之于父）言當求簡語不宜多否則演者雖非故蹈重複聽者已如味同嚼臘此研究言論所當着意者八也新劇

中言論之重要觀於前節已可知其梗概亦有全劇不用言語而純以神情出之者謂之無言劇無言劇緘口而演重在表情然有時觀者難明之處亦須另懸說明以濟不言之窮可知雖名無言而仍不能脫言論關係研究新劇者未可忽視之也

（二）表情　演劇者雖具口才亦須善於表情不然口內滔滔不絕而面不改色憂樂不分則何以描摹戲情而感動人心哉故色相登場須忘其為戲觸景生情尤當假認為眞則憂樂動於中而神情現於外表情至此乃入化境若站在臺上認定為做戲則動作神情不免矯柔造作蓋憂樂非發於心而徒強現于面安能見其自然故演戲而不認為戲乃演戲之第一要訣亦表情之不二法門此研究表情所當注意者一也新劇表情大略可分為二即喜劇之表情與悲劇之表情是也悲劇表情似難於喜劇因嬉皮笑臉易於描摹慘淡神色難以體貼研究表情當以悲劇為先喜劇不嫌熱鬧而悲劇獨宜幽靜熱鬧則可以言論爭勝幽靜乃須賴表情見長當人生離死別之秋雖平日疏遠者亦覺親密平日親密者更形愛好迴腸九折心痛如割驪歌遽唱不勝依依滿腔衷曲有如一部二十四史竟至無從說起此情此景其神色為何如若僅付之一哭則輕描淡寫何足為奇當此之時演者宜忘其身在台上而深入其境戲雖係假以假作眞則慘淡之神色悲傷之容顏不加做作而自然發現則一顧一盼俱有無限深情而英雄肝胆美人心腸紅情綠意千言萬語均由此不言之中而曲曲傳出矣試思如此表情較之叨叨絮絮以費辭或扭扭揑揑以裝哭其優劣為何如乎此研究表情所當注意者二也悲劇重在表情言語不宜太多傷心之事何忍卒述若滿腔衷曲盡情吐露則既無難言之隱自鮮切膚之痛坦然胸懷等於無病而呻而於表情一層遂不免因之以生障礙況人當悲苦之時精神定必萎靡何能從容不迫端道其詳如猶顧盼自若侃侃而談則雖善於表情亦將無由傳神故戲之欲藉表情見勝者道白宜少若先說透其事則情節鬆而表情難矣此研究表情所當注意者三也演悲劇聲浪不宜過高而言語又須緩慢聲浪低（然亦不可過低以防觀客耳力不及）言語緩足以顯神情之悲慘試看心緒萬端愁眉不展之人決無精神抖擻高談闊論之態良以人入悲境多不願饒舌即有所言亦如杜鵑之泣血哀猿之嘆天發音悲傷神色慘然登場演劇務須處處體貼入微若能細心描摹自能賺人眼淚此研究表情所當注意者四也喜劇表情亦頗不易快活有快活之神情得意有得意之面貌並非癡笑狂喜便算已盡表情之能事悲劇不能盡付一哭喜劇不能全恃一笑和顏悅色為得意之狀態笑逐顏

開乃心歡之神色理至淺顯而描摹甚難蓋人至樂時一種愉快之神情有非楮墨所能形容者此研究表情所當注意者五也演戲猶如作文有正反面之分有時强顏歡笑有時故爲悲戚此即反面演法也反面演法表情殊難當使觀者瞭然其笑係假笑哭非真哭其一種假仁假義之態確亦甚難描摹嘗見今之劇人往往於佯哭之際背地以唾沫塗於目上以表明其淚之非真流出此種演法非但太俗亦且近於滑稽插入趣劇尙解人頤若演正劇殊不適宜啼笑非真則應於眉目之間表現兩種神情假笑則含笑於悲戚之中佯哭則寓哭於嬉笑之間如是演來觀者必能瞭然惟傳神須求自然表情切忌過火此研究表情所當注意者六也

（三）化粧　化粧之術視若甚易而爲之極難苟非研究有素斷難深得其中三昧夫演劇者之相貌年齡不能與劇中人一一相符貌不凶惡而偏起盜賊年不老大而恰串龍鍾演來雖極精細而扮相終嫌不肖若老生定覓老者來扮花旦須請佳人串演如此人材試從何處羅致無已惟有描摹劇中人之色相化粧成之故新劇之精神全在化粧術改去廬山面目化成劇中之人彼現身紅氍毹上者或豔如西子楊妃或醜若無鹽嫫姆而其本相初非顯分姚媸惟化粧神手則美醜立變苟演者不善化粧藝術即不得謂之完全旦角尤其吃虧彼色相登場之美女妙袖輕舞之佳人藉脂粉之力以助嬌顏化粧之術以增妍故容貌不揚可以修飾入畫化粧不精雖以妖豔炫人世人之所謂台風者即化粧術之功效也顧劇中非盡旦角化粧不可偏重有起其他角色者亦須各就身份施以化粧俾符劇情往者老戲班中花旦紅臉小丑白鼻死守舊規奉爲典型自新劇盛行始稍稍注重化粧然以限於程度亦未克盡善非得專門人材細心教授恐難見進步也蓋言論表情俱可自行研究或參觀他人而化粧則非就教於前輩請益於專家不可化粧之術理至深奧非僅塗脂抹粉已也凡於面貌之局部顏色之配合以及何處落筆可以反肥爲瘦何色配合得能變少爲老在在須求注意不可等閒視之此研究化粧所當注意者一也予愧不文不克將化粧之法爲閱者諸君一一道之茲爲略舉一二以塞吾責諸君試將眼眶四週描以淺黑色之細圈再以稍深之黑色描於兩顴之間（即權骨之下部）而留出上下唇皮之一部就遠視之即覺削瘦不少再用深黃色（可用炸石）染於兩顴之間而仍留出上下唇之一部再用黑黃二色拼成之枯黃色描於眼皮之上下及眼角之梢頭並將額縐眉以潤出額上及面部之縐紋用膏藥或染料塗黑口中之齒牙而帶以白髮頭套及口面則頓失本來面目而儼然一老叟矣此就大

略而言精細之點殊非筆墨所能盡述但稍得門徑亦可自行推化此研究化粧所當注意者二也今之新劇家於初次出場時之化粧雖間有注重之者但入後身世變遷而多懶於改粧此於戲情殊爲不合例如一人初爲健者繼乃患病而入後且轉輾床第勢將不起則其容顏自是漸見枯黃而日益削瘦演者應逐幕化粧俾露病容即由病而瘳亦當漸將病容化去使觀者瞭然其病況之加重抑減輕若因懶於化粧而草率敷衍病時戲不去脂粉痊愈更不見露容非但礙於戲情亦且有關名譽此研究化粧所當注意者三也又如相別多年故人重逢態度雖仍依舊容貌定非昔比劇人性懶雖經年越歲每多懶於改粧要知人無駐顏之術斷無不老之理此雖小節不宜忽之此研究化粧所當注意者四也一劇之中時有涉及一人終身之事演者既無變身之術惟有出於雙演或三演一途如前段由童子生串演中段則改小生接演後段乃以老生演之而三人舉動不難相約而同面貌斷無天然一色於是不得不施以化粧雖不能掩觀者之眼目亦聊以合劇中之情節此研究化粧所當注意者五也余嘗見起老生或老旦者祗能一種化粧無論貧賤富貴都無分別表面視之似不緊要而細心研究不無關係演劇貴乎合理又當引人入勝不嫺化粧敷衍登場即屬不背戲情亦且令人生嫌況貧富雖不宜各分階級而相貌究不能强以相同彼豐衣美食享盡安樂之輩正如着水海棠肌膚嬌嫩而餐風宿露備嘗苦難之徒則如殘秋敗菊容貌乾枯準情酌理何能相混雖貧賤者亦偶有豐腴之貌富貴者未必無寒酸之相然而此係少數不能引以論戲此研究化粧所當注意者六也

上述三節均屬新劇要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在讀吾此篇者是在有志新劇者

新劇家讀脚本之討論

（昔醉）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脚本者木之本水之源也今之提倡讀脚本者計非不良意非不善第天下事有利必有害利之所在即害之所由生也讀脚本不難無程度斯難此等主張果能通行於中國今日之新劇界乎斯則吾人不得不詳細討論而審慎出之者也茲就管見所及將讀脚本之利害分述如下

今之各劇社均以幕表代腳本者也雖幕數場次詳述靡遺然情節簡括寥寥數言甚有一幕記載不滿十字者恐雖絕頂聰明人亦難以領悟況今之新劇家足當聰明二字者能有幾人乃不明情節含糊登臺頭緒茫然隨意說來非但違背戲情越出範圍亦且化粧乖誤飬份顛倒種種笑話層出不窮若讀腳本則情節瞭然關係明晰雖不能盡善無憾亦不至滿洞百出此讀腳本之利一也

幕表不詳配角敷衍塞責含糊了事正角則不得不臨場訊問逐幕探求然編劇者於匆促之間三言兩語略焉不詳況演劇者於閉幕之際原爲修飾化粧更易衣服及飲茶休息之需安有餘暇以聆戲情乃欲其現身說法將劇中人身分曲曲傳出難矣若讀腳本則言論既可先事預備表情亦能早爲研究及登臺獻藝自然從容不迫體貼入微矣此讀腳本之利二也

一劇有一劇之宗旨一劇有一劇之言論一人有一人之身分一人有一人之態度政治劇之言論不能用於家庭劇中下流人之談話不宜出於高尚人之口否則張冠李戴指鹿爲馬尚何新劇之足云若僅示以幕表既不知所起爲何許人所說須何種語撲朔迷離莫知所從於是盜賊而談仁義烈婦而作騷形荒謬絕倫莫此爲甚故讀腳本即所以使演者明劇中人身分當發之言論而不越出範圍此讀劇本之利三也

劇有中西之分有古今之別版圖不同風俗自異時代遷遠禮儀互殊今以無學優人演歐西故事以後生小子傳古代軼聞苟非廣於見聞熟於歷史曷克勝此乃以一紙幕表草草扮演其不隔靴搔癢扞格不入者幾希余嘗聞某角演西裝戲而滿口四萬萬同胞某角演古裝劇而連篇平等自由一知半解強作通人可笑亦可恥也雖演者之失戲情要亦幕表之難以了解若讀腳本則劇中之國名時代既可明瞭言論戶口亦有標準矣此讀劇本之利四也

劇中人物既有重輕之不同故分排角色當然有正配之別藝術高者去正角低者充配角一定之理也但角色無論正配凡爲劇中人總有發言之時獻技之處今各劇社往往正角藐視配角配角亦畏懼正角致無論何劇正角侃侃而談滔滔不絕配角緘口結舌不發一語一則死出風頭一則呆若木雞然正角有聲嘶力竭之日配角無實練進取之機且正角獨擅言論之權不免有獨腳戲之譏恐亦未必爲觀客所歡迎也若讀腳本則白口次序有條不紊正角既無由搶口配角亦得依次發言矣此讀腳本之利五也

讀劇本之利旣如上述請再進而陳其害新劇非比京戲也京戲雖多至數百齣皆老生常談千篇一律死讀强記自非至難今之新劇所通行者已較京戲多至數倍况陸續編排日出無窮欲將其脚本一一爛熟胸中勢所不能迨至開演之前腦力遲鈍遺忘必多臨場慌張答非所問貽譏大雅難免活戲死做之誚則何如不讀脚本隨機應答尙覺自然也此讀脚本之害一也

一人之智識有限劇中之精義無窮集思可以廣益他山可以攻錯一劇之編不無脫節轉輾修改始得完善蓋編劇者之智識未必能將生旦丑之言論表情發揮盡致而演劇者之經驗亦未必盡爲編劇者所企及故編劇家之缺點端賴演員以糾正之若限以脚本以外之言論不可說以外之表情不可作則演員雖有高尙之思想切題之論調爲編劇者所未思及者因爲脚本所束縛遂致有長難宣懷才莫展未免埋沒英雄矣此讀脚本之害二也

今之編劇者夥矣類皆一知半解略通文墨之輩若欲其編輯脚本再待十年腮下是烏乎可即使文學鉅子小說專家滿腹經綸落筆千言之流欲其每編一劇必著以詳細脚本恐將不耐煩矣故讀脚本則使編劇家寒心而阻新劇之進行此讀脚本之害三也

劍雲按此節意有未盡文學鉅子小說專家旣能下筆千言則撰一詳細脚本亦不過一舉手之勞惟文人編劇慣喜舞文弄墨疊屋架床詞藻雖佳層次殊不明瞭且立言過雅陳義過高作小說讀則可作脚本觀則斷乎不可昔醉君謂其不耐煩吾正嫌其太煩耳深於戲劇經驗之人其筆又不能達意强其著脚本必致搜索枯腸絞盡腦汁而不克完卷昔醉君所謂使編劇家寒心者其指此歟

一人有一人之宗旨卽一人有一人之論調守舊者多陳腐之語維新者皆文明之言若守舊者編排一劇情節頗佳惜其中多不合時宜之談則當取其情節而改其言論若必欲强演者讀其脚本而從其論調非但社會不歡迎亦爲演者所不甘心此讀脚本之害四也

各劇社往往有以彈詞小說改編戲劇者然亦僅節取其事而非悉依其舉止言論也苟讀脚本則將以何者爲標準豈另編新脚本乎抑仍讀舊小說乎若另編脚本則有原小說在未可喧賓奪主擅自落筆若仍讀舊小說則言多悖謬未免俗而傷雅此讀脚本之害五也

統觀以上所述讀脚本之利害各有五端但衡其輕重則害實重於利也蓋幕表簡略情節難明原可先期排練如再臨時脫節是其腦

力薄弱性質愚鈍欲其讀脚本更見難矣我今正告提倡新劇諸君曰讀脚本一事斷不能通行於新劇界更不能通行於今日之新劇界其利其害余言之已詳或諸君另有高見遠識非譾陋如昔醉者所得而知果有充分之理由斯亦余所樂聞而受教也

劍雲亦爲主張讀脚本之一人平素論調多趨向此端今證以種種經驗乃知此舉斷難實行非讀脚本之主張永遠不能實行實一般新劇大家無讀脚本之程度也昔醉君此作亟有見地惟鄙意即使讀脚本亦可臨時增損並非背刻板文章不能改易一字蓋信書不如無書不讀書必致無術演劇者藝術之一種也明乎此始可以讀脚本特兩目一空之優人題名沒字碑上不知下帷攻書稍自斂跡反大言不慚假充斯文眞足阻新劇之進化貽新劇界莫大之差耳　（劍雲附識）

新劇加唱與幕外問題之商榷　（劍雲）

▲答蔣梅笙先生

前記滬濱息游社國慶紀念戲旋得蔣梅笙先生來函蔣先生於幕外問題持之甚堅所見未嘗不言之成理然鄙意於事實仍有未能盡合者不避費辭再進一言學貴磋磨蔣先生或不以爲忤也原函錄下「前略」大箸奬借處愧不敢承至論幕外及對客表白二事專門新劇家自然不以爲是弟于新舊劇皆在門外抑鄙見謂二者各有短長新劇所長在逼眞事實此即舊劇所短舊劇所長在歌曲以寫哀樂表白以醒劇情此亦新劇所短兩取其長而舍其短未始非改良永久之道至若幕外匪直彌易景需時之缺憾亦文章渡峽之常法凡此皆一得之愚未能自化適成其爲野狐禪之劇學不值方家一哂也（下略）

蔣先生高瞻遠矚鎔新舊劇于一爐爲演藝界定永久之基此項主張贊成者頗不乏人王夢生之梨園佳話改良方法一條亦即言此當癸丑之際上海新劇中興時亦有一部分人主張加唱者可知凡屬戲迷固不分新與舊但使不悖劇之本旨而藝術足以動人固有不表同情者其有一偏之見極端排斥新劇（現在之新劇與其本旨背道而馳可名之曰誨淫劇胡調劇不得謂之新劇縱滅亡不足惜或有排斥之者亦其自招之侮也）或極端排斥舊劇者此必守舊之傖人與不學無術之新派俳優智識淺膚眼光囿於一隅終日

惴惴唯飯碗之墮是懼宜其卑之無甚高論雖然玆事體大非片言所能解决是宜合多數人之心思腦力互相討論箸為專篇一再商榷始有融合之希望然其大體可得而言者加唱不難而與唱有密切關係之種種點綴則頗不易言如唱以胡琴為輔胡琴又以鼓板為標舊劇之唱必先之以叫頭合之以板眼而台步身段道白均視鑼鼓為進退斯輕重緩急於以分而各種曲牌名目鑼鼓名稱非嫻熟瞭然則一劇編成必憾極大之困難初以為穩當妥貼者一經開演乃覺觸處荆棘進退維谷矣蔣先生之主張加唱吾所贊成也然則亦用鑼鼓胡琴乎若祇用胡琴廢去鑼鼓並不顧板眼之合否則新舊劇之融合仍未能行蔣先生以為新劇之長在逼眞事實是用鑼鼓則與事實不合此一難解决之問題也融合新舊劇道白從新乎從舊乎從新不過普通話而止從舊則有頓挫並須咬準字眼蓋視唱工尤為費力蔣先生之意取其逼眞事實似直從新為宜吾於此又思及一事則舊劇尚有出臺之引子與進場之進場白蔣先生所編松柏緣有進場白而無引子（如正是但使有心憐宋玉不愁無路傍雲英）融合新舊劇引子進場白須否删除抑祇用進場白不用引子如兩皆須用或僅用其一宜從新劇之說白歟抑必須咬準字眼分清頓挫歟此固不待問而知者然與事實則不合此又一難解决之問題也凡此兩事猶是犖犖大端其他細節千頭萬緒殊不易言至於幕外問題僕非專門新劇家前已毅然指為蛇足蔣先生以為文章渡峽之常法吾則始終期期以為不可專論舊劇尚可言也玆既兩取其長而兩舍其短從新劇之分幕矣吾願蔣先生再從分幕上細為熟思舊劇無所謂幕恐其冷場故用一人獨言獨語謂之過場亦即文章渡峽之法新劇之分幕病其頭緒不清又忌一人獨言之無味故以幕分之明界限也歷來演新劇者除十年前上海各學校年假演劇偶一用之外（其時尚無背景一切均極簡單）其餘無用幕外者至於新舞臺不新不舊之影戲派戲舍背景無足觀當然不足為訓僕於戲雖嗜之甚深而所得甚淺對於此等重大問題萬不敢盲加武斷尚祈蔣先生進而教之幸甚幸甚

論戲答客難

（馬二先生）

客有不喜舊劇者難於嘯虹軒主人曰戲劇演事實以肖眞為尚而舊劇乃張口成韻非七字一句即十字一句又佐之以絲絃鑼鼓詎

古人之音語必如是耶此理之必不可通者也吾子於此耽研有素敢請一解其惑焉

主人曰唯唯夫戲劇必求其肖事實此言固也然而肖之云者約略形似而已絕不能遂與眞無異也設其纖毫無異於事實則已非戲劇而爲事實矣此不可不察也舊劇之演事實在傳其神如畫家之有寫意故揚鞭則爲騎划槳則爲舟而馬與舟之形物不必備也繞場則爲行路推手則爲闔扉而路之遠近與扉之廣闊不問也至於語言則極求其簡明達意而止絕不許其囉唣故用韻言蓋韻言則不能多大率四句六句八句而已其有多者曰一百零八句然是爲例外不常有也夫以數句語言表出若干曲折情事殆非韻言不爲功者也其有未盡未詳者則加入念白以竟其事是故戲劇之所謂肖眞肖其大意而已其細微曲折或從詳或從略故戰爭則不過幾個過合而已住宿則不過刹那之時而已蓋戲劇之不能絕對肖眞者惟時間爲尤易見數日數年之情事皆必須於一二時間演出若果處處肖眞又焉能竣事者由是言之則戲劇中之唱詞用韻言蓋不足異矣責其不能確肖事實之眞庸詎不知戲劇之原非眞事實耶且即以力求肖眞事實之新劇而言亦祇能肖其大意而不能一一從眞事實上摹擬也例如佈景可以有船而船形絕不能如眞者之大佈景可以有當空之皓月而絕不能有燦爛之明星至於時間之不能肖眞猶之夫舊劇也是其所謂能肖眞者亦不過比較的名詞而已客何獨以此而致其疑於舊劇哉若由客之言推客之意豈不將使天下之劇場所演皆一一等於眞事實則舞臺之大又不將等於世界而演員之多又不將等於一地方之居民耶信如是也則吾人觀於世界人民之動作行爲即謂爲戲劇可也又何於更演戲劇乎客爲此說殆可謂爲全然味戲劇之知識及原理者、也舊戲劇何不可通之有謹謝客

客又問于嘯虹軒主人曰舊劇臺詞多有鄙俚難通且多矛盾者而票友中不聞有文人雅士出爲改正乃多率循其舊是何故也

主人曰然皮簧爲通俗之音樂故詞句無取典雅免致一般人士難于了解惟其不可通解之處當是因俗伶口相授受輾轉致誤顧客言亦有所指乎

客曰即如三娘敎子一戲薛保出臺即曰（這般時候爲何還不見東人回來）旣見薛倚哥則又曰（東人下學爲何這等甚早）豈非矛盾之甚者顧乃未聞有爲更正者何也

主人曰是蓋有說薛倚所上之書塾當爲舊時村塾絕無帶膳之理當爲走讀故薛保之盼東人這般時候還不回來者乃盼其回來用飯也故後文有隨老奴前去用飯之句旣而見東人竟挾書包歸來則是竟下學矣不覺詫異曰東人下學爲何這等甚早蓋斷無午膳時卽下學之理也由是言之彼詞意本自明特客自不善會意耳夫何矛盾之有哉謹謝客

客又曰敬聞教矣然神鬼迷信之事今世所弗道而舊戲乃往往有之例如瓊林宴一戲其荒誕亦可謂甚矣始而土地化樵夫繼而煞星救文曲然而譚氏乃以此爲絕唱票友中若溥西園許良臣輩且習常演之伶界若貴俊卿王又宸輩亦以此爲拿手之作幾乎不演此戲不足以稱其爲譚派之人物其故又何耶

主人曰客言良然神鬼迷信近代學者所弗道然此乃指事實而非謂戲劇莎士比亞之戲劇談神鬼者豈少也哉顧未聞有人訾之何也蓋神怪之事爲中古以上所不能免而扮演古代之事實又豈能盡必其不許涉於神異瓊林宴取材於七俠五義宋代之故事也雖曰悉卷小說然演劇原不必盡出於眞事實則雖小說也何害取材於小說中之古代故事又焉能免於神鬼迷信者以此而咎戲戲豈其有當客若致疑於吾說者則一讀莎翁戲本中（夏夜之夢）必可恍然神怪之劇雖歐士之劇亦不能無有也詎可以此遂病國人迷信之獨深也哉謹謝客

客曰聞子之言頓開茅塞然而僕猶有不解者戲中之彩物固屬諸物質者也要必隨時代而有進步顧何以京班中則一成不變牢守其慣例如紅門旗裹紗帽則爲人首加以鬃則爲馬首若此者亦有說乎

主人曰善哉問夫在昔閉關時代物質文明遠非今日可比故戲中彩物一切因陋就簡蓋專重精神不尙形似吾國之美術界大抵如是是以器皿之製古樸是尙繪畫之事寫意是崇推至於戲劇又何獨不然如客言在今日物質文明進步之時欲其將戲中彩物一一改良製作使之肖眞寧爲難事然而一般評論戲劇者乃不及此非不知也徒以近若干年來戲中精意漸失伶界中老成先進逐歲凋謝後起之徒專務花妙寖忘本來觀於近時伶人之行頭炫耀不問扮何種人物必綾羅裹身珠翠盈頭其趨勢可見也於此時也而以此物質之末爲之提倡改良懼夫後來者之不察誤謂戲劇進化已臻其巔雖在物質之末且勝於舊時遂因是而長其怠惰自滿之念

也吾儕評論藝術當就其大處落墨不當於末節着眼客意誠善特所見者未免稍小耳

客曰僕又有疑者武戲中若(大收關勝)等必有甩五只檯四只檯之舉以血肉之軀向臺上猛摜因此致疾成傷者時有所聞此在藝術上究竟有何價值而於戲情中又成何意味僕不敏願請教焉

主人曰善哉問微客言吾亦欲及之矣(大收關勝)甩數只檯其意爲關勝驟馬上山擒宋江(按演是節時宋江立於正中桌上表示在山頭督戰也)落入陷坑中因而被獲也然其始不過兩三只檯纔而伶人彼此爭強鬥勝逐漸加高於五張檯六張檯甚有至七張者平空摜下以肩胛支重心稍有不愼性命隨之矣此種做法大悖人道然在武行伶人蠻勇自恃諱言其險輒曰不妨實則個中苦楚詎不自知惜乎武行伶人無有富於思想者苟能得一善法不必甩若干張檯而以其他巧妙之術行之詎不甚善願年來此種做法已不甚見重於一般看客其風已稍殺矣可勿論焉然而要知此種謬點本非舊戲所原有乃由伶人不學無術血氣自恃者之妄爲作俑今茲此風雖少戢而眞刀眞鎗之戲又紛行於滬上矣以吾所知曩在都中惟(翠屏山)石秀舞眞刀要亦不過一場一人藉以表其身手而已近則(年羹堯)也(三本鐵公鷄)也(紅蝴蝶)也(王亞銀)也(六飛南遊)也幾無一齣武戲不以此眞刀眞鎗四字爲其叫座之能力者滿臺角色無人不手執利械然其藝之如何初不問也試問其危險爲何如吾嘗詢諸武行中人則彼此失手破衣流血殆數見不鮮之事而洞掌傷目亦屢有所聞惟幸而未有釀成性命之患者然而以吾私意度之恐其終必出於此而後乃能中輟也夫戲者本非眞事實何必以此眞刀眞鎗爲樂哉吾甚願伶界中人及其未出大故也而善爲收束勿待吾言不幸而中始爲補救豈不既遲矣乎此事詢爲今日戲劇之隱憂吾子好問其亦思及於此否

客點首唯唯而退主人因記其問客如右

三國劇論

(檸瘦)

論鐵籠山

姜伯約九伐中原惟鐵籠山一役幾成全功亦惟鐵籠山一役幾乎隕命此中勝負之機雖曰天數豈非人事哉蓋此役失敗之原因以倚仗羌兵爲外援之手傳有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彼羌人者豺狼成性虺蜴爲心在昔先主崩殂魏出師五路代蜀羌人即居其一昔爲魏用而與蜀爲敵今能保其必爲我用而與魏爲仇乎姜伯約聽信夏侯霸之言欲借彼之聲勢以爲外應誤矣且伯約曷亦思己之威德較諸武侯奚若西羌之畏威懷德較諸南蠻之於武侯奚若武侯七擒孟獲而七縱之及受盟時誓以南人不復反武侯六出祁山曾未招蠻兵以爲助以丞相之天威久懾蠻人之胆尚恐其爲利所誘或誤戎機故雖渭南一戰師徒撓敗而終不施羽檄以徵調洞會是豈武侯計不及此哉殆亦念非吾族類其心必異之言而不敢冒昧以嘗試耳吾故曰鐵籠山一役實人謀之不臧也說者謂天心助晉司馬昭命不應絕覩於拜井出泉亦可知彼蒼之默佑矣何必過責伯約雖然武侯未出草廬即定三分之局而出師討賊志不少衰事雖不成死亦無憾如上方谷火燒司馬懿陡降大雨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妨付諸浩歎若鐵籠山一役苟非迷當前導雖百郭淮不能脫司馬昭出險以如此全勝之局竟敗於一着失手之棋以致全軍覆沒姓命幾乎不保諉諸天數夫豈其然

論五丈原禳星

蜀漢丞相諸葛亮以甲寅秋八月薨於軍時建興十二年也距蜀亡之歲適三十稔演義載有五丈原禳星一事戲劇中亦有七星燈一齣假使彼蒼者天鑒丞相之孤忠借以三十年陽壽以亡年五十四加之亦祗八十有餘不得謂爲所望之太奢也若是則鍾會不得寃然過陽平關鄧艾不得坦然越陰平嶺兩路之師全殲於西川邊境意中事耳漢祚非獨不亡且有蒸蒸日上之勢矣乃禳解無靈將星遽隕定軍山上空餘四散之愁雲綿竹城中難保陣亡之父子嗚呼天不祚漢竟若是之酷耶或謂管輅爲趙顏設策一酒一脯求到八十年陽壽以孔明自云素諳祈禳之法設香花祭物地上分佈七盞大燈外佈四十九盞小燈內安本命燈一盞祝詞懇懇上告穹蒼其意亦祗望七日內主燈不滅可增壽一紀耳以趙顏之事例之似一則增壽八十年一則斬此十二載南北斗不應憒憒若是不知顏一村農子耳多活八十年不過樂田園長子孫老死牖下而已若武侯而增一紀之壽則司馬必非其敵蜀可以併魏魏斷不能併蜀且將竟先主吞吳未竟之志而一統之天下仍屬炎劉彼天心亦未嘗不默諒武侯之愚忠也其如炎運已終造物亦不能與氣數相爭何哉

馮小青有云冥曹姻緣薄非吾如意珠吾於五丈原禳星亦爲之進一解曰冥曹生死簿非我如意珠天定勝人人定亦安必終勝天乎雖然仰觀天象卽知大命垂危此武侯之知也明知大命垂危猶作永延漢祀之想此武侯之愚也武侯之知可及武侯之愚不可及爲人臣子不獨宜有可及之知必須有不可及之愚曠觀史冊若文天祥史可法輩何莫非愚不可及者乎而死且不朽已噫

論取城都

語云小不忍則亂大謀朱註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余意以爲婦人之仁尤足以憤事而敗謀劉玄德奪同宗基業此舉本不得謂之光明正大然既已奪之既已取之煦煦孑孑奚爲者遷璋往公安居住猶寬待璋耳余嘗讀史至易姓之際未嘗不廢書興嘆曰三代而下勝朝宗族靡有孑遺固由新朝開國之君賦性殘忍然亦未始非大勢所趨迫之以不得不如是耳諺有云斬草不除根當春又發生斬之刈之除之務盡凡以防其再發生也趙太祖賦性寬厚而對南唐使者云臥榻之側豈容旁人鼾唾甚矣養禍患於肘腋之間猶之伏厝火於積薪之下微風煽動必有燎原之一日任大事者不容忽之於始也如璋之保命而往公安也其心中之怨玄德恨玄德處心積慮而思假手以爲報復之計勢所必至理有固然荊州之地方與孫權交涉未定獨不慮璋借東吳思得荊襄之隙而聯絡黨羽以施其內應之狡謀耶且璋在西川雖云闇弱而頗以愛民聞於當時璋在公安能保益州耆舊不復惓懷故主潛謀恢復乎公安去成都鄰省耳相去千餘里假若有如王累黃權劉巴輩者暗中煽動謀復舊基蒼猝之間竟生禍變吾不知臥龍又何以善其後也或者謂孔明知玄德不忍於璋卽此遷往公安在玄德心中方以爲手段太辣若斬刈之芟除之絕其根株遏其萌櫱恐於勢必辦不到故捨此上策出此中策耳若龐士元而在則必強玄德用其上策如筵前舞劍之故智而璋必不能保命矣嗚呼巢既覆矣本無完卵若傾其巢而飼其鷇羽翼長成啄睛絕脰意中事耳玄德之遷璋公安雖云失之煦煦爲仁孑孑爲義然較之傾巢飼鷇者猶爲得計臨大事者曷不深長思之

論曹操逼宮

嗚呼吾讀史至歷代興亡之際未嘗不歎天道之巧也三代以上無論已漢劉季明朱元璋皆以匹夫仗劍起義而西漢末之赤眉東漢

末之黃巾明末之流寇張李亦以匹夫起事而擾亂之使底於亡晉以簒弑得位劉裕亦以簒弑報之隋滅宇文之族而化及亡隋唐太宗以晉陽宮人侍高祖陷父於淫惡之罪而武韋楊諸妃后宮闈淫亂穢德彰聞趙宋得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及其末季趙氏一塊肉乃隨波臣以俱去此報施之彰彰者若夫六朝五季紛紛擾亂若何而得若何而失不爽累黍孰謂天道之無知者噫余爲此說余蓋有感於曹操之逼漢獻萬不料數十年後乃有司馬師依樣葫蘆亦照本演一齣逼宮慘劇也漢獻懦弱本不足爲人主然卽位後初無失德操挾其權智竊據大位欺凌君父迫壓臣僚論其罪惡擢髮難數衣帶一詔義正詞嚴不得謂漢獻之過舉也華子魚漢末名士何忍心爲操鷹犬搜穆順髮鬐迫伏后以縊死余以爲曹操逼宮之罪歆實成之操罪可從末減歆當爲此案之首犯世有身負虛名不克自保其晚節者皆歆類耳余又何暇口誅而筆伐之哉嗟嗟人之好善誰不如我今使與婦人孺子談及三國演義漢獻受逼罔不欷歔長歎甚有至泣下者及曹芳受逼則拊掌稱快且於司馬師每多怨詞觀劇亦然此亦可驗我人之心理已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後彼以力征經營妄干非分者夫亦可以少息矣

論白馬坡

殺刀借人阿瞞慣技借劉表刀殺彌正平夫人而知之已若白馬坡激關公斬顏良誅文醜操之作用實欲借袁本初刀以殺玄德耳我有以窺其隱矣何以言之當煑酒論英雄時固以英雄自許亦以英雄許劉使君操心目中蓋愛玄德忌玄德也久矣然天潢帝胄必不能籠絡之以爲己用則由忌生恨而無日不思殺玄德焉兕土山立約玄德一日不死關公之心一日不死欲求關公死心塌地爲曹氏用舍殺玄德外別無善策袁曹交戰間諜必多探知玄德現在紹軍大可用借刀殺人之故智由是念及顏良文醜爲河北名將也死顏良文醜紹必追求死之之人一聞係玄德二弟所斬一腔怒氣必借玄德發洩而玄德之命不保關公知玄德因斬顏良文醜之故而死必急報兄仇與本初義不反兵而我乃可坐收漁翁之利若其不然玄德亦斷不能在紹軍立足天涯海角亡命餘生關公更從何處訪其蹤跡然後再以官爵動其念金玉籠其心不患關公不墮牢籠之計萬一白馬坡前關公竟爲良醜所斬則雖失一心中敬愛之人而剪去玄德羽翼亦未始非計之得老謀深算殆已着着料定狡矣哉此計也毒矣哉此計也然而本初素本昏庸執拗而此次聽玄德一

言道破操之奸謀竟能不斬玄德而關公立功以後訪知玄德消息亦破關斬將以去計雖狡毒果奚益哉

論水擒龐德

操使龐德副于禁戰關公亦借關公以殺龐德也夫龐德降曹既已甘心爲操所用操明知德非關公敵而謂故使之喪元於青龍刀下未免近於深文周內故入人罪矣雖然操之肺肝顯然若揭於何知之於于禁處處掣龐德肘知禁乃操之心腹必所有授意而亟欲死德也惜德武夫至死不悟耳操之欲死德也何故德馬超舊部也潼關一役操幾喪命彼時馬超之龐德不異項羽之季布窘孟德者數矣及後輾轉降曹隨諸將後在德雖指天矢日竭忠盡智而操疑忌之心蓋無時或釋譬之再醮婦入後夫家縱力背前夫恩義願與後夫踐偕老之約而後夫斷不能深信不疑也何則既背前夫安知不能再背後夫乎一經失節而能求諒於人者古今來不數數覯龐德亦再醮婦耳安能不勤阿瞞之防閑哉更有一事可以指證關公擒龐德縛于禁德引頸受戮禁俯首受囚二人孰功孰罪不必勘問而自明操非不明賞罰者操聞禁囚德死之耗初未聞刲禁以喪師辱國之罪德死事如此之烈亦未聞操有所卹賞足證余言授意于禁專死龐德非深文周內故入人罪矣嗚呼龐德忘故主之恩絕同氣之意自以爲庶可取信於操而不知已步步中其奸謀枉送性命嗚呼失身而不爲長樂老仍欲在新朝有所建樹縱能立功而大節既隳識者齒冷況未必乎彼喪節者可以憬然悟矣

論失街亭

余讀陳壽三國志論孔明相業有餘將才不足信哉斯言也余蓋於街亭一役而愈信已夫稱將才者不在將兵之多寡而在將將之當否以街亭之重地關係全局之勝敗而付諸紙上談兵漫無經驗之白面書生之手豈未聞趙括徒讀父書終難免長平一敗乎吾深怪臥龍之才識反出括母下也諺有云熟讀王叔和不如臨診多此言醫之貴乎經驗也用兵與行醫同一致耳安得舍有經驗之人而不遣轉遣一漫無經驗者哉余爲孔明設策當失街亭警報傳來惟有從速調遣趙雲老將副以王平多撥士卒同守街亭子龍身經百戰必能當此重任縱有蹉跌亦不至如馬謖之全軍覆沒況兵法有先聲奪人之說子龍屢敗曹兵長板坡百萬軍中縱橫馳驟如入無人之境年雖老邁威名尙在彼敵軍如聞守街亭之主將卽係當年血戰將軍未及交綏氣已先餒兵家勝負全恃氣之作用氣一餒則投

縮不前軍無鬥志矣敵軍既無鬥志我軍恃主將之威自然勇氣百倍如是則蜀勝魏敗可操左券耳計不出此及聞圖乃急至列柳城調雲勢已無及嗚呼孔明將才果不足乎何惑陣壽之毅然論斷也抑余更有疑者則以漢水一役先主贊雲一身是胆之後而子龍不復得臥龍重要差遣征蠻刧營派兩裨將當其任而令雲與魏延爲之接應一出祁山時且不擬挈雲至軍迹頗類於嫉功者流以孔明之賢當不出此然非嫉功卽不知人孔明必居其一矣

論空城計

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旨哉斯言也夫知己難知彼尤難知己之知彼難知彼之知己尤難孔明不得已而用空城計必其能知己者必其能知己之知彼也必其能知彼之知己也何以言之不知己之素來謹愼必不敢冒險而爲此不謹愼之事不知彼之對我必須謹愼亦必不敢冒險而爲此不謹愼之事不知己之眞能决定司馬對吾必須謹愼不知彼之素來信我謹愼萬不料吾一時竟不謹愼亦斷不敢冒險而爲此不謹愼之事轉置身命國事於孤注之一擲也孔明當三探之後知司馬大兵風馳電捲而來城中無可調之將無可戰之兵閉城困守示敵以弱敵知虛實奮力環攻旦夕城破玉石俱焚而已因念及一生謹愼我自知之敵亦知之敵之用兵對待他人容或不持謹愼主義對我素來謹愼之人決無不愈加謹愼之理處處慮到着着算定然後獨坐城樓兩童侍立怡然自得酌酒彈琴行所無事不現一毫驚惶之色蓋彼時孔明心中能拿得穩西城雖然大開彼司馬懿定然不越雷池一步乃能若是之鎭定稍一慘沮則完敗矣故不能如孔明之一生謹愼而欲爲冒險之事是爲笨伯不能如孔明之料定敵人深知我之謹愼而遽爲冒險之事是爲蠢材卽孔明一身此等計策亦祇可用一次若再用之是非上智而爲下愚用兵之道變幻通神豈可拘以成法哉

論斬馬謖

孔明之遺馬謖守街亭失着也孔明之斬馬謖則失着而又失着過之甚者也然則謖之罪不當斬乎孔明之斬謖不合軍律乎夫失地喪師理宜正法身爲主帥罰賞嚴明熟得謂斬謖之不當余所謂失着者失在遺守街亭之時所謂失着而又失着者失在當時未卽蜀中人材一忖度之也遺守街亭之失余前論之詳矣今獨論斬謖之失着謖言大而夸剛愎自用是其所短然其才則爲後起之冠若增

以閱歷養其智識亦未嘗不可蔚爲將才諺有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謖病在剛愎耳今經街亭蹉跌必深悔過信古書置之死地而後生一語以致一敗不可收拾壘守成法拘泥鮮通蓋不能成事而轉足僨事耳有此悔心如使之再遇大敵余敢決其廣攬衆謀周詳審愼思雪前恥以成大功矣乃不克自效齎志以沒且孔明亦嘗念及此役之失利謖罪居其半己之用人不當罪亦居半引罪歸己貶秩自責赦謖使之立功贖罪在謖固感恩圖報之不遑卽蜀中將士亦誰得而議其後者噫謖旣斬矣而老成如趙雲輩漸次凋謝關興張苞亦於三出祁山時陣亡隨征將士幾無可調遣者孔明彼時心中未嘗不悔而於事已無及矣俗語云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使謖而在亦何至若是乎余謂斬謖爲失着之又失着者蓋亦以人才不易生用才者尤當善用其才勿使之一跌不能復正耳

論白門樓

西楚霸王都彭城後而用兵屢敗自刎烏江呂奉先奪劉玄德徐州後亦用兵屢敗被擒於沛下白門樓夫以二人之縱橫天下英勇無敵而其失敗皆在徐州徐州誠非用武之地哉余嘗論徐州之形勢一考論之徐州地勢平衍東北達袞沂西北通曹濟西接汴洛西南追汝潁東南瞰淮海四通八達之衢也假使若袞沂若曹濟若汴洛若汝潁若淮海此數處皆爲其屛蔽則坐鎭有餘兀然爲東南天府之國非然者袞沂曹濟出兵襲其北汴洛汝潁出兵擾其西淮海出兵據其東南四面受敵而徐州乃成坐困之勢故項羽當鴻溝未劃以先七十二戰戰無不利自入彭城北爲三齊所逼西爲大梁所困遂至垓下聞歌一敗塗地也若呂奉先者一枝畫戟勇敵萬夫虎牢一役威鎭關東及濮陽敗退襲據徐州方自以爲城高池深兵精糧足可以爲霸王資也不知曹操在袞袁術在壽春其於徐州皆有居高臨下之勢布入徐州已成甕中之鼈釜底之魚不久必爲强者所吞併況陳宮之忠言不聽陳登之間計得行失徐州失小沛轉輾而入下邳困守孤城卽無手下將士之變亦不過苟延殘喘稍緩須臾死耳又安能逃出徐州疆域之外一步哉余蓋觀於白門樓呂布被擒而歎負固者之斷難幸免亦以見恃險阻以力征經營者之終歸屠滅也

論打鼓罵曹

桓子野之笛嵇中散之琴明妃出塞之琵琶征人望鄉之蘆管吾均不得而聞之也然耳雖不得而聞而其音調節拍猶可想像而得子

野高士也不願爲王門伶人勉爲三弄諒其笛聲必淸以傲中散狂士也有知作窮途痛哭偶然一奏知其琴音必鬱以哀昭君出塞辭帝闕而往絕域琵琶之聲必怨以慕征人遠戍登城樓而望故鄉蘆管之聲必淒以厲獨彌正平罵曹操時所擊之鼓吾不得而髣髴其端倪形容其節奏也蓋彌正平者合桓子野之高尙與嵇中散之疏狂而爲一人又復惓懷時局俯仰古今憤跋扈之權奸痛孱庸之獻帝所謂一腔熱血無處揮灑滿肚皮牢騷無處發洩胥於此一擊時傾筐倒篋而出之故其爲聲也旣淸以傲更鬱以哀旣怨以慕更淒以厲徐如點拍疾如撒菽驟如急雨之打芭蕉緊如狂風之吹敗葉草木之屬擊之能淵淵作金石聲是皆其胸中抑塞磊落之氣全發見於頭如靑山峯手如白雨點之時自然而然成玆絕調非他人所能形容彷彿其萬一也姑無論漁陽三撾其譜不傳於後世卽使流傳至今按譜一奏而人非正平又安能使革木之屬出金石聲哉雖然正平如是之折辱阿瞞而阿瞞居然避害賢之名欲借景升之刀以快其意此又奸雄之不可及處吾論此劇蓋深服正平之豪氣壯膽甚愛阿瞞之忍辱愛名而未嘗不歎息痛恨黃祖之果爲士偶也

論冀州城

認題不眞者不可與作文察理不精者不可與論事知人不明者不可與言忠義如楊阜者非卽知人不明而誤用其忠義者乎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名爲漢相實乃漢賊馬孟起報殺父之仇結好羌兵攻拔隴西州郡君子諒其志不在利漢之土地也蓋深嘉其力能討賊竟死父未竟之志除天子難除之患衣帶一詔天語煌煌口血未乾誓言在耳胥將於得冀州後以成厥功又豈料楊阜薦梁寬趙衢以爲內應約姜叙奉昂以奪冀城內應發作馬超妻子死於城頭而超繼父討賊之功隳於一旦惜哉說者謂超殺韋康四十餘口故阜爲故主報仇耳不知康之仇私仇也超之討賊公義也阜敗馬超是以私仇害公義耳馬超敗走而操賊之毒燄愈熾阜爲操之功臣實爲漢之罪人矣然則此一役也馬超無一罪乎曰惡得無罪夫殺降爲兵家大忌罪人有不孥之文康旣開城迎降而殺其身殺其全家是直盜賊之行爲而非義師之作用矣然使殺韋康幷殺楊阜居心雖忍而除患務盡縱不容於公論亦倘可免噬臍之悔奈何於韋康則責其遲降之罪於楊阜則嘉其守義之功自詒伊戚雖悔奚追超之謂矣雖然阜之罪實浮於超觀於赴許都見操曰阜無死難之功而無死難之節於法當誅何顏受職操嘉之卒封以關內侯爵可見冀城一役非爲漢恢復土地實甘心爲操鷹犬者君子於阜蓋無取

矣

論温酒斬華雄

聖歎云人罵曹操奸雄吾惟恐曹操罵人不奸雄旨哉斯言也奸至於操能令人恨能令人怒並能令人愛夫奸而令人恨令人怒奸之至矣奸而令人愛則其奸乃登峯造極大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慨如虎牢關前把盞勞關公是時關公特平原縣令坐後之馬弓手耳英武之姿雖曰超軼儕輩然遽謂阿瞞獨具巨眼能識英雄此則未免高視阿瞞決非當時情事余推阿瞞居心殆以爲諸侯上將連喪數員而盟主所謂顏良文醜又遠在河北眼前實無可抵敵之人彼區區馬弓手乃挺身而出願赴前敵度必有衝鋒陷陣之能斬將搴旗之勇乃敢向帳前討令此一去也幸而勝則挫敵銳氣固爲計之得即不幸而敗且或喪元於華雄之手則彼雖血染疆場座上諸侯將嗤其大言獲咎必無笑操之用人不當者征駒將跨把盞以獻殷勤此杯水酒固謂得功而還聊當慶賀萬一裹尸而返亦可比桂醑椒漿作生前之祭奠若敗陣返轅雖保生命料必無面目以見座上諸侯四世三公之盟主且將治以軍法以爲口出大言者戒而阿瞞愛才若渴之名則固見稱於十八路諸侯之口此操當時之心計固昭然若揭也若以巨眼識英雄許操中操算矣余故曰操之把盞勞關公是其奸雄之令人可愛處耳

論轅門射戟

大凡人之處世接物萬不可涉於驕矜之途一涉驕矜則凌人以氣而人固有所不受即市人以德而人亦不以爲恩如呂奉先轅門射戟是已此一役也迫紀靈以退師免玄德之戰禍豈不甚善然其殺身之禍即伏於此時何以言之玄德自陶恭祖三讓徐州軍民推戴競奉爲徐州之主呂布以兵襲奪之玄德徙居小沛反客爲主不平之事莫此爲甚玄德之所以隱忍不言者特以勢不敵耳然其心固未嘗毫無芥蒂也袁公路進兵以攻小沛爲奉先計果欲與玄德解釋前嫌則當引兵救玄德之時宜合與紀靈戰靈非布敵況益以劉關張乎如是則解玄德之危而二十萬斛之粟料術亦無法再行索回也乃欲於兩方面都作好人弄此狡獪技倆射戟轅門以示其勇在布之意方以爲袁術固無辭以相責玄德亦感激之不追即張翼德有不解之仇當亦懾於我之技勇而不復敢與我鬥故射中畫戟

之後擲弓於地意氣自豪驕矜之氣溢於言外對玄德曰非我則公危此等語氣非解前嫌乃責後報玄德深心人一聞此語益滋後慮矣異日者白門被摶作堦下囚而玄德非獨不發一言以相寬轉以丁董之事提醒曹操速布之死其機早伏於非我則公危五字中也

論奪小沛

呂奉先白門樓殞命余嘗論其機早伏於轅門射戟之時固已而奪小沛一事尤爲速死之道徐州者玄德之徐州也布奪之而反居小沛至是並小沛而奪之令主人翁幾無容身之地玄德縱極長厚縱極懦弱不悻悻於色者能不恨恨於心乎彼時玄德特自度勢力不敵故自甘退讓耳蓋其心固無時不思食布之肉寢布之皮矣說者謂小沛一役以翼德奪布收買之馬匹而啓釁其咎當在翼德不知翼德雖曰莽夫然其理由則甚充足觀其責布云我奪汝之馬匹汝有責言汝奪我哥哥徐州便不說了此種責言理直氣壯布聞此言宜自念兵敗濮陽而後能有安身之地實拜玄德公之賜奪馬之嫌何足深較引兵而退盡釋前嫌策之上也借玄德遣使說和送還馬匹以爲得風轉篷之計策之中也聽陳宮之言不從玄德之請攻城愈急則仇愈結而愈深此時逞盡英雄果曰適以自殺非祇下策實無策耳果也玄德以無地自容之故前奔許都而曹劉合力以謀呂布白門被擒轉向玄德作搖尾乞憐之態其亦思所以施恩於玄德者特轅門射戟耳而奪徐州奪小沛其結怨於玄德者奚止倍徙乃斤斤然責大耳兒之無信不亦傎歟

論薦諸葛

徐元直走馬薦諸葛至今人稱道之余獨謂元直始終在玄德處始終必不薦諸葛而玄德斷無如魚得水之一日何以言之孔明者元直心悅誠服之人也初見玄德卽應薦之以爲玄德用何遲遲者是耶庶蓋自知才不及孔明皓月當空衆星必不能與之爭光而耀彩故雖與玄德周旋日久絕口不道及孔明及至得母召赴許都之信而灑涕言別玄德屢以先生一去無人輔助爲慮元直彼時誠然方寸已亂然爲玄德之言所感動亦應觸起薦賢之念將孔明二字銜口而出作臨別之贈言矣又何待匆匆辭去再行撥轉馬頭始將此間有二賢士伏龍鳳雛得一安天下之語相告哉余窺其意殆欲自見其才故愈服孔明士元之才遂不覺愈嫉孔明士元之才其嫉之也愈深正其服之也愈摯迨至接母手書告歸定省長亭餞別依依不捨彼時元直意中蓋猶望赴許都後母子相見或得奉母重返

新野與故主共事故仍不將孔明薦出及乘馬匆匆而去在途間轆轤盤算乃恍然於此去許昌如鳥入籠如虎入柙必無重返新野之望而玄德之一往深情又不可負於是始將孔明薦於玄德以爲替代吾知元直意中直至此時方不作再回新野之望乃肯毅然決然以曹邱自任否則呂曠呂翔攻新野於先曹仁攻新野於後勢甚危急何不聞薦諸葛以爲臂助耶觀於庶別玄德乘馬往臥龍岡力勸孔明出輔玄德則是孔明草廬元直常來往矣以素常往來之人必待既去之後方爲說出若謂平時茫不記憶我殊未之能信

論贈袍饋馬

曹操者關公生平第一知己也自虎牢關前立斬華雄三戰呂布之後而關公之神威關公之武勇蓋無時不縈於操之心目中而思羅致之以爲己用及徐州兵敗退守土山操如不深愛關公則拚喪數員戰將數千兵卒關公縱曰神勇不死亦傷矣惟操心愛關公不忍迫以危險張遼說降且允從關公所約三事非心悅誠服而能若是乎雖然三事之中以第三事爲最與孟德之意相左孟德本欲羅致關公以爲己用如其知皇叔去處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則亦何取關公之降哉繼聞張遼之言乃專以厚恩爲籠絡英雄之計故既贈袍以結其歡復饋馬以悅其意孟德之待關公卽古之折節下士屈已求賢者無以過之其禮之也愈恭知其愛之也愈摯是固由於關公正氣浩然足以令奸雄攝服然苟非操有知人之明恐亦未能若是之恭且敬也而乃施之者殷殷勤勤受之者疏疏落落袍則穿於衣底不敢以新賜而忘舊恩及見以赤兎馬相送乃再拜稱謝以爲異日尋兄可以一日見面地步操雖愕然甚悔然亦無可如何也吾嘗綜論操之於關公特限於薰蕕之不能同器冰炭之不能同爐故始終不能羅致關公以爲已用耳若第論其待關公之厚愛關公之深不得不推爲關公生平第一知己觀玄德致書有必欲取功名圖富貴願獻備首級以成全功之言翼德亦有擂鼓三通之事劉張二公且不能如操之始終信服關公矣操誠關公第一知己哉

論華容道

華容道上關公不殺曹操操之命關公活之也然余則謂非關公活之仍操自活之耳彼其時操之掩面欲泣作種種乞哀之狀舉不足以動關公心所足以動關公之心而撥轉馬頭讓操逃去者卽當日留書作別追贈錦袍橋上數言依依不捨之一切神情至此全於關

公心目中發現關公義氣干雲覩斯現狀遂不復作怒目之金剛而爲低眉之菩薩矣何以言之關公千里尋兄二嫂車仗外祇單騎耳曹操追來隨後者且數十騎如許褚徐晃于禁李典輩皆驍將也使操當時以武力相見關公縱爲萬人敵然亦安知不失機帶傷乎且一經失和即獲全勝又何以保二嫂安然出險恐五關早作準備不能闖過矣蓋關公橋上之危與操之華容道上相彷彿操在當日未制關公之死命關公今日亦安忍制操之死命乎故吾謂華容道義釋曹操仍操之種因於前而結果於後耳嗟夫人生作事留寬一步即異日獲寬走一步之報假使操在追送關公之時與關公決裂而關公天命未絕徒增惡感華容道上所謂讐人相見愈覺眼明二十七騎無一能保生命有斷然者噫關公之義曹操之奸尚以一時之情意爲他日買命之根吾人處世愼無圖一時之快意致異時無面目以相見也

論古城會

天下惟左性人最易執性其弊必至于執拗而難化亦惟直性人尤易執性其弊必至于固執而鮮通左性人之執拗難化若王安石之行新法是直性人之固執鮮通若張翼德之疑關公是吾蓋觀於古城之會而歎直性人之固執不亞於左性人之執拗已夫劉關張桃園結義以來誓同生死及徐州失散天各一方翼德奪據古城權作安身之地關公奉二嫂斬關奪隘千里來投吾料翼德一聞此消息必出城遠迎私幸兄弟三人已有二人聚首徐圖通信河北俾玄德公乘間來投方爲正辦斷無反目交鋒之理乃因生來直性之故舉凡關公土山立約委曲求全之苦心固無由盡知即知之亦無暇爲之原諒祇知既已降曹則兄弟之義已絕不見面則已見面即不妨一刀一槍拚個你死我活故封金掛印勒馬挑袍以及過五關斬六將一切光明磊落之行爲在他人聞之且自作聰明謂爲誘奪古城之計苟非討死鬼蔡陽帶兵追來吾恐即關公渾身是口亦不能將固執鮮通之直性翼德說相信也彼蒼者天若不忍關公被此嫌疑乃於纏繞不清之時突有一蔡陽自己跑來送死以表關公之心蹟以祛翼德之疑團而手足之間不傷和氣嗚呼豈非天哉

論子龍救主

子龍之救阿斗前後計二次一則救之長板坡軍中一則奪之孫夫人懷內劇名截江救主雖事勢不同然其出入生死躬冒危險則一

也余嘗論截江之役其危險尤甚於當陽之戰何則當陽之戰馳驟於百萬軍中槍挑劍劈縱橫莫當十里戰場任其東衝西突而莫之能禦若截江之役則身在舟中英雄無用武之地周善率領五百兵士并不必與子龍衝鋒交壘惟欺困之使無奮勇登岸之隙一面乘風破浪千里江陵瞬息直下一入吳境子龍束手成擒矣乃當危急萬分之時而飛將軍忽自天而下翼德一來周善喪命子龍阿斗遂安然重返荊州是則截江之役子龍之功猶居其次成其全功者當推翼德爲第一矣嗚呼長板坡一役子龍在百萬軍中九死一生將阿斗救出截江一役又復於洪濤巨浪中拚性命將阿斗奪回萬不料兩次肝腦塗地辛苦救來者適爲異日西川四十二年昏庸亡國之主余意譙周再草降表之時子龍在九泉有知當拊膺而長嘆已雖然阿斗之不象賢則是炎運當衰之故在子龍救之奪之之時先主固猶是飄蕩半生祗此一點骨血子龍祗知爲主人保此一脈香烟耳知愚賢不肖又奚能預料之哉

論張松獻地圖

張永年賣國求榮將一幅西川地圖亂招主顧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余亦何暇吮筆研墨爲之作論者余之所論者殆有慨於張松雖有作賊之心而無作賊之本領耳益州富庶而又生成天險阿瞞之垂涎欲思染指也久矣所恨者無人焉以爲之內應耳張松繪成詳細地圖山川險隘瞭如指掌滿心送與阿瞞以爲進見之禮此正如諺所云一個鍋要補一個要補鍋天然巧合矣吾爲張松計宜於接談之頃先將地圖密呈則無論松之若何形容醜陋若何恃才傲物阿瞞欣喜之餘吾保其決不與之計較何至受亂棒之辱乎乃計不及此既以貌不驚人之故失操之歡復以大言不慚之故觸操之怒會亦思操賊固自恃其才而不容他人之偶顯其才者也禰正平一顯其才乃借刀於江漢以殺之楊德祖再顯其才乃托辭於軍令斬之凡在操前欲以才自顯者靡不喪其性命松頗欲於嫉才若讐之操賊前掉弄其才耶得保首領僅僅爲一頓亂棒逐出蓋猶爲不幸中之幸耳雖然松不受操之折辱斷不會將地圖獻與玄德蓋玄德此時之聲勢威望尚不足動松之一盼吾料松由操處觖觖而返道出荊襄殆未嘗不思及江東仲謀有聲望有威望之主顧決非有心尋及玄德彼又安料玄德身旁有一招徠生意之臥龍先生爲之暗中作地皮掮客哉

論戰長沙

戰長沙一役關公不斬黃忠黃忠次日亦不射關公其不殺一也而二人之心理則大不同關公不殺黃忠全是志氣高傲蓋心目中早覷漢升老卒無足重輕遲早定喪於青龍寶刀之下如趁馬失前蹄之頃殺之不武故赦之使多活一夜耳若忠之不射關公則全是感恩圖報之一念所難者在隔夜敗陣回城韓玄囑以箭射關公而生平之箭無虛發又夙負盛名韓玄知之城中將士無不知之一矢那遺即致死命吾敢決其有此拿手蓋以百步穿楊之技射魁梧七尺之軀易易耳惟欲報昨日不殺之恩而又不能不發一矢更以身負絕技通國皆知之故萬難偏左偏右向高向低一味亂射於是對準盔纓一箭射落試思盔纓去頭額其間不能以寸稍低纍黍中腦門矣此一箭也不亦巧極難極耶嗟乎關公生平之失往往在于輕敵輕曹仁而遂中毒箭輕龐德而幾乎失機輕東吳君臣而誤中呂衣渡江之計此次之輕黃忠苟非忠有感恩圖報之一念幾何不命喪疆埸哉迨觀於玄德即位以後封五虎上將關公猶不願與漢升爲伍幸孔明深窺其隱片言排解否則二虎競爭矣兵驕則必敗志驕則有失關公聖人也尚以驕而致敗然則人之處世安能不兢兢焉以驕爲戒乎

論哭祖廟

余讀史至歷代興亡之際未嘗不嘆天道之不爽也三代以上無論已三代以下其以篡弒得國者其子孫必亡於臣子之篡弒閉閤禮佛願生生世世不復生帝王家我聞此語心骨爲悲已若夫托名禪讓保全勝國之裔其子孫亡國時亦得食祖宗忠厚之報喪命淸流而不至遭異族俘囚之辱惟以匹夫仗劍起義極斯民於水火解百姓之倒懸其子孫亡國時大都激烈捐軀慷慨一死千載而下尙凛凛而有生氣焉明朱元璋匹夫起義者也思宗殉國縊死煤山劉邦匹夫起義者也而再衰再興綿延四百餘載劉協懦弱禪位賊臣中山一支崛起西蜀大耳兒誠劉氏亢宗子哉阿斗不肖輿櫬乞降似墜祖父之家風矣乃有一北地佳兒哭奠昭烈先殺妻子然後自殺而劉氏之家風爲之一振亡國之餘不至懨懨無生氣何其烈與嗚呼彼蒼者天不使北地爲昭烈之兒則以炎漢氣數已終北地嗣位不能成三國歸晉之局也必使北地爲阿斗之子則以豐沛英雄崛起北地自殺乃能成繩其祖父之美也夫千古無不亡之國亦無不死之人惟國破家亡與其繫組被俘延頸待戮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既玷家聲又貽身辱何若劉諶闔門殉國之爲愈哉雖然此等孝子

實孫曠覽史冊漢明以外曾不一見豈天之獨厚於劉朱二姓哉蓋若何而興若何而亡興亡之際有默相應感者焉

論柴桑弔孝

諸葛亮一生謹慎當時知之後世知之卽孔明亦自知之其不得已而行險以徼幸則莫如西城一役余嘗謂非孔明不敢冒此險亦惟孔明乃能冒此險蓋謹慎於平時不妨嘗試於俄頃兵法所謂虛者實之實者虛之是已若夫兩國之間乃以土地之故巧取詐奪致傷感情又復以鬬志失敗新隕大將彼國君臣料必切齒痛恨欲甘心於仇讐以洩其憤而乃輕身蹈虎狼之穴舉足臨不測之淵輕則受幽囚之辱重則遭殺身之禍意中事耳其危險情形殆較西城一役為尤甚以一生謹慎之人竟作此等冒險之事洵所謂可已而不已者矣夫周瑜之死原不得歸罪於孔明然既生瑜何生亮之言固東吳將士所共聞臨終恨恨知其受病之源不由於箭瘡之迸裂實由於氣鬱之傷身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吾而死萬一東吳將士為周都督復敗衂之仇此以弔唁而來彼以兵戎相見吾不知臥龍先生有何妙計以脫此厄也說者謂孔明之意以繼瑜為都督者為魯肅逆料子敬長者必不忍使手下將士推刃於其胸乃敢一葉扁舟深入重地耳雖然曠觀史冊所載將悍兵驕營門鼓噪雖大帥亦有時約束不住此類事數見不鮮況子敬德有餘而威不足能保新受命之元戎必能駕馭程德謀黃公覆諸老將乎孔明此舉太覺藐視東吳而以名譽性命為孤注之一擲矣龐士元責以欺江東無人諒哉

論黃鶴樓

黃鶴樓一劇雖婦人孺子亦能知此中情節究其實則憑空結撰非獨三國志無此事卽演義亦無此事實也在當日編此劇者之心理必以為諸葛祭風至甲子風起披髮下臺登舟適去多帶一枝令箭絕不累贅而可為黃鶴樓君臣脫險地步推其意方謂讀書得間也而不知訛謬之處不勝枚舉南屏山祭風要令箭何用周瑜既不合以令箭派遣諸葛諸葛亦不合以令箭調遣將士此一枝水軍都督之令箭可謂突如其來卽使有此令箭在諸葛處矣並由諸葛將此令箭帶去矣試問令箭何物非軍中之第一要物乎周公瑾非睡生夢死者竟失落一枝令箭而不追究乎且南郡一役孫劉已變為仇敵令箭失落在仇敵處以周郎之聰明伶俐猶必待魯大夫追問此枝令箭從何而來始憶及南屏祭風失落乎如是則周公瑾自赤壁一役以後必係失魂落智如諺傳戲劇中飾關公忘卻塗臉飾周倉

忠却帶鬚者一樣麻木不仁曾是六郡八十一州水軍都督能若是之兒戲耶况且場面上亦有自相矛盾處周郎下樓明明傳令將士若無本都督令箭不許放他君臣下樓違令者斬此後周瑜並未上樓彼將士豈不知之則當下樓時劉備君臣手中突有令箭彼將士亦不疑及都督不在樓上此令箭從何而來稍一詰問大事立敗乃周郎下樓時慮不到此衆將士見令箭時想不到此偏偏編劇者竟糊糊塗塗編演到此亦未免自漏馬脚矣

論劉璋讓位

劉璋庸主也亦仁君也獨生空山引虎自衞及磨牙吮血寧以一身膏彼饞吻不忍累及衆生此其庸闇不可救處正其仁慈不及處城都富庶彼時王累劉巴黃權忠義之士尙在左右背城一戰似尙較北地王劉諶時尤操勝算徒以子民之故開城迎降劉璋當日之心事固爾爾也取城都一齣所編詞句處處顧定子民却合劉璋心事演此者全齣唱工固須悲壯淋漓方能將滿懷憤激之神情曲曲傳出即所有白口對答各人有各別之神氣如對馬超云孤豈肯失信於你明帶有忍痛決絕之神氣對孔明云好一個不得已而爲之則帶有嬉笑怒罵之神氣及後遷往公安對劉備云事到如今任你君臣所爲則帶一種悽惶之神氣此等處一字一句忽略不得含糊不得至責備玄德君臣時拂袖冷笑大義凜然足使玄德孔明冷水澆身開口不得對嚴顏幾句唱工亦足令二臣短氣嗚呼戲劇雖小道而與歷史勸善懲惡之義相發明孰謂可掉以輕心哉

論羣英會

羣英會一齣飾周瑜難飾蔣幹尤難飾周瑜之難難在軍馬倥偬而此時偏欲顯出詩酒風流之態度又非一味儒雅見長也還須機械變詐掉弄玄虛方是活周瑜飾蔣幹之難難在滿心游說而臨時偏有不准談及軍情之號令又非一味裝獃作呆也還須轆轤盤算預備進言方是活蔣幹迨後公瑾大醉抵足同眠蔣幹雖有滿肚皮言詞開口不得半夜坐起觀書正因在曹操處討來差使無以復命翻見二蔡私書却好爲次日渡江消差地步故不及細細思索將此一封書懷入袖中所謂順帶不爲偷耳須知蔣幹與瑜同學現正在猛將如雲謀臣如雨之曹丞相處當參謀斷非如諺所云狗頭軍師飯桶謀士者也此次所以上此惡當譬之對奕周瑜棋高一着纔弄得

他縛手縛腳耳吾敢斷蔣幹決非豆腐棋也且周瑜之布置亦煞費經營矣既欺之以私書復欺之以密語既欺之以嘔吐復欺之以鼾言瑜亦何嘗輕試蔣幹乎飾蔣幹者固不容賊頭賊腦作偷兒入室之態尤不容作獃頭獃腦作冬烘學究之形此正如金聖嘆云賭畫天尊蔣幹亦特相去一間耳亦何容畫作牛鬼蛇神哉

論擒張任

嗚呼余觀孔明之以全力擒張任而漢張任亦人傑矣哉任之一身非獨關乎劉璋一人之興亡即數十年後劉禪之亡蜀已於任之箭射龐統伏其機已何則鳳雛不死臥龍不離荊襄輔以關趙進取有餘守定東和孫權北拒曹操之宗旨則內顧無憂縱有呂蒙無所施其詭計則荊襄可以不失則劉禪有一退步即使鄧艾渡過陰平諸葛瞻戰死綿竹猶可徙都荊州爲徐圖恢復之計況當成都危急之時不妨移荊州一旅助守鄧艾孤軍深入鍾會又爲姜維牽制相持之下尚未知孰勝孰負漢業不絕或竟使鍾鄧兩軍全殲於錦官城外矣乃當劉備謀奪劉璋基業之時已有一張任爲之斬去右臂而孔明遂不得不離荊州孔明既離荊州遂不得不挈趙雲俱去挈趙雲俱去遂不得不將荊州重托關公而荊州於以失而劉禪於以亡遂層推究豈不由於張任之箭射龐統耶譬之造屋經營結構之時預伏一火種於其下迨異日者崇樓一炬傑閣齊焚胥由此火種以作導綫任之功不亦偉哉且孔明之擒張任亦大費心力層層布置節節埋伏且親自出陣誘敵所謂獅子搏虎必用全力是也假使任不恃勇輕進處處亦以謹慎對待吾恐非獨城都未必能取即落鳳坡一箭之仇亦不能報客軍孤懸異地不能進並不能退危孰甚矣噫劉宋擅道濟不死則跖拔必不能得志朱明袁崇煥不亡則滿清必不能入關千古興衰成敗雖曰天命豈不由於人事哉

論走城麥

荊州之失不得爲關公咎無智愚賢不肖莫不同此心理也於是有歸咎於糜芳傅士仁者謂彼二人不萌異志則關公尚有退步有歸咎於劉封孟達者謂彼二人肯發救兵則關公尚可保命芳也士仁也封也達也誠爲關公之罪人然尚非探原之論余本春秋責備賢者之義竊以爲荊州之失關公之亡惟孔明一人實尸其咎雖起臥龍先生於九原蓋亦百喙莫解矣夫當鳳雛既死先生挈趙雲至川

荊州重任托付關公事勢也必然也交付印綬時先生叮嚀囑咐關公以死守自誓先生聞之不曾深惡其不祥乎特以當時無收回印綬另易他人之理故再三以東和孫權北拒曹操八字秘訣諄諄告誡固亦深知關公生平剛直有餘而沈濳不足也彼時蜀事方急勢難兼顧迨兩川底定玄德進位漢中王之後孫權屢索荊州諸葛瑾且奉使至蜀權不能須臾忘荊州孔明亦知之矣余以爲成都粗定卽應仍遣趙雲回荊州助守關公與趙雲患難起事情逾膠漆非比漢升老卒不足與爲伍也若是則關公討賊子龍坐守荊州固若金湯矣慮不及此豈非智者之一失乎若呂子明者亦一時豪傑奪取荊州所謂各爲其主本無可深責其見惡於天下後世者白衣渡江之詭計耳使光明磊落將荊州取去亦誰得而議其後者筵前追命雖祗見演義余嘗過丹陽呂城聞士人云方圓五十里內無一關帝廟前曾有人創建未工竣而遭焚呂城爲子明故里數千年後關公且不願血食其地（此非余臆造之說可向丹陽呂城人詢之）舞臺之上何必舊事重提爲在天之靈演此傷心之恨史者伶界多解人當不河漢斯言

論斬貂蟬

余觀白門樓一劇呂布被縛有責罵貂蟬一折或問余曰演義載白門樓呂布被擒貂蟬並無下落此後生死存亡不得而知戲劇之上乃如此扮演且另有關公月下斬貂蟬一劇信乎否乎予曰否貂蟬無可責之罪呂布亦非可責貂蟬之人何以言之貂蟬奇女子也犧牲一身以抒主憂而救國難者也惡可以尋常女子繩之哉又惡可以尋常女子名節二字繩之哉當董卓恣肆廢立自專司徒日夜憂煎束手無策貂蟬自願用美人計以蠱惑董卓更用連環計以蠱惑奉先未入相府之先本置節名於不顧其目的專在離間卓布而已故鳳儀亭上一面對布極盡掩面悲啼之態一面對卓又爲幾遭强暴之詞卽目今時髦倌人文明濫牌其擒縱工夫有所不逮所謂以方寸地爲陣勢以衽席上爲戰場自使兇横無比之老賊萬夫莫當之英雄昏昏沉沉墮入計中而不覺觀於擲戟以後卓聽李儒之言欲將貂蟬賜布貂蟬聞之大驚失色垂成之功幾墮一旦能勿假意悲啼說許多牽腸挂肚狐媚話乎否則卓年老痴肥布青年美貌貂蟬豈有不願從布者耶果也連環計售老賊萬段之言出諸奉先之口漢獻所不能討之賊王允所不能滅之人貂蟬以一女子輕輕制其死命功在漢室不亦偉哉使非王允操之過急激變李郭炎漢不難復興耳卽此以觀此種女子功在十八路諸侯之上卽使再爲孟

德所汚亦必念大功而恕小眚彼三姓家奴人品去貂蟬遠甚貂蟬不罵布足矣布有何辭責罵貂蟬乎若關公者熟讀春秋者也西子奉勾踐命志在沼吳與貂蟬奉司徒命志在死卓布父子同一轍也關公不責西施而乃月下斬貂蟬余敢謂關公聖人必不爲此殺風景事

新劇經驗談（二）

（正秋）

新劇不唱主張者多我則以爲不必定以日本作則日本有演劇歌劇之分誠然惟勢力究屬歌劇較勝我嘗插極淺近之傷心歌于各戲如（隱痛）有唱（竊國賊）有唱（雪裏小梅香）有唱（愛國雙鴛鴦）有唱（落花夢）有唱（貂蟬）有唱（堯舜）有唱（不可說）有唱而每唱人必大受感觸至有一句得一采者是人之心理愛唱也驗矣所苦者新劇人徒以京戲老調供戲中嫖院過關時一用正秋外竟未嘗有一人造新腔唱新詞以醒世者耳世有熱心人能集會結社熟讀劇本專演星期戲而間插唱句者乎企予望之矣否則（讀脚本）（加唱句）兩問題終難解決也

表面之理論已略述於前矣今日爲言演劇之實驗焉

（一）屬於做工者　新劇者自然的寫眞劇也何做作之有曰非也做忠臣做孝子做智愚賢不肖之男女老少善善惡惡怪怪奇奇倏而時變倏而境遷一人有一人之變化一事有一事之變化劇中情節幕幕不同若不一一形容出之劇中人之喜怒哀懼愛惡欲其何由分君子小人何由辨唯做作太過亦必失眞是明明告觀者以我是做戲尙復存何意味而做作又不可不及不及亦必失眞是明明不當一件事做未免不成事體無過無不及是在學此之勤學深思焉做工之最大要素第一在乎氣度第二在乎神情第三在乎動作第四在乎變化

（二）屬于言語者　新劇之言語較舊劇無雜舊劇有嗓子白口淸楚而字正腔圓便可博采新劇言語有此人言之而受歡迎彼人言之而无精采者是蓋眞與不眞之關係也有此劇用之受歡迎彼劇用之而不得當者是蓋切與不切之關係也總之無論莊言厲言婉

言詼言發皆中節方能無憾夫冀發言中節亦在學者之好學深思焉言語之要素第一在道德第二在學問第三在條理第四在聲音（氣度）氣度者合氣魄態度而言之也天別陰陽風雨晦明人分强弱賢愚善惡時別春夏秋冬寒暖人分男女老幼尊卑是故粉墨登場一人有一人之氣魄軀幹長短肥瘦是固本自天生如期皆同古人非人所可力致然而氣魄出自人爲尙有學養可及以我渺渺之軀居然上得台來猶能吸收千百座客之視線集於我一身其何以致是哉曰氣魄爲之也我嘗以義丐武七名于時武七一丐耳衣敝衣手捧籃而髮蓬鬆屢屢出場能不令人厭而令人肅然起敬心何以故半屬藹然仁者之氣有以感之故若此丐而有强項氣作激烈派慷慨罵世語則其感化力反少減焉若此丐而有暴厲氣則將成爲强叫化子腔調矣若此丐而有油滑氣豈不失去莊嚴感化人心必不深況中間能以歷年積資悉予一候補知府救其全家脫離苦海如此俠義安得有一絲尋常叫化之塵俗氣蓋武七可憐之丐者也人是可憐人然而有傲骨心慈性孝急公好義在劇中少有居高臨下之地位飾之者氣不可以過剛過剛其奚以顯出乞丐身分又不可以過柔過柔則又曷足以見其有傲骨不剛不柔斯仁者之氣適用矣或曰子以經驗覺後覺迺首貴乎運氣殊不知氣者空空如而無影無形不可捉摸者也可以意會不可以指授毋乃徒託空言無裨實效乎曰否否運氣固非始學所得而驟幾唯甚可以久練而及焉練之之道存心爲先誠於中則形于外此心不可以不誠萬象皆由心造不誠必且無物無物則戲亦不文而倫于野矣然則仁者之氣心將何以造之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可以造成之也其與氣魄最關密切者卽態度是故氣度聯屬合稱不加分斷如首之俯仰腰之屈伸手之舉措足之行止是雖屬于動作一類但動作卽須合度欲免失度之虞又復全恃乎氣不見夫有多人背外向而目下矚乎不見夫有多人手則似伸非伸似指非指足則站立不穩行則搖搖不定弱不禁風乎孰使之然者氣不足以副之也是故練氣于用心後又當練腿筋起練腿筋卽所以運氣于腿也次再于手與全身務使在台上氣能沉着得住氣一沉着得住則身也首也手足也一舉一動方能適如其度無過不及之弊矣氣魄合度自然不問其爲狀莊嚴狀激烈狀滑稽狀陰險狀寒酸狀悲苦狀風騷狀潑辣等不難一一各如其分雖然設非學養功深誠心誠意以爲之則雖盡恃乎氣亦無所用之也如果僅恃乎氣則全以氣勝之某名角何至日日一副面目日日一種態度劇中人日日更易而狀之者千篇一律不少改變是氣不以誠用而又乏學養以濟之耳初學而不欲狀何

等人即若何等人氣度則已如其欲之當從誠字上痛下工夫尤須在學養上三致意焉誠不可以僞爲唯道德可以辟僞

歌壇新史

汪孝博簽署

嫖界指南

絮語

青樓爲人生行樂之塲然亦即青年墮落之媒種種操縱籠絡手段實爲可怕今官廳既徵收妓稅而不能禁人之嫖則挽救之法亦無他道惟有一一爲之揭破其秘幕以作當頭棒喝苟非自我現身說法何能使人勒馬懸崖悟非先生遨遊遍南北個中之老遊客也是書即本其生平於嫖界親歷之經驗作生公說法以喚醒世人迷夢雖曰酒綠燈紅然而磊落光明較之九尾龜繁華夢等書直有雲壤之別其內容提要列舉如下

絮語之四大主旨

○文詞香極豔而無淫蕩穢褻語

○口氣極漂亮而無輕薄佻㒓語

○言論極自由而無慫恿人入嫖界語

○說法極新奇而無嚮壁虛造語

絮語之六大特色

○於北里中各種門徑惡習及術語指得清清楚楚講得細細到到

○於妓女之種種手段迷湯拆得穿之又穿

○於遊客方面嫖具隨機應變之種種對付方法說得切切實實明明白白

○各處嫖法不同是書能說出各處之不同

○各等級妓院嫖法不同是書能說出各地各等級之不同

○各幫妓女及各外國妓院之嫖法不同是書能說出嫖各幫及外國妓之不同

各種名色

如京津之捧姑娘▲挑視▲遞務▲拉鋪▲開盤子▲供翻宗▲大坑子●◉上海之過山龍▲拔蠟燭頭▲跳槽▲抄小貨▲皇饅頭▲濟可好之時潮▲讓房開▲[illegible]晦氣▲三息▲三戒▲硬拔▲[illegible]浴▲高小堆●●[illegible]冂之叫堂▲住衣▲殺洋判●●度東之落潮▲和合水▲送煤煞▲車貨●以及陝妓之開香癢▲伴班▲日妓之倚實▲寶行等等共有數百名色不勝備舉

外行看之賽如已經嫖過而從此可以不必嫖已入嫖界之半內行看之從此變爲老門檻而可以預防以後之種種沉迷於嫖界者看之從此可以點化醒悟而但覺嫖亦不過倘衛已經退歸林下之老內行看之可知近來嫖術中之新流行與前大不相同故是書實爲嫖界中之苦海慈航而迷戀者之指南針也全書四厚冊附贈錦匣一只定價二元特價一元二角

總發行所 交通圖書館



南北梨園略史

（民哀）

清自乾嘉之世海內狃於無事士大夫日酣嬉於笙歌間而宮中尤尚戲曲歌舞昇平上行下效流風所被京師遂為戲劇獨盛之區夷考其曲最初則為崑曲由來至遠及皮黃繼興一瀉千里傳播最迅而同時復有梆子西皮燕聲也二黃導源於黃陂黃岡楚聲也梆子秦聲也衆聲雜起以代崑曲而崑曲寖式微矣相傳最初工皮黃者有程長庚余三勝王九齡張二奎楊月樓諸人而長庚最知名汪桂芬為長庚琴師故能擷彼精華嶄然自露譚鑫培孫菊仙於諸人沾丐既深發揮光大譚得程為多孫於張有似此近今所稱譚汪孫三派鼎足而峙也至梆子自郭寶臣侯俊山出而始大著然欲鈎稽其流別代遠年湮殆莫能詳周子劍雲近有菊部叢刊之輯余乃先舉北都同光首尾各班角色之可考者誌於首復述海上梨園概略以殿之

三慶班初為程長庚掌班後楊月樓繼之編演戲劇者為盧臺子餘如桂慶曹六之老生三斧之銅鎚花臉黃三（潤甫）黃五之架子花臉張紫仙敬福陳德霖瘦雲之青衫孫釆珠詢華寶小華琴寶潤華芬之花旦王桂官楞仙之小生劉赶三寶三之丑錢同喜之武二花麻德子之武三花四十兒侯連兒之武旦李三之零碎老生李五之武生均名重一時者

四喜班掌班者初係唱旦兼生之時小福後歸花旦楊桂雲朵仙青衫則有余紫雲文生孫菊仙文武老生譚金福作工老生冰王三花臉小慕劉明九花旦吳六兒[illegible]昌丑羅百歲小生顧芷孫顧硯農武淨汪大升武老生姚增祿楊泉武丑赶生刀馬旦陳相仙喜鳳崑旦梅二鎖武旦青皮亦均聲譽雀噪者

春臺班之掌班為俞菊笙潤仙紅生兼老生汪桂芬許處陳大嗦王仙舟之老生何九劉春小齊之銅錘花臉德處長利之青衫元福田元之花旦陸小芬薇仙之小生兼青衣黃三熊華虎之文丑高德祿之武二花李五魁之武丑大四二平之武生小德子之武旦朱蓮芬延禧之崑旦舍俞汪何數人外餘子碌碌皆無足述

瑞勝和之掌班為著名梆子老生達子紅此外尚有楊娃子小茶壺之老生田際雲人人紅秀雲麟兒之花旦黃月山之武生胖小生之小生秦蘭秦玉文武旦連仲金茂銀玉之架子花臉張黑之文武丑小不點小銀之武旦該班注重秦腔彼時程俞楊盛時不准其在大柵欄一帶演唱直至田際雲繼楊月樓為梨園公所總董秦腔始可在三慶等處演唱而瑞勝和舍達子紅黃月山張黑外餘皆無藉藉名也

源順和亦係秦腔老生有小元紅八百紅捨命紅青衫有六月鮮蓋陝西淨角有麻怪花旦有油糕旦紅菊花小生有德福子文丑有不賴丑瞎董武生有春來和吉和祥武丑有劉七武淨有四虎武旦有王黑鳳雙印桂和更有慶順和班之十二紅十四紅葫蘆紅蓋蘭州睡不着八十兒周二庚董三虎小四喜等更不足道後楊月樓之子小樓投贄俞菊笙田際雲之子雨農投贄黃月山於是三慶四喜春臺瑞勝和等遂渾同組織不若以前之分晳清楚自庚子以後諸家專尚者甚夥而余寓北未久不甚明瞭上所述者半出吾友仙芝口述兼以他友所云更參以己意成之而各班所演之地或本在東城而有時又在西城開演故不能武斷其某班必在某園也以上為北京四大班之已往及所產出之角色（源順和慶順和不能入四大班列以後譚金福所組之同春暨最初之萬祝辰張二奎之雙魁班劉萬義之金魁等咸未列入光復以來之科班若富連成等更不知其底蘊故均不敢妄贅片語）皆以班為統系而上海則重在戲園述之如下

上海當前淸咸豐十年西人拒走李秀成後江浙富紳庶民僉以上海爲桃源點綴昇平市面日盛一日彼時姑蘇之崑班武班（按此武班係紹興武班非京班）因亂離星散難以集成而上海間有坤伶演唱調徽人雜行頭既欠鮮明衣料半多呢布直至同治三年始有好事者在寶善街園一徽班名曰一桂同時有蘇人陸吉祥係唱崑生者在石路花牆頭以市屋平地爲臺館名三雅生涯不甚佳因往聽者不過蘇松常太杭嘉湖七屬之一部份人故與一桂均不久閉歇繼復有人襲一桂舊址開金桂亦未發達當時有陌叻人羅逸卿隸英藉肆意妄爲人畏之如虎因其行四故稱之曰羅四虎初以賭爲業繼因官廳禁賭乃以積資在寶善街南靖遠街北之橫街仿京式戲館建造派人赴津邀角置辦錦繡行頭館名滿廷芳同治五年丙寅落成次年丁卯開張此京班到申之破天荒樓上樓下統售一元滬人泒見趨之若狂定海人劉維忠者曾積功保都司因濟匪軍火事洩畏罪近北京與三慶班中人熟稔因見戲館規模宏大高敞堂皇久蓄開戲館之意茲返滬銷案見羅滿庭芳之發達遂出巨資任寶善街適中之地建丹桂戲園一面派人赴粵置行頭且有綠鼠出風袍靠備嚴冬所用親自入都邀到髯子生劉銅騾子老生夏奎章（月恆父）熊金桂（文通父）周長春周長山景四寶（後玉）架子花臉董三雄甯大吉武生胖羊兒開口跳棚匠張三青衫王桂芬（榮祥父）花旦浪雙喜馮三喜（小子和父）周老旦馮老旦何老旦花臉疤瘩王（永利祖）翌年復來銅鎚花臉大奎官（卽劉萬義）武旦王桂喜鼓吏程章圃（程長庚子鼓吏個中所謂當據老至今受大俸祿蓋自程始）人才濟濟於同治六年丁卯冬開臺園名丹桂樓上下售八角包廂祗隔兩面六間餘皆一直攏統名曰靠包售洋四角日間則將正廳兩傍桌子撤去更以長方茶几亦半價看戲人至夜半有點心充飢手巾不許需索分文滿庭芳果爲之擠閉一年之中獲利頗厚劉更邀周春奎任七孫菊仙楊月樓等來滬角色過多乃在小東門分設一園名曰南丹桂開演未久因武行與潮郡押店打架生涯一落千丈南丹桂遂閉北丹桂後因人浮事於且劉維忠又在大新街大興土木建造廣廈（卽今之聚豐園地址）屋甫落成已歸他姓補苴之術遂於同治十二年癸酉秋虧閉計前後首尾共開七年丹桂閉後有西人演馬戲租半月復歸杜蝶雲接辦杜吳人爲開玉樓春茶社杜阿玉之胞弟唱青衣在京頗有聲譽因堂會開罪白頭髮張都老爺不能在京唱戲偕老生陳夢珩青衫李棣香航海來申投丹桂客串（按新角登臺舊例中書客串某者自孫菊仙楊月樓來滬客串二字始見於戲館門首懸牌杜蝶雲來滬客串

二字復見之於海報上）劉維忠勸其搭班杜毅然允許繼劉力不支杜遂招老生孫春恆孫菊仙吳鳳鳴淨角大奎官劉廷玉董三雄甯天吉武生黃月山李春來曹吉安武二花郝福芝武三花謝梅卿杜錦芳（阿五子）武旦韓桂喜仇三華喜四壽開口跳田黑兒陳吉太（小喜祿父）童伶夏月恆（與杜錫芳爲郎舅）花旦謝寶林劉鳳林馮三喜小丑周松林米全禿扁兒朱二小徐九靑衣李桃香陳雙喜馮老旦何老旦後復添武二花劉福義武旦王大喜（即王慶雲）武三花張九莊（諢名外國狗張鑫培父）張大本童伶小庚弟（即夏月珊）熊文通復往北邀米老生劉桂慶掃邊苑興盛新靴子邵寄舟（均唱老生苑專配褢子無正戲故曰掃邊御逢禮拜六必着新靴故名）人才輩出卓然可觀聞至光緒二年丙子冬楊月樓出獄曾在丹桂客串之夜售洋三千五百餘元杜蝶雲即以此爲贅婿之需（花旦韓桂喜爲杜婿）至戊寅春杜實無力支持扁舟私遁前後首尾計開六年角色整齊不讓劉維忠時代所排之戲以請宋靈風波亭文武岳三劇最足叫座黃月山以其脚本返京都人亦莫不歡迎之杜既閉丹桂孫菊仙自開昇平軒於小東門南丹桂原址也武生有李春來楊二奎（時楊爲正才武生李僅十九歲爲副才武生叫座能力楊不若李）武二花張大四武巾生王八十（疤瘩王子王永利父）開口跳宋立官花旦劉鳳林小丑朱小二老生夏奎章小庚弟小大花臉熊文通等未滿二月適值同治國喪不久即歇閉孫乃復入丹桂昇平舊人大憤致張大四往丹桂穿臺幾釀人命丹桂極盛時代能與抗衡維寶善街金桂徽班之班底與京班合組者館址在石路角色老生有呂昭卿（呂小卿父）四麻子（何金壽父）景元福靑衫有王九芝小生錢星禮張盈壽武生朱湘其（即小嚴瑚王洪壽之婦）花臉吳喜貴應凌雲老生諸阿壽武旦李銘順小丑周松林周來全（以上徽角）老生馬六林連桂（林寶奎父林樹森林樹勳祖）花臉小穆趙殿奎趙祥玉（趙如泉父）靑衣王喜壽（陳鳳雲父）陳彩林武生陳春元黃月山沈韻秋環九武武二花孟七（孟鴻羣孟鴻壽孟鴻芳小孟七父）開口跳楊貴武旦黑兒大福喜鐵兒續來武生徐世芳武二花張大黑靑衫常子和等楊月樓初來滬即隸金桂軒武戲勝過丹桂嗣後天仙崛起全係該班班底金桂無形消滅楊月樓亦曾在丹桂西首一桂原址開鶴鳴時在光緒三年丁丑開未一月爲當道干涉過犯楊近往蘇州鶴鳴遂閉杜蝶雲之丹桂既閉由孫春恆接手約大奎官謝梅卿等共匡殘局謝梅卿往京邀十三旦來生涯頗盛迨十三旦去丹桂遂無力支持矣同時又有天津人修四開金桂以強迫手段邀角就滿庭芳原址開

金桂究因無名角卒致失敗而李春來自昇平散出入杜蝶雲之丹桂丹桂既閉李遂糾合董志俊出資在寶善街丹桂西館址開衆樂角色小老生夏月珊(時年僅十三歲懸牌曰小庚弟又曰小東弟)花旦劉鳳林小丑朱二小何家聲青衣薛寶生(即薛瑤卿)武二花子五頭開口跳郝二明等開演未久股東老班之韋志俊暨周潤田咸以春來遇事專橫將本銀收扣春來獨力難恃乃授計於母舅王福連假言母喪北上衆樂遂閉其間李金鼇承修四殘局續開金桂不滿一年李犯案封閉後盛軍小班管班翟善之在石路開金桂戲園原有班底角色花旦想九霄青衣水上飄武生張順來復邀小叫天青衫孫彩珠郴子老生達子紅大子紅(即劉廷順)等翟善之死金桂亦閉彼時周大升黑兒慫恿兆豐洋行買辦吳蟾青就鶴鳴原址開大觀角色如小叫天孫菊仙之老生常子和陸小芬李棣香之青衣杜蝶雲德珺如之小生劉鳳林之花旦周大升之武二花羊長喜之老旦黑兒之武旦朱小二之小丑紀壽臣之老生等開時頗盛至次年春三月孫菊仙小叫天周大升黑兒黃月山張大四王八十張勝奎(非京中之老張勝奎)等相繼北去大觀亦閉天仙之開在光緒元年爲廨役王炳鎣與大觀鬥氣而設(王本在大觀充茶房首領爲人傾軋忿而辭出)攬收金桂人衆在滿庭芳開天仙因周轉不靈讓與友人趙錦適杜蝶雲所開之丹桂閉歇周松林周來全孟七等咸來歸趙前臺趙錦管理後臺趙阿松(即嵩綬)周來全管理孟七爲武行首領除原有角色復邀徽班花旦小桂壽小丑小金生京角武生任七沈韻秋净角謝雲奎花旦周鳳林小生周釗泉漢班花旦蔡桂喜再就滬上各園挖聘三麻子熊文通小禿三霞蔚雲燕日盛一日更與寶善街分設義錦有武生牛松山(原名長寶爲魯省走紅運之小生)花旦張桂雲文武生小連生等角因生涯不振不久歸併天仙時在光緒乙未夏秋之交而周大升與黑兒自大觀出後赴北適値東太后國喪不能演唱於是重來海上適劉維忠在大新街元芳花園東首地基建造戲園館名滿春開幕時有甯波班在內演唱周大升之武二花康黑兒之武旦馮桂兒之武生均渾合甬班內演唱(馮即馮勝奎唱罵閻羅罵王朗罵曹操著名南北謂三罵老生)開僅半年劉又接開丹桂滿春歸周大升開詠霓除原有班底添聘汪桂芬老生(汪已二次來申第一次在辛巳年由何福安約來未出臺即返)沈硯香之雉尾生兼旦賽活猴之武生佛動心之武旦開演不久汪即因忿北去而添聘李春來愈覺江河日下周大升自知站立不住乃率全班赴甬詠霓遂歇劉維忠因舊丹桂之不甘失敗捲土重來組新丹桂老生徐岱雲(唱假金牌一劇

最著）夏奎章林連奎武生夏月恆郝福茫小生杜蝶雲青衣李蝶香孫瑞堂花旦想九霄又將天仙花旦周鳳林小桂鳳以重貲挖來並邀小生周釗泉付角姜善珍入京聘生小叫天淨大奎官（小叫天係第一次來申）武旦余玉琴（上海余大海子小名莊兒）武丑張永升武二花張九桂趙德虎等後復聘又琴舫之刀馬旦隨帶文生譚鑫兒（小叫天之長子）武生蔡和祥蔡和魁銅錘花臉吳俊臣等七人後因經濟關係債權人追逼不得已劉將丹桂押與瑞生洋行買辦何丹書繼又招三麻子入班演全本鐵公雞亦不見佳又改合組性質前後臺共負責任三麻子薛大慶咸爲股董份子生涯終無起色後歸想九霄接辦同時兆豐買辦陳方水聽姘婦李巧林之甜言開留春戲園名角如林生有汪桂芬花旦蔡桂喜萬盞燈老生有王玉芳林連桂林寶奎武生黃月山李春來沈韻秋小生沈硯香淨李長勝武二花吳桂喜趙德虎青衣金蘭卿小丑何家聲徐阿二老旦羊長喜等生涯大盛而初開時汪桂芬因新丹桂糾葛致涉訟公堂汪曾爲羅少耕司馬捌號因是開臺未久汪大發脾氣李春來從而效之蔡桂喜病瘵卒黃月山改就丹桂留春遂瓦解陳亦不願再開讓與李春來許處（即許蔭堂）沈硯香周雙林何家聲李奎山（打鼓好手）林寶奎劉培山等十分頭開天和因角色全係股東唱做認眞功歸實際自春迄秋盈餘頗夥後因三麻子經手往江西祝德曉峯中丞壽誕迨赴贛歸來天和遂無形消滅想九霄自接手劉維忠之新丹桂延夏月恆爲管事招水上飄大子紅馬全祿活天霸貓貓旦小金紅劉廷玉蓋天紅驚天雷何金壽等角以演斗牛宮燈彩高蹺戲叫座後想九霄有事回京丹桂移寶善街改名天成更添花旦十三紅排演新歌恨蘇護進妲己等劇繼而生涯日瞭電京請示田際雲辦法田覆電祗召盤二字惜無人顧問天成遂散李春來乃聚其班底更聘小一盞燈重開丹桂終因李自信力過分衆心渙散未久即閉彼時又有唱青衣之曹小雲在寶善街開和春李春來之母舅王福連爲和春臺柱餘則無一名角敷衍年餘力竭始閉又有天津人武永泰在六馬路開天福延夏月恆爲管事夏嫌津人勢力太囂張適地基爲大仙挖去夏即慫恿就天儀原址開鶴鳴茶園角色亦無甚佳者夏終爲津人排去復延李春來管事改名慶樂演未久李與伍月仙等往滿庭芳開詠香慶樂遂閉光緒壬寅年九月禾人何少山開長春角色如十四旦何金壽牛松山彭玉章周雙林等皆中駟之才何又係外行且爲友人所撥弄及至延曹小雲爲管事已無及故未滿三月即閉曹小雲收其舊部襲其原址開天儀老旦楊壽長花旦金鑲玉等均頗有叫座力後爲金鑲玉之師何永寬

擠軋天儀歸何又有天津人顧崇德在胡家宅（卽前羣仙地址）開天華招武生張和福花衫小桂林（卽小桂枝師）何金壽之丑孟鴻壽之生金大頭賽何九之淨賽長庚之老生賽山貓賽時遷之武丑角色尙可而生涯不佳一月以後卽閉而何永寬獨開之天儀以霧子青衣金鑲玉小生八千紅暨武生夏月潤武二花夏月肇小丑陳小奎爲台柱聘夏月恆爲管事排演全本左公平西傳頗有叫座能力奈何係窮漢出身見錢卽攫奢已吝人以致夏氏昆仲與小奎官何金壽等咸託故北去而左公平西傳中有白彥虎一段爲回教所干涉改演全本三上吊（由原唱之三上吊起接縊鬼追賊途遇羣賊將鬼攢毆鬼犇於野呼嘯同類場上先安放無數棺材迨鬼呼救所有棺中鬼奮起各持棺蓋與羣賊鬥儼如大敵亦會陣打套子走連環直匪夷所思）生涯尙可勉強支持後於光緒乙未年一月廿二夜遭回祿何遂一蹶不振天儀遂絕周鳳林步李春來之後塵開丹桂桐記有姜善珍小脚鑑父子之付丑小桂香邱阿增之旦角周釗泉之小生郝福芝之武生演劇崑多於京武戲不甚注重而前後台主權反落於郝手周氣憤異常約何瑞福進班抑郝（何係站街巡捕升包探者）郝雖屏去而丹桂則落於何手硬令周鳳林退股何開丹桂瑞記添聘李春來沈韻秋武旦張燕芳開口跳雲中燕武生張順來梆子青衣天娥旦（演燒骨計頗能叫座）未及一年李春來又發脾氣何遂萌退志初擬與何永寬後因丹桂衆角不允復思歸還周鳳林周又無力，乃盤於夏月珊何家聲接手除原有班底更添聘旦角三盞燈四盞燈武旦雲中燕武二花李春利等排演全本洪楊始末記生涯頗好演至次年秋有邑人喬聘儒由李厚齋介紹情願出錢盤頂雙方議妥歸喬開丹桂勝記除原有角色更添聘小桃紅小喜祿童伶毛仲林（卽七盞燈時尙唱老生）小子和小保珊（朱惠元子唱老生）大大奎官（卽小保成時尙唱銅鎚花臉）小桂芬（卽張松濤唱老生現隸大舞臺之眞小桂芬）等角歸夏月恆管事已亥年秋季開演直至壬寅夏日全班赴漢口始將丹桂勝記收場同時李春來與應桂馨合開桂仙於三馬路大新街王瑞雲之武旦李勝奎之武二花馬飛珠之武丑均爲該園台柱未及半年李與應各懷意見遂散又熊文通在寶善街開天寶孟鴻壽孟鴻羣孟鴻芳小孟七等隸之排劉坤一破生番叫座力雖不若丹桂之洪楊始末記而大致不差後亦被火廢孟鴻壽收拾餘燼在正豐街市房安插館名全桂擬天寶捲土重來而天寶終未開門全桂亦力竭關閉有浙乍駐防旂人郎四者聽丈人顧洛川之慫恿邀熊文通等角卽在天寶廢址建館開張名福仙觀者因是處兩次回

祿褱足不前生涯不佳熊勸郎讓歸李春來開春仙除福仙原有角色外添聘武二花郝二明小班花旦小喜順武生小七金子魚鱗紫（即陳世忠）假子小九霄之梆子花旦武二花李福祥淨角劉廷玉武小生趙德虎武生沈韵秋暨李之下手馬飛珠王瑞芳李勝奎韓春祥等角李夙以能武自負故武行角色極多演至年底郝家武班去海參威李更邀趙嵩綬趙小廉之老生謝雲奎之銅錘花臉蕭月亭之武生余玉琴之武旦丁劍雲（即靈芝草）之梆子花旦白文奎之老生又有人薦賈洪林之老生（賈小名狗兒）金鋼鑽之花衫周雙林之丑角入京邀淨角金秀山小生德珺如生涯尙可敷衍而李之行爲太驕有事有人無事無人故春仙未及二年終歸於敗應桂馨所開之桂仙由馬夫阿六頂盤改名三慶光緒辛丑年接手先邀淨角劉永春武生王玉芳來滬繼又入都專聘小叫天南下壬寅復聘孫菊仙朱素雲路三寶等角後因財力不濟讓歸孫菊仙開雲仙角色悉仍三慶舊人惟股東份子中添一兆豐賈辦王國恩暨紅生三麻子一國三公終爲三麻子暗中設計攫去開玉仙丹桂勝記之赴漢也其館址有杭人楊三插開丹桂邀老生瑞德寶旦角小萬盞燈丑角何家聲等開臺在六月望日荒三苦六第一月即現衰狀楊三見事不佳遁津不返演至八月十七爲房租關係被房東何丹書釘門停演三麻子既以計謀得雲仙成局易名玉仙未幾又改玉成生有趙如泉武二花李春利更聘老生時慧寶淨角劉永春童伶小白旋風（即蓋叫天）等角既而又延孫菊仙排演全本三門街頗有叫座力開年餘又以虧負閉李春來就其原址開春桂玉成班底由趙如泉李春利領頭就天仙原址開天仙李之春桂爲黃案被逮館歸顧福參接手邀眞小桂芬劉鴻聲（時劉尙唱淨角）等角生涯不甚佳支撐數月復延三麻子時三麻子專演關公戲與蕭長林等搭配初出台時生涯頗振後因周轉不靈春桂倒閉熊文通初以八千元盤頂春仙邀汪笑儂夜來香高福安孫菊仙等角以黨人碑長樂老火裏罪人等新劇號召座客亦因虧負閉歇翌年捲土重來漸開漸閉丹桂勝記既由漢口返申專演黑籍冤魂惠興女士等劇頗能聳人聽聞繼遷十六浦開新舞台潘月樵夏氏昆仲主持之舊時丹桂原址李德奎接手邀小桃紅小如意紫金仙等角不久閉歇童子卿以羣仙餘利建大舞台於三馬路買收天仙一部份角色天仙遂閉而楊小樓王又宸小子和劉鴻聲等角遂先後隸之三麻子復在法界組織新劇場又有人在三洋涇橋組織歌舞臺均不甚發達光復之際許少卿在四馬路組織丹桂第一臺貴俊卿陳嘉祥馮志奎小菊笙等隸之辛壬之交黃楚九於大馬路二馬路交界

築新新舞臺王又宸麒麟童等角色小叫天曾來一次天仙原班半為大舞臺吸去四盞燈就其原址開迎仙茶園張桂軒等角屬之未幾赴漢而新舞臺因南市戒嚴移迎仙原址開肇明繼黃楚九之新新舞臺開歇何月山等他去肇明即遷入開競舞臺後復返南市迎仙全班返申即移入開迎仙鳳舞臺麒麟童等角屬之而新新舞臺開幕以後同時有王又宸就春仙原址建築中華大戲院有江夢花麻穆子沈華軒小王桂官等角後因虧負閉迎仙新舞臺就新新原址開演未久因歌舞臺楊四立馬德成相繼輟演生涯不振四盞燈遂將全班移入始創男女合演周慧芳狗肉紅等角隸之其時十六浦新舞臺又在城內九畝地建築新舞臺工竣遷入因排走麥城遭火燬至甲寅春日乃重還新新原址組競舞臺迨城內工竣又歸九畝地中華大戲院地址王又宸敗後汪夢花馮子和重邀王又宸劉永春郎德山尙和玉等組織共和中舞臺終因後臺齟齬遂倒閉丹桂第一臺於王鳳卿梅蘭芳第一次來申以後許少卿即併歸尤鴻卿其中角色之進出小達子小寶義三客串均在許尤合股時代第一次邀來者小楊月樓（彼時尙唱生）八歲紅均在此時唱出小名譽者共和中舞臺既倒復由趙君玉（時尙唱生）曁乃父趙小廉招宋志普紫金仙克秀山等組共舞臺排演全本七俠五義生涯不惡究因包銀問題又閉閉後即改民鳴新劇場許少卿既讓去丹桂第一臺又在競舞臺原址開天蟾蓋叫天時慧寶王鳳卿梅蘭芳等曾先後隸之趙君玉始改唱旦角直至合同期滿鬨門共舞臺原址既改民鳴新劇之後有東洋天左魔術會借是演過松旭齋幻術後由常春恆劉玉琴戴幼宸等開亦舞臺因經濟生涯兩種關係停鑼閉歇新劇場舊址由黃金榮開天聲舞臺男女合演貴俊卿李永利賈信卿等先後隸之天蟾王梅二次南來適天聲亦邀到坤伶小香水魔力悉敵時人有梅毒硝鏹水並提之說小香水既去天聲亦絕響後由呂月樵組織滬杭共舞臺今雖存在然已疲癃殘疾矣貴俊卿自天聲輟演即合朱素雲九陣風石韞玉等就羣仙原址開貴仙邀樊春樓麻穆子諸角演半年以生涯不振停鑼十六浦之新舞臺夏家班遷出以後曾有江湖班在內演唱曁百福小京班等均未滿一年故不細載大舞臺因小達子關係童子卿曾鬨門一次越數月重開則爲合資性質白玉崑毛韻珂爲台柱曾邀劉鴻聲南下不甚得意今以宏碧緣爲看家戲上海戲園之概略約盡於此余或得之於伶人之口或身歷目覩而參攷哀梨老人之同光梨園史略之力尤多紹興班與髦兒戲不列焉前曾刊之某報惟彼時攷究猶未有若是審詳是篇錯誤之處自知不免倘望識者有以糾正也

六年來海上新劇大事記（上）

（義華）

緒言

海上之有新劇由來久矣其初始於各學校而創辦劇塲實任天知之開明社爲之倡後繼者雖不乏人然社會對之殊爲淡漠故新劇團亦屢起屢蹶不能在海上劇界占一部分勢力各新劇團遂散居四方飄泊無定甚至在窮鄉僻壤搭台開演不數日又顚而之他幾若舊劇之野臺吾人雖欲執筆紀其事苦於散漫無從下筆自民國二年癸丑鄭正秋辦新民新劇社於海上苦心孤詣百折不撓居然振新劇已墜之聲望而得海上一般人之信仰方其盛時與流傳已久之舊劇分庭抗禮後起者亦如潮之湧無時無之雖時有隆替業有興衰而一綫相傳至於今日尚未間斷推其原因鄭正秋爲之植其勢力也故六年以前之海上新劇不可紀而六年以來之海上新劇始有綫索可尋爰本事實參以鄙見作六年來海上新劇大事記至他處之新劇時演時輟無可紀載而劇人之藝術又每臨筆躊躇不能遽下均付闕如

新民之由來與成立

物必有母而後有果方其種因之時本不望有此果也而爲事勢所驅無意中竟獲此果若鄭正秋之新民新劇社爲海上新劇中興之基亦無意中得之也當其初也巴拿馬賽會開會期近會場中之種種游藝以佐人餘興者籌備無所不至而美國之電影家尤搜羅無遺以中國影片尚無人提倡遂動好奇之心而組織亞細亞影戲公司專攝中國影戲來吾土者西人依什耳也見黑籍寃魂新劇而好之欲攝爲影戲商之於新舞臺夏氏昆仲索價四千七百元依什耳以爲昂抑之不可故未成交於是經營三杜俊初張蝕川鄭正秋四人組織新民公司以應之攝一月乾片未能運華暫行停頓時新民公司演員十六人均無籍籍名攝影戲既停無處可依情象悽慘正秋憐之組織新民新劇研究所於三馬路寶安星供膳宿者三月復有三人來歸正秋本非富有所中費用一人供之力有不逮繼以典質劇人感正秋之義無以爲報會秋涼乃同請正秋開演新劇籍報三月供養之惠正秋許之於癸丑陰歷八月初假圓明園路愛提西

戲園開演惡家庭新劇售價為一元二元三元時海上新劇本已凋敝故觀者不多演劇兩日入不敷出而觀劇者之心理以為精神貫注遠勝曩昔同聲稱道希望續演以饗滬人於是復租南京路謀得利戲園開演售價為一元八角兩種名曰新民新劇社陰歷八月十四開幕而新民新劇社正式成立

民鳴之肇興

民鳴社與新民有密切關係者也新民初開演每晚不過售得數元而演劇者則逐漸增加為二十餘人故開支愈大正秋不以是挫其志鼓勵劇人始終不懈人以是多之而各報亦紛紛提倡加以新民圖畫廣告隨報紙附送灌輸既久遂有生動之機營業日振新民公司創辦人經營三等以正秋亦為新民公司一份子且新民新劇社之人物多係新民公司舊部今既改組新民新劇社原有創辦人自當一律加入向正秋提議新民公司舊演員許瘦梅倡言新民公司停辦後吾儕困居海上貧無所依幸正秋推食解衣始免流離失所今日幸得新民成立營業略有起色正吾儕所以報正秋也有欲加入者誓不從正秋恐經等加入反致團體不堅乃實告而婉却之而經營三等以為新劇際此時期確有發達之機會雖未加入新民另組劇團之念無時或已會亞細亞影戲公司復活經營三杜復初張蝕川於是組織民鳴新劇社邀新民公司舊演員許瘦梅等十人啗以重利謂日攝影戲晚演新劇較之新民利乃兩倍許等十人本以金錢為目的心目中固無新民亦無民鳴也聞之心動然不能遽出新民乃向正秋要求加薪正秋以開支浩繁不之許而許瘦梅等乃背新民而入民鳴初在亞細亞公司攝影戲不一月民鳴新劇社組織完備而攝影戲事亦於是告竣許瘦梅等終未得兩倍之利也陰曆十月民鳴新劇社開幕於法租界歌舞臺舊址與新民新劇社為勁敵而規模似較新民為宏大焉

新民民鳴之激戰

許瘦梅等十人既脫離新民新民幾為之搖動適蘇州新劇人徐寒梅等來遂加入新民賴以支持門面而民鳴方面除許瘦梅等十人外更請陸子美查天影張翠翠等以劇人論民鳴似占優勢新民知非極力擴張不足以資號召癸丑十一月汪優游王无恐凌憐影李悲世董天厈張冶兒等由湖南來新民民鳴爭聘之卒為新民所得朱雙雲之力也初海上新劇大半取材於筆記而聊齋誌異一書取

材尤多汪優游等[illegible]記新劇一變而爲彈詞新劇如珍珠塔果報錄等相繼排演觀者大集迥異昔日及癸丑十二月汪優游等後至[illegible]甯甲寅正月民鳴復排全本三笑觀者益衆嗣後演劇非彈詞不足以動人而新民適於此時遷至石路天仙原址大爲擴張不意演員鍾笑吾蕭天呆等六人又爲民鳴奪去幸新民根柢已固故未受若何影響二月間汪優游等復至新民仍以彈詞劇與滬人相見營業反較減於是別出心裁以新小說編演新劇如空谷蘭梅花落等相繼出現民鳴相形見絀乃謀舊張遷於大新街中舞臺舊址更延顧無爲鄒劍魂等此時也民鳴在大新街新民在石路而劇人亦旗鼓相當海上人士信仰新劇之心與日俱長於是新劇與舊劇接觸既近遂正式宣戰而觀劇者亦承認新舊劇爲交戰團體

新劇極盛時代

新劇既應時而生其氣蓬勃不可限量而新劇團亦紛紛繼起當甲寅之春海上新劇團以數十計正式開演者有六新民民鳴之外陸鏡若馬絳士蔣鏡澄等開春柳於南京路謀得利任天知史海嘯等辦開明於民鳴舊址孫玉聲創啓民於廣西路林孟鳴姚雅明等設文明於跑馬廳各樹其社會教育之大旗以鼓勵觀者雖開演之時或久或暫而創辦之初固皆氣概縱橫不可一世舊劇亦因之受一部分之掊擊名之新劇極盛時代不亦可乎

新劇公會與會串

新劇團既若是之多各盡其力交相攻擊不能相容王漢強許嘯天等以爲海上新劇既若是發達而自相攻擊勢非自斃不可故議組新劇公會以爲聯絡庶可立不敗之基商之各團僉以爲是於是立新劇公會於貴州路開會於民鳴社推舉職員舉汪洋爲會長許嘯天副之其他重要職員則以各新劇團支配之庶免偏枯海上自有新劇以來未有之盛舉也而公會開辦之初需款孔殷經費不足乃有六大劇團會演之事六大團者新民民鳴春柳開明啓民文明也於五月五日會演於民鳴以其容積較大交通較便也所演之劇爲徐半梅之遺囑汪優游鄭正秋鍾笑吾王无恐等之女律師任天知陸子美查天影顧無爲等之恨海爲自有新劇以來未有之大觀所遺憾者春柳社僅至一吳我尊飾恨海中極不重要之一人耳是日售得洋六百餘元作爲新劇公會開辦經費一般人均以爲新劇可

立百年之基無不竊竊自喜不圖會中職員不以新劇公會而圖聯絡反欲藉新劇公會以擴張其本劇團之勢力故新劇公會未設以前攻擊尚不力新劇公會既設以後攻擊反形劇烈而攻擊之力量最大者莫如新民民鳴其他或則自命高尚不甘同流或則勢力薄弱不足與抗故方新民民鳴互相攻擊之時各劇團皆袖手旁觀覘其勝敗至新民之主力為汪優游而朱雙雲則為之傳達其意彷彿汪之機械然而民鳴之主力則顧無為也要之汪優游顧無為朱雙雲等均可名之曰新劇搗亂分子而朱雙雲尤無日不以搗亂挑撥為事也於是汪朱提議之事無論當否顧無為竭全力以反對之顧無為所提議亦然辦事人往返調和雙方持之益堅辦事人覩此情形知新劇家不足以有為心灰意懶深悔前此之多事而新劇公會遂無形消滅所謂辦事人者許嘯天為之領袖也然則許嘯天胡為而具此熱心人謂其本意亦不過欲假新劇公會以植其勢力耳洵如是則新劇公會之卽行消滅尚新劇之幸若成立至今將永為一二人所利用而此攻彼擊亦無寧時其流弊不堪設想矣

新劇之大變遷

新劇者與舊劇絕不相同新劇家每以自詡謂能脫盡舊劇窠臼有獨立之精神此種論調是否適當余殊不欲加以評論然就服裝上言之珍珠塔之方卿三笑之唐寅均小帽大辮方袖長袍效滿清裝束是否卽新劇獨立精神殊使人懷絕大疑問其後有志者思改革之而有古裝戲發現開新劇改革之大紀元於是新民為之倡排演貂蟬武松等數劇置辦行頭悉本舊劇而別創一種似唱非唱似白非白之聲調以自異於舊劇然其大致仍不能脫離其規範其中略諳舊劇者舉止行動尚能裕如而大半則手足無措貽人以木偶之誚初演之時觀者震其新奇趨之惟恐不及而一見之下則舊劇之形象深入腦海今忽有新劇之古裝則覺其藝不若舊劇之純而與人以不信任新劇之機會於是方知其初之不服古裝非因陋就簡實力有未逮不欲自彰其短具有深意存焉故古裝戲雖盛極一時不數月卽行消滅其後亦無人繼起也當新民古裝戲發達之時民鳴方面頗受損失顧無為乃創旗裝戲以抵制之西太后一劇其最著者也竭其全力注重於布景庭殿宮院以及花木舟車無不力求精緻華貴故一劇之費動輒數千金觀劇者以為大觀於是新劇又一變而注重布景資本較少之劇團望而卻步推其極營業雖稱發達而布景之費十已七八馴至絕大資本均已易為布景周轉因之

不靈故新民之改演古裝民鳴之注重布景雖曰新劇改革之大觀實未收若何良好結果甚者且謂開以後新民凋敝之象也

春柳之經過

新民民鳴之事實既如上所述今更退而言春柳春柳者以高尚之新劇自命者也甲寅之春來自湘南開演於南京路之謀得利前台經費浙人張靜江任之而陸鏡若爲之經理初開時營業頗佳其後劇人意見不同各樹一黨四分五裂陸鏡若馬絳士爲一組蔣鏡澄姚鏡明又一組歐陽予倩吳我尊又一組管小髭獨立一黨各相傾軋前台聞之漸生悔意不更出資而後台因之遂大支絀改爲現賣現分辦法其時司錄錢者爲蔣鏡澄故蔣姚得錢獨多陸鏡若究屬經理亦不能苛待之管小髭歐陽予倩吳我尊馬絳士等均爲重要分子故所得雖不豐亦尚不啻最苦者宋癡紅張冥飛等也幾至半年未取包銀幸春柳在梅白格路元昌里設有事務所供演員膳宿零雜之費間亦有所分潤故能支持局面不致瓦解及甲寅冬新民歸併於民鳴尤鴻卿鄭正秋以一千八百元包春柳全班演於石路之新民原址訂合同兩月正秋之意以爲海上新劇春柳與新民民鳴演劇不同可分兩大派別而各得一部分人之歡迎新民既與民鳴合併春柳之勢力當可較前擴大故與尤鴻卿合包之不料乙卯正月工部局因劇場修理禁止不售包廂春柳營業因之受絕大打擊於是兩月合同取消春柳復歸謀得利戲園而內容之腐敗如故演員之不得錢如故未幾即遷至杭州及陸鏡若死團員渙散春柳自此告終

陸鏡若之評論

陸鏡若死不啻與新劇以重創吾爲紀之深惜之也陸游學日本從其國新劇名家坪內逍遙博士學三年頗得其傳在日本創春柳劇場屢演新劇從之游者多一時學者頗爲彼邦人士贊許而於陸尤稱道勿衰乃歸國欲以所學饗國人改革窳敗之舊劇不得志以終故陸之藝實爲中國新劇家中第一講求藝術之人無論一舉一動一步一趨在在講求藝術而矯枉過正有時轉失自然活潑之機而其所學多屬日本新劇與中國習慣上時有抵觸之處觀劇者之目光因之不合故陸之名望轉不若汪優游查天影之盛實則中國之新劇家學而問世者僅陸鏡若一人而已陸著名之作一般人均謂其爲不如歸之趙鏡城與家庭恩怨記之王伯良而陸自命金剛一

劇爲其得意之作并謂此劇經坪內博士之許可即在日本新劇家中亦不可多得吾人殊少日本新劇之眼光竟不能辨其佳處陸每以此爲憾吾人亦當引爲抱歉也及陸鏡若死春柳之命運告終而中國講求藝術之新劇家亦絕豈不大可惜哉

民興之創立

民興社主任蘇石痴本新民後臺經理因意見不合故出而組民興也當甲寅初夏新民正演空谷蘭新劇石痴飾老旦因上場過遲致汪優游王无恐在臺上無戲可做及石痴上塲汪王恨之不與搭話石痴憤戲散在後臺借題發揮大罵名角架子之大氣焰之盛汪王以其後臺經理也不之較而自此每遇汪王與石痴演戲率如冰炭背道而馳觀劇者大不願時有非難之聲雙雲固好事者以之告正秋顧靜鶴亦來告推原其故石痴誤塲所致於是歸咎於石痴加以後臺多與石痴有惡感乘隙日訟其短石痴後臺經理之位置因之搖動然不能驟去之乃先削其管理銀錢權石痴知不能容於新民戀棧無益遂辭職人謂汪王之攻擊石痴實爲奪權問題石痴不若正秋之易與故必去之方能大權獨攬固也石痴去而汪王之權伸新民幾在汪王掌握中矣石痴既出新民乃欲組織劇團以倒新民初新民定章凡持紅十字會劵觀劇者收原價之半以示優待故石痴得藉以聯絡至是乃說之於丁乃揚及謙泰棧主張某集合資本組織民興新劇社欲將新民全班除汪優游王无恐外悉數邀去未發爲王无恐所知立問之正秋新民至此大恐慌而後臺已有與石痴接洽者頗有搖動之象遂由汪王出而調處劇人包銀各加三成風波始息石痴因事不諧幡然改計創辦男女合演以圖鬨動滬人新劇之有男女合演實石痴作俑之然石痴尚不能甘心於新民浼人說凌憐影來歸凌受人慫恿允之時新民已至漢口因之新民民興涉訟各有損失結果則凌在民興演一月復歸新民至民興之重要人物男新劇人爲任天知許靈隱王幻身等女劇人梁一嘯沈儂影等因男女合演之故開演法租界民鳴社舊址自此新劇更不可問矣

民鳴新民合併

民鳴新民之合併成於甲寅之冬而遠因實新民往漢口有以成之也當甲寅夏正秋以海上戲劇素有五荒六窮之稱恐不能得志於夏季而漢口之新劇事業尚未大張旗鼓乃挈全班至漢而上海舊劇塲亦可於此時從事修理在漢營業頗發達而正秋爲人所弄故

各飽其私囊而正秋獨無所獲秋涼歸上海時汪優游王无恐之權力益大喧賓奪主操縱一切所編之戲非經汪王許可不能排演汪王對於非劇人所編者尤多反對如莊蘩黃所編之庚子國恥記包天笑之胭脂井葉小鳳之落花夢等均為所阻正秋雖不以為然而權已旁落民鳴知其然乃以庚子國恥記胭脂井等劇引而長之編為西太后新民因之頗受影響一時與正秋有舊者多勸正秋宜自作主張勿為人利用正秋善其言及十月新民以演員衆多開支浩繁正秋率一部人復至漢口瀕行之時民鳴經理張蝕川送之河干且謂正秋曰我儕本屬知交徒以各辦劇團致不能親近今聞君在新民名雖主人而權則操諸他人甚為君惜之且兩相競爭勢必俱敗不如合併似可久遠并引新民之不能演庚子國恥記等致民鳴得編西太后以控制新民之事以實之正秋聞之感動而意猶不能決及在漢不得志而歸上海之新民亦大遭失敗此時進退失據張蝕川又以合併為言正秋商之全體演員汪優游朱雙雲等素反對民鳴者忽大變其宗旨極推崇民鳴而力贊歸併餘皆以汪之向背為主故歸併之議遂決汪之力贊歸併者實有一至可笑之原因也時汪欲娶婦而經濟不裕商之於顧無為顧勸其入民鳴并要之曰若來歸者先假包銀一月汪急於娶婦故犧牲其昔日之主張變而為親近民鳴矣朱雙雲本屬汪之機械自然翕從無貳不待言也此議既決遂以甲寅陰歷十二月新民歸併於民鳴而余之六年來大事記於此即作為上卷之結束

上海票房二十年記

（義華）

咸同之間皮黃乘西崑之敝為歌場主宰一時風行四海景從達官貴人豪商巨賈嗜痂者大有人在於是召集同好互相研討是曰票房票房之創防於北直風尚所趨爰及上海二十年來時有名家紀其歷史以實叢刊

上海之有票房也蓋在光緒中葉距今二十年矣為之創者趙萱堂錢秀山毛祝三也税樓於湖北路迎春坊之二弄名曰盛世玉音而孫菊仙之子芝譜馮子和之兄二狗為之指導一切悉盡義務會員二十餘人顧草創之始規模狹小不過具體而微耳每屆星期相率至徐園會串以資練習所用經費均係會員公攤研習既久成績可觀會在丹桂茶園串戲實為票友登台之始售價二元觀者異常擁

擠所演各劇多係佳作而爲人稱道勿衰者尤推趙萱堂之烏盆計飾張別古者供奉孫菊仙也更佐以錢秀山之胡索更見精采錢以胡索得名爲上海票友中琴員之冠至今稱道之歷數年孫芝譜死會務不振乃解散繼盛世玉音而起者爲市隱軒發起者夏禹颺管海峯陳玉麟楊國珊等會設跑馬廳之觀盛里時光緒末年會員十餘人月收會費三元而爲之指導者有名伶貴俊卿蓋叫天趙如泉趙小廉等居師友之職而不索供給成效卓著曾在大觀園（即今之女丹桂）串戲三夜得資三千餘元其足聳動人士可想見矣閱三稔而會員多執事他方遂致分散

當宣統三年雅歌集遂崛起發起者鄒稚林管西園也會務頗爲發達迨市隱軒分散會員之在上海者皆併入雅歌集而會務益盛會址初在泥城橋福源里旋遷南京路老閘捕房對門又遷至小花園近遷至芝罘路開辦之始任敎師者老伶工邵寄舟邵沒而聘張德福張爲近日最著名之曲師能戲甚多敎授時娓娓不倦悉心指導會員獲益不少至今會員達九十餘人入會者分二種一曰會員月納費二元有學戲之權利一曰會友月納費一元僅能品茗閱書報而已創辦以來迄今九稔會務有蒸蒸日上之勢近年主任辦事者公推羅亮生夏禹颺二人羅邃戲學夏廣交遊經驗亦多對內以羅而對外一切接洽悉任之夏會務之有今日二人之力居多歷在各舞台及愛儷園張園公共場所串演戲劇或助賑濟充善舉或挹注舞台中人悉盡義務時論多之而每至令節各方請求串戲者紛至沓來幾至不暇應接今則議決此後非助善舉者一概不准串演以免紛紛請求而雅歌集好義之聲又大著會員中劇學深邃者頗不乏人如陳彥衡唐靜庵成寶鈞尤其著者焉至今日之人物列表如下

譚派鬚生	羅亮生　宋小坡　陳芷雲
做工老生	許黑珍　席少蓀　陳玉麟　胡仲齡　貝一峯
青衣	陳志剛　周仲卿
武生	屠開徵　王子春
凈	索嘉德

丑　鮑鶴林

民國二年又有久記社之設社在老閘捕房後社員初爲九人均業洋貨商者故曰久記今則有十餘人矣（劍雲按約有五十人）敎師爲武秀奎老伶工也會費每月二元而出色者爲琴員張鏞祥藝不下於錢秀山（劍雲按此段略焉不詳須與久記票房七年記一篇參觀）

民國三年更有中華票房者發起人王玉書孫豹臣本爲雅歌集會員旋以業顏料者欲別組一俱樂部遂組織中華票房敎師亦爲張德福會員有十餘人會費每月二元社址在居仁里口以孫豹臣爲義務琴員藝尙可

此外滬寧車站附近尙有小票房二三處然辦法不良且未有良敎師指導亦難望其發達票房之名不復憶之矣就上海之票房論當然以雅歌集爲巨擘歷年最久會員亦最多次則久記中華勢雖非雅歌集敵然硏討戲劇之心理則一也

吳門票集十年記

（半狂）

吳中多風雅之士故不乏潛心研究戲劇以爲消遣者鼎革以前尤致力崑曲閒情逸趣誠韵事也或習練有素登台串演聆者咸俯首靜聽按拍和歌偶有失協之腔則互相推究四聲五韵不苟絲毫今日之皮簧遠無如此考究當時崑曲之盛首推吳郡余生也晚未獲躬參其盛至以爲憾茲就十年來吳中研究戲曲者述其盛衰就所知而記之掛一漏萬或不免也

崑劇、　吳中人士之研習崑曲爲怡情陶性計非圖下海賣錢故登台實串者不多不似今日申江票友略能皮毛即欲登台每易貽人齒冷有淸無所謂票集會社平日集戚友數輩延曲師拍習偶或興至則相與淸唱歌喉輕轉檀板聲勻一笛橫吹沁人脾胃雅人深致不足爲俗子道也亦有兼習身段就崑劇園串演者淸季最著名爲予姨丈章煉秋先生之貼旦上海徐凌云先生之小生二人均世家子於崑曲硏究各有十餘年每屆登台客串萬人空巷二人唱作嘖嘖人口鼎革前二年崑班停辦二人不復見姨丈曾爲民興社編西廂曲本但爲阿芙蓉所蝕歌喉相貌均已大損廻顧昔日丰采能不惆悵然倚聲正拍猶非一知半解者可比閒嘗談及云民興諸子無

一人能勝任西廂中角色者良以程君造詣既深見今日之戲曲徒尚浮表四聲不辨自不能無憾也清末之際好崑曲者均仿票集之例招同志立社集相繼興起約可四五處蓋吳中研習此道者實不可勝計惟附庸風雅之俗子不辨音韵之傖父亦多濫竽其間求其人才整齊經濟富裕僅有二社一爲吳癯安先生(梅)所主任之振聲吳先生長文學多自編曲本故該社殊稱許於人一爲祝筱莊先生與家君所主任之際閒社一時名人多爲羅致社員約五十餘盛極一時社中陳設完備器具名貴祝君之力最多而家君實襄成之每當風光駘蕩之際集社友清歌雅集興致頗高斯時崑曲劇園雖衰而吳中人士習之者尚夥乃不期年而復風流雲散蓋適逢鼎革人心皇皇影響所及二社遂爲無形之消滅間或有興召集社員亦不足三分之一人數矣惟寄閑之器具均未遺失一旦人聚卽可復興今日吳地崑曲已至衰境聞有桐華社昔曾爲崑曲社集今則改變方針純粹爲新劇票集然則崑曲豈眞無復興之日乎崑曲之價値高於亂彈內中趣味亦深於皮黃今聞北京崑劇大盛吳中諸君子之研習崑曲者宜可更鼓其興圖恢復昔日原狀也

新、劇、　光復之際吳中新劇團大盛以籌餉故紛紛開演內中分子殊不盡善同一社集較崑曲不可以道理計惟亦不乏大新劇家之熱心社會者先後劇團可十餘處光復時最盛者莫如貝晉美君陳萬里君所主之開明進化二社二君均秉長皮黃萬里尤擅文才社中演員多半青年學生尚知虛心受教不敢胡調南北統一二社解散蓋亂事既平諸子各務所業不復問劇矣今貝君潛心京劇常客滬上陳君則往燕都亦研究京劇常爲劇評頗著於時(卽陳優優)後雖不乏新劇社之繼起惜均屬一輩無賴藉此圖達其獵豔賺錢之卑鄙目的耳中有啓民振風二社稍堪記述啓民爲商團團員所組織社員多爲自愛之商界中人學界中人亦有加入者內地所謂旦角之首陶君殘梅亦該社分子也啓民練習有素初演於晏成中學學生多人卽於是時加入走錫常諸埠頗受歡迎嗣因分子複雜成藝諸君轉隸他社啓民遂散歷來新劇社之壽命最長較有成績者僅此一社傑出之才殘梅而外有激烈小生楊君(似名天樂)初亦晏成學生演劇之態度口才均佳余許爲可造才及往無錫演劇不知如何跌傷頸骨爲家中所知不許再演否則必能爲吳中新劇之光也振風主任者爲錢養臣君內中分子亦不整齊惟聞爾時老友江君天覽(別字喋喋昔曾辦滑稽雜誌)亦在此社又聞錢君延聘吳中名士成飯牛先生爲編輯主任該社成績或有可觀惜未正式開演耳今該社亦解散不知尙有其他新劇社否惟既乏名人主

持必無良好結果斯則余敢斷言者也

京劇　近來研究京劇者甚多就中尤多客籍宦家子乙卯丙辰時有略具票房形式之京劇票集二處均僅研究唱白做工則不具一在倉米巷半園其中人物爲前憲兵營長張昌熙及沈君拈芝諸人余與彼等素昧平生無由知其內容嘗偕江氏票房中人同往聆之頗有數人音調可取者惟較江氏票房實大不如江氏票房非江氏其名也乃余爲之題者初江夢花之兄江子怡授劇於吳中変於一輩嗜劇諸君得暇遂羣趨江氏廌廬爲聚集地於是江氏授徒之所一變而爲票房矣卽諸人直呼之曰票房余遂名之曰江氏票房中有江子怡殷芳齋陳嘯廬三君之弦索陳某(卽前蘇州織造旗人文某之子)之鼓板頗稱嫻熟各門角色又無不備殷君之青衣今更從小喜祿爲師曾客串於春仙園(其別名似名六霞)上海雅歌集小生票友俞君仁安亦曾參與故此處較勝於半園票房余來申後久不與聞嘯廬亦無復昔日之興故二票房之近況不能詳悉僅知尚未解散耳

統記吳中近十年來可分爲三時代自清季至鼎革間爲崑曲社集最盛時代民國一二年間爲新劇團競起時代自三年至今均可謂京劇票房發揚時代然吳人於京劇好之者不若崑曲之多余敢斷言不日必有崑曲大盛之一日也

漢上梨園五年記

(秋俠)

甲寅春三月記者蒞漢時漢上梨園寥落若晨星惟張國樵所創之新民茶園及江錫瞵所辦之怡園兩家坤班以人材論不過羅致三數角盛名者生角則恩曉峯小蘭英張少泉汪雲奎數人旦角則趙美玉十三旦碧雲霞金蓮花數人時而怡園時而新民以至兩園營業亦視角兒之去留相出入初無優劣可分迄今五載內部不無更動而雙峯對峙猶如曩昔其持久之魄力不可謂不厚矣回顧男班反如曇花朝露旋起旋滅未聞能支持一年二年者其故安在令人不解要亦漢上劇界獨具之現象耳是年冬十一月鄭正秋辦大中華新劇社於漢大舞臺新民社員全體蒞止人材完美營業發達可稱漢上新劇極盛時代惜該社敗類黃鵲聲不安本分引誘良家婦女穢德昭彰大受輿論攻擊遂至根本搖動乙卯秋八月開往長沙任天知繼其後亦未能生色不久卽倒及新劇社二次蒞漢該社已

名譽掃地無人過問矣冬十月任天知復創天仙茶園於德租界避暑花園男女合演為漢上創格因旦角不齊且縱妓女出演淫戲卒至關門大吉

丙辰初春金維英組織新泰舞臺假漢大舞臺開幕五月周詠棠辦迎仙舞臺新泰遷至愛國花園以漢大舞臺園址讓迎仙當斯時也漢上梨園凡四男女各居其半雖不能曰男伶戰勝女伶總算五年來男伶之極盛時代九月新泰舞臺解組迎仙亦於十一月返申

丁巳二月江錫麟所辦之怡園移入漢大舞臺怡園園址為顧無為所得開演男子新劇五月沈月來辦漢新舞臺於愛國花園開演匝月竟至不能償舞臺租金經房東勒令停鑼七月在張美之巷之也園重振旗鼓取名也舞臺所惜地位不佳不一月復閉從此漢上無男伶立足地矣六月上海優美女子新劇社演於漢大旅館之樓外樓七月怡園之男子新劇停演繼演女子新劇由林如心主持一切（顧無為姘婦）八月租期屆滿女子新劇閉幕顧無為另組男子新劇於愛國西園延至九月漢上乃無新劇之蹤跡時江錫麟分怡園髦兒班為二一演於漢大舞臺一仍返怡園舊址是年夏陳家班主陳長庚來漢辦立大舞臺於華景街開鑼四月未能生色而去十月江雲奎趙美玉合組新新舞臺於鐵路車站廣舞臺戊午元旦遷入立大舞臺時計髦兒戲園已有四家之多

六月張國樵試辦新世界於愛國花園仿上海游戲塲格式為來年漢上新世界之張本適李君磬之扶風新劇社由湘來鄂演於愛國西園新民茶園亦步怡園後塵以一部份分演於是東園則有由贛來漢之草臺班日演不堪入目之京劇實不成其為戲劇團體也今日者汪雲奎之立大舞臺已停演男伶迨無發展地所存在者惟怡園新民大舞臺三家坤班而已

秋俠曰自予蒞漢五載所目覩而躬親者僅僅如是謂女伶之技優於男伶歟抑男伶不足與女伶競爭歟即問全不懂戲者亦必不以為然然則胡為雌威膨脹竟以漢上為坤角唯一之勢力圈一言蔽之無非重藝者不敵好色者之多遂致陰勝陽衰成為如斯之現象即謂漢上人士有以造之無不可也老友劍雲有鞠部叢刊之輯書此應之

久記票房七年記

（菊園）

久記之發源在民國紀元其始不過三五友人集成寶鈞家中關其致歌五月成君去滬此三五人之戲癮漸深爰糾同志賃屋於新閘太平坊顏曰宜樓會員十餘人仍不過公餘之暇共同研究戲劇胡琴各有所好並無曲師負教導之責二年三月遷至北京路紫陽里一街始改今名社友增至念餘人佈置亦楚楚可觀延陶靜宜君為教師添設全副樂器八月陶君辭職，改聘武秀奎君為教員民國四年六月與歌廬合併初發起歌廬者為吳降庚錢一粟貝笨牛鄭鷓鴣諸君半年為期會費預繳地址在居仁里社員約二十人如吳大痴李魚目李瑞九貝串串鄔雨辰汪慕眉鄭半客陳公坦許振聲施竹立徐志潔周梓章諸君及已故之葉一舟君皆屬中堅份子後與久記同在愛儷園演義務戲由鄔雨辰君介紹得識社長張醒初君兩社感情頗洽遂實行合併從此社務日見發達社員多至四十餘人擴充劇部更添絲竹一門遷至紫陽里二弄五年五月假張氏味蒓園開三週紀念大會所演各劇成績頗優極蒙各報贊許六年四月遷至芝罘路東順興里添聘周梓章君為琴員復增美術一部顧錫元君督理其事七年六月增新劇一部特建模範舞臺作為社員實地練習之用每遇公益善舉戲劇絲竹兩部必往效力社友已達六十人矣

曾經登台之社員

▲生　錢一粟（兼丑）　葉一舟（已故）　陳培文（兼老旦）　何芥園　趙聲甫（兼丑）　汪樸厂　華頌堯　李魚目　李瑞九
裘國良　陳鏞保　陶友成　朱敬齋（兼丑）

▲青衣　何雨聲　余少璋　鄒佛緣

▲老旦　吳絳庚　孫菊軒（兼生）

▲淨　貝笨牛

名譽社員

▲報界　馮叔鸞　周劍雲　詹賑賑　鄭正秋

▲票界　趙志强　許良臣　席少蓀　吳伯喬　錢朗如　成寶鈞　周澍三　張鏞祥　陳公坦　李蓋臣　羅葵舫　周梓章

張麗僧

記久記票房丁巳年演劇助賑之始末

（鷦鴣）

久記社劇部主任錢一粟君因順直水災哀鴻遍野待哺嗷嗷遂萌演劇助賑之念惟以病不能蒞社乃於九月十八晚招予至病榻前磋商此事予意須邀社長張醒初及顧錫元馮叔鸞周梓章何芥園何雨聲諸君來共同討論一粟然予說乃函邀諸君討論逮張等來一粟宣佈相請之意僉謂事關善舉理應贊成擬定下星期六實行之地點以借第一臺爲宜挽予請鄭子正秋與尤鴻卿說項蓋正秋與尤善包價可望從廉也第二日予邀正秋冒雨同至第一臺晤尤鴻卿始知該舞台星期六星期兩日例不租借餘日包價爲六百二十元茲徇正秋情面讓價五十元經予情商至再又減少二十元再少不能矣予因日期問題尚須到社商量遂未與之表決二十晚社中開全體會社長報告宗旨衆表同情復經芥園君提議最好一切開銷概由同人担任戲資悉數充捐既避借名斂財之嫌災黎又可多受實惠全體贊成遂通過惟第一台星期六不能假座故改借亦舞台當請周劍雲詹豚豚偕予前去接洽說定包價二百七十元期定下星期晚戲館包定乃舉職事公推一粟君爲主任總務吳絳庚顧錫元等文牘鄭正秋周劍雲陸魯瞻財政包受伯會計趙子鏞劇務馮叔鸞周梓章李藎臣等交際沙樹森洪世昌鄭 耕莘許樹屏等庶務葉惠之 吳鼎芬步伯勳李魚目王小晉等予亦濫竽其間一粟辭職不獲力疾從公到社兩次感冒風寒病加劇竟臥不能興對於職務仍不因病少懈應辦各事籌畫精詳囑姪鏡瑩逐件抄錄寄諸社中以供研究未盡事宜則由予轉述一切計凡九日大家忙得頭暈腦昏至廿九日午後三時社員陸續到社四時至亦舞台先佈置門前燈彩及水災圖畫內部各事亦分頭部署五時半上座六時半開幕矣演劇者爲席君少蓀馮叔鸞周樹三何雨聲何芥園琴員爲李藎臣周梓章武秀奎是日叔鸞之釣龜唱作俱佳無疵可擊叔鸞票戲多矣予觀叔鸞之戲亦多矣成績之優當以此次爲最樹三去張義神氣大妙雨聲之彩樓出場予適有事他往未能目覩但聞喝彩之聲震盪耳鼓芥園之斬子唱工猛進情彩甚多惟水紗勸鬆追穆桂英進帳時紗帽已掀上寸許予爲之急煞急至後台幸芥園明白紗帽要落已入後臺予適至遂倩人重代勸過否則帽子脫落

不雅觀矣少蓀之連環套精神身段處處與鑼鼓脗合無一些外行氣不愧爲斲輪老手也四盞燈之燒骨計極賣力中有募化一塲順直同鄉急賑會代表陳黃諸君利此時機當塲募化遂倩叔鸞君演說座客動容一時銀元銅鈔拋擲如雨(計大洋六十元小洋三十枚銅鈔六百五十個)壓軸戲爲濟顚和尚救衆生事雖近於滑稽却寓勸善懲淫之意臺下甚歡迎之惟亦舞臺座位不多僅收票一千一百三十張已覺十分擁擠幸來賓多存恕心故開幕至閉幕並未發生意外之事臨時職員亦頗盡職拉雜書之記其實也

春柳始末記

(癡萍)

春柳肇始於日本東京主其事者爲陸君鏡若餘如吳君我尊謝君抗白馬君絳士歐陽君予倩等皆最先之春柳社員曾數次演劇於東京等處爲彼邦人士所推許其詳具見甲寅年春柳開演於謀得利時拙著宣言書中(曾刊生活日報文藝欄)茲不復贅此篇所記僅及陸君歸國後事掛漏在所難免閱者諒之著者識

辛亥秋義軍崛起武昌春柳社員歸自日本奔走國事及南北和議告成各社員多集於上海研究劇學編撰劇本復聯合國內名流組織新劇同志會陸鏡若被推爲劇務主任壬子正月蘇州官紳以水災急賑邀新劇同志會同襄義舉陸鏡若與全體會員偕往初六七八在全浙會館演義務戲三日初九起移至城外開演(今民興社址)與崑劇同班售座稱盛二月初九兵變之役戲園停演新劇同志會歸滬會員聚居鹿鳴旅館某夕旅館燬於火衣裝布景悉付一炬會員僅以身免乃設事務所於海寧路三月二十九日紀念黃花岡烈士大會舉行於上海新新舞臺來會者數千人正廳包廂竟無容膝地是日之黃花岡新劇即由新劇同志會担任未開幕時爲廣州同志孫中山先生等正偕軍界大隊爲正式之致祭開幕時祭儀已畢賓客等猶未散盡次則廣州去年諸烈士之傭人僕婦寓主旅中相遇之過客等亦來祭掃適黃克强先生特地南去從車站飛馬赴岡不料祭禮已畢遂與傭人僕婦等共行祭掃之禮以聽游士婦女等之蕹歌忽來廣州軍界中人邀赴紀念會遂乘馬與諸舊識握別是劇登場人名爲傭人老郭(蔣鏡澄)傭人亞四(羅漫士)亞四妻(姚鏡明)江湖先生(唐琴聲)江湖先生妻(張蘇新)麥裁縫(沈南無)徐髮匠(汪十三子)歐寡婦(馬絳士)梁村婦(胡逸安)黃克

強（陸鏡若）王副官（陳警心）四月十九二十日在四川路青年會演劇兩日四月底常州民政長屠寄因芙蓉圩水災邀往演義務戲七日陸鏡若以桑梓之地治事尤勤劬所得貲涓滴歸公鄉里稱頌既又聯演七日售座充會員旅費六月十五日陸鏡若所譯之社會鐘劇本經莊思緘吳稚暉兩先生校定乃假座南京路謀得利戲園演社會鐘兩次日夜連演七月應某界之請在張氏味蒓園演劇三日八月再赴常州演劇七日九月赴無錫演劇半月十月底赴杭州拱辰橋演劇七日十一月初六在上海大舞臺演劇一日癸丑湘人陳某辦社會教育團於長沙之李真人殿延新劇同志會往是爲湖南有新劇之始未幾即遷左文襄祠聲譽之隆營業之盛湘中新劇至今不復有此盛況矣久之陳某與新劇同志會以細故失歡延他團體別樹一幟新劇同志會亦自設春柳劇場於學宮街雙方對峙營業仍不稍替二次革命失敗湘中政局大變春柳亦遭波累陸鏡若歸滬組織新局湘事由吳我尊維持甲寅春新劇同志會租謀得利戲園開設春柳劇場之議定會員全體東歸甲寅三月二十日春柳劇場正式開演於謀得利時海上新劇社林立春柳占地既僻在外灘演劇復恪守範圍座客之絕無文藝思想者蓋絕足不至春柳荏苒半年耗貲數千金幸人心固結對於劇務仍日夕研究不露衰象會鄭正秋新民社輟演約陸鏡若繼之遂以是年十二月初九日以春柳名義遷福建路新民原址至乙卯二月底輟演乙卯三月廿五日春柳再開演於謀得利或勸陸鏡若降格以求通俗鏡若卻之曰春柳自有宗旨以營業殉宗旨則可因營業變宗旨則不可其言雖愚其志甚苦至五月初一又輟演而鏡若已心力交瘁矣

六月十二日赴杭州西湖歌舞臺演劇兩月陸鏡若因病歸滬某月某日卒於家春柳亦與之俱亡矣

啓民社始末記

（菊園）

癸丑九月商務印書館張屏翰趙筱儂王起予許夢覺羅玉亭諸君發起通俗新劇團持其草章就商於周君劍雲其宗旨欲組織一劇團專赴鄉村等處演劇以期普及教育不取看貲周君之意恐不能持久迺將其草章逐一改正定名啓民新劇社偕黃鏡寰張屏翰兩君往晤管君義華管君披閱一過亟爲首肯但驟以啓民新劇社相標榜恐外間誤會又一新劇社開幕（其時海上劇社祗新民一家）

磋商。時乃加入研究二字。遂定爲啓民新劇研究社。請周劍雲鳳昔醉朱耐吾徐木鐸張棣香周牧庵譚沂生諸君加入發起人之列。刋印草章。招募社員。至十月一日開正式成立會於英大馬路惜陰公會（日後練習卽在此處）時社員有三十八。來賓到者爲陳國權梅竹盧畢雲程邵廷玉管義華丁悚諸君（皆爲本社名譽贊助員）公推周劍雲君爲臨時主席。宣布緣起簡章及進行方法。並有來賓社員之演說。當場舉定孫玉聲君爲正社長「時孫君因事未到」張屏翰君爲副社長。管義華君爲文牘員。許夢覺君爲舞臺監督。鳳昔醉君爲敎練員。王起予君爲會計員。韓德卿周劍雲傅春秋計健南周牧庵諸君爲評議員。徐木鐸趙秋儂二君爲書記員。黃鏡寰羅玉亭張棣香范濟臣四君爲交際員。每晚八時至十時爲練戲時間。既而入社者日見增多。惜時公會地址狹不敷用。乃移至廣西路寶安里神州醫藥局內。造有模範舞台。以爲社員實地練習之所。並删去研究二字。以促進行。韓德卿周劍雲鳳昔醉三君以前之簡章尙未完備。與周被蒼高漢飛諸君詳細討論。歷一星期始克告成。共分八章三十二條。週詳穩健。有條不紊。列議事幹事兩部。如政府之分司法行政。不啻議會之與內閣也。議事部議員爲周劍雲鳳昔醉高漢飛周被蒼周牧庵范濟臣計建南羅玉亭傅春秋葉爾錕諸君。以韓德卿爲之長。幹事部職員。編劇如周劍雲蔡曼倩高漢飛三君。庶務爲馬達君穆繼昌兩君。文牘爲周映雪君。會計爲戴雨青唐容廬兩君。敎練爲孫玉聲鳳昔醉兩君。以趙小儂爲之長。餘均照舊。後台監督取消。議事部有議案。有秘書。社長幹事所擬辦之事。非經議事部議決無效。是啓民社雖一新劇團體。固儼然共和國之內閣制也。十一月贊助員陸德庠君結婚。全體同志在徐園串演自由姻緣一劇以伸慶賀。此劇爲孫玉聲君手筆。初次露面。卽邀觀者贊許。十二月假座共和中舞臺串演鳳昔醉君所編之情海濤。於是春申江上漸知有啓民社三字。年冬幹事部長趙筱儂因事離滬。函請辭職。經議事部議決。劃幹事部爲執行演劇二部。執行部長韓德卿當選。演劇部長鳳昔醉當選。議事部長周劍雲當選。是時社員已增至六十人。名流薈萃。濟濟一堂。頗極一時之盛。未幾副社長張屏翰社員王起予許夢覺周牧庵等與執行部長韓德卿因辦事掣肘。意見不合。大起衝突。如水火之不相容。冰炭之不相入。兩派互攻。卒至決烈。張君等遂不到社。竟成不脫離之脫離。周牧庵復在電光日報肆口漫罵。破壞多端。小題大做。觸動公憤。遂有甲寅二月公逐出社之通告。社長孫玉聲更要控之公堂。爲法律之解決。經人調停而止。本社由誕生時代而進於成立時代。由練習時代而進於問世得代。波明水凈。

秩序井然僅韓德卿與周牧庵兩派迭起風潮然亦事過即忘無芥於心至三月十五夜始達到正式開幕之目的地點在廣西路中國紅十字會後面本時疫醫院舊址五幢樓房所改容積可四百人無包廂精雅堅固別有精神不能登臺之社員告退者約二十八餘則興高采烈眉飛色舞鳳昔醉定名倩影周劍雲名江潮高漢飛名梨痕韓德卿名達心唐空塵名夢蝶戴雨青名病蝶陸元聲名鵑魂合蔡曼倩羅玉亭陸健兒田憐心羅天慧傅顯天胡花魂葉拂塵葉冷癡劉淚鵑張瘋鷗李瘋呆錢醉翁周諳梨張秋馨蒲殿香張悲秋吳蕚馨袁夢鶴穆笑呆蔡小艇仇狂僧沈民隱胡雲洲李塵隱張怨情陳野鶴等共四十人外請吳寄塵葛劍胆龔嘯恨盛覺非陸繡谷五人入社社中葉懷新之中年旦范如癡之彩旦藝頗不弱惜爲家庭干涉不能登臺所演之劇最著名者爲俠兒女愛之害惡嫂嫂雙金錠啓民鐘女丈夫花小桃阿珍釵光劍影月籠花影鴛盟離合配薄倖郎彩兒等劇(以上皆本社所編)普通舊劇各家常演者尚不計數每一新脚本出現座位預定一空城內諸大戶皆不遠十里而來首倡古裝新劇以新觀者耳目一時輿論羣起贊美報紙揄揚之文連篇累牘四月新劇公會成立本社舉周劍雲高梨痕兩君爲代表六大劇團聯合演劇本社被選者十二人即達心嘯恨江潮寄塵劍胆梨痕病蝶瘋鷗瘋呆鵑魂健兒狂僧是也社中職員總理孫玉聲總董周劍雲(兼文牘員)董事高梨痕戴病蝶後臺監督韓達心吳寄塵(兼編劇員)繼任者爲高梨痕葛劍膽編劇蔡曼倩論學以周江潮高梨痕蔡曼倩鳳倩影吳寄塵葛劍胆龔嘯恨盛覺非八君爲最餘皆有普通之學識能作尋常函札(此句本不應寫祇因今之新劇家大半目不識丁胸無點墨能作函札較不會寫字何如)論藝則鳳倩影之花旦兼悲旦潑旦周亞父(江潮所改)之莊嚴老生兼言情小生高梨痕之軍事小生兼風騷旦趙筱儂之書卷小生韓達心之家庭老生羅玉亭陸健兒陸鵑魂劉淚鵑之小旦戴病蝶之小丑葉拂塵之老旦周雛鳳(諳梨所改)之童子生龔嘯恨之悲旦葛如胆之中年旦吳寄塵之陰險老生皆本社傑出之才論品則敦品立行爲本社第一要義社中份子皆商學兩界人物故良厚者多絕無近時新劇家惡習吳蕚馨性喜獵艷即令出社陸健兒拜吳寄塵爲師而舉止佻健素行輕浮爲同社所不齒未幾忽與著名女淌牌三人黨相識高梨痕周亞父戴病蝶鳳倩影四君偵得確實證據以其破壞本社名譽要求社長請其出社一面登報申明以符定章吳寄塵以師生關係聯絡數人出而反對喧賓奪主實爲非法疊開兩次大會卒以中立派太多不能解決兩方爭辯益烈大有不並立之

勢韓達心初亦主張斥逐者及見吳派人多忽論調一變加入彼中社長孫君惑於陸藝可取一言命其寫一伏辯改過自新由吳等作保知敢再犯斥逐不留並挽人向周高戴鳳四君轉圜而陸健兒賤骨天生不可救藥終以不爭氣而出社吳寄塵與社中重要人物之感情自此傷矣六月遂出啓民隨新民社赴漢某公館蕩婦亟垂青鳳倩影倩影幾為所蠱幸周亞父高梨痕兩君早已察覺以大義責之倩影爽然若失謝過不遑急揮利劍而斷情絲迺克保全清白之軀本社營業三四兩月頗不冷淡每日約得五十元祗以股本未能收足遂至入不敷出一交盛夏本戲館衰落之秋資本單薄安能持久六月中不得已而停演有醒民社慕本社名願入股合併然其數至微不及千元七月初重行開幕卒以經濟支絀延至月杪乃一蹶不振不能再起社員熱忱演劇心力交瘁雖訂有合同者未照章辦理所欠薪水變成股票以前耗費更無論矣本社既歸失敗孫總理損失頗鉅債務叢身無暇兼顧辭去社長之職諸社員雄心不死復賃事務所於法界首安里更舉職員以維社務韓達心君提議改社長為理事衆贊成於是周亞父以最多數當選為正理事高梨痕當選為副理事文牘鳳倩影編劇蔡曼倩會計蔡小艇幹事趙筱儂葉拂塵書記陸鷗魂盛覺非交際戴病蝶羅玉亭劉淚鷗葉冷癡去去留留僅剩二十餘人唐夢蝶首竄兩端心志淡薄視社事已無希望遂一去不來八月廿一夜假霜鏡社串演十字碑一劇以為事務所開銷之需九月副理事高黎痕返鄂十月幹事趙小儂赴粵同時曹微笑君聘往寧波演劇社員中半為職業所羈不能分身文以曹君約之已久(本社二次停演即有赴甬之議當時係全體)迺由陸鷗魂葉拂塵葉冷癡李立佛傅顫天盛覺非蕭民隱仇狂儕蔡小艇諸君前往此外皆曹君所邀非本社全體也開演半月阻於官場勢力而止同人本以此行為遊歷當即返滬胡花魂隻身往錫所交非人習於下流人格掃地開除其名不與為伍穆笑呆對於甬事撥弄是非挑動兩方惡感復欠社中公款一走無蹤亦斥逐出社以符定章韓達心滿口熱心社事自入申舞臺後趾高氣揚久不到社每月會費亦不交納申舞臺歇業加入民鳴從此不可一世視舊同志若路人其人言不由衷好作違心之論初則聯絡社員謀據要津繼乃獻媚社長凌歷同志孫先生慈祥愷惻和氣迎人頗受其惑而諸同志皆鄙夷不屑道一肚苞茅動言自由平等權利思想充塞五中惟視金錢為去留無絲毫良心可言也以達心之大才雖入政界亦易得志區區新劇抑已末矣取富貴功名如反掌達心顧為識時務之俊傑乎人各有志竟除其名十一月蔡小艇林夢醒兩君請往石浦演

劇。謂該處市面如何繁盛。人民如何開通。諸君喜遊。何妨一行。葉君爲好奇心所動。仍同陳君八人而往。至則大失所望。蓋石浦環地皆山。迺一鄉鎭。始知受愚。蔡林二人復唆其狐羣狗黨。相要挾。葉君等毅然拒之。不願久駐。數日即歸。周君以蔡小艇乃本社社員。何心術之劣。一至於此。竟作獻西川之張松。媚金邦之秦檜。非特本社之公敵。實社會之害馬。怒逐此賊。以爲刁猾不法者戒。乙卯正月。沐塵舞臺。俞問天君聘請鳳倩影周亞父葉拂塵李立佛四君入社。內容窳敗。旋即停演。五月。漢口張秋俠君致函周君亞父。擬請本社全體赴鄂。演劇。周君以社員星散。招集不易。婉言謝之。七月。杭州新舞臺托許君耆僧面懇周君。堅請一行。亞父以友誼所關。又慕西湖風景。遂約。龔嘯恨葉冷癡盛覺非傅顯天李立佛諸君及春柳之吳我尊歐陽予倩吳惠仁等。束裝前往。鳳倩影君爲職務所羈。萬難分身。祇請假。客串三日。浙人交口譽之。留連兩月。以演資作旅費。優游六橋三笠間。意至得也。繼聞新舞臺營業不振。有閉幕消息。乃於九月回滬。龔嘯恨李立佛韓進民與周鳳兩君。遇公益善舉。始一露色相。平常則不輕易客串矣。綜計本社四十餘社員。除遄返家園。革除出社者外。祇周亞父鳳倩影葉拂塵趙小儂高梨痕劉淚鵑陸鵑魂葉冷癡羅玉亭戴病蝶傅顯天李立佛盛覺非田憐心仇狂僧十餘人。始終如一。不改初心。嗚呼。我啓民社名溢南北。譽滿春江。苟非孫玉聲君之毅力。周鳳高趙之熱心。恐並此成績亦無之。欲於社會上立一堅固。超越萬劫不毀之正當團體。豈不難哉。爲述其始末。以爲留心新劇者告。掛漏之處。知不能免。秉筆直書。不計恩怨也。

附本社最初章程

弁言

吾國晚近以來。徒以人民智識未啓之故。遂至民氣不揚。民德漸墮。民生日敝。民權莫張。問之社會。荊棘遍地。叩之家庭。怪象百出。若云化之以教育。則時日久而功效遲。若云科之以刑罰。則畏懼生而詐僞作。皮黃雜奏。則祇堪悅耳。而難啓人心。鑼鼓並陳。則徒供玩好。而無裨世道。然則欲集全國人民而導之善途。固舍新劇莫屬焉。溯自歐風東漸。新劇盛行。形形色色。狀之舞臺。開民智於無形。補教育之不及。寓警惕於詼諧之中。啓愚頑於言談之際。嘻笑怒罵。皆成文章。俯仰行止。咸有深意。此新劇之所以有益於人心世道。與舊劇異也。年來吾國雖有新劇團成立。四布於皖湘江淮之間。然收效甚微。未能完善。同人有鑒於此。爰集同志。創爲啓民新劇社。互相切磋。互相

討論。立他日新劇之基礎。以與國人相見於舞臺。謹訂約章。俾衆遵守。開明之士。曷歸乎來。

第一章　總則

一定名、本社抱啓發人心改良社會之志願。定名啓民新劇社。

一宗旨、本社以實行社會教育爲宗旨。

一社所、本社所設在英租界廣西路寶安里第一石庫門內。

第二章　社員

一資格、本社社員。以有清白品格。正當職業。普通學識。健全身體。能始終擔任社務者。爲合格。

一入社、凡有上列之資格。與本社宗旨相合。能遵守本社約章。得社員之介紹。經議事部議決者。准予入社。當入社時。須照章繳納社費。暨最新四寸半身照片一張。並由介紹人填寫證書。及本人親具志願書。以昭信守。

一責任、社員咸有輔助本社發達之責任。

一約章、本社社員。皆當遵守左列之約章。以維社務。

甲、社員不得以個人或少數人借用本社名義。並不得違背公决之辦法。

乙、社員不得兼入其他新劇社。

丙、社員不得託故告退。另入他社。如有意見不合之處。儘可提出意見書。交議事部討論。以便和平解决。

丁、社員不得將本社劇本授與他人或他社。如未曾演過者。更宜嚴守秘密。

戊、社員不得爲他劇社編劇本及教劇等事。

己、社員不得個人在外受聘。以及獨自客串等事。惟遇公益善舉。不受薪金者。不在此例。然亦須先行通知社長。提交議事部核准。

一義務、社員有納費之義務。有練劇之義務。有編劇之義務。有演劇之義務。

一權利　甲　社員有選舉及被選舉之權利。

乙　社員有提議事件交議事部議決之權利。

一定額　本社定額六十名。

一科級　凡塡志願書。納社費。實行練習者。爲正科社員。不練習爲預科。（練習與否。各人自定。）

（以上無論何科社員。每逢集會時。均須到社。如有要事。須先行告假。或臨時來函通知。）

一等級　定生旦丑爲三部。每部分四等。（優超特頭）由社長總幹事及教練員選定。經議事部議決。各部設部長一人。以優等員互選之。惟須得全部半數以上之同意。（此條俟正式開演時實行。其等級之差別。視技藝之優劣爲準。可隨時升降。以資鼓勵。）

一社費　每月常費大洋一元。按月十號以前繳清。不得延緩。

一出社　社員有違背本社約章。以及各種不名譽事。得社員五人以上之提議。經社長派員調查屬實。即交議事部議決。令其出社。並登報聲明。以全本社名譽。否則一概不准隨意出社。如有不得已之事。必須告退者。應將告退緣由。詳告社長。交議事部議准。

第三章　職任

一議事部　議事部以左列各員組成之。

議員十二人。由社員公舉。

議長一人。由議員互選。

書記員二人。由議長推舉。

庶務員一人。由議長推舉。

議事部之權限列左。

有修改章程之權。

有選舉社長之權。

有議決預算決算之權。

有查賬之權。

有建議之權。

有議決社長交議各案之權。

有承認社長舉薦總幹事之權。

有承認總幹事舉薦各幹事之權。

有議決社員入社出社之權。

有議決社員等級之權。

（議事部議事規則由議事部定之。）

一、社長　正副社長。正副社長由議事部公舉得票佔全體議員三分之二為當選。

正社長之職務如左。

主持全社事務。

代表全體社社。

副社長之職務如左。

輔佐正社長辦理全社事務。

遇正社長有事故時得代行其職務。

一、幹事部　幹事部以左列各員組成之。

總幹事一人。由社長舉薦。得議事部同意。
教練員二人。由總幹事舉薦。得議事部同意。
編劇員四人。同上。
文牘員一人。同上。
書記員二人。同上。
會計員二人。同上。
庶務員二人。同上。
佈景員二人。同上。
化粧員二人。同上。
交際員四人。同上。
幹事部之職務如左。
整理會務。
管理會務。
管理後台。
輯編劇本。
教練戲劇。
籌畫排劇事務。
置辦化粧佈景等件。

編制預算決算。

掌理銀錢收支。

鈔繕各種文牘。

一切社會交際。

(幹事部辦事規則由幹事部定之。)

一、任期、本社各職員。均一年一任。得連舉連任。(設職員因特別事故。中途告退者。照章隨時補選。)

一、限制、本社職員。一人不能兼任數職。如有學藝過人。衆所景仰者。至多兼任二職。但部長(指等級部)不在此例。

第四章 社務

一、社務、本社以編演含有教育性質之新劇爲主。並辦理關於新劇之種種事務。

第五章 時間

一、討論、每晚八時至八時半。

一、練習、每晚八時半至十時。

一、休息、每逢星期日。

一、參觀、每逢星期六晚。歡迎來賓參觀。平時概不接待。

第六章 經費

一、特捐、卽社員與非社員之特別捐款。

一、常費、卽社員按月繳納之社費。

一、基金、募集基金之辦法。由議事部另定。

第七章　開會

一大會、本社每屆週年舉行大會一次。如遇緊要事故。得臨時召集。

一議事會、議事會會期由議事部自定。

一幹事會、幹事會會期由幹事部自定。

第八章　名譽員

一名譽社長、凡於新劇有經驗。於社會有聲望之士。能熱心指導。以及能慨助鉅資於本社者。由社長推舉。經議事部同意。認爲本社名譽社長。

一贊助員、凡贊成本社宗旨。能每月照繳社費。或盡編輯劇本之義務。而不能到社練習者。本社當推爲贊助員。惟每月到本社至少在二次以上。以資聯絡。

一附則、本章程自公布日施行。如有不妥之處。得由議事部議員三分之一之提議。經全部過半數之同意。可修改之。

議事部規則

一本議事部之議員。按本社章程第三章之規定。選舉之。

一本議事部之權限。按本社章程第三章之規定施行之。

一本議事部之職員如左。

議長主持全部。

書記司理文件。

庶務佈置會場。

一本議事部議員到會過半數。始可開議。

一本議事部常會期。每逢星期四六。七時半至八時半。
一本議事部遇有緊要事故。得臨時召集。開特別會。
一本議事部常會。不足法定人數時。得改爲談話會。但無議決案件之權。
一本議事部議案。不論社長交議。與議員建議。均須先期交與議長。由議長編次開議。
一本議事部開議時。議員發言。須有秩序。不得叫囂喧嘩。及擾亂他人之言論。
一本議事部議案。得到會議員半數以上之同意。作爲通過。如遇贊成反對同數時。得由議長決定之。
一本議事部有收受本社社員對於社務意見書之義務。
一本議事部不得收受違背章程之議案。
一本議事部遇有社長或總幹事商榷之處。得咨請其出席。
一本議事部對於社務有不明之處。得提出質問書。請幹事部答復。但須有四人之連署。方克有效。
一本議事部議員。遇有事故。不能到會。須先期向議長請假。
一本議事部議員。如放棄職權。久不到會。至一月之久者。得公決取消其議員資格。
一本議事部議員。如有半途出社。及不得已自請告退者。須由本議事部公決。請社長照章補選。
一本規則如有不完備之處。經議員三分之一之提議。得公決修改。

幹事部規則

一本幹事部之組織。按本社簡章第三章之規定。
一本幹事部常會期。每逢星期三五。七時至八時。
一本幹事部議案。分交議決議兩項。

一本幹事部議決各事由各職員照辦。
一本幹事部提議事件由總幹事與社長接洽後繕交議事部。
一本幹事部職員有在議事部出席之必要時須出席磋商。
一本幹事部交議各案於議事部未通過前應守秘密。
一議事部議復各案由總幹事通告各職員執行。
一本幹事部規則有不妥之處經職員三分之一提議公决修改。

民興社始末記

（吳寄塵）

甲寅之春新民社開演於石路天仙園舊址(此處現已改造)營業發達臻於極點各處之資本家幾視辦新劇社為投機事業民興之組織亦其一也民興社主張氏為新民社之老看客其時新民社員蘇石癡因事被擯乃慫恿張氏出資組織劇社張氏前曾辦南市新舞臺素有經驗知新劇當此全盛時代苟再能多製特別佈景定卜社會歡迎復邀湖州巨紳丁氏附股共集股本壹萬五千元於六月底立事務所於貴州路牛庄路口羅致劇人包銀之巨駭人聽聞如凌憐影每月六百元之類是也當時新劇旦角最為滬人歡迎者為凌憐影陸子美二君子美為民鳴檯柱經氏倚畀甚般不易邀請憐影為新民台柱又豈易入手因石癡係新民份子與憐影較近乃以六百元一月之大包銀動其心再以顧雷音羅笑倩之私交動其情用心亦良苦矣旋被鄭君正秋偵悉與民興大起交涉石癡礙於情乃解約(民興因憐影損失近二百元)於是出類拔粹之旦角俱為新民民鳴邀去不得已而創男女合演之議旦角既無小生除笑倩外亦無相當人才王幻身本以旦角得名至是乃改演小生並請報界巨子王君鈍根主編劇本日夜練習於事務所內至八月初四日開幕尚無出色旦角乃以女社員沈儂影作傀儡小子與劍膽雷音輩在佈景後(或躲在桌下做雙簧)臨時指揮儂影天資睿慧一星期後居然能獨當一面復加入一嘯美雲君玉等男女合演乃能號召一時十月底予果報錄編成排練二星期復易名試演於日間大

受社會贊許（劍雲按此類戲無論如何賣錢鄙人終不謂然）連演至十天之久共售洋九千餘元於是基礎固而傾軋之風競矣至明年老西門案起復編新愛國血黃金鐵血等劇號召於時許靈隱因演此二劇得名天不假年至七月靈隱歿民興如折股肱不得已乃邀王无恐入局不一月黨派分歧傾軋時聞而營業亦一落千丈至丙辰春張氏召集後臺諸辦事員諄勸化除意見淚隨聲下全體大感動其時新舞臺適編就是我滬上人士趨之若騖予乃編原來是你廿四本以競爭卒能補已虧之資本挽已隳之名譽至年底結賬是年共贏二萬餘金丁巳春前臺辦事人又不洽張氏憤而組織蘇社以申社事專責尤君軼凡管理之尤君優柔寡斷於是顛倒是非小人得志淆亂黑白正士灰心而大好之民興劇社竟如呻吟床褥之病人苟當時能再精神團體上下一心未始不可救藥乃有賣者或沈湎於酒色或恣情於嫖賭劇社中事幾致無人過問張氏睹此現狀知無可挽回然亦不忍使四五年團結在一處之同志一旦散處四方乃商諸予遷南市新舞臺開演集能共甘苦者三十餘人卒因地利關係一月而罷於是上海不復有民興之標幟矣嗚呼集萬餘金有限之資本耗十餘人無限之心血組織一團體談何容易而因個人之私利慾壑未盡如意乃使之失敗而不惜其肉尚足食乎縱觀民興自甲寅秋成立至丁巳夏消滅閱四寒暑每於精神團結上下同心之時則營業大振於精神渙散上下猜忌之時則營業式微是可知挾私心重私利之輩實爲辦事之大障礙吾人苟欲盡力於社會則私心萬不可存私利萬不可圖存私心重私利則名譽未有不壞名譽壞則社會上無立足地害公害私兩無裨益願吾劇人勉旃

誌玉成科班

（切膚）

想九霄姓田名際雲天津盛軍小班之徒也唱花旦清光緒戊寅掌班翟善之帶領全班來滬在石路金桂茶園演唱明年己卯各童伶滿師班即解散想九霄爲班中之領袖者在滬年餘交遊頗廣所往來皆紳商之表表者以故手臂闊綽因自起一科班名曰玉成其中著名角色如劉廷玉馬金祿等迨將畢業挈之來滬於湖北路開設丹桂園另邀[illegible]門青衣水上飄老生蓋天紅小生小金紅文武老生大子紅（名劉廷順廷玉胞兄）外加文武各角以排演斗牛宮賣座頗盛後回天津冬季再來上海於寶善街開天成未幾仍遷丹桂原址邀黃月山爲經理時屆夏令恐營業清減特排演封神榜卅六本自紂王進香至破十絕陣到絕龍嶺聞太師歸神止並以重價聘一

三紅、斗金等演唱至冬即全班返京從此想九齡久駐都中聲望日隆云

誌天華科班

（切膚）

顧崇德天津人孔武有力尤善馳馬自紫竹林闢為租界西商雲集知顧能飼馬多厚遇之歷年賽馬唯顧之馬屢獲優勝西商等俊以贏餘移贈不數年遂成巨富津埠戲班林立顧見獵心喜即圖一科班名曰天華錦未幾與洋人涉訟延及兩載仍歸於負頹年居積皆變價以償無顏駐津即帶小班全部航海來申時光緒二十年也抵申後在新馬路賃屋暫居次日逃去一青衣一開口跳進城到道署鳴冤聲言顧持刀恐嚇強欲雞姦云云縣署承審是案以顧能操西語滬地洋商必與往還者故不加窮詰僅判二伶遞解清江浦原籍顧經此挫折所費不貲又以無戲館基址閒居一年之久始在張園演唱久更不給幸房主人為程麻皮相處日久與程商懇以胡家宅一帶市房略加修葺改建戲園名天華茶園於丙申九月開鑼至戊戌春萬難支持由同業介紹至蘇州大觀園招小班全部往演不給包銀每日僅給飯食洋五元顧值此窮途計亦良得惟顧自初到滬時即發生訟事恐各童伶再為人計誘故後臺不準任人往觀又禁止各童伶出外剃頭班中僅製備一刀互相代剃此次赴蘇人給東洋剃刀一柄命各童寶藏之而顧至是飽暖思淫遂演成極大之慘劇班中有花旦名賽美仙者其父吳某一僉壬也向例科班學徒未滿師前家屬不得往來雖父母之喪亦不得守制吳某因家貧無立錐地來滬投靠其子顧念其年老留之班中令充雜職詎吳時唆使各童與顧為難有青衣名星明月年少而膽大亦受吳之蠱惑一日竟以東洋剃刀割傷顧之腎囊顧浴血奔逐星明月甚急意欲置之死地幸星伶飛步逸去衆亦驚訝遂由棧主顧松山送入天賜醫院中醫治後竟致死顧松山電津促其子來蘇而醫院之拍醫生又欲為顧復仇顧子婉言謝之謂反傷老父名譽請其不必聲張摒擋就緒即扶柩回籍當衆將各童伶字據一一火焚之小班暫由松山代掌俟將各債償清即任其星散云

誌金桂軒

（切膚）

自光緒初元以來上海流氓拆梢之風甚熾是時捕房權力尚不甚大而內地官廳又禁止不力故其勢一發而不可驟遏津人佟四者有力如虎人多畏之先中武探花後犯案斥革改名中武魁聞上海訛詐生涯較津為佳遂來滬而本埠流氓見佟至即奉為首領佟在

滿庭坊開金桂軒不但閑居角色概行羅致即搭班他園者亦强邀硬拏人畏其狠莫敢與爭一詩有流氓戲館之稱與現今口口路之烏龜舞臺可謂後先輝映云（按昔日之流氓即今日之折白也其嬗蛻時代在光復間）

南丹桂與廣潮幫大決鬬

（切膚）

甬人劉維忠開丹桂時（約在滿庭坊五馬路等處今不能確指矣）名角如林人材最盛嗣又在小東門洋行街另闢一南丹桂如孫菊仙楊月樓輩按日兩處輪唱以貲號召一日有南丹桂之跑龍套某甲在小東門押舖因細故口角繼以用武押舖爲廣潮幫約齊數百人蜂湧至南丹桂尋釁時在午後四句鐘園中正袍笏登場座客雲集見此情形隨即停鑼將大門緊閉而看客亦皆閉於園中羣情惶急少時北丹桂聞信以爲楊月樓已被刼於是北園之衆武行由任七率領而南狂奔而至任七本江湖賣藝出身其拳術及單刀確有眞實本領帶刀入人羣中遍尋月樓不見實則肇事時已聞風由後臺踰垣逃回北市矣潮人雖衆皆尋常商店中人又豈衆武伶之敵時道縣營廳等已出城彈壓兩方面如臨大敵各店舖俱畏事相率閉門罷市嗣經潮州董事及丹桂園主劉維忠出場解散幸未傷人後復竭力排解兩造俱罰鍰了事然廣潮人之怨毒皆集於楊月樓一人之身亦寃矣哉其後楊之興大獄其種因未始不由於此而發難則由廣商韋姓奸佔案時上海道馮上海縣葉均廣東人楊月樓於此案得以不死眞萬千之幸也南丹桂不久亦閉歇

（切膚）

丹桂第一台之歷史

同治間甬人劉維忠開辦丹桂戲園旋因虧折名小生杜蝶雲繼之光緒初復盤與大奎官孫春恆接開後吳蟾青創建大觀名角如林丹桂遭此勁敵遂不支旋亦停閉光緒十年秋劉維忠復於福州路開新丹桂（即今之第一臺址）營業仍不支其房屋售與何丹書劉疾革時堅囑丹書曰丹桂爲吾一生心血所聚將來房屋無論租與何人丹桂二字萬弗更易則吾死瞑目矣前清季年南市新舞臺崛起而北市大舞臺新新舞臺相繼遞興丹桂亦鑒於時勢之潮流改築舞臺因名曰第一臺惟上仍冠以丹桂二字民國三年許少卿去後尤鴻卿繼之名仍舊蓋房主人不忘亡友之言也

（睦公）

小金台班之內幕

庚子以後滬上戲園凡邀名角身價較前已高昔天仙園管事某伶嘗對園主趙嘏臣言角色包銀日見其大將來不知伊於胡底與其被人挾制曷不集二三萬圓團一科班內中如得三數人能賣座此後即可再續小班豈非主權在己利不外溢天仙主人深以爲然籌備措資本煩某伶總司其事團一小班約得幼童五六十人名曰小金臺班賃西新橋直衖同福里爲事務所以其戚津人某爲監管某年逾半百衆皆以爲老成可靠乃竟有大謬不然者時當夏五天仙主人至丹桂訪夏月恆告以今晨到小班寓中見某童送茶前來步履艱澀目有淚痕異而詰之初不敢言迫之始言某老以威力迫脅我等夜深以捉臭蟲爲暗號指明某人前往侍候事完犒賞銅圓五枚昨夜忽令我承值不允則欲置之死地不得已從之故今晨尚覺痛楚也似此胆大妄爲特來請爲共商萬全之策倘再遷延全班無噍類也月恆囑以不可聲張致毀小班名譽使其父母聞之事將不可收拾爲今之計祗有將全科遷入園中另派他人管理某老逐之可也趙從其說後小班畢業竟無一特色者馬春樵水上飄七金子張勝奎趙春廷等皆出身此班者也

上海票友調查錄

（義華）

上海票友。至今稱盛。茲就十年來記憶所及。錄其別號。及拿手戲。以公社會。談上海票房者。所當知也。遺漏恐不免。閱者能補正之幸甚。

姓氏	別號	拿手戲		
文少如	（桴海客）	駡楊廣	梅香節	捉放曹
趙志强	（應宜生）	戰長沙	文照關	天水關
趙萱堂	（雲臺小隱）	奇寃報	捉放曹	
毛祝三	（秣陵釣叟）	上天臺	雙獅圖	
夏禹颺	（市隱居士）	取城都	華容道	取三郡
管洒園	（戊馬書生）	賣馬	碰碑	

鄒稚林（漱石山客）除三害　救母

鮑鶴齡（皖南野鶴）陰陽河　瓊林宴

朱光明（蓬萊居士）洪羊洞　鐵蓮花　打棍出箱

管海峯（滬賓逸士）戲迷傳　拾黃金

陳蓮新（閑樂軒主）取帥印　李陵碑

陳玉麟（滄海客）四進士　戰蒲關　盜御馬

許少甫（黑　珍）審刺客　跑　城　羣英會

羅亮生（寒江舟子）桑園寄子　洪羊洞　烏盆計

何如之（笑　隱）打漁殺家　十八扯

陳維棨（鏡湖舟子）李陵碑　舉　鼎

席少蓀（壯學子）獨木關　落馬湖　連環套

馮叔鸞（馬二先生）吊金龜　烏盆計　老黃請醫

陸澗生（鶴　巢）飛虎山　黃鶴樓

陶植之（五柳居士）頂花磚　慶頂珠

陳志剛（嫩　綠）武家坡　玉堂春　桑園會

周仲卿（柳營試馬）教　子　彩樓配

索嘉德（天聲）盜御馬　斷太后

楊亞嵩（春雷）鍘美案　探陰山

王玉書（容膝） 斬黃袍 白馬坡 梅龍鎮
貝玉書（乙峯） 鳳鳴關 定軍山
趙雲台（客串我） 三叉口 金錢豹
毛乾豐（玩世客） 查頭關 拾黃金
屠開徵（蘭亭俠隱） 翠屏山 金雁橋 一枝桃
楊國珊（逍遙客） 翠屏山 白水灘
胡仲齡（一鶴） 慶頂珠 盜御馬
李廉甫（靜菊） 連環套 黃鶴樓
沈景麟（國風） 黃鶴樓 萬里封侯
錢琴東（一粟） 硃砂痣 魚藏劍
巢漢臣（步郎） 打嚴嵩 桑園會
許良臣（曠穋） 天堂州 武家坡
沈豹臣（江嘯） 打棍出箱 九更天
俞仁菴（雨痕） 白門樓 羣英會
成寶鈞（秋農） 洪羊洞 捉放曹
許瑞田（饒平野鶴） 盜御馬 獅子樓
范永春（靜心客） 教子 救母

馮子明（一笑）　胭脂虎（串旦）　梅龍鎮（串旦）

詹雨門（脈脈）　空城計

何家鏞（芥園）　轅門斬子　斬黃袍

何裕生（雨聲）　彩樓配　武家坡

楊潤身（潤身艸廬）　法門寺　八義圖

丁仲英（湘江舊主）　教子　硃砂痣

錢玉齋（無我居士）　吊金龜　硃砂痣

周澍三（鍾山樵子）　送親演禮　吊金龜（串張義）

熊松泉（莫愁漁人）　黃鶴樓　烏龍院

戲曲源流

悲鴻

偵探小說 紅圈

本書趣味淵永情節離奇文詞詳明結構緻密讀之令人匪夷所思不忍釋手當此赤帝施威酷暑逼人手此一卷誠可作消夏遺暑之計也愛閱諸君欲購從速幸弗交臂失之全書計三萬餘言精裝一册定價大洋三角

偵探小說 鐵手

是書爲謀財奇案與近今滬上各影戲院所映演之鐵手片毫絲不爽情節離奇令人匪夷所思賊黨設計陷人凡數十次皆爲無名之俠士所破壞當時雖有偵探密布無從而殲賊黨之巢窟殆夫大盜就死俠士方自首投案誠爲偵探小說中別開生面者也愛閱小說諸君手此一編當知予言之不謬也全書一百五十八頁約六萬言定價大洋四角

偵探小說 看勿出

看呀｜看呀||又有一本新書出來了是一本小說講的是一件偵探的事情這本書的名字叫做看勿出原名是叫做黑箱案何以偏偏教他叫做看勿出因爲這件事情實在怪得非凡的雖是一個大名鼎鼎的偵探也看他勿出所以這本書遂叫做看勿出現在滬上新舞臺裏已經排演這齣戲了做得神出鬼沒大家稱他做得很好但是沒有曉得他的情節遂看得莫名其妙不懂他所演的什麼若使着了這本書然去看這齣戲一有了線索是越覺有滋味覺有趣了就是已經看了看勿出的人看這一本書是越覺明白越覺緻細些快｜快快||快快||來買每本定價只有洋二角

偵探小說 就是我

是書敍述法國大偵探家骨谷之子骨石爲命案牽害骨谷爲子雪寃訪緝凶手經歷無限艱辛始知殺人凶犯亦係大偵探家烏衣因與骨石共戀一女曰喬米烏衣未能如願遂殺此女移害骨石後被骨谷探出烏衣從此一誤再誤見人殺人案件堆積百餘起皆烏衣與妹亞佩二人同謀也其中情跡離奇曲折神妙非常告白上不能盡述新舞臺已編成戲劇觀者無不同聲贊美無如情跡冗長觀劇者或略於前或遺其後恆有難窺全豹之憾同人等有鑒於此特請英法文大名家謝蘋連先生編譯成書內容編輯危險萬狀與戲劇大有異別使與戲劇互相攷證誠兩全俱美之舉也洋裝二厚册附本書重要人物銅版圖像十餘幅定價一元二角



不可不知錄

（劍雲）（景麟）合述

戊午長夏憾於滬人觀劇程度之淺集合南方說戲同志成鞠部叢刋一書將使人人得劇之常識別戲之良窳也顧聲調動作雖可以意分其美惡而內部專門名詞及其作用苟非內行殊難了解爰與沈君景麟周諮博訪合述此篇惟僕等身非伶工但能舉其所知貢之閱者心力雖盡掛漏不免望海內方家不吝賜教糾謬正誤俾成完璧則感且不朽

（劍雲謹誌）

▲子目列下

南北曲牌名　鑼鼓名稱　十三道轍　大衣箱　副大衣箱　盔頭箱　二衣箱

靶子箱　梳頭棹　京班規則　後台術語註

▲南北曲牌名

（劍雲）

解紅　一綹風　漁父家風　小桃紅　望江東　玉瓏璁　燭影搖紅　舞春風　步蟾宮　夜遊宮　翠紅　賛成工　侍香金童

醉春風　怨春風　滿江紅　上江紅　慶春宮　一萼紅　繫梧桐　一捻紅　落燈風　十二紅　混江龍　一江風　金梧桐

沈醉東風　山桃紅　刮地風　惜春容　風入松　瑞雲濃　夏雲峯　碧芙蓉　並蒂芙蓉　金菊對芙蓉　箇儂　引江風

金瓏璁　字字雙　月當窗　徵招調中腔　玉芙蓉　夜雨滴梧桐　竹枝　巴渝辭　醉妝詞　同波詞　舞馬詞　楊柳枝
又正調楊柳枝　柳枝　踏歌辭　憶仙姿　連理枝　長相思　蝴蝶兒　太平時　醜奴兒　攤破醜奴兒　捉拍醜奴兒　青杏
兒　耍孩兒　似娘兒　繡帶兒　好女兒　十二時　又正調十二時　玉交枝　慶春時　極相思　步虛詞　鹽角兒　茶瓶兒
誤佳期　雙燕兒　玉團兒　擷芳詞　卓牌兒　鵲踏枝　又好女兒　麥秀兩岐　酷相思　西施　粉蝶兒　孤雁兒　雪獅
兒　獅兒詞　玉漏遲　黃鶯兒　東風第一枝　春夏兩相期　竹馬兒　憶瑤姬　八犯玉交枝　摸魚兒　金明池　擷芳詞
鷓鴣詞　髻雲鬆　玉屏風　珊珊來遲　啄木兒　鎖南枝　漁燈兒　掉角兒　梨花落兒　憶鶯兒　九轉貨郎兒　柳葉兒
梧葉兒　鏵鍬兒　神仗兒　懶畫眉　九張機　憶眞妃　溼羅衣　雪花飛　阮郎歸　鳳孤飛　惜分飛　彩鳳飛　惜紅衣
遠朝歸　彩雲歸　霜葉飛　八歸　金縷衣　乳燕飛　送征衣　醉扶歸　絳黃龍　別時飛　兜上鞋兒　哭相思　青苔思
五般宜　順水魚　塞姑　塞孤　瑞鷓鴣　一斛珠　鳳棲梧　一封書　金浮圖　花犯念奴　採明珠　宴清都　霜花腴　西
湖　油葫蘆　壺中天念奴　水底魚　夜遊湖　醋葫蘆　駐雲飛　烏夜啼　浣紗溪　又正調烏夜啼　鎮西　驀山溪　黃鶯
花下啼　惜分釵　朝玉階　握金釵　紅繡鞋　山麻稭　荷葉盃　三臺　伊州三臺　望江梅　送入我門來　比梅　上行盃
燕歸來　歸去來　古傾盃　傾盃　鳳銜盃　一剪梅　明月逐人來　高陽臺　看花回　祝英臺　鮑老催　泣顏回　撥香灰
鎖陽臺　醉蓬萊　燕春臺　春從天上來　尉遲盃　望梅　折紅梅　紅窗迴　緗梅　一點春　倘秀才　摘得新　瀟湘神
一年春　江南春　茅山逢故人　上林春　點絳唇　洛陽春　又正調上林春　萬里春　畫堂春　碧桃春　瀟湘逢故人
錦堂春　海棠春　祭禊神　桃源逢故人　越溪春　武陵春　洞天春　月宮春　河瀆神　探春　醉鄉春　憶故人　思越人
思遠人　探芳新　鬥鵪鶉　虞美人　玉樓春　睿恩新　錦帳春　柳長春　接賢賓　集賢賓　玉堂春　謝池春　鳳樓春
柳初新　祭天神　上陽春　一枝春　塞垣春　漢宮春　燕臺春　醉高春　帝臺春　二郎神　淮甸春　絳都春　玉燭新
壽樓春　菊花新　曲遊春　慶宮春　迎新春　陽春　望湘人　沁園春　花發沁園春　浪裏來　憶帝京　冉冉雲　巫山一

段雲　夢行雲　渡江雲　鳳歸雲　巫山一片雲　過龍門　憶王孫　宴桃源　定西番　宴西園　謁金門　望仙門　醉桃源
怨王孫　一王孫　感皇恩　公領孫　相見歡　小闌干　歸去難　魚水同歡　碧牡丹　玉闌干　瑣窗寒　金人捧露盤
離別難　孤鸞　萬年歡　八節長歡　滿朝歡　剪牡丹　惜餘歡　歸朝歡　八拍蠻　菩薩蠻　玉連環　又正調玉連環　醉
花間　小重山　蕊珠間　江月晃重山　古陽關　解連環　解佩環　如此江山　小冲山　脫布衫　牧羊關　飛雪滿羣山
好姐姐　結帶巾　倚闌干　二士入桃源　望秦川　醉垂鞭　柳含烟　憶少年　鶴冲天　八月圓　喜團圓　雙頭蓮　河傳
夜行船　臨江仙　杏花天　么篇　鷓鴣天　鵲橋仙　隔浦蓮　下水船　醉思仙　勸金船　又正調鶴冲天　石湖船　雙
瑞蓮　壺中天　瑤臺聚八仙　琵琶仙　瑞鶴仙　喜朝天　五福降中天　何湖邊　暗香仙　雙雙燕　金盞倒垂蓮　怨朱絃
哭皇天　玉天仙　鳳凰臺上憶吹簫　蒼梧謠　內家嬌　歸國謠　憶多嬌　天門謠　賀聖朝　鳳來朝　殢人嬌　徵招
繫裙腰　惜奴嬌　慶清朝　綠腰　玉京謠　月邊嬌　紫玉簫　念奴嬌　百字謠　百宜嬌　又正調百宜嬌　角招　望海潮
奪錦標　透碧霄　皂羅袍　月兒高　節節高　步步嬌　百葉桃　十二橋　賀明朝　點櫻桃　鬱輪袍　十月桃　感恩多
羅敷豔歌　子夜歌　憶秦娥　定風波　又正調子夜歌　洞仙歌　玉人歌　金縷歌　孝順歌　羽仙歌　西河　白苧歌
撲燈蛾　太平歌　三仙橋　古輪臺　甘州歌　洞天歌　八仙歌　排歌　鶯簇一金羅　採茶歌　醉羅歌　中興歌　踏歌
疏影仙　一封羅　花非花　浪淘沙　灼灼花　望梅花　一痕沙　攤破浣溪紗　小庭花　酒庭花　散餘霞　滿宮花　雨中
花　木蘭花　偏地花　月照梨花　小梅花　惜瓊花　散天花　減字木蘭花　蝶戀花　蘇幕遮　惜黃花　偷聲木蘭花　一
叢花　鬥百華　滿路花　滿園花　一枝花　露華　惜秋華　四犯剪梅花　掃地花　夜合花　陌上花　御帶花　解語花
瑤花　笛家　穆護砂　鬥黑麻　堯民歌　勝如花　攪箏琶　錦上花　金銀花　賞宮花　四季花　地錦花　武陵花　金錢
花　石榴花　玉樹後庭花　小庭花　飯松花　石藍花　促拍滿路花　謝秋娘　小秦王　憶君王　豆葉黃　思帝鄉　憶餘
杭　好時光　杏園芳　占春芳　秋蕊香　燕歸梁　應天長　白苹香　四和香　醉紅妝　月上海棠　百媚娘　拂霓裳　早

梅芳　意難忘　滿庭芳　滿庭霜　雪梅香　天香　倦尋芳　西子妝　玉簟涼　暗香　菱荷香　十二郎　垂楊　八寶妝
桂枝香　柳色黃　晝錦堂　澡蘭香　情久長　綺羅香　夢橫塘　杜韋娘　買陂塘　賀新郎　又正調八寶妝　賀新涼　蘭
陵王　小憐妝　看花忙　國香　荔枝香　拂霓裳　香柳娘　罵玉郎　福馬郎　柳青娘　金菊香　會河陽　山坡羊　燒夜
香　梁州新郎　梅花塘　曲入冥　山漸青　吳山青　荊州亭　柳梢青　駐馬聽　燕山亭　月當廳　雨霖鈴　解三醒　急
三槍　舞霓裳　賣花聲　訴衷情　醉太平　喜遷鶯　月中行　後庭芳　桂花明　引駕行　望遠行　摘紅英　折紅英　踏
莎行　御街行　上西平　轉調踏莎行　上南平　夢還京　柳腰輕　又正調賣花聲　宣清　紅情　月華清　壽星明　綠蓋
舞風輕　囀林鶯　雁過聲　醉太平　憶秦郎　剔銀燈　瑤台第一層　桂殿秋　上西樓　八聲甘州　月上瓜州　四換頭
百尺樓　望西樓　聖無憂　撼庭秋　少年遊　金鳳鈎　明月棹孤舟　輥繡球　夏州　最高樓　踏青遊　玉京秋　掃花
遊　曲江秋　新雁過妝樓　慶千秋　夢揚州　憶舊遊　水調歌頭　過秦樓　慢卷紬　歌頭　六州歌頭　上小樓　小梁州
　六醜　六州　遶地遊　戀情深　重疊金　碧雲深　越江吟　滴滴金　醉花陰　戀繡衾　少年心　一蘿金　獻衷心
雨同心　戀香衾　塞翁吟　采綠吟　闌干萬里心　夏初臨　繡停鍼　鳳池吟　秋宵吟　水龍吟　翠樓吟　鳳簫吟　法曲
獻仙音　鳳樓吟　一寸金　丹鳳吟　翠羽吟　瑞龍吟　庭院深深　柳搖金　五綵結同心　夜遊沈　香雪燈　鶯啼御林
簇御林　縷縷金　顆顆珠　憶江南　夢江南　望江南　怨三三　快活三　捲珠簾　水晶簾　珍珠簾　念家山　賺　醉思
凡　花心動　南歌子　漁歌子　搗練子　赤棗子　南鄉子　採蓮子　鷄叫子　甘州子　出隊子　四門子　西溪子　桃花
子　天仙子　風流子　紅娘子　江城子　西樓子　何滿子　酒泉子　醉公子　生查子　女冠子　贊浦子　山花子　卜算
子　采桑子　更漏子　繡帶子　朝天子　甘草子　沙塞子　竹香子　卓牌子　七娘子　撥棹子　破陣子　十拍子　行香
子　三臺子　番槍子　摸魚子　輪臺子　八六子　雙聲子　竹馬子　選冠子　金盞子　安公子　簇水　魚遊春水　三段
子　高山流水　滴溜子　尾犯江兒水　江兒水　戚氏　誦子　江神子　嘉慶子　山子　訶梨子　金樓子　長命女　薄命

女　鶯啼序　傳言玉女　得寶子　畫眉序　念奴嬌序　臨鏡序　尾犯序　漁父　瀟瀟雨　沙頭雨　秋夜雨　黃金縷　芭
蕉雨　明月生南浦　南浦　眉嫵　玉胞肚　月底修簫譜　瀟湘夜雨　梅子黃時雨　薄媚　眼兒媚　秋波媚　三姝媚　醉
翁子　獅子序　䗶婆子　無愁可解　翠華引　法駕導引　江城梅花引　江梅引　明月引　華清引　琴調相思引　太常引
青門引　東坡引　梅花引　千秋歲引　婆羅門引　陽關引　望雲涯引　夢玉人引　迷仙引　黃鶴引　蕙蘭芳引　清波
引　華胥引　遙天奉翠華引　雲仙引　迷神引　石州引　清江引　太師引　歸田樂引　瑞鶴仙引　導引　訴衷情近　好
事近　荔枝香近　隔浦蓮近　撲蝴蝶近　祝英臺近　紅林擒近　早梅芳近　河轉　小樓蓮苑　曲玉管　珠簾捲　閒中好
江南好　風江好　春光好　尋芳艸　於中好　端正好　紅羅襖　紅衲襖　又正調於中好　錦纏道　瑤堦草　被花惱
又正調江南好　芳艸　鬥百草　四時好　引小桃　醉翁操　越恁好　園林好　寄生草　青衲襖　尋芳艸　小諸皐　四代
好　春風嫋娜　春去也　梧桐影　賀聖朝影　虞美人影　紅窗影　湘江靜　瑞鶴仙影　轆轤金井　疎影　薄倖　小窗燈
影　清平調　瑤池讌　好事近　紗窗恨　四邊靜　收江南　漁家傲　愁春未醒　紅窗迥　夢江口　章臺柳　折楊柳　市
橋柳　臨前柳　亭前柳　風中柳　淡黃柳　山亭柳　倒垂柳　大有　情長久　陂塘柳　貂裘換酒　沽美酒　水仙子　尾
犯江兒水　西地錦　玉山枕　側犯　小鎮西犯　淒涼犯　尾犯　玲瓏四犯　花犯　倒犯　碧窗夢　陽臺夢　釵頭鳳　換
巢鸞鳳　羅敷媚　紅窗睡　荷葉媚　佳人醉　爪茉莉　綠意　大江東去　海天闊處　朝中措　芳艸渡　留客住　陽臺路
黃鸝繞碧樹　大酺　臺城路　綿搭絮　千秋歲　皁羅特髻　樂世　莊椿歲　月中桂　秋霽　春霽　多麗　梅花酒　江
頭金桂　雁兒舞　花前飲　龍山會　金歡帶　香羅帶　合歡帶　入塞　玉女搖仙佩　出塞　王孫信　探芳信　梁州令疊
韵　蕃女怨　遐方怨　望江怨　昭君怨　青玉案　清商怨　傷情怨　傷春怨　江亭怨　早春怨　又正調清商怨　別怨
長亭怨　無悶　閨怨無悶　春雲怨　綺寮怨　雙鸞怨　謫仙怨　浪淘沙慢　江城子慢　長相思慢　上林春慢　浣溪紗慢
卜算子慢　醜奴兒慢　錦堂春慢　西江月慢　探春慢　雨中花慢　木蘭春慢　鼓笛慢　卓牌子慢　謝池春慢　聲聲慢

勝勝慢　惜黃花慢　粉蝶兒慢　玉女迎春慢　倦尋芳慢　慶清朝慢　西子妝慢　長亭怨慢　揚州慢．國香慢　瑞雪灑
慢　西平樂慢　瑤花慢　石州慢　拜星月慢　惜餘春慢　蘇武慢．瀟湘逢故人慢　紫萸香慢　夜飛鵲慢　木蘭花慢　繞
庭宴　胡搗練　又正調胡搗練　甘州徧　山亭宴　離亭燕　寶鼎現　稍遍　泛清波摘徧　雙調雨淋霖慢　二郎神慢　宮
中調笑　垂絲釣　千年調　淒涼調　綠腰　秋思耗　十六字令　鳳蝶令　三臺令　浪淘沙令　甘州令　調笑令　又正調
三臺令　如夢令　思佳客令　四字令　憖倚闌令　上林春令　關河令　伊川令　憶悶令　綵鸞歸令　喜遷鶯令　三字令
相思兒令　鬲溪梅令　雙頭蓮令　品令　梁州令　四犯令　留春令　怕春令　惜雙雙令　探春令　雨中花令　鋸解令
傾盃令　鼓笛令　翻香令　鵲橋仙令　唐多令　花上月令　南樓令　鬢雲鬆令　喝火令　解佩令　玉令梅　聲聲令
且坐令　師師令　婆羅門令　有有令　采蓮令　洞仙歌令　六么令　百字令　羅敷令　醜奴兒令　一七令　太平令　得
勝令　哪吒令　南新水令　北新水令　折桂令　忒忒令　僥僥令　叨叨令　蠻牌令　朝元令　鹽角兒令　二十字令　二
十五字令　紅窗聽　隔簾聽　雙紅豆　懷香袖　無俗念　撼庭竹　四園竹　鳳敲竹　紇那曲　羅嗊曲　春宵曲　春曉曲
瀟湘曲　樂遊曲　陽關曲　阿那曲　款乃曲　甘州曲　轉應曲　萬斯年曲　又正調春曉曲　樓上曲　西平曲　玲瓏玉
大江西上曲　龍吟曲　陽春曲　菖蒲綠　金縷曲　古香慢　夜飛鵲　多麗曲　金字令　黑麻令　四塊玉　悠悠曲　玉
樹曲　掃塞北　桃花曲　霜天曉角　千金意　開元樂　中興樂　清平樂　迎春樂　黃鐘樂　三部樂　齊天樂　西平樂
征部樂　大聖樂　破陣樂　霓裳中序第一　怨回訖　秋夜月　深院月　氐州第一　南浦月　秦樓月　憶蘊月　羅漢月
望漢月　城頭月　西江月　過澗歇　又正調秋夜月　步月　酹江月　湘月　疎簾淡月　西湖月　拜星月　白雪　催雪
丁香結　拋球樂　一葉落　一落索　花自落　歸田樂　傾盃樂　天下樂　思歸樂　貧也樂　鳳凰閣　于飛樂　長生樂
長壽樂　晝夜樂　逍遙樂　遶佛閣　錦堂月　還京樂　永遇樂　安慶摸　扁舟尋舊約　夜半樂　北邙月　短橋月　長橋
月　涼州令　瑤台月　揚花落　長拍　短拍　錦後拍　御鶯囀　風吹荷葉煞　下山虎　雁兒落　十二月　離亭燕帶歇煞

拍　五韻美　川撥棹　迎仙客　羅帳裏　梁州第七　萬花齊放　光光乍　銷金帳　擺拍念　上京馬　掉角兒集　琥珀貓
兒墜　紅芍藥　大和佛　普天樂　鳳釵花絡索　五供養　歇煞拍　思佳客　隔浦蓮近拍　雙鸂鶒　青衫濕　眉峯碧　一
落索　雙荷葉　垂楊碧　釣船笛　解蹀躞　撲蝴蝶　春聲碎　月下笛　金蕉葉　無愁可解　洞庭春色　大酺樂　五明馬
綠頭鴨　白苧　朝天紫　垂楊碧　醉落魄　郭郎兒近拍　春草碧　東風齊着力　消息　畫屏秋色　玉蝴蝶　新荷葉
恨來遲破　念家山破　邀醉舞破　呆骨朵　吳小四　鴛鴦譜　四朝元　雙救酒　十團錦　九菊花　三學士　吉祥慈　將
軍令　出隊子　金絞絲　銀絞絲　太平錢　駐馬泣　一撮棹　扁麼　疊字犯　紫花兒序　禍馬郎　迎仙客
普安咒

劍雲既集曲牌名一千二百餘支出示不才并屬一言以爲跋吾聞唐以前敎坊樂府或採古詩或用時人之句無所謂曲牌也至宋太宗時始有正宮南呂宮中呂宮黃鐘宮道調宮仙呂宮小石調林鐘商歇指調雙調越調大石調南呂宮調仙呂調般涉調中呂調黃鐘羽平調等十八大律之分正宮南呂宮仙呂宮高宮黃鐘宮中呂宮道調宮林鐘商歇指調高大石調小石調越調雙調大石調林鐘角越角小石角高角歇指角大石角雙角南呂調仙呂調中呂調平調黃鐘羽般涉調高般涉調等二十九曲破之分緣太宗洞曉音律前後親製大小曲及因舊曲翻新聲者總之爲三百九十於是北曲始盛興也當時界防極嚴曲與詞毫不相混而周美成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格五音皆迭相陵亂又名曰慢曰破雜比成調古謂嘖曲嘖與賾同雜亂也即琴曲所謂散原夫五行之聲所司爲正所欲爲旁所斜爲偏所下爲側放正宮之調正犯黃鐘宮旁犯越調偏犯中呂宮側犯越角於是曲牌之變化層出不窮矣四時聲律其分配各有所宜如春季屬木其氣疎達則聲宜嘽緩而駘宕若仙呂之醉扶歸桂枝香中呂之石榴花漁家傲大石之長壽仙芙蓉花八月圓之類是也夏季屬火其氣恢台則聲宜洪亮震動若越調之小桃紅亭前柳正宮之錦纏道玉芙蓉普天樂之類是也秋之氣颯爽而清越若南呂之一江風浣溪紗商調之山坡羊集賢賓之類爲宜冬之氣嚴凝而靜正若雙調之朝元令柳搖金黃鐘之絳都春畫眉序羽調之四季花勝如花之類爲宜律呂既通音節按時譬如春夏之交桂枝香可以

帶錦纏道夏秋之際玉芙蓉可犯一江風秋冬則山坡羊破柳搖金冬春則石榴花慢畫眉序以是類推則套曲爲有巳時劍隻此輯管非大有益於後人若以南北曲不分爲病者殊不知臧晉叔已有聲調雖異過宮下韻則一膠執一偏之見不能見其大者是眞夏蟲不可以與語冰矣戊午秋日南沙姚民哀謹跋於海上箏聲琴韵樓

▲鑼鼓名目

（冲頭）探子報事應打冲頭

（垛頭）胡琴起二六板應打垛頭

（抽頭）有單雙之分如李陵碑反調唱至我父子倒做了馬前英豪時應打抽頭

（掃頭）如捉放曹陳宮唱一見咽喉啞時應打掃頭

（長絲頭）如空城計孔明傳馬謖進帳時應打長絲頭

（帽兒頭）如黃金台田單帘內倒板玉兎東上唱畢應打長絲頭

（鳳點頭）如天水關姜維與趙雲在戰場唱搖板時應打鳳點頭

（四記頭）亮相時用之

（五記頭）如翠屏山楊雄白好呀交友休交無義郎石秀內白啊哈之叫板時用之

（長鎚）如黃鶴樓上周瑜時應打長鎚

（閃鎚）如斬黃袍趙玄郎接高懷德奏本三看時應打閃鎚

（亂鎚）想計策時用之如失街亭王平白有了不免畫一圖形速報丞相

（單鎚）如天水關孔明發令派將時應打單鎚

（冷鎚）又名洒頭唱哭腔時用之

（收鎚）如李陵碑令公舞大刀花進場時應打收鎚

（一鑼）（兩鑼）（三鑼）（小鑼）以上四種爲用甚廣一聆即知無須加注

（五鎚鑼）如失街亭孔明白唉想先帝爺白帝城託孤之時應打五鎚鑼

（陰鑼）如捉放曹殺家逃走時用之

（扭絲）如瓊林宴問樵范仲禹上唱山前山後時應打扭絲

（絲鞭）鼓鎚亂下如雨名爲絲鞭

（軟絲鞭）如失街亭孔明白今日一見令人可敬令人可服時應打軟絲鞭

（九鎚半）如三岔口暗中摸索時用之

（八叉）如打棍出箱二丑白摸呀調邊摸時用之

（走邊）如四杰村余千探莊時應打走邊

（四將）四將起壩之鑼鼓即名四將

（緊急風）如空城計司馬懿過場時應打緊急風

（蹚馬）各黃金台田單唱水不清都只爲漁家打混時伊立接上搜府用之

（發點）牌子名失街亭上諸葛亮時用之

（潑水）九鎚半中用之

（出手）武劇打出手時用之

（元場）下場時用之

▲十三道轍

詩有詩韻戲有戲轍雖皮黃唱工無崑曲格律之嚴亦有軌道可遵非可任意爲之也錄其十三道轍如下

(一)中東轍　如擊鼓罵曹彌衡唱平生志氣運未通似蛟龍困在淺水中

(二)人成轍　如雪盃圓莫懷古唱一日離家一日深好似孤雁宿寒林

(三)江陽轍　如二進宮楊波唱千歲爺進昭陽休要慌忙站宮門聽學生細說比方

(四)發花轍　如馬前潑水朱買臣唱我的妻你說那裏話朱買臣心中似箭扎

(五)梭波轍　如浣紗記伍員唱未曾開言我的淚先落尊一聲娘行聽我說(讀如杓)

(六)衣齊轍　如魚藏劍伍員唱子胥閥閱門楣第到如今落魄天涯有誰知

(七)懷來轍　如烏盆記劉世昌唱未曾開言淚滿腮尊一聲老丈細聽開懷

(八)灰堆轍　如逍遙津漢獻帝唱父子們在宮中傷心落淚叫孤王思想起好不傷悲

(九)苗條轍　如哭靈牌劉備唱白盔白甲白旗號大小三軍哭號咷

(十)由求轍　如失街亭諸葛孔明唱兩國交鋒龍虎鬥各爲其主統貔貅

(十一)言前轍　如文昭關五員唱一輪明月照牕前愁人心中似箭穿

(十二)姑蘇轍　如獻地圖張松唱我張松賣西川不誤主顧一頓棒打却西川地圖

(十三)疊雪轍　如挑袍關公唱來清去白慷慨正挂印封金把相別

▲大衣箱

(牙笏)　俗名朝板象牙四塊木質四塊文臣當朝見帝王時所用後臺另有牙笏十三方公堂(謂公用)十方凡有重要通告及達官貴人點戲者咸書其上謂之出牙笏如堂會排戲發包銀罰款等事無不用之伶人之視牙笏猶軍人之視命令另有兩方略短惟貼鬓飾旦角者用之跳加官所用一方則較其餘闊大

(摺扇)　十把分兩種白面竹骨各種角色皆可通用金面繪花者惟小生花旦用之另有一種特製之大摺扇扇骨長約二三尺武劇

看看蘇州八中之小花面近來新排宏碧緣中之鮑自安皆用之按摺扇爲大衣箱中之物惟把子箱（卽旗把箱）及門包箱亦備

（喜神）二個卽木刻之小孩備爲演劇之用又名二師兄如長板坡八義圖等戲紅衣綠褲之嬰孩皆以此代另有大師兄一個僅法場換子用之班中規矩演員在台上可隨意玩弄此外取放時不准開口並不准以面向天否則班中必肇事端此等迷信甚屬可笑

（富貴衣）一件爲大衣箱中之領袖行頭點箱時必自此衣始此衣乃黑色之破褶子俗名海青又名道袍上綴雜色小塊綢布形容衣服之破敝化郎乞兒用之因其後來結果定必騰達故名富貴衣如魚藏劍之伍子胥鴻鸞禧之莫稽彩樓配之薛平貴狀元譜之陳大官皆是

（加官蟒）一件此袍爲特製之蟒袍服之可以變換顏色又名翻袍前徽班老同慶某角以善服此袍得名因翻動時可使觀者不見痕迹上海法租界共舞臺亦有此袍惜翻者不得法以致未能生色此袍僅跳加官之加官及天官賜福之天官可用

（蟒袍）班中但呼爲蟒長身大袖滿繡龍紋及雲彩花朶帝皇將相極品朝臣皆適用之顏色就劇中人身分支配男爲男蟒女爲女蟒凡紮靠（卽着甲）者同時加穿蟒袍必左手單穿袖內右手露出蟒外謂之披蟒着蟒時必加玉帶惟逍遙津之穆順不用玉帶代以絲滌各色用法詳舉於後

大紅蟒一件劉備曹操等用之

綠蟒一件關公等服之

黃蟒一件黃忠及玉皇等服之

白蟒一件周瑜趙雲岳飛等服之

黑蟒一件張飛包公尉遲恭等用之

（以上爲上五色皆男蟒）

粉紅蟒一件呂布等用之可代白蟒紅蟒凡小生穿蟒者皆可通用

湖色蟒一件與白蟒通用

藍蟒一件與黑蟒通用

藕色蟒一件草王（如代子都中之惠南王等）軍師丞相（如算糧登殿之王允）及取城都之劉璋等服之

紫紅蟒一件與紅蟒通用

（以上爲下五色皆男蟒）

（女蟒）式樣花紋與男蟒同惟尺寸略短專備旦角之用

大紅女蟒二件凡后妃及劇中生淨等角穿蟒者之妻室如貴妃醉酒之貴妃天門陣之穆桂英皆可用之

黃女蟒一件只有太后可用如打龍袍之李后等

秋香女蟒一件乃老太君等所用如岳家莊之太夫人操寒窰之老夫人等

（開氅）一名開撐或與蟒袍同惟項用長領俗名和尙領着時可以撐胸故名袍上所綉熊象獅虎等類不用龍紋不用玉帶此衣大半爲武將營中所穿猶類滿淸官吏之着行裝色亦分五種

大紅一件如光武興之馬武盜御馬之竇爾敦等用之

綠色一件如奪小沛之關公惡虎村之濮天虬等用之

白色一件如長亭會之伍員用之

黃色一件如雙投唐之李世明用之

黑色一件如奪小沛之張飛岳傳中之牛臯等用之

班中此項行頭如遇不敷應用時可以褶子代之

（官衣）式與蟒同惟不綉花前後加補服略如前清外套此衣服只有文職可用用時外加玉帶

大紅四件如御碑亭中王有道柳生春見宗師時或三國戲中之朝官及劇中狀元等凡知府以上皆可用之

月白二件寶藍二件此二種大半爲縣官所穿如捉放曹公堂上之陳宮黃金台之田單惟小生必穿月白老生可隨意

黑色二件如鳳波亭之張俊万俟禹小生如奇雙會之趙冲等用之

秋香一件如跑城之徐策三擊掌之王允等用之

秋香女官衣一件如探寒窰之王夫人四郎探母之佘太君用之

（宮裝）一件俗名舞衣爲旦角所穿長身大袖滿綉花朶身懸飄帶乃劇中大禮服如醉酒之貴妃三國戲中之貂蟬彩樓配拋球時之王寶川等用之服時必加雲肩（詳見後）

（披）即披風男女皆有爲顯達者一種常禮服對襟長領大袖前後左右皆開跨全身綉團花或綉團花或綉長壽字或綉圓壽字或綉團鶴或綉大牡丹惟黃色者只綉團龍近有團花外加卍字或迴紋者按老派只有紅黃藍三種近則色彩稍多

黃披男女各一件爲宮中帝王之便服如草橋關光武郭妃等用之

紅披男女各一件如三國中之曹操銅網陣之顏慎敏四郎探母之楊八妹等用之

藍披男女各一件如硃砂痣之韓員外換金斗之徐策徐夫人等用之男披一名員外披

天青色一件男角所用如諸仙鎮之王佐

粉紅湖色白色等皆係花旦小生所用昔時所無近年新製

八卦衣一件爲諸葛亮及軍師所用

閨門披四件崑曲中閨門旦用之滿綉花朶甚爲悅目惟不用團花色分大紅粉紅湖色白色四種

（雲肩）二個為旦角所用之大披肩週圍加排鬚上綉花紋並鑲花邊與宮裝女蟒（另詳）連帶如小放牛之花旦白蛇傳之小青白氏皆披之色分湖色粉紅兩種惟既已滿綉五色花紋本色殊難辨別

（如意肩）四個用素緞為之即四角綉如意之披肩每面加飄帶一根為宮女所獨用

（花褶子）十件俗名海青式如道袍班中但綉花朵如大牡丹之類伶人自製者或綉人物鳥獸花卉草木等各隨己意顏色變分上下五色惟近年已不遵照任意支配生丑淨末均可用之推其本意不過顯劇中角色富有耳如花田錯之卞基雙珠鳳之文必正及武劇各角等皆用之色分紅黃綠白黑五種

（素褶子）式與花褶子同惟不綉花色分七種

紅色一件逍遙津之漢獻帝用之

黑色四件捉放行路時之陳宮用之

藍色二件烏龍院之宋江用之藍黑二色均可

月白一件可與藍色通用

湖色粉紅各一件小生用之

古銅色一件除三害之王知縣捉放之呂伯奢等用之

（青衣）即對襟黑素褶子如王春娥等用之劇中旦角富者手必常置袖中如係經紀人家婦女手必出袖如汾河灣之柳迎春則須用袖子者內行所謂袖子工夫為小身段之一種甚難習學非有苦工不能見好露手更難因用袖子尚有遮掩處露手則偶一不慎措置無方甚不雅觀非獨旦角如此生淨丑末靡不然如大面李長勝唱戲時手無放處常捧其腹抖袖時兩手一撇直如脫骨紙鳶此輩飯桶不僅李長勝一人諺云唱戲須練手其信然哉

紅色綠色各二件與黑色同為宮女之制服

(青素)一件乃無補服之黑色官衣為獄官之判服又名獄官衣如風波亭中獄官其打龍袍中燈官如無此衣可以黑色素褶子代之

(老旦褶子)青蓮棉綢米色府綢各一件各戲通用如行路哭靈之康氏徐母罵曹之徐母等

(紫花老斗)一件乃府綢所製之海青老薛保潘老丈等用之

(腰裙)男女各角皆可通用惟以旦角為主男角裝病時或為堂倌店小二長坂坡救阿斗時之趙雲亦束白腰裙種類如右

白綢腰裙四條胡色四條綠色二條白布腰裙八條月白布腰裙四條綠布腰裙二條

(宮女坎肩)四件又名領衣一名馬甲紅色綠對襟繡花宇宙瘋中了環用之

(老旦素坎肩)一件乃老旦扮女僕時所用深色對襟如諸仙鎮黃金台之乳娘等用之

(八仙衣)八件此衣專備八仙所用

(太監衣)四件金殿上之龍套用之色分黃紅兩種大袖斜襟腰加排鬚全身繡黑底金龍團花

(旗袍)五件為旗婦所用顏色分粉紅湖色大紅等類四圍鑲闊邊全身繡花或有繡龍紋者或上身鑲成坎肩名為巴圖魯旗袍

(花襖褲)四套花旦平時穿所

(小襖子)四件俗名小緊身即鈕扣短襖為花旦之內衣如十八扯中花旦唱殺狗勸妻時用之顏色必為大紅

(觀音披)一件白色繡黑竹枝花泗洲城中普門大士用之

(白布腰帶)八條以白洋布半幅剪成八九尺為了環僕女等所用老旦如釣金龜之康氏諸仙鎮之乳娘花旦如遺翠花之翠香花田錯之春蘭名角自備者用淺色湖縐

(道姑衣)一件為仙姑天女所穿式與扯襟(即斜襟)之女褶子同用綢緞剪成梭子塊併湊做成俗呼百家衣以其式樣與小孩所穿百家衣相同也謂仙家修道平時必茹儉樸向人間募化另塊綢布湊成與小孩向人索取碎料製衣取其易於撫養同

一用意

(道姑馬甲)　四件式與道姑衣同惟一有袖斜襟一爲對襟無袖此外幷無他別用法亦同有時生淨丑末亦可通用如花蝴蝶之蔣平

(道士法衣)　五件式與道士法師所謂者同方形無袖色分紅黃綠白黑五種如青石山之老道斗牛宮之太白金星蝴蝶夢之莊子等用之有時用八卦衣代

(道袍)　大六件以布爲之灰色或藍色式如素褶子僧道皆可通用如白蛇傳捉妖時之小道士另有大紅色對襟繡花者八件如風波亭迎靈時之小道士用之

(黃夏布僧衣)　一件式同普通僧衣料爲黃夏布過五關之普淨用之

(紅緞袈裟)　一件袈裟俗稱搭衣和尙誦經用之如目蓮救母之目蓮

(紅夏布袈裟)　八件爲普通和尙所用殺子報放焰口

(尼姑衣)　八件灰布製成式同褶子惟袖口略小專供尼姑用如妻黨同惡報

(紅色罪衣)　男女各四套大紅布所製男女全式均對襟如三堂會審之蘇三嘉興府之濮天雕濮天鵬等用之旦角自備者用大紅綢紗製

(女孝衣)　四套俗名白短衫褲花旦穿孝時用之

(彩旦衣褲)　一套即前清婦女舊式四鑲衣褲闊滾邊大袖式極舊並無一定限制如送親演禮妻黨同惡報之丑旦用之

(藍布旗袍)　二件即滿洲婦女所用之長衣式與普通男女大衫相同惟四週不開叉用藍布做成爲旗裝女僕所用

(陰陽判官衣)　一件此衣半黑半白遊十殿中之陰陽判官用之

(月白女衫褲)　二套俗名藍竹布衫褲爲官媒婆及溪皇莊彩旦所用

（女披風）二件。滿清命婦官太太等用之。

（紅裙）二條專供新劇所用。

（女飯單）兩條。式如普通婦女所用之飯單。上綉大如意頭。胸加五福。蟠壽。如梅龍鎮之李鳳姐。鴻鸞禧之金玉奴用之。

（絲套）黃綠白色各四條。卽極粗之絲繩。下垂長鬚兩顆。紮蕤可用。束腰亦可用。如捉放曹之陳宮。更可以之紮英雄衣。（見二衣箱）

如黃天霸。

（蹺）花旦用之。

（彩鞋）同上。

（古裝女衣）黛玉葬花。天女散花等劇用之。歸名角自備。

▲副大衣箱

（龍箭）五件。箭卽箭衣之簡稱。上綉龍紋者謂之龍箭。除旦角外。各角通用。惟二進宮之徐小姐。雖係旦角。亦穿箭衣。此爲例外。甚屬罕見。凡穿龍箭者。必身居極品。或爲貴胄。文角穿箭。襟角平落。武角必將前襟紮起。取其易於行動也。

紅龍箭。劉備。李世明等用之。

黃龍箭。趙匡胤。朱洪武。黃忠等用之。

綠龍箭。關公用之。

白龍箭。岳飛。高行周。及哭靈牌中劉備等用之。

黑龍箭。鐘馗。周倉等用之。

（花箭）五件。式與龍箭同。惟祗綉花朵。不加龍紋。用法亦與龍箭同。色分五種。若粉紅。湖色。白色等類。惟武生小生用之。

（馬褂）五件。式與俗用之方馬褂同。左右肩及前後上下分綉團龍。約十枚。近有前後分綉大龍兩條者。甚爲美觀。有時只穿左袖與

披蟒同此例只宜武角

黃馬褂若論正角只有帝王可用餘如校尉等可與他色通用

黑馬褂其用最繁名角多自備種種花式各有不同惟不脫龍紋耳用者如劉備伍員岑彭薛平貴等不勝枚舉校尉亦可用

白綠紅三種如黃朝馬漢江龍趙虎及校尉皆用之

(素緞箭衣)　箭衣之不綉花者為素箭白色為白素箭黑色為黑素箭

黑素箭四件石秀揚雄武松等用之

白素箭四件狄青王伯黨伍子胥等用之

綠素箭一件關太鄧車等用之

紅素箭一件褚彪用之

藍素箭一件斬雄虎之關公用之

紫素箭一件費德公武天虬等用之

(白緞八卦箭衣)　白緞上綉黑八卦只孫賓可用另有長方八卦小旗四方如五雷陣會陣時必紮背上近時班中此項箭衣多已不備以白素箭代之

(斗篷)　四件俗稱一口鐘上有風帽色分紅綠黃白滿綉花紋武旦如溪皇莊泗州城等花旦如梵王宮小生如玉門關之班超大面如捉放曹之曹操老生如取滎陽之劉邦惟紅色之用最廣近日班中所備不止四件多寡就班之大小為增減

紅色風帽若梅龍鎮之正德探母之四郎等皆用之

(紅緞素斗篷連風帽)　一件乃皇帝所用他如大名府之監斬官用之另有黃色一套關公及帝王用之

(採蓮衣)　五套大襟圓袖其式略似小緊身襖下有圓脚褲襖褲均綉花童子幼女等用之色分青蓮紫色或紅綠等色

●下列各物均係清朝戲中所用

清朝綢外套十二件清朝綢箭衣十六件清朝披肩十二件天青素緞馬褂八件天青羽毛馬褂八件灰布箭衣十二件硬領二十條宮鞋十六雙朝裙八條忠孝帶六付淡黃虎黃緞素馬褂各四件清朝花箭衣四件

▲盔頭箱 一名帽兒箱

（金樑）以稻草紮成長約六七寸用以插骨簪等物京班名吊死鬼梆子班名玉美人

（玉柱）即盔箱架上之木柱每四根爲一排長約五六寸用以掛盔頭此柱點箱時與金樑並列因其名目吉利故列在先

（草帽圈）二個此圈乃常人所用之山東草帽上去其頂祇留下圈漁翁樵夫用之如渭水河之姜尚四本鐵公雞之漁樵問答白水灘之十一郎等近來武生自備者滿綴珠花去戲情遠矣

（堂帽）一頂此帽後形爲元寶式前面虎黃色裝絨球黑底金龍後有朝天翅兩根兩耳掛黃色大鬚惟哭靈牌之劉備用銀底白絨球白鬚其他如朱元龍宋仁宗黃鶴樓之劉備等皆用黃色

（草王盔）一頂貼全金色後形似大如意亦裝黃絨球兩耳不掛鬚劉璋孫權等用之若水滸宋江用時當加翎子（卽長雉尾又名挑毛）

（金踏蹬）一頂金色底後部方形、如相貂式（黑色方紗帽）上鏤細花前裝絨球楊老令公等所用

（文陽）一頂金踏蹬上加裝金色橫如意翅一對卽爲文陽如天官賜福之天官開山府之嚴嵩逍遙津之曹操等用之

（銀踏蹬）一頂式與金踏蹬同惟用全銀花如青石山關平用之

（荷葉盔）一頂金色後部略圓如荷花瓣式有朝天小如意翅一對張遼馬岱及界牌關之秦懷玉等用之

（半天冠）一頂盔頂平方上畫七星前後如屋簷式垂冕流五長約三四寸帽身圓似大筆筒罵楊廣之楊廣斗牛宮之玉皇遊十殿之閻王等用之

(中軍盔)兩頂尖頂圓式全金帽口平邊闊約二寸專備劇中文武中軍之用如奪小沛胭脂虎之中軍

(大太監帽)兩頂黑色有金裝後半用硬片式似灣弓上包至頂兩耳垂鬚如貴妃醉酒之高裴二力士及各劇中之大太監用之

(小太監帽)四頂式與大太監帽同較爲簡單不垂鬚專備御前龍套之用如打龍袍天水關金殿上之龍套

(毘羅帽)又名地藏帽一頂俗呼大和尚帽卽放焰口時大和尚所戴目蓮救母之目蓮用之

(大額子)八頂此物爲用甚廣其式直面半圓形頂合腦門包及兩腮兩端盡處各有手掌大之蹄角一塊沿邊裝密排絨球二層頂上正中裝大絨球一個下有面排一枚上亦有大絨球一個此盔裝在多子頭(卽小紫金冠)上長板坡趙雲用軟紮巾許褚戴蓬頭徐達戴帥盔時皆用之

(硬紮巾)四頂硬殼前有大火炎一(另詳)釘於盔上用時須配大額子色分黃紅藍白四種張飛牛臯及各武將等用之

(帥盔)一頂全金色形似覆鐘頂上有尖杆長約二寸後有紅色小披風用時加大額子采石磯之徐帥天水關之趙雲等用之

(九龍冠)一　虎黃色前有金色雙龍雲花等物後有金色朝翅兩根李世明漢光武等用之

(御姬冠)一頂海棠式帽圈中間無頂四圍闊約三四寸密裝排鬚金銀色硬胎正中加大絨球小放牛之花旦白蛇傳之小青黃金台之田法章扮女時用之

(獅子盔)一頂帽頂後部畧如獅子頂上有硬胎之龍形前面裝大額子功臣宴之老齊逍遙津之華歆用之

(紫金冠)一頂此盔可分爲三部前部爲大額子頂部爲多子頭中部另用盔頂聯之又名太子盔如雙帶箭之李世明及周瑜呂布等用之(周瑜呂布用時當加翎子)

(多子頭)兩頂卽紫金冠之盔頂用此盔頭上必帶孩兒髮岳家莊之岳雲雙獅圖之薛姣等用之

(倒纓盔)一頂盔頂圓形後有披風頂上有銅絲梗一可彈動梗端裝紅纓毛一束周倉用之

(夫子盔)兩頂後部腰圓式上小下大頂上面部裝絨球略似大額子白色者全用白絨球或用黑絨球岳飛趙雲羅通等用之綠色

者裝黃絨球後有大披風兩耳垂黃色大鬚加白色飄帶關公用之

(二郎叉) 一頂金銀色後部月牙形略似文陽一切裝飾稍為簡單為楊戩所用楊名二郎神故此盔名二郎叉

(七星額子) 兩頂即女額子女將紮靠時必用此盔盔上裝大絨球兩排每排七個故名七星額子穆桂英用之

(相貂) 二頂即方形之黑紗帽兩邊插長翅一根乃丞相所帶曹操徐茂公包丞等用之

(方紗) 四頂即圓形之黑紗帽後裝腰圓式橫翅一對玉堂春之王金龍黃金台之田單等用之

(圓紗) 二頂式與方紗同惟橫翅全係圓形故名圓紗乃小丑扮縣官門官用之

(尖紗) 一頂翅形如梭算糧登殿之魏虎四進士之顧道獨木關之張士貴等用之

(月白桃葉紗) 一頂色月白翅如桃葉斗牛宮之文昌進蠻詩之李太白等用之

(判官紗帽) 一頂大紅色裝金式彩花及尖葉之翅前插大絨球一前本紅梅閣之判官用之

(侯帽) 三頂金銀色均可硬胎形如方香爐又如倒置之酒戽二進宮之徐千歲捉潘洪(雁門關)之呼必顯草橋關之岑彭馬武杜茂等用之

(鳳冠) 二頂即前清娶親時新婦所用皇后與公主用之如彩樓配之王寶釧祭江之孫尚香

(老旦鳳冠) 一頂全金色前垂小珠串打龍袍之太后大登殿之老夫人用之

(駙馬翅) 一頂又名駙馬套用時套在紗帽上探母之楊四郎鍘美案之陳世美等用之

(過橋) 四個點翠金色略似駙馬套乃宮女所用如貴妃醉酒之宮女另有精製者為烏玉帶東宮掃雪之梆子青衣及回荊州之孫夫人所用

(虎頭盔) 四頂盔頂似虎頭後有披風戰宛城之典韋八大鎚之岳雲張憲何元慶嚴正方等用之色分黑白黃綠四種

(火炎) 大十個小四個式同正中綢製硬帶四根兩邊各裝斜角小帶一根均加絨球大者為軟紮巾之裝飾品如趙雲王伯黨等用

之小者插在文生巾上可作武生巾

(硬鴨尾)　四頂素緞爲胎形如鴨尾上加絨球珠花劍峯山之金眼雕邱成虮蜡廟之褚彪嘉興府之鮑士安等用之

(觀音兜)　一頂白色硬殼後部如蓮花瓣下有披風綉黑竹葉泗洲城之觀音大士用之

(蓮花叉)　一個形似金鐲圈正面有蓮花式裝飾品蝴蝶夢之莊子用之

(面牌)　乃額上所用之大絨球下裝明珠一顆或小鏡一面四圍綴以小絨球各項角色皆可通用武旦尤不可少

(八戒套)　一副假猪耳兩只鼻嘴全扮猪戒者用之

(懶梳粧)　一個硬殼之女頭套後有假結丑角扮婦女時只須套在頭上可不必梳粧故名懶梳粧

(硬胎花青帽)　一頂長頂高帽上綴絨球珠花鎖雲囊新安驛之旦角用之

(文生巾)　五頂俗呼橋帽一名公子巾乙名秀才巾後有飄帶二遺翠花之公子御碑亭之柳生等用之

(武生巾)　五頂式與文生巾同上有小大炎兩角各懸小鬚兩串後無飄帶酸棗嶺之駱宏勛用之

(軟紮巾)　五頂緞製式如袋上綉雙龍或花朵顏色視靠之色爲定紮時內用鐵絲架子老法用小鑼片代之長板坡之趙雲用軟紮巾馬童等亦有用此者

(四輪巾)　一頂一名升羅巾又名荷葉巾蔣幹用之

(八仙巾)　八頂八仙所用

(老八巾)　一頂形如風帽黑緞製成福祿壽三星中之福星用之

(披巾)　五頂分紅黃綠白黑五種巾之後披四方式爲劊子手所用餘如柳林池之韓琪算糧之薛平貴亦用之

(高方巾)　兩頂黑色前有小披一塊打棍出箱之范仲禹狀元譜之陳大官等用之

(員外巾)　兩頂四方形尖角正面有長方如意頭披掛兩塊後有長飄帶兩條雙獅圖之徐策硃砂之韓外等用之

（八卦巾）兩頂形如道士帽上綉八卦太極圖後有飄帶兩條孔明用之

（苦生巾）一頂又名道巾式高而方後有飄帶賣絨花之鄧生用之

（報子巾）五堂每堂四頂龍套所用顏色隨其衣服而定

（棒鎚巾）兩頂上大下小綉花後有小翅打花鼓之醜公子拿高登之賈斯文等用之

（皇巾）一頂式與棒鎚巾同黃緞做成後有朝天翅兩根渭水河之文王用之

（道士帽）兩頂即普通之道士帽扮道士者用之

（鴨尾巾）兩頂藍素緞不綉花正面綴白玉一方式如鴨尾金山寺之許仙用之又名許仙巾

（四方巾）黑色形似苦生巾後無飄帶乃掌禮之賓相所用

（小軟紮巾）十六頂又名貓耳朶乃馬夫所用

（相巾）一頂四方形上綉五倫後有朝天小翅二根乃宰相之便帽宇宙瘋之趙高盜忠卷之陳平等用之

（必正巾）一頂形似道帽湖色緞綉花後有披又有細長飄帶兩根乃文必正所用

（孩兒髮）八頂又名童兒帽黑絲製後披長鬟前面短齊眉際乃幼童所戴岳雲薛蛟琴僮書僮等用之

（大蓬頭）四頂蓬鬆之髮散披於項爲天神天將所用

（小蓬頭）兩堂每堂五個乃小鬼小妖等所用色分五種

（雙抓髻）四個與必蓬頭合用許褚金錢豹伽藍等用之

（藍白毡帽）高尖頂無邊乃老薛保酒保所用

（甩髮）四枝乃頭髮一束盡根處紮成竹杆式約二寸餘白門樓之呂布探母之四郎忠孝圖之曹莊等用之

（掃子帽）四頂一名青蕉帽即紅色毡帽乃龍套衙役等所用如黃金台之關吏等

（烟毡帽）四頂即俗用之翻邊毡帽黑風帕之龍套獅子樓之士兵等用之

（硬黑素羅帽）四頂黑緞製頂甚高如翠屏山吵家時之楊雄石秀所戴

（軟黑素羅帽）十六頂式與硬黑素羅帽同帽胎軟而可摺戴時將帽頂摺疊頭上穿黑色衣服者用之如四杰村之余千及武戲之打英雄

（花羅帽）十二頂式與硬黑素羅帽同惟此帽以各色綢緞做成帽之四週遍裝絨球甚爲美觀惡虎村之黃天覇花蝴蝶之姜永志等用之

（花軟羅帽）十頂式與軟黑羅帽同以各色綢緞製成遍綉彩花不加絨球武生穿漏壯時用之如花蝴蝶水戰鴛鴦橋之蔣平及各武戲中之打英雄

（老虎頭帽）八頂硬殼虎頭形後有小披風黃色者爲武戲上手所戴黑色者爲下手所戴

（純陽帽）一頂形似道巾爲呂純陽所戴

（五福冠）一頂此物即僧道法師放焰口時紮在帽上之五葉佛像爲毘羅帽之附屬品

（軟和尙帽）八頂俗呼雞頭帽殺子報之和尙過五關之普淨風波亭之悅禪等用之

（尼姑帽）八頂圓式花邊如幼童所戴之和尙帽妻黨同惡報之尼姑用之

（翎子）四對即長雉尾分兩種一名活翎完全一枝用時可以手拳弄周瑜呂布用之一名枚翎較活翎爲長中間接筍易折不可拳弄探母之四郎用之弄翎子名套翎子爲雉尾生之專技

（狐狸尾）二付番王草寇等用之裝在盔上如水滸之宋江岳傳之楊再興陸文龍雙龍會之蕭天佐等

（金鋼圈）二個出家之和尙及孫行者用之

（纓帽）二頂俗名蒼蠅罩以馬纓打成式如靑蕉帽武丑李逵用之如盜御馬之朱光祖

(草鋼圈)一個稻柴打成時還用之

(道士冠)一個即道士法師所戴之帽青石山之王老道用之頂上另裝如意冠中心有如意兩枚蓮花冠以木刻成蓮花式或菱角冠似菱角二枚

(小絨球紙花)各十餘個各色齊備爲一切武角耳邊裝飾品黃天霸費德公等用之

(一字巾)一個黑緞帶約三分闊上有水鑽乃丑角書僮等所用如大名府之李固打櫻桃之秋瑞

(耳毛子)紅四付黑廿付黑如張飛李逵及打英雄之花面所用紅如白水灘之青面虎賈家樓之程咬金等所用

(雙龍大帽)一頂黃色如翻邊毡帽上裝金龍絨球珠花帽爲長頂後垂長飄帶小鬚武家坡薛平貴用之此帽爲番邦上級軍人所戴爲毡帽變相故劇中戴此帽者唱有烟毡帽之句

(黑白無常帽)各一頂即無常鬼所戴之高帽白色者界牌關之王伯超用之

(皂隸帽)八頂扮皂隸者用之如大名府中之醉皂隸

(俠義帽)四頂尖頂高帽二頂有灣鈎帽之前後各有一斜角分紅綠白三色三門街十八個大好老六飛南遊等劇用之

(蒼滿)(白滿)(黑滿)各一只滿即滿口之鬍鬚髯之別名長約二尺許乃老生花面所用

(紅炸)二只(黑炸)四只滿之正中剪去一綹另加色鬚一小綹紅者馬武用之黑者張飛用之

(黑三)(白三)(蒼三)各四只三柳長鬚統名曰三老外老生等用之

(丑三)三只極希之三柳長鬚小上坟之劉祿敬用之

(黑白吊搭)各兩只上爲八字形下垂短髭一綹黑者蔣幹用之白者潘老丈張別古等用之

(黑白四喜)各一只上爲八字形耳邊各垂短鬚一綹皮匠殺妻之楊虎用黑色賣馬之店主東用白色

(八字)黑白蒼紅各一只式如東洋小髭文武小丑用之如朱光祖用黑色賈亮用白色雙跑馬之張三用蒼色金錢豹之黃猴精用

紅色

（紅黑一字）各一只齊口之短髭沿唇約二寸許紅色典韋所用黑色濮陽城之曹操割鬚後所用

（鬼髮）即白紙剪成之紙條扮鬼者用之如烏盆計之劉世昌

（雲箒）四個俗名拂塵神仙及太監等用之

（髮綹）紅白黑蒼各二個中圓髻兩面各垂髮一綹用以紮頭老年人除帽時所用如八義圖之公孫杵臼白門樓之陳宮老旦如釣金龜之康氏等

（羊角簪）二個式如羊角老旦用以插頭如行路哭靈之康氏徐母罵曹之徐母等

（回回帽）大四頂小十六頂白色尖頂左公平西一劇用之

（加官面）兩個跳加官時所用

（財神面）兩個跳財神時所用

（小鬼面）五個扮夜叉小鬼者用之

（土地面）兩個扮土地者戴之

（魁星面）一個扮魁星者用之

（金剛面）四個扮金剛者用之

（女鬼臉子）一個紅梅閣中用之

（玉帶）二十條即蟒袍官衣所用之硬帶

（金花）四對狀元及第插於紗帽兩邊如御碑亭洛陽橋中所用

（陰陽紗帽）一頂無翅黑白參半爲陰陽判官所用

（黃綢子）　二條約長二尺餘老年人病人用之如敎子之老薛保硃砂痣之吳相公

（白綢子）　八條穿孝者用之如哭靈牌之關興張苞請宋靈之岳飛取金陵之武旦等

（花布包頭）　二條年老僕人用之

（藍布包頭）　二條釣金龜之康氏用之

（罪包）　四個用藍布做成犯人用之如大名府起解時之盧俊義

（白鵝毛扇）　一柄一名羽扇孔明用之

（青白蛇額子）　各一頂水漫金山之白蛇青蛇用之上裝絨球頂有蛇形此種蓋頭爲近十年新添之物

（項圈）　一付又名紫金鎖天官及紅樓夢之賈寶玉用之

（大如意）　一只亦天官用之

（淸朝紅緯紅纓帽）　各二十餘頂

（得勝帽）　八頂

（朝珠）　數串

（各色頂子）　數十粒

（花翎）　數十枝

忠孝帶）　數付

（假辮子）　黑十條白四條

（哈哈笑）（小鬍子）（黑白花）　各十餘只以上各物新戲用之舊戲如探母之城門官及公役等亦用之

（水紗網巾）　各角自備凡加冠者內必先勒水紗紮網巾

(顏料盒子)數副。乃淨角開臉所用。或用油。或用水。視其所飾角色而定。

(筆)(茶盃)各全套。

(茨菇葉)插在武角盔前。

(剷刀頭)黃色豬彪額上用之。

▲二衣箱

(靠)十件。五件為一堂。俗名甲。即大將盔甲之一。靠之前部。綉大虎頭。曰靠肚。當手中不執把子。或不做身段時。手必藏入靠肚。如李陵碑之老令公。背有三角小旗四枚。曰靠旗。原只一枚。備行軍時中途發令之用。或接令後立時出馬。無暇安置。帶之而行。今伶人習用四旗。無非作裝飾而壯觀瞻。插靠旗之皮夾。曰背虎。因面上繪虎頭也。背虎之四角。各有一綳。為紮靠及背虎之用。即名靠綳。紮靠戲班中有硬靠軟靠之分。背紮靠旗者為硬靠。軟靠則不用靠旗。如長板坡之趙雲。張飛等角。皆當紮硬靠。碰碑之老令公。肩不背旗者。是為軟靠。

大紅靠兩件。如金雁橋之張任。長板坡之曹洪等用之。玫瑰色可與大紅通用。

綠靠兩件。三國中關公。甘寧。挑華車高冲等用之。

黃靠兩件。反五候之李存孝。定軍山之黃忠。龍虎門之趙匡胤等用之。黃色分淡黃。虎黃兩種。可通用。

白靠兩件。三國中之趙雲。馬超。周瑜。呂布。岳傳之岳武穆。岳雲。獨木關之薛禮等用之。

黑靠兩件。三國之張飛。周倉。說唐之尉遲恭等用之。

此外藍色可代黑色。綠色湖色粉紅可代白色。紫色可代紅黃。總之紅黃白綠黑五色。為戲班行頭中相沿之舊制。係乃例外並無一定。以上各靠。如劇中武將。多均可適用。惟各角應用顏色。須支配適當耳。另有彩靠。如崑曲。別母亂箭。周遇吉遇害時。所用之箭靠。及李存孝之虎皮甲等。用處甚少。近來班中多不置備。

（靠綢）乃靠旗背虎下所垂之裝飾品或用長約二尺餘之綯紗或錦繡大飄帶每排四條亦有用兩排八條者此物班中向不購備

（護心鏡及綵球）彩球用綯紗紮成凡紮靠而不帶口面者用之如九龍山之楊再興因所紮靠細不甚美觀用彩以掩之護心鏡爲圓式之銀光玻璃鏡鏡之四週均裝排鬚此物只靠把小生與武生用之

（排鬚靠）一件此靠專備小生所用顏色不拘式似坎肩長及足踝兩膀裝袖袖之式樣與普通靠袖同下裙週圍滿裝排鬚故名排鬚靠後背並無靠旗用時可不加束縛如鳳儀亭之呂布三江口之周瑜皆當用之近來班中備者極少惟朱素雲程繼先趙君玉等自備云

（男英雄衣褲）兩堂五套爲一堂斜領小袖形似緊身小襖滿繡彩花下裙加裝繡花湖色綯紗約長尺許或分三排或分兩排名走水褲以同色之綢料製成所繡之花須與上式相仿名花彩褲衣褲之色向不規定彩褲之不繡花者亦可與繡花之英雄衣配用不繡花之英雄衣其走水亦不繡花如褚彪所用之古銅色英雄衣繡花之英雄衣如黃天霸花蝴蝶等用之

（快衣）十六件以黑色素緞或綯紗製之式與英雄衣相仿下無走水胸前肘下密列白扣鈕凡着快衣下身必着黑色素彩褲如十字坡之武松白水灘之十一郎盜御馬之朱光祖溪皇莊之賈亮等用之伶人自備者四圍或加白邊或四鑲如意或全繡白花金花各聽其便

（龍套）五堂每四件爲一堂對襟大袖長及脚踝前後開叉滿繡彩花或繡龍紋四週鑲以闊邊帽之質料與衣相同帽名報子巾（此物詳見盔箱）服此者名跑龍套爲班中最苦之人月薪不滿十元自跳加官開場至完戲齣齣有份往來頻繁無時或息跑龍套每堂中第一人名頭家又名龍頭此缺甚不易充非深於經驗者不克稱職較專門角色更難因無論何角皆需龍套不若專門角色之專攻一門也第二人名二家餘則以次類推龍套衣服之顏色分黑白紅黃綠隨蟒靠顏色以爲支配

（大鎧）五堂每堂四件式如靠較爲簡單後無靠旗靠肚不繡虎頭所垂長甲如魚尾式此鎧爲校尉等所用色分黃紅綠白黑五種

紅綠兩色其用最廣如逍遙津黃金台之校尉八大鎚之四上手等用之

(帽釘鎧) 一堂式與大鎧同惟前甲至靠肚爲止靠肚以下不垂魚尾式之長甲鎧以黑色料製之鎧身滿綴小釘摘纓會之小軍用之

(上手衣) 四件黃色布斜領小袖短衫爲武戲中之上手所用

(下手衣) 四件白地藍花之斜領小袖短衫劇中下手用之下手只童子可充如武劇打連環必由上下手爲始

(劊子手衣) 四件大紅羽毛對襟馬褂下有戰裙兩片嘉興府法場上之刀斧手等用之

(小披褂) 八件紅色金綉之對襟小馬甲如割髮代首之撩刀手漢津口之馬夫空城計之老軍等用之小披褂之反面以黃布爲之上繪虎皮遊十殿夜叉小鬼用之

(青袍) 四件黑布長領提放曹公堂龍套用之

(黑布箭衣) 四件式如前清之開汽袍公差等用之與藍布箭衣通用

(藍布箭衣) 四件式同上空城計之老軍報子等用之與黑布箭衣通用

(紅彩褲) 十六條以綢布爲之淺紅大紅均可花素不拘

(黑彩褲) 十六條綢布通用

(茶坊衣) 二件乃藍布對襟大袖短衫袖口加白布水袖爲茶坊酒肆跑堂人所用餘如小放牛之牧童御碑亭之書僮及樵夫漁翁等用之

(白布腰裙) 四條堂倌用之束在茶坊衣外

(彩袍) 兩件即普通破長衫扮叫化子者用之

(漆肚) 八件式似快衣挖襟露胸武丑武生等用之

（魁星衣）一件藍色洋布爲之中實棉絮胸前裸體下身連脚崑曲訴魁之跳魁星用之

（雷公衣）一件式似魁星衣色用粉紅

（沙僧衣）兩件卽黃夏布或綠夏布僧衣紫霞宮之化緣頭陀用之

（沙僧馬甲）又名和尚長馬甲二件一黃一綠黃色腰鑲綠綢綠色鑲黃綢泗洲陣之伽藍用之

（女靠）二件乃刀馬旦之武裝分粉紅白色二種式與男靠稍異週身均裝飄帶大袖口之脈息處縮爲緊袖如天門陣之穆桂英烈火旗之雙陽公主等用之

（皂隸衣）八件黑布大袍皂隸所用袖口腰帶均用紅布爲之如全本大名府及奇雙會之皂隸等用之

（虎皮披肩）八套又名小鬼披肩白布披肩上繪黑虎皮下有小甲名鬼甲亦以白布畫虎皮小鬼用之如探陰山之油溜鬼是

（親兵衣）八件卽前清親兵號掛下連戰裙清朝戲用之

（腰巾子）八條俗呼汗巾長約五六尺以縐紗爲之兩端繡花武角穿快衣時懸於腰際以爲美觀且角穿旗袍時圍在項下以代圍巾

（勇字馬甲）八件黑色鑲白邊前後胸加白圓布內書勇字三本鐵公雞等劇用之

（套子）十六副圓絲帶兩端有長鬚武角穿英雄衣或快衣時用之束於胸部結成各式花朵文角用之束腰紮靠者用之紮背白色虎黃各半

（鸞帶）十六條卽四寸餘闊之絲帶兩端有排鬚備爲束腰之用如三娘教子之老薛保翠屏山之石秀戰蒲關之劉忠等黃白色各半

（扣帶）亦腰帶之一以緞料製成兩面綉花或釘水鑽帶頭均裝排鬚式與鸞帶同

（腰箍）闊與扣帶相等只有腰間一圈故名腰箍武角用之

（猴兒衣）　二套黃緞綉黑虎皮紋褲之花紋質料與衣同孫行者用之

（忘八馬甲）　一件上畫龜背紋水漫金山之龜將及丑表功之小丑用之

（樹葉披肩）　四付綠色下甲畫樹葉紋如蘇武進妲己之天神三戲白牡丹之柳樹精等用之

（女英雄衣）　五套對襟小袖滿綉花朵下連戰裙色無一定普通武旦用之

（男孝袍）　八件即清朝之白布箭衣如請宋靈之岳雲張憲哭靈碑之關興張苞等用之

（回回衣）　八套各班無定式左公平西等劇用之

（水衣）　即斜襟大袖之短褶子綢布不拘各角自備凡穿大袖行頭者用為襯衣

（胖襖）　即棉馬甲用以壯體生末淨丑通用厚薄不等為花面最不可少之物無論冬夏非此不可故班中有熱不死花面之諺

（三角領）　緞料繡花前加如意

（護領）　即白布單領凡着寬大袍者皆用之

（陸軍制服）　若干套

（洋裝制服）　四套新劇用之

後臺各角之衣包靴鞋均歸二衣箱收管

▲靶子箱（一名旗靶箱）

（開門刀）　四把大刀黑柄大將升堂時所用如羣英會胭脂虎白虎堂龍套手執之大刀

（押虎鎗）　又名定勝鎗四把大將升堂及御林軍所用如洪羊洞跟隨八賢王之龍套手中所執者是

（金光鎚）　四個小太監（即帝王之待衛龍套）所執如魚藏劍跟隨姬光之龍套

（金龍棍）　四根用法同上

（超棍） 四根俗名單棍如光武與責打馬武及失街亭責打王平之棍

（單頭槍） 四十枝又名單槍槍頭多用白纓亦有用紅纓黑纓者槍杆有金色者有光籐者有裹以布帶者無論何戲凡應執槍各角皆可通用

（雙頭槍） 四對又名雙鎗每兩枝為一對槍杆或光籐或繞布或金色兩端各有纓毛紅白黑均可八大鎚之陸文龍用之

（金大刀） 二把黃忠楊繼業等用之

（銀大刀） 二把馬武關勝等用之

（青龍刀） 一把即關公所用之青龍偃月刀

（單刀） 四十把即翠屏山石秀所用之刀武戲各角通用

（雙刀） 四對以單刀兩柄兩手分執即為雙刀

（撲刀） 四把背厚面闊短柄大刀鮑士安等用之

（刺刀） 二把如烏龍院宋江所用之小刺刀

（九翅連環刀） 一對如惡虎村濮天鵰所執之金色刀

（九節青龍刀） 一把即徽班中大破黃龍陣花面所用之刀

（雙戟） 一對即割髮代首典韋所用之短柄金色戟

（狼牙鋼） 一對即惡虎村武天虬所執之綠色鋼

（虎頭雙鈎） 一對盜御馬竇爾敦所用

（方天戟） 一柄呂布薛禮等用之

（三尖兩刃刀） 一把乃二郎神楊戩所用

（大槍）二枝槍頭闊大槍桿粗而長下端裝大座子挑華車之高冲用之

（小大刀）四把銀色長柄爲武旦刀馬旦所用

（金箍棒）一根孫行者所用

（筆眼抓）一個短柄金色形如手中執一筆飛虎山李存孝所用小丑呼爲難爪黃連

（雙鐧）一對又名黃鐧秦瓊所用爲用甚希惟賣馬當鐧時偶一用之夜打登州之秦瓊有種種花式昔張順來常演惜乎繼起無人也

（三節棍）四根四杰村之余千用之

（梢子棍）八根武劇打靶時所用

（齊眉棍）四根棍長齊眉故名翠屛山殺山時楊雄用之

（降魔杵）一根卽韋陀杵韋陀用之

（混唐杆）一柄長柄單鎚活擒孟覺海之李存孝用之

（雙鞭）一對收關勝之呼延灼用之

（單鞭）四根尉遲恭等用之

（沉香拐）一對木拐上裝紙摺團扇一片爲五雷陣孫賓所用

（龍頭拐）一根又名龍頭杖卽老年人之行杖打龍袍之陳霖探寒窰之老夫人用之

（單拐）八根武戲打靶時有右手執眞刀左手執單拐者爲保護左臂之用

（雙斧）一對水滸中李逵所用

（單斧）一把月牙形長柄程咬金用之

（柴斧）二把卽砍柴之斧樵夫所用

（狼牙棒）一根單雄信用之

（月牙鏟）一根泗洲城伽藍用之

（寶劍）八把卽腰間所佩之劍

（雙劍）兩對兩劍和合同插一鞘贈劍點將之百花公主及青蛇白蛇用之

（腰刀）四把卽中軍旗牌所用之刀外有刀殼

（八角雙鎚）一對四平山李元霸所用

（銀鎚）一對岳家莊岳雲所用

（圓鎚）一對諸仙鎭𧑅蠹所用

（花鼓雙鎚）一對諸仙鎭嚴正方所用

（忘八鎚）一對金山寺龜將所用

（馬鞭）四十根上扣線鬚代騎馬之用

（驢鞭）二根短桿上扣短繩如五花洞探親相罵等代騎驢之用

（雷公鑽）一付天雷報雷殛時雷公所用

（閃電鏡）兩塊卽電母手執之紅布圓鏡

（馬棒）二根淸朝戲中騎馬所用之棍三本鐵公鷄張嘉祥回營時用之

（仙人擔）一付艷陽樓之高登用之

（石鎖）八具拿高登之呼延豹花逢春秦紅靑面虎用之

（獅子）一對雙獅圖薛蛟所用

（酒罎）八個焦虎村所用

（課筒）一個賣卜人用之

（紡車）一部紡棉花用之

（香袋）一只佛婆燒香所用黃金台盤關時田單用之

（招文袋）一只坐樓殺媳之宋江所用

（叫化袋）一只彩樓配之薛平貴所用

（蓮花落）兩個鬧江州之時遷溪皇莊之武旦等用之

（簫）一支魚藏劍伍員用之

（笛）一支小放牛之牧童用之

（琴）一只馬鞍山之俞伯牙空城計之孔明用之

（火統）一個掃秦之瘋僧用之

（掃帚）兩把空城計之老軍用之

（板門刀）一把馬成龍用之

（鍘刀）一把鍘美案九更天等劇用之

（大門帳）一副綉花上有沿戲中用之代牀或爲中軍帳

（小門帳）一個紅綢做成用作佛堂或作將臺上之帳門

（紅緞錦繡桌圍椅披）全堂臺上用之

（上下場大門簾）一對演戲者由此進出

（黃羅傘）一頂即黃緞繡花之傘

（三軍司命旗）一面為元帥身後之大纛

（大纛旗）五面五色繡花武劇排陣時用之

（岳字旗）一面方形較三軍司命旂略短為岳飛之旗岳字之上或繡精忠報國四字

（關字旗）一面式與岳字旗同惟關字之上繡漢壽亭侯四字

（杏黃旗）一面方形水浪邊姜尙用之

（令旗）兩面即傳令時所用之旗

（月華旗）四面五彩綢邊鑲中畫八卦關公戲龍套所用

（飛虎旗）四面式與月華旗同蘆花蕩張飛之馬夫及龍套用之與月華旗通用

（水旗）四面扮水鬼者執之如蟠桃會八仙飄海

（車輪旗）二十面黃布上畫車輪用以代車

（黑風旗）四面即黑布旗黑風帕所用

（門鎗旗）五堂四面一堂俗名百脚旗即龍套手中之旂顏色視其衣為定

（龍鳳掌扇）一對長柄黃緞上繡龍鳳乃天官帝皇嫦娥等之儀仗

（符節）一對為天官之儀仗

（竹中令）一個竹節中藏小旂一面黃鶴樓用之

（青龍禪杖）一根白蛇傳之法海用之

（鐵方楞）一根虬蜡廟之金大力用之
（雲牌）四對木板上畫雲花仙童執之
（手磬）一個僧道所用
（葫蘆）一個神仙用之如鐵拐李
（耡頭）二柄農夫之田具
（丈八蛇矛）一柄張飛用之
（鑾駕）全副帝皇之儀仗燈彩戲以絹紮成
（簑衣箬帽蒲鞋）兩套四本鐵公雞漁樵問答用之
（哭喪棒）四根孝子用之
（花藍）一只八仙之藍采和送花樓之文必正用之
（城門布）一副藍布做成白粉畫城牆式劇中有城者皆用之
（彩彈子）一個黑虎村用之
（彩箭）一枝割髮代首典韋用之
（金銀鏢）各一枝黃天霸用之
（彩鏢）一枚趙家樓用之
（弓箭）四付各戲通用
（金龜）一只釣金龜用之
（爆竹）狀元譜用之

（哪吒圈）一個乾元山哪吒用之
（金剛箍）一個金剛用之
（净瓶）一個觀音用之
（各種圖畫）全副舉鼎觀畫潞安洲等劇用之
（流金鎚）一柄神將用之
（悶棍）一根打扛子用之
（聖旨）兩副各劇通用
（加官條子）一副跳加官時所用上綉加官進爵指日
（鋼叉）十六把單雙均有飛叉陣金錢豹等劇用之
（靈官鞭）兩根金色斗牛宮之黃靈官及天將等用之
（花鼓連響）一套溪皇莊中彩旦用之
（梢馬袋）一只鄉下人用之如紡棉花之丑角
（鬃燈）一對嘉興府等劇用之
（燈籠火把）各四個夜戰馬超用之
（腰牌）八塊盜御馬大名府等劇用之
（招牌）各種全套十字坡新安驛鐵弓緣等劇用之
（紅布蓋頭）四方即新人之面紅或作包袱之用
（小箱）兩只如玉堂春中醫生之藥箱及四進士毛朋之書箱

（金批箭）四枝發令時用之如探母出關所用之箭

（大令箭）兩枝清朝戲中用之如營中所用之大令箭

（麻叉袋）二只五福臨門等新戲用之

（金鉢）一只法海目蓮僧等用之

（錫杖）一根目蓮僧用之

（魁星筆斗）一付跳魁星時用之

（八戒扒）一個猪八戒用之

（釘板）一塊九更天滾釘板時用之

（包裹雨傘）兩套行路時用之如行路哭靈之康氏雪杯圓之莫懷古

（流星鎚）一個紅布小球上繫一繩用之擊人如雙沙河之玩笑生

（貨郎担）一付俗名丁東担賣雜貨者所用如錯中錯之張和尚

（喚姣娘）一個鼗鼓（俗名搖堂鼓祭灶之樂器）上加堂鑼兩旁扣銅鈕賣雜貨者肩背貨郎担時用之因一搖動可招婦女來觀故名

（魚筒筌板）一付珍珠塔方卿唱道情時用之

（宮燈）一名紅紗燈二盞羣英會之魯肅九龍山之龍套等用之

（紙燈）四盞黃金台之公役提之

（影式小燈）二十盞戲中挑燈夜戲時用之

（香爐燭臺）一付各劇通用

(綉鞋) 一只旦角做針黹時用之或為定情表記如花田錯三疑計烏龍院等劇

(玉鐲) 一只拾玉鐲用之

(白布小門幔) 一付孝堂所用如題魂殺嫂大劈棺等劇

(警棍) 四根新劇中巡捕警察用之

(雙棒柱) 一對鐵弓緣之丑旦用之

(魚藍魚杆) 一付漁夫用之如渭水河之姜太公

(竹杆) 數根即叫化棒如彩樓之薛平貴斷太后之李太后等用之

(彩扇擔) 一支挖空扇擔中藏一槍蜈蚣嶺之武松用之

(彩漿) 一把即划船之漿中空內藏單刀鬧江州之李俊用之

(竹扁擔) 二根挑物用之

(金銀木元寶) 大小十六只富春樓馬蹄金等劇用之

(柴擔) 一付樵夫及忠孝圖之曹莊用之

(小斧頭) 兩把大劈棺劇用以劈棺或樵夫砍柴用之

(船漿) 四支划船時用之如收關勝黃鶴樓水戰時

馬桶夜壺) 各一個劇中洞房時用之

(小紙蝴蝶) 數十只芭蕉扇用之

(芭蕉扇) 兩把火燄山用之

(火流星) 一付鐵絲做成內裝火炭賣藝人用之如斗牛宮

(白布招牌)　一方相面算命時用之如九名府中之吳用

(護身佛)　一座即和尚化緣時肩背之韋陀像劉香女用之

(白翎子)　數十根即短白雉尾蜈蚣嶺用之為記號

(小黃三角旗)　十餘面四平山衆將用之

(金銀磚)　各四塊頂花磚用之

(乾坤袋)　一只呂純陽彌陀佛及各神仙用之

(魚簍)　一只漁夫用之

(小印)　兩方雙合印等劇用之

(雁鳥)　一只趕三關用之

(魂鈴)　兩個盜魂鈴用之

(搞鈴)　一個扮啞吧者用之

(算盤)　一個罵閻羅用之

(烙鐵尺)　一個雙釘計用之

(草蓆)　一條鍘美案藥茶計等劇用之

(木脚盆)　一只產子時用之

(金牌)　十二塊風波亭用之

(白布無頭榜)(梁山伯將旗)　全堂大名府用之

(立拿牌)　兩塊陰陽河丑角用之

（大小板橙）兩只背板橙劇用之

（胡椒竹管三絃）各一只瞎子捉奸用之

（小寶塔）一座封神榜之托塔李天王用之

（油鍋）一只乃閻王殿上之刑具

（縫窮藍）一只洛閙橋之縫窮婦用之

（大小木魚）各一個翠屏山之小和尚用之

（彩眼精）一雙如五人義抉眼時用之

（彩鼻）一個蓮花湖大肚皮丑角用之

（手搖小鐘）兩只僧道用之

（火圈鐵架）一個三本鐵公鷄二本金錢豹火燒時用之

（水烟袋）一只新劇中妓女用之

（旱烟筒）二支四進士之紹興師爺用之

（假千里鏡）一個遊西湖之丑角用之

（假香燭）一付各劇通用眞香燭亦可

（香藍）一只燒香佛婆用之

（考籃）一只御碑亭赶考時所用

（木盤）兩只如梅龍鎮李鳳姐用之

（人油燭）一付大名府用之

(魚藏劍)　一個刺王僚用之
(棋盤)　一付跳牆着棋罰肯僚毒等劇用之
(高蹻)　八付斗牛宮燈彩戲用之
(鯉魚架)　一個玉堂春犯婦用之
(雙人長枷)　一付新劇用之
(四方枷)　五面賈家樓用之
(籐牌)　大一塊小八塊常遇春及其手下人等用之
(虎頭牌)　八面割髮代首之撩刀手用之
(魚網)　一個慶頂珠之蕭恩及各劇之漁夫用之
(油擔)　一付賣油郎用之
(大罈)　一箇殺子報裝尸用之
(各種旗杆)　數十根
(分尸板)　一塊分尸帶彩時用之
(五心釘板)　一塊刑律改良用之
(假肚皮)　一個開膛破肚時用之
(斬條)　四條嘉興府法場用之
(腳鐐)　二付白綾計之李七用之
(手靠)　四付白門樓呂布用之

（夾指） 一付六部大審用之

（籐條） 二根鞭打用之

（板子） 二根衙役用之

（夾棍） 一付六部大審用之

（鐵鍊） 四根拿人時用之

（幢寶） 一幢即跳財神時所用之元寶

（牛頭馬面臉子） 一付閻王殿上用之

（黑白無常頭連衣） 各一套無常鬼用之

（大小頭鬼臉子連衣） 各一套扮鬼者用之

（酒色財氣鬼臉子） 各一個夢景用之

（鶴形） 一隻仙鶴之雛形左慈戲曹劇用之

（鹿形） 一只紙紮仙鹿燈綵戲中用之

（大狗形） 一只殺狗勸妻用之

（狼形）（熊形） 各一只各劇圍獵時用之

（雷公臉子） 一個雷公用之

（羅漢頭） 十八個大香山等劇用之

哼哈頭） 二個 （彌陀頭） 一個 （金剛頭） 四個燈彩戲用之

（琵琶劍傘花狐貂） 全套金剛用之

(蝴蝶形)　一對大劈棺用之
(龍形)　一個蛟形通用龍虎鬪除三害等劇用之
(虎形)　兩個一黃一黑各劇通用
(馬形)　一只三本鐵公鷄等劇用之
(兎形)　兩只月宮用之
(牛形)　一只牧童用之如小放牛
(羊形)　兩只飛虎山用之
(青白蛇形)　各一個金山寺白蛇傳用之
(貓形)　一只　(鼠形)　五只五鼠鬧東京用之
(彩人頭)　十二個鐵公鷄哭祖廟等劇用之
(全身彩人)　二個割髮代首典韋用之
(半身彩人)　一個鍘包勉時用之
(壽星頭)　一個壽星用之
(駱駝形)　一只韃子用之
(驢形)　一個騎驢時用之
(金色彌陀頭連胸)　一個大香山之彌陀用之
(彩手)　二只如泥馬渡康王之李若水八大鎚之王佐等用之
(支解尸體)　全付殺子報等劇用之

（棺材）一具。下無底。大劈。棺用之。

（文書馬封白紙條紅束）各四五付。

（風爐藥罐）一套。

（葉子扇）大二把。小二把。即蒲扇。

（木錢）一串。二伯文。

（烏盆）一個。烏盆記用之。

（書本）二本。

（紙錢）若干付。

（明角檯燈）一對。

（木驢）一只。刁劉氏遊四門時用之。

（神主牌）兩個。

（更鑼竹梆）一付。

（狀子）八條。

（手本）八個。

（銀包）大小八個。

（提桶）大一只。小兩只。

（火鍊）一把。

（信殼）數個。

（剪刀）一把。
（籤筒筆文房四寶）全付。
（尺）一支。
（家法）二根。
（簸箕）二只。
（木茶壺）二把。
（木酒壺）二把。
（大瓦茶壺）一把。
（酒杯）十六只。
（酒斗）四只。
（碗）數只。
（驚堂木）數塊。
（方印敕令旂令箭）全付。
（筷）數雙。
（菜刀）一把。
（小籃）兩只。
（桃花玉馬）一只花蝴蝶用之。
（九龍杯）一只慶賀黃馬褂用之。

▲梳頭棹（梳頭棹上之用具均係伶人自備班中雖有不敷應用只跑宮女等角用之）

（大頂）一個長髮紮成一大束爲旦角梳頭之用（即頭髮團）如靑衣所梳之頭後長四寸闊二寸除年未及笄之女子及丫鬟外其餘旦角均照靑衣之式梳之

（抓髻）一個以大頂之髮紮成閨門旦花旦皆梳此髻後垂油鬆大辮如梅龍鎭之李鳳姐

（大片子）兩片闊約一寸半長約七八寸旦角用以貼鬢

（小片子）五片括成圓鈎形貼在額角上

（線尾子）一對旦角上大頂或梳抓髻時用之垂在腦後

（珠網）一條旦角用之戴在額上

（珠包頭）一對即珠兜花戴在珠網之上

（大簪子）一對即扁簪俗名押髮旦角用以押鬢

（包頭蓮）一對銀杏式之長簪插在大頂之上

（押髮簪）一支梳髮髻時橫插於大頂之中部

（耳環子）一對

（大珠花）兩對有珠鳳式蝴蝶式兩種

（珠條）一條扣在大頂之前凹處

（珠托耳）一對插在鬢脚之上

（後蓋）一個即大頂上遮蓋後部之珠花

（小蝴蝶）如花旦頭上珠花不滿以此鑲之

（銀泡）　五只插在小片子上

以上各什統稱頭冕

（各色草花）　旦角通用如梅龍鎮鳳姐披下之海棠花

（面牌）　除青衫外各項旦角通用

（女平天冠）　一頂男平天冠同略小無帽圈後有小白飄帶二根乃武則天所用

（道姑巾）　四介尼姑乃修道之仙女所用戴在大頂上式如披巾之後幅思凡山下之尼姑用之

（旗頭）　三個乃滿洲婦女所梳之頭查頭關之劉鳳春四郎探母之鐵鏡公主用之

（旗花）　二副旗頭所用之花此花北京出產專供婦女裝飾品

（蘇州鞠）　一個卽紹興式之長髻爲旗裝女僕所用

（烏龜殼）　一個式如龜殼爲縫窮婆江北婦女所用

（古裝頭）　天河配嫦娥奔月等所用

（鬼髮）　卽白紙剪成之長紙條陰陽河紅梅閣用之

（打頭（藍）（白）竹布）　各四條爲小家婦女及船婆漁婆等所用如打花鼓之鳳陽婆汾河灣之柳迎春五花洞之眞假金蓮等

（白彩綢）　四條虹霓關之東方氏取金陵之郝夫人白蛇傳之白氏泗洲城之猪婆精等用之

▲京班規則

（一）未開鑼前台上一切響器不准敲碰

（二）未開鑼前台上鼓吏坐（卽九龍口）他人不許落坐

（三）未開鑼前花旦不准上台

(四)婦女不可上台

(五)無論何項角色出台演戲不可回顧場面上人引眸回顧即有不滿之意倘不明此規雙方必致誤會而生惡感

(六)各項角色進後台先向祖師爺行禮(即老郎神翼宿星君)意謂不向祖師爺行禮此夕之戲必不能始終美滿

(七)後台不准拉弓

(八)後台口角不准頓足罵人頓足即犯衆怒

(九)槍柄不准向地亂搗犯此亦是罵了大衆初進後台參觀者尤宜注意

(十)後台不准吹叫叫(北語事不成爲吹)

(十一)後台各傘不准撐開並不准直呼爲傘另以雨蓋之名代之又名開花子因傘與散同音伶人最忌散班故諱而不名

(十二)後台不准拍掌及喝采

(十三)後台不准下棋並不准猜錢因下棋則有你先走我先走之聲猜錢則有死板子活板子之說板與班同音走即散之意總之搭入一班惟恐其散耳

(十四)後台起坐不准抱膝

(十五)青龍刀開門刀後台不准玩弄

(十六)堂板(即大板子)後台不准搬動

(十七)玉帶不准反上反上名爲白虎帶

(十八)做夢不准說名爲打黃梁子

(十九)老虎不准說名爲扒山子

(二十)韋陀杵不准朝天拿

（二十一）財神面加官面不准朝天擺已取在手禁止發言

（二十二）戲箱不准跨坐兩箱謂兩箱之間爲龍口龍口指喉嚨蓋一坐龍口不會扼其咽喉恐嗓音有喑啞之慮也

（二十三）各項角色面上未抹彩前一概不准試帶網巾口面及盔帽等物

（二十四）未開鑼前小丑須先於鼻上塗白粉一筆各花面方可開臉

（二十五）花旦僅有梳頭桌大衣箱可坐盔頭箱不准坐

（二十六）花旦梳頭後不准赤身露體

（二十七）伶人如請病假事假須于未開鑼前告知管事者否則作誤場論

（二十八）京班舊例後台如有犯罪者推鼓吏審訊廚司爲堂役各行脚色陪坐以覘其判斷是否公允罪既定即發飯房仗責今已廢除矣

（二十九）犯罪重大者革出梨園另改別業永遠不准唱戲

（三十）伶人上裝後上樓撩前襟下樓提後袂不得有誤

（三十一）戲中座位左爲青龍右爲白虎扎扮登場必須由左邊進退如走右方誤踏白虎即爲不祥

（三十二）後台伶人不准掀簾私窺台下

（三十三）伶人進後台不准鬧玩笑

▲後臺術語注

（隻）一與十（蛋）二（陽）三（梨）四（摸）五（龍）六（蹋）七（扒）八（秋）九

（碰）戲中遇衝突抵觸處謂之碰如與鑼相碰曰碰鑼鼓

（砸）演戲疵病疊出謂之砸如失敗曰唱砸了

（漏）演者精采奪目贋得臺下采聲謂之漏何時登臺亦曰何時漏

（粉）謂演戲褻媟也一曰浪又曰勁兒

（治事）後臺管事之謂

（貫串）無戲不能演之謂

（服謁）佩服之謂

（卯上）出臺使勁賣力之謂

（過道）戲中扮院公者謂之過道

（拿翹）自高身價臨時與人爲難謂之拿翹

（放湯）戲完客散之謂

（打卦）不善學人取貌遺神謂之打卦

（掛座）謂能叫座也

（帶彩）戲中扮神仙者兩鬢加裝紅布球謂之帶彩

（吊場）正角化裝未竣配角先上敷衍看客謂之吊場

（冒場）不應上而誤上謂之冒場

（冒調）所唱調門突過原定調門之上謂之冒調

（馬前）時間侷促將戲詞減短謂之馬前

（馬後）時間尙早或某人化粧未竣授意場上角色延長謂之馬後

（嗎兒）惡其言多止其勿談之謂

（掛刀）外行入班拜師謂之掛刀

（攢鍋）剽竊他人之戲謂之攢鍋又曰攢桶子

（耍陰）奸刁狡猾之謂

（開絞）臺上鬥趣之謂

（打朝）帝王登場先上朝官待帝就座上前參見謂之打朝

（亮相）出場至台口作一全神貫注之表情謂之亮相

（起壩）主帥登場先上四將起壩服色不外紅綠黑白四種亦有單人獨騎起壩者如鐵籠山之姜維珠簾寨之李克用其式兩臂左右開弓兩足左右踢蓋即束裝待命之意也

（跺泥）靠靶武生賣弄腿勁一足挺直一足作金雞獨立勢謂之跺泥

（口形）手下扮飛禽走獸之謂如扮虎曰虎形扮蝶曰蝶形每扮一次得銀一角後台有定例

（放水）唱時忽忘戲詞混用他劇詞句謂之放水

（帥腔）唱時陡使好腔出人意外博得看客全彩者謂之帥腔

（貧腔）行腔使調任意延長發音奇異聆之刺耳謂之貧腔

（挖門）謂龍套單數一三五七等由上場門出旁立讓雙數二四六八等行至臺中俟主將出場然後再行至下場門對立

（過河）武劇雙方互易地位謂之過河

（漫頭）打兩個回合之謂

（郎郎）板（鉗老）板鼓（堂鉾老）大鼓（滑水）大鑼（響尖）小鑼（水叉）鈸（扯鈴）二胡（扯手）京胡（胡胡）梆子胡琴（鼻戚）月琴（昇登）三絃（撇嘴）笙（腰心）簫（剪老）笛（蔓令）琵琶（尖奎）鎖吶

（羊氣）外行唱戲不中繩墨謂之羊氣

（拉矢）力竭聲嘶之謂

（飄字）咬字不准之謂

（切口）念白不脫土音之謂

（坐包）凡遇堂會脚本不敷支配須指定數人担任零碎遇有缺角即行庖代戲完始可御責坐包云者即謂一日之戲包於一人且須坐而待之也

（分包）包戲分任配角之謂

（搶背）以背落地斜翻之觔斗謂之搶背

（壳子）高跌以背落地之觔斗謂之壳子

（吊毛）似空心觔斗落在原處謂之吊毛

（旋子）横身圓轉之懸空觔斗謂之旋子

（搡鼎）手足齊下之謂

（甩叉）由檯上甩下排一字謂之甩叉

（躂子）雙腿落地之謂

（檯撲）虎跳而下之謂

（檯提）仰面翻下之請

（檯漫）懸空觔斗之謂

（接頭）武劇正角戰後兩打英雄接上謂之接頭

（一翻）（兩翻）（分水）（走邊）（元寶）（穿貓）（大翻）（小翻）（前翹）（後翹）（開擋）（連環）（扑虎）（臥魚）（捍餅）（划車）（大跳）

（滾臺）（汗水）（單提）（單扯旋）（蝎子扒）（倒扎虎）（雲裏翻）（雙飛燕）　皆武行術語其義甚明無須加註

（打瓜筋）　騙取包銀杳如黃鶴謂之打瓜筋

（前顧眼）　此為梆子班中術語謂出言不遜顧前不顧後也

（甩氣椅）　人死以紅巾覆面謂之甩氣椅

（汽眼兒）　悶絕復甦起倒板之謂

（坐公堂）　班中發生要事由管事者集衆開會謂之坐公堂

（劈排叉）　謂以右足勾左足直挺其軀側向而撲類於武生之殭屍倒打棍出箱范仲禹有之今人指為吊毛實誤

（殭屍倒）　武生直立後倒潞安州之陸登自刎時用之

（撤手鐧）　拿手戲之謂

（斜衕衕）　八龍套出場旁立讓主將出台之謂

（倒脫靴）　各將卒隨主帥後從行之謂按龍套應先行開路今反之故云

（雙進門）　龍套左右門分出走一圓場再至主將前站立

（雙龍取水）　龍套兩隊分頭大繞圈子之謂

（烏龍繞柱）　梆子花旦之跌扑戲用之

（落地十三響）　惡虎村黃天霸用之

京戲摘要

（鷓鴣）

凡百事業皆有規矩不依規矩不能成方圓戲雖小道亦猶是耳茲篇所述以科班學戲之門徑及應守之規則臚列右方以告夫世之有志戲劇者

（一）科班初學戲時教者先令其讀詞迨詞熟方可開唱一字一腔都有琢磨一板一服均須研究若第一齣不學完全決不易教第二齣所以一齣戲輒費周年半載工夫始克奏效者職是故也

（二）尖團字定要分清（例如劍字是團字箭字是尖字）單雙音尤須判別（例如淚字是雙音內字是單音）偶一不愼則淆混不清矣

（三）尾音須收音之字若不收音其字必成飄字（例如來字收音時須變爲一字韻）更有許多字面須效反切法轉音者（例如貴字須先吐固字後音自成爲貴字條字先吐提字王字先吐吳字是也）否則音必不準

（四）摹倣派別先要審度自家嗓子近于何派方能摹倣何派雖然目前譚派最流行若不聞自家嗓子對工不對工定要學時髦唱譚派則難免東施效顰之譏故內家定派別全視學者嗓子爲標準

（五）有實學之科班以研究字面爲第一要義蓋吐字准者嗓音雖劣依然見重內家若吐字不准嗓音縱佳仍不足當內家一顧也內家謂有音無字者爲欺外行

（六）吊嗓子須每日拂曉至曠野使勁大嚷數十聲尤以河邊池畔山谷中爲最宜若歷三冬四夏方可算有根基嗓子吊後回寓睡數小時再起身起身後用早膳早膳畢約停二三十分鐘遂上弦子理曲子以一齣戲爲度惟暑往寒來不容間斷

（七）唱前叫板之快慢亦有訣竅如願唱快則叫板念快如願唱慢則叫板念慢司鼓吏者以此尺寸奉行不敢或悞

（八）身段亦學者之要素須知如何舉手如何動腳如何抖袖如何理鬚約有準繩苟有一處不合規則即犯佯盤氣矣近日票友登台時有笑聞者泰半皆因身段難看之故

（九）搭班者嗓子最低須唱工字調低至六半調不能再低矣若僅能唱六字調便搭班子即要受內家不夠調之譏

（十）扮相之優劣化妝上頗有關係餘不具論單以勒水紗而言即大有研究蓋水紗勒法全視乎面孔長短爲轉移長面孔水紗不可

勒上短面孔水紗不能勒低戴紗帽便與戴方巾勒法不同戴勒子又與戴方巾勒法各別每上妝極妍下裝頗醜上裝很醜下裝頗俊者此何故歟卽化裝得法與不得法也

(十一)髯口之顏色分白蒼紅黑四種門類有(三)(滿)(吊當)(八字)等名稱凡不開臉者多掛三開臉者多掛(滿)有不開臉而掛滿者乃奴仆輩卽南天門之曹福敎子中之薛保是也花臉中之張苞掛(一字) 張飛掛(黑札)紅生亦一律掛(三)(吊當)(八字則是丑角專利品

(十二)衣裳種類頗多顏色亦夥例如應穿官衣不能以蟒代之應札紅靠亦不能代以白靠不僅衣裳如是雖彩袴應穿紅色者多不能代以青彩袴也

(十三)字有定音例如臉面之臉字更皷之更字唱時臉須讀簡字音更須讀今字音(我)(何)(說)(得)等字須用鄂音否則均爲倒字

(十四)唱戲末句末字之尾音往往改變如爺字尾音變爲爺呀兒字尾音變爲兒嘔尾音不變內家必以外行目之

(十五)念白字字咬準吐眞猶其末節最忌念成一字韻念時所發之音務要逐字輕重區分均勻雖同音之字相連一句之中亦不可稍有含糊如(仁人君子)仁字發音要重人字要輕否則卽犯一字韻之弊

(十六)鑼皷能補唱者之不足更能助唱者之精神故唱者對於鑼皷之關係甚大明白鑼皷者皷吏聽其指揮湊合起勁不明白鑼皷者皷吏雖要助之不可得也例如一定之叫頭其皷乃(拍搭鎗鎗錢錢鎗鎗一令鎗)開口時應在(錢錢錢)之間不明白鑼段者多有念在(錢錢錢)過去時或念在(錢錢錢)未來時蓋心中無一定之把握耳

(十七)唱者行腔換氣與胡琴有密切關係若胡琴隨音優者唱既省力又可見長劣者唱時費力不能討好老譚而來數次未得梅大鎖與偕雖唱拿手戲亦有精神不足處其病卽在琴師未能與之脗合是則唱者苟無包腔扣准之胡琴實不能盡其所長也

(十八)廻龍腔收音落胡琴裏弦合字或落外弦尺字通常唱法大都如此惟滑汕山廻龍腔之收音落上字蓋他劇廻龍腔後緊接唱

句並無間斷獨滑油山須鑼鼓打住先念(老身今年)四字然後再起叫頭繼唱(五十歲)三字故此劇廻龍腔收音落上字者乃令鑼鼓打住之交代也

(十九)最近流行之空城計一劇城樓一段二六後四句是(左右琴童人兩個又無埋伏又無兵你休要胡思亂想心不定你就來來來請上城樓聽我扶琴)若將(你休要胡想亂想心不定)一句截去連唱兩個下句盡人知爲三條腿豈知竟有如此唱法而不能謂爲三條腿者則廻龍閣一劇是也茲錄薛平貴所唱一段二六以資考證(二梓童攙岳母待王拜見拜岳母猶如拜泰山(中略)老岳母封在養老院壽星宮中樂清閑官娥彩女常陪伴就是孤一日三次也要來問安請請請老母請下金鑾)唱法與四盤山見娘一塲同惟末句(請請請……)行腔與空城(來來來……)一樣兩句相連悉唱下句實所罕聞遍詢戲班中人究屬何故咸謂相沿如此餘非所知後詢老伶工武秀奎彼云如此唱法是名找腔(如八義圖程唱是一個無義之人斬黃袍趙唱玄郞不恭了皆爲找腔惟唱法與此不同)若以唱理而論竟與一順邊無異莫如直截了當減去前一下句爲宜但戲班中固守成例祇可將錯就錯稍有改動卽目爲外行內家知而不改職是故也

(二十)習唱者以手點眼拍板內行引爲大忌固於登台時極有妨礙也犯此病者以票友爲最多蓋票友學戲仗聰明自悟者多得正式傳授者少每有不僅詞無定准腔亦今是昨非故唱時以手拍板偶不經心尙有走失之慮若再止其不拍豈不大難然須知每齣戲有幾段唱每段有幾句腔每腔有幾板均有成例若練習時逐句研究應在何處開口何處行腔何處是胡琴墊句何處讓板何處換氣如此琢磨則腔圓板自穩矣

南部殘錄

(民哀)

自有皮簧以來崑劇幾無人道及滿清之季乾嘉時爲崑劇極盛時代千鍾粟八陽傾盃序玉芙蓉第一句(收拾起山河一擔裝)暨長生殿彈詞南呂一枝花第一句(不提防餘離亂)幾於家絃戶誦朝拍夕吹甚致有家家收拾起夜夜不提防之童謠余秋農之燕

蘭小譜楊掌戈之京塵雜錄明幢小品金台殘淚記都咏歎歌伶之作芳菲馥郁情致纏綿可以想見當時之崑劇盛況先君子嗜此四十年童時嘗以箸代板教余歌長生殿迎哭西廂記女亭等折今也行年三十先君子亦已棄養九年而塵事擾擾湖海飄零此調不彈久矣邇來劍雲先生有菊部叢刊之組義華知余於此道路辨門徑命實篇幅然余生疎已久雖能勉強報命恐不免貽笑大方爰貢一得之愚以與老於此道者共商榷之

崑腔二字始於明季因徐三敗爲崑山徐太宰之子而首先蓄小班排演南北曲故曰崑腔而明以前竟無袍笏登場雖莊宗之出身優伶玄宗之風流天子耍之古時衣冠不必扮演今人視之莫不指爲戲劇焉大抵文人酒後抒嘯胸襟引吭高歌因詩詞古樂府等節段太繁故元人別於詩詞古樂府之外著一種曰曲曲有音有情有理不通乎音弗能歌不通乎情弗能作理則貫乎音情之間可以意領不可言宣元人更以無量數曲集合一處名曰傳奇以支配十門角色（淨、外、末、副淨、付、丑、生、小生、老旦、旦、）茲將傳奇院本名目錄之如下

絃索西廂（元董解元著）　金印記（明蘇復之著）　琵琶記（明高則誠著）　連環記（明王雨丹著）　香囊記（明邵給諫著）

紅梅記（明周夷玉著）　錦箋記（明周螺冠著）　屐屧記（明端鍪著）　浣沙記（明梁伯龍著）　玉石記（明梅鼎祚著）

藍橋記（明龍膺著）　量江記（明余聿文著）　雙雄黃（明馮夢龍著）　蛟虎記（明黃伯羽著）　存孤記（明陸弼著）

清風亭（明李鳴雷著）　四喜記（明謝讜著）　鸚鵡洲（明陳與蛟著）　泰和記（明許潮著）　紅拂女（明張大和著）

忠節記（明鏤直之著）　符節緣（明章大綸著）　呼盧記（明金天垢著）　題橋記（明陸濟之著）　雙烈記（明張午山著）

驚鴻影（明吳世美著）　鳴鳳記（明王世貞著）　八義圖（明徐叔回著）　題江記（明金粟著）　五鼎記（明顧懋仁著）

焚香記（明玉女峯著）　繡襦記（明鄭若庸著）　釵釧記（明月榭主人著）　葛衣記（明顧大典著）　秣陵春（明吳偉業著）

博浪沙（明王翌著）　玉簪記（明高濂著）　南西廂（明陸采之著）　精忠記（明姚靜山著）　燕子箋（明阮大鋮著）

祝髮記（明張鳳翼著）　獅吼記（明汪廷訥著）　拾玉鐲（明李玉田著）　幽閨記（明施君美著）　長生殿（清洪昉思著）

西樓記（明沈鯨著）　紅繡鞋（清離幻老人著）　鮫綃記（清袁令昭著）　白羅衫（清劉晉充著）　療妬羹（清吳石渠著）

雙冠誥（清陳二白著）　二度梅（清石恂齋著）　蘆中人（清薛旣揚著）　醉菩提（清張心期著）　風箏誤（清李漁著）

一文錢　梧桐雨　（明徐復祚著）

義俠記　黨人碑　百順記　（清邱嶼雪著）

虎囊彈　翠屏山　望湖亭　（明沈璟著）

紫玉釵　牡丹亭　南柯夢　熱黃粱　（明湯顯祖著）

八獸關　一棒雪　永團圓　占花魁　萬里緣　洛陽橋　千鐘粟　（清李元玉著）

此外尚有元人雜劇無作者名姓如連環記百花臺殺狗勸妻陳州放糧蘇武牧羊孟母教子白兎記躍鯉記尋親記金雀記水滸蟠桃會目蓮救母蝴蝶夢慈悲愿雷峯塔爛柯山漁家樂倭袍黃鶴樓安天會昭君出塞珍珠塔翡翠園三笑描金鳳三世修雙珠鳳征東傳綵樓記月華緣混元盒等院本（按以上諸名與京劇大同小異不知者猶疑臆造一讀元曲百種選便能瞭然）梨園所演者盡於此矣然自元迄今院本尚夥一因篇幅有限再則從未見伶人排演故不贅

父哲江夢亭二尹最喜崑曲每當酒酣耳熱輒以箸代板曼聲婉度嘗於全浙會館客串驚變以梧桐雨中李林甫得報轉奏始而議戰戰旣不能而後定計幸蜀不若長生殿原本於深宮歡燕之時突作國忠直入草草數語便爾啓行之雜亂而迎哭中於吹打收帽子頭生唱快活三後卽接唱朝天子而江則間入丑唱殿前歡闋云（他是朶嬌滴滴海棠花怎做得閙荒荒亡國禍根芽再不將遠山眉兒畫）生接白（高力士你可記得那天呵）唱（亂鬆鬆雲鬢堆鴉怎下的磣磕磕馬蹄兒臉上踏則將細裊裊咽喉搯早把條長攙攙素白練安排下他那裏一身受死我痛煞煞獨力難加）然後再命看香轉朝天子熱騰騰句愈覺緊湊惜彼時余年尚幼未得與江詳細討論引以爲憾江本木瀆馮二霓裳雅集票房中之健將唱吹款做四美兼擅所惜者係魏塘鄉人口音微嫌扞格幸中州韵票緝頗周到也

繡襦記傳奇曲江池雜劇均演鄭元和李亞仙故事曲江池以鄭父名公弼爲洛陽府尹且無亞仙之剔目勸夫似歉疎忽繡襦記鄭父作鄭儋(今伶人誤儋爲旦實非)爲常州刺史而打子一折與曲江池大異曲江謂元和官縣令不肯相認其父繡襦則謂元和以狀元出參成都軍事與父萍遇儋猶不認爲子幸老僕宗祿婉勸始爲父子如此則兩院本相去太遠在昔告歌一劇姜善珍之蘇州阿大小脚籃之揚州阿二强玉泉之鄭元和均名震一時李亞仙則以小桂枝之師小桂林爲最佳能以蕎鶯壼京劇之出彩法施之於是頗爲時人所稱許(按小桂林此舉於外表上誠覺起看於事實上大可不必蓋李之勸夫剔目原係假刺又何必如此做法苟眞刺出血來則將來李目必有病要爲風流告化子設想何以爲情)打子一折首推陸綬卿之祖陸銀奎舉板唱一江風閔時貞令人代其子寒心暮年堂會有點其打子者陸曰氣不動請原諒蓋衰邁不能唱矣時人笑之陸曰非動眞氣不能傳劇中之虛神必憤怒塡胸恨不能一板卽將不肖性命結果則是劇或者有精采否則有氣無力沒情打采做去何不卧在床上看納書楹綴白裘乎識者韙之陸死此劇遂失傳陸又能正生若釵釧記之李若水荆釵記之錢載和亦冠絕儕輩而員外中戲則無一不佳也

崑班之旦角著名者同光以前不知同光以後則第一推葛芝香葛曾爲洪軍擄去爲厮卒額上有刀痕頗深然其扮相之旖旎仍未爲之少掩演宮怨絮閣飾玉環能拖朝裙而反歎軟裙上之紋不可亂動裙上之鈴不可作綷綷聲餘如西廂女亭折之鶯鶯漁家樂羞父折之馬瑤草等咸妙曼幽靜傾動一時其徒丁蘭生子葛小香葛術遠不逮芝香當日短中取長蘭生飾釵釧記中之芸香小香扮長生殿之楊玉環尚有先正典型而寄信誤約及定情賜盒尤爲傑搆今小香亦死矣旦角新出人才有小翠金者扮相極佳惜嗓音太壞餘如癩痢阿寶之閨門矮子桂枝之貼(兼演刺殺旦)均自鄶以下矣

徐小香王楞仙之小生固南北馳名而蘇人以小生負盛名者沈某(佚其名)周釗泉强玉泉亦鼻阿張咸出其門下沈多才多藝能兼巾官紗帽雉尾黑衣而無不精妙絕倫同時有瞎子小生錢掌福擅長黑衣葛衣記之走雪繡襦記之賣興更屬貼入微雄冠儕輩沈子茂泉玉泉昭泉水泉茂泉唱付昭泉水泉均習吹笛玉泉承父遺諸唱生雖亦各項兼演究去乃父遠甚而白兎記出回獵之咬臍郎鐵冠圖別母亂箭之周遇吉自沈死後竟無人能演者於以歎人才銷沉一代不如一代也

末角夙無佳者據余所見祇錯蔴阿金之唱末雖不能譽之曰佳尙能不失範圍千鐘粟草詔之永樂鐵官圖分宮撞鐘之王承恩演來尙無大謬而九蓮燈求燈鬬界牡丹亭學堂朝閧等折則謹謝不敏

王生曩以金環子阿桂之師何才福爲最佳阿桂雖爲其徒藝不及十之三四僅邯鄲夢雲法之盧生差近師處而千鐘粟草詔之方正學麒麟閣激秦三擋之秦叔寶竟不能演

付丑二角演者頗夥姜善珍金阿慶褚阿壽小脚鑑等盡人而知也自汪瑞林死付角僅陸綬卿與沈茂泉二人而已丑祇一合觜小六尙不失崑味餘無聞焉

副凈一角自弔眼皮茂松死後繼起無人茂松與大脚鑑爲同門師弟兄戲較大脚鑑少而較大脚鑑精邯鄲夢雲法之劊子手稱道一時其徒陳某初出山時頗有能耐未幾中阿芙蓉毒遂流庸俗不足觀矣

凈角自荳腐大面糕團大面相繼死後凈角從此絕響江北阿金陳桂慶兩人吳人疵之爲傷風大面咳嗽大面今陳流落海上拍堂名作台爲活亦大可憐聞故老言眞能得黃鐘大呂音節之正者自淸道咸迄今祇魏德順一人魏吳下黃埭人家業小康最愛崑曲因是家爲之敗不得已入梨園爲優初出山時所唱之劇均爲他伶所不常唱者若雙紅記靑門飾崑崙奴祝髮記渡江飾達摩八義圖搜孤飾屠岸賈等後復添習關公戲桓侯戲凡崑曲中之凈劇七紅八黑三和尙無不能紅面中以訓子爲最佳端坐度曲侯帽上之紅絨球安然不少動黑面中以功臣晏飾金日磾掃殿鬧救爲最佳一聲虎吼可以出入前後台三次個中所謂三環吼其音由低而高由高而尖豁然截止如利刀劈竹應手而斷然後遝接科白非丹田充足不能成此彼時魏之聲譽髣髴近今之譚金福歿時年已七旬而精神絕不少減且偶然於年終會串義務戲時又能飾破窰記拾柴潑粥之王小姐慈悲願認子之陳氏崑班中能倒串者只魏一人耳

崑劇老旦一角配搭甚多而專場甚少故自淸迄今鮮有卓負盛名者

打諢則引用時語任意安置插科則造語略勝於打諢論理意更謬於打諢道白中如西廂記游殿法聰云（大雄寶殿四字爲蘇東皮法書）生問何人付答（蘇東皮就是蘇東坡的兄弟）又如漁家樂端陽鄔漁翁不肯行令丑飾小五提議串戲（串鄭元和打蓮花

阿好）試問西廂在唐代漁家樂在漢時而以宋代人物明時軼事落前人口吻中故曰插科者硬行插入之科白也

科白之穿插不僅道白卽曲文中亦有之如琵琶記游街墜馬丑飾曹操唱句中有（好一似小秦王三跳澗）以漢朝人唱唐代典故理謬甚而元人曲本例須若是從者甚夥惟係書家之十七帖不落窠臼亦無不可

生旦丑淨咸有五毒戲如淨則（千金記別跌）（三國志訓子）（又三闖）（功臣晏掃闖）（風雲會訪普）外則（鮫綃記草相）（釵釧記發落）（十五貫訪測）（牡丹亭鬧打）（繡繻記打子）末則（琵琶記辭朝）（牡丹亭鬧學）（長生殿彈詞）（千鐘粟草詔）（九蓮燈求闖）老生則（邯鄲夢雲法）（快人心罵曹）（千鐘粟搜打）（滿床笏卸封）（醉菩提伏虎）雉尾生則（白兔記回出）（鐵冠圖別亂）（鳳儀亭擲戟）（千金記十面）（黨人碑酒樓）官生則（長生殿迎哭）（琵琶記賞荷）（鐵冠圖分撞）（千鐘粟慘賭）（邯鄲夢掃三） 小生則（葛衣記走雪）（牡丹亭拾叫）（荊釵記男祭）（西樓記拆書）（破窰記拾潑）正旦則（躍鯉記蘆林）（琵琶記別廊）（雙冠誥做夜）（六月雪斬娥）（尋親記課刺）貼旦則（西廂記佳期）（翡翠園盜牌）（紫玉釵折陽）（漁家樂羞父）（牡丹亭遊驚）刺旦則 （鐵冠圖刺虎）（漁家樂刺梁）（翠屏山殺山）（一捧雪刺湯）（幽閨記刺盜）老旦則（荊釵記女祭）（紅梨記花婆）（六月雪羊思）（占花魁勸妝）（精忠記刺字）副淨則（萬山亭）（梧桐雨跪納）付則（西廂記游殿）（綴錦前活）（燕子箋狗洞）（雜齣拾金）（一文錢羅夢） 丑則（孽海記下山）（水滸盜甲）（黨人牌請拜）（精忠記掃秦）（鳳儀亭問探）以上諸劇均唱作兼擅非老手不能辦

上述僅窺豹一班暇日當詳究精確重復討論編中掛漏謬誤自知不免深望閱者有以敎之

歌場獲野錄

（民哀）

寶蓮燈為白蟒山後段本唐代叢書世說劉推官事其事實為羅州推官劉彥昌之子曰沈香曰秋兒在塾中讀書因細故擊斃秦燦之子歸告彥昌劉詰何人真兇沈香直認不諱而秋兒敦於親誼亦挺身自承劉不能決招其妻追究仍未得實二子且爭往秦府償命惟沈香為元配所遺相傳其生母亡後陰封白蟒聖母秋兒為繼室王夫人所生以是咎責追詰之際王動骨肉情手軟心疼彥昌卽責其

有心祖護秋兒沈香係無母之兒應格外憐惜夫婦夙稱篤好至是險致勃谿辛王賢惠將沈香由後門放走而携秋兒赴秦府償命秦燦命將秋兒杖斃王氏目覩慘狀亦暈倒堂上燦命遺屍於野而白蟒聖母顯聖矣秋兒王氏卒賴寶蓮燈之力得還魂無恙殆後沈香亦中武魁平番亂積功封侯歷訴燦惡於朝科秦以罪故是劇總名曰白蟒山在昔譚金福飾劉彥昌陳石頭飾王夫人均爲絕唱其次賈洪林與王瑤卿尙稱不弱飾秦燦則以何桂山爲最今李連仲亦能此終覺小巫見大巫矣

寧武關本脫胎於崑劇鐵冠圖惟崑曲中祗別母亂箭兩場連演京劇往往幷對刀步戰攔入標名曰寧武關實則周遇吉刺李洪基時尙爲毛文龍之牙將並未掌寧武關總鎮印也譚王壯年常演是劇四十以後則謹謝不敏蓋飾周遇吉唱念跌打四字俱全頗不易爲侗西園亦能是劇純宗譚氏間有似處餘如劉春喜李鑫甫亦可演唱惜不見佳而周母一角則以姚佩秋之父姚增祿最能稱職

雪盃圓之根據在崑劇一捧雪傳奇中然嚴東樓之傾陷莫氏因清明上湖圖並非一捧雪酒盃曾見楊愼夫西園汗漫錄載爲太倉王氏事莫懷古蓋寓莫懷古玩而召禍之意因松郡有莫家衖更傳提標游擊署即莫氏舊宅宅內有篠一本謂莫公手澤於是以訛傳訛遂與伍髭鬚杜十姨同一疑案然筆記中輯是事者頗夥而崑劇中且有戚繼光跪床一節足見著此脚本者剽竊頗細楊氏之說還當質之哲者自周春奎一死此劇不甚注重偶一演之亦僅摘夫妻掃墓相遇從未見演全本者

藥茶計又名義兒行本生角要劇今則偏重老旦事實略爲母再醮爲人妾子隨母往後父許而其母思以毒藥謀嫡適舅來探視嫡款待甚勤即以妾所饋食物進之舅以妹所設饌食之不疑竟中毒斃知母秘密者惟兒然當時誠難自處不言則枉殺嫡明言則殺其親母乃自認毒舅至官論抵此子眞孝子也故曰義兒行臨刑日與一大盜同縛盜斬而赦至其嫡持敝蓆收兒屍見盜首大慟經旁人曉之始止淚今舞台演者絕鮮且易名曰法場祭兒男伶不常演往惟見丹桂女伶苗鑫如數數演之蓋脫胎元人趙頑驢偷馬送殘生院本也

王英下山一劇近日亦不見排演紹興班中偶演一節觀者莫不指爲水滸中之矮脚虎王英大謬大謬全部劇本係樊八傑作事出東漢惟既不見於史乘亦不載於演義似是嘉道間之新劇大略謂王霸之子王英既邂逅郭后迎奉於山后命往市中招集義兵市中人

欣然從之爭延王將軍酒食(此從東漢史王霸傳遭市人揶揄反面扮演亦平人心之一法)繼英復往說姚剛辭嚴氣直百折不撓令人忠義之氣奮發而對刀罵子上天台獨擋草橋關戰八刀將王滾鬧崑陽等劇皆在此中拆出惜今日顧曲家醉心靡靡之音此等煥發愚民氣節之劇反若廣陵散是可慨已

二進宮舊名龍鳳閣雖有考據不甚詳稔雕菰樓花部農談謂出於明末擊宮門即隱寓移宮之意楊波即楊漣其意最明徐量即徐養諒但故謬爲神宗事耳考神宗太后雖亦姓李然其父李偉有實稱蓋亦編者故意顛倒之也

清風亭劇事出唐朝北夢瑣言有紀張仁龜一節曰、張仁龜本張尚書之次子因係庶出爲嫡不容乃使遠爲張處士之子有手書爲據仁龜稍長漸知已爲尚書子乃竊據逃之京師既登第仕爲官遂忘處士撫養之恩處士以無據鬱恨死後仁龜出使自縊於驛亭相傳爲張處士冥訴陰譴之報今劇中改自縊爲雷殛愈覺醒豁此劇係出清嘉慶間伶工郝天秀手

全本楊家將詞句雖俚而情節頗可觀即編王英下山劇本中樊八所編考之史乘陳家谷口之敗楊無敵與子延玉並死於難其端由於王侁忌功不救時督師者潘美業本欲待時而動美不能用其謀及侁逃美不能禁且已亦沿河遁去業力戰谷口見無人乃大呼奸臣誤我還戰遂死則美之陷業可知不盡關乎侁也美良將也豈一王侁不能制自敗以後國威大損宋之弱實由於美故李陵碑唱句中(賊潘洪)三字一賊字有春秋之嚴焉且删繁就簡將侁洗去使罪專歸於美於史筆相表裏樊八眞能手哉（侁音莘或誤音爲仄非)

鍘美案本源于七俠五義說部今世評劇家盡曰柳林池爲鍘美案前段實非柳林池之旦角洵爲陳世美之妻惟其總名曰賽琵琶係清嘉慶間著名伶人首行蹺工西蜀魏三兒之傑作全本劇情爲陳有父母兄弟入京赴試登第贅爲郡馬遂棄其故妻幷不顧其父母於是父母憤死妻事生葬死一如琵琶記中之趙五娘繼挈兒女入都陳不以爲妻並不以爲兒女妻在都彈琵琶乞食即唱其夫捐棄始末繼爲王丞相知適陳生日王往祝謂有女善琵琶當呼來爲郡馬壽至則故妻也陳惶急强斥去乃與王相詬王使人跡陳妻謂爾夫廣衆中未便認爾余當於昏夜送爾去或者納是夕陳閽因王相命不敢拒陳亦念故留之終以郡主面有礙即夜遣豪奴往刺於賓

館幸奴有天良縱之去匿於三官堂神廟中陳妻解衣裙覆兒女自縊求死三官神救之且授兵法時西夏用兵妻遂投軍十三年遂得顯秩兒女亦列仕版王丞相廉知陳遣奴殺妻事劾之朝適妻率兒女以功歸上以陳世美獄令決之妻乃高坐堂上陳囚服縲紲至妻高聲責之後請於朝而赦陳髣髴古寺晨鐘發人深省高東嘉之結束無是爽快故曰賽琵琶由是以言則柳林池與鍘美案本同而末異明矣

九更天一名馬義救主其事實爲陶氏家主婦與侯花芝私通既斃其夫復殺侯妻以罪悉移之於陶仲問官得賄遂定陶仲殺兄謀產逼死侯妻論抵幸馬義老僕極力爲主伸洩始得平反寃獄遂將奸夫淫婦定讞事本藝苑雌黃義僕行而作爲南宋時虞允文所治之案今舞台上演是劇全本絕鮮大都殺女一段即了而鈎金臉之長官世俗盡誤爲封神榜上之聞仲殊不知爲文文山蓋以虞允文之事移加信國惟哀梨老人同光梨園史載是劇之考證謂更鳴九下已屬無稽旣威之於鍘刀之下復使其滾釘板雖吉網羅鉗之嚴酷亦不過如是在著此劇本者竟謂尊崇信國殊不知反褻瀆聖賢與其考實其爲文文山曷若世俗之將錯就錯指爲焚死絕龍嶺之聞仲可耳

伶人之九皇會凡稍知劇史者莫不知之殊不知尚有老郎會（老郎或云唐明皇或云唐莊宗）每逢六月十一暨十一月十一舉行武行中更有獄猖會逢五月舉行日期不定惟須逢三必在戲台上舉行台口插彩旂五鐵條上掛五色紙凡上下手把子叩頭如搗算拜跳加官唱點絳唇池子內放爆竹化紙錠以利刀斬鷄頭瀝血洒滿台上個中人謂如是以後雖有眞刀眞鎗無失手之虞矣

八珍湯又名一門三進士事出宋代有寒儒張文達者娶妻孫淑琳伉儷頗篤生二子長曰朱砂貫次曰孔鳳英（按强子尚未出繼何皆易姓）嗷嗷待哺愈形窘迫後張文達因赴京求功名苦無川資向周常二員外告貸花銀四十兩始得成行至京備嘗艱苦居然貴顯乃修函至鄉迎眷不料已無下落蓋張赴京以後不久周常二員外即向孫淑琳逼索債項孫無以應周常乃施行債權手續周携朱砂貫去常携孔鳳英去朱改名周子卿孔改名常天寶孫自此不知棲流何所事隔廿年周已貴顯爲洛陽通判常亦爲洛陽知府二人皆已成室時爲洛陽八府巡按者即其生父張文達彼此隔膜而孫淑琳適至洛陽貧乏無依鬻身自給輾轉賣入常天寶府內常妻悍

甚不特凌虐僕役并時辱其夫孫既入常第一日常妻忽思食八珍湯命新來女傭承做孫勉强製成味不適口痛毆之越數日常第有壽事周循禮往祝所送之物常不受常妻又遷怒於孫勒令送還孫至通判衙門幸周妻賢見嫗不類窮乞相廉得其情子卿悽然曰此吾母也乃往詣常述其事常懾於閫威堅不認於是共至巡按處控訐張文達聞之恍然曰子卿天賨吾子也淑琳吾妻也事遂大白一家歡聚常妻亦被感化非復曩之悍潑矣

程長庚鳳鳴關一六原詞

（舍予）

伶界人才一代不如一代演戲往往省力減詞雖號稱某派自吹法螺實則妄改原有詞句早失眞傳矣今得何君子翔口述程大老板鳳鳴關趙雲請令表功一長折詞句極多爲坊本所無即間有演此劇者亦僅留頭尾抽去中段况乎演之者少更無有知其原本眞相者大老板自飾趙雲做工身段佳固弗論此一大段唱詞已非常人所能矣洮筆錄之或亦爲攷眞溯源之顧曲家所願覽乎

（西皮二六）師爺講話邈視人細聽俺趙雲表一表功勳在盤河曾救公孫的命只殺得那袁紹四路奔騰大戰那典韋賊曾投奔先帝爺他借我大破過曹兵在臥牛山前來歸順我隨先帝進古城長板坡與曹兵大交一陣在陣前失落了靡氏夫人我左尋右找難查問在難民之中打聽得信音豪傑馬上心不定我遠遠聞聽有一個婦人放悲聲尋見了夫人把罪請他把幼主交付俺趙雲我請夫人跨金鐙他言道大將無馬怎能夠戰征左請右請實不允耳邊廂又聽得戰鼓咚咚俱是賊兵（轉流水板）夫人他投井尋自盡某推牆掩井蓋過他屍靈看看曹兵逼得緊某只得身背幼主匹馬單鎗單人獨騎殺出千軍萬馬營祭東風又遇見丁奉徐盛他追趕師爺來到了江心看看賊船追得近某對准了船蓬放起雕翎那時節師爺回帳傳一令命我去取貴陽錦繡城趙範他獻城禮恭敬都只爲同姓結爲了昆倫筵前他見我威風凜願把他的孀嫂與某配爲婚豪傑聞言怒氣難忍某就拳打賊子出了城小周郎定計多奇很某也曾保主東吳招過親攔江奪主功勞盛假途滅虢破過了吳兵棉竹關我曾斬張漢劉俊金雁橋我也曾箭射過張任米蒼山我救過黃忠的命陽平關單人獨騎破過了曹兵爲失荊州先帝恨報仇起過了傾國兵火燒連營遇陸遜某也曾救主在萬馬營白帝城曾受託孤的命他命我趙雲秉忠心七擒孟獲某在陣衝鋒對壘破過了苗人大功勞一時表不盡小小功勞我記不清趙雲今纔七十正還比黃

忠小幾春坐而待時眞養靜三軍笑我老無能縱死黃泉也含恨有何面目見先君此去若還不得勝願將白首挂營門眼前與我一枝令與學那黃忠取定軍

張二奎上天台快三眼原詞

（菊園）

前輩伶工張二奎長於王帽戲聲宏氣足富麗堂皇於上天臺尤擅勝場同時王九齡盧台子亦稱傑作其後菊仙鑫培皆能演之然已不遵原詞近惟時慧寶劉鴻聲尚能規規學步餘子碌碌卑不足道蓋非中氣長喉音亮不能勝任愉快也此劇生角只有一場除六句（或唱八句）慢板二黃四句元板外其聚精會神處全在大段快三眼詞如下

（生唱二黃元板）孤離了龍書案（轉快三眼）尊聲子匡聽寡人把前情細說端詳想當年孤避難在陰家莊上收二十單八將龍鳳呈祥濟陽城與岑彭連打數仗馬子彰他二人比對刀鎗鄧先生留詩句在粉壁牆上老伯母解其情一命懸樑多虧了鄧先生一本奏上三年孝改三日扶保孤王孤念你這幾載未離馬上孤念你與賊兵殺斫在疆場孤念你草橋關一人獨擋孤念你爲國家受盡了風霜孤念你三個子把爾子來喪孤念你只剩下一子姚剛孤念你雙耳聾鍾聽不見朝房鼓響孤念你兩眼昏花看不見陣上刀鎗都只爲小苗蠻興兵犯上老皇兄年紀邁被困在疆場好一個小愛卿英雄胆壯就匹馬單鎗退苗蠻救父還鄉臣子有功王加賞因此上在金殿御甲封王郭太師他言道那有個父子雙雙同封王位扶保朝綱孤聞言那時間龍心難放怕的是他二人結根在心傍今早朝郭太師朝門阻擋觸惱了小愛卿劍劈身亡因此上宣皇兄進西宮把好言奏上你就說望娘娘開龍恩念老臣東蕩西除南征北勦馬不停蹄功勞浩蕩臣是個開國忠良勸皇兄放開了潑天膽量郭娘娘降下罪有孤承當待內臣與孤王把簾櫳閃放孤的老皇兄姚子匡伴王駕孤的愛卿你那裏休流淚免悲傷放寬心大着膽一步一步步步就隨定了孤王

戲迷傳非呂月樵所編

（劍雲）

戲迷傳本非鬚生正工戲與十八扯同一胡鬧東鱗西爪剪裁成篇南腔北調信口亂唱在不懂者聆之固以爲集唱工之大成不知實一鎻百結鶉衣也時慧寶汪笑儂毛韻珂呂月樵等咸演之增至四本頭本尚可寓目以後牽扯太遠殊不足觀海上某書局且印專書

謂爲月樵所編呂之戲迷傳遂享一時盛名不知非戲迷不能編戲迷傳而呂月樵則戲子非戲迷也戲迷薛蚕生豫人營務出身爲丁汝昌部下任清江緝私營哨長幼玩票唱老旦喉音欠亮不能快意其人胸藏甚富於名伶聲調皆能摹仿曾主持天仙科班三年仇光輝(著名鼓吏)在鎮江起班呂薛同隸一團因營業不振薛乃編戲迷傳與呂演之引子爲(崑腔高腔梆子腔先唱西皮二黃)坐塲詩爲(唇齒舌喉口尖團清濁瘦人生樂不够生旦淨末丑)會白爲(姓五名音字六律娶妻鼓氏所生二子一女大名上下二名平仄女名十三轍老丈人姓鼓名板字瞪眼)蓋言唱戲必明五音六律十三轍板眼尖團字清濁音上下句平仄聲也以後乃唱張勝奎之打鼓罵曹景四寶之定軍山周春奎之狀元譜汪桂芬之文昭關孫菊仙之硃砂痣孫小六之烏龍院卻寄舟之賀蓮燈潘月樵之九更天許蔭棠之三娘教子小穆之黃金台李春來之翠屏山譚鑫培之賣馬李吉瑞之翠屏山譚鑫培之瓊林宴張二奎之焚棉山白文奎之御碑亭達子紅之白玉帶劉鴻聲之洪羊洞黃月山之劍峯山龔雲甫之孝陵報劉永春之捉放曹余紫雲之牧羊卷朱素雲之飛虎山萬盞燈之小上坟楊桂喜之打麵缸自首至尾生旦淨丑無一不備觀者耳目一新頗服其心思之巧呂既得名薛亦得意流傳既久人但知爲呂所首創豈知呂固掠人之美盜名欺世者也

八大鎚溯源

（小隱）

八大鎚爲小生之正工戲陸文龍不應由武生扮演而王佐之老生亦僅屬配角也昔徐小香以八大鎚擅絕一時唱作念打皆臻無上之乘相傳小香頭上雉尾能如羊角之對旋有飄然欲仙之概深恨予生也晚未及躬逢其盛王楞仙之八大鎚學於小香據曾觀小香者言已十得八九惟嗓音不如小香之清越未爲空前堪稱絕後楞仙既死小生界繼起無人遂成廣陵散矣小生人才既鮮自楞仙之死於是八大鎚之陸文龍遂由武生取而代之賢如楊小樓其身段神情且有未合餘子更何足道哉陸文龍勝宋將時有笑刺兀朮時有哭小生以哭笑爲要亦以哭笑爲難足見陸文龍一角非小生不可且必善於哭笑者方稱完美耳小香時代之八大鎚每以盧台子去王佐不過一硬裏子耳自譚鑫培出而王佐遂亦爲戲中之重要角色所謂戲因人而傳也譚氏之王佐不僅唱工念白神形作派均

臻神化之境而斷臂之搶背敏若猿猱捷如鷹隼摔倒在地鬚髮猶復不亂衣衫尙能整齊尤稱絕技梅雨田嘗語人云鑫培之斷臂其臂在何時縮入我雖在台上亦均莫名其妙其服膺者深矣譚與小香曾演八大鎚但屬後輩猶以配角自居自王楞仙出陸文龍王佐乃處於同等地位楞仙一生每唱八大鎚必係與譚合演從未配過他人當光緒中葉譚王皆在極盛時代八大鎚戲報一出便有萬人空巷之勢譚王工力悉敵固稱佳搆而黃潤甫之兀朮尤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餘如張長保錢金福之鎚將亦皆上選在當時大柵欄戲園有演八大鎚者必爲譚王嗣後孫菊仙朱素雲曾一演之輿論譁然傳爲笑柄蓋梨園之舊規漸紊已開謬妄之端矣楞仙既死不但八大鎚之小生無人並譚氏之王佐且因之不能演唱嗣後不得已以楊小樓充數自是八大鎚變爲老生戲而陸文龍又屬配角矣楊小樓之陸文龍武場尙有可觀惟喜偷懶每每只打兩將有時打三將已屬格外賣力氣從未完全打過四將蓋亦以配角自居故不努力從事也程繼仙之小生輟業已久民國以來重復售技雖面色不佳然家學淵源不同凡響曾與譚氏配演八大鎚雖較小樓爲佳尙似遠遜楞仙即此已爲楞仙死後僅見之戲也侯俊山在秦腔花旦中猶老生界之譚鑫培也其所演各戲爲伶界宗仰惟八大鎚之陸文龍不僅唱念帶有晉音不堪入耳即身段武工亦只能以觀秦腔之眼光視之若擬以王楞仙殊有雅俗之別不能震其盛名謬爲許可也沈華軒亦能八大鎚其技更不逮小樓曾在津門見其與呂月樵合演沈固不佳而呂則並詞句全無悉屬杜撰觀畫時上場便坐入桌子裏面且着袍束帶如黃金臺之田單模樣諺云未曾吃過肉豈未見過豬呂氏恐並八大鎚且未聽過賈洪林固自命學譚者也曾見與楊小樓演八大鎚斷臂之搶背不能強人所難未可深責即作工神情亦均失之遠甚王佐唱句原係江陽摺洪林均改一期摺此則喉音所累不得不爾貴俊卿之聳肩駝背與賈洪林之聳肩昂首可稱無獨有偶以技術論貴似更遜於賈當岳飛令王佐出帳時飾王佐者應作惶愧狀匆匆退出方合情理貴於告辭二字拖音極長出至帳外復又頓足歎息悻悻而去實覺太荒謬耳溥西園之王佐尙似不差然王楞仙之後雖揚小樓與之合演仍多未能愜意曾聞西園言楊小樓至說書時說白改用平話已似未合王佐說殿下在上那有我的坐位時小樓云現在共和了你坐下罷更復令人肉麻以如此莊重之戲自不應有此滑稽行爲比至陸文龍問畫圖上之孩童叫何名字王佐含糊應之飾陸者只能作聽不明白發燥情狀小樓至是處則立在王佐桌前按劍急詢怒容滿面未免太悖

劇情蓋文龍是時斷未料到王佐說到自己身上其盛怒又奚爲哉西園深於劇其議論實多精當也黃潤甫之兀朮於彼族之驕恣情態實已體貼入微其勝人處則在揣摩功深不但聲容畢肖且於身分口吻均能恰到好處如見岳飛俗伶必云膽大岳飛黃則云姓岳的呀交戰時俗伶必云一派胡言放馬過來黃則云衆將官押住陣角報乳娘到時兀朮云有請報殿下到時俗伶亦云有請黃於前則云有請於後則云殿下到了快快叫他進來以父對子自不當說請而其時現出一種驚喜狀態尤爲俗伶所不能及文龍出戰時俗伶必云須要小心黃則云衆將官小心保護不囑其子而囑其將不但合乎老王身分且愛子之心亦溢於言表兀朮被文龍鎗挑下馬說至兒吓難道你就不念一十六載扶養之情眞能聲隨淚下文龍於兀朮逃走兀朮起身尋馬黃云我的馬哪其狼狽情狀已於四字中描摹盡致臨行一再云那裏捨得具見戀戀之意末云好狠的心哪情義旣絕便爲憤恨淨角作工如此細膩於黃實嘆觀止餘如李壽山李連仲錢金福皆曾承乏兀朮壽山以三慶之老角竟無絲毫可取連仲亦失之粗俗惟金福架子尚有可觀但以武工擅長此類戲亦去黃遠甚也富連成小科班前數年尚頗整齊曾排全本朱仙鎭自潞安州起至陸文龍歸宋戰殉爲止此類老本戲求之今日大戲班中頗不易見無如富連成亦以武生飾文龍而王佐亦無佳者程連喜之小生捧者極衆於此戲豈竟未之習耶此戲陸文龍自以徐小香爲首屈一指、繼其後者厥惟王楞仙王死而舞臺上遂無陸文龍矣王佐原屬配角盧臺子未爲盡善自譚鑫培光而大之便成絕後空前之作兀朮則非黃潤甫不可今譚王黃前後逝世令人不免有天上人間之感現只楊小樓程繼仙之陸文龍尚似差强人意而王佐則溥西園之外未見有能勝之者如時慧寶貴俊卿沈華軒朱素雲九陣風楊瑞亭均於此戲殊未見有是處甚至潘月樵呂月樵佟遇成麒麟童亦均效顰則又無恥之尤者也

（劍雲）

久記票房之新十八址

此劇爲久記社員所編結搆精密頗具匠心請於鶺鴒錄之以公同好開場時兄妹商量串戲玩耍妹以人少爲辭兄妹各招男女友朋多人述其意衆贊成十八址遂開幕第一齣爲硃砂痣員外唱兩句搖板吳娘子媒婆與夫同上媒婆討賞後與輿夫改爲黃金臺差役吳娘子改小王員外改田單踢燈拉小王下改狀元譜一差役飾陳伯愚唱搖板四句將陳敏生（另一差役飾）責臥場上遂下陳敏生

改為閣府唱四句搖板葛府院子上范仲淹命院子喚葛出來院子改句有請丞相前飾陳敏生者同時改為空城計之老軍孔明上唱至爾等們放大胆把街道掃淨句入城暗下兩老軍改為探母之守關人四郎上唱完兩段快板四句搖板下馬童隨下當場變為盤關前飾老軍者一改關吏一改關役關吏僞稱大解下小王田單上唱完二黃元板關役曰你不是田田單田住口變為魚藏劍專諸關役改成牛二關吏飾老隣上伍員上專諸聞喚入內牛二下老隣與伍員語畢亦下伍員改宋江念是非終朝有不聽自然無唱完平板叫門改御碑亭王淑英上唱搖板開門後王有道唱你嫂嫂因何故不來開門妹答以御碑亭避雨一事念完四句詩王有道改唱一言怒惱宋公明王淑英改閻婆媳舉椅相打宋江將罵一聲閻媳婊無恥賤人句仍改唱御碑亭實難捨夫妻結髮情末句又改唱再傳馬謖無用人閻媳婊改為黃鶴樓孔明曰有請四將軍趙雲上宋江改劉備自先生把話錯來講唱至分明是送孤君臣去見閻王止劉備與趙雲下曹操陳宮同上孔明改呂伯奢陳宮唱至一家大小盡遭殃句下第二場武家坡薛平貴上倒板上末句改戰太平那傍來了瘋婆娘遂變斬黃袍趙玄郎上唱孤王酒醉桃花宮一段二六薛平貴改高懷德怒詰趙曰三千歲身犯何罪為何將他問斬趙玄郎改為雙搖會大娘問曰你是幾時回來的太監改為二娘高懷德改為李相公二鄰舍上勸架搖會至二次揭寶盒鄰舍一變而為虮蜡廟費德公唱倒板率衆英雄下取城都劉璋上唱那旁來了賊馬超馬超王累上至開城止改賈士成大嫖院老鴇妓女上賈士成邀友多人來院作絲竹雅集移時笙簫合奏絲竹齊鳴直至討賬人來向賈脫靴為結束

三國演義之京戲考

（馬二先生）

戲劇與小說有密切之關係三國演義一書為歷史戲資料之淵藪茲就吾人所習見者分舉如左

（一）鬚生戲凡十八

捉放曹（第四回）打鼓罵曹（廿三回）拷打吉平（第廿三回）薦諸葛（第三十六回）草船借箭（第四十六回）南屏山（第四十九回）柴桑口（第五十七回）取城都（第六十五回）逍遙津（第六十六回）定軍山（第七十一回）伐東吳（第八十二回）連營寨代九帝托孤（第八十四五回）鳳鳴關（第九十二回）天水關（第九十三回）罵王朗（上同）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第九十五六回）戰北

原（第百零二回）七星燈（第百零三回）

（二）小生戲凡五

借趙雲（七回）轅門射戟（第十六回）白門樓（第十九回）羣英會（第四十五回）取南郡（第五十一二回）

（三）關公戲凡十一

斬華雄（第五回）白馬坡（第廿五回）贈袍賜馬（第三十六回）掛印封金（同上回）過五關（第廿七回）古城會（第廿八回）華容道（第五十回）戰長沙（第五十三回）單刀赴會（第六十六回）水淹七軍（第七十四回）刮骨療毒（第七十五回）

（四）老旦戲凡一

徐母罵曹（三十六回）

（五）武生戲凡九

濮陽城（第十一回）戰神亭（第十五回）金鎖陣（第三十六回）長板坡（第四十一二回）金雁橋（第六十四回）冀州城（同上回）陽平關（第七十二回）戰猇亭（第八十三回）鐵籠山（第百零九回）

（六）花旦戲凡一

戰宛城（第十八回）

（七）青衣戲凡二

回荊州（第五十四回）別宮祭江（八十四回）

（八）武淨戲凡六

義釋嚴顏（第六十三回）夜戰馬超（第六十五回）瓦口隘（第七十回）造白袍（第八十一回）紅逼宮（第百零九回）硭碭山

（九）神怪戲凡一

百壽圖（第六十九回）

（十）新排戲凡十

桃園結義（第一回丹桂第一台編）連環計（第八回天蟾舞臺編）許田射鹿（第廿回丹桂第一台編）三顧茅廬（第三十七回時慧寶）舌戰羣儒（第四十三回貴俊卿編）張松獻地圖（六十回汪笑儂編）左慈戲曹（第六十八回汪笑儂編）走麥城（自七十三回至七十七回王洪壽編）哭昭烈（九十七回貴俊卿編）哭祖廟（第百十八回汪笑儂編）又斬貂蟬黃鶴樓二戲名曰三國而非演義所有故不列入

記滇班斬馬謖之異點

（樗瘿）

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名爲三劇實一劇耳連演則飾孔明之鬚生稍爲吃重然持較其餘鬚生重頭戲仍祗十分之六七不得謂過於吃重也飾馬謖者表面上看是正角究其實則唱做皆無緊要關子余在滇時本地班單演斬馬謖一場與京劇大有不同飾馬謖者乃鬚生爲全劇正角其餘則雖孔明亦係配角法場一折說白約數百句歷叙先主當陽兵敗糧盡援絕向馬家莊借糧渠弟兄五人若何毀家紓難若何帷幄運籌及白帝城托孤渠亦在列迨後丞相南征渠奉命犒軍進攻心爲上之策將一生事蹟原原本本歷叙出來其詞大半與演義相照合惟先主兵敗借糧於馬家莊一節則演義所無按彼時先主狼狽奔逃頗有四海雖大無地可容之狀況則絕糧容是實情馬氏久推望族而五常尤著賢名先主奔馬家莊一節不能謂事所必無也若街亭之敗馬謖誠不能辭其咎然司馬懿聲勢浩大又係養精蓄銳而來以區區二萬人馬欲當漫山徧野之生力軍以鄙意論之卽使依山靠水安營紮寨亦未必能殺退魏兵守住街亭也觀於山頂紅旗一揮而將士銜至半山不能將重圍衝透則魏兵之多可知設使魏兵不多饑渴之時有不奮勇爭先以一當十者乎街亭之不能守盡歸咎於馬謖是猶不免成敗論人之見耳豈得爲平允之論哉

馬義救主考

（樗瘿）

馬義亦義僕也少主有嫂一與夷侯歪嘴者私識有年（俗訛爲荷花嘴）侯之妻貌陋而性愚侯以其蠢若鹿豕也夫婦參商出沒不見

視義之主母若外室然暗去明來已非一日適義隨少主赴攷至中途少主因得惡夢恐家中出有變故中道折回抵家之夕侯與婦約回家以酒灌醉其妻而抉其首藏之隱處將屍徙至馬宅換着婦衣婦乃隨何遁去次晨發現無頭屍一具而身段衣服則儼然義少主之嫂也又值少主隔夜回家迹涉暗昧衆口一詞僉謂逼姦其嫂致死逮至公堂極刑鍛鍊百喙莫解馬義堂下呼冤官詰之歷敘赴考得夢中途折回昨方至家安有逼姦致死之事侃侃陳詞戇直不屈官誘以三日內覓到人頭可以從寬辨理義一味愚忠未審一有人頭案情坐實反害主人祇以救主心切回家欲殺女以救少主女亦愚孝自刎而死卽持女頭投諸署而獄反坐實義痛救主反致害主無以自明適聞太師回朝由鄰境過爰星夜赴行轅呼冤舞臺演此報名爲文天祥余意爲誤蓋須報名聞仲方合以飾此者金面三眼與封神之聞太師同（封神演義漫無稽攷然旣塗金面又作三眼附會爲聞仲較有根據）若文文山以名儒而作名臣爲宋末理學大儒之殿卽使秉節出巡威嚴特甚然不應民人鳴鼓伸冤不問是非曲直先嚇以虎頭銅鍘復令之抱釘板翻滾受一番皮肉痛苦或竟傷及性命也若聞仲時容或有之彼時紂王暴虐剖心斮脛炮烙蛇池種種酷刑不勝枚舉仲爲之臣或亦不免創此非法之刑耳義詞准後飭弁飛馬提原案到轅復審而相隔數百里次日天明縣署已奉公文將義少主行刑乃天久不明司更者敲至九更方曙而太師之公文已到後經得兆審出侯之姦情及移禍始末侯與婦並置極典故此劇又名九更天蓋一生湊硬搭支離荒誕之劇也

（樗瘦）

吳漢殺妻考

世所傳殺妻者有二吳起殺妻見於紀載吳漢妻殺則不見本傳惟徽班有斬經堂一劇亦名興漢圖其事之眞僞不可知第就事論事則吳起妻殺爲求將也君子譏其居心太忍吳漢殺妻絕王莽也君子謂其孝道可嘉茲據戲劇中之情節妄爲論斷漢娶莽女琴瑟甚諧莽篡位其女不直之也茹素誦經不問世事遁入空門免除煩惱蓋不忍暴父之惡耳若漢之母忠於劉氏恐其子以姻親之故背漢事新故擲劍與漢令至經堂將其妻一刀斬却以示絕新歸漢之決心賢母也漢奉母命而又不忍於其妻經堂門首欲前仍却者再揮淚持劍闖入經堂其妻與漢素本恩愛猝見漢舉止失常形容慘戚異詢其故漢擲劍示之其妻知姑之命也伏劍而死賢婦也吳漢不違母命大義滅親孝子也戲劇之情節若此嗚呼此事果確吾不能不歸罪於莽矣莽之篡漢其子非之其女非之而莽方日從劉歆楊

雄翟之勸進妄竊神器忝居大寶卒至不保其子不保其女而子然一身且被執於斬臺之下支節肌骨臠分帝制自爲禍及子女莽死不足惜所惜者玉石俱焚奄然弱息含寃地下耳千載而下忘于非份之翟可以鑒矣事之顛末如上所述特佛教自東漢明帝時入中國後方有經典彼時所謂經堂者不知是誦何經典耳

(樗癭)

百花亭攷

李學士承旨作清平調三章貴妃極嘆賞之高力士嗤之曰白以飛燕比娘娘無禮甚矣由是玉環深啣學士夫漢宮禍水赤鳳銜來白引用此典未嘗不意存諷刺力士閹人耳尚能一語道破李三郎非夢夢者豈竟惛然一無所知特撫衷自疚玉環雖以女道士入宮終不免新台之恥牆有茨不可掃中冓之言不可道故假作痴聾耳蓋自天寶十載貴妃洗兒後帝亦不能無疑於玉環矣、梅妃江采蘋賢淑女子也貞靜幽嫻端莊肅穆帝極寵愛之因惑于楊乃漸疏至是復承恩幸梅之復寵卽楊見疑于帝之一確證百花亭齣內所謂駕幸西宮卽指梅妃而言按百花亭擺宴當在天寶十三載春間是年三月安祿山歸范陽故齣內有貴妃沈醉以後調戲高裴二力士之一段詼諧唱白看係插科取笑實則帷燈匣劍隱隱以高裴二力士作祿山替身否則貴妃卽醉倒如泥豈有忘却高裴二力士爲閹人之理乎余昔遊滇見滇班演此卽于醉後以金牌召祿山入宮侍宴按之事實較可傳信然一經說穿反覺乏趣似不若京劇之純以滑稽演之耐人尋味也此齣之後卽緊接馬嵬坡滇班亦曾連台演過按諸正史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祿山反于范陽時日却合此百花亭之事實也至于飾貴妃之花衫以面貌豐腴而不嫌其痴肥者爲上選表情更須醉而不及于亂妬而不顯其怨淫而不失之蕩爲正宗而看花時兩邊側臥啣杯時三個軟腰尤須具有眞實本須方得爲全材

(樗癭)

一捧雪考

一捧雪一齣近世傳說爲自煖玉杯非也實某名畫家清明上河圖一幀眞懷古者慕姓山東登州蓬萊縣人任京秩家藏有某名畫家清明上河圖冊頁一卷不輕示人曾在間壁湯裱背處揭裱一次裱背久操是業能辨識書畫眞贗見此冊頁知係眞蹟默識之裱背與慕姓有私憾然一則京官一則技師貴賤相懸勢力不敵隱忍於胸絕未形諸詞色慕姓不之防也嗣裱背夤緣入嚴世蕃門下深見寵

任適世蕃覓名人書畫眞跡並絕愛某名畫家之畫求之不得裱背乃告以慕京卿家藏之淸明上河圖的係眞本世蕃乃使人示意於京卿京卿不敢違也而世代珍藏不忍捨去於是倩良工照圖摹仿將紙色做舊裝潢送去世蕃大悅筵請各大僚賞鑑裱背亦陪侍末座傳觀之下罔不讚美至裱背展閱良久忽謂世蕃曰公受欺矣此非眞本也世蕃令其指實裱背云豆棚下袒背赤足羣聚擲骰者盆內五骰皆已擲定爲么二三四五一骰則盤旋不定擲骰者宜呼六方爲不同不應張開大口作彌勒笑也此大破綻也公受欺矣何物慕京卿敢欺公乎世蕃爲裱背所激爰竄京卿名於通倭案中而籍沒論斬矣慕京卿與薊州總鎭戚繼光善逃至薊而海捕文書到無術營救義僕慕成替死此是劇之情節也若雪杯圓者則世蕃事敗後之事余辛卯遊登州水師統領唐某(忘其名)廣東人元宵署中演戲余點是齣班首語易之詢其故則登州因慕姓世爲巨族彼時尙有翰林某在京故從不演是齣云嗚呼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彼室玩物者可以鑒矣

楊家將考

（檮瘦）

楊業河東降將見於宋史碌碌無所表見延昭之名則附見他傳者其餘則不載史冊也楊家將一書與正史異史載潘仁美賢相也而楊家將則敘潘仁美奸惡已極此極不同之點戲劇照書編演自雙龍會起至穆桂英掛帥止一切情節皆編成戲詞無少挂漏若以正史按之可謂癡人說夢瞎子見鬼純是憑空揑造之談然亦有一二可以指證處如所云八虎闖幽州幽州今直隸統名五季石敬塘割燕雲十六州以賂契丹幽州遂沒於遼遼置中京焉迄宋未能復楊家戰績故在雄霸一帶爲最多洪羊洞在良鄉縣境間現今尙存其名老令公被困兩狼山據聞在今薊州一帶合之地理證之形勢似屬可信特李陵蘇武廟碑當在瀚海以北不應長城以內有蘇武廟李陵碑也或者遼在幽州置中京後崇拜蘇武爲漢室忠臣爲之立廟耳彼李陵降胡者與武宗旨大背何以碑在廟中乎此不可解至潘楊世仇亦有左證癸卯余游開封聞有午廟門古蹟偕表兄郭君介五往觀(久客汴者)長堤一道兩旁皆湖而一淸一濁土人名淸者曰楊家湖濁者名潘家湖中隔之堤僅容一騾車行走而淸濁永遠判分究不知湖水因屬潘楊二家而分淸濁乎抑兩湖本分淸濁而附會者屬之潘楊二家乎然指淸者以詢土人則曰此楊家湖也指濁者以詢土人則曰此潘家湖也習俗相沿由來已久當時必有

所由附會之因乃能歷千百年而衆口一詞也則楊家將全書之事實或非盡屬無稽乎余意以爲正史自有體例如楊家將全書之事實乃楊姓一家之事正史當在刪除之例擯棄不錄宜也惟潘之忠奸不應顛倒若是耳此則極大之疑竇也

洛陽橋攷

（樗瘦）

京劇中有若洛陽橋一齣係宋蔡襄事俗傳爲蔡狀元悞蔡襄字君謨天聖中進士橋在福建泉州府名萬安橋按本傳云其知泉州也距州二十里有萬安塘絕海而濟人苦其險長三百六十丈廣丈有五尺襄欲壘石爲梁慮潮惡不可以人力勝乃遺檄海神遣一吏酣飲臥於海崖半日潮落而醒則文書已移封矣歸呈襄啓之得一醋字襄悟曰神其命我二十一日酉時興工乎至期潮果不至而橋以成今舞台上之編演此劇吏名夏德海賫文書直至龍宮龍王宴之戲中串戲頗有穿插而橋成以後有三十六行以資點綴遂爲燈彩布景號召座客之一劇此與泗洲城皆係實事特編演者加以枝葉易其名稱稍與事實不相符合故爲之考論如右

泗洲城考

（樗瘦）

泗州安徽屬境清康熙年間受水患淪爲洪澤湖今之泗州移治也俗所傳水怪作女裝名水母娘娘誤害支巫祈也古大禹治水命庚辰鎖支巫祈於龜山即此怪曾記某說部載常州惲南田先生挈老僕一寓泗之城隍廟鬻書畫天久淫雨川澤皆盈某夕先生方挑燈作畫檐溜如繩滔滔不絕忽聞殿上吆喝升堂如人世官吏升座者然先生肅然靜聽聞上座者問云時辰已到人齊集否吏檢簿云尚有一主一僕未出城一僧道未入城語畢寂然先生乃呼僕起冒雨出北城時城門正將閉也出城時適一僧一道冒雨入先生乃偕僕急馳甫至半山霹靂一聲全城崩陷是爲今之洪澤湖迄今猶有湖市舟行過湖者偶或見之劇中串演水母娘娘擔水桶二觀音化身吃其一桶有半假使兩桶全傾恐遭刼者尚有數縣又不知幾百萬生靈作其魚之歎此泗州城之大略也

大香山考

（樗瘦）

觀音即慈航道人叢林中所塑佛像左爲文殊騎獅右爲普賢騎象中爲觀音騎吼皆男身也觀音則間塑女像據彼敎中人云觀音具大慈悲施宏法力因女子是五漏體不易成佛於是自甘墮落投生人世爲妙香國妙莊王之第三女生有佛性捨公主之尊嚴拋別宮

幃入山修道歷盡艱苦卒成正果是爲大香山一齣之緣始余幼時曾詢之漂陽強廣廷先生先生素闢佛詔余云此僧人欲騙女子之布施故附會其說也女子性最迷信故以女身亦可成佛堅其信耳余亦非迷信者聞先生之言深以爲是非獨大香山一齣視爲無稽之談即觀音女身亦謂爲憑空揑矣及作滇游續滇繫一書(木板有百餘本惜光復時遺失)東鱗西爪覺大香山一齣竟非盡屬無稽蓋妙香國在蒙舍川境蒙舍川即今蒙化廳所謂妙莊王者實有其人三公主出家亦有其事大香山殆即大理府之點蒼山按大理形勢有云前有洱海後有蒼山左有龍首(大理東三十重曰龍首關)大理一帶觀音靈蹟最夥猶憶一則云草繩石係觀音以草繩繫山石他徙而通道者蒼山觀音寺香火極盛每年二月十九觀音誕辰進香之人絡繹不絕光緒年間某軍門因手下兵士夜間捫宿廟誦經聲女之乳以軍法從事幾至激變亦可想香市之熱鬧遊人之擁擠矣余嘗按其年代大約妙莊王者在東漢時代轄境蓋滇之西南數府若現之省城彼時另爲闡善國云

廣太莊考

（切膚）

元順帝時羣雄崛起各踞一方朱太祖自濠梁起義一時謀臣猛將互相援引爭思自見軍勢大振惟無統兵大將以總攬機要時亳州徐達有將才明祖遣使三聘不就大夫李善長獻計達所居曰廣太莊探達出外密遣兵焚其莊李本爲徐母寄子即奉徐母至濠上暫避以誘達達性至孝見家中大火亟奔歸已瓦礫無存以爲母必葬身火窟哀慟幾不欲生忽善長至老母安居無恙請弗過慮徐知明祖之詭計痛恨交并徒以有老母在不得不隨李見母行至中途遇常遇春會陣僅數合因無心戀戰即敗走而善長亦不知去向祇得單騎往濠又遇李文忠行不數里復遇胡大海又遇沐英徐略爲交綏即走到濠時城已閉徐令通報少時朱太祖李善長奉徐母以三劍交叉於頭徐見母即跪於城下徐母曉以順逆責以大義令其歸順否則必受刑而死汝心何忍徐達不得已乃降

收岑彭考(又名對刀罵子)

（切膚）

戲爲漢光武收岑彭故事是時岑彭當臣事王莽率兵守昆吾城光武遣馬武征之下其城光武知岑彭勇欲收以爲將謀臣某獻計迎其母至以三劍交叉於頸僞作行刑狀匿居陣內一面復遣馬武誘戰武詐敗彭即殺入陣中其母忽奪陣而出彭大驚伏跪於地母乃

大加訓責彭遂歸降光武云按此戲與廣太莊情節大略相同或竟脫胎於廣太莊亦未可知舊劇中此類甚多如汾河灣與武家坡胭脂虎與玉玲瓏梵王宮與日月圖葡萄會其初必一劇後乃化爲數劇即今日盛行之三本鐵公雞亦火燒百涼樓之變相也

梨園掌故

雲間丁公

文學指南

文通圖書館出版

天虛我生所著文苑導游錄一名文學指南自去秋出版以來早爲士林推許實文學界良好之導師一二三四五六集及號外增刊均經再版至三萬餘册其價值可想現第七集已排印完竣首列社說爲塡詞之要訣讀此一篇勝讀詞律一部卽不能塡詞者亦一目了然無待師傳便成作手後附天虛我生詩詞曲稿校勘表凡曾購有原書者尤不可不有此表以資參校而釋疑竇其餘如詩文詞曲尺牘講解各門尤爲精湛絕非一般雜誌可與同日而語於曲譜一門此編尤多考定現裝訂完竣每册仍定價洋四角八册全購者減收半價大洋一元六角外加郵費每册二分半掛號費五分

醒世小說

繪圖九尾龜全集

是書爲當時名宦巨商賭窯妓院描寫盡致以酬暢淋漓之筆敘有功世道之文如溫嶠燃犀百怪千奇似天女散花既香且豔所敘事實又屬斑斑可考蛛絲馬跡線索可尋雖綺語纏綿脫不盡風流旖旎之節然寓言八九亦洵深得香草美人之旨警世小說中獨一無二之善本亦酒後茶餘無上上之消遣品也書凡二百餘萬言茲特裝訂八厚册用上等洋連泗印行復加入繪圖便閱者易於醒目每部一函定價一元四角

梨園掌故

梨痕菊影錄

（小隱）

秦腔之興聞在徽調之前京師秦腔與徽調向來分支從不相雜光緒初年以義順和寶盛和兩班最爲有名其調有山陝直隸山東河南之分究以山陜爲最道地京諺有倒了牙的梆子言其十分眞酸非如此不算得味自玉成班入京遂爲徽秦混合之始卽秦腔亦不盡由山陜而來間有直東人之善唱者化合燕音荷圖悅耳已非義寶兩部之舊響矣此中人才（老生）元元紅（卽郭寶臣）則徽班中之譚鑫培也餘如（達子紅）（楊娃子）（薛固久）（孫佩亭等）亦均卓然大方家數（旦）如（溜溜旦）（油糕旦）（二毛旦）（嘎嘣脆）（金鐲玉等）則儼然徽班中之紫雲小福子仙德霖諸人也（丑）如（劉七）直堪與羅百歲媲美（貼）如（十三旦）（響九霄）（崔靈芝）之大名鼎鼎至今猶尙爲人稱道其他享名一時者固不可勝記如（福才子）在光緒十餘年間色藝雙絕盛極一時今其人猶在都下曾見譚鑫培演洪羊洞福才子竟占八姐九妹之一撫今追昔能勿慨然又（五月仙）嗓音激壯每唱一曲有慷慨悲涼之致而面容富麗狀貴婦人維妙維肖壬寅癸卯之交在京津一帶頗負盛名不數年音瘖體肥竟歸淘汰之列其時尙有（小馬五）者滄州回民也以直隸梆子走京師都人詫爲未聞於是聲名鵲起馬五隆準秀目兼爲花旦飾小家碧玉頗合身分好演紡棉花以時調大鼓入劇都人

以其純自創新聲極爲推重而不知其實稗販自津特都人所未之聞耳有嫉之者運動言官以馬五之紡棉花爲淫劇上請嚴禁自紡棉花諭禁後馬五乃以時曲雜入溪皇莊蚆蜡廟馬五自爲張媽賓氏一時反賓爲主觀者於武場反視爲無足重輕今馬五尚在京津售技然聲價一落千丈非復當年可比矣

混元盒一劇有八本之多爲俞菊生最著名之戲實則菊生僅飾廣成子戰鬥勝佛蜈蚣精等他如紅蟒蝎子蛛蜘狐狸等精旦角人材相需尤殷王瑤卿演琵琶計（即蝎子精故事）一段極爲佳絕近年小梅亦能之尤以紅蟒蜘蛛兩段爲最擅勝場紅蟒與戰鬥勝佛門法小梅遍身服紅色衣大戰一場頗有如火如荼之概蜘蛛僞爲落水被難女子小梅服妃色汗衫作赤身狀態一般梅毒諸公至此竟不知自媿爲何平心而論梅飾此種角色頗能以嬌宛見長較之演青衣正工戲自不可同日而語也辛亥端節老俞已近七十猶聯合陳德霖等演混元盒精力猶尚不減當年民國紀元俞即謝世近惟小俞（振廷）尚能演之拿火龍一段（即蜈蚣精故事）雖尚可觀然去乃父則不可以道里計此劇昔年以老俞爲劇中之主體今則易小梅爲是劇之重要人物偏重旦角蓋亦時會使然耳

嫁妹一劇爲何桂山絕調何死便無嗣響何之喉音高響洪亮每一發聲大有銅山崩洛鐘應之概此劇不僅以崑曲見長其一手一式皆成典則尤爲他人所斷不能爲昔唐常兒學於桂山能是劇略具皮相今何子佩亭亦曾演之不但遠遜乃父且似弱於唐常兒回憶當年不禁有天上人間之感也

白蛇傳海上有演全本者都下屬於青衣者只有斷橋祭塔屬於武旦者只有金山寺雄黃陣等戲斷橋崑曲之外秦腔亦有之祭塔爲青衣三祭之一頗不易唱小梅雖能之近已不見演唱昔順林以身段太劣故頗擅是劇蓋是劇全重唱工無身段之可言也金山寺一劇前段爲崑旦後段爲武旦以一人能首尾全演者只朱四十與九陣風二人然朱閣仍偏在武工前段崑曲不過能敷衍終場而已惟紅豆館主不但崑曲極其佳妙即武工較朱閣亦無多讓鑫培在日每觀紅豆是劇輒自愧弗及於以見紅豆之於劇無所不能無所不精稱之爲票界大王洵屬當之無愧也

雙鈴記又名海慧寺即馬思遠開茶館相傳爲北京實事在當時蓋亦所謂新戲也劇中人自以王龍江之妻爲主要人物刁狡淫兇詞

鋒犀利以胖巧鈴楊桂雲為最擅長近年以來厥推路玉珊楊笑亭二人小翠花雖亦能之殊無精采可言今玉珊已逝此戲笑亭之外無能勝者矣劇中之搖鈴者（卽貨郎）與城上（卽巡城御史署）書吏毛先生向係一人扮演（如一疋布之老爺驢夫例）飾此角者以羅百歲為最佳餘如趙仙舫蕭二順慈瑞全小百歲等均拾羅之唾餘然雅俗之間失之遠甚巡城御史一滿一漢滿御史僅屬備員審問一切全由漢御史主持故飾漢御史者較為重要然所說官話須帶南方口音方為合格前之吳聯奎今之馮金壽描摹南人官京邸者之情狀惟妙惟肖每一登臺輒令觀者捧腹不置至結案時刑部司官為滿人京話說白而唱大段崑曲殊非易易昔年以姚增祿為最佳現時只好以大個李七承乏李技雖平常此外且無能之者矣

趙子龍長江奪阿斗一劇屢見李順亭與陳德霖合演允稱絕作劉春喜亦能是劇雖不及李亦自可觀李劉之外雖京伶無能演之者今劉不登台李已年邁再過數年必將成廣陵散矣

黃飛虎過五關一劇久成廣陵散是劇自金殿大宴狐狸現形起直至黃飛虎反出五關止關節甚長全劇以黃飛虎為主要角色蓋自首至尾無一場而無黃飛虎也二十年前北京玉成班時常排演夏月恆飾黃飛虎極為精采尤以與黃月山所飾之飛虎老父黃滾對戰一場之丟盔落焉為最佳妙月恆出都乃以孫佩亭（卽十三紅）承乏孫本秦腔老生雖嫻武技實遜月恆黃月山飾黃滾有訓子一場全重念白至五關被擒時帶領諸孫面求守將聲淚俱下聽者動容響九霄前半齣飾妲己後半齣飾哪吒袒其雙臂鮮豔動人周長山飾太乙眞人李吉瑞飾黃天化李永華飾殷紂王溜溜旦飾賈氏夫人劉來保飾余化人才濟濟一時頗稱完美也

盂蘭會一戲近今舞臺亦不見有人演唱二十年前每至中元譚鑫培必演是戲以應節景大致情節為一公子被一女妖所迷請毛道士來家禳解道法不高竟為妖所窘會値中元途遇其師濟顚祖師遂跪求相助濟至公子家請來天兵天將降伏妖怪戲遂告終寶卽青石山之變相也譚鑫培飾濟顚僧作頭陀裝與今之演花轎取和尙者迥不相同上場唱西皮元板一段此外亦卽無甚多唱羅壽山飾毛道士直與王道士無二朱四十飾女妖王桂官飾二郎神雖非出名之重頭戲然角色齊全都為上選求之今日亦竟不可得矣

二十年前在北京玉成班曾見響九霄演紅樓夢鳳姐遇賈瑞一段故事響九霄飾鳳姐董志斌飾賈瑞自途遇賈瑞起至風月寶鑑賈

瑞死為止全劇純用說白無一唱句且用切末頗類今日之新戲田驂業遂無繼演者

拾黃金一劇會見某評劇家謂李百歲自崑曲中脫胎而出者蓋不知在前有劉七也劉七者秦腔中之名丑與侯俊山配戲在寶勝和班最久如小放牛新安驛珍珠衫英傑烈紫霞宮等雖為俊山名劇然必劉七乃相得益彰劉嗓音嘹喨於皮黃頗有心得故演拾金亦名著一時蘆花蕩為錢寶峯名劇寶峯死其子金福頗能紹父業演蘆花蕩亦一時無兩溥西園之蘆花蕩即學於金福者溥貝勒學於西園亦能蘆花蕩二公雖未能遽及金福然求之今日梨園中實尚未見其選

昔年北京三慶四喜等班均以一尺餘長二寸餘寬之黃紙條榜其門首上書准演吉祥新戲間或另加一小紙條上書煩演某戲但書戲而不書人看客一見便亦知某戲為某人也即此煩演二字亦必須且有身分資格者方能當之庚子之前有此資格者為譚鑫培孫菊仙汪桂芬俞菊生黃月山侯俊山郭寶臣數人而已庚子以後都中始染海上習氣金字報條遂輝煌奪目矣

歌臺懷舊錄

（脈脈）

小生一道北京上海均有才難之歎守先正典型而為今日小生界魯靈光者僅數朱素雲與德珺如然朱與德雖同習小生而德之擅長者靠把戲如羅成叫關八大鎚是朱之擅長者袍帶戲如羣英會黃鶴樓是然此數戲屬於富麗堂皇激昂慷慨兩方面至屬於窮愁潦倒一方面如鴻鸞禧中之莫稽彩樓配中之薛平貴均非所長以彼二人所習為龍德雲一派龍鄂人當時大江南北小生隊中僅有龍伶首屈一指顧曲者無不知有龍小生其人然只可謂之鄂派小生德朱均習彼一派所謂真正京派小生者曹眉仙是也曹皖人先龍得名為京派小生鼻祖其流風餘韻未能渡黃河而南長江流域之伶界竟有不知眉仙為何如人者厥後鄂中之龍德雲出以唱小生得名嶄然露頭角耳眉仙名特赴京華謁眉仙執弟子禮甚恭未幾返鄂盛稱眉仙不置嗣是南中研究小生戲者亦少少知眉仙矣

京伶步武眉仙者有徐小香徐蘇人生長京師父為某部部曹小香生有戲癖尤嗜唱小生凡值眉仙登臺必往觀焉一日在某園客串

爲某貝勒賞重助以資俾製戲衣是爲小香出山之始厥後遇有會串徐必與焉父歿宦囊如洗不得不恃鬻技爲生活一經登臺萬人空巷口白表情扮相唱工直駕眉仙而上之眉仙坐是抑鬱致疾未幾病歿小香遂執京師小生界牛耳不數年又有王桂官其人者王亦習曹派有心得藝不弱小香老去都人士乃移其向所歡迎小香者以歡迎桂官此其大較也徐王而後曹派頓衰龍之流風漸及幽燕朱素雲德珺如各得其緒餘已足名世龍亦伶傑矣哉此外尚有王蘭鳳徐德魁亦龍派健者德魁以嗓音不夠尋改老旦云

數十年來銅鎚花面首推何九名在金秀山上伶界後進咸以何九先生呼之不敢直稱其名也何籍隸安徽父爲山西某縣令何九兒時有戲癖尤嗜黑頭父病歿任所身後蕭條何九頓失依倚展轉至保定府青苑縣全慶園主偶聞其唱二進宮碩大聲宏驚爲奇童爰令就汪正士學戲期年藝成正士別字汪毛爲淨界中極有聲望者汪與程長庚同出老伶工某某門下何九之享大名其師正士力也然非全慶園主汲引何九終無進身之階故何九談及前事輒感激園主與其師汪正士不置與何九同時唱黑頭者尚有天津譚三藝與何埒復有胡采其人亦唱黑頭藝在何九上而嗓子不如何更有大奎官與何九同門齊名今則何九死去秀山云亡而所謂庸中佼佼之劉壽峯亦復不祿足以矜式來者只一劉永春耳

淨角用鼻音如書家之用偏鋒不用中鋒滬人不察往往一聽淨角之鼻音則表極端歡迎采聲雷動近數年來滬上談黑頭者莫不首推金秀山以其善用鼻音也庸詎知二十年前秀山固以實大聲宏自命者不屑以鼻音取巧見長乎秀山在清辛卯年以前引吭高歌眞有石破天驚之概辛卯後甫間用鼻音蓋因色荒逾度丹田氣弱每值登臺力不從心不得不出奇兵制勝乃有謂秀山一入伶界卽係鼻音未免厚誣秀山矣總之唱工有直音橫音之分直音者字字從口齒中噴出是也橫音者因無實力將字之從口齒中噴出者假道於鼻是也直音難橫音易此中微妙惟局中人知之非所語於門外漢也淨角用鼻音不蹈浮滑之弊當推穆子其唱念也一字之重不啻千斤秀山視之有愧色矣淨角旅滬久習見夫顧曲者强半外行遂專走鼻音投人之所好已故之劉壽峯其尤著者劉永春與金秀山齊名唱時字字沈着句句痛快銅琶鐵板差可比儗故其語人云居恆不喜以鼻音取巧其用鼻音者只有兩劇一爲沙陀國一爲黑風帕此外均以實力從事不屑爲楊柳岸曉風殘月之吟也

孫菊仙汪桂芬之唱調

唱工之直音橫音質言之即高音低音之謂也孫菊仙在前清辛卯年間能唱尙字調忽嬰嗽疾致患氣喘輟演數月重復登臺遂改尙字調而爲正宮調矣歌名因以少殺厥後來滬一劇中雖間有驚人之句要只可暫而不可常總之伶人之唱走高音難走低音易由高而低易由低而高難（此指眞嗓子而言若夫只能提高而不能落下之假嗓子又當別論）本走高音乃圖省力改走低音不須一月即一成而不可易汪桂芬唱尙字調持之十餘年如一日雖早經物化而古調獨彈至死不變誠哉其不可及也

從前伶人學戲皆循序漸進不躐等而求如習鬚生必先扮敎子中之倚哥或寄子中之童子生此等唱工雖易實難登臺幾次無疵可指然後再學除三害天水關至於李陵碑空城計萬不敢冒昧登場如習武生必學林冲夜奔石秀探莊武松夜走蜈蚣嶺以此等戲坡尙實力不取花浮與人交手確有一定規則至於花蝴蝶金錢豹則須留以有待今則不然習鬚生者初次登場非空城計即李陵碑洪羊洞硃砂痣更屬家常便飯習武生者初次登場非大花蝴蝶即大金錢豹探莊夜奔夜走等戲或不甚措意甚至於此等戲並未學過以今較昔風氣轉移幾成一反比例豈今人智而昔人愚歟亦敎者與學者皆存一躐等倖致之心耳此伶界人才所由消極也

京華菊部瑣記

（詩樵）

同光間京師人雖競尙笙歌然士大夫不過視爲游戲之玩具求如畢秋帆尙書之趣聞軼事亦幾繼起無人同治間曾有某君彙集菊部之彥刋爲一小冊子名爲鞠部羣英搜討頗確余曾有一本藏之行篋今不知遺之何許矣嗣光緒中葉梨園子弟一時稱盛人材亦輩出江都李鏘如兵部長白準仲萊宮允稍稍提倡之自後易哭菴樊樊山又引重之而鞠部之英乃聲聞於時矣縱時都門生活豪而不侈戲園樓下之座一律每客取價一百五十文樓上每間亦僅取價二千八百文而已即讌客燕菜一席亦不過十金以視今日之京華偉人作俑於先豪客浪擲於後長安居乃眞覺大不易矣梨園中自大老板王九齡作古後繼起者推汪譚孫三家靑衣則余紫雲時小福頑笑旦則楊桂雲張天緣均首屈一指者而每月包銀纔各三四百兩耳即最後譚氏晚年在京月俸亦不過千元然亦埒各部總長之俸若視滬濱名舞臺延聘之代價都人初有以爲妄談而不相信者京華從前無報紙亦無所謂戲評自辛丑以後始有報館三數

家間載梨園故事對於名伶亦僅歌詠流連濟詞麗句一時稱盛而已殆民國肇興報館驟添至五十餘家而顧曲之評同時亦紛然雜出就中指陳正確不受運動者固多而言論受人驅遣不能自由者亦恆有也吁區區一戲曲之技能尚不可得其真是非亦可以覘世變矣

京師戲園構造簡單占地亦不大所設之座僅長案長條凳而已戲價一律除樓上稍昂外餘均普通且不分等次海上所視為特別官座之近台前者京園則均為販豎雜坐如樓下之二等席地位卻為士夫羣居之地而尤以下場近臺一隅為顧曲所爭優先之位昔人之詩所謂千金難買下場門者是也各園之容積大者可坐一千三四百人小則千人而已開闢窗戶極多夏日除逢盛暑餘則徽風習習尚不至揮汗也顧戲園而曰茶園戲價而曰茶資人每習焉不察不知亦含有忌諱也乾隆時當清室全盛時代旗僕於前門外選色徵歌豪侈恣肆，路人側目純廟聞而惡之特降硃諭於八旗都統使其嚴加約束詔五城察院驅逐流娼封閉戲園京師人士不聞羅綺之香管絃之盛者約一年嗣以皇太后萬壽召集名優猶須預先排演御製之戲曲乃稍稍弛禁舊日戲園遂改頭換面易其市招為茶園以遵功令而八旗子弟亦馴謹而不敢自恣其貴介且變易服裝隱諱姓名隅座靜觀而已蓋緣有旨下八旗如兵丁觀劇責革官亦有降罰之處分故也自有此成命後相沿至光宣之世戲園絕少爭鬨者高宗硃諭之效力至偉大也著者生長京師顧曲自小便好亦以此論之束縛殊不甚自由然每月偷暇秘密往觀者總在八九次所費纔二金餘以視今茲一夕之顧人需一洋且京師一切起居服用較清室之末計生活程度之高陡出數倍不能不竊恨偉人政客浪擲之作俑也

京師戲曲陳陳相因從無新排之劇偶然有之亦不過怪力亂神之改頭換面武戲而已自田際雲排斗牛宮後各班乃競覓上海時髦戲之腳本而輪演之然都人士不甚愛好之其癖嗜者固尊重生旦之唱做也王鐘聲不得志於杭州率其衆北走京津新劇初演於京師頗受社會之歡迎而司警衛者輒以革命黨擬之防範極密失其自由鐘聲且終以此致禍亦可慨矣從前京師之優人卑以自牧安分自守演劇之餘亦不過與同儕抹牌賭酒絕不似海上若輩之流連荒亡也予推闡一般戲迷之心理亦僅以顧曲為消閒之一助迷則迷矣專一亦專一矣然絕無是紫非朱各戴一伶互相軒輊自樹其敵如今之評劇家為可異也回憶著者家居時汪譚孫三家初負

處名各樹一幟而嗜痂者亦分三派亦如飲茶之紅淡聽便而已而春台三慶四喜之鞠部每日之營業因伯仲之間上下不懸殊也徵開今日之京華女優雖盛而一時風尚與當年又絕不相同於此足徵人心善變矣

當程氏之掌三慶部時固執鬚生之牛耳然同時四喜之王九齡亦能獨樹一幟年齡與大老板相若亦徽產也唱工近奎派其演定軍山陽平關等劇刀法乾淨唱做亦精警與程氏不相上下春台部尚有一李四已京師天方教中人也私淑程派有年唱工彷彿大老板已達七八分惜其做工板滯長身側面扮像極不佳若逢程氏不登台時則春台班亦恆座滿以該部武戲著名其餘角色亦支配悉稱維時鑫培嗓音不復隸三慶演武戲為多汪桂芬尚為琴師菊仙方入京師均無籍籍名自程氏作古王李亦相繼殂謝京園之顧曲家對於大老板頗抱有廣陵散之感是時菊仙南下桂芬甫出台即逢孝貞后之喪梨園至輟演殆百日後始有另覓會館演為所集優人為說白清唱之舉者有薛某租得鮮魚口空間之茶社定名為四義軒所邀之角均上駟且併桂芬鑫培皆羅致之而每日座客無多殊出意料之外幸薛某資本豐厚堅忍支持一年而羣流奔赴矣國服既除叫天仍回三慶大頭改隸春台其造詣既各爐火純青其聲名亦不相下菊仙又歸而隸四喜三足鼎立嗜痂擁護者各有其人特不似今人之顯分黨派入主出奴耳當時三人號召座客之能力汪占九分譚八分孫七分汪性孤癖罕與人接譚矜持擇人而語以其與親貴為緣也故以貝勒之號奉之孫最和易可親與人無忤其扮演之聲容亦堂皇富麗黃鐘大呂固自異於瓦釜雷鳴然渠每登台輒避難就易不肯賣力之時多遂為一般顧曲者所訴病然平心一按三人之技能固不能顯分軒輊也今汪譚先後羽化僅存一老供奉孫菊仙為伶界之碩果茲又重履京華頗聞倍受歡迎第未識一覩故宮得無抱白髮開天之想乎

清季咸同間京師顧曲家對於梨園子弟其注重在藝不在色如胡喜祿之青衣韓松林之頑笑旦晚年均五十歲上下門簾一聲彩聲雷動其歡迎之熱度可知近如陳石頭德君如蕙亦均年屆大衍而聲譽不衰然而趨向於梅蘭芳者亦實居大多數色藝固兼重矣第如南派之花旦則又所崇尚趙君玉小楊月樓等蜚聲海上亦足傾動一時設若使之登京師之舞臺其號召之能力當遠不如上海也抑吾之為此言非謂海上顧曲者之程度有遜於京師也特南北之好尚不同耳抑吾聞之京師之老輩顧曲者於伶界人物無稱端

之好惡。善善從長。其不善者亦不過目笑存之。蓋不欲明斥其非。懼或絕其衣食之路也。其具優秀之格而曲有誤者。亦必暗中指導之。其存心之忠厚爲何如。然此等風趣。求之今日之京華。亦渺不可得矣。

京師最初時代固有之戲本。爲崑弋各腔。自乾隆朝徽班始輸入。殆道咸時。皮簧之風大盛。崑曲遂無人顧。又有秦腔來自山陝。靡靡之音。士大夫不屑觀也。至於擅京調名伶之負有盛名者。亦均相繼來滬。各現其技能矣。此外如錢金福劉春喜王荃子諸人。及爲硬裏子諸角。當其奏技時。一副全神貫注。不失繩墨。實爲後來者矜式。若海上各伶扮演一劇。只求多博彩聲。舉動每出範圍以外。設若一旦如京師習而不改。則平素聲名。必遭頓挫。賈碧雲即其例也。

京師戲劇。從前極守規矩。如當鐧賣馬。必先演當鐧。然後始賣馬。落馬湖之牌子一場。不減戰皖城之盜戟。細膩曲折。且有牌子曲一段。至於各劇中之硬裏子。亦十分賣力。以輔正場。連臺戲如三慶之三國志。四喜之五綵輿雁門關。編者既絲絲入扣。演者尤聚精會神。若春臺之混元盒。雖詞不雅馴。又涉怪力亂神。然武功則他班不能望其項背。乃自程氏云亡。繼起者無統一各班之能力。汪譚孫固鼎足劇場。亦僅自顧聲名。不欲多所干涉。致使顧曲諸君。每動人琴之感。今雖名伶代謝。然聞近來幾輩後生。尚能規撫前徽。繩墨北望燕雲。不勝翹企盼之矣。

都人士之嗜劇者。每遇名伶登臺。必報以采。固也。然亦必其妙辨清歌。恰到好處。且發聲有節。不同狂喊。至名伶登臺。無論何種戲劇。其陪襯各角。必支配悉當。所謂硬裏子者。亦異常賣力。文場亦然。故花團錦簇。能使觀者異常提神。從前京師戲園。係各班輪轉演唱。計四日爲一轉。至第四日則必演重頭戲。如海上之逢星期也。前門外各園。係於歲暮封箱以後。即向各班訂定一年之轉。謂之宛轉。外門各園。如崇文朝陽德勝阜成各門之戲園。則均是隨時向各班寫定。每月則演十餘日而已。外門之阜成門戲最難唱。（該戲園亦名阜成）以觀劇者多內家。且地點又近翠峯庵也。名伶到此。亦格外留心。猶憶某年該園延三慶部。懸牌大老板之戲爲定軍山。屆時未來。復懸牌次日補演。亦竟未到。此兩日均座無隙地。又值盛鼎。觀客恚甚。殆八月節復延三慶。十五日之座客。纔七八十人。程氏演取成都。十六日演樊城長亭昭關。而觀者不過五十餘人。程氏氣爲之奪。嗣後園主以營業計。於十月間復訂大老板演定軍山。且兼演捉放曹。觀者

始稍稍來斯亦鞠部之遺聞也

程長庚之四箴堂　（詩樵）

咸同間京師之醉心鞠部者羣趨於大老板程長庚四箴堂者其居室之名也程爲皖籍執鬚生之牛耳者有年著者聆其雅奏時亦在光緒初元程年事雖長而氣充詞沛尙能演定軍山戰太平鎭壇州等劇尤工戰長沙古城會諸紅生戲後以禁演關聖劇余因未能一快聆聽之娛也其最爲都人士所嗜者如樊城昭關取城都風雲會狀元譜等類而又爲渠最不長演者緣其生性冷僻居恆傲岸自若不惟鮮與士大夫接即與同儕過亦復落落也其所掌三慶班除特延一時無兩之數翟如徐小香盧勝奎楊月樓諸伶與四喜同春春臺各部相抗外其餘角色均爲科班之徒衆故開支祇他班爲省而程則長日輒不登臺顧曲者空爲氣悶莫可如何也嗣小香因病南歸月樓又屢請假三慶客座日減大老板仍不肯出臺直至負累甚鉅始一現身然亦不能日日爲之顧一般戲癖則每日渴座以伺之矣生涯既佳而程之狡獪亦日甚或聯演數日或十餘日不見其聲容然日日必入後臺以監督各演員偶窺前臺客稀則必出臺又演好戲或天雨亦然渠每出臺聞風而至之客臨時紛紛入座最後則須駐足立而觀之其魔力既偉然其與顧曲者游戲亦日深如演城都則使盧台子飾劉璋而自飾劉備墳州則使月樓飾武穆而自飾總鎭諸如此類使觀者又必氣悶或作色怨訕渠乃爲之一快會春明都察院團拜堂戲定三慶班全包程復不至就中侍御諸公多有以苦嗜其劇而屢受其游戲侮弄者羣聳台長傷吏以黑符繙之台長揚諾之而陰遺役持名片召之始來其矜重有如此者

翠峯庵之票房　（詩樵）

前清宗室載公雁賓風雅好士都人士戲擬小孟嘗呼之其居室在京城西北偏盤兒胡同幼即苦好皮黃幾以此失學其大母以雁賓爲遺腹單傳之子不忍教督之公乃具夙慧幼既不失學殆中年劇學復大進翠峯庵者公之家廟也延一老尼司香火地僻而軒敞有餘屋數間遂糾合同好設票房焉成立於同治初年大盛於光緒中葉就中材武翟出各等角色全備具優秀資格者約得八十餘人均膺正場之選餘如硬裏子及各色配角尙有六十餘人琴師鼓吏亦健者至於武行之上下手及龍套則資雇其嬌健者以充之於庵後

空地上搭台支棚月逢三六九日輒扮演之始而鄰佑自攜座具結隊往觀繼且傾動一時五城人士紛來聚觀矣偶因爭占座席時有日角之鬨雁賓悉之乃自行支配座位添置茶具且收取容資與前門外戲價同等而來者益盛蓋演者多貴介之子弟聲容彩切色色都佳名伶之來觀者每爲奪氣亦可見其藝術之超矣德珺如金秀山穆春山慶四大奎官恆樂亭固彼中之中駟也劉鴻聲龔雲甫亦私淑者今試公久作古人而此翠峯菴票房尙巍然存在聲稱不衰聞後起之彥頗有陸過前人之舉吁其盛矣

（詩樵）

譚鑫培之家乘

譚鑫培名金福其八字五行缺金小時身弱多病其父恐其難育故名號均以金字培之稍長習鬚生並研究武工亦爲壯身之助也年二十聲名藉甚未幾倒嗓改演武戲亦冠一時三十後乃文武並演五十則鼎鼎大名一時無兩矣妻侯氏能持家子八人女二均侯氏出推鑫培六十喪偶始納一妾復生一女七十二而考終生平所入雖豐然用途亦大聞身後合不動產併計尙餘三萬餘金後嗣僅足自給而已長子嘉善習武生佐母主持家務勤儉安分是譚氏之佳子弟惜三十許遽卒次子嘉瑞精胡琴除烏煙大癮外亦尙自好繼大鎖兒爲其父執琴工之役惜又不永年三子嘉祥四子嘉泰一爲青衣旦兼武旦一爲文武老生均中材亦相繼卒五郎小培初學英文既不肯專精繼爲鬚生其技能亦不過爾爾至六八九三子余出京時均尙幼穉今亦不詳其執何業也兩女一適夏月潤一適王又宸均稱得所惟近聞其幼子輩既不能振其家且復鬩牆相鬩甚望其戚串行起而有以維持之也

（脈脈）

譚鑫培來滬之回溯（一）

譚鑫培來滬不下七八次第一次隸金桂園（園主甬人園址石路新民社今翻造市房）偕來者丑角眞禿扁青衣孫桂臣海報暨門前所張之牌皆用譚鑫培三字登臺半月滬人對之不甚措意以無人知譚鑫培即小叫天也△爰易小叫天三字觀者少衆所演各劇文武崑亂色色俱全武劇爲挑華車冀州城長板坡等做工戲爲瓊林宴盜宗卷王佐斷臂等至空城計李陵碑汾河灣等並不着重風氣使然也包銀僅三千元一年演五十餘日無一重複然戲雖佳而知音者稀遂快快返京二次來隸三麻子所開之桂仙叫天之名較著顧曲者已有一部分知譚派之可貴然以音律太高只可娛眞內家之耳不足勵庸俗之聽聞耽延兩月京亂平挈眷入都清季新舞臺（

在黃浦灘邊）以大舞臺落成恐受影響聳金入都速叫天翩旋來滬是為第四次演念二日所費巨萬而平均計算出入尚不足相抵黃楚九接辦新新舞臺以萬五千金致之是為叫天來滬之第五次抵埠後臨時需費計二千金供張一切計三千金叫天尚未登臺新新已費去兩萬元似此價格可謂空前絕後之價格矣最後來滬隸開明新舞臺登臺十日售洋兩萬餘元夏氏除償以七千元外淨餘六七千元然眼前此各舞臺之邀叫天屢屢失敗而夏氏獨博厚利此何故歟良以叫天春秋已高危若朝露且演期僅一禮拜滬人士均存一是為最後聽譚之觀念所為爭先恐後舉國若狂也

譚鑫培來滬之回溯（二）

（民哀）

小叫天初次來滬在清光緒五年己卯係受靡軍小班翟書之所開石路金桂茶園之聘偕青衣孫彩珠南下時叫天年三十三歲（近人指叫天第一次南來隸李金蘢所開之金桂大誤）以南陽關戰太平鎮蹟州美良川等齣把戲排演叫座力頗巨叫天懸牌猶曰文武老生也在金桂演五十餘日無一齣戲雷同繼遇吳蟾青所開之大觀茶園前後其演半載名不甚著至光緒六年庚辰挈其姊婿張秀卿返京趁招商局之保大輪船伶界中送行來有三百餘人第二次來滬就劉維忠續開之福州路新丹桂（即今雅聚園地址近人指為第一臺地址誤）之聘偕大奎官同來其妻因慣於前次張秀卿之偕同北上故相隨南下以監之登臺未久因細故與園主齟齬劉亦[illegible]將已付包銀之餘奉送蓋尚未滿合同也來時為光緒十年甲申秋八月歸時十月猶未封河送行者較前更衆時年三十八歲第三次來滬係馬夫阿六所開三馬路大新街三慶（即今新孟淵地址）以二千元一月包銀聘之南下仍挈其妻妾偕來時正六月天氣炎熱七月初登臺唱一月售洋一萬二千元譚嫌包銀太小慫譚假赴杭進香為名脫離三慶關係瀕行阿六餞行直抉其隱謂譚老班去後返滬必定徇新婿之情入丹桂矣彼時夏月潤新娶其女夏月恆適掌管丹桂前後臺事阿六故云叫天聞言色變堅謂杭州回滬如搭丹桂譚某是忘八生的阿六以叫天明誓坦然不疑殊不知叫天去杭後七日忽電致月潤令其通知乃兄月恆掛牌月恆心雖不贊成譚之行為而表面上當然表示異常歡迎一面懸牌一面在泥城橋福綠里租定三層樓洋房迨小叫天全家抵埠即進新屋

較之三慶阿六所備之德人里房屋還有雲泥之判月恆日備馬車三輛侍其出行每日兩餐如魏武之待壯繆雖未三日小宴五日大宴然已異常豐盛館內日留包廂一間以待其妻妾子女之來本人到館則令衆管事暨大小角色在館門口鵠立恭迎戲散則恭送如儀候其登車衆人先由小路抄至其寓照前站班如是者一月風雨無間一方面又爲料理三慶糾葛蓋阿六見丹桂懸牌知叫天言而無信即托强有力者遞呈控告幸丹桂先事預防好事者居間調處令叫天在丹桂補唱三日始已叫天在丹桂唱滿月後譚婦猶嫌供給不恭又嬲其夫去蘇回申則改就天仙夏月恆夏月珊即責天仙園主之冒昧行事擬嚴重交涉天仙園主自知魯莽挽薛寶生出而調處（即薛瑤卿）一再向夏氏昆仲道歉并貼還丹桂前次與三慶之訟費始已叫天大恚在天仙第一夕登臺唱定軍山特寫曰刀劈夏侯淵其用意在一夏字聊洩私忿月恆亦於丹桂門首掛牌曰特編戲中戲土地捉老鐔（譚鐔同音）且令街口紙紮店紮一碩大無倫之紙模紙糊使往來行人見之手指口言此丹桂新戲捉老鐔之鐔也天仙因臉面有關又煩周來全代叫天道歉其事始寢叫天在天仙登臺已在十一月中旬天寒歲暮生涯並不十分起色叫天心不自安自請暫停至次年正月初三夜始補唱譚婦又慫叫天天仙滿後再搭春仙時上海僅丹桂天仙三慶春仙四家叫天已搭其三且俱不歡而散何苦復搭春仙故詭對其妻曰劉永春排我八字說我流年不好故我頗有戒心亟宜歸正首邱免在異鄉爲人取笑開河以後決計北返遂於二月中歸都門來時爲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六月歸時爲壬寅二月時年五十六歲送行者僅沈韵秋父子二人第四次來滬係爲月潤妻苦肉計求來者彼時丹桂全部已遷南市十六舖新舞臺適北市大舞臺新落成大受影響於是月珊央其弟婦入京逼父時在淸宣統二年己酉秋往返數四叫天究因父女之情勉强允唱二十天於十月二十六日出台唱空城計翌日烏盆計天堂州黑水國羣英會天雷報狀元譜王佐斷臂討魚稅黃金臺定軍山南陽關翠屏山硃砂痣八義圖洪羊洞李陵碑瓊林宴取帥印等戲挨次而下然賣座不佳惟兩次唱瓊林宴因傳其鞋子一跌能落在頭上故均賣滿座且均特別加價包廂官廳咸售兩圓二十天滿後叫天亦不肯再唱夏氏昆仲亦知其魔力如是聽其北去遂於十一月二十趁津浦車北返時年六十三歲第五次來滬爲黃楚九所開之新新舞臺（即天蟾原址）由後臺經理周謹煜之介紹遣彼榮祥專誠北上聘之乘輪南下舟抵埠時前後臺咸往恭迓登岸時各伶排班請安寓所借小花園西首對面之黃福卿宅假如王公大臣

之排場實符伶界大王之架子偕來角色有凈角金秀山武二花金少山青衫孫怡雲小生德珺如老旦文榮壽小丑慈瑞全等包銀一萬六千圓臨時需費二千元供給暨雜項一切約三千圓所演之劇舍空城計瓊林宴羣英會李陵碑翠屏山烏龍院等膾炙人口外有臙支褶連營寨白帝城頗可人意時有小報黃浦潮者寓譏於諷曰伺叫天之短而新劇大[illegible]鄭正秋氏亦出全力以豎之叫天甚為注意故與金秀山曾兩演連環套以饜聽戲者之望而烏龍院一劇雖有張雲青為配然已減色矣後因謠[illegible]為排盜魂鈴一劇數十年盛名幾因此敗亦云險矣合同滿後即搭新銘北去時民國元年壬子叫天年六十六歲第六次來滬係往普陀進香路經滬濱經夏氏昆仲哀求始允幫忙十日因無配角故唱工戲居多而第一日之空城計夏月珊邱治雲飾老軍潘月樵飾王平夏月潤飾趙雲毛韻珂周鳳文飾琴僮曹富臣之司馬懿林樹森之馬謖均臨場失措末日演珠簾寨座客之盛為三十年來所未有時民國四年乙卯夏末秋初叫天年六十九歲自此叫天之音遂不復聞至上年丁巳卒享年七十一歲原相丁未齊諺有曰男子屬羊出門不帶飯殆其叫天之謂乎

譚鑫培壽終記　（民哀）

譚鑫培之生日為舊歷三月初九日亡日為丁巳三月二十日卒於大外廊營寓所年七十二歲子三女四王幼宸其幼婿也孫子之中惟三子小培尚能登臺演鬚生戲然亦不能繼其業將來在伶界中能傳鑫培之衣鉢者究屬何人吾人實不敢臆斷但以現在之知名者言之則非其婿王又宸即其徒小余三勝至此外尚有何人則非余所知矣鑫培年齒雖邁據醫生云素來脈象極旺平素為鑫培診治之醫生曰周立桐君北人稱之曰小周兒是也去年最初得病在舊歷二月據其眷屬云鑫培生時每晚必步行往觀音寺街與鼻烟鋪小坐是日照例前往歸時略受微寒到家後即覺周身發冷旋經周為珍治即行痊愈厥後又在東安市場吉祥茶園演劇二日其第一日為南天門第二日為洪羊洞稍覺身體不適亦並未注意陸幹卿至京由江宇澄諸人發起假金魚胡同那桐家中演戲歡迎先期令人至鑫培家與鑫培約定是日演李陵碑一劇鑫培允之是日為初八日鑫培恰於是日大病遣人辭謝使者往返數次江宇澄等堅不允最後命人汽車前往迎接並言定不拘唱何演何戲不得已抱病前往有人勸其唱黃金台鑫培自以為是戲無味乃改唱洪羊洞

唱畢之後歸家卽病次日再延請周立桐醫治周言此次病勢甚重急難奏効更延蔡希民醫治亦無效又改延日本原田醫士川田醫士醫治前後均不見輕減至病歿之前三日鑫培已自知不起一面自己部署後事並堅屬諸子將來同居不可分居其主要之語有我與你們所餘之錢同居有餘分居不足二語又有外人議論皆以爲我故後爾等必不能同居將來一定不能生活爾等切記此語不可稱人之心願云鑫培最鍾愛其幼女卽王幼宸之妻時又宸尙在滬大舞臺演唱其妻偕焉鑫培病重時急電促之歸而月潤之婦亦偕同北上回煞之日伶界往弔者途爲之塞且有日本人聽花日往設奠靈柩在家停二十一日繼遷於南横街觀音院擬戊午春安葬瑩地已自行購定在戒壇寺左右因鑫培生前好佛每年中往戒壇寺一次故瑩亦在附近從所願也此外尙有三奇足述者鑫培之最盛時由那琴軒一屈膝而身價日高而死之種因亦在那桐家內起點此其奇一鑫培在伶界中享盛名三十年最後所演之戲均爲洪羊洞有人見其演斯戲臨危時二語異常淒慘當時卽訝爲不祥未幾果驗此其奇二鑫培之享盛名實繼長庚之後程長庚最後所演之劇據老於伶界人云亦是一齣洪羊洞鑫培與長庚均爲伶界中之泰斗最後所演之戲又同爲洪羊洞此其奇三由是觀之洪羊洞一劇眞伶界中不祥物也

鬬戲之創作家

（劍雲）

故老相傳遜清咸同年間伶界名鬚生與程長庚同輩者張二奎余三勝之外尙有一子四勝安徽石埭人隸春臺班其人初至京無藉藉名絀於喉發音不甚嘹喨板槽欠穩以是每唱必呃聽者多揚聲辱之同班伶人代爲難堪有勸其不必唱者而四勝處之夷然既而輿論益惡每遇四勝出臺大半投袂引去甚或報以倒采哄之下臺臺主見於營業有礙辭之四勝始知難而退而心殊不甘賦閑之暇輒思所以恢復名譽之道匝月而後忽奔春臺告主人曰明日某仍登臺請揭戰長沙戲報此次如不得臺下采聲不待主人辭某自當撲被出都畢生不復演戲臺主初有難色後聞其言之決絕也亦勉允之次日觀者大集四勝至後臺同行均有鄙夷之態扎扮既竣並不開臉有忠厚者勸之曰子唱紅生戲胡及不開臉若果本來面目一出台門必遭坐客唾棄是非恢復名譽實自貽伊戚耳四勝答曰謝君厚意某此次背城借一籌之熟矣於是取酒痛飲盡數十觥無醉意帘布一掀橫刀而出運氣上升面如赤虹觀者千百人見其威

嚴持重神采奕奕不期同聲一好以下唱做念打亦平正無疵采聲不絕於耳居然一戰成功此後遂專唱關戲雖有時仍不免於荒腔走板人以其扮相之佳則亦諒之時程長庚在三慶為伶界山斗於戲無一不能無一不精驟聞四勝以關戲著名異之微服往觀歸而嗤之曰不過靠天生硃砂臉別無技能足取也翌日大老板亦貼戰長沙於重棗臉丹鳳眼臥蠶眉研墨和硃細心描畫開臉之美一時無匹唱做尤其卓絕向之贊許四勝者至此盡趨三慶拔趙幟而易漢幟人人歌頌大老板矣四勝大憤終其身不復登台後遂無知四勝者然濬流溯源不能不認其為關戲之創作家也

妖怪戲之勾臉法　（切膚）

京班初到滬時武行以妖怪戲居多如五花洞鬧東京等所扮魔怪悉以鍋灰堆臉其法先將濃油分眼鼻顴腮塗於四部即令其人仰面閉目然後將灰傾其臉上少頃油漸乾燥而灰則黏於面部矣再扇去其灰以顏料潤飾之觀者以其濃眉厚眼另具特別之相頗異之後以數見不鮮亦不為奇且異常費事近且删除不用矣

武戲之高樓閣　（切膚）

京班初到滬時武劇中如趙家樓四杰村等例須高搭樓閣屹立臺中雖非百尺凌霄遠望之亦極崇閎高聳武行中人於盤鐵槓之外復鼓勇盤旋而上髣髴小說中之飛簷走壁種種技能閃爍騰躍奇險萬狀必盡其能事而後已時臺上下寂然惟聞鼓聲急如驟雨並有口中吹叫子以助勢者此清光緒初猶然復以其迹近危險究與生命攸關遂廢棄而不用

伶工小傳

杭縣汪厚昌篆

新發明靈氣法與催眠術合參治療

本會之會長印度哲學士日本蘆洲先生精究催眠學理博考有年其於療疾教習並皆佳妙現復獨出心裁研究發明一種靈氣法專治療疾與催眠術合參而用之能治一切疑難怪症是非藥石所能投到刀圭可以奏施之痾均得應驗手到回春如有關於臟腑者可用透視術詳細探覩其致病根由用宜關氣注射已經醫過多人俱有効驗此等方法實世界所希罕別家所無有也如患疾者盍來試之倘有各種教授如靈氣法催眠術千里眼等另有詳細說明章程及治療章程欲知者惠郵三分即當奉上空函恕覆此告　上海虹口閔行路巡捕房隔壁東方催眠術講習會事理部啓

印度哲學 催眠術 完善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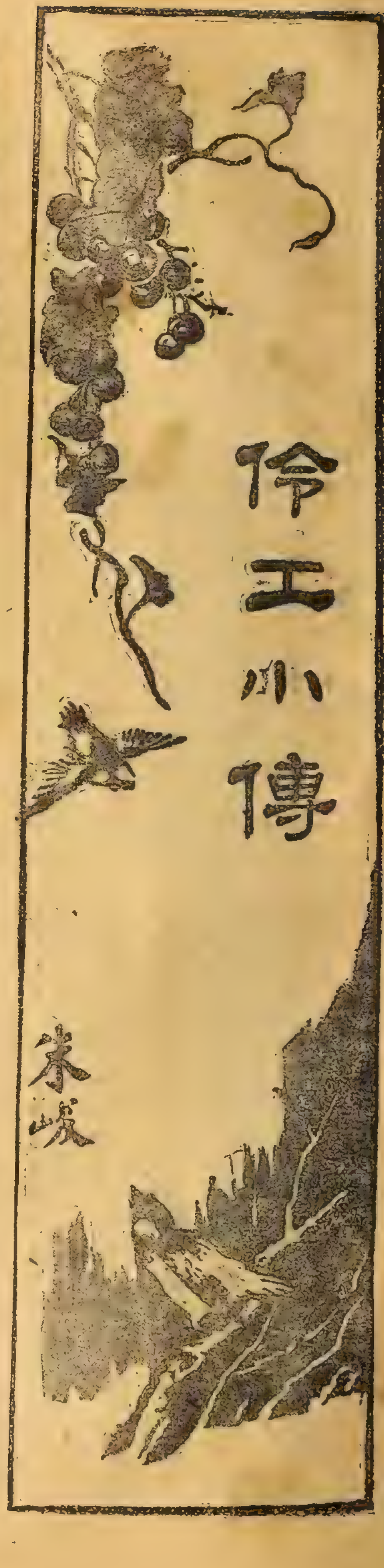
有速成 個人通信 教授附 設精神 治療部



詳細章程請寄郵票三分即寄上 上海虹口閔行路百十四三號 東方催眠術講習會

俠客奇聞

寫俠客者多矣大都偏於豪放一路憑個人血氣形之楮墨使讀者擊節稱賞曰不愛金錢不貪色是好男兒也是血性人也是大丈夫也總之人陳言爛套習見常聞無出色之處無驚人之句而已聞之名家云作大戟長鎗之文字須有細針密縷之工夫其實具有至理而王君瀛洲新著之俠客奇聞尤得此中三昧 不竊陳言不襲爛套既非習見又非常聞 活畫英雄如長鎗大戰曲摹兒女如密縷細針寫來巾幗鬚眉淋漓盡致料得靡風頹俗挽救有方誠寫俠之聖手而亦近今短篇小說中之善本也書已出版定價三角門售七折批發從廉



（燕山小隱述）

近世伶工事略

譚鑫培

老生必唱工作派身段技術皆有可觀方能稱爲完全人才四者之中以唱工爲最要亦以唱工爲最難非有勝人佳喉而又於字音腔調講求絕精者不可以言善唱皮簧之興以程長庚爲開山鼻祖長庚唱固陽春白雪言乎技術則多與武工有關以是責之長庚恐長庚且謝不敏數十年能於四者咸備而又登峯造極只一譚鑫培耳譽爲空前絕後尊爲聖賢山斗皆不爲過鑫培名金福鄂人幼爲三慶班弟子曾執贄於長庚之門其唱集諸家之大成不以師法自囿於皮簧漸幾神化縱橫出入罔不如志大抵伶界喉音以中聲爲上選程之腦後音譚之雲遮月格雖不同其爲中聲則一故能高能低能狹能廣揚之可使凌霄抑之可使委地或曲盡悠揚或陡然洪放運用直如意珠工劇甚多於老生戲幾無所不能於武生戲亦靡所不精本能崑曲故唱皮簧能讀字無訛於疊韵雙聲直已通乎學問說白用鄂音妙合天然吐字呈詞極有斟酌只須平平敘述便已味餘於言論作工尤臻神化之境不可以物方之其妙處全在合乎其人之身分故一經登台宛如古人復生其人貌相清癯毫無凡骨而眼光之神采奕奕尤爲伶界所無少習武行擊技之術頗有得於武士道非劇場之徒具形式者可比統觀鑫培於劇色色皆能無美不備故能執伶界之牛耳而爲舉世所宗仰惟生來疎嬾成性且又不

欲受人羈勒自長庚死後脫離三慶班搭春台四喜皆未能久鑫培頗具自知之明遂亦不再依人作嫁中年以後皆自爲園主火車通後沽上戲園常邀鑫培赴津惟鑫培供奉清廷聖眷甚渥卽去津亦僅能以三兩日爲限故坐視津滬傭者之厚亦實莫可如何己酉國恤遏密乃得自由曾作海上之游好事者上以大王徽號鑫培固爲四海一人初不必藉虛聲以相炫耀然自是海內交稱大王亦足見輿論之翕然矣民國以來不復售技如以情面相迫輒許出台演唱然多僅四五日戲報一出九城震動售價雖逾恆數倍而屆時猶座無隙地其妻侯氏（青衣侯廉之姊）先鑫培死有子三人長子某習武旦兼能青衣演打漁殺家以父子而飾父女一時傳爲佳話亦早死次子某習琴師技甚拙偶代乃父操絃每覺格格不入三子小培唱老生庸劣不類名父子女二長適夏月潤次適王又宸行年七十氣力曾未少衰演靠配戲健舉活潑猶非後生所能及六年粵督陸榮廷入都當道中人張筵演劇名角齊集獨鑫培以病辭時江朝宗任步軍統領懼失要人歡乃遣汽車强鑫培至奏洪羊洞一曲歸而大恚引爲生平奇辱自是病遂不起鑫培既逝有議爲建銅像者有議請於史館立傳者或以爲不經然天下無論智愚賢不肖莫不知有小叫天其人死之日識與不識皆爲之歎息失聲入人之深得人之衆求之近世史中殆不數數覯夫豈建像立傳者之所能及哉

汪桂芬

桂芬皖人幼爲春茂堂弟子以廣額一時有大頭相公之號向、習老旦倒倉後不復能唱以琴師見賞於長庚遂爲長庚技手長庚死益復無聊兪菊生掌春台班一日有新角汪桂芬登台桂芳之名向爲別號所掩故人鮮知者比出場卽所謂大頭相公者也一曲文昭關從此便蜚聲歌場桂芬隨長庚久所唱亦長庚之一格其喉響徹雲霄聲震金石而調高腔圓具有眞實力量惟咬字太過有時近於艱澀且能戲無多唱之外亦卽無長足錄桂芬喜漁色且有盤龍癖俸資所入到手輒罄以是負債累累無法清償遂潛至海上庚子前後同京師因前款未償不能搭班堂會戲中倘時一見之其人性極疏嬾有欲延其演戲者卑禮厚幣不爲功必嬲之再三或竟施以强迫而後可雖到後台猶須防範若稍疏則又逸去矣中年以後信佛甚篤常作頭陀裝人或央其歌曲輒以誦經爲代梵音亦有特長非尋常僧侶所能及年甫四十以病瘵死清孝欽后賜金治喪時人榮之

孫菊仙

菊仙名學富津人以票友走京師恃喉音之佳遂亦得於舞臺上占一席地入京之始其盛名幾與譚汪相鼎足其人軀幹甚偉背微近僂每出台高視闊步人或以蹚水譏之然票友出身固不能以台步未善少之也其喉雖近宏廓然高矮尖團靡所不備尙非泛濫無歸者可比惟不善於用每唱舍咿呀哪哦不能成聲調舍煞尾一放更覺無可歸宿入京隸嵩祝成班嗣四喜班以王九齡病死遂聘菊仙繼九齡之席改隸四喜班時大面穆子亦以喉音自豪者也常合演二進宮天水關斷蜜澗沙陀國等戲各逞佳喉雖不可以格律相繩亦自有勝人之處庚子後遯跡海上不常出台菊仙爲人品端行方急公好義求之士大夫中且不多見固不可以伶人視之也

劉鴻聲

鴻聲北京人業鍛工以喉佳遂入伶界初習黑淨名亦未彰尋患足疾不能出戶暇輒肄習老生戲頗有所得疾已遂改業老生初唱調僅正宮以外清醇流利亦極動聽久乃引而益上漸至一字半調其音至高絕細遂似不如以前之渾厚矣鴻聲業淨時與譚氏配戲甚久譚調本所夙聞名既噪乃欲自成家數於汪孫亦皆有所竊取但未近化尚不免於迹象念字全屬京音尤爲識者所不取能戲不多以三斬一探爲最享盛名然調高之外亦卽無甚精采惟斬黃袍一戲向爲劇場之前三齣今竟常居胄子之列實鴻聲有以昌大之也

錢金福

金福爲淨界大家錢寶峯之子家學淵源秉承有自惟喉音喑啞遂不能以唱見長而架子之大方武工之穩練皆爲一時無兩能戲極多且精崑曲前之俞菊生後之楊小樓所演武戲皆以得金福爲完美而譚鑫培演定軍山珠簾寨伐東吳寧武關等戲於金福相需尤般甚至定軍山無金福遂不帶斬淵亦足見錢技之精矣

王福壽

福壽別號紅眼四伶界之名宿也於老生劇文武崑亂無所不精但以天賦所限只能言而不能歌故與之論戲滔滔汩汩陳義皆屬絕高觀其演戲平平常常每似無甚精采其人驕蹇特甚於伶界鮮許可者嘗語人曰長庚之後祇有一個半能唱戲者已居其一而以半

個許譚氏今鑫培已逝海內名家當無値其一顧者矣

余叔岩

叔岩爲余三勝之孫余紫雲之子而陳德霖之壻也生有夙慧童稱學戲稍受指點便能中節合拍學既成演於沽上名小小余三勝一時聲名大噪頭角嶄然津門梨園多男女合演叔岩日與群雌爲伍寧能不爲情動未幾喉敗回京乃益自砥礪於譚氏之學簡練揣摩已窺堂奧養息既久喉已復出但尚少亮音耳間於票房堂會偶一演之有欲邀其搭班者輒許以異日爲期蓋必俟喉有亮音然後方出而問世所謂不鳴則已一鳴便欲驚人也其技於文武崑亂靡所不精如天雷報連營寨寧武關定軍山之類皆能得譚之佳處偶演獨木關劍峯山亦迥非李吉瑞之野狐參禪者可比又若挑華車長板坡等戲均能自成家數不同凡響譚調多效三勝今叔岩又從而學譚假使養到功深喉音能亮不但克繩祖武且繼鑫培而執老生界之牛耳者亦必此人也

尚和玉

近今武生自推楊小樓爲第一流人物然尚和玉之聲名雖遠不逮小樓以技藝論二人實互有短長未可推楊而抑尚如長板坡挑華車等戲小樓不僅武工見長且似聲容並茂和玉面目蒼老喉音不亮實覺遜於少樓而拿高登水濂洞金錢豹鐵籠山等戲從容穩練和玉具有先正程範實出小樓之上而四平山之李元霸神亭嶺之太史慈又均爲小樓所無其技多由崑曲牌場翻出品格高尚小樓之外蓋無能與之並論者和玉實抵人爲人道德至高不輕言笑以從李吉瑞久甘居其下不欲棄而之他名遂爲其所掩各舞臺有欲邀尚者則必與李偕否則卑禮厚幣不爲動沽上多男女合演尚在後臺遇坤角必低頭遠避一時有尚老道之稱焉

程繼先

繼先爲長庚之孫長庚子孫多入仕途惟繼先尚以伶爲業唱小生文武崑亂靡所不能方以楞仙實有未逮比以小芬差堪雁行惟面色不妍不爲時重常配譚氏演八大錘鎮壇州雄州關等戲楞仙之後僅見之才也

黃月山

月山京兆人來自鄉間其出籍不得而詳因體胖人皆以黃胖呼之都人無不知黃胖者而月山之名轉爲所掩演武劇學力湛深技術精妙無論短衣長靠並有勝人之處手足之起落揮舞之急徐均與金鼓相應不稍失其節奏其唱音節清越有燕趙悲歌遺意而說白淋漓激昂亦能曲盡情事武生以武工爲尙能並兼唱白之長殆不多見正戲如獨木關鳳皇山溪皇莊百涼樓劍峯山等皆稱絕作又如長坂坡盜御馬惡虎村之類擬以俞菊生則取逕不同各臻其至未可有所軒輊故近世論武生者並稱俞黃二派光緒初年曾至海上返京後一病幾殆自是形容消瘦與前判若兩人響九霄主玉成班以月山爲臺柱病後面色枯瘠且嗜鴉片至無量數每至後場必二人輪爲料量常若困憊不堪而臺幕啓處則精采奕奕迥不由人庚子之間卽已病死後遂無繼響者

李順亭

李順亭行五其人頎而長故人以大李五呼之習老生藝兼文武其唱神味淵永惟近平板不尙花腔靠把戲亦具前輩典型故伶界羣焉推重與何桂山演龍虎鬪太行山等戲皆名重一時偶串鐵龍山之姜維其精處直可繼俞潤仙之席今年逾七十精力猶復不減當年亦老伶工之僅存者也

路三寶

路三寶之出身本在魯省其鬻技入京約在癸巳甲午間距今已二十七八年當路氏抵都之日正田桂鳳極盛之時路氏一至京門便得居桂鳳之亞非有實在工夫實亦未易臻此路之花旦兼閨門頑笑刀馬三派並有可觀其精不逮桂鳳而博則過之自桂鳳輟業之後能與譚氏配烏龍院翠屏山等戲厥推路氏近念年來花旦界中第一流人物也近來花旦人才尙存其三一田桂鳳二路玉珊三楊小朶今路死而田又鄉居不復現身歌場只楊笑亭尙留都下然技藝猶是馬齒漸非嗜曲時流方盛稱梅蘭芳王蕙芳諸人嗚呼尙何言哉

王瑤卿

王瑤卿在童伶時代便已不凡及長更自琢磨藝乃大進値紫雲輟業石頭亦不時常登台遂推旦界第一其喉音雖亦甚佳但高亮不

及余圓潤又不如陳唱腔雜揉余陳二家而作工則力追紫雲在旦角中余陳之後實未有能與抗衡者綜其生平以在中和園與譚氏配戲爲極盛時代如汾河灣武家坡探母桑園會轅門斬子等戲相得益彰尤以打漁殺家飾蕭女桂英爲冠絕一時友人王君嘗謂鑫培王瑤卿之打漁殺家爲戲中神品洵非過譽王以爲人推重日進於驕久而愈蹇竟與譚氏相忤遂致分離王之於譚合則媲稱雙璧分則殊難獨立及家居既久嗓遂塌中甚可惜也王嗜鴉片且耽安逸喉敗之後專演花彩樊江關探親雁門關梅玉配琵琶計兒女英雄傳等戲雖無多唱而念白化妝以及身段作工猶非梅蘭芳所能望其項背其化妝以飾旗婦爲最酷肖故探親雁門關爲其近年最得意之作楊小朵嘗謂予曰瑤卿之戲以探親爲重頭其疏懶亦可見矣。

梅蘭芳

梅蘭芳以伶界世家蜚聲歌場聰明則有之精到則未也嗓音圓固不及陳德霖高又弗若余紫雲擬以盛時王瑤卿相去尚遠方以告日吳彩霞亦似稍遜只玉堂春女起解宇宙瘋等戲爲梅雨田在日所教授尚存紫雲遺規此外青衣戲則雜以花旦態度花旦戲又加以青衣唱法於是有花衫之目民國三年與譚氏初次配戲唱探母緊板氣力不敵譚氏竟至落後翌日演汾河灣有寒窰中唱的是白開水句梅將白字讀如(撥挨)譚答云敢莫是白開水白字應讀如(撥我)蓋當面糾正也梅氏念字京音甚多爲方家所不取近年以來除排演葬花奔月等戲外又從路玉珊學樊江關醉酒梅玉配一類戲而風箏誤思凡和番一類戲又請陳德霖爲之指授崑曲字音尤難更似未臻精到也

龍長勝

長勝以票友而入伶界能戲甚多如龍虎門九更天等劇皆甚可觀靠把如定軍山陽平關之類雖不見佳亦可充場惟生來左嗓其音近狹唱高調尚似可聽若平平發聲便苦乏味其人碩腹便便身材甚偉扮相以袍帶爲佳扎靠則臃腫不甚雅觀曾在承慶四喜各班演唱庚子春即不見其人或云已病死矣

劉春喜

春喜習老生所能甚備中年嗓音失潤而靠把固甚可觀其人恃才傲物且嗜酒成癖放浪不羈每出台側肩挺胸橫眉竪目苟非相知有素罔不嗤之以鼻曾以失街亭之王平見賞於譚氏遂執贄於譚氏之門鑫培晚年演失街亭珠簾寨輙以春喜飾王平周德威而春喜舍與譚氏配戲亦不復以優孟衣冠登場矣

張長保

長保之武生在伶界名雖未彰而技藝則實有過人之處無論短衣長靠均能揮舞應節急徐過度不似時流之以踊躍為能也長保善扮悟空並精崑曲於武場牌調靡不能之尤以安天會為空絕一時他如俞菊生演金錢豹譚鑫培演盜魂鈴亦均以得長保為稱完璧今其人已久不登台演戲就而問業者則尚不憚指授之煩焉

梅二鎖

二鎖字肖芬廣陵人名優梅巧玲之子也巧玲體貌厚重近於環肥時人以胖巧玲稱之二鎖胖過乃父而甚白皙扮貼戲以體重不能勝蹻工所演僅為玉玲瓏胭脂虎浣花溪之類而口齒伶利又似遜於巧玲後改小生亦未能見許於人遂復業貼飾四郎探母之蕭后唱工雖不見佳而扮相頗類貴婦人與趙仙舫演探親至相罵時裸體相搏肌膚白膩頗有凝脂之概中年以後不復登台子蘭芳幼即有聲伶界今且名滿海內二鎖不能世父業而蘭芳則不愧克家子也

龔雲甫

雲甫初業古董商亦京師之票友也初習老生未敢輕於登臺會津門某園主來邀雲甫欣然前往意在藉外埠一驗其藝之當否既至津演二進宮一劇板乖腔誤座客群以倒好相餉遂踉蹌遁去嗣有人謂龔之喉音不宜老生若改老旦必能享名雲甫從之後數年以老旦出台一鳴驚人偏九城遂未有不知龔處者矣其音以響脆取勝而腔調則以高朗見長極綿遠蘊蓄之致擅抑揚頓挫之能讀字輕清重濁極其分明但有時過火反失其音之正老旦向少專門名家自雲甫出乃得巍然自樹其幟識者雖以非正宗而少之然龔調固已風靡一時也其衣裝備極華麗而作戲亦惟身段是尚如吊龜行路探窰等戲出入窰門舞袖翩翻風致與旦腳初無少異時人稱

爲花老旦花衫名詞、肇自梅蘭芳而花老旦則自雲甫始皆開梨園前所未有之局今喉音已塌無復當年盛況矣

瑞德寶

德寶爲黃月山弟子名雖不若李吉瑞而藝實過之月山既死德寶常與譚氏配戲於其聲容頗有心得遂由黃派武生進而爲譚派老生惟喉音近亢不能宛轉從心雖欲規規學步亦即爲天賦所限然演劇能守範圍有足多者亦正以守範圍遂不爲時所重也

時慧寶

慧寶字智農青衣大家時琴仙之子也幼承家學以老生有聲伶界其人文雅風流工書善畫於北碑浸潤尤深唱學孫菊仙一派亦欲以大氣流行酣暢痛快見長際此老成凋謝亦爲梨園有數人物聞慧寶事母至孝手足之間亦甚友愛此則天性過人足以風世固未可以尋常優伶視之也

汪笑儂

汪笑儂原名德克金系出滿族八旗官學生也昔在津門同官緒紹昌自言曾與汪同學較可徵信汪之喉音暗不成聲其演劇或以舊戲改新詞或以新戲唱舊法故示奇異以自矜貴亦舊劇界之革命家也十餘年前演於上海名不甚彰斯時新戲猶只黨人碑等一二折耳歲辛亥到濟南商埠大爲彼都人士所歡迎每一登臺座無隙地後至者多作門外漢嘗兩日同一戲碼以期看客之普及聲價至是可云盛矣其冬應天津下天仙之聘到津初亦日上滿座久遂逐漸衰落時蔡子賡任學使委爲戲曲改良會會長予時權邑篆曾得學署所發之汪氏改良舊劇曲本文亦未必勝舊而平仄聲韵且多不能上口者癸丑在津困頓不堪在天喜小戲園演唱正桌只售銅元九枚而上座猶甚寥寥以視初至津門其盛衰蓋判若天淵矣乙卯到京以演桃花扇爲文人所稱賞而普通顧曲者則少數贊成曾與譚氏演珠簾寨之程敬思嗣在海上居然飾珠簾寨之李克用其胆大妄爲有如此者戊午秋以病沒於海上

張毓庭

毓庭初業南紙於京師之廠肆學譚鑫培能得皮相伶人李順亭見其才有可取以女妻之爲之指示劇場規則且以己所能者授之甥

館藉傳衣鉢自是鏃庭遂棄商而業伶矣其音亦尙響脆但微近狹唱時雖力摹譚調而神韻全非殊不免於婢學夫人之誚京人素崇譚氏間有一二似譚者雖只一鱗一爪亦自爲人所重故鏃庭在京能享一時之名而赴津則屢屢失敗而去民國紀元滬上第一臺聘鏃庭南下過津爲丹桂園主挽留二日演空城計不能滿津人意臺下揚以惡聲因是鬱鬱抵滬後未及登臺便病死旅邸

王又宸

又宸原字幼臣票友中之學譚者也喉音潤脆不若譚之蒼老初唱時規規學步雖僅得其皮毛亦尙大端平穩庚辛之間演於京師嗣乃鬻技於津滬一帶所習日非去譚益遠都門第一舞臺開幕曾聘又宸北上以不敵鴻聲鳳卿未久便去時又宸新賦悼亡聞譚鑫培之幼女尙待字閨中遂央慶王府總管某出爲執柯譚氏雅非所願經某再三游說始獲有成又宸既得爲鑫培之壻以爲必可盡傳衣鉢詎鑫培自秘殊甚不屑敎誨未免大失所望然藉泰山峯以資標榜亦增重聲價不少矣

貴俊卿

俊卿習俄文初爲某館之通事亦票友而改業伶者也其喉原甚寬亮鬻技後日見疲敗今且瘖而無音學譚初有似處嗣爲喉音所累格律日非雖亦小負時名實已無可揚美也

賈洪林

賈洪林小名狗兒童年嗓音嘹亮在小鴻奎班儼然一臺柱子唱工則循規蹈矩無所謂學孫亦無所謂學譚倒倉以後力下苦功方喊出尖音左嗓適余莊之福壽堂併入玉成班排演正本德政坊兒女英雄傳十粒金丹等本戲偏重作工賈承之其間稍得棲息以視當年實已不堪回首丁酉之夏余之福壽堂一部分與田際雲脫離自立福壽班一日賈洪林之嗓音忽好（先一日聽許蔭棠何桂山之取滎陽賈去紀信第二日賈忽唱洪羊洞之六郎音圓調整詫爲奇事）自是賈又能唱正工戲未久染毒症誤服提藥嗓音再塌畢生即未能復振矣惜哉自二次失音之後不但唱工大難即作工亦因喉敗牽掣毛病甚多每出台仰面朝天雙肩高聳譽之者方稱其作工已得譚氏三昧予實不敢附和耳

羅小寶

小寶為名伶王瑤卿之弟子善秦腔其音激楚動人光宣之間譽滿京國未幾倒倉遂沉沒無聞近年嗓音稍復改唱老生但喉低而狹氣又不充殊未見有獨到處然平正無疵固亦為生界之中駟也

孟小如

小如初習小旦僅為中等角色後以身材日長貌亦漸衰遂改老生得其舅氏孫佐臣之指授以譚派號稱於時其音既似浮泛其唱亦近矯揉且舉止行動多類婦人蓋亦習慣使然有不期然而然者嘗見與李敬山合演天雷報以衰派老生而現扭揑態度令人見而欲避抑何不自量之甚耶

許蔭棠子德義

京中稱票友業伶者曰處孫處之後有許處者字蔭棠畿東人也先業商以喉音見賞於穆子遂收為門牆桃李其唱以楊月樓為法宏廓有餘高韻不足每句之尾必帶餘音以示充量實則近於浮泛無甚精采昔年演四郎探母頗享一時之名匪但掉毛觔斗力不能勝即折回頭來叫小番之番字祇能洪放不勝嘎調也惟扮相富麗堂皇於王帽戲尚有可觀嘗至沽上以不為人所重未久即回京晚年喉衰氣弱即京人亦漸惡之子德義習武淨勇健絕倫都下推為第一能手

何桂山子佩亭

大面中之，何桂山猶老生中之程長庚也其人得天獨厚每發聲震動四壁大有銅山崩而洛鐘應之勢故人皆目為鐵喉嚨性嗜酒飲愈醉而喉乃愈佳其唱純取中聲不尚花腔嘗與長庚配戲長庚亦服膺甚至自長庚逝後歌風為之一變羣以花腔鼻音相尚桂山古調獨彈知音漸少談戲者爭稱李牧子金秀山劉永春等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桂山反沉沒無聞桂山亦知不合流俗入園輒演不復有待時或倘早雖前三齣亦不以為辱演畢持錢而去獲資多少亦所不計本善崑曲以樂工配脚不備佳劇多不能演劇場所常見者為鍾馗嫁妹五鬼鬧判醉打山門財源輻輳等戲嫁妹有門神架子二十有四山門有羅漢相一十有八音節之佳身段之備在昔無

兩至今絕傳歲丁巳先譚鑫培而死年已古稀以外子佩亭不能世父業習武淨僅屬中駟之材也

金秀山子少山

淨脚何桂山之外李穆子業已早死近年享盛名者厥推金秀山其唱脫胎於穆子亦以鼻音花腔見長惟音近沉悶不若穆子之峭拔響脆然喉雖不亮而神味淵永亦自可聽如穆柯寨之孟良忠孝全之王振皆冠絕時流若大保國二進宮等則不常演唱因難討好也昔在四喜班時於業伶之外兼唱影戲(即灤州影)傀儡(即大木人戲)每唱一折僅須京蚨數千京人謂之鑽大桶子一時聲價爲之大減晚年時與譚氏配戲復爲人所稱道甲寅譚氏演戰長沙秀山飾魏延後數日以暴疾死子少山亦唱淨脚聲容甚劣不類名父之子也

李壽山兄壽峯

淨角中有大個李者字壽山三慶班弟子也舊傳三慶爲人才淵藪而壽山獨無異常伶時至今日三慶老角凋零殆盡若壽山者固已寥若晨星矣壽山能戲極多且嫻崑曲若風箏誤雙鈴記等舍壽山外能者似已甚鮮惟無論何戲演來皆少精采兄李六字壽峯唱老生藝亦甚博但喉音已塌僅爲裏子角之健者耳

李鑫甫

鑫甫小名禿庫李六李七之猶子也幼習老生戲家學淵源初出台便已不同凡響十二三歲在承慶班盛極一時演翠屏山每由路玉珊去潘巧雲亦可知其聲價矣童年嗓音嘹喨而唱工復能循規蹈矩本甚可取倒倉後音忽變狹乃遜於前幸嫻武術尚可不專以唱見長惟面目板滯不帶戲容殊爲缺憾在今日伶界固亦爲難得之選丁巳病死都門年甫三十以外惜哉

周老旦周長山

老旦界在前殊鮮傑出之選光緒中葉有周老旦者其音寬泛毫無韻味惟唱時能不逾越規矩較之矯揉造作者自屬略勝一籌其弟長山唱老生寬泛無味一如乃兄惟能戲極多說白尚有可取如宮門帶胭脂褶等戲皆能見長田桂鳳在玉成班時以長山配翠屏山

之楊雄烏龍院之宋江雖不能生色亦尚不失其爲平穩云

夏月恆弟月珊月潤

月恆名嗚臯老伶夏奎章之子也習武生初走京師習技於玉成班時黃月山爲武行首領月恆遂亦居弟子之列月山演溪皇莊蚆蜡廟等戲以月恆飾尹亮天霸相得益彰尤以反五關之黃飛虎爲最精絕與月山之黃滾父子交戰一塲並稱佳作後無嗣響矣南來以後自爲園主不常奏技偶登台僅演時遷偷雞三岔口一類之戲蓋不欲以眞面目示人矣端溪陽任江督時以夏爲某營之都司自是名登仕版遂不復以優爲業弟月珊唱老生兼能小丑技殊不佳月潤爲譚鑫培之長壻習武生亦未若乃兄也

朱四十子桂芳

武旦人才絕少前之享盛名者爲朱四十其人面方項短藝雖過人而色不足取打出手花門甚多如取金陵金山寺等劇傳弄各式精熟圓緊令人目炫尤以打瓜園一劇爲其最得意之作子桂芳紹父業亦有聲於伶界且面色極妍是又么鳳之清於老鳳者也

陸小芬陸華雲

近世論小生者徐小香王楞仙之後盛稱德珺如朱素雲而陸氏昆仲反湮沒無聞以藝論實在德朱之上也陸氏長曰小芬唱小生文武崑亂靡所不精惟嗓音稍暗不能勝巨唱其弟華雲嗓音宏亮相貌堂皇唱小生以華貴一派爲佳如打金枝銀空山等皆其表表者尤以兒女英雄傳之安公子爲絕作其人不壽惜已早死

高四保子慶奎

四保之丑角雖未能以唱見長而說白作工則均有可取偶作詼諧語亦皆冷雋有味子慶奎習老生以硬裏子得名近年嗓音稍亮遂唱正戲際此人才寥落亦稱難得之選然充配角唱作均佳唱正戲每似稍遜蓋不免於矜持也四保久已不登臺近且蓄鬚居然封翁矣

陸大肚子鳳琴

陸大肚以碩腹得名唱丑腳其技博而不精嫻蘇白亦復不甚純熟然能戲既多承乏補闕亦爲劇場所不可少子鳳琴小名鎖兒習花旦色甚娟秀遂專以貌取勝反視藝事若無足重輕久之乃忽退化幾歸陶汰之列惜哉

唐玉喜子常兒

都中蘇丑舊傳楊三惜未及見後有唐玉喜蘇丑中之兼擅武技者也福壽班所排本戲如兒女英雄傳十粒金丹德政芳等玉喜皆爲不可少之人才子常兒習淨角曾執贄何桂山之門演火判嫁妹皆能規規學步惟嗓音稍弱不勝唱工正戲耳庚子前父子相繼病死

王長林

王長林爲三慶老角習開口跳無赫赫名自麻德子死後始露頭角然一雅一俗固未可同日而語也譚氏晚年登台所有麻德子羅壽山配演之戲皆由王一人代之如慶頂珠之教師珠簾寨之老軍此麻之戲也如天雷報之張嫗法門寺之賈貴黃金台之關役翠屏山之潘老丈烏龍院之張文遠瓊林宴之樵夫羣英會之蔣幹胭脂褶之縣官狀元譜之坟丁奇寃報之張別古此皆羅之戲也王技雖遠遜麻羅但此外更無能及王者故譚氏擇人雖嚴亦祗好短中取長王今年逾六旬與楊小樓配戲猶能開口跳身手靈敏尚復不減當年

王仙舟

仙舟爲伶界之前輩唱老生名雖未著而典則猶存頗爲內行所推重如法場換子宮門帶一類之戲皆可充場究以嗓音近狹不能抗墜從心晚年常與譚氏配戲遂以硬裏子終其身

楊小朵子小小朵

小朵字笑亭名伶楊桂雲之子也桂雲業貼以兒悍見長今之新劇家所謂潑旦是也小朵世父業藝雖不逮乃父而貌則勝之光緒末年盛極一時近以年長色衰不常登台然以技論桂鳳玉珊之後鮮能與之頡頏者子奎兒唱老生名小小朵數年前演於沽上爲童伶之翹楚今倒倉已久不復能竄歌矣

趙仙舫

丑角劉(趕三)羅(百歲)之後繼起人才有趙仙舫者以說新名詞見稱於時舊規漸佚蓋已近乎今之以改良自命者矣仙舫向習花旦以隆準不甚美觀遂改丑角故人以大鼻子呼之飾連陞店之店家探親之鄉婦均尚可取餘則等諸鄶下其人知醫常以問世固不專業伶也

沈三元

伶界喉音以左嗓為最無足取因其轉捩常與調違不易和絃入彀三元習老生學問之淵博音韻之準切一時無與倫匹故伶界極為推重惟生來左嗓其音甚狹每一引吭絃工而喉尺乍徵而旋商此則天賦限人雖善唱者亦奚可如何也斬黃袍一劇昔惟三元喉狹便於高調每常演之自劉鴻昇出後來居上三元遂降為苗訓矣

張寶崑

寶崑小生中後起人才也其音響亮能以唱工見長如轅門射戟監酒令等戲方以朱素雲德珺如竟似後來居上惟軀幹修偉扮窮生不甚可觀耳

陳六十

六十者春茂堂之少主人也習老生藝兼文武響遏行雲年十二便為小鴻奎之大冑角色其唱近於孫而不效孫之重濁偶演盜御馬劍峯山等戲亦能得僉黃之佳處惜天不永年未久即逝自六十死而小鴻奎班亦即渙散矣

李荔秋

荔秋小名官兒唱花旦以玩笑一派見長如打麵缸小過年之類皆甚精采其人長身玉立妖嬈多姿一時為所傾倒者頗不乏人然藝固可觀非徒以色取勝也

吳順林

順林爲名青衣時小福之弟子喉音寬潤板槽工穩其唱以響脆取勝不以委婉見長如(買糕乾)中之叫板(待爲娘與你買糕乾)乾字忽變徵音爲旦界所僅見小福背徵近傻且出台不時以手理髮順林並此而亦效之遂致爲人所病小福常語人順林於予之佳處似未學得於予之劣處則毫髮無遺可謂確論在四喜與孫怡雲齊名今二人皆不能唱矣

陸杏林

杏林小名庫兒習小生崑亂並能且精武術如對刀步戰探莊等戲皆有典有則勝任愉快中年以後因病不復能武技而面色漸寢喉音亦敗於袍帶戲皆已不勝若狀元譜貪歡報鴻鸞禧連陞三級之類窮形極態猶能擅長桂官之後一人而已

江疙疸

江疙疸佚其名生來身材矮小人遂以疙疸呼之習丑角名殊不顯然頗有所難及之處昔譚鑫培演慶頂珠如不得麻德子則以江去敎師江技雖遠遜於麻然另有一種神情令人忍俊不禁以視王拴子之劍拔弩張實有雅俗之別又陽平關之探子亦爲江之絕技與錢金福之徐晃一往一來精神貫注身段恰合易以他人卽失之遠矣

麻德子

麻德子滿洲人嗓音雖似沙啞而口齒伶俐能以乾脆見長壯年演九龍盃之楊香武盜御馬之朱光祖皆冠絕一時蓋武術亦甚可觀也中年以後與譚氏配戲如珠簾寨之老軍慶頂珠之敎師旂鼓相當亦非他人所能及又如五人義盜寨一則詞鋒峻利一則口若懸河遇譚至園稍宴麻德子每以盜寨登台爲延晷刻滔滔不絕必譚來乃止所說雖屬東拉西扯然語多解頤能令聽者久而不厭亦奇才也

胖寶琴

寶琴爲孫彩珠之弟子其人近於環肥一流人皆呼爲胖寶琴飾滿洲婦雍容華貴極有可觀故雁門關四郎探母之蕭后珠簾寨之滿夫人皆一時無兩辛亥之前卽已病死

李敬山

李敬山爲李菊秋之姪羅壽山之晚成也唱丑角力摹壽山奈爲天賦所限遂入魔道友人張展雲謂李喉嚨中有似蟬鳴洵屬不誣

劉桂慶

劉桂慶之老生與汪桂芬同爲春茂堂私坊出身能戲甚備蓋精不逮桂芬而博則過之惜乎早死如在近年亦一名角也春茂堂主人陳姓能針灸其子小名六十童年在小鴻奎爲壓胄角色嗓音嘹喨文武幷精弱冠即逝亦極可惜也

雙克庭

雙克庭都門票友也登台鬻技在距今三十年之前都門生界昔有三驢之稱一爲許蔭棠一爲韋九峯一即雙也然雙雖係寬嗓有高有低非若許之宏廓泛濫且腔音甚佳至可寶貴無如雙氏在四喜班久力學孫菊仙專就重濁一方求之於其煞尾一放尤奉爲金科玉律生有佳喉而不善於用遂亦得驢鳴之誚然當此劇界乏才即以雙氏之唱而論高過孟小茹勝似汪笑儂以比海上之潘月樵呂月樵小孟七麒麟童輩更高至不可以道里計乃雙氏挾其技能走南走北皆不得意前歲在滬雖減至月俸六十元尙且無人請敎以致窮困潦倒視孟小茹潘月樵等處境判若天淵嗚呼其亦雙之命運使然耶

劉景然

張奎官派出張二奎晚年每有矯枉過正之處趨入魔道頗形討厭劉景然純學張奎官其討厭處尤甚於奎官之晚年所唱以末角一類爲擅長但字音既已不甚講求而作工復以火氣爲尙演九更天戰蒲關等戲一經上裝未出塲便已戰抖不已蓋習慣使然有不期然而然者近已年老喉涸所唱幾不能成調人皆稱之爲叫街劉

吳彩霞

彩霞者爪尖之子也爪尖爲旦界之零碎而彩霞以青衣蜚聲歌場可謂跨竈之子矣其喉雖似較拙然聲音堅實腔調工穩亦爲旦界難得之選近年以來與劉鴻昇配戲用力逾量喉乃大傷雖善加調護亦似逈不如前也

胡二麗

二麗字素仙幼年以色著稱頗極一時之盛及長業青衣僅屬中駟之材其唱亦平穩無疵惟身段板滯扮相不甚可觀今其人已久不登台矣

姜妙香

妙香初習青衣以柔婉勝在光緒中葉其盛況亦不亞於今日之梅蘭芳曾幾何時嗓忽塌中色亦銳減聲價一落千丈遂亦不復登台後改小生以藝事不佳亦殊鮮人過問近年演黛玉葬花之寶玉名似稍起然非梅氏提拔之力烏克臻此又何怪今之士大夫好依傍門戶耶

郝壽臣

黃派花臉麻木子之後又有郝壽臣者亦欲以潤甫為法然僅仿其大概不復刻意求工亦正以不求工故較麻木子為自然如審李七忠孝全四杰村法門寺之類皆能平正無疵以視麻木子頗似稍勝也

李仲連

連仲之架子花臉資望甚深雖無驚人之技然循規蹈矩動止合節固亦為難得之選在玉成班與黃月山配戲最久近年常合楊小樓演盜御馬之竇二墩長板坡之曹操等黃三既死一時伶界中亦鮮能與之並肩者也

張子仙

子仙亦旦界名宿當年盛名且似在德霖之上其唱和婉動聽亦為大方家數惟嗓音尖狹出宮近商此則以偏鋒取勝者也今其人已逾花甲之外雖輟業多年而票友場中猶時一見之歌喉尚復不減曩日也

尚小雲

尚小雲為正樂社弟子正樂社者李氏(李蓮英主社政者為蓮英之姪)之家班也民國元年假山西館演戲售座即所謂民樂園是也

社中人才如王三黑(武生)高月霞(花旦)八歲紅(武生)沈三元(武生)白牡丹(花旦)劉鳳奎(武淨)方洪壽(武生)皆爲一時之選小雲其特色者也斯時嗓音已極圓潤板槽已甚穩妥其於唱致力甚勤每上場無論何戲到底絲毫不懈惟作工略嫌板滯耳高月霞以名不及小雲肆力用功幾至吐血高之志固可嘉而小雲之勤更可見矣民國四年正樂社停閉各弟子亦遂星散小雲爲陳德霖所讚許得其指授一切藝更大進於青衣之戲靡所不能獨於葬花奔月等戲則尚未趨時尚譽之者稱爲梅蘭芳第二未免過當但前十年之梅氏未必如今日之小雲又安知今日之小雲非卽異日之梅氏或且加而上之乎予則甚願小雲專致力於青衣以繼陳德霖之席若僅追蹤蘭芳猶其下焉者耳民國六年曾至海上適承梅氏之後以不得志未久卽去民國七年天蟾重組開幕小雲又隸其中甚願其能得美果也

白牡丹

白牡丹正樂社弟子也目如秋水笑暈雙渦姿首尚不惡一時有白社之名詞發現亦足見捧者之衆也白習秦腔花旦唱作均佳自是可見年來嗓音已倒每登台喑不成聲雖貌麗不減當年但以喉敗所累唱作均遜於前某君謂其美過梅蘭芳使醉心梅氏者聞之必當如金剛之努目予固非贊成梅氏者然對於此說一時亦難遽下斷語也

小翠花

小翠花爲某庖人之子以面麗絕佳遂進富連成學戲色旣娟秀可憐音又嬌婉動聽故演貼戲人多爲所傾倒壬癸之交都中有翠花黨時翠花年方十二三亦可見其盛況矣其技以閨門旦粉旦爲最佳餘如頑笑旦刀馬旦則似稍遜弱冠之後身材日長喉音嚇瘖神情態度亦均逈不如前雖現時尚可充中等角色恐將來則必歸淘汰之列也

元元旦

元元旦亦富連成弟子演武旦兼擅花衫遠效余莊近法閻九其色似不逮藝則武勝於文演金山寺取金陵等戲武工技擊應有盡有雖未能遽躋名家亦自有可造就民國二年曾背師潛逃時習業尙未期滿後經人代向師處緩頰始得出而露技

榮蝶仙

蝶仙爲陸華雲之弟子唱花旦貌僅中姿而兩目無神尤爲缺憾論技亦屬中材無甚可取之處滿人某嬖之特甚爲置戲裝値數千金故蝶仙得以錦繡炫人亦遂忝列名家矣

飛來鳳

飛來鳳不詳其姓氏習武旦柔術技擊並稱精絕與張黑演賣藝十字坡二龍山等戲皆矯然不羣一時無兩武旦多不善於唱白而飛來鳳演刺巴杰之馬金定其說白乾圓潔淨極爲動聽固不僅以武工見長也

麻木子

麻木子初業商以音近黃潤甫遂入歌場一時有假黃三之號學黃僅得皮相陡聞發聲頗爲近似再聽則浮僞薄弱神韻全非如草橋關之馬武失街亭之馬謖姿勢神情亦皆以黃爲法雅俗懸殊有似畫虎類犬矣

康喜壽

喜壽爲富連成頭科弟子富連成初名喜連成故頭科弟子均以喜字行喜壽習武生宗派亦極純正惟身材矮小以短衣爲可觀盜甲戲便覺稍遜勇似俞振庭而穩乃過之亦武生中後起之秀不可多得者也

王三黑

三黑爲正樂社弟子習武生在童伶時便有可觀及長氣宇雍容藝技穩練一手一式全守先輩程範非時下之猱犬其身一以跳躍爲能者所可同日而語由此養到日深造詣誠未可限量惟三黑喜漁色雖不若俞振廷之甚然結交娼妓時有所聞亦大非珍重身體保守技藝之道也

張黑

張黑南皮人習開口跳武工固極高超而喉音之清脆口齒之爽利亦甚可取惟張產自南皮鄉音未改遂不免怯口之誚甚可惜也昔

年與黃月山配戲最久如刺巴杰之胡禮盜御馬之朱光祖大名府之時遷溪皇莊之賈亮設非怯口爲病幾可駕乎王長林之上其最著名之戲三上吊大賣藝之外有盜銀壺十字坡二龍山則又均近秦腔然武術固非人所及也近已年老時演敎學炮鬼歎丑表功等戲喉音既非字眼更壞每聆一曲殊令人難受也

曹六

曹六老生中之以說白見長者也如清官冊審頭刺湯之類均尚可觀此外所能甚備究以嗓音薄弱不勝正劇王楞仙隸寶勝和時徵班人才寥寥如羣英會之魯肅雙獅圖之徐策皆非曹莫屬雖似反主爲賓而平正通達亦自可以充塲也

遲喜

遲喜之老生喉音宏廓唱則浮濫無歸白則尚有可取而氣度瀟灑舉止大方以論作工允臻上乘飾兒女英雄傳之安學海德政芳之海瑞皆有獨到處此外則不常登台也

楊瑞亭

瑞亭爲秦腔花旦楊瑯翠之子幼習武行向在寶勝和打下手後十餘年竟以文老生稱武於時眞所謂士別三日者也其人面長頰削扮相極不雅觀演武劇每至揮舞緊急時或陡一平翻或驟然獨立腰腿工力雖似尚佳惜非大方家數故爲識者所不取有時唱老生戲欲進於鳳卿一流然喉狹氣弱音調全非僅能於搖板之上句稍稍近似常演空城計之諸葛或謂瑞亭似子瑜而不似孔明未免謔而近虐矣

沈華軒

華軒初爲禮部書吏喜串武生戲由楊小樓爲之指授亦票友而入伶界者也其人項短肩寬無論長靠短衣扮相皆不雅觀學小樓亦似未能得其佳處庸庸碌碌殊覺無長足錄也

李吉瑞

都中武生向分俞黃二派互有短長各不相掩今之楊小樓尙和玉皆能傳俞氏之學若黃則繼起無人已成廣陵散乃李吉瑞竟以黃派大家稱於時月山死而有知必當痛哭矣吉瑞新城人幼爲小吉利班弟子及長走京師委贄於黃月山之門故亦爲玉成班武行人物其人軀幹肥而短扮相極不雅觀嗓音宏廓有餘苦乏韵味搖板尙可勉强充塲若慢板則轉折時與調違無論西皮二簧皆不能和絃入彀旣不善柔術復不工技擊欲贊一詞亦實無從落筆正戲如獨木關盜御馬落馬湖溪皇莊之類俗惡陋劣未免有辱名師有時演黃金台慶頂珠賣馬等老生戲不知自量愈形其醜吉瑞獨爲津人所嗜故能享一時之名歷年旣久積資甚富性雖鄙吝而事母極孝是亦優伶中之不可多得者也

呂月樵

呂月樵京人其初亦在科班習藝相傳與楊小樓爲師弟兄不知確否論其技在武生中尙不失爲三等角色若唱文戲則生就一副左嗓能拔高調而不能矮腔有似烟囱放氣高則高矣可惜落不下來甚無足取也平日所唱雖能在一字半調而戲迷傳中學孫菊仙放寬音則成扒調探母斬黃袍又不能使憂調足見純屬邊音毫無中氣只能謂之爲號不能稱之爲唱某評劇家謂津人稱其取城都爲得大頭之遺響嗚呼津人雖不知戲當不至荒謬如是也目蓮救母戲迷傳稱爲拿手頗自珍秘實則救母除擺羅漢用燈彩外亦卽無甚可觀論唱無非一味鑽高論飛叉雖下手武生亦復能之皆無價值戲迷傳一味胡鬧尤復不成正文他姑不論卽就摹仿各家腔調而言只學老鄉親尙覺依稀彷彿但已變成扒調此外則未見其似也

何月山

何月山本天津一打英雄耳其藝遠在薛鳳池下只以血氣方剛拚命摔打遂得爲武戲正角初走東三省亦甚平常嗣來滬上居然名角矣何之演金錢豹也以叉在兩臂盤旋不已此種技能蓋自京中出會之開路鬼耍叉中得來品格至下非舞臺上所宜有何慕呂月樵爲人亦欲以武生而唱老旦初只能吊金龜一劇今則全本目蓮救母矣其唱調絕無格律一味狂號怒吼固覺遜於呂月樵且亦不及楊瑞亭以方達子庶乎近之何每唱至淋漓痛快處橫眉努目口張似盆若無弦鼓相應幾疑其爲嚎啕大哭此等惡態則又小達子

不若矣武戲以勇健稱在上海時以演年羹堯鐵公雞之眞刀眞槍名著一時某日演年羹堯竟敗於蓋叫天之手語云善騎者墜其信然歟以是鬱鬱不得志自何來滬以江湖賣藝之技能為海上顧曲家所欣賞於是一般類何者咸聞風而來以冀增其聲價先有樊春樓後有李蘭亭張鶴樓皆其類也樊李皆未得志惟張之聲名駸駸乎駕何而上說者謂何素行不謹藝實較前為弱也

董志斌

志斌唱丑腳以嗓音喑啞故遂致碌碌無聞論技循規蹈矩固尚不失中駟之選桂鳳在玉成班時專以志斌配戲宣統間譚氏南下曾攜志斌同行配瓊林宴賣馬等戲雖不高明却尚穩妥求之今日亦極難得也

嚴寶恒

寶恒亦票友而業伶者也唱淨角學錢寶峯亦專以鼻音取勝惟近於錢之晚年故字眼不甚清晰矣如法門寺黃金台皆為人所稱道較之麻木子之學黃三則似此善於彼丙申丁未之間與譚氏配戲年餘後竟不見其人

毛韻珂

梆子二簧唱法大不相同梆子音近噍殺故假嗓尖嗓均尚可用二簧調貴中聲非音用丹田萬不能勝韻珂初習秦腔花旦為張國泰入室弟子嗣又拜余伯清門下習二簧老生其音能亢而不能柔能狹而不能廣所謂假嗓是也故唱梆子尚可充場如唱二簧則似高實泛似朗實浮平平唱演既苦乏味磬喉一控音節便乖乃韻珂殊少自知之明故二簧老生戲如碰碑空城計罵曹連營寨竟無所不唱旦旁及白門樓黃鶴樓之小生獨木關盜御馬之武生雖博外行多材多藝之譽而識者觀之未有不齒冷者也相傳昔日程長庚於生旦淨丑無所不能然必各臻其極方足為貴若毛之博而不精雖多亦奚以為

王洪壽

三麻子王姓名洪壽邗江人也以紅生名於時關公戲是其特長然而竊有惑焉關戲可不重唱工乎如戰長沙華容道等戲均有大段唱句其重唱也明甚既重唱矣王氏嗓音是否能勝實一至堪研究之問題昔汪桂芬之關戲論者每謂在譚鑫培之上雖非正論其所

持理由無他汪能唱一字調而譚僅在工字調也王氏所唱為何調凡聽王氏關戲者曾一注意及之否豈於工字調猶為未工而唱扒調者反得成為關戲專家乎或曰王所唱乃徽鉢子耳要知徽調亦須以嗓音為根本不能因其避重就輕標新立異遂置其嗓音調門於不問也作工以踹馬為獨一之拿手無論何戲必踹馬數次某君譏其描摹亦免直一劣馬誠屬確論此外亦不過擺擺架子有何作工之可言又有人稱其扮相神威莊嚴平心而論自較趙如泉夏月潤小孟七輩為優惟行頭又太荒謬劇場規則無論何種裝束其彩褲必為紅黑二色方靴又必為黑色（昔黃月山俞菊笙輩飾黃天霸亦着黑靴黑褲今則純為彩繡矣）王製黃緞金綉褲綠緞平金靴五顏六色把一位乃聖乃神之關公竟扮成太平天國之長毛唱戲須於唱工說白作派藝術四者上講求方為正理若但考究扮相行頭已屬非是況王之扮相行頭無論如何好法總不能與關廟塑像相比同一徒有其表與其看王之演戲莫若到關廟看神像尤得其眞也

麒麟童

麒麟童周姓名信芳甬人也習老生竭力發聲僅及調底天不與以唱戲本錢亦徒喚奈何而已論其材料充配角以不能守規矩故尚難勝任乃海上劇界竟奉之為名角亦可謂僥倖一時童自知嗓不能勝以作工老生自命演盜宗卷摹忠直類顛狂演天雷報飾鄉愚似乞丐演烏龍院則宋公明嬉皮笑臉演梅龍鎮則正德帝行若流氓常觀其演連營寨之劉先主於反西皮前後段減去詞句幾及十之六七其音之低竟難上弦於是自出心裁和之以笛可鄙亦復可憐耳

潘月樵

潘月樵原名小連生初出台唱雖不佳嗓音尚有作雖不好尚守範圍倒嗓以後聲似破鑼於是趨重作工但矯枉過正每覺火氣十分努髯要拚命一般滿口飄字一臉怒容除搖頭晃腦攢眉甩鬚之外蓋亦無所謂作工也皮簧純尚立音固為潘氏所無卽秦腔可用扁嗓亦尚非潘氏所能吾誠不知其恃何種技能而遂登台演戲也

趙如泉

趙如泉之武生既不能短打又不擅長靠一下駟之材耳乃復異想天開要唱文戲而天賦又不作美每發聲如乞丐之叫街稍有羞惡之心者亦斷不再以歌喉向人矣無如趙氏面皮甚厚不甘藏拙如汾河灣御碑亭烏龍院梅龍鎮白門樓黃鶴樓等戲莫不大唱特唱自知喉音不勝每以碼前(即減詞之謂)爲能事其得意者乃在作工又復採取梆子班俗鄙可厭之舉動且更變本加厲一味胡鬧去戲情遠甚聆其一曲稍有知覺者莫不肉爲之麻徽漢之音尖團之字皆非趙氏所知獨於洋白滬語則習之甚熟如演汾河灣薛仁貴對柳氏有(也司)(凡來哥特)等語演黃鶴樓劉備對趙雲有諸葛亮是(滑頭碼子)(拆爛汚)等語劉備講上海話已屬荒謬薛仁貴說英國話詎非大奇况唱正工老生尤不應有滑稽行爲此等不文不武之角亦竟濫竽劇塲無怪皮簧愈趨愈下矣

小達子

小達子天津人初學李吉瑞專演武生繼慕魏連陞復能秦腔在津亦殊碌碌及走海上名始大噪滬人於音節講求未深以巨響爲喉佳以過火爲精采達子既僥倖得名益無忌憚於是并二簧老生而亦唱之矣其人貌殊不妍而舉止又甚粗野嗓尙甚大有聲無韵雖能不惜氣力反似愈形其拙以言文則唱工說白均無可取以言武則柔術技擊皆所不能秦腔既尙未嫻山陝音二簧亦復莫辨徽漢調身段作工隨意所之亦均毫無規則旣灌而往吾不欲觀矣而稱爲名家是亦伶界之羞也

譚鑫培傳　(脈脈)

譚氏鑫培湖北黃陂縣人世業伶父亦名鬚生歌喉天賦每一發吭直欲上薄雲霄顧曲者遂奉以叫天雅號鑫培稱小叫天實基於此鑫培幼唱武生精拳棒向在京東一帶搭班(如南省之江湖班)有藉藉名其時程長庚在京領三慶班鑫培父與長庚爲老友不願鑫培終老於江湖班也欲藉長庚聲望以成孺子之名爰命鑫培隸三慶鑫培以長庚爲父執呼之爲師叔(有謂鑫培曾拜長庚門者非也)顧鑫培藝雖不弱奈嗓子甚低長庚並不重視之凡值演唱悉以鑫培爲跑車正場戲從不排以故鑫培頗鬱鬱然因長庚爲先進不得不服從其命令自怨自艾不敢尤人清晨興起必引吭高歌(伶人謂之吊嗓子)如是者年餘嗓音漸亮曩唱六字半調者竟能唱

正宮調長庚聞而樂之曰不圖鑫培進步若是之速也戲漸排後譚鑫培之名稱遂少少著於京師伶界鑫培習工乃從崑腔入手復習漢調音律既精咬字甚準且耳聰極好凡有佳腔經其一聽卽可摹倣所幸者鑫培生當漢調京腔蛻嬗時代伶界人才稱極盛焉如程長庚王九齡余三勝張二奎等皆一時物望所歸者鑫培得以追隨諸先進後涵濡薰陶藝術不期進而自進譬之山中小草得沐春風時雨之化自滋暗長於不覺也故其演打姪上坟也聲調脫胎於長庚演李陵碑也聲調脫胎於王九齡演捉放曹空城計也聲調脫胎於余三勝演打金枝及其餘王帽戲也聲調脫胎於張二奎或謂鑫培無常師而能以諸大名家爲師師資既廣取之精者用自宏所由成爲今日之譚調也然而譚之所由成名者實得力於常子和常名青衣也譚與共事久常之聲調耳之最稔凡有可用諸鬚生戲者無不極力摹倣鑫培在京曩有青衣鬚生之目言其探喉發響專以側媚取研而非鬚生正宗夫鑫培猶有一特長爲人所不能及者則隨在留心凡見有一技可取者渠必儲爲藥籠中物卽如天津唱大鼓書及各種小曲者譚亦引爲師資家居無俚輒資顧其人令其獻技已則橫臥煙榻閉目靜聽聲入心通神與之會故其唱李陵碑中一命罷休句其聲調卽根據大鼓調也書云謙受益又云善無常師擇善爲師鑫培洵當之無愧矣前清時代與汪桂芬孫菊仙等先後入內廷當差鑫培甫嶄然露頭角然以汪孫之黃鐘大呂在前譚以曉風殘月之吟與相倡和不免相形見絀譚名爲汪孫所掩者事勢使然亦實力不足也其時汪派盛行京津遂瀋以迄上海俱惟桂芬是法鑫培亦於是時來申三數次均因道不行而鬱鬱以去迨桂芬離京後與相對峙者僅一孫菊仙於是譚派勢力逐漸伸張然猶未大行其道也庚子亂菊仙南來桂芬遁迹禪門不復與伶界事自是而譚派勢力遂瀰滿京師而莫能與抗其時菊仙在上海遨滬人極端歡迎致有南孫北譚之目自南市新舞臺落成菊仙以包銀問題輟演夏氏遂往邀鑫培爲抵制大舞臺計月修漲至九千元譚調兩字遂漸瀰滿於滬人腦海中且滬人對於菊仙實大聲宏之孫調耳之已熟熟則不免生厭一旦聞柔婉新穎之譚調不覺舉其向所崇拜菊仙者移而崇拜鑫培矣拔趙幟而易漢幟老孫壁壘竟爲所摧是固觀顧曲者之心理爲轉移要亦風會所趨而有不得不然之勢耳自是海上聽戲者趨向爲之一變孫調幾無人過問汪調更無人齒及厥後鑫培兩隸新新舞臺月修漲至萬二千元爲中國伶人伊古以來所未有可謂駭人聞聽伶界中人少習幾句譚調者均莫不隱然以鑫培第二自居爲將來獵取萬二千元一月之希冀凡新角

自京來者不曰譚之入室弟子卽曰鴻譚而上之鑫培兩字風靡全國誠一世之雄也有滑稽子曰伶人欲學鑫培之戲須先學鑫培之食鴉片烟何也鑫培研究音律發明一新腔調皆自烟榻上得來一面燒烟一面揣摩戲情與戲理譚調流行烟扦子實居於原動地位其言雖謔確有至理顧鑫培不善理財平生所賺包銀不下數十萬而罄橐一空如洗時向長生庫中求生活以家人分利者太多而兒輩無一生利者且皆善揮霍以故鑫培雖爲伶界第一流人物亦卽中國第一窮人竟有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之概尤奇者以鑫培能力可以化及全國不能化及其子若王雨田張毓廷貴俊卿輩少得鑫培緒餘居然獨樹一幟而有張派王派貴派之名出焉其子三數人無一能傳衣鉢有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之詩不啻爲鑫培詠矣民國崛興而鑫培之聲望資格猶在總統府傳差無殊曩時供奉大內鑫培幸福洵不淺哉鑫培在伶界可謂集鬚生之大成然啓鬚生界浮薄之漸實自鑫培始夫聲音之道關乎國勢皮黃雖末藝亦中國國樂之一種前淸咸同間長庚九齡二奎三勝之唱眞力彌滿氣魄雄厚其時雖外憂內患相逼而來然尙足以因應其間中國不失爲強國自譚調風靡全國淸運乃日衰未及念年而國竟不國矣有淸之亡固於鑫培無與然譚調當極盛時代何以卽値有淸消滅時代適逢其會聲樂之關乎國勢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耳鑫培唱工純走低音氣之由來不發自丹田而發自胸臆較汪孫兩派易於爲力且可持久鑫培之以巧勝人亦就一己嗓音而運用之非欲使凡爲鬚生者羣趨於便易之一途然而鬚生之學鑫培者十人而九賈洪林王雨田貴俊卿張毓廷劉鴻聲李鑫甫其最著者至若習之未得其道而汨沒無聞者更僕難數若夫學汪派者僅有王鳳卿鄧遠芳然云升堂則可入室猶未也學孫派者僅有時慧寶韋久峯福處此三人中除慧寶在鬚生界佔重要位置外韋福無人齒及觀乎此亦可知汪譚孫三派之所由分而學譚者較易於學汪學孫也今鑫培死矣民國亦幾乎亡矣嗚呼

劍雲按此作與小隱君事略一篇雖同傳鑫培而行文立意稍有出入脈脈君亦譚派票友之一茲並存之

（脈脈）

張二奎傳

從前京師四大徽班主與搭班者均皖人與鄂人獨張二奎籍隸順天家業儒兄大奎以諸生充某部供事二奎幼亦業儒讀而未成有戲癖聞某園有新角來必往觀口所談者非天水關五雷陣卽上天台打金枝嗓子極好讀書資質極鈍惟於戲曲一經聞見卽能了了

念四歲入合春園客串第一日取城都二日捉放曹三日打金枝其時三慶主程長庚四喜春臺主某某二伶均名重一時合春角色少遜主人聞望又不及三慶四喜春臺之大乃忽來二奎客串主人如獲奇珍奉爲上賓夥其搭班二奎辭以有父兄在未便擅允且家世業儒倘竟鬻歌何異降身爲屠狗輩也夥之不已二奎商諸兄全力阻之合春主人給以暫行幫忙一月避去搭班名詞不妨語人云是係純粹義務不索絲毫謝金何如二奎無奈勉允其請登臺甫十日而滿城已閧傳二奎厠身伶界矣其忌嫉之者輒詣某部告密謂大奎現供職貴部同懷弟二奎居然搭班唱戲殊屬不成事體某堂官飭令某司員查辦某據實稟復某堂官震怒異常立將大奎斥革二奎以兄功名因已罣誤不如逕行改業藉圖溫飽未幾合春主人病歿全班角色悵無所之爰公舉二奎領班二奎毅然諾之當改春臺班爲雙奎班重整旗鼓煥然一新二奎面如冠玉舉止凝重做工少遜唱工博大光昌如金馬玉堂人物氣象裔皇吐屬典雅又如投時墨卷氣充詞沛不屑爲一挑半剔之文字蓋實做一袍帶生也未及四十卽病歿現伶界所稱爲奎派者卽淵源於二奎云

（劍雲）

想九霄傳

田際雲外號想九霄伶界之奇人也本商人子髫齡具戲癖入伶藉爲秦腔花旦思想穎慧能自編劇藝事之工堪與侯俊山（十三旦）路玉珊（三寶）相頡頏色相富麗體復肥碩有胖楊妃之譽見其劇者多交口稱之以是自幼卽紅惟際雲雖習花旦以妍姿媚態見工而賦性剛介深惡私廩子弟之無人格抱羞與爲伍之心除演劇外絕不屈節承歡於達官貴人之前故愛之者輒有可望不可卽之憾是能爲伶人保存人格者際雲魄力雄厚敢作敢爲庚子之役激於義憤附和義和拳以扶清滅洋爲職志與端王剛毅諸大僚分庭抗禮擘劃國事氣慨飛揚儼然一時人傑聯軍入京首都糜爛田匿居民家不敢出繼由合肥相國李鴻章議和城下之盟喪權辱國猶難磋商就緒宮中閹人知際雲與狀元夫人賽金花有舊而賽又私於聯軍德帥瓦德西如此轉輾相求和約始克簽字人第知賽二爺有功和議不知尙有一想九霄居間紹介也戊戌之役康梁謀變法際雲蓄意維新亦搖旂吶喊事敗出亡幸慈禧太后愛其藝不咎既往赦之回京辛亥之役際雲又有志於革命與新劇家王鐘聲謀舉事於天津事洩王被逮死於獄田則霄遁得免自民國成立遂居京專營梨園事業善積蓄達中人之產自起男女科班教育人才頗夥又任正樂育化會副會長（譚鑫培爲正會長）居恆以改良伶界爲志

綜其一生歷史雖宗旨無定然其人則固欲假一事以自見非同無聲無臭甘自淹沒者不可謂非有心人也使其幼受教育多識幾年書又安知其成就至於何等耶

（劍雲）

路三寶傳

路氏號玉珊小字三寶魯人貧家子也少失怙鬻於某科班主薛振山家與花面小根同習藝薛方紐不能竣全功以全班讓諸劉鶴坤三寶遂爲鶴坤之徒三寶幼學鬚生繼改花旦貌美而慧登臺未久聲譽雀起大爲當地士夫所賞識有富翁孟洛川者世業綢緞（祥邦商號於京津一帶見三寶悅之結不解緣於是孟四（洛川小字）路三形影不離矣三寶非眞愛孟四羨其財也其師鶴坤亦假此一段因緣賺得鉅資而起太平合班老生大鎖武生小遲（姓于名葆良今大世界小京班教師趙玉珊之徒）文武老生邵寄舟後先輩出與三寶稱同冠（同冠二字乃梨園術語即師兄弟也）坐科既滿（伶人稱學戲爲坐科）出演於京師某園頼孟四力聯絡京中各大商店竭力捧場三寶之名大震數梨園名旦殆無不知有三寶者彼時都中像姑之風極盛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州縣末吏無不以狎優爲風流韻事三寶正當妙年一般色鬼趨之若鶩尤以理藩部尚書楊立山與三寶情最篤金珠餽贈略不吝惜時端莊兩邸惑於義和拳左道譖立山通敵公報私仇罪應處死下諭拿辦將斬決矣三寶知難挽回急以重金賄田際雲傍稱義和拳都首押解立山赴菜市口法場途中以安神水和酸梅湯進立山遂暈絕迨行刑時已不省人事矣越日又於大風雨中殮其屍事平後復爲之擇地安葬一時京中人士無不欽其爲人今三寶歿矣懷德報恩士夫猶難三寶以一伶人獨能冒險爲之信足貴也其所擅長之戲爲花田錯紅鸞禧貴妃醉酒兒女英雄傳等晚近名旦梅蘭芳王蕙芳黃潤卿馮子和趙君玉皆宗之

（劍雲）

劉永春傳

劉永春字鑒衡順天府大興州李賢鎮人祖丙昆父進才昆仲三人永春最幼長兄名順執業於梆子雙順和班次兄名亭爲和春班鼓吏世居北京幼拜劉萬義（即大奎官二十年前曾隸滬上老丹桂茶園）爲師爲嵩竹城科班弟子聲宏氣足專習淨角十七出臺名劉

春搭永勝奎班十九過三慶雖初露頭角而識者見之已知其非凡品庚辰九月偕劉培山畢富成到滬始改永春入天仙茶園市一發聲即爲滬人所重癸未九月天仙移址十月永春與周鳳林周釗泉姜善楨邱阿增姚雲林嚴燕奎劉培山諸人均改隸四馬路老丹桂甲申七月與汪桂芬回京搭春臺班丙戌三月重行蒞滬許蔭棠與偕隸詠霓茶園時汪桂芬隸留春茶園因事與羅少根涉訟庭杖二百永春心知其冤以力弱弗能救嘆息而已是年四月賦悼亡八月應郝二明之邀搭班於普安橋頭金桂茶園演二十餘日即回滬本擬重進丹桂因病而止繼入鎮江戈錦班丁亥閏四月赴蘇自辦丹桂茶園運蹇未獲利仍回滬搭老丹桂排火燒第一樓一劇售座頗佳而園主三麻子靳其利齟齬而出又於六月至蘇與月月紅孫明林合辦金桂營業不甚發達延至十月始散會丁母艱遂回京後搭春臺班戊子正月太和門遭回祿之刼六月春臺停演與人合組春和班十一月續絃己丑搭小鴻奎班六月改隸小榮春班八月焚去天壇一亭十一月汪桂芬返京供奉內庭邀永春過春臺庚寅六月直隸大水八月十六桂芬私遁之滬是月永春回四喜時主四喜者爲孫菊仙余紫雲辛卯十月熱河金廠變亂壬辰七月又抱鼓盆之痛出四喜過小榮春是年直隸又有洪水之患十一月復娶葉氏女爲繼室癸丑內庭供差已畢菊仙仍請永春回四喜是年京師大水慈禧太后遷昆明湖有人鋸白果松蛇化爲龜順流獲城河沓不知其所之甲午二月陶然亭鬧妖荷池之內時聞牛聲終無所見是年童謠甚熾八月遂肇中日之禍此雖無關於戲然可見凡事未發現之先必有預兆倘能見機知警亦可弭患於無形談滿清歷史者未可忽焉丙申與譚鑫培合開同春共分十股司賬爲鑫培之子嬖端百出無從稽查鑫培又假作痴聾股東不平幾致涉訟七月遂同永春重入小鴻奎班是年臘月鑫培內廷誤差伎賞百下龍長勝亦伎三十丁酉六月搭小福壽班七月初一火車開行戊戌目擊康梁之變庚子拳匪鬧頤和園五月二十燒大柵欄一二三條西河沿七月二十一聯軍入京兩宮西狩廿四日各國劃分地界各據一方平民盡失自由永春逃之西王左(地名)距京五十里閏八月廿三遇友贈護照始得回京廿六日喬蓋臣開戲館於日本租界之九頭胡同辛丑二月第五次到滬隸蔣寶珍之桂仙茶園九月初九至蘇搭麗華廿三回申搭石路天仙壬寅七月至杭隸拱宸橋之陽春茶園十月赴漢搭呂月樵之賢樂茶園癸卯正月仍回上海丹桂七月改隸三麻子之鶴仙茶園十月至津隸聚興茶園甲辰正月六次回申二月搭寶善街李春來之春桂茶園五月底盤與熊文通七月開幕八

月永春仍至吳門搭麗華茶園臘月改隸仇光輝所開之大觀茶園乙巳正二三月自不謹愼賭輸四千餘元五月赴濟南演於鵲華居七月道過青島打泡四天賺得四百元八月仍搭蘇州大觀園甫演一月爲李春來函招回申隸三馬路春桂是年十一月二十二英界罷市戲館並未停演丙午五月蘇滬火車開行十二月春來因案被捕春桂遂告終永春赴烟臺華仙茶園丁未六月又赴濟南八月回申九月往海參威戊申八月回滬隸曹小聲之大觀園十月廿二三兩宮晏駕停演三日己酉三月爲[illegible]流[illegible][illegible]約往漢口滿春茶園六月仍赴濟南九月回申受三馬路大舞臺之聘十一月廿八開幕庚戌至濟南演於明湖居十一月天津來請[illegible]與界天仙辛亥年發現鼠疫東三省火車不通二月爲開封豐樂園約去四月回滬是月初八跑馬廳試演飛艇五月又赴濟南閏六月隸中華大戲院七月至杭州拱宸橋八月初九武昌起義十二月又赴海參威民國二年癸丑正月隸歌舞臺二月與江夢花等組織共和中舞臺舉永春爲總理二月廿四開幕因意見不洽六月十八卽辭職十九晚二次革命製造局開戰九月搭二馬路醒舞臺不滿孟鴻芳仍回中舞臺民國三年甲寅正月江將房屋盤於民鳴社三月永春赴長沙進織機巷之豫園五月回滬賦閒家居終日優遊竹林又負一千餘金七月赴汴梁豐樂園九月進北京第一臺臘月至天津下天仙民國四年乙卯二月赴烟臺華仙演二月去大連四月仍回烟臺隸丹桂茶園六月回申十六夜颶風大起有摧屋拔樹之力飛沙走石之概十月初九鄭汝成被刺廿九肇和亂作民國五年丙辰正月隸天蟾舞臺與王德全意見不合去海參威松竹茶園八月赴雙城子合仙茶園民國六年丁巳四月由威返滬是爲第十五次五月去甯波演於新民鼓舞臺六月回申八月赴福建天蟾舞臺爲其徒劉鍾林所邀臘月卽回申民國七年戊午正月受閩省張菊樵之聘演於天華園五月回申至此已爲第十八次七月接哈爾賓某園定洋六百元將於二十後首途前往此去不知何日重來矣

劍雲曰此篇得之永春口述原原本本一絲不漏可作劉永春年譜觀永春今年五十有九生平積蓄悉傾於賭老景頹唐處境至艱而述其一生歷史乃能並年月日亦無誤若錄有日記者又不僅己身歷史也凡其目擊身親事無鉅細俱能數其日月舉而道之記憶力之强關於腦力之健使永春幼而讀書或航海西域以研求科學焉不將一目十行過目不忘耶惜乎其僅以伶終也永春精子平術善續金魚性忠厚無伶界惡習其唱淨角源於穆派嗓音寬則渾穆大開大闔格守先正典型不屑雜花腔滑調以邀

時尚是以不敵金秀山之紅運奇蹇搭班從不久長人均目爲白虎星謂得之則不祥傳述既久知者漸衆聘請者遂稀是亦可謂不幸矣白綾計探陰山斷后龍袍均其傑作淨角之正宗也

李春來傳

（脈脈）

李春來保定府南鄉人家世以販鴨爲生幼而明敏喜歌唱尤好弄槍使棍父乃送之北京春臺班學習藝成赴京東一帶搭班聲譽鵲起輾轉來滬不過一二等角色每年所獲不過四百金其所以得大名者由於某統領與之交歡爲之游揚並貸以巨金使治極上戲衣歷搭各園園主亦極力捧場及搭天福聲望日隆是爲春來極盛時代乃以依人作嫁終非久計爰集資開設春仙（卽寶善街女丹桂址）以其堂弟李四爲該園經理詎心懷不軌陰令某某以重資盤頂己之經理仍舊貫而屏春來於門外正場武生另請高福安承乏未幾李四爲某某斥退春來出春仙歷搭各班鬱鬱不得志爰盤頂三馬路玉成（卽孟淵旅社址）復爲某某挖去又在玉成對面創設春桂未幾黃氏案發置身縲絏此春來七八年前興衰起伏之大略也春來前在滬起班同業均視爲勁敵聲望既足服人手段又爲他人所不及武行中人最難駕馭一見春來則皆斂手推服他園後台時起風潮惟春來所開之春仙玉成春桂決無風潮渠性專重武戲每日必有三四齣武行中人必詳加遴選方行錄用上場須賣十二分氣力少一懶惰辱詈隨之凡搭其班者既畏且恨而又不肯言去蓋爲包銀起見也春來居恆語人云渠若領班無論折閱何等地步決不短人分文故畏之如虎者反樂就之唱工戲不甚注重然使有極好唱工者渠亦不惜以巨資羅致生平義旗令喜與韻秋支配若白水灘則喜與余二福小奎官趙德虎支配以其可連摔殼子十餘個也然四人卽因此致命厥後則專與李春利配演亦以其去白水灘中青面虎可連摔殼子十餘個也無何春利咯血見機引退幸未殞命其壻趙春廷數年前亦武二花中健者春來乃謂其身太瘠弱不禁跌撲見之則攢眉蹙額此春來當日領班之大略也今春來又在法界自辦昇平舞臺人愈老而心愈雄吾將拭目以觀其結果也

蓋叫天傳

（馬二先生）

蓋叫天在今日短打武生中首屈一指談戲者莫不知之每演一戲必精神貫注始終不懈其姿勢之佳腿腳之迅有目共賞然其所以

致此者非無由也蓋叫天姓張氏弟兄行第五同行中多以蓋老五呼之蓋老五幼不慧習鬚生甚遲鈍而一戲既成率不忘倒嗓後習武生其兄張英俊亦名武生督責至嚴老五稍有舛誤則鞭扑隨之然老五嚴憚之飲泣而已不敢怨也數年來蓋老五名成矣藝進矣月享八百元之包銀以贍其全家上自老母下及妻孥傍及昆季而老五未嘗有貳言其孝悌有足多者蓋老五訥於言每接人待友輒吶吶然不能出於口而其性情至爲眞摯朋友有急難訴之老五必有以助之不以告妻子也蓋老五雖成名角而練藝至勤每日清晨即起洗臉必蹲地作騎馬式以練腿工必出外繞跑馬場調鳥以吸新鮮空氣且以練脚步偶演戲稍不賣氣力其兄呵之曰若以爲已成名角耶乃敢偷懶也老五低聲曰偶不高興耳其兄曰月享八百金猶不高興將何求耶汝不過一啞吧武生耳乃不自足耶老五無言謝過始已（按余紀此竊歎人之樂有賢父兄也彼世之欺世盜名妄攫厚俸者比比皆是若小達子者一無所長每月享三千元巨俸曾不自知一反省果有何本領而敢於妄懸巨牌儼然自命爲名角也苟聞蓋老五乃兄之訓詞其亦自愧於心否）蓋老五性好佛夜常不寐以巨香爐燒檀香置面前盤膝打坐偶屆夏夜於堂前設涼榻如例焚香打坐偷兒潛入竊去香爐而老五猶不知也翌晨乃以告其兄兄嗤之曰若渴睡漢耳何名打坐老五亦不辯余歷年評戲每貶多而褒少唯於老五則從未一貶非敢阿好其藝誠能入於精妙使人贊嘆於不自覺耳

筱菊笙傳　（塵因）

筱菊笙李姓字百齡年二十有九直隸保定人體格魁梧美如冠玉喜弄拳棒性豪邁慣平人之不平幼飄於鄉爲父母所屏淪落江湖立錐無地遂托身於燕京天樂園習武行時年十四勇提雙戟力挽四弓後爲俞菊笙所器列入門牆春風桃李日益增妍且於小樓振廷同儕日征月邁不數年儼然劍舞青蛇戈揮白日矣工架臉譜純祖俞菊笙俞逝世小樓則花樣翻新鎔化楊俞爲一派而老俞之眞傳振廷百齡爲鳳毛麟角此筱菊笙名所由來也犀甲三千蛇矛丈八余於長坂坡前花果山下一窺神采而子龍當年悟空昔日亦不過如是英勇也古國衣冠舊時甲胄洵刻骨入神矣

李勝利傳　（塵因）

李勝利遼東人即小寶珊之師年三十六性悍而直身長七尺腰闊數圍喜飲酒力足以舉百鈞武藝爲一鄉之冠幼恆與馬傑爲伍嗣見非長久計遂易業俳優習大面戲菊部之所謂銅鎚也蒞奉省天仙園有年人恆目爲關外之俊品高叱一聲繞梁三日洵可爲勝利贊年來倒嗓純攻於武花面勝利素有根柢加之以磨厲自爲鐵中之錚錚大面一行首重工架李連仲有活曹操之號尚和玉有眞張飛之稱概指工架而云如勝利者龐然出衆修矩合度恰合大面身分錦緵一掀巍然屹立的是永利春利之流其熟手者如鐵籠山拿高登收關勝嘉興府等劇純摹尚和玉彭春芳之格調氣味雄厚工架蒼老非具尋常眼光可以見其妙處今偕其弟子過連蒞慶昇園未數日即北去而顧曲者時恆念之於口云

溥厚齋傳

（小隱）

譚鑫培集劇學之大成色色兼能無美不備其爲技已臻神化之境不可方物顧人欲以繩尸求之遂多畫虎之誚數十年來如賈洪林李鑫甫劉春喜張毓庭王雨田皆所謂學譚者也或得一鱗或得一爪便已自命不凡其能得譚氏神髓者當推紅豆館主人爲首屈一指主人名溥侗字厚齋別字西園清室皇裔也其爲人倜儻不羣不斤斤於名利生平嗜歌成癖金錢心血半多消耗於此幼習武工於跌撲技擊靡所不精其爲學也博采衆長於譚尤三致意焉演戲之道固以工夫爲重尤須具有絕頂聰明譚氏之勝人即在其聰明加人一等故於劇情之揣摩音韻之讀法雖未嘗學問皆能暗合道妙況主人之出身貴冑其資質自更高過伶工舉凡唱工說白作派神情皆能深入譚氏堂奧尤以作派神情爲最佳有時直可亂眞但嗓音稍亢弗若譚氏之宛轉此則天賦限人然善於運用弄調不似譚而神韻正近於譚也譚氏之劇主人靡所不能其得意者爲連營寨珠簾寨寧武關天雷報定軍山鎭壇州雄剛關烏龍院八大錘瓊林宴等劇抬手動脚作派神情與譚氏一般無二此外尚能小生戲如羣英會鎭壇州諸仙鎭等又皆深得王楞仙之遺規他如金山寺之白娘娘蘆花蕩之張飛戰宛城之張綉與章曹操並皆佳妙於崑曲亦深得三昧曾集都門票友立言樂社每旬會演一次一時爭先恐後大都嗜音之流堂會戲得人介紹主人亦時或一至但配角選擇至嚴設非其人不輕一試內行中亦均知溥五爺其人其服膺固亦不亞於學譚老板也梁任公爲其封翁做壽以王鳳卿去魯肅與主人合演羣英會鳳卿引爲莫大之榮又某處堂會以楊小樓去陸文

龍與主人合演八大鎚主人且退有後言焉雖屬票友實爲現時劇界之威鳳祥麟譚派之傳類有主人係子磁碌何足道哉

包丹亭傳

（小隱）

包丹亭浙人其先世官京邸遂家焉父字星三清時聽鼓津門民國曾權某縣知事與何桂山素善故丹亭幼而習歌便得桂山之指授於讀字行腔頗得前賢秘奧初登台演碰碑二進宮等戲皆桂山與之偕一時聲譽鵲起嗣又由王福壽劉春喜等爲之指示身段武工於是遂成完全人才不但在票友中可稱翹楚即求之伶界亦不數數覯紅豆館之外一人而已

賓硯峯傳

（小隱）

賓硯峯天津人長蘆鹽商也素具倚聲癖暇輒引吭高歌以爲笑樂初習青衣學常子和能得神似後唱老生以孫菊仙爲法亦能以淋漓痛快取勝其人現爲長蘆綱總年齡已近古稀然氣壯聲宏猶復不減當年也

孫化成傳

（塵因）

南北票友能成名家如孫菊仙龔雲甫輩名振一時爲科班中所欽仰者實寥寥無幾然已厠身於菊部中今日不可目之爲票友矣其不以獻技爲業而喜弄絲竹爲消遣品者如桐五將軍王君直惲毓鼎輩皆錚錚有聲之名票友也有孫君化成者皖人頻年酷嗜音律尤工於摹倣叫天其摹倣叫天絕非時下譚迷僅學得空城計洪羊洞李陵碑三五齣即自號曰譚派者而其所能之戲如南陽關陽平關珠簾寨連營寨羣臣宴武家坡等類皆爲彼得心應手之作且非獨工於袍帶盔靠以及各種之唱做鬚生戲尤工於紅生如擋曹斬袍戰長沙等戲皆有獨到處論其技藝雖較之桐五少弱然亦不讓君直毓鼎輩也君直摹倣老譚非不佳惜乎所能之戲太尠而毓鼎則工於清唱不良於獻身說法余嘗謂票友學戲以唱工論得法必易於科班果能耐心研究必非科班所及何故因科班中人强半是目不識丁之流其所獲幾個好腔調皆是從刻板文章中得來並不解五音六律爲何物而票友大多是富豪之家或文人墨客當未學之先其胸中早已多蓄幾點墨水五音六律辨之甚清所以唱工之妙訣票友得來較易於科班而做工則票友强半不及科班者因科班以斯爲業日常鎚練而票友則藉以消遣短於實地險習故耳化成不然既工於唱又工於做並於盔靠中武打戲種種刀法槍法以

及身手時有勝於科班處洵晚近票友中之全璧也

劉藝舟傳

（塵因）

劉藝舟字木鐸湖北江夏縣人年三十有八生來傲骨嶙嶙不與人羣讀書嗜韓申術時輙謂人曰男兒行事當爲天下法碌碌給人供奔走吾不願爲也年念四留學東瀛肄業於早稻田大學課餘則至春陽社與王鐘聲組織新劇東海潮流日漲其惱由是而知神州欲放異彩於世界者匪推翻君主不可顧亭林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藝舟則宗斯言入同盟會與漁父克强相往來爲祖國謀也年三十二歸國主教於天津法政學校實則經營黨務未幾事敗爲滿室拘禁於淸宣統三年春出獄過漢皋適鐘聲歸國藝舟與之提倡新劇遨遊津漢間爲民呼籲吾國之新劇於斯始也日久又爲大府禁藝舟仰天而嘆曰吾民手不足爲國謀口不能言國事遑問其他遂憤然遁跡於奉天伶隱於天仙園以改良舊劇度歲月明年秋武漢起義各省響應者一日千里藝舟大喜曰黃龍飲馬拔劍斬蛟正此時矣結合塞上英雄揭竿而起三日夜奪關而入下登黃時南北統一共和告成藝舟卸軍柄與藍天蔚曰共和成立責在吾民吾志仍在社會也於是與潘月樵南下托身於滬之新舞臺以三寸舌爲警世鐘藝舟之名由斯聲振海內我邦人士靡弗知新劇之始僅鐘聲木鐸二人今鐘聲已死僅木鐸一人矣他如光華天知喃喃優游皆接其踵也其手著劇本數拾卷黑奴籲天隔簾花影黃龍血風行於世文章雋濬超逸洵利時之品其於大連組織勵羣社新劇小啓即其手筆激昂慷慨語語動人茲錄於後觀此即知其爲人云

▲組織勵羣社小啓

藝舟浪跡江湖年將不惑蹉跎歲月逐目皆非大地風雲日與砂石同飛走而來日茫茫歲不我與亦不願鬱鬱與草木同休也回首神州醫瘵束手進則豺狼當道舉步維艱退則洪水橫流立錐無地傷心慘目又非藝舟一身已焉藝舟自視菲材秉性孤僻既不欲塗脂抹粉獻媚於市人亦不欲婢膝奴顏誇榮於亂世丈夫爭功不在剎那而目光所注當在千百年之間此藝舟以鐵板銅琶謀生活有心人當毋作優孟觀乎是故重整旌旗跳我傀儡雖不敢云雲夢之竹咸池之鐘可以聲世而漁陽鼓吳市簫伯牙琴桓伊笛亦足以勵羣也吾心之向提倡人權吾志所趨剷鋤國賊人濺之以鐵血吾濺之以心血同利於國利於身吾志未酬吾心不死吾國一日不强吾舌

一日不斃有生之日卽吾奔走鼓吹之年碎骨粉身亦吾之所不計豪者自豪偉人自偉吾行吾素而已知吾者當在謳歌俚曲之間而覔愛國勵羣之道則吾道不孤矣

許靈隱傳

（塵因）

許靈隱號榮伯一字伶隱浙江錢塘縣人吸東海之潮仰西泠之月生而敏跌宕有王謝風年十四人絆束髮如錐美顏如玉鄉里間恆艷羨之此許家之寧馨兒靈隱工文章揮毫落紙如雲烟燦爛奪目喜吟詠尤精於艷體韓冬郎之美人香草李後主之月影花痕靈隱兼擅其美年念卒業於清江浦巡警學校明年春跳入宦海捧檄於淮揚之間召伯棠而花栽遍野矣二十四歲丁內艱　組歸杭清風兩袖末感時事日非國家多難遂拋却仕版彈鋏於春申未幾肄業於新聞報社賈長沙之痛哭阮步兵之倡狂自謂筆力不足挽狂瀾復跳上舞臺現身說法於是靈隱實隱於伶矣其工言情且精滑稽與任天知徐光華黃喃喃輩並名後隨木鐸而鄂而豫而皖而奉頗得社會之口碑乙卯夏以積勞卒於滬

錢柔聲傳

（塵因）

錢柔聲浙江餘杭人本世家子清季錢子密太史之嫡孫與伶隱表兄弟也年念二灼灼英姿其媚在骨體格清潔幾有弱不勝衣之態卒業於海上震旦公學精德文嫻習音樂昆仲四柔聲居其幼父母尤鍾愛也柔聲雖生於鐘鼎家而無綺羅氣性溫柔曠達視人猶已凡人與之交者靡弗贊其爲良友柔聲韶秀寡言笑不輕然諾諾之卽不爽憐香惜玉尤富於情亦志誠種也年十七入任天知之進化團扮閨閣派鬟影釵光羅衣翠袖視之宛然一美女子不待抹粉塗脂而天生佳麗於是豔名騰於海上與凌憐影顧無爲輩相抗衡的是南都之秀二年春隨黃喃喃遊於蘇杭閩吳江風月幾爲之增矣是年秋又隨其表仲伶隱北過運濟與木鐸結伴由是豔名又傳於北地與劉笑癡相較若大小喬也余識柔聲亦於青泥窪

鄭正秋傳

（劍雲）

鄭正秋粵之潮陽人世爲商族人無不持籌握算若獨好讀書人以其不諳生計學懼墮家聲勸爲吏執不可固強之始捐一銜然以性

不近終不若其讀書之樂君無他嗜篤喜觀劇居滬久有所得試爲劇評投諸報紙見重於民立子右任君聘君專司其職滬上報紙之有劇評自君始繼而民國成立民字報頗發達若民權中華民天鐸等報各闢評劇欄君以一人兼之君之評劇於藝術不甚苛求而於伶人之品德則督之綦嚴讀其文靡不敬之壬子創圖畫劇報兢兢以改良戲劇注重風化爲勸會譚鑫培隸新新舞臺看客李本初因喝倒采受辱君大憤作論斥之始猶筆戰終竟涉訟得道多助直聲大著君以改良戲劇之主張不見用於梨園市儈知肉食者之未能遠謀也癸丑孟秋遂起而自辦新民新劇社由評劇者進爲演劇人取號藥風誓以爲志演於ADC演於謀得利其時上海新劇市遭失敗雖以正秋之名亦難號招君則持以毅力傾家濟之海上評劇者大半君之故舊鑑其忱悃各爲文字鼓吹新劇方有幾希之望甲寅正月遷新民於石路信用益固營業甚佳是年兩赴漢口載譽而歸乙卯復至漢辦大中華劇社適當袁項城盜國時中日密約秘不宣佈君編無言劇（隱痛）權作小民喉舌事爲官場所知派衛隊百餘人將捕君有人進言曰民心憤激躍躍欲動倘加干涉必讓大變司令觀其形納其言始得倖免君則方以血淚與觀者相見也翌日西字報有文美之丙辰二月民鳴歇業君偕鄭君鷓鴣由滬而甬而無錫而嘉興而杭州而紹興所至有聲本岌岌不可終日者君至則轉危爲安非愛觀其劇敬其人也戊午四月組藥風新劇場上海新劇僅此一家矣君演劇無他長祇憑肺腑中語掬以示人一上舞臺身入劇中盡其在人忘其爲我苦口婆心不憚脣焦舌敝益以狀態誠懇楚楚可憐觀之未有不感動者今人稱新劇人爲社會教育家予謂正秋庶足當之無愧耳

鄭鷓鴣傳

（劍雲）

鄭塵字介塵一號鷓鴣安徽歙縣人本陸軍武備學堂學生卒業後兩任軍界要職性磊落好交友憤清政不剛與志士謀革命清吏捕之急隱於商民國成立功成不居退爲閑曹歲癸丑新舊派交鬨黨爭甚烈君以兩方各趨極端必讓大變將以禍天下毒生靈也知事不可爲乃潔身引退絕口不談國事君本耽絲竹嗜戲劇憤世嫉俗之心將有托以諷則莫妙於借口優孟是年冬遂創大江東劇社甲寅進新劇同志會從陸鏡若遊一心向藝進步極速粉墨登場便已不凡於是春申江上無不知有鄭鷓鴣者春柳解組家居不出暇輒與二三同志研究京劇善胡索托音包腔工隱無倫丙辰之夏鄭正秋辦藥風劇學館慕君名聘爲佐教二鄭覿面相見恨晚以正秋之

忠厚誠懇輔以君之老成練達如魚得水不可須臾離自是正秋凡有劇場組織必與君商君亦竭其智能以輔正秋雖朋友而手足有所不逮焉君演劇飾正生態度莊嚴言論正大不蔓不支適可而止一望而知爲有學識者時或反串陰險派則又繪聲繪影奸相畢露固知能者無不工也子名小庚人稱鷓鴣子髫齡嗜劇有乃父風玲瓏活潑絕頂聰明一上春柳劇場再登西湖舞臺雛鳳清聲亮是天籟不假做作自然逼眞擅京劇得其父傳板糟工穩音節悠揚落落大方毫不怯場捉放曹取城都武家坡三娘教子(飾薛倚)均其傑作他日克紹箕裘必此子也

陸鏡若傳

(癡萍)

陸輔字扶軒號鏡若武進人幼穎悟異常兒少長父煒士先生遣之游學扶桑其戚鄙以君年未及成人而遠適異國或尼之君不爲動慨然請行旣抵東瀛輒於修學之隙徧交吾國學子之留彼邦者久之告其所親曰吾國積弱之源上自政府下逮平民蓋交失其責一旦圖革新之非兼營並顧不爲功政治之穢易擢社會之習難祛易者享大名難者或沒世不見知名非我所務寧爲其難者於是從坪內逍遙博士遊治新派劇其志固有在矣嘗偕吳我尊馬絳士歐陽予倩謝抗白諸君獻身廣座彼都人士交口稱之辛亥義軍舉武昌君偕同志歸馳驅國事多所策畫事定不自矜伐潔身而退莊思緘先生督蘇介君之師吳稚暉延君參機要君應命往及莊先生去職君一意治劇曰舉世滔滔惟名利是弋吾其以優孟終乎會三月二十九日紀念黃花岡烈士大會舉行於海上之新新舞臺其紀念劇實君及其儔任之君飾黃克强先生策馬登場丰采奕奕四座掌聲如怒雷幾忘其幻相矣自後屢遊常錫蘇杭諸埠所至咸爲通人達士所賞癸丑遊湘聲譽益著湘中之有新劇自此始甲寅旋滬設春柳劇場於南京路之謀得利以不如歸社會鐘熱血猶回頭愛慾海浮雲諸名劇與社會相見陳義高尙識者許之獨不得於販夫走卒生涯因不敵他人之所謂新劇者或勸君損格以諧俗君艴然曰諧俗與春柳之旨不相容吾願他日知有失敗之春柳而不願以變節之春柳供人評騭也自是內蘊奇憂外遭激刺體貌益癯痟而病根遂潛伏乙卯夏以疾歸自武林竟不起春柳亦亡君之弟露沙卒業日本醫學校間亦助君治劇今設露沙醫院於閘北之寶山路

癡萍曰予之獲交鏡若在予治長沙日報時昕夕過從因得蓄識其旨趣不幸以後死之身執筆爲之傳噫不樂功名逃於優孟宜可以

自全矣而卒與世枘鑿鬱鬱以死吾其奈斯世之汚濁何哉

錢化佛傳

（竹邨）

錢化佛名蘇漢字玉齋號安愚化佛其別號也維揚江堰人父寄居毘陵垂三十年幼從某名畫師習六法頗得門徑其暇時間及拳棒又喜弄絲竹管絃及崑腔京徽各調南北小曲有時引吭高歌聲宏響逸知音律者咸嘖嘖稱賞某年家居無聊遊海上於是僑寓春江者十載依然栗落無甚得意事然君藉繪事餘暇所結納皆一時志士既而海上發起商團選各業中精壯少年編成行列經商餘暑兼習兵操藉以保衛地方有黃勛伯者亦商團一份子以擒盜隕命各團員嘉其勇義殯時不期而來弔者約萬人從此商團義勇隊膾炙人口君因激厲之下亦入滬北商團會朝夕操練步伐後膛毛瑟皆能運用自如年餘得卒業文憑旋任競存學校圖畫教習然家計窘困未免過於勞動而君仍雄心未已思欲投身軍界以一展其所長平時氣度大有聞鷄起舞枕戈待旦之概嗣清政失敗於鐵路國有之說內外騷然辛亥秋武昌起義各省謀響影應者日必數起而海上各志士亦麕集而謀光復高昌廟一役君預有功焉斯時滬軍一意進行君任先鋒隊庶務科長初冬出伐至南京裹餱荷殳出入槍林彈雨間幾匝月方下金陵旋因民國告成南北統一北伐之議罷而君乃退伍歸里年餘獎憑雖頻頒而溫飽則仍謀諸己視當代之所謂偉人所謂志士者類皆高車駟馬安享尊榮君獨淡漠置之壬子立志戒除烟酒賭博等惡習摒除綾羅專服布衣以守儉樸癸丑夏初某西人發起影戲公司特聘君扮演戲劇嗣鄭正秋君發起新民演劇社在謀得利洋行開演新劇君亦參與其列焉嘗扮小丑化裝奇特詼諧百出觀聽者莫不捧腹東方滑稽不是過也六月中旬陳黃輩有二次革命之舉滬南秩序紛亂砲聲輒夜不絕兵士死亡以及人民之中流彈者無算君又厠身於紅十字會收養殘廢掩埋骷髏當金陵三次獨立君奔走京江石頭城之間十數次救護傷殘極多隊長王培元言於會長沈仲禮君特贈以獎品以表紀念甲寅入少年進德會乙卯與錢香如發起魔術研究會期年盡得其秘丁巳與莫悟奇等往遊南洋香港廣東奧門各埠所造益進秋間返滬適大舞臺重組開幕君與毛韻珂有舊遂棄新劇而演舊戲粉墨登場之暇仍以繪事魔術自娛嗚呼若君者其亦人中之傑歟無依賴之性有獨立之能君嘗言於人曰富貴命也窮困亦命也天命如此焉得而強之然吾人在世兄弟妻子其能無凍餒也可矣何其勉於

已而多諷世之言也

劍雲曰化佛以畫家列名伶籍工化裝擅口才神情狀態風趣非常人見其劇靡不掩口葫蘆不知化佛固何許人也厥初伶時借戲以諷絃外餘音大有深意特昧者不察耳化佛性純良喜與文人墨客結納敦品勵行期於進德修業斯固常人所難尤無望於今之優伶也是可傳矣

上海大中華藥房

出品良藥

清音潤嗓

保全丹

此丹得之秘傳為壯健喉音之重要品其功能速減聲管不舒與受各種原因之牽累而致嗄潘低微者無論歌唱演說服之立覺聲調響亮隨意運用有鳴金擊玉之妙焉且用嗓時亦可含入口內每盒壹元

- 萬全戒煙丸
- 大中華外科萬應脂
- 寧坤養胎露
- 調經潤顏玉女露
- 驚感福幼湯
- 胎毒護嬰丹
- 快治咳嗽露
- 一服清涼散
- 立止頭痛藥
- 凍瘡活血膏
- 潤燥甘露水
- 香滑潔髮粉

戲劇大觀

有名伶的像片　有文家的題序　有唱戲的秘訣　有看戲的門徑　有內行的術語　有名伶的軼事　有名伶人的趣史　有梨園的黑幕　有完善的脚本　有精美的戲考　包羅萬象　五光十色　手此一編勝於看戲百遍　近來談劇者多矣然以意度之大約可分兩種之一爲文學理想的一爲美術實質的夫文學佐以理想非不佳也然務爲高深往往不合實用美術而有實質亦非不佳也然闡發未精易爲識者所鄙故必有美術的實質腠以文學的理想然後可以談劇本書主選劉豁公箸作員馮小隱周劍雲管義華鄭鷓鴣章爛柯舒舍予膽豚豚沈洗公沈木公尤半狂劉孤鶴諸先生箸作等身久爲海內景仰而對於新劇尤不憚苦口婆心諄諄開導道前人之所末道傳昔人之所不傳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後經大文豪苦海餘生鑒定伶界巨子夏月恆校正無亥豕魯魚之謬誤有銅琶鐵板之遺音內容分八大門　一霓裳倩影　一顧曲須知　三俳優列傳　四粉墨陽秋　五梨園瑣記　六伶工趣事　七樂府新聲　八京劇考證　盡善盡美非時下類似本刋之著作所可夢想得及者也

定價大洋五角

東門治咳大醫生

唐拾義

鄙人曩與唐君共事多年深知唐君學識宏博其新發明久咳丸應驗異常久爲世界所公認鄙人前已化驗合格頒發證書證明並將各醫院試驗之成績報告以俾患咳者知所注意焉

前英國吉隆坡
皇家醫院醫生 王澤民佈告

世界著名久咳丸

內務部化驗立案
農商部注冊專利

總發行所上海拾義藥房

外洋內地
均有代售

周劍雲先生主編

鞠部叢刊

詩孫何維樸

看看看

天虛我生鑒定　覺迷編輯

西藥指南

藥西指南一書費二百餘日之光陰集一百餘種之秘笈本著作者之經驗與纖力彙集而成大觀刪燕取菁一覽了然藥名則運舉中西翻譯異同之字一以英文爲主附以化學方程及簡單符號略如本草體裁辨其性質述其功用及內服分劑外用紀製諸法無不羅羅盡舉實爲醫藥家及化學工業家不可不備之書玆摘舉其要目如下

▲全部二冊定價一元六角特價一元另贈錦盒

上卷目錄

第一部氣類

酸素附臭酸素　水素附水過酸化水素　硝素附安毋尼亞　硝酸壹氣　鹽素附鹽酸　硝鹽酸　弗素附弗水素酸

第二部液類

臭素附臭水素酸

第三部石類

炭素附炭酸[illegible]素青酸　硫黃附硫酸亞硫酸　碘素　燐素附燐酸亞燐酸　次亞燐酸　焦性燐酸　砒素酸亞砒酸　碘化砒　硼素附硼酸　砂素附砂酸

第四部金類

鉀附鉀化合物　鈉附鈉化合物　鋰附鋰化合物　安毋紐誤附安毋紐誤化合物　鈣附鈣化合物　鋇附鋇化合物　鎂附鎂化合物　鋁附鋁化合物　亞鉛附亞鉛化合物　鍶附鍶化合物　鉍附鉍化合物　銻附銻合物　鉛附鉛化合物　水銀附水銀化合物　銅附銅化合物　鐵附鐵化合物　錳附錳化合物　鉻附鉻化合物　鎳附鎳化合物　銀附銀化合物　金附金化合物　白金

下卷目錄

第一部酒精類

愛氣兒酒精附愛氣兒以脫　抱水格魯拉兒　美企兒酒精附哥羅方黃碘　亞蜜儞酒精附亞硝酸亞密爾

第二部酒類

葡萄酒　白蘭地酒

第三部油類

動物油　豬油　羊油　拉納林　牛蠟　魚肝油　鯨蠟　蜂蠟　植物油　阿列布油　扁桃油　柯柯阿油　杜松子油　蓖麻子油　亞麻仁油　得波麻油　大楓子油　巴豆油　芥子油　肉豆蔻油　茴香油　的列並底油　白檀油　加耶布油　結列阿曹篤　樺皮油　桂皮油　橙皮油　枸櫞油　玫瑰油　刺賢垤兒油　迷迭香油　丁香油　知母油　薄荷油　樟腦油　有加里油　加密爾列油　以利準油　礦物油　石油　巴拉芬　精製煤脂　偏蘇兒　伊知必阿兒　雜油必立琴　甘脫油

第四部石蠟類

動物石蠟　硬石蠟附石炭酸石蠟　油石蠟　軟石蠟

第五部膠脂類

動物膠　明牛膠　明魚膠　植物膠　白樹膠　達拉侃篤樹膠　紅樹膠　松樹膠　癒瘡木脂　阿魏　安母尼亞屈謨　安息香　蘇合香　洋橄香　骨湃巴樹漿　秘露漿　木蔘兒　沒藥　薾那　加比農

第六部糖類

精製白糖　葡萄糖　乳糖　蜂蜜

第七部有機酸類

石炭酸附硫基石炭酸硫基石炭酸鹽類　水楊酸附水楊酸鹽類　沒食子酸　焦性沒食子酸　蟻酸　纈草酸附纈草酸鹽類　蓚酸附蓚酸鹽類　酒石酸附酒石酸鹽類　枸櫞酸附枸櫞酸鹽類　醋酸附冰醋酸醋酸鹽類　安息香酸附安息香酸鹽類　乳酸附乳酸鹽類

第八部動物類

麝香　海貍香　龍涎香　胃液素　鷄內肫皮　蛋白　斑螢　水蛭　沒食子附五倍子

第九部植物類

禾殼　麥角　米麵　燕麥仁　燕麥芽　麥麵　雀麥麵　澱粉　麵包屑　芝麻　亞麻仁　蔬果　生菜　萵苣　薑根　芥子　蒜頭　海葱　番椒　華尼林　薄荷　洋梅子　枸櫞　橙皮　石榴根皮　番木鼈　杏仁　茴香　胡荽子　胡椒　豆蔻　砂仁　花草　玫瑰花　薔薇花　紫羅蘭　泊芙蘭　金雀花　金蓋花　紅罌粟　罌粟　菲沃斯　草烏頭　加密爾列花　支奈花　棉花　甘草　大黃　藥草根　吐根　貫若　遠志根　古侖僕根　綿馬根　龍膽草　黃蓮　蒲公英　白芍　白芷　人參　葛粉　毛地黃　蘆薈　樹本　白檀　赤檀　括矢亞木　癒瘡木　蘇木　木香　沙沙法　洋茯苓　樂刺巴根　丁香　桂皮　解樹皮　橡皮　石榴根皮　鷄納　加斯加利刺　卡斯卡拉撒苦拉答皮　杜松　薩毘那葉　旃拿　高告　茶葉　咖啡　樟腦　苦利沙羅並　吉納　阿仙藥

第十部雜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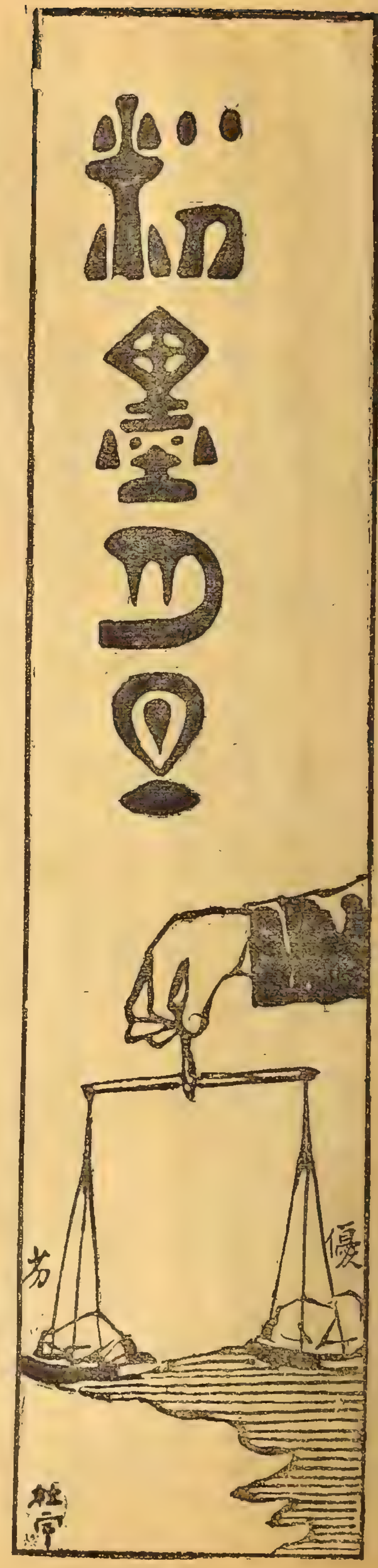
藥物種類　藥物禁忌　服藥時間　新流行藥

粉墨月旦

鈍根題

黑幕

◉高等社會黑幕	海上罪惡史	四册	三元
◉女界黑幕	小姊妹秘密史	六册	一元六角
◉男女黑幕	小弟兄秘密史	六册	一元六角
◉女界黑幕	粉陣歷險記	六册	一元八角
◉男女黑幕	脫靴黨	六册	一元八角
◉拆白黨之黑幕	他之秘密	一册	五角
◉清宮秘記	宮闈秘幕	一册	五角
◉家庭黑幕	不幸之妻	一册	五角
◉宮眷黑幕	蓮魂記	四册	一元六角



譚鑫培之碰碑哭靈

（劍雲）

譚鑫培執伶界牛耳三十年受清廷四品京服銜貝勒之榮名賸大王之尊號風靡全國震驚世界歐人蓄其餘音（歐美人士雖不諳中國戲曲然對於譚氏之唱亦以爲足爲研究音樂之佐百代公司之譚氏話片西人亦有置備者）日人尊其聲調（日本某校至以譚氏聲調與章太炎之文學並重列爲應研究之課程）戲迷仰其丰采票友拾其唾餘無老無少無人不感歎贊美五體投地佩其文武全材崑亂兼精一代偉人竟於民國六年溘焉長遊伶界人才一代不如一代前乎譚氏之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王（九齡）恨我生晚末由聆其一字一腔與譚氏並重之汪（桂芬）孫（菊仙）又一死一隱無從接其謦欬吾人所崇爲魯殿靈光衆喙一詞公認其中正和平之聲音清醇流利之腔調準確無訛之字眼吞吐甜蜜之念白出奇制勝之做工高超簡潔之武藝儒雅靜穆之扮相絕無瑕疵匪人可及者非僅譚氏一人乎奈何天不假年遽奪此老以去豈譚氏之名已傳至大羅天上雖仙佛亦成譚迷耶抑清之孝欽皇后幽冥寂寞特招譚氏以解悶耶或吾人無福聆譚調碧翁有意厄譚氏使皮簧之學自此而絕耶記者雖乏劇學亦屬譚迷最後聆譚之劇在乙卯新秋譚隸獻舞臺時譚氏在滬亦屬最後一次予適爲武林職務所羈僅見兩齣匆匆離滬嗚呼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

得幾回聞使予早知其爲最後一次又何忍捨之以去哉譚氏往矣諫果回甘餘音猶在耳際爰述所聆以誌不忘

演戲之要素有二曰情理曰身分凡不近人情不中事理不合身分之劇雖有佳喉亦無足貴，碰碑爲譚氏絕唱然三十以前則不演非譚氏不能演碰碑火候未到則食而不化也夫以譚氏藝術之精猶且如此慎重而今之後生小子年未弱冠輒好演衰派戲到滬打砲非李陵碑便洪羊洞聽者以是求唱者以是應引吭直嚷大類沐猴而冠俗音入耳幾同嚼蜡無味聽者與唱者兩皆莫明其妙絕無注重情理求合身分者此譚氏之碰碑所以獨絕也

幕內倒板(金烏墜)平平唱過(玉兎升)之升字並不拖腔一放即收候字隨唱隨高適可而止回龍(不出人)音淡而味永(我的兒耶)延一板落中眼悽然念子之音此句極佳座中人效之不能得其什一原板(須兵來救)兵字一斷救字之轉音宛轉而自然順流而下不露痕跡(不見回頭)回頭二字蒼老之至(潘仁美)之美字一抑(下了毒手)之手字脫口即頓住具見口勁(雙眉愁鎖)之拖腔與洪羊洞(病房來進)之進字似同而實異(逼體颼颼)句上一颼字甫出口復吸氣而入齒根交擊軀體抖戰半晌始將下一颼字吐出吞吐之妙蔑以復加恍如親見令公當年置身冰天雪窖中寒風凜烈之狀體貼至此令人拍案叫絕此新劇家所謂表情也孰謂舊戲不顧情理哉然舍譚氏烏足以語此托兆一場神色陡變目光凝練一縷貫注皓白之髯根根震動搖板無特異之點惟實而不浮亦非常伶所能學得醒來與六郎互證夢景及促六郎上馬探信之念白雖淡淡說來而眉宇間顯然有顧戀愛惜不忍生離之情形最後動以大義忍痛決絕手揮其行目不忍覩令人惻然動天倫之情至其鍊音咬字則本譚氏專長無俟瑣瑣贅述也三叫頭如鶴唳太空音悲而意遠搖板進塲吐音純趨於平塞北孤臣心灰意懶此景此情歷歷如繪矣

二次登場而上已着色隱約現死象此新劇之化粧也譚氏獨能注意及此捧鬚呵凍瑟縮可憐觀者既全神貫注雖在新秋一見譚氏亦若同處殘冬劇之作用大矣反二簧首句改爲(我楊家輔宋主心血扶保)保字迴旋轉折有無限波瀾起伏其間落至中眼而止悄聆之似與常伶同細辨之實大不同(兵敗荒郊)之郊字尾音繚繞酸楚悽涼有感慨不盡之意(按此句有言唱兵解死消者評者遂謂冰雖可解死如何消譏譚氏爲不通而予是晚近在臺口確聆爲兵敗荒郊四字評者自己耳聰不靈反責人以不通未免故入人罪

或譚氏有時眞唱冰解瓦消則非予之所知矣）（連環戰表）句戰字一提吐表字一頓簡潔老練（錦繡龍朝）句龍字三轉而接朝字低延一板然後提高波明水淨不染纖塵抑揚之間喉力甚健（賊潘洪）之賊字有力一字之貶嚴於斧鉞（在金殿）之殿字行腔甚佳（馬前英豪）之尾音與（兵敗荒郊）有別常伶唱至此必轉身內向飲茶潤喉譚氏則一氣到底毫不少息緊接兩大段快三眼尤覺難能可貴得未曾有可見名伶唱戲不肯放鬆一步彼末學新進稍解皮毛便要自高身價誠所謂黔驢之技不值識者一哂矣

（我那大郎兒）之兒字轉折委惋（楊三郎）之郎字搖曳生姿（可憐他既盡忠又盡孝身披盔甲血戰沙場馬不停蹄受盡了辛勞）從容不迫一氣奔放字字精圓粒粒可數如珠走盤如水滴漏（四子喪了）之喪字提承轉展極運腔之妙了字落板恰到好處接唱（我的兒吓）句蒼涼沉痛不忍卒聽（撇得我年邁人無有下梢）之梢字高如天馬行空低如平沙落雁一揚一抑悽惻纏綿足以廻腸盪氣以下詞句與原本不同唱得不即不離低徊往復曲折悠揚尺寸合度板槽工穩變化神奇罔不如意惟譚氏究以年邁發音過細予雖近在臺口仍有數句不甚了了老軍報雁來了譚氏以雙手摩挲其目昂其首跂其足審視再四始張弓發羽向空直射以爲必可命中不料竟然斷絃陡然一驚譚氏描摹老眼昏花饑欲得食之狀神情衰敗態度頹唐令人感喟不已唱（寶雕弓）句字字凌空字字峭拔（弓折絃斷爲的是那條）摔弓於地驚悸憤慨胥於此九字包括之（找一個避風處再作計較）音節哀苦面色慘淡寫出滿腹牢騷無可奈何之意下場之大刀花姿勢工架撲以獨絕即盔凱之起落亦大雅可觀此蓋由於幼習武生得力於手腕腰腿上工夫也

三次登場遇蘇武陰魂指導之一段念白如（這樣兵荒馬亂你還在這裏牧什麼羊）（他口口聲聲說的我楊家衰敗待我持刀將他砍死）字眼清銳一字不含混爲常伶所不及讀碑碣時先以戰袍拂去塵土表明此處漫草荒烟久無人到然後前行細看灰眚人目拭睫再觀更見年代湮遠碑碣爲塵土所覆其作工之精細豈俗伶所能體貼得到讀碑文二十字至（卸甲又丟盔）句從前則肩稍動甲能自卸首稍昂盔能自丟無須用手此次究以年老甲雖能自卸盔則不能不假手矣拜謝君恩聲如杜鵑泣血碰碑仰跌數次顚蹶可憐嗚呼令公死矣譚氏憊矣統觀全劇自始至終唱白作表無半點懈怠無一處不佳七十衰翁如此賣力愧煞一般剪頭去尾之輩

反西皮由青衣二六板化出純是商音最不易唱吐字力趨低平而須於平處見長若祗能放平不善使腔則始終一腔平淡無味有何

可聽必其餘味曲包平而不淡方顯精采他劇猶可用力此劇則有力無處用須具有清醇之嗓音堅強之口勁則其發音吐字始合於此劇之唱（按戲中反西皮僅有兩齣一為魚藏劍之（子胥閥閱門楣第）數句一即此劇乃皮簧調中最難求工者）執此以求舍譚氏固無第二人克以勝任王又宸為譚氏快壻其唱此劇雖無疵點然與乃岳較則有仙凡之判蓋一則味純而厚一則音淡而薄也倒板（白盔白甲白旗號）他人唱甲字多拖長而成呵呵之音譚氏則作一頓挫出口即止號字氣充沛高唱入雲哭頭（孤弟好兄弟）之弟字有一唱三歎一波三折之妙西皮元板（孤王與兵把仇報）之報字切齒咬牙憤懣已極（請過了靈牌往懷抱）之抱字悽涼慘惻無淚之聲反西皮（點點珠淚往下拋）繪聲繪影如見眞淚兩個點字若斷若續而下使人聆之濕透靑衫（上馬金下馬銀也曾賄過你的錦繡紅袍）氣促聲咽含悲忍淚（掛印封金辭奸曹）之奸字使一小腔圓潤無比（擂鼓三通把蔡陽的首級梟可算得是蓋世的英豪）他人唱至可字皆發一尖音如礮碑反調外無草然未免落小家氣譚氏則平平帶過淵穆純厚迥不猶人（還望二弟神威保）連一句神威保威字稍一咀吮行一短腔而吐保字發一悲嘆接（孤的好兄弟吓）茹痛已久至此始放聲一慟全場觀客初皆肅靜無譁屏息以聽至此始齊聲喝采其雅韻悲音眞有繞梁不散之概西皮（非是為伯珠淚拋孤與你父生死交哭罷了二弟把三弟叫）聲情激越不忘桃園結義之盟（三弟叫）之叫字尤有淚盡繼血之概（虎牢關前曾把那呂布的髮冠挑當陽坡下喝斷了灞陵橋）兩句長而難非口中有勁不辦譚氏精於讀字獨能以沉着出之蒼勁古茂不同凡響以下十餘句亦復遒峭冲淡高山流水不食人間煙火氣為唱至此工矣絕矣總之譚氏此劇爐火純靑已入化境如讀韓昌黎祭十二郎文油然而生骨肉之情嗚呼聲音之道感人深矣

譚鑫培之空城計　（小隱）

空城計一劇情節既為婦孺皆知詞句亦為人所共喻故雖老戲而社會猶極歡迎我本是一段慢板無論善與未善要皆以譚調為依歸其所以普及社會者不可謂非譚氏之力雖第一才子不能與之抗衡也昔者王九齡盧台子輩亦皆以空城計著於時聞之老於顧曲者言王盧詞句皆極冗長自經譚氏改訂後删繁就簡詞調均佳遒古超今允稱絕作數十年來無論在南在北最喜演唱不自珍祕

蓋譚演是劇平平敘述毫不費力而聽戲者與珠簾寨連營寨同一歡迎事半功倍又何樂而不爲哉譚氏演空城計養到功深故能畢重若輕餘子雖刻意求工又豈得望其項背他姑勿論卽手中羽扇不高不低極其自然易以俗伶非失之高卽失之低高則嫌殭低又近拖欲求恰合其度則於譚歎觀止矣譚飾武侯氣度雍容實有尊爲尙父之概此豈俗伶所可學而成者看地圖雖露驚懼之意而面上不現驚惶之容三探愈逼愈緊雖以老成持重之諸葛當之爲國家大事計亦不能不稍露倉惶但能從容佈置未致失措固尙不失其爲武侯故譚氏於第三再探銜口急出陡然變色曩見孫大嗓演此首二兩次之再探均大聲疾呼至三次再探反輕輕言之行所無事鎮靜則鎮靜矣獨未思近於詐僞必欲描摹武侯左道傍門詭譎百出宛一妖道身分方謂盡作工之能事亦復何取耶

我本是一段慢西皮譚氏腔調風靡一時凡演空城計者無論佳否要皆不能出其範圍在譚雖慢轉輕揚而字音蒼老味餘於唱二六板一段官體並用緩急適中雖似平平敘述而音節之佳並世罕與倫匹俗伶爲之雖工尺字能不差累黍然發音之高低運氣之急徐稍一不當仍有毫厘千里之謬賢如王雨田王君直輩且似落迹象若貴俊卿劉鴻聲王又宸等則更近乎油腔滑調矣譚氏空城計唱固佳矣而斬謖尤稱絕作如聞馬王回營請罪之盛怒聞趙雲及得勝回營之驚喜趙歸入後營乃又勃然色變致升帳之步履且失常度(怒上心頭難消恨)一句倒板恨字用齒音翻高眞有咬牙切齒之慨(見馬謖只哭得珠淚洒)一句搖板宛轉紆廻無限傷感至哭謖之搖板腔緩韵低聲隨淚下唱作各極妙用不可方物餘子效顰多見其不知量耳

譚鑫培之烏龍院

(馬二先生)

譚氏之四平調極其清圓婉轉爲他人所不及姑就所見之烏龍院而論其特異之點甚多

(一)出場時之（大堂上打罷了退堂鼓衙前來了宋公明）兩句從容閑適表出公暇散步神情

(二)(自那日閑遊在大街上)一段中較他人多（那富貴本非人所有自有天爺作主張）兩句其天字之行腔極流動不可捉摸

(三)聽見衆人議論之後唱（又聽得衆賓朋說短道長）將(旁人)二字改爲(衆賓朋)三字詞却不見佳然却難唱蓋(旁)字行腔用於(衆)字之下而(人)字並無行腔乃欲加一字易爲(賓朋)二字且使其尺寸不變此非斲輪老手不辦也且其(朋)字又甚沉重

有力音調一煞然後乃徐出(說短道長)四字有餘音嫋嫋之意

(四)猜心事之一段（莫不是衣襤褸不稱你的身）其(衣)字之腔略與(自有天爺作主張)之(天)字同而(襤褸)二字又與(賓朋)二字相同故此一句乃合前兩句之腔而成爲一腔者

(五)(這不是來那不是)一句其(這)字平平道出接用(不)字腔儘力下迤陡於板後(是)字上一揚令人聽了不覺忍俊不禁彩聲必將脫口而出蓋(這不)二字下行之腔已低至無可再低人且疑其無法唱矣陡然翻起全句遂覺聲勢非常有水盡山窮雲迴峯轉之妙不由人不叫絕也

(六)碰椅子之後聞旦角說(我把你這活忘八)時例須將頭巾向下一扯學爲龜形然在他人多用手先將頭巾向下扯好然後再縮項招手而譚氏則祇於同時用雙手由耳後從上頭頂向下一掠頭巾已隨之下覆額際項已縮而臂已曲矣此種種動作皆于(哦)字之一聲中作成與鑼鼓相應敏迅干淨不似他人之拖泥帶水也

(七)此戲雖爲游戲之作有種種之滑稽之表情然究屬生角而非丑角故必寓莊于諧乃可他人演此多有失之過分者此又譚氏之所無也觀者不可不察

右所舉皆譚氏特異之點其他雖有佳處而爲他人所同有者概從略焉

劉鴻聲之新斬黃袍

（劍雲）

跛劉之戲雖云三斬一探碰碑滾蛋以吾所見斬謖碰碑爲老譚絕唱鴻聲嗓子高尖多而矮圓少姑不論未易效顰即就喉音言亦似非其傑作故斬子斬袍確爲鴻聲得意之筆探母已少遜斬謖碰碑無多出奇處鴻聲因色致跛其股而嗓音未嘗稍敗此眞天與以唱戲本錢有非人力所能及者鴻聲長處一在於音二在於氣使有音而氣不充足則戲詞一長必難爲繼又安能保其始終圓滿使有氣而音不甜甜則必流於拖長腔耍花腔之俗套聆之便覺索然寡味今鴻聲神完氣足首尾如一尖腔嗄調俯拾即是振喉發音略不費

力從容安詳一若行無所事者故難能可貴也鴻聲此次南下嗓音猶昔調門在乙字調(有時唱乙半調)用腔咬字亦稍知講究較前稍見進步蓋已漸臻爐火純青之候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也

斬黃袍一劇戲品殊不雅馴念白多京韵以帝王之尊而在城樓大呼乾娘親娘此尙成何體統高懷德氣憤塡膺威震朝右君臣論理之際有何心緒高唱梆子腔尤屬俗不可耐跛劉此次登臺既大書改良新詞句我以爲凡此鄙陋之點必已悉數删去詎知不良之處並未修改而原有之良詞則均改盡此吾人所失望者也

頭場酒醉後唱四句搖板詞爲(見我兄長在夢兒裏手挽手兒把話提江上大事付與你有人保你定華夷)改江陽轍爲依期轍較原詞不過上下顚倒而已(他三人把話一樣講)一段流水板完全改過其第一句爲(自從盤古分天地)轍脚如前蓋承上啓下也(天作保來地作保)一段改苗條轍爲人成轍其第一句爲(在陳橋難壞了趙匡胤)(孤王酒醉桃花宮)四句二六本爲中東轍此次改爲由求轍其第一句爲(自從素梅進宮後)較原詞增多兩句尺寸距離亦較前爲近難唱則有之優則未必城樓倒板本爲(丹鳳眼來看端詳)鴻聲改爲(忙觀定)以下快板遂改江陽轍爲人成轍記者坐位在臺上鴻聲快板又不如老譚字字清圓於其詞句不甚明瞭梆子腔一句爲(哎喲喲我明白了啊呵呵)詞太俗不敢附和叫好(孤的乾娘呀孤的親娘呀)減去孤的親娘呀一句多增(這就是優待條件啊)(帝妹你就隨隨便便罷)此兩句余聆之頗晰近閱某評劇家之作謂其將乾娘改去竇則未也又有某君評鴻聲新詞斬黃袍而引用舊句如(不如一死見兄王)(內侍臣擺駕上九重)等殊不知(王)字根據(講)字既不唱(一樣講)何來(見兄王)(重)字根據(宮)字既不唱(桃花宮)何來(上九重)某君豈未知鴻聲轍脚已改爲(依期)(由求)耶抑聽覺不甚了了耶

鴻聲斬袍全劇瑕瑜互見兩段流水一段二六鄙見似不如舊作哭頭甚佳(丹鳳眼來忙觀定)一句倒板字字用力高至無以復加而又字字清亮略無毛澀嘶裂之病(定)字走鼻音韻味俱厚非鐵嗓不克勝任此即鴻聲可貴處與陶三春對唱之快板爽脆乾淨毫不滯鈍惜馬妙儂之陶三春本領太難配搭不上耳說(我曉得哉)一句蘇白迹近油滑萬非正生所宜出口豈鴻聲首日打泡即染海派惡習耶竊爲不取

趙如泉前數年唱武生及做工老生本有幾齣可取之戲乃久隸大舞臺足跡又未越上海一步專知迎合俗客心理一味胡調油滑到十二分何論演何戲無不夾用幾句蘇白甚至加上兩句洋涇浜英語稍有顧曲程度者皆厭惡之是晚配高懷德以無韁之野馬一旦命其貼然就範火性未除無怪其手足無措連戲詞多忘了(臣不能見君君不能見本)如泉倒念其詞一句出口自知其誤免不得吃螺絲幸臺下祇有一二人拍巴掌否則殆矣如泉出身武生演戲又重火氣高懷德一角宜乎合其胃口顧乃如此豈以鴻聲為大名角有所憚而然耶如泉進戲房後以手拭汗曰今日眞險實因戲詞太生久未演唱之故幸我人緣好人能為我諒不然掮臺矣如泉之言如此乃閱某君戲評竟譽為(究竟不凡精神百倍)甚至過甚其詞曰(歎觀止矣)以如泉是晚之糟而可譽為歎觀止則吳始芳麒麟童之高懷德不將詫為見所未見耶鄙劇眼光固人各不同然亦未可與事實背謬過甚我非與某君為難愿其以後下筆稍為審慎耳

張永林之韓龍循規踏矩應對如流陳福壽之太監週旋進退平順無疵梅榮齋不能唱說說做做尚可去鄭子明亦有可取

(劍雲)

王鳳卿之文昭關

昭關為鬚生繁劇之一西皮二黃全備自出場搖板至改裝二六行腔使調抑揚抗墜之間處處須運以高朗激楚之聲一字不可苟且非膛音充實參以腦後音不辦當年程長庚以此劇為生平得意之作我恨生晚未及耳接每聞前輩傳述津津若有餘味長庚既往汪譚孫三人均能演之譚氏紆徐為妍以纖巧見長雖含嗚咽飲恨之概却少慷慨激昂之情孫氏大氣磅礴軀體修偉常自詡非彼不克狀伍員於此劇亦稱拿手然大刀闊斧佳則佳矣以云完密無疵則尚未必蓋通體不能免草率忽略處也汪桂芬卓然中聲音若金石第言聲調不愧長庚後一人其唱此劇挾猛獅搏兎之力運風霜雷霆之氣寫孤臣異域之悲繪孝子思親之感始終不懈一字一淚洵非孫譚可及汪死汪調不絕如縷賴有鳳卿起而繼之雖造詣未深弗足以抗前賢然在今日數汪派傳人談汪調昭關鳳卿而外亦幾無人是則吾人安能不推愛屋及烏之心以前之重桂芬者重鳳卿哉

鳳卿首場兩句西皮搖板(伍員馬上怒氣沖逃出龍潭虎穴中)首句吞吐甚妙虎字用鼻音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聽說昭關路不通)四句前兩句甚平爹娘呀字音散而不凝未能出之以幽韵此其力量不逮桂芬處一言難盡之叫板來勢極猛使知以下

有好句可聽果也四句快西皮激越勁挺句句有力字字見稜無一字不由丹田貫入腦門再由腦門迴旋衝口而出其味醰醰有回甘之妙而（血染紅）一收尤有砥柱中流之力可謂全劇制勝處鳳卿台步不佳八字形分得太拘泥遂露踹跚之態念白少勁欠沉着二黃正板（一輪明月）一段瑕瑜互見（一）字（明）字之吸入鼻音皆鳳卿長處（照窗前）之前字頻頻換氣則其短處二段元板（心中有事難合眼翻來覆去睡不安）心中有事四字一提一放異常英挺以下六句如快刀斬葛籐刀起籐斷無拖泥帶水之病三段（雞鳴犬吠五更天）一句如聞午夜雞聲催人起舞以下愈唱愈急有波濤洶湧之勢（仗寶劍）之寶字直拔而起響可遏雲膛音極為沖沛改裝之二六稍弱總之近代鬚生實力不足多趨譚派本意原在取巧然無鑫培天分遂失綿邈之致而現委靡之象孫則全以氣勝令人望而却步汪之音擲地成金石尤無敢問津者鳳卿能不畏難即其難能可貴處若必苛求其全甯試問並世有幾桂芬哉

吳鐵菴之王佐斷臂

（小隱）

予之初觀吳鐵庵戲在辛亥之冬距今已及七年斯時吳僅七齡一時有神童之目稺子登台便重作工如演黃金台必帶盤關演瓊林宴必帶問樵究以身材太小不盡合法故友人王君及紅豆館主皆目之為耍猴乙卯至都觀吳於丹桂茶園年齡既增身材亦長雖唱工力趨時尚之花腔而臺步身段確有幾分似譚處以為孺子可教前途造詣未可限量際此生角寥落後起人材不能不望於此蜚青年也戊午海上天蟾主人聘吳南下予與之別又二年方期吳之學問與日俱進觀其八大錘一劇大失所望蓋學譚矯枉過正趨於魔道凌霄漢閣主所謂學譚摹譚予所謂知譚唱譚若吳者唱工則毫無可取作派神情僅屬知譚與摹譚學與摹為道與魔之分如與唱乃心領與力行之別也茲於吳所演之八大錘有所評論吳固知譚者請以譚法與吳一商榷之

王佐上場念（要作天下奇男子須學人間大丈夫）後鑼聲一響為武穆兵敗回營此時王佐一聞鑼聲便抬頭觀看天色此等處雖無關緊要然其中大有道理蓋斯時尙未昏暮武穆回營出王不意其為兵敗即於王佐之看天色中摹出此等傳神之筆為譚氏獨得之秘吳能體會到不可謂非學譚能識其微王佐欲往北國說陸文龍武穆恐畫虎不成謂王用你不着出帳去罷王佐匆匆告辭出帳時

雖略一歎息純爲惶愧而非憤恨吳於此處稍嫌過分然較之貴俊卿之頓足目是高明多矣

二場簾內倒板雖屬平穩調已非譚出場唱（爲國家秉忠心食君祿報王恩晝夜奔忙）句譚氏一氣呵成忙字下雖簡而情緒出自然今吳於忙字行腔拖長中間換氣提高以致不能連貫尾音過於宛轉不免拖泥帶水之病（想當年在洞庭何等浪蕩）句吳於想當年三字喉音擅動即用花腔可謂創格在洞庭三字用花腔更不待言蕩字下行腔譚氏起伏分明吳則近於油滑（我王佐雖有勞怎受榮昌）句譚氏於榮字下略一跌宕將昌字音提高仍復落下緊接（今夜晚怎能夠番營獨闖）句闖字下行腔雖屬進板其能於洪洋洞中皇恩隆重之腔不能用病房來進之腔吳氏處處要好故行腔無往而不從其多也

二段元板（在營中思巧計番營來進）句譚氏出以平淡緊接下句不用過板吳於進字亦拖長腔即不能不加過板矣且思巧計三句下一波三折爲海派髦兒戲最流行之花腔不知吳從何處學得既稱譚派不能專爲博采計即不爲譚氏稍留餘地（左又思右又想心神不定）句唱左又思三字以手撫頭作思狀唱右又想三字退步昂首作想狀在吳講究作工可謂無微不至惟譚却無此種作派吳氏自出心裁不勉近於矯揉造作看書之神情說白尚佳三段元板四句一氣呵成亦尚平穩不差惟念要離斷臂刺慶忌大聲疾呼太嫌過火譚氏於此句重複讀之作思索狀方合於觸機情景若吳則如黃天霸望江居大呼落馬湖此等機密大事寧不畏人所聞耶

修書時磨墨濡筆拚剔筆上之落毫寫信封信封面之收信寄信人名封背之護封月日無不一一俱到最後又以墨磨數下在封背蓋印若爲蓋圖章則不應大磨特磨若非圖章則此舉果係何爲作工以云細膩誠細膩矣以云譚派則譚氏不如是之甚也斷臂應於搖板（顧不得生合死自作主張）句下即以臂置案持劍砍之吳唱完是句捲袖仗劍欲行又止者再及至斷時臂未置案但以劍砍桌而已要知忠臣烈士皆激於一時之義氣若吳之斷臂頗現不忍之色既於情理不合亦與譚氏大謬此處譚氏擇一搶臂爲劇場之絕技吳固不可以語此惟吳方在青年亦如貴老二之就地打滾竊以爲不可也二旗牌扶王佐起立後王云不可聲張乃授之以信傍其送至元帥處旗牌甫行復又喚轉囑以機密大事不可洩漏吳於此叮嚀愼重神色兼到頗甚可取惟下場時照譚氏應手持斷臂略一回

顧作慘不忍觀狀卽匆匆而去今吳持臂番視攢眉搖首良久良久方始退下亦於劇情譚派兩皆失之被擒見兀朮時自(留頭講話)下一段說白語氣委宛神色亦佳(現有斷臂爲證)一句譚氏起一暴音吳竟平平讀之於理亦有未合至命名苦人兒時花臉小生皆不合手其咎不能專歸之於吳也

王佐旣至番營到後帳竊窺爲陸文龍之乳娘所見指爲奸細王佐告以姓名飾乳娘者應云(聞聽殿下言講有宋將王佐投順我國取名苦人兒的就是你麼)老旦謝玉珊飾乳娘於此處卽云(你爲我家公子受了苦了)幷以手摸王之左臂幸吳尙聰明雖退後一步仍照脚本接云(聽老太太之言不像此處人氏)一問一答連下無誤但唱至(聽一言來心歡暢我與安人說端詳爲國家斷去我之左膀捨死忘生到番邦)此時謝玉珊因(你爲我家公子受了苦了)一句先已說過無言可答只可復以手摸王之膀吳卽接唱)這斷臂情由不可聲張)句此塲謝玉珊荒謬已極若非吳尙能鎭定必至不可收拾陸文龍回營以至說書時均尙平妥無誤說書雖神氣差然起承轉合尙有層次說至(馬不食草料眼望北國大叫三聲竟自死了)時文龍問却是爲何王佐答以(也不過是思鄉呵)詎是日吳尙未說出竟被謝玉珊之乳娘搶去多口眞該打吳接云(照哇那馬也不過是思鄉呵)不能不算聰明老旦此處應念之(馬且思鄉何況人乎)一句謝玉珊竟不知所云看畫時老生小生老旦三人之神情須一體貫注方有可觀楊瑞亭之小生謝玉珊之老旦與吳分道揚鑣全不合式吳雖有不是之處亦卽不能苛責惟陸文龍問畫上孩童叫什麼名字時依照譚法先應含糊答之至第三次方銜口急出云(他叫陸文龍)今吳於小生初次問時科頭側坐若無所聞楊瑞亭之小生問至第三次忽大呼曰(咳)吳氏作驚狀起立桌前小生復問叫何名字方答以叫陸文龍此則大悖舊規又文龍拜畫像時老生忽與老旦交頭接耳適文龍拜畢轉身吳氏仰天而視且云電燈好亮此種舉動爲老本所無妄自增加殊嫌蛇足況復涉及電燈尤非老生所宜有吳以學譚自命譚之八大錘豈竟若是耶

統觀吳之藝事以作工爲最佳但有時過嫌矯揉造作此則由於火候未到而自作聰明處亦一大病若長此不改將來變本加厲不入魔道不止也說白字眼亦爲純正且聲容兼到可謂臉上有戲童伶如此頗不多見惟唱工無句不行腔無腔不帶花俗劣至於不可名

狀以方髦兒戲則頗近之然卽髦兒戲亦未可一概而論前數年之小翠喜嘗較吳爲規矩此而號稱學譚吾恐譚氏有知必當痛哭也
楊瑞亭之陸文龍力摹小樓之穩遂至近於懈怠自始至終毫無精采武場雖打四將然身段架式均無足取讀書一場念白不上韻頗爲不合而作派神情毫不注意大有敷衍了事之態然實如楊小樓此場亦間用白話如現在與和你坐下不要緊等語一時稱讚者所譏小樓且若是吾於瑞亭又何責焉於此嘆徐(小香)王(桂官)陸文龍之成廣陵散也

馮志奎之架子花臉在海上頗負時名飾兀朮冠以草帽緬綠珠飾已屬創見(京伶冠紅纓帽)而念作上錯誤尤多如佈陣對陣時照老本應由兀朮先發言云(姓岳的前日被孤敗了一陣今日又來作甚)岳飛答云(傷吾大將楊再興恨不得食爾之肉)兀朮云「衆將官押住陣角」於是起打雖各伶之詞句長短不同大概總不悖是今馮由岳飛先發言兀朮答云(岳元帥你看山東山西湖廣江西一帶等處全入孤家掌握之中降順孤家與爾平分疆土)此係挑華車之詞句不可以之用於八大錘也馮志奎於報乳娘到時云有請報殿下到亦云有請此雖差誤尚無足深責最荒謬者報岳飛討戰馮僅云(再探)將(那岳蠻子他又來了)一句減去及陸文龍云待孩兒抵擋一陣馮又僅云(須要小心)便爾下場將(有此膽量)一句亦復減去王佐投降兀朮命名苦人兒之後應囑衆將滿營之中任他游玩不可攔阻有此一句爲下文王入後營說陸文龍之伏筆馮易以(帶了下去)便算了事足見其於八大錘完全不會馮雖不會僅欲敷衍終場尚未出大毛病老旦謝玉珊其不會亦與馮等却處處想出風頭亦可謂不善藏拙也

吳鐵庵之武家坡

(小隱)

武家坡譚氏名劇也鐵庵號稱學譚演來殊未盡是茲以譚法證吳之失願鐵庵虛心研求勿遽以名家自負也
場內倒板譚氏極爲峭勁吳氏殊鮮精采出場之打馬牽繮神情步伐頗有幾分似譚處惟伸項彎背太嫌做作譚氏晚年雖似略有彎背然屬於年齡上之關係初非有意若是吳於此處亦加摹仿無怪變本加厲亦如學劉鴻聲者唱尚未能而跛足反先學得耳(不由得一陣陣洒淚胸懷)洒字下生一波折懷字但轉一音並不拖腔吳氏此句簡潔爽利頗爲近似(青是山綠是水花花世界)界字行

惟轉折雖捉而氣須舒和吳氏不免急態遂無足取(薛平貴好一似孤雁歸來)歸字略一跌宕接來字行一短腔仍還本音吳氏於來字用轉音似未合法(老王允在朝中官封太宰)以下五句譚氏有時聯貫而下皆無過門板要排得准氣要用得勻其中字音清重高底之間韵調環生跌宕盡致歎爲觀止有時官封太宰句緊接(他拿我貧窮人那放在心懷)此處用一過門以下三句仍屬聯貫吳於此五句中句句用過門固不合乎譚法亦足見氣弱不勝也武家坡外之家字略帶尾音即將坡字用力噴出吳於家字拖音嫌長「這大嫂傳話太遲慢」一段快板將武家坡三字提高亦嫌過火與青衣問答一段說到莫非就是薛大嫂重見一禮處吳作驚狀匆匆行禮有似貪歡報中刼江鬼與李香蘭行禮之態度但未推之就座耳取書六句快板唱至弓插袋內把書信取句取字竭力翻高調似鳳卿念我若無心還不回來呢老生以手拍青衣之肩吳所站地位距青衣甚遠乃前行兩步以手拍之又念自然有哇手指之着青衣掌心那苦還在後面呢牽青衣衣衿吳氏皆醜態百出涉於輕佻殊失老生身分「按此等處生旦之距離最須合度然後手口相應行之自然始能大方紅豆館主常論王君直武家坡之涉於輕薄以王較吳自是吳之作工爲佳而輕佻處亦似吳甚於王也」(八月十五月光明)倒板譚氏蒼老簡淨吳於明字行腔過長若非如是焉能博得台下采聲爲迎聽者心理計吳之苦衷似亦不可不諒(薛大哥在月下修寫書文)修寫書文四字行腔吳氏雖属一氣呵成但轉折甚繁迫於油腔滑調所謂沉不住氣也(他到好)(到也安寧)(老軍作)(自有人縫)四個下半句譚氏皆簡淨無腔吳於他到好之好字讀如去聲下接(哦呵呵)尾音極爲刺耳到也安寧之寧字亦有短腔自有人縫改爲自己縫(薛大哥這幾年運不通)譚氏於年字用本音翻高腔運字略一停頓不通二字無腔不用過門緊接在西涼路上受了苦刑句吳之年字下轉(那呵)音且不通二字行腔甚長拖泥帶水幾至不可收拾且間以過門方唱下句尤爲不合青衣索婚書即云慢來慢來可也吳氏則改作回身欲取狀忽又轉來此等處認吳氏之自作聰明畫蛇添足也(西涼國四十單八站爲軍的要人不要錢)下青衣接唱句後譚氏從懷中取銀一錠有一段快板(好一個貞節王寶川百般調戲也枉然懷中取出銀一錠將銀放在地平川這錠銀三兩三送與大嫂作養廉打首飾買簪環買綾羅製衣衫我與你少年夫妻就過上幾年)頗不易唱內行中如王鳳卿劉鴻聲孟小茹時慧寶等皆無之只票友中之紅豆館主與言菊朋王君直輩尚絲毫不改童伶趙鳳鳴昔與尚小雲合演

亦有此段演武家坡者於此原屬可有可無但吳既稱學譚則不當將譚之精華棄去豈自知不勝遂避重就輕耶吳在童伶總算翹楚以云學譚則相去尙遠也小楊月樓飾王寶川純屬花旦身段當亦爲梅毒所染唱工毫無特色說白中如平貴之寒婆殺了他問他要之粥字一則未能傳神一則音未咬準傳神處梅氏頗能勝任咬音則陳德霖外已無第二人若小楊月樓則固未可深責也

賽三勝之余派礮碑

（劍雲）

要評賽三勝之戲當先溯余三勝之源比年鬚生盛趨譚派汪孫兩氏沉寂無聞今賽三勝異幟特標大書其頭銜曰余派顧名思義其爲余派嫡傳不問可知親授其藝者乃三勝之孫余伯淸乎吾生已晚未獲親聆余三勝之戲然聞諸老輩傳述則知余氏爲腔之創作家而皮黃之腔亦自余氏而大備譚鑫培固私淑余氏而以善用腔鳴於世者今之票友往往研其一腔至終身無所得無非以其佳而難耳準此以推測余氏則可想其腔更佳而更難吾人欲明何謂余派不妨以鑫培爲余氏之代表亦猶之武生中之俞派振庭雖爲其子而識者則以小樓和玉爲能傳其衣鉢也（三勝之孫余叔巖極推重鑫培嘗從之討敎）惟膠柱鼓瑟者不可謂鑫培即三勝耳此點既明尤有一節不可不分淸者則吾人之評賽三勝不當就賽三勝自身立論而當注重其師余伯淸賽三勝唱而佳則係敎者之功唱而劣則係敎者之咎歸功與集矢惟余伯淸負其賽三勝一稚子彼但知依樣葫蘆何嘗夢見所謂余派哉

於是吾得而評其劇矣余派礮碑先期見新申報載其詞執此一紙按圖索驥自無不明之句乃聆未終曲即覺不耐喟然顧友人曰此何腔吾人豈置身髦兒戲園聽髦兒戲子唱呵呵調耶不然何其聲之酷肖也吾今始恍然所謂余派者非余三勝一派乃余伯淸自創之特別派耳

礮碑之反調向例僅三段賽三勝增至五段詞之通順與否且不必問顧其唱法則大難每句必使花腔三五句之間必拔一尖字或勒一小腔原板中（不見回頭）之回字頭字一勒一拖聽之異常刺耳重重疊疊關門閉戶掩柴扉確有此種景象或有嗜痂之癖代其辯護詈吾爲少見多怪吾決不與辨良以違心之論本無價值可言也

余伯淸曾爲毛韻珂琴師雖一小過門亦必大拉花點以博外行之采而唱者反爲所累蓋彼之胡琴已入魔道但能賣弄自己本領絕

不能襯托唱者之腔調今又以魔道教戲勢非誤人子弟不止幸而賽三勝嗓子亮膛音足丟氣充體質厚尖腔嘎調脫口而出戲詞雖長不露弱態倘易一人如此唱法十日必力竭聲嘶一月後必倒嗓是非教戲直是坑人(賽三勝現已倒倉)賽三勝受業於余瞎子可謂問道於盲謬稱爲余三勝之嫡派毋寧實言傳楊四立之衣鉢嗚呼余伯淸辱沒余三勝糟蹋賽三勝噫嘻

尙和玉之一箭仇

(劍雲)

鬚生有三派武生亦有三派鬚生三派人無不知爲汪譚孫武生三派人或未盡知爲俞(菊笙)黃(月山)李(春來)李氏之戲南方之短打武生罔弗宗之俞氏之戲其勢力足以涵蓋北方黃氏較弱隸其幟下者不過瑞德寶馬德成李吉瑞數人俞派健將人無不知爲楊小樓俞振廷未必盡知猶有尙和玉予謂楊小樓雖爲俞潤仙高足然其技參以乃父(月樓)家學取精用宏蔚爲大觀振廷雖爲名父之子然手脚毛燥時貽人以鹵莽滅裂之譏一長足錄尙難跨竈其能純粹傳俞氏之藝者唯尙和玉耳和玉親炙俞氏已久一舉一動咸能中節合法其爲劇端凝穩健卓然大將風度抬腿動足根於金鼓馳騁搏擊必有定則而鈎臉戲之佳尤覺一時無兩晉陽宮之李元霸則嘴尖顋削有如鷹隼水濂洞之孫行者則身手動作不脫猴性拿高登則宛然惡霸鐵籠山則端然將軍葭萌關則活似張飛本來面目一施粉墨便能曲肖戲中人而每劇之打法又各不相同貫翻軟腰貫跳跺泥之外江武生當之竟有手足失措者亦足見其技之工矣總之和玉之武生僅聲色不逮小樓餘無弱點雖小樓亦視爲畏友祗以久隨吉瑞屈爲備員篤於友誼不甘離貳名望遂不如小樓之隆是其人不僅武技可佩德行亦足風世也

和玉傑作甚多常人所能見者輙舉其四平山(卽晉陽宮)之鎚一箭仇之槍四平山之鎚吾友已評之矣吾今述其一箭仇之槍和玉飾史文恭面容雖蒼老而雙目奕奕有神英氣咄咄逼人猶勝於尋常武生之滿面酒肉氣落座後念引子(武藝高強論槍法蓋世無雙)音雖瘖澀而吐字猶句讀分明念詩以(要把梁山一掃空)句一掃空三字盤旋而出口勁甚健以下一段白口歷敘自己武藝不凡因奪馬與梁山賊寇交手箭射晁蓋結下怨仇音固不亮而字斟句酌皆成片段近台聽之尙覺明晰二場與盧俊義答話互勸不從致起爭端唱急三槍隨唱隨做手勢連人帶椅疾移至台口出以全力終以嗓音閉塞不甚明瞭而工架圓雄壯可觀與盧俊義比槍兩

場天矯如龍迅疾如風蓋叫天花妙過之而不及其老練有家數配角婁廷玉技擊平常格格不入致和玉未能盡顯其長三場念白（我與那盧俊義數載不見他的槍法越發精進了）拉勢唱風入松（看他鎗法甚高强盤旋圍繞似秋霜）一折中規合節姿式挺健偷營刼寨遇武松比拳去武松者啞吧王益芳手脚乾淨和玉甚爲合手搏擊甚久以泰山壓頂式爲優王益芳之掃堂腿亦不弱四場敗陣而逃遇阮小二阮小五船上顛簸碓似一不諳水性者水戰以賈寶山之阮小五較爲合手郭小福之阮小二毛燥不中程式武劇最重配角和玉乃孤身南下因以減色未免可惜

尚和玉之神亭嶺

（小隱）

神亭嶺一劇演三國演義中太史慈酣戰小霸王挑盔奪戟故事以太史慈爲劇中主要脚色昔姚增祿王福壽皆有此戲今惟尚和玉能之孫策雖爲配脚然必須與太史慈能以合手方有可觀戊午和玉南來所帶下手僅止婁廷玉一人去四平山之秦瓊尚似未能稱職其於孫策之不能勝任更可想見方謂此劇一時必尚不能演唱詎料楊瑞亭進天蟾連日皆與和玉合演第三日神亭嶺瑞亭去孫策自上山拜廟起扯四面唱西皮元板一段雖較小達子爲知規矩究以嗓音太狹勉强對付且面長頰削扮相極不雅觀而腰細胸挺身段亦不勻稱至於台步打把從容重不穩練靈捷不勇猛所謂臺風不佳是也與和玉合打對鎗一場尚似無懈可擊惟下場時又欲賣弄腰腿頻頻翻轉與和玉不能齊其起落而金鼓亦遂莫肉適從奪戟一場瑞亭非常生疏處處遲滯竟至打不上手致和玉不能展其所長乃憶在津時屢觀和玉此戲孫策一脚以薛鳳池爲最佳次則張少福（張黑之子）亦能勝任愉快與和玉對打此往彼來無隙可乘至極追時但見戟光鎗影若龍蛇之起舞雖百忙千亂中全不失其節奏樂終其聲戛然而止爲技若此可謂至精今雖依然和玉而配脚不得其人遂亦大爲減色也

尚和玉之晉陽宮

（豁公）

武生爲演武戲之生角此人所盡知者也然武生固有一種獨擅之特技入後台開旗把箱（盛武器者）則一十八般武器（刀鎗棍棒斧鉞鈎叉干戈劍戟鞭鐧錘抓弓爲十八般武器）任取其一皆能曉其使用解數與變化夫然後可稱武生彼以翻觔斗跳檯子爲

能事者皆武行之妖孽也一般之觀客見彼觔斗翻得溜(快也)檯子跳得高方且大聲以喝采吾則頭岑岑痛矣近來海上武生演戲能使下走滿意者尙和玉一人而已緣尙爲俞派健將除小樓外實無有出其右者是人演戲手眼身法步事事講究故自頂至踵無處無戲雖一舉手一投足亦皆有戲味可尋念唱則咬字發音胥有分寸所謂五音六律涇渭分明者也或以尙伶之嗓啞爲嫌則眞不知戲者矣

晉陽宮一名四平山爲尙伶拿手戲之一戲中情節視史冊略有出入吾今就戲論戲述其梗概於下隋煬帝赴邗觀瓊花各藩鎮乘隙造反護駕將軍宇文氏戰敗帝命內監賫旨赴晉陽召李元霸勤王元霸奉詔興師瀕行入後宮辭母母詔之曰汝今往邗上勤王吾心滋喜惟藩鎮中有秦叔寶(瓊)者曩在瓦崗寨時曾有大恩於吾家汝宜暗避之勿與交鋒爲要元霸敬諾各藩鎮固非元霸敵聞渠兵至皆大恐有徐勣者建議令瓦崗寨人各帶一小黃旗爲暗記使尤俊達往告元霸之部將柴紹俾元霸一見黃旗即知爲秦瓊將士以免被殺獨裴元慶不願插黃旗故在四平山被元霸三錘擊走時登州王楊琳氏亦在勤王見元霸得勝遂率兵堵截險口冀擒叛鎮以邀功不意遇裴元慶遂致敗衂然元慶既爲李元霸所敗今茲雖獲小崗亦無顏更回瓦崗寨遂另尋山寨自立而與秦叔寶脫離關係此卽四平山之概略也

向來演四平山無元霸別母觀畫劉柴接談兩場獨尙伶有之以此兩場不演則元霸之讓秦瓊暨不殺插黃旗人皆無因也於此可知尙伶之體貼戲情賢於常伶萬萬又他伶演至陣見秦瓊時必明言君前在臨潼山曾救我一家大小故吾讓君云云尙伶獨否緣言明後則秦瓊萬無更追元霸求戰之理也總上所紀觀之可知尙伶演戲穿場結構字句皆較優於常伶工架靠把之佳猶餘事也

楊瑞亭之安天會

(小隱)

安天會一劇演孫悟空鬧天宮故事全劇固以猴子爲主而托塔天王李靖亦爲劇中重要角色諺云打不死的猴子唱不死的天王於此天見猴子之打天王之唱皆甚重頭也昔張長保以猴子名於時而何桂山之天王尤爲空前絕後之作張輟業已久何亦多年不唱前數年只富連成小班有是戲當世名武生如楊小樓尙和玉輩均未習之亦足見其難能可貴也近年以來小樓學於張長保曾以安

天會演諸台上一時有馬猴之誚此猶指其身材高大而言其藝術亦實去長保遠甚小樓爲現時武藝維一人才尙似未能盡善自鄙以下當更不足觀也楊瑞亭既已演譚鑫培之空城計復思演楊小樓之安天會可謂能其胆大妄爲眞不知人間尙有羞恥事也小樓之安天會學於長保瑞亭之安天會學於誰氏不可得知但瑞亭之四平山與尙和玉所演多有未合以彼例此則瑞亭之安天會固不必問其學自何人且亦不必以安天會之成法責之卽目爲楊瑞亭之安天會可也

白玉崑半齣惡虎村

（小隱）

白玉崑以黃派武生號於時實則僅得李吉瑞之緒餘雖似高過小達子亦只雁行楊瑞亭而已其演戲有時嫌瘟有時近火過猶不及頗似未能恰到好處曾觀惡虎村一劇殊無精采可言記之如下

第一塲出場亮相應作橫鞭勒馬式白將馬鞭抱在懷內不甚合式亦不好看離去了楊州城江都縣一句搖板音大而枯純屬假嗓以云學楊小樓略似近之於黃則相去遠甚非是小弟思念縣尊一段念白聲高氣壯絕不類朋友談論心事口吻實似近火下塲時一腿自膝下作一小灣此種姿勢武旦則有之武生殊不多見也

第二場與王氏弟兄分頭前去解勸濮武二位與李五爭鬥應作匆遽狀白則從容不迫未免嫌瘟劇情與黃派蓋兩失之矣

第三場濮武與李五既因黃之解勸罷其爭端李與王氏弟兄先回店房黃獨未去濮武遂與黃周旋問其那道而來黃答以江都縣而來復問那道而去黃應先念一這字此這字便係沉吟之頃卽應接念特意前來拜看兄嫂白念這字後俯首沈思良久方有所答則拜看兄嫂之語顯係臨時扯謊在白以爲作工細膩殊不知乃近於瘟且不合乎劇情惟此處只云拜看兄嫂拜壽一節留在入莊登堂時確是黃派唱法也濮武說至改日再見匆匆遝去黃雖愕然私念改日再見就改日再見比及牽馬在手乃覺得往日弟兄相見親同骨肉今日見面爲何冷淡而去其中必有緣故因喚二位仁兄慢走小弟赶來了一手招人一手拉馬狀至匆遽而手脚猶須干淨斯乃當矣白於濮武走後錯愕久之一再念改日再見就改日再見且加以自已兄弟改日再見又有何妨殊嫌重疊而拉馬時又作馬一再蹶强狀復於是時用一鷂子翻身身段不但爲黃氏所無卽一般海派武生亦不多見且遷延至此恐濮武必早已入莊豈復尙能追及耶

第四場說至管他病與不病好與不好我是一定要見應先冷笑一聲聲容只能作至憤字爲止方有轉圜之餘地若如白氏之大聲疾呼有如尋相罵一般此處便已如是未免不留深夜入莊地步謂爲近火實非過論觀至此白氏之藝已見一斑矣

三麻子之走麥城

（劍雲）

漢壽亭侯關雲長儒將也亦義士也一生事業磊落光明俯仰無怍史冊流傳彪炳萬古下至婦人孺子無不震其名而欽其德今日馨香俎豆廟食千秋宜也故關公戲乃戲中超然一派與其他各劇絕然不侔（有人定關公戲爲紅生戲不知宋藝祖姜伯約亦紅生也此項名稱殊混而不合）演者必熟讀三國演義定精神藝術二類所謂精神者長存尊敬之心掃除齷齪之念（俗界對於關公崇拜之熱度無論何人皆難比擬羣稱聖賢爺而不名）認定戲中之人忘却本來之我虔誠揣摩求其神與古會策心既正乃進而研究藝術以予所見第一在扮相之英武要求扮相之佳尤在開臉之肖關公之像異乎常人之像眼也眉也色也（以眞硃砂和油攪合）皆有特異之點可以意會難以言傳第二在做工之肅穆要求做工之好尤在舉動之鎮靜關公之武藝異乎常人之武藝儒將風度重如泰山智勇兼全神威莫測用力太猛則流於觕野手足無勁則近於委靡以是舞刀馳馬極不易做此則勤習無懈方能純化定此條件以求此項人才程大老板自屬古今一人眼前祇可數三麻子爲翹楚三麻子之演走麥城發動於甲寅之春實現於丁巳之夏分前後二本前本取材演義第七十三至七十六回自劉玄德進位漢中王起至關公父子被擒止閱演義至此多有廢書長嘆者今形之於戲觀者自有一種悒悒不怡之感三麻子演此鬚髮蒼白兩鬢已斑雙目忽開忽合嚴威凜然關公生於漢末距今將二千年當時攝影之術猶未發明後人摸擬其像不過根據前人記載懸想得之決不能酷似無誤今觀三麻子一若其人足以代表關公者非三麻子人似關公乃其精神藝術不悖於上所云云也座中有人云如使三麻子照此裝束左關平而右周倉於夜半無人時出現於廟堂之上有不駭爲關公顯聖者吾不信也三麻子於刮骨療毒時與馬良飲酒對奕華元化且刮且窺防其痛也三麻子於此僅蹙其眉略示痛疼遂即不以爲意此場態度最佳敗走麥城幾個踹馬姿勢非常適勁一躍被擒關平周倉橫插而下尤見精采此劇寫其驕以取禍令人起無

窮感喟向使關公允孫權之請結秦晉之好則聯吳伐魏正諸葛武侯之策三分天下誰爲元首猶未易知乃關公自以爲虎女豈可偶犬子結怨於吳促其合以謀吾己身既沒桓侯亦因是而亡於是而有孫權之降魏於是而有劉備之伐吳於是而有七百里之敗於是而有白帝城之崩一敗再敗而蜀之大勢去矣關公因輕陸遜拜將而失荊州乃至連連中計呂蒙復以小恩小惠籠絡軍心兵士乃不肯爲漢用大局至此眞使英雄氣短欲哭無聲然使最後俯納王甫之諫不走小路猶不致被擒遭害顧乃不然嗚呼豈非天哉麒麟童之呂子朋乃一油二面從前崑曲所演則係武生大約因其人狡惡故塗色彩以暴其奸彼之說白有一最不通之句在得荊州後囑咐大小三軍（不許秋毫無犯）是也秋毫無犯之上而以不許連綴成文可謂自有文法以來未有之奇句即此一語足見該伶之不學無術苗勝春之關平招撫兵士時唱幾句搖板調學李吉瑞中有警句大體不佳高百歲去廖化辭別關公唱搖板學笑儂唱法毫無不爽伊嗓較笑儂爲佳是以倍覺動聽

小孟七之八搜鄒應龍

（劍雲）

小孟七爲海派諸伶之幹練多才者素負編戲名前在亦舞臺有所謂八搜鄒應龍一劇每逢星期必排一次似乎大有叫座之力余屢欲一觀卒未得暇陰歷冬至共舞臺適揭是劇乃欣然往詎知不看猶可一看之下令我大失所望此劇已排至八本照情節言所謂八搜者已於第二本中搜完殊不知如何蟬聯得下面三四本不名三十二搜五六本不名四十八搜七八本不名六十四搜而統名之曰八搜寧非名實不符茲姑述其八搜情節爲未閱是劇者告使知上海戲館名震一時之新戲什九皆徒有虛名無一看之價值也

是劇取材稗官爲正史所無第一本亦與戲目無關瑣碎拉雜閱之思睡第二本之情節大致爲（鄒應龍巡查江南誤入王公子花園被困水牢爲丫環所救乃發生八搜）蓋取秦腔水牢計雙合印兩劇影子改頭換面衍而長之耳夫所謂搜者必對於權力不及之處號令不聽之人爲尋常思想所弗克達者行之斷無人人了解一見即知之事而張皇擾亂相驚伯有有需於搜也王公子既聲勢顯赫權力偉大渺爾應龍死之活之易如反掌藉曰丫環報恩致被藏匿則威逼招供一索即得苟丫環堅不吐實則堂堂相府門禁森嚴鄒應龍固難越雷池一步亦祗一搜可了迺觀所列其子目（一搜查究情問事）是則甫知鄒應龍亡去水牢尚未施行搜查也何謂一搜

(二搜查空房中計)所謂空房中計者因是房先有一縊死鬼適爲鄒應龍藏匿之所王公子率領豪奴健僕明燈執杖簇擁而來何畏一縊死鬼乃旣至門前無一敢入旣疑丫環爲縱鄒之人又使其進內搜查一聞鬼叫相率遁去彼丫環一弱女子獨不畏鬼乎是則無中生有故露破綻亦未搜也(三搜查驗看水漬)(四搜查故意開門)祇見他穿出穿進語無倫次如同兒戲皆不得謂之搜(五搜查劈破夾壁)鄒應龍明明在夾壁之內旣至其地忽借火警而逃必待鄒應龍另移一地始來搜查天下有如此笨伯乎此亦不得謂之搜(六搜查兄妹打賭)(七搜查上吊粧死)妹爲兄臉上畫龜兄見妹欲上吊致不敢進房俟鄒應龍另遷他所重又搜查直是兄妹串戲大唱十八扯焉有情節可言(八搜查路遇英雄)則鄒應龍已脫離籠牢可以自由活動雖欲搜已無可搜矣小孟七所謂八搜我以爲一搜不搜其後王公子之妹與丫環同以身許應龍尤不可解鄒應龍位居巡按年已半百豈尚未授室藉曰未婚亦何至與仇人之妹爲偶如此情節如此戲實在不值半文錢居然奇貨可居一演再演小孟七固不足道上海人乃願而樂之亦可羞也

小孟七之藝視三年前已退步演戲一身酒肉氣唱尤粗濁去鄒應龍仿雙獅圖修書唱元板一段頂板一段不倫不類不能免一俗字

小孟七休矣友人馬二先生見妻黨同惡報詈爲豈有此理之脚本予謂脚本之豈有此理無逾此劇者

梅蘭芳之黛玉葬花

(劍雲)

吾國說部汗牛充棟不可勝數而能流傳百世普及萬民富有魔力使讀者愛不忍釋者僅得五種屬於歷史者曰三國屬於社會者曰水滸屬於家庭者曰紅樓傳奇體則屬西廂筆記體則屬聊齋尤以紅樓入人最深蓋紅樓豕庭而寫情者也男女居室倫常所繫人非木石疇能無情雖聖人尚直言不諱吾人生斯世界同具靈感又何必效僞道學作欺人之談紅樓之主人翁爲寶黛二人寶黛二人之身份性情氣味動作已由曹雪琴生花之筆一一介紹於閱者閱者亦旣心領神會一一印入腦球讀其書恍若見其人矣一旦有人焉譜入管絃登之鞠部幻身而出與閱者相見於紅氍毹上吾知無男女老幼人人心目中殆均有一寶黛影子在雖問不能審音辨律者亦必能言其似不似焉若是乎狀寶黛者不綦難哉寶玉今尚乏人而黛玉得一國色天香豔絕人寰之梅蘭芳飾之誠令吾人躊躇滿

志翕然無憾矣

一百二十回紅樓夢可編爲戲劇者不止一齣黛玉葬花而葬花實爲黛玉結局之伏線葬花一曲纏綿悱惻悽聲哀艷雅韻欲流感慨不盡已爲黛玉身世下一註脚迨至焚稿離魂紅消香斷悲慘過之韻致則無此清麗矣近代伶工擅演紅樓劇者有二北數蘭芳南數予倩二人雖同以紅樓劇見長而身份則迥乎不侔蓋予倩合乎熙鳳寶蟾者也而絳珠仙子則舍畹華不足發其幽閑其徵今予倩畹華同有此一劇編制不同取材稍異予倩採廿三回埋香冢黛玉泣殘紅畹華採廿七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牡丹亭艷曲警芳心予倩祗三幕畹華則五場予倩於第一幕即出畹華於第三場始上予倩脚本祗寶黛紫鵑三人畹華脚本則多一茗烟多一襲人至於詞句予倩則重加編撰者畹華則全套葬花曲者念白全遵原書唱口則慢西皮二六板反二黃無不同畫筆言詞白兩本無可軒輊惟反二黃一段予倩全從葬花着想立意靈空鍊句雅潔畹華則塵根未斷綺障不空念念不忘於寶玉雖高尚不逮予倩脚本而按諸實際寶黛二人心心相印亦似應有此想也

蘭芳飾黛玉衣古美人裝梳盤雲髻略綴珠翠淡抹脂粉柳眉含黛星眼流波長裙曳地蓮步姍姍而出扮相之佳無出其右觀者千百人不期同聲一好念引子(孤苦伶仃一腔心事向誰論)吐字精圓音極高亮(論)字餘音娓娓細膩絕倫念詩至第三句(拚得眼中無限淚)眉尖顰蹙含淚欲墮至足傳神大段念白字斟句酌輕重疾徐隨劇情而分滿腹愁緒流露言外非常伶囫圇吞棗者可比念至(紫鵑你將珠簾捲起看那燕子歸來)句起立舉袖側身引目作看燕勢念至(春風撲面)句便容色頓斂迴身內向以避風勢體貼入微非慧心人曷克臻此(待我收拾起來)之叫板既出乃作種種掃花身段以待胡琴之過門腰之軟肩之削手之靈足之輕誠有翩若驚鴻之概蘭芳洵善於做戲者唱慢西皮(花謝花非花滿天)一段手持花鋤且舞且歌音節清脆身段柔活至(隨風飄蕩)句確有飄飄欲仙之致二六板(取過了花鋤仔細錢)一段把鋤掘土持囊傾花低徊留連借花自喻表情恰到好處至鍊音如敲金切玉吐字如圓珠走盤尺寸不弛不促行腔有剛有柔韻味之醇陳德霖外無其匹也

第五場寶黛二人覷面即實寫西廂記妙詞通戲語一節此段純以念白表情傳神念白遵照紅樓原本蘭芳之態度表情固後起旦角

第一能手以曹雪琴之妙筆寫林黛玉之妙人而得梅蘭芳之妙舌一字一字含吮咀嚼而出其滋味自較觀書目接深厚一層姜妙香飾寶玉雖大體無差總不免生吞活剝之誚黛玉聞寶玉口出戲言怒容滿面泫然欲涕弱不勝衣楚楚動人之狀我見猶憐及寶玉發誓陪罪始回嗔作喜嫣然一笑嫵媚之至襲人喚寶玉去紫鵑送衣上乃起身欲回瀟湘館行經梨香院忽聞歌聲笛韻駐起不前細聆豔曲句句打入心坎悠然作遐想一寸芳心一腔愁緒無端又爲之牽起蘭芳能於眉梢眼角間輕描淡寫使觀者相喻無言若易他人呆非若木鷄必作種種不耐狀或始終一副面目决不能如蘭芳之融會貫通刻劃盡致也（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兩語反復低念感喟欷歔天下癡心女子當洒一掬同情之淚反二黃一段詞句不甚妥貼（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兩句尤不易上口蘭芳唱來獨能運以佳喉珠圓玉潤字字作哀響茹來卿之胡琴亦能盡襯托之能事可謂二難幷矣下場時手扶紫鵑（見本書像片）唱兩句搖板（病懨懨淚漣漣間愁難遣奈何天傷懷日哭損殘天）丰神慘淡詞旨悲涼活畫一工愁善病之瀟湘妃子來姚玉芙之紫鵑未能盡滿人意

黃潤卿之天女散花（一）

（小隱）

梅蘭芳在北京演天女散花一時名流之品評報紙之揄揚亦均說得天花亂墜遍多好奇之士聞之莫不神往黃潤卿於此時機排演天女散花可謂善迎社會之心理雖不得梅慰勝於無故一時座客爲滿潤卿飾天女服湖色衫裙緣妃色飄帶身材婀娜體態輕盈堪與梅氏匹美實非餘子所及惟肩頭用硬骨子作圈形之飄帶二個殊失自然袖頭不用水袖飄帶長僅及膝遂使舞時稍減翩躚之致吾願潤卿有以改良之也上場唱西皮慢板四句腔調學蘭芳而參以瑤卿聲韻以致落音短秃此則瑤卿喉敗以後之聲當年初非如此也然嗓音圓活尺度亦准雖不及梅亦尚可聽所謂雲路一場碧天皓月下列山石頗似園景既稱雲路應爲天上絕非人間山石之設殊覺未當此場天女唱西皮元板八句身段甚佳惟電光與演者時時相左不足增其生色也散花一場布大雄寶殿彩景天女立於殿階之上以理推之則維摩詰必坐在大殿院心露天說法恐無是理天女唱崑曲兩折然後散花籃中儲花甚少僅屬點綴而已按潤卿色藝極有可觀不愧爲名師第子散花一劇就潤卿論可稱平正無疵但化妝尚未盡善佈景亦多未合配角以宋志普之花奴最足

為全劇之玷他如增長勝之釋伽牟尼吳塑方之維摩詰亦皆未能勝任愉快也

黃潤卿之天女散花(二)

(劍雲)

天女散花一劇編製極佳煞費匠心以文學之詞藻參以美術之排場導源於維摩詰說經益以天女之舞蹈古裝劇中別開生面名貴自不待言全劇凡六場而天女出場者三次第三場之伽藍還山第五場之花奴從行皆係短過場據曾見梅氏此劇者云蘭芳凡三易其衣衣飾之費達千餘金以蘭芳包銀之鉅耗費在所不惜黃潤卿之月俸僅梅氏十分之一二(以蘭芳前次隸天蟾數計)裝飾上自不能如梅氏之奢華而第二場天香之四句西皮慢板(按商務書館寄售之天女散花脚本應唱二黃慢板不知梅氏如何)第四場雲路之八句西皮元板(按脚本應唱一句倒板三句慢板)咬字吐音實而不浮高提柔跌圓潤如意學梅頗得其味不以氣單示弱歌聲婉轉舞態翩躚且舞且歌身段與唱口合而為一無參差不齊之病尤以折腰斜倚及蹭地合十兩種姿式最佳第六場花舞為全劇關鍵應唱崑曲(賞花時)與(風吹荷葉煞)兩折潤卿限於嗓弱氣薄改(風吹荷葉煞)為(萬花齊放)與花奴對作身段歌舞並作且舞且散花以花籃唱完為止亦復婀娜動聽抑揚中式宋志普以半老徐娘扮花奴固足為全劇之玷然第一臺除潤卿靈珠外無花旦以靈珠飾花奴在勢難以辦到王蘭芳滿口不三不四之蘇白如胡家宅小野雞以彼飾之或更不如志普此亦無可如何者也

潤卿在滬演天女散花三次均賣滿坐雖脚本之完善亦係色藝之可觀顧吾所望於潤卿者天女服裝能如蘭芳三易其衣最妙(雲路加孔雀翎之披肩腰裙花舞作袒胸裝)脫盧耗費則肩上之風帶亦不宜作硬圈形紅粉色遠觀之直如白色當然用五彩長風帶袖頭再加水袖舞時必能增其美觀花舞一場注重在散花潤卿以五十金定製花籃二其一內嵌機捩彈之有花自內出而一彈已了無以為繼殊不足饜人之望吾意不如就高臺之上裝電氣風扇一用五彩紙片紛紛旋落而下天女復就花奴籃中(亦用五彩紙片)取而洒之紙片宜多備不唱完不洒了庶幾滿臺紛飛克符散花之旨五彩電光旋轉太快又不對準天女手忙腳亂非唯不足增美反而有損目力此則第一台之咎也

尙小雲之玉堂春

(小隱)

玉堂春一劇雖爲旦脚唱工戲然做工神情多近於貼與二本虹霓關之婢子同開花衫之先聲擅此者以余紫雲爲空前絕後記者觀紫雲之玉堂春時余氏年已四十以外望之猶似十七八歲好女子唱做固臻妙境即扮相之穠纖得中修短合度以視今日南北盛傳之梅氏實有未可同日而語者梅之唱做扮相固皆遜於紫雲矣然此戲爲乃伯梅雨田所親授在梅氏所擅之戲中猶以此劇爲有來歷非葬花散花之徒炫新奇者可比陳德霖業旦一生於此類戲向不演唱今之演玉堂春者梅外當推尚小雲也

尚小雲演玉堂春以李桂芳飾王金龍尚似不差以酒金紅飾臬司頗嫌粗俗小雲飾玉堂春相貌清麗當得美秀而文四字以視梅蘭芳之眼胞微腫(酷肖乃父二項)目鈍無神其美惡實已判然不同其唱柔潤而堅實故有時以旖旎動人有時以高爽取勝其力袪浮僞處亦似高過梅氏之以委宛近蕩也身段做工亦均恰到好處唱至王公子句一種嬌羞情狀尤爲嫵媚動人所唱慢板原板二六板快板散板或極宛轉之致或盡頓挫之能大致不外乎玉潤珠圓而到底不懈尤爲難能可貴至於字音之眞切板槽之工穩又豈武生改行之趙君玉梆子出身之王靈珠所能望其項背哉

歐陽予倩之寶蟾送酒

(樗癭)

昔人謂施耐菴作水滸傳寫至林冲武松輩則自己當時即是一個血性男子寫至金蓮巧雲輩則自己當時又是一個淫毒婦人蓋不設身處地以揣摩其神氣推測其心腸不能惟妙惟肖也後世說部惟曹雪芹先生紅樓夢一書有此筆墨同時寫金桂寶蟾兩個淫婦而各人是各人神氣各人有各人心腸殆眞能畫鬼者與余讀至此未嘗不五體投地曰能寫淫婦者耐菴而後雪芹一人而已不意雪芹先生僅作紙上空談予倩乃能實地試驗轉覺雪芹先生筆端所描寫者特一活現之鬼予倩在紅氍毹上逐節扮演並鬼之影亦爲烘托出來嗚呼技至於此神乎技矣某日排寶蟾送酒一折余入座一觀劇中調戲薛蝌情節較原書增十之六七予倩照劇本演來一副尷尬神情直將歪厮纏三字演得暢酣淋漓十分完足試爲逐節拈出入書房後傳金桂命送酒果與二爺酬勞安放盃箸眉目間隱含蕩意唱歌侑酒情見乎詞入後對薛蝌愈看愈愛遂不覺自己乃如醉如癡知輕挑淺逗不足以動薛蝌決計改用移船就岸法扳舵捩舵運轉如飛一聞薛蝌云身倦思臥令其收拾回房遂滿面堆起笑容爲之鋪床疊被服侍得大爺就服侍得二爺雙關妙語巧不可

階無如睽豎子推聾裝啞於是以柔情浪態動之取那一頭繡枕並置一頭當其手托鴛枕笑顧二爺時蓋不知胡帝胡天一點靈犀亦飄蕩而不能自主矣此計不遂更改用倒咬一口危詞恐嚇法反寃二爺有心調戲又恐薛蝌胆小如鼷愈嚇愈怕即愈不能合攏詞色之間隱將迎奸送俏神情暗中遞去詎料鐵石人兒始終一無感覺不得已拉他送出房來寶蟾至此時不幾嘆山窮水盡疑無路乎而異想天開吹滅燭光遽入房內此情此景柳暗花明又一村彷彿似之描摹寶蟾之戀戀薛蝌蓋恨不能心坎兒上溫存眼皮兒上供養以消受此女貌郎才之豔福但得薛蝌情心一動即可隨時了却一重相思公案此種喉急神情吾不知予倩男子何以能體會到家如此異矣鬼混一夜次晨收拾盃盤另換一付裝束雲鬟不整睡意惺忪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寶蟾之勾引薛蝌無微不至予倩演寶蟾之勾引薛蝌亦可謂無美不臻統觀全劇誠繪影繪聲之妙手也

筱桂紅之晴雯撕扇

（樗癭）

或問紅樓夢敍述晴雯與敍述黛玉有以異乎曰、晴雯即黛玉影子前人已先吾言之矣然則新排紅樓歌劇扮晴雯者即以扮黛玉之神情態度演之可乎曰、惡乎可黛玉小姐也晴雯丫環也黛玉與寶玉嘔氣表妹對於表兄愛不理他則不理他耳寶玉無如之何也若以丫環對主子嘔氣欲强不是以爲是而又夾七雜八吃醋撚酸其一種不受委屈之神情恃寵而驕之態度以及倔强到底心軟嘴硬此種神情態度均晴雯所獨具須於演時細意描摹方能恰合一個伶俐侍兒身分如撕扇一事吵鬧之由曲在晴雯服侍更衣跌折扇子其、曲一、襲人勸解反遭奚落其、曲二、盛氣挺撞衝口而出說道何苦來嫌我們即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及至寶玉眞要去回又哭說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專說懶話其、曲三、有此幾樣不是偏能弄得怡紅院主直如遇見第二個林妹妹一般也是一聲長歎無可如何則是黛玉與寶玉嘔氣常處上風其勢易晴雯與寶玉嘔氣翻下風爲上風其勢難寶玉爲黛玉嘔得臨風短嘆對月長吁自己受點委屈賠個不是到也心服情願爲晴雯丫頭嘔得滴下淚來拿主子身分不好意思不拿主子身分而詞鋒舌劍咄咄逼人祇可說句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嗚呼晴雯拌嘴之本領林姑娘瞠乎後矣此拌嘴時之人情態度所宜善爲領會者也若夫晚間榻上乘涼寶玉誤認襲人般般推問此時雯晴之神情態度尤非體會入微不能恰到好處蓋事已過氣已平自己也知道不是然不倔强到底即不

得爲黛玉影子故心未嘗不敢而嘴不得不硬開口第一句卽妙曰何苦來又招我此則不提往事而已將往事概括於又招我三字中矣寶玉提起往事問道該與不該斯時說該固覺礙口說不該又覺羞顏祇可以拉拉扯扯幾句淡話收場而已余意彼時之晴雯殆有一種忸怩之神情悽惶之態度蓋嘴皮雖硬心腸已軟對於溫存之寶玉又愧又悔矣嗤一聲扇子撕破人謂晴雯爲對寶玉撒嬌余謂晴雯爲對寶玉謝罪入後撕麝月扇子才得謂之撒嬌耳余讀紅樓不下百遍所見不過爾爾筱桂紅初次排演卽能頭頭是道較扮黛玉之神情態度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無間然已學佛在靈運前成佛在靈運後余滋愧矣

張文奎之優點

（劍雲）

遜清末年予方肄業某校友人有嗜坤角者以予稍知戲星期之暇輒夥予縱觀之直至光復初年足跡常出入髦兒戲園彼時上海坤班甚發達有丹桂羣仙大富貴鳳舞臺四家予等興致甚豪速袂同去者動逾十人癸丑成梨花鏡一卷分鬚生花旦武生小生大面五門得一百廿餘人各綴以韻語不尙苛求褒多於貶以觀坤角須另具一種眼光人家好女兒被迫賣藝身世已極可憫復從而摧殘之於心何忍予於鬚生取恩曉峯小蘭英露蘭春張少泉（少泉近已退化）於花旦取十三旦白玉梅小桃王克琴（時劉喜奎尙未享名）武生取小寶珊趙紫雲小生取賽呂布月桂紅大面取小春穆小奎官而個中翹楚則尤推重花衫張文奎文奎爲今之名旦張文豔胞姊邗江人一雙姊妹花乃丹桂園中臺柱子紅氍毹上優曇現身一曲清歌輒爲傾倒歲壬子爲某綴行少主量珠聘去坤班失此明星便覺舉目無可看之角予亦稍稍絕迹矣方幸佳人得所足優餘年詎意天妬名花紅顏薄命甲寅之春遽以病沒今文奎之塚已有宿草而懷念之者尙大有人在以視南北鬨傳之劉喜奎鮮靈芝我終覺劉鮮爲濁世應有之俗物而文奎非風塵中所宜有也魂返香國煩惱盡蠲述其佳劇誌我感慨

文奎貌如仙露明珠其秀在骨不施脂紛天然雅淡雙瞳澄澈如水一灣柳眉丰神獨絕骨肉停勻既不若玉環之肥又不似飛燕之瘦舉古來文士善狀美人之筆墨咸不足以擬文奎蓋文奎天人非凡人也文奎雅人非俗人也文奎幽嫻貞靜孤芳自賞端莊如大家閨

秀非同小家碧玉爭妍鬥豔狐媚惑人也文奎性情靜默不苟言笑間爲青衣身分高貴一串珠喉清而不濁抑揚宛轉有剛有柔乳燕黃鶯不足比其亮鵾啼鶴唳不足喻其哀聆彼青衫一曲亦幾使人濕透青衫唱二進宮以一聲雷張少泉配徐楊（獨坐在寒宮院）一段慢板二黃高提柔跌有如意珠或音促以急或氣紆以和或如游絲裊空綿綿不斷或如風嘯函谷颯颯有聲唱梅香節以張少泉去薛保以乃妹文豔去薛綺（時文豔稚齡垂髫依依乃姊肘下天眞爛漫彌覺可愛絕不似近年之冶蕩風騷）以眞姊妹扮母子三張合演一時有三絕之稱今日乃妹躍而效之便覺聲調都非全不合拍花旦戲如梵王宮形容一初解風情之女子對於花雲情急心切却又羞怯不前若有意若無意迥非今日一般演此劇者之騷形浪態所可比擬紅鸞禧之金玉奴前半折留飯憐才柔情密意發乎情止乎禮後半折自傷命薄嬌啼宛轉一腔苦緒宣洩靡遺棒打莫稽雖恨之復憐之初不忍下一回思其薄倖始忍痛一擊其體貼戲情之有分寸非慧心人曷克臻此拾玉鐲之孫玉姣荊釵裙布姿態秀麗雅合其人風骨不假做作款款深情自然流露飾如少華山富春樓雙斷橋梅龍鎮細膩風光妙到毫巔皆其快心愜意之作間演翠屏山烏龍院遺翠花不屑過於描摹適可而止性不近也偶與乃妹演十八扯唱老生韻味俱佳並無雌音如此人才求之今日不可得矣

苗鑫茹之徐母罵曹

（樗癡）

徐母罵曹一齣老旦獨脚唱工戲也余祗於某年在京聽過一次（飾徐母者忘其名其時龔處尚未售技）此後往來津滬間各男伶班中輕易不排是劇自去年苗鑫茹隸丹桂茶園後時常排演余亦尋常視之不復措意某日無意中一覘其技乃知風塵中大有人在未容以女伶而忽之也今請先論是劇難演之要點夫徐母者賢母也亦智女子也其子服官許昌差人來接竟無一紙安稟遂冒昧啓行此處情節頗難斡旋其難一及見曹操知爲所詐並知其子確在玄德處當場挺擂聲色俱厲演至此節稍涉劍拔弩張之態則有類三家村潑婦罵街口吻此時舉動神情固不宜矜濡亦最忌浮躁頗難恰到好處其難二苗鑫茹演此於開門見差官後詢及有無家書見無家書乃作躊躇疑慮之態暗暗將徐庶逃罪變名一節情事補出（余意徐母當日所以受騙者蓋未嘗不慮及徐庶逃罪出門既變姓名或有不便修書之處故冒昧進京耳）至與操辨論時一段說白字字沈着而又斬截如并州剪如哀家梨令人神爽若夫通體唱

工則運用嗓音全由丹田底含吮而出絕非放開喉嚨乍聽之則響遏行雲細按之則毫無神韻者可比吾恐卽男伶演之亦未必能突過一籌也

戊午年名角南下之不幸

（劍雲）

伶人南下有幸有不幸小達子本非名角居然一唱而紅劉鴻聲本屬名角竟至一蹶不振此殆所謂戲運亦日本人所謂幸運兒也是有其因述之如次

劉鴻聲

鴻聲本習黑頭其名不彰改唱鬚生聲遂大振得力尤在空城計一劇於是乘傳入都鬚生界始有鴻聲一席地、是上海實爲劉之發祥地以後每來一次名譽包銀、皆繼長增高當其盛時幾欲與譚鑫培分庭抗禮滬人對劉之熱度且過於譚氏鴻聲得意而驕亦不自知其身價究居何等今年重進大舞台固因來踐前約（前次離滬曾携去定銀一千元）其又一因則以評劇者譽彼有大王資格可以繼譚氏而執鬚生牛耳遂意馬心猿欲學袁氏一試民意孰料王位非可希冀榮譽非可倖得竟至大栽觔斗無疾而終哉鴻聲未來之前與大舞台約祇唱四十天代價九千金一切供給在內三口打砲賣座均滿尤以空城計爲最盛惟斬黃袍弄巧成拙新詞老詞兩者兼唱深爲顧曲者所不滿一星期風頭已過卽失叫座能力托病停演至再至三幾至不得下臺不得已暗將電費匯京囑其家人以叔死奔喪爲由退還包銀四千銷聲匿跡而去報上既無臨別紀念又無挽留廣告名角如此實所僅見此行也大舞臺並未虧本而鴻聲則當引爲畢生奇恥大辱矣其失敗之故有三（一）名劇太少除三斬外記其所唱不滿二十齣若罵揚廣雙獅圖等戲二十分鐘卽可畢事觀者出一元之代價聆得幾句唱口心有不甘後遂裹足頻行雖排蘇武牧羊加一二百句唱工信用既失賣座竟不敵宏碧緣劉跛乃無顏戀棧不得不下臺求去矣（二）市面太壞目前之上海已成一外强中乾之局面又有遊戲場爲戲園之敵眞戲迷能有幾人大舞臺可看之角能有幾人僅添一抬鴻聲戲又不多乃高招其價售一元半一元二一元急功近利貪得務多誕以自敗轉以砸人是劉

跛之敗雖謂大舞臺敗之無不可也(三)包銀太鉅年來稍負時望之伶人無不支千金以上之包銀只顧自已受用不管臺主負擔臺主辦戲園原爲將本求利今如此直爲伶人做牛馬循至入不敷出同歸於盡豈伶人之福故包銀不平後之失敗者不僅劉跛一人也平心而論劉跛天賦佳喉韻味俱厚環顧伶界實已不可多得謂其繼譚氏而執鬚生牛耳固爲推崇逾分必謂不如王鳳卿時慧寶亦一偏之見不足以服人也劉跛頗有積蓄京中已造住宅以後恐不復來滬矣

龔雲甫

龔處以票友崛起伶界致力老旦別創新聲獨樹一幟不屑依榜門戶不可謂非一時人傑龔具雲遮月嗓音頗清脆初唱踏爲疾滯其後愈唱愈曉調亦愈高行腔婉曼纏綿一波三折與謝寶雲異曲同工老旦戲本不多每爲他角作裏子龔獨自爲主幹常唱壓軸人喜其譎靡然奉之後此唱老旦之喜趨時者大都以龔爲法稱爲龔派民國二年到滬隸第一臺極邀時譽返京後嗓遂乾澀不復如前之圓潤雖亦有時豁然開朗然而突如其來自無把握京人乃有聽雲甫碰運氣之言今年爲許少卿聘請南下老態頹唐喉音枯澀大有不能終曲之勢滬人固愛聽其戲其如愛莫能助何苟非龔雲甫三字大名鼎鼎座客將譁然奉以倒好矣「聞兩次日戲竟有倒好」龔此次於沙橋餞別游六殿等戲均未唱自知嗓音不濟也龔之身段作工深合老嫗態度念白咬字用力太過往往失其本音此其小疵爲其司胡琴者爲陸延亭陸患耳聾亦愈拉愈高與龔之唱不謀而合今龔適得其反愈唱愈澀愈無爽氣二人遂扞格不入陸與余伯清同犯一病喜賣弄花點惟其技較余稍高以視孫老元則瞠乎後矣雲甫此行黯然無色再圖重來遙遙無期唯有存其名氏以爲紀念耳

吳鐵庵

鐵庵富家子六齡即出台演戲一時有神童之目八歲到滬人雖幼稚工架尙老練童子聲音清如鳴春之鳥行腔縱花人亦諒之一時聲譽之隆足與溫小培紅時相抗而非三客串劉榮昇輩所能及返京而後潛心學譚不僅台上之身段作工學之即譚氏居恆之架子神氣亦復亦步亦趨鐵庵與滬人闊別五年矣此次偕龔雲甫南下大書譚派儼然以名角自居方謂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以吳之天資

徹戇詎敢限其前程當此老輩凋謝之秋後起人才端唯此曹是賴以是屬望頗殷豈料鐵庵唱工全係剽竊楊四立之油腔滑調何嘗學得譚鑫培分毫第一日空城計引子念詞都還可聽西皮元板第一句(兩國交鋒龍虎鬥)之鬥字一聲未畢座中譚迷已有十餘人投袂引去且行且語曰(隱得他祇會耍花腔那裏是譚派)吾雖耐心久坐亦僅覺(用馬謖)之謖字饒有譚味餘句無不大翻特翻一轉再轉而疙瘩腔之多較普幼安且加甚焉其後聆碰碑瓊林宴等戲靡不如是武家坡不帶回窰魚藏劍減去一場一事無成兩鬢斑一段竟偷懶不唱似非名角所宜作工學譚確有所得然非中年之譚而爲暮年之譚在譚氏養到功深已入化境鐵庵以十四齡童子而春行冬令老氣橫秋彎腰曲背精神委頓殊非佳兆面上戲容甚足頗堪嘉許然必瞬目擠眼閃爍不定若人易簀時之似開非開似閉非閉實爲做作過分總之鐵庵一身瑕瑜互見聰明誤用嗓音已乾恐倒嗓即在目前深望乃祖善加訓導也

郭仲衡

鬚生始祖首數程長庚程之聲調惟汪桂芬能爲嗣響汪死則王鳳卿鄧遠芳稍能得其緒餘鄧且不論若王之愁眉苦臉逼喉而出已非中聲僅有四五分似汪然鍊音清銳即此已甚名貴不可多得郭仲衡爲燕北票友都中初無嘖嘖名近年來始有知其能唱者今夏隨龔吳南下以義務故極爲天蟾所尊置其名氏於龔吳之上稱之以君戲必大胄子琴員又爲孫佐臣禮貌聲勢不可謂不隆重初登台售座且加價尊之至矣仲衡面目板滯身段臃腫不靈本錢固有惜不善用板槽欠穩腔有時而荒雖有老元之胡琴襯托終覺稜角畢露不甚美滿號稱汪派實則去王尚遠無怪聆者始而歡然繼而寂然終則抽籤(不待唱畢中途引去謂之抽籤)戲碼亦逐漸移前也汪派之唱拙而難工郭能不畏難自是取法乎上鳳卿亦久學始肖者以郭聲音之亮將來造詣或能駕諸鳳卿之上亦未可知特此時工夫未到學力尚淺驟要以名角自居未免有倖進躐等之病耳仲衡本業醫許少卿曾勸其辭去院長之職專一唱戲仲衡初亦怦然心動及見台下不歡迎而天蟾又解組此議遂打消吾以爲郭君執業之餘以此遣興則品格清高輿論必可原諒若遽下海出售人將從而議其後矣雖然天賦不厚不宜學汪郭君之藝縱未妙造自然以視滬上所謂汪派票友則有上下牀之別也曾聆其華容道文照關迴龍閣等戲姑就所見書之

汪笑儂

笑儂以州牧隱於伶籍究竟讀書種子胸中有幾點墨汁所編之劇寓意甚深頗合通俗教育之旨十五年前曾在上海辦二十世紀大舞臺雜誌手編之長樂老瓜種藍田讒彈當道鼓吹種族革命不遺餘力哭祖廟表昏君亡國之慘烈士殉國之悲孝婦羮取材聊齋珊瑚爲教孝之劇將相和演廉藺交歡共謀國是爲教忠之劇琵琶淚則儆梟獍之子罵閻羅則洩不平之氣餘如馬前潑水戒失節之婦黨人碑狀黨禍之酷皆脫胎於綴白裘(有人謂黨人碑爲梁任公所編)馬嵬坡根據崑曲長生殿聞鈴一折獻地圖本徽班老戲鷄子抓雀乃高平關舊本均非笑儂獨出心裁之作笑儂所演情節雖無荒謬處往往借助鬼神令人有迷信之誚豈謂通俗教育必須神道設教乎笑儂嗓音乾枯已極有時聲不得出竟至不能上絃唱戲以嗓音爲本笑儂伸頸逼喉字出矣腔則不能轉似乎唱戲之要素未備然而汪笑儂三字蜚聲於中國劇界已二十年此則伶隱文學大家之頭銜足以致人以尊敬質言之即便宜在腹內有幾點墨汁也丙辰之冬隸第一臺滬人久未見其劇歡迎之熱度頗高一星期內居然臺上加座八時即賣滿彼時之笑儂嗓雖不亮尚還夠用既往大連音遂艱澀迨今春重來滬濱聲譽遠不如前年之盛哲學大家貽笑於通人亂唱珠簾寨斬黃袍逍遙津等劇見譏於方家喉音閉塞唱不成調屢受倒彩不得已假病停演由尤鴻卿以二十元購得馬寶服之漸次復元彼登報所謂某醫之力者僞也今年笑儂來時尤鴻卿本擬奉以一千八百金一月笑儂自知喉力不濟恐難持久自願減爲一千二百金惟求訂長合同六個月妻素悍所有積蓄從不輕易取用笑儂非唱戲則無烟可食平心而論以笑儂文才在伶界本可別有地位無如沉淪黑籍中毒已深今號召之能力全失竟降爲麒麟童王靈珠之配(風流天子名在周下白牡丹名在王下)名角潦倒日暮途窮二十年鼎鼎大名一旦墜於春申江上今且不幸死矣吾不禁爲笑儂惜也

九陣風

近世論武旦必首數九陣風武生多以跌打敗喉武旦亦然而九陣風非第嗓音清亮貌亦美秀多姿至於蹻工之穩健身腰之婀娜技擊之純熟出手之神奇曠觀南北實未見有出其右者丁巳正月貴俊卿組貴仙茶園於福州路特約嵐秋南下副手之隨來者爲其弟

嵐亭與老伶侯春蘭懸第二牌排大冑戲滬人雖影劇學觀其打出手之電掣風馳變幻奧妙亦多嘖嘖贊之以是名重一時是年秋貴仙倒閉嵐秋改隸第一臺月俸僅二百六十金始尚優待後竟降爲張鶴樓配角偶演武旦專劇戲碼必居前四齣入園稍遲每不及見英雄無用武之地識者多代其抱屈戊午五月解約北上報上並無留別紀念劇第一台屈抑人才至此宜其營業一蹶不振也

龔吳南來之第一聲　（秋星）

天蟾許少卿曾輦重金赴都羅致名角未如所望乃邀龔雲甫吳鐵菴來滬龔於老旦界中自闢蹊徑戛聲南北吳亦爲童伶中蒼頭特起之軍一老一幼藝咸不弱第一夕龔演吊金龜吳演空城計皆海上流行之劇滬人震於報上大字相率來觀是夕竟賣滿座龔出場引子乾澀中尚有寬厚之音咬字太緊乃其微玷昔年在第一臺聽其行路哭靈等戲嗓子亢逼愈唱愈高如刃之新發於硎爽而且甜此次老態陡增嗓音遠遜昔日況天蟾之臺奇劣音不能聚非有高腔大嗓如時慧寶劉鴻聲不克勝任故余頗爲雲甫慄慄危懼果然第二句慢板即痰上聲啞雖有至佳之韻味亦不甚了了幸琴師尚佳處處廻護不致生大疵點第二段係原板較前段稍勝「小張義我的兒聽娘教訓」一句淒涼酸楚座客動容味似澀而甜調似啞而圓使在當年盛日一聲哀響當聲震屋瓦矣出窰送子進窰關門兩種身段均臻火候細膩絕倫至末後四句搖板以嗓竭幾致拉矢可危也

鐵菴昔在第一臺余曾聽過數次戲尚純粹在高百歲之右嗓雖不高而能運用清冽沉着渢渢可聽其時聲名尚不甚響及返京後日紅一日名重一時復刻意摹譚自命譚派凡叫天之習氣鐵菴一一摹倣擇配角必嚴烟癮必大且身未成年竟收徒說戲有好爲人師之癖近日更流於驕泰是日之空城計亦未見過人出場引子太嫌做作末一句安閒沉着尚佳台步逼肖叫天暮年之狀少年老成觀之失笑最可發噱者則背亦微駝叫天年老力衰故有此狀與戲情絕無關係鐵菴學譚幷駝背而學之不亦可怪念白字字清亮沉着深得老譚神意惟其唱工竭力掉花腔幾至無句不花余曾兩度聽過叫天空城計却未聞此等怪調鐵菴既自標榜爲譚派此豈得爲譚調耶欺人大膽曷至於此第二場引子以人聲嘈雜未能聽清觀圖姿勢甚佳追述先帝不可重用馬謖之言應露出感激悔恨之思而鐵菴潦草過去前兩句再探尚合末一再探則未能入彀搖板中「悔不該用馬謖無用之人」之謖字韻味異常濃厚逼真叫天遺

響余顧謂諸友八角錢祇聽得一譚字後與劍雲談論劍雲所言與余不謀而合蓋略一頓挫純厲膛音得叫天之眞趣使人緬想當年妙曲不置也與老軍談話神氣俱老到可觀上城樓一段慢板設去其花腔當可句句擊節「散淡的人」之八字拖腔不甚乾淨大是蛇足至段最佳處無「執掌帥印」之印字搖曳跌宕余疑其脫板及落板時乾淨自然又不禁叫絕二六板尤佳在小寶百歲之上董俊峯票友出身隨龔吳南下劇中飾司馬懿嗓音純係嬌揉無眞實爽氣力量惟當能運轉目如不落呆板字眼不甚講究架子神情尚可看惜有時過火耳斬馬謖一塲鐵蓭做工純做叫天公誼私情交戰於胸中一種左右失措而復力自鎮靜之狀細緻已極入後毅然決然揮淚命斬亦能描寫得出大非易易也

第一臺之女俠紅蝴蝶

（劍雲）

芙蓉草曾以紅蝴蝶一劇蜚聲於第一臺芙蓉草去以王靈珠代之此劇遂爲靈珠所有吾友秋星謂王之紅蝴蝶不如芙蓉草吾曩日未見及芙伶演此不敢遽加論斷惟以意度之芙伶以做工精細稱而貌實不如王伶秋星之言必指做工矣吾意紅蝴蝶出身草澤爲關東女盜俠骨柔情婀娜剛健斷非尋常閨閣女子所能相提並論蓋亦十三妹一流人物也飾此角必須武工嫻熟連打帶做處處宜倜儻風流豪放不羈不失女俠本色而非一味柔弱所克盡其能事執此以論似非芙蓉草王靈珠所宜就滬上旦角擇之九陣風可以稱職第慊年已徐娘風韻不合此外要數趙君玉黃潤卿之刀馬旦頗有工夫表情亦細膩交鋒對敵能戰幾個回合倘去此角未必遽弱於王靈珠也某日夜顧曲於第一臺得覩此劇敢以所見評之

王靈珠飾紅蝴蝶趙凌茹扮相嫵媚恍如帶雨梨花承露芍藥惜少英氣全劇無唱工純用說白即言說白亦新劇之口白非舊劇之念白做派甚簡易場子雖多殊不費力紅蝴蝶爲女俠而通塲無武工遇交手時輒以一彈了事彼之使彈亦如黃天霸之發鏢一揚手之勞耳初見劉進生私定終身宜先之以端詳次之以躊躇然後決然以身相許此其間有無數表情非可潦草從事女孩兒家破題兒第一次爲婚姻談判宜曲折委婉非可直率以陳照靈珠之做法未爲不可但按以情理似宜更進一步隨夫下山初見翁姑僅一頷首盜

亦有道盜亦有禮此即紅蝴蝶之見面禮乎趙既歸劉裴束已如時下婦人而完姻後頭上之紮布始終不除若以此爲美觀則除之亦不遜其美若以此爲女盜之表視則已改邪歸正爲良家婦若以此爲紅蝴蝶之標識而紮頭布非紅蝴蝶之標識也面斥長春縣一場倘好計騙嫂嫂之言詞亦動聽對付馬統領有凜不可犯之概出言倘得體

麒麟童之劉進生完全一新劇派之小生然而顏已蒼老聲復沙碎介乎不老不少之間在此劇中也算一重要人物而麒伶演來則失盡身份倏而聰明倏而糊塗倏而童稚倏而老練倏而規矩倏而胡鬧六本之內態度凡數變簡直不知成了一個什麼東西。被趙大剛擄入盜窟面無驚恐之色見衆强徒搶掠惡門亦少畏懼之容可謂麻木不仁趙胡氏形如夜叉突來調戲毫不推拒趙淩茹少艾美麗以身相託亦不疑慮可謂不辨媸妍不知利害合巹之夕連得兩妻麒伶頭套紅綠布連縱帶跳將新娘拖了進去太覺胡鬧紅蝴蝶蒙寃收監劉進生既情好彌篤不應面無戚容反而嘻嘻哈哈擊鼓鳴寃一躍三尺對官問話有頭無尾那裏象演戲向妻賠禮不從其父曰讓我老面子來說亦不從麒伶則朗聲嘲之曰到底老面子未免目無尊長隨妻出征堂堂鬚眉托庇蛾眉之下蒙賞太守夫以妻貴已失盡丈夫氣而當大庭廣衆之間兵士環聚之時時對其妻做鬼臉一若閨房之樂甚於畫眉者行軍之時可以如此乎疑妻吃醋時竟拿出武老生架子來得意忘形可發一哂麒麟童殊無演新劇程度

三麻子之劉德厚扮相很有幾分紳士派惟所貼之髯口既非兜嘴鬚耳下之兩撇毛即可不用三麻子之化裝尚未研究有得故其髯口令人見而知爲假貨隨媳上山監捕趙大剛彼職司放砲爲舉兵之信號顧放砲則放砲耳何以口出穢言曰放你媽的庇吾意劉德厚爲長春縣富紳身份自在彼之跟隨紅蝴蝶捕盜疑其盜性未除一去不返耳當此之時作念子之言可也作疑媳之言亦可也何以突然而出匪夷所思之一言曰放你媽的屁哉命子懇媳二次出征未邀紅蝴蝶許可已復卑躬求之仍無效則囑乃子屈膝其前子既下跪又以其式不合視爲演習以致之謂跪老婆有訣竅宜屈一左膝不能兩膝並跪如此必可得其歡心且重伸其旨曰我對汝母常如此如今天下通行不足羞也吾友逸鳳聞而嗤之斥爲父不父子不子嗚呼徒知博俗客之一笑不顧劇中人身份信口亂道若三麻子之怕老婆訣竅吾實未之前聞當此文人無聊著作紛出之時三麻子既有編劇才想亦有著作才大可以其心得著一(懼內新法)

行世則普天下之有季常癖者咸拜其賜矣吾曩觀三麻子演新劇態度頗嚴重今忽如此豈以乃子劉進生爲後台排戲老班麒麟童所飾不得不降格胡調乎

張鶴樓之蓋天紅趙大剛兒很强悍活像一個大盜此人本如一團火球演長靠戲又如一束亂草今飾大盜恰合彼之性格吾人以盜賊之眼光視張鶴樓則張鶴樓佳矣行刺新娘由屋簷蛇行而下默無聲息剝頭卽去是與其妹不兩立矣是明明以爲乃妹已死矣乃紅蝴蝶二次進山大剛並不驚詫又無欲得而甘心之勢反曰吾妹因何復返疇昔之夜誤殺之人頭提回山寨擲以示妻復命嘍囉懸掛山門示衆滿山如許盜夥竟皆有眼無珠無一人能識紅蝴蝶眞面目必待紅蝴蝶自行表明而後始知爲誤殺豈非咄咄怪事此與戲情太謬殊甚一二三四五六本之眞刀槍打武純是一路家數毫無區別好勇鬥很爲張鶴樓得意之作然而烏烟瘴氣混亂異常槍頭上之紅纓毛時時飛落臺下脫其槍尖亦隨之而下甚致誤傷看客豈非大殺風景吾常曰海上各舞臺所排之新戲如天蟾之年羹堯大舞臺之六飛南遊新舞臺之搭子溝共舞臺之王亞銀及第一台之紅蝴蝶姑不論其情節如何而着重之點全爲一二江湖武生賣弄眞刀眞槍設想而其打武之花樣又無一不抄襲三本鐵公鷄之老文章內容既大同小異則以後排演逕可將年羹堯搭子溝等名稱取消而大書特書曰眞刀眞鎗特別打武豈不直截痛快乎李少棠之趙胡氏既蓄心調戲劉進生逕可私往幽會乃反先至小姑房中虛與委蛇告以劉進生拘鎖山洞事案是幕之佈景紅蝴蝶之閨闥與山洞僅在咫尺之間憑窻下望瞭如指掌苟欲以趙胡氏調戲劉進生爲引紅蝴蝶訂婚之綫索則二人問答之詞風送入耳無有不聆悉者如此緩步下樓見劉進生憐才許字初無需乎嫂氏之來告蓋趙胡氏懷濕腹不能告人之隱祇恐人之窺其私安有以私衷示人之理此處於劇情殊欠圓到李少棠形容醜婆子有可嘆處此人之小丑亦粗俗一流第較之李錦榮差勝耳

王蘭芳在一二本飾孫素花規規矩矩不說蘇白尙有可取三四本改飾趙木匠之妻身爲節婦而搔首弄姿滿口不三不四之下流蘇白啓齒卽有一大串（殺千刀）（路倒尸）（接眚人）令人聞之好不難受長春縣人說蘇白已不應該況其形狀乃如繅絲阿姐哉

李錦棠之長春縣一口藍靑官話時時露出江北口音喉嚨又類雁無爲油頭滑腦面目可憎所幸猶未學狗叫耳

宋志普之長春縣太太令人肉麻處不亞於乃徒王蘭芳演戲不顧情節不問地方專喜好說强蘇白吾恐師徒二人除上海外無處可啜飯矣逃難時臂挾便桶滿臺亂跑太不雅觀可惡殊甚

頗聞紅蝴蝶以佈景見稱於人吾觀之殊不見佳三四本之火燒公堂仿照大舞臺鄂州血之火燒督署煤油味觸鼻極於衛生有礙五六本之大水戰更無道理佈置既慢水又不多二三打英雄赤膊跣足徒手相搏水珠四濺第一排官廳之看客頗有嘗其涼味者如此做法演員身體未免受傷且不足動觀者之目何取乎爾　（完）

貴仙茶園之陳塘關

（塵因）

陳塘關即哪吒鬧海之別名崑曲中武打戲也若九陣風元元旦等演之恆多重視刀馬若七歲紅五歲紅等演之恆多重視武小生實則二者應並重也如哪吒一角身手姿勢迥與常戲不同既非尋常短裝武生之工架又非雛伶全恃幾套跌撲軟工夫所能見奇出場要搶一段連唱帶武一舉一動其口中之字之音咸與身手姿勢相合所以唱做武工兼全之角乃克演此戲也將謂女妖一角代打出手故非尋常配角武旦所能年來海上不演斯戲久矣其所不演者即是無良好合手角色之故某日貴仙茶園朱素雲九陣風合演此戲余特往觀之意在觀九陣風之出手且素雲演哪吒戲余未曾見必欲覘其究竟良窳也出場即素雲之哪吒紅衣紅褲雙髻駢並手持一桿火纓鎗躍然突出雖爲年齒所限身幹不似紅孩兒而英氣蓬勃亦不似四五十歲人扮童子戲也其鎗法應手而變與尋常鎗法迥異其身段工架處處合於音節非素來嫻習崑曲者曷克臻此其間略有弱點處如唱時腔調少澀做時身段少硬斯皆爲年齒所限制且素雲非武生專科即身手欠於柔軟大可原諒其佳處妙在工於體會孺子之神情如與女妖會陣時未交數語即大吹其牛曰（你不知道小爺爺鬧海的利害麼）說時津津得意將小孩兒一種憨態刻畫入微迨至戰敗法寶被女妖收去進不能戰退無可藏法寶失去且不得向其師求援進退維谷爰是嗚嗚而泣復即其師得師援救便破涕爲笑嘻嘻而躍曰（好了我這不怕他了）歡騰而下種種神態活畫出一個小孩兒天眞爛漫斯爲素雲之特優處非他伶所可及者以貌取人則素雲抱屈不淺矣九陣風乃近來南北伶界中第一武旦也而打出手尤爲武旦之專科若從戲理上論出手不過一頑耍技藝耳求其純熟敏捷良非易易第此種技藝圓滿博

彩不能操之個人必配手合把乃克圓滿也今觀九陣風之出手其下手乃兄閻嵐亭則不及元元旦下手小壽慶穩健其他更不足談於是九陣風之手法花樣爲若叢掩沒不淺加以台塲太狹弗克施展技能未始非一層障礙是夕最佳者竚立中央探身而倒用足尖橫挑甲手之鎗過頂落於乙手乾淨敏捷次若以鎗桿耍鎗翻轉自如沾貼不脫雖然是鎗桿上之吸力但迎讓之手法若不敏捷靈活亦不能應手翻轉也餘者雖佳確不能超於元元旦之上不過元元旦之出手乃雙鞭四鎗而九陣風則四鞭四鎗耳舞刀不及元元旦純熟從跨下渡刀一花樣幾乎失手想是九陣風出獄腿力仍未復原也扮相則駕乎元元旦之上其他做工無甚特奇蓋因戲情所限制非其不能然在今日海上求之舍彼二人未有能演斯戲者

大舞臺之大英節烈　（豁公）

大鐵弓緣（即英節烈）六旦之唯一重頭戲也非兼擅文武崑亂者決不敢輕於嘗試南北名旦多如鯽然除兩十三旦外（老十三旦侯俊山爲京師六旦之泰斗近來坤角者亦有名十三旦者能戲甚多彷彿侯氏）如楊小朵田際雲梅蘭芳路三寶黃潤卿等雖負赫赫之名亦未常排演此劇蓋深知其難一唱必碰羊毛不能演科班不敢演也

陳月英一角爲此劇重要分子人皆知其難然不知其所以難須知去月英者身段口白隨處更換迥不相同茶坊比武時完全爲刀馬旦而完婚後則變爲花旦矣改裝逃難一場爲唱工小生而與皇甫剛開打則爲武小生矣此劇可唱秦腔亦可唱二簧大舞臺所唱固二簧也毛韵珂初意欲唱全本旋因時間太晚改自長亭演起而茶坊比武匡忠招親解餉被盜等場亦未及演韻珂去月英扮相固佳唱做亦妙改裝後所唱一段二六板彷彿出自朱素雲口中上山入夥時聞項義伯命與項翠娥成親立作惶惶之狀儼然人即其人事即其事令人生觀止之歎與皇甫剛交戰時一蹻花鎗雖無眞實功夫然而手眼身法步處處做到初無一懈可擊設以他伶爲之恐不終場已曳兵遁矣趙如泉去皇甫剛氣概激昂語言豪爽極合皇甫身分惟限於戲情不能盡其所長大是可惜姚俊卿去匡忠扮相亦好唱工不無小疵做派頗有可取與陳月英泣別時低頭頓足咽不成聲已將生離慘狀形容盡致誰謂俊卿不能做戲哉錢化佛去史公子一臉不長進模樣與僕議搶親時抓耳撓腮擠眉弄眼描摹賴皮公子令人失笑初次登臺居然得閤堂好數次是誠非余初意

所及料而鈍根哲廬兩君乃謂化佛神情頗似名丑何金壽果能精進不難駕而上之噫化佛一新進之伶工耳乃得如許名公另眼賞識可謂榮矣然余之期望於化佛者尙不止此蓋彼固長於新劇者該臺改組主旨亦極注重新劇而某名士所編之歷史戲亦正著手進行將來該臺諸伶所以飽吾人之眼福者又豈止於大鐵弓緣一劇哉。

劍雲按姚俊卿身無雅骨一臉頑皮惡習太深不可救藥其去匡忠與陳月英會戰一塲口出穢言夾說上海土白如口啥咯路道一語豈為正工小生者所應說耶此一語全劇已糟不可言豁公是晚或未聆及也

笑舞臺之犧牲　（劍雲）

悲劇犧牲為歐西文豪囂俄所編包天笑徐卓呆譯成華文全劇分五幕幕幕有精采惟今之新劇家素喜自由演劇從無按照脚本原文細心孯討者　以是苟不得人往往取貌遺神　大負作者本意甚可惜也茲以吾所見笑舞臺諸子所演　尙能不悖原劇本旨泚筆評之

（游優）之可眉為劇中重要關鍵丰姿綽約媚態迎人其對卓郎秋波流睇一往情深不得斯人矢死不嫁用情可為摯矣無如卓郎情有獨鍾義不變心遂令可眉款款濃情密密溫語等於東風馬耳漠然無動於心又以其因情生妒破壞兩人好事誤誣其毒死昭容居心險很於是一念之憤不暇思索遽加白刃於可眉之酥胸倜郎不諒含寃誰語雖彌留之際猶及表白其用情之痴用心之苦並及見卓郎回心轉意追悔前非含笑瞑目絕無怨言而香銷玉殞已與世長辭卓朗縱呼地搶天終亦返魂無術（優游）去此角傳神阿堵表情極細談吐舉止不愧歐西交際社會之花第二幕對麥安仁之假意敷衍第五幕對卓朗之眞情流露皆能使人瞭然胸中知其宗旨之所在易簀時對卓朗曰（汝心中雖非眞情愛我汝面上何妨假意哄我使我臟腑亦可快活一二）蓋伊明知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卓朗意不我屬却又堅貞不二之死靡他寧使人負我毋使我負人情痴至此眞不多見末謂汝已眞心愛我乎非飾詞欺我乎蓋其以為至誠感人金石可開以卓朗之固執決絕終有愛我之一日詎在永訣之前親受其愛快慰逾恆遂忘痛楚吃吃癡笑口呼卓朗卓朗而

去此處沉痛極矣(優游)目患近視架金絲鏡雖不損其美而於表情上究多一層障翳貌」可人惜年事已長美矣猶未盡也(劍魂)之昭容徐娘半老風韻已非雖能做終與身份不合該臺無悲旦然不得已而思其次(悲世)(映霞)或可稱職何以令此君充數此君演戲自有其可取者在悲旦斷非其長也第一幕之裝束類似藝妓不像太守夫人以後對於情夫卓朗之戀戀不捨姿態做工吾不敢云不應有盡有祇以其容顏不足動人觀者情愛之心不能油然發生作惡之心却無端率起此眞吃力不討好也(悲世)之卓朗表情做工完密無疵言詞亦甚乾淨不過字眼不清楚似口中除絳舌外另含有一物者此亦美中不足第二幕秘密私會戰慄無人色明知身履險地足蹈虎穴一經敗露生命難保然爲情絲所縛與情人把晤雖赴湯蹈火亦所不避及至身歷其境又不期畏懼凜慄之深(悲世)尙能將此層意思曲曲傳出第五幕自悔孟浪辜負可眉美意不感其成全之德反思將仇報置愛我者於死地自維天良不情萬分事後追悔痛如刀割右看昭容由死而生生之者可眉也左顧可眉由生而死死之者我也不能享左擁右抱之豔福竟背顧此失彼之酸辛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悲世)善悲自是不弱(天影)之太守麥安仁此角本應老生扮演該臺無出色者乃以(天影)承之(天影)演戲精神貫注時實無懈可擊稍不用心遂敷衍了事其去此角尙肯賣力從倚勢仗財縱慾敗度方面做認題甚眞後之沉溺聲色寵妾虐妻種種橫暴之狀皆能一一形容甚好惟以堂堂太守盛怒之下口口聲聲曰(你的情夫不是敲竹槓便是吃粥湯)油滑過分殊欠莊嚴(嘯天)之田國助自認政府鷹犬專心誣蠛良民謂(每月坐得厚俸不能不無風生浪尋些事情做做否則要偵探何用調侃偵探不少)(利聲)之趙大(半梅)之馬二兩無賴狠狽爲奸爲走狗之走狗神情亦甚可觀田國助臨終時大呼馬二先生費心費心維時眞馬二先生適在座亦惡作劇也餘子碌碌於劇中不甚重要從略不評

（劍雲）

笑舞臺之連環計

此劇取材於三國演義第八九回金聖歎批曰十八路諸侯不能殺董卓而一貂蟬足以殺之劉關張三人不能勝呂布而貂蟬一女子能勝之司徒妙計高天下只用美人不用兵其推重貂蟬王允如此

王允乃心王室身爲漢臣處豺狼當道之秋懷虎豹叩關之懼力不敵則以智取智不得逞則假美人以行然使無貂蟬其人成全主人之志則司徒亦有願莫償有貂蟬而無奸而不雄之董卓勇而無謀之呂布難保不賠了夫人又折兵則司徒仍有願莫償幸也天生一好色之呂布司徒遂得假手貂蟬利用之以毒攻毒此連環計所以非比等閒也王允有此妙計三國有此妙文舞臺上豈可無此妙劇正秋編而演之洵足與舊劇對抗

自古英雄多好色矧爲武夫今之用美人計者多矣或假以獵官或藉以取財彼所謂香鉤之餌自我視之蕩婦淫娃而已奚足以當美人之稱有一若貂蟬之處心積慮能見其大否用美人計者有一若王允之苦心孤詣志在謀國否今北方策士亦用美人計代金好好脫籍以贈陸武鳴謂可爲南北搆和之媒介然武鳴非比董卓好好難希貂蟬彼暗幕劃策之儔其居心更不足以望王司徒而中國大局危如纍卵則不亞於漢末也嗚呼

連環計一劇重要角色有四正秋分爲七幕自飾王允古裝登場儒雅大方拜月一歌純是天籟用疊字雙聲如（風風雨雨飄飄搖搖吵吵鬧鬧糟糟糕糕之類）前在共舞臺正秋飾不可說之黃老大亦有此歌詞意與此徵有不同蓋影射時局以古證今不僅爲漢室興歎也正秋誠有心人哉見貂蟬膜拜禱天陡起疑念嚴詞詰之既得其情端詳再四利用美人除奸之心遂決屈膝於美人之前雖爲大漢而拜然貂蟬犧牲一切身繫漢室興亡王允安危雖巾幗而鬚眉有所不逮此一拜也卽謂出於王允敬禮貂蟬之心無不可也抑貂蟬王允之知己也彼固不愛董卓又豈獨愛呂布彼一縷情絲方寸心田只知有王允耳西施滅吳而歸范蠡此情此境彷彿似之正秋之表情可謂縝密不漏小宴大宴兩幕用兩副手段換兩種面目現兩派神情出兩樣言語因人而異看事行事正秋演之層次井然激布一幕出之安詳想見司徒成竹在胸老謀深算父子那有不同姓之理可謂一語破的誅奸一幕慷慨罵賊淋漓盡致痛責李儒爲功狗可謂對症下藥

小宴大宴兩幕應分兩套佈景兩種陳設蓋呂布係自來（謝紫金冠而來）董卓係請來二人之身分不同是晚同一款式未免因陋就簡誅奸一幕三國演義係先誅董卓後擒李儒該臺適前後顛倒似應遵照原書爲是

鴟鴞飾董卓微惜軀幹不肥袍內又不加襯衣行動似不雄壯而奸險刻毒之態溢於眉宇間笑是奸笑樂是奸樂怒是奸怒神情堪稱獨絕環顧新劇界能從奸險冷峭一方見長者汪優游歐陽予倩而外當數鴟鴞儼紅謂予曰以蔣鏡澄肥胖之軀鄭鴟鴞奸險之態合而狀董卓則佳矣大宴一幕一見貂蟬色迷心竅情不自禁礙於王允又故作莊重之態老奸巨滑可發一噱梳妝一幕明明是染疾暗將色慾狀人一層意思表白含蓄不露令人味乎其言年衰納寵者大可引以自鑑擲戟一幕得機得勢所惜鳳儀亭太不壯觀耳

悲世之呂布扮相行頭身段姿式吾無間然說白略犯語病如(區區不過一個呂布)(公公爬灰)之類後宜斟酌誅奸時直言(不為國家只為貂蟬)點醒題旨耳目一清此君演劇饒有書卷氣吃虧在口齒不清然其無戲不賣力殊可貴也

憐影之貂蟬服古裝而仍說蘇白吐字無勁一大缺點拜月一幕尚好梳妝一幕(並未梳妝實是侍疾)猶能以表情勝擲戟一幕鳳儀亭之對呂布既未以死恐嚇又不以言激動除飲泣外木然無語仍是平素演悲旦文靜之態用之於此似覺不合吾意易映霞演之或可稍勝

一飛之李儒裝飾不類已為人所共見譏刺皇帝處發言太多今日非洪憲時代責之無益(皇帝就是烏龜烏龜就是皇帝)二語尤不可解然其口齒清利滔滔不絕一望而知為辯才也

民興社之改良珍珠衫

(劍雲)

今古奇觀一書頗多戲劇材料如賣油郎獨佔花魁女杜十娘怒沈百寶箱喬太守亂點鴛鴦譜等皆已現諸紅氍毹上珍珠衫一劇情節曲折結構完善天理循環因果分明大足為貪花色鬼作一當頭棒喝徒以舊戲館趨流忘源專在王三巧失節一場刻意經營誨淫敗俗致干禁例令人一聞珍珠衫之名宛如奇臭薰人避之若浼實則珍珠衫三字亦香豔亦光明初無纖塵微玼玷染其間也各新劇社演此有名桐葉落者有名二心婦者予謂珍珠衫則珍珠衫耳何必改頭換面失其本意不圖民興社竟名改良珍珠衫商賈市儈寡學不文濫用新名詞維新改良特別共和不絕於口招貼滿衢觸目皆是彼輩淺陋尚不足責民興社不乏通人奈何亦犯不通之病改

其良則必揚其惡吾誠不解其意何指

寄慶去蔣與哥貌不類小生雖厚塗香粉仍隱約現硃砂色官話欠熟尤不耐聽設計賺婢表情尚足笑倩之彩雲應答如流恰合小婢身分

一嘯之王三巧夫壻出門難捨難分一聲河滿黯然銷魂去未數日卽覺寂寂深閨長日無侶懨匕粧閣伴儂爲誰則惟倚門遙望盼阿郎之歸來一訴離別之苦伉儷之苦神態爇繪酒醉失節羞憤交併一見薛賣婆驟以纖纖玉手連披其頰祇說你好二字更無他言陳大郎至咬牙切齒怨絕胸懷幾要食其肉而侵其皮一陣惡打之後卽擬送官問罪及陳長跽謝過謂一經表暴路人皆知我不足惜其如卿之名譽何不如諱莫如深尚可秘而不宣也乃長吁無語淚落如珠沉思半晌起謂陳曰（天下多美婦人勾欄之中儘可隨心所欲何苦喪人名節君亦有婦不畏後報耶况此等穢行可一不可再君其速去以絕邪思若猶戀戀不舍妾請一死謝君可也）詞嚴義正氣壯理直足令大郎不敢再犯被夫休回忍辱飲恨讀至背三從之義犯七出之條牙尖交戰顫不成聲悶絕倒地始放聲一哭賣與吳傑後聞知作妾驚慌失措謂（一婦難從二姓羅敷本自有夫女傭洒掃之責雖任勞任怨萬死不辭若不見諒而令充下陳惟有以頸血濺縣尊衣）侃侃大義節凜堪欽蒙收義女頓時顏霽至誠足以感人信夫一嘯表情精細言詞懇切頗能將三巧兒苦心曲曲傳出幽嫻端莊四字可以當之無愧就戲談戲此豸確是民興一根台柱也

陳大郎一角宜以風流自賞之小生去之求諸民興露鶴失之滯笑倩失之弱冶兒本短褐小丑一加衣冠便手足無措三句不離本行動現廬山眞面出言吐語總嫌滑稽過分然去形式而論精神尚有可取者在也其斥平氏（儂影飾）語帶雙關意在絃外詞鋒銳利咄咄逼人大足供人細嚼旅店棄世一幕句句金玉字字珠璣歷數生平罪孽歸咎於父母寵愛過甚家庭敎育不良一語破的可謂能見其大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古寺鐘聲無此淸醒也

儂影之資格描摹淫娃蕩婦的是斲輪老手無微不至駕輕就熟游刃有餘而去端莊賢淑之平氏實在不配賣身葬夫何等淒惻酸楚之情自不能免而儂影則淚痕未乾笑靨已承頰矣勸夫數場不以情動不以理喻惟以肉麻之語取悅胡調黨是髦兒戲館之材料烏

足以演新劇以覩一嘯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蟄民之王守愚不癡不聾頗堪發噱愛女被休瞠目結舌不知所云覩壻至捉衣斥之曰（我的女兒譬如磁器店裏茶壺當初看不中尙可退還現在事過多年東西已用壞了還好送回來麼老實對你說貨物出門概不退換）妙人妙解爲之鼓掌崇秀一老媽子身分怎能升做太太靈隱之吳知縣花廳判案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措詞亦佳面詢三巧兒家事白口太促文章內又有文章說得太多此係要出風頭過於討好之故然過火卽爲討厭不可不知也

藥風新劇場之熱血

（秋星）

熱血之事實覩犧牲較有意義犧牲不過一愛情波折戲熱血則置公理人道於愛情之上立意先高人一等畫師露蘭匿黨人亨利於家警察總監處以極刑使之招認露蘭始終不言其情人杜斯克不忍其苦乃代爲緩頰總監食其言而處露蘭亨利於死罪杜斯克自悔不及乃懷刃刺殺總監復自殊於露蘭屍旁正秋飾露蘭第一幕發幾句議論倜儻風生恰能中肯畫像時未能眞畫幾筆或用手術移白紙爲畫像此係缺點且正秋最擅苦老嫗之戲西裝生角其姿勢身段終不能自然合度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毋庸爲諱第二幕杜斯克談會吃醋之時正秋以輕鬆出之宛似微雲籠月輕烟裊空無絲毫痕跡與總監對辨嚴詞正理侃侃而言孟子所謂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露蘭殆當之無愧及受刑之時慘然呼杜斯克公理要緊人道要緊名譽要緊茹痛含寃咬牙切齒願爲國家而死此等處眞可諷世惜哉杜斯克婦人之仁輕爲招認致使三人皆死可悲也鴟鴞之警察總監奸刁好色恃勢凌人覩之使人目眥欲裂拔至此可謂神矣其姿勢身段甚爲講究服裝合度神色威武一出場卽使人神旺搜亨利時與正秋旗鼓相當鴟鴞愈凶暴愈見正秋之善良此所謂以反面文章跌出正面文章也對辨警句極多惜不能盡記第三幕閙杜斯克愛已其快樂之醜態如吳道子畫地獄窮形極相使人拍案有一言曰『做官不怕罵怕罵就不算會做官』誠慨乎言之天人飾杜斯克輕盈流利步趨中則且身裁合度聲音爽脆但京話字眼欠準輕濁失宜聽之微覺不入耳刺敵一場手與心應活潑峭疾尤爲精彩半梅之偵探在在引人發笑亦不可少之

角但愛米里亞或謂亨利妹或謂亨利姊又愛米里亞之扇初為偵探所得次為杜斯克得卒未說明原由此皆錯誤之處也

救亡聲中之賣國奴 (劍雲)

賣國奴者誰朝鮮之李完用也飾李完用者為(傅秋聲)秋聲狀惡毒小人在先本有能名如梅花落之葛蘭蓀演來頗有聲色不料演李完用乃認錯題旨專從正面做竟將李完用變成一深明事理之人正論亂發不顧劇中人身份而訂亡國密約一幕為全劇關鍵非放出狠心辣手極力形容自私自利賣國求榮不足以動觀者之憤乃秋聲嚴詞辯駁直將李完用演成一錚錚不凡不屈不辱富有血心能肩大任之人物忠奸平反與劇旨背道而馳雖能博得幾人掌聲而全劇之精采失盡矣要知文章有正反人有賢不肖此人愈不肖愈足以見彼人之賢兩方面各趨極端互相烘托互相表裏斯足以激起國人痛惡奸佞之心而感動其勉為賢哲之志於是乎劇之精采顯功效深演劇人之能事亦畢矣秋聲何厚愛李完用而見不及此哉或謂秋聲非不能狀李完用之奸深恐觀者大動公憤羣起為難茶壺茶碗香蕉蘋菓紛紛向臺上拋去甚至怒罵呼打勢必不得下臺耳予曰能如是則大有益於人心若謂平觀者之憤自有飾安重根者在吾恐秋聲一念在出風頭一念怕動公憤兩念忐忑胸中卒為出風頭一念所勝於是先飾安重根者而亂發議論矣雖然其如戲情何(譚志遠)之伊籐博文一味暴燥火氣太甚在臺上亂碰亂跳坐不安席聲如破竹既乾且啞語多而無精采又是一個認錯題目者鬘觀汪優游演此角純從冷靜陰險一層下工夫着語不多而刻畫入微表情之佳堪稱獨絕觀者一見其人即知其為老謀深算如此演法可謂認題獨眞於新劇三折肱矣志遠如一莽漢如一火球每易惹觀者生厭而不足以戟刺人心使易(鷓鴣)演之必可為是劇生色(鄭鷓鴣)之安重根氣宇軒昂義勇奮發要言不煩切中時病聲浪氣魄亦足以副之西裝身段洒脫大方與父母妻子分別一幕斬釘截鐵毫不作留戀顧惜之態國而忘家大丈夫責應如是願愛國男兒知所取法焉鎗擊伊籐一幕不聞手銃之聲後臺管事者何疏忽乃爾(鄒劍魂)之安妻麗珠極善做戲發幾句言論却能無語病西裝身段應有盡有此蓋得力於史海嘯者駸駸乎駕而上之矣(劍魂與海嘯同隸笑舞臺劍魂長於旗裝海嘯長於旗裝劍魂有心人海嘯之西裝身段遂為彼所學得)祇惜老華老太駐

顏無術藝日益精貌日益退斯則莫大之憾耳（鄭正秋）之賣豆者李龍赫兩遭日兵虐待借題發揮痛陳國亡人奴之苦妙在言淺意深並不咬文嚼字中有一段足爲今日商民痛下針砭如曰（我從前只當我是個小百姓祇顧我生意賺錢夠我餬口國家大事與我甚麼相干看見一般仁人志士演說亡國之慘還說他瞎管閒事以爲國果眞亡我們小百姓飯總是有得吃的國是他們做官的國亡與不亡我們總是一樣那知道到了如今身受亡國之苦才知仁人志士以前說的話句句是金玉良言眞是錯怪他了懊悔自己放棄責任國不亡的時候官是享福的亡國之後百姓是受罪的現在處處都是日兵見了我們簡直當作牛馬買東西不給錢非打即罵一舉一動均須受他束縛那裏還能自由唉韓國已亡補救無及我熱血噴湧性命不要也要同那亡我祖國的人拚他一拚以贖從前見危不救的罪孽）句句哀音聲聲血淚今之商界中人專抱個人主義漠視國事者其亦警惕於心乎刺伊藤未中身受烙刑體無完膚宛轉呼號不忍逼視畢命時大呼（將亡未亡的國民大家醒醒呀）　暮鼓晨鐘無此濟醒座中墮淚者頗不乏之嗚呼至誠感人於斯益信（夏天人）之李鳳琴狀小妮子身腰態度吾亦許爲可造之才後起之秀弟爲小家碧玉而非大家閨秀演戲喜發言論引用陳語未能切當疵病甚多望以後避繁就簡庶不致拖沓取厭見人必兩目閃爍與吳鐵菴同犯一病切宜改之此君初名淚鵑貌本不揚而化裝登臺不見其陋殊可嘉許必謂天人不愧天上人堆砌若干香豔字顯以譽之則捧角家之劇頌耳非吾人所願入目也（何立民）之李永和發言論光看朝鮮亡國記好學可嘉宜其語語沉痛惜身材弱小帶江北口音飾正工老生稍覺不稱（董別聲）之日本小販神情逼肖和人賣某某袋一語斷別聲想得出說得出也餘略

記濱滬息遊社之國慶紀念戲

（劍雲）

滬濱息游社係復旦公學一部份教員學生暨滬上熱心社會教育者所組織成立於民國四年秋九月其機關即附設於復旦公學注重宣講輔以新劇歌樂以實施社會教育爲宗旨余於丁巳春三月承蔣朱兩君堅邀入社全社同志將近百人惟散處各地者居多上海不過三四十人日本東京並設有支部社員醉心新劇頗切而不爲無腳本之演劇與予之主張不謀而合每遇國慶必有祝賀四年

國慶演社會鐘五年國慶演不如歸六年國慶演該社自編庚子紀念劇「松柏緣」是劇乃蔣梅笙君手筆共分八幕編製極佳層次井然非老斲輪手不辦「某報某君大書四十餘幕之多此言不免外行須知新劇之有無精采不在幕數之多貴乎分幕之簡能於一幕之中包括無數事實而能層次不亂者爲上乘如春柳名劇眞假娘舅僅有一幕歷時一點餘鐘精采甚夥美不勝收可爲明證若徒知幕數之多誠如某君所謂是直走馬燈不足以語新劇也」初社中有擬演(張誠)者至十日下午始決定演(松柏緣)時間侷促籌備事忙頗有人惴惴然恐臨時不易見好予雖與諸子同社尚未見諸子之藝然觀諸子人手一編非常用心知必能勝任愉快是夕余任管幕自始至終未離後臺一步范君叔寒囑予記其事並贅以評予曰記事固余之責若夫月旦則我豈敢

(松柏緣)未演之前尚有趣劇(賣花結婚)此爲外間通行之劇僅足發噱毫無用意可言然諸子牛力小試亦復斐然可觀中以(逸盦)之大編(幼農)之小編神氣老到涉語成趣(蝶魂)之蠶僕一意求工惜欠自然更進一步則佳矣(小憐)之高女貌頗姁美惟說白音太細聲浪尚須提高(閒人)本激烈老生乃去賣花阿三雖不能說滬白却能純任自然此四字覷之雖易而欲到此地步殊不易易演劇而能除盡矯揉造作之態歸於純任自然之境則劇之能事畢矣

松柏緣之編製有兩層問題尚待研究一幕外問題一加唱問題加唱問題容當草爲專篇以與評劇諸子商榷茲請先言幕外問題新劇是否可用幕外有無用幕外之必要則予以觀察所得敢直截斷言幕外實爲蛇足何以謂之蛇足則以新劇之分幕貴簡不貴繁本如行文之有伏筆有襯筆有反擊有烘托故一幕之分或相隔數百里或相距十餘年層巒疊嶂峯迴路轉令觀者無從揣摸而一見之下又覺其理應如此始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妙若但求一綫貫串平鋪直敘不知出奇制勝異軍突起亦如行文之了無滋味矣此其一新劇最忌一人獨言獨語更不宜對臺下看客發言因吾人除自悲自歎外苟非有神經病決無自言自語者雖戲與事實不能强合爲一然戲固代表事實者否則何必論戲情演劇者既以舞臺爲一小天地則動作行止卽當以舞臺爲範圍週旋進退一以劇中人爲限不得有例外舉動臺下雖有千萬人自我視之如無一人因人自人劇自劇我對臺下發言看客不能答話他且不論卽此獨脚戲之誚已不能免矣此其二蔣先生優於文學戲之閱歷極深素爲余所敬畏本其經驗學識而著脚本寧有不知此等老

生常談叢人能見者曰予之言此非對蔣先生言因論幕外問題聊一及之也予既許蔣先生此劇分幕之佳編製之善矣顧何以又不贊成幕外曰幕外蔣先生之主張也不贊成幕外余之意見也予曾面質蔣先生幕外之用意蔣先生曰予每觀新劇往往一幕佈景需時甚久看客多有迫不及待者加幕外所以便看客也蔣先生對於看客方面可謂思深慮遠然鄙見仍不敢苟同則以佈景之濡滯乃切末上事非戲劇上事當就佈景改良不宜節外生枝佈景之改良與舞臺有連帶關係非經濟不爲功舞臺若大彩景若多再加以機器之轉臺則種種障礙皆可一掃而空不此之務雖加幕外終屬無益況幕外有白無做三言兩語即須進場而佈景未完竣幕仍不能開則加幕外與不加幕外等此劍雲所以不贊成也蔣先生或不以鄙見爲謬乎腳本上既貢其一得之愚可進而談諸子之藝予初本欲分幕詳評今以加唱問題未解決而諸子以半日工夫讀腳本無論腦力如何強健終難一字不遺姑且從略誌其一斑

全劇人物當推(偉華)之陳錦心首屈一指此君之飾旦角有表情有做工身段婀娜扮相秀曼操京語純熟流利舉止亦嫻雅而記憶力又極強新劇旦角能操京語者僅(歐陽予倩)(馬絳士)(鄒劍魂)(史海嘯)(姚鏡明)數人此外多係半瓶醋今得(偉華)可以後來居上矣第一二五六四幕照題做去無疵可指惟第八幕團圓未亡人身世何等悽涼槁木死灰生趣已絕乍聞夫壻絕處逢生千里歸來此處有一極難之表情即所謂悲喜交集是也夫一副面目難描兩種神情矧悲與喜又絕對相反者孰能分其爲悲爲喜曰余之言此蓋以(偉華)君藝術大有可造舞臺上之經驗既極老練表情亦極週到得此良才甚盼其成一完璧故敢畧言及此愚意宜先出以喜而帶疑之表情疾行而至猝見夫面恍如隔世則出以驚喜過望喜極而悲之表情夫婦二人可互抱嗚咽然後再破涕爲笑則悲喜交集四字可以分別而觀矣至於此等表情如何做法全在慧心人神而明之予不能一一細述也

其次應數(開人)之拳匪頭目適合身分(開人)體格魁梧聲宏氣足精力彌滿到底不懈頗有似顧無爲處然無爲胸無點墨肆口狂吠聳肩切齒赤筋怒暴厥狀殊不雅觀安能及(開人)之言皆中肯語無不精拳鬨一幕演半小時之久先說義和團宗旨繼與兩頭目爭權起哄活畫一鹵莽滅裂之草寇終則見洋學生發牢騷大罵邪教誤國强鄰欺侮之可憤反面文章語極警惕可以鼓吹民氣發人深省(伯蔭)之二頭目(怡怡)之三頭目說京話均有工夫神情亦好聞尚係初次出臺難得難得拳夥共有六人舞點鋼齊眉棍者乃

背君伯蔭短小精悍熟極而流臺下掌聲雷動正在吃緊時忽爲手汗所滑墮地一次看客中有一二人譏笑者此實我國人一種惡德他人既非賣藝來者又未出資偶有小疵不掩大醇奈何不存原諒之心竟出輕薄之舉劍雲不避開罪竊爲不取

(問我)之畢桂華扮相如臨風玉樹足稱溫文爾雅口齒清晰舉止大方惟畢桂華一角在劇中乃一軍人宜帶英銳之氣少去文弱之態(問我)頗似佳公子略欠勇武氣概第四幕爲拳匪所縛大可慷慨激昂發一番議論將其引入正路不聽再趁機附和如此似較週

到第八幕之表情與(偉華)同一不足前已論之茲不贅

(逸鳳)之畢姑在此劇亦一重角除第四幕外無一幕不出臺此君身居交際之職所事太繁每無餘晷容其讀脚本僅瀏覽一二次而緊要關鍵已了然胸中去徐娘且雅稱其人舉止從容不迫談吐不蔓不支有一二句說白停頓時即其遺亡脚本處然能於倉卒之間一索即得鎭靜工夫亦不可及語音略帶松江字日久當可除之

(蜃影)之陳翁(鋒鏑餘生)之畢翁兩君關顧戲情面面俱到老成持重之態不待做作已合身份京白大致不差聲浪尚宜提高

(憨生)之陳母藝不在(逸鳳)下熟讀脚本遂覺游刃有餘(赤虹)之畢母裝束太華麗類二十餘人與其媳不相上下似欠斟酌

盲談至此可以告竣矣諸子習藝未久而成積之優已大有可觀予以高一級眼光視諸子故敢下此謹嚴之筆范君曰用筆宜直斯可促同志進步若但知揄揚其長而不指摘其短則何需乎評予重韙其意也雖然旁觀閒評似覺頭頭是道身當其衝始知處處爲難此君子所以不可無忠恕之心歟

紀愚園義務戲社會鐘

（鷓鴣）

自有新劇以來從事脚本者僅春柳開明兩社其他團體多不喜爲之蓋脚本戲實較無脚本者爲難演也其困難之點(一)脚本須讀至爛熟爲止(二)凡同場皆其接筍處須預先按照脚本上詞句循次對讀(三)表情須體貼詞句中意思描摹而出如上所述一劇告成最少時間須經一月之久此猶指能演戲者而言也若夫演者不能以詞句中意思參詳透澈鎔化腦中雖倒誦如流亦不過如小學生背書而已尚可得謂之爲戲耶故演者咸以脚本戲視爲畏途焉

少年宣講團假座愚園籌童子負販團之開辦費特請商學兩界名人會演新劇社會鐘社會鐘為春柳脚本戲之一此次扮演諸君竟不畏其難反樂為之其堅忍不撓之志誠足令人欽佩予適躬逢其盛濡筆書之如次

劍雲君之石大狀態極佳憂憤抑鬱充塞眉宇之間不消開口便知其為俠盜且口齒清晰能使聽者字字入耳每演至懇摯處衆喙爭鳴儼如排山倒海石二為无悶君飾活畫一無知識之傻子一派天眞洵非他人能及

飾秋蘭者為秋星君天然一個孤苦伶仃多情的小女子演到沉痛時為之同聲一哭者不可枚舉秋星君誠善演悲劇之才也惟初登場時嗓子微細遠後幾幕聲浪方逐漸提高此平時不練習之故若平時多加練習自無此弊矣

倩影君之左巧官裝束漂亮一種輕浮神氣刻畫時髦女子可云入木三分餘如問我君之王雲飛柔俠君之王夫人鵑魂君之胡良憨憨君之左兀襄通衢君之德念均肯謹守戲情不犯胡調習氣洵足貴也

本戲平議

（秋星）

本戲之設為戲劇勢所必趨決非供一般婦女之視聽而已也說者之意殆謂白蛇傳再生緣珍珠塔一類戲老嫗都解膚淺鄙陋不為大雅所道故本戲亦不過為婦女歡迎而非正式戲劇實則本戲所包至廣非僅僅指此等彈詞而言舉凡大本事實自首至尾條分縷晰而演之即謂之本戲在昔都下名伶鼎盛之時合演各種本戲搭配精當排場緊湊幕幕有精彩人人合身分使座客目癡神馳心滿意足方視其多演之不暇奚云生厭今之不悅於本戲者其殆苦於上海之本戲而言然此豈可以一概論耶

戲以人重人以戲名戲之極無意味者使名伶一演即能化迂腐為神奇移陳舊為新異苟有佳戲使演非其人則亦如隔靴搔癢無關精義徒使人意亂耳昔徐小香演全本珍珠塔首尾貫串情文兼至觀者歎為得未曾有余菊笙演全本混元盒此戲純係妖怪聚會雜亂無章而老伶演來精神貫徹團凝鍛練蔑以復加然以名伶演無意識之戲究非計之得者徐余諸伶見不及此固未可厚非改良戲劇自宜斯諸事者近日上海第一臺所排之風流天子係連合長生殿醉酒金馬門獻蠻詩絮閣驚變聞鈴馬嵬坡諸劇而成以歷史上

極有價值之事而令麒麟童王靈珠王蘭芳張鶴樓拉雜演之其糟可想嗚呼名伶演俗劇可惜俗伶而演名劇更可恨也

近日海上伶人能自己動筆編戲者以歐陽予倩爲巨擘所編之黛玉葬花寶蟾送酒饅頭菴晴雯補裘風筝名貴的是才人手筆其餘各舞臺不編則已一編則累累數十本前不顧後尾不應頭牽強敷衍弊病百出東抄幾段西襲一節即成一大本戲如紅蝴蝶本戲之能叫座者也在其初不過藍本於一東三省故事富家子劉進生爲盜魁刦去盜之妹紅蝴蝶屬意於劉與之偕逃成夫婦其事蹟不過爾爾繼後臺主見紅蝴蝶頗叫座乃空中設想強爲揑造劉進生擒而復遁遁而復擒每日眞刀眞鎗交戰如是者繼續排下竟至有二十本之多枝枝節節散漫無稽本戲至此尚有何價值之可言耶

天蟾舞臺所排之年羹堯情節純照年大將軍平西記而加以附會之詞編製固不能免於穿鑿而使此劇奕奕多精彩者則蓋叫天一人之力也所用之傢伙亦多新奇式樣攻城野戰單打羣鬬身手之敏疾姿勢之漂亮觀之使人神旺況天蟾之班底最佳王益芳李德山林樹森李八俊等均能搭配緊湊更有趙君玉小楊月樓脂香紛膩刀飛劍舞映帶其間誠海上唯一之武劇而有數之本戲也

紅蝴蝶雖不佳芙蓉草演之則佳私定終身時深情款款純係憐才柔媚之中寓剛健之態風流旖旎使人心醉其閨房之談話樂而不淫嬌羞若不自勝王靈珠此戲祇以媚勝至其做工之精細熨貼遠遜於芙伶矣

再生緣全本曾由趙君玉排過自飾孟麗君此書爲彈詞中之頗受歡迎者家絃戶誦婦孺皆知然其詞句之陋爲通人所不道趙伶演此當多可觀易釵而弁不辨烏之雌雄妙在冠冕堂皇之中時露兒女婉孌之狀余友沈君誦之京華顧曲十年精研此道途出滬上見再生緣爲之流連十日畢其全本乃去於此可見趙伶之藝不弱

麥城昇天之第一本結構頗完密三麻子飾關公汪笑儂飾廖化麒麟童飾呂蒙各能勝任尤以三麻子之架子威武莊嚴收神在骨夢兆時一段崑曲蒼涼動人刮骨時之神氣談笑風生略不覺痛苦走小路拒諫時固執己見不能舍己從人表出關公任性係一生之缺點第一臺因此戲叫座遂仿紅蝴蝶故事續排二三四本直至白帝城爲止皆名之曰麥城昇天其命名不通之故劍雲已詳析言之考其戲穿鑿牽強病於累墜且以麒麟童飾劉備胆大妄爲竟敢唱叫天名劇連營寨嗓子不夠則以二胡代京胡尤屬笑柄許田射鹿從

白門樓唱起至斬車胄爲止中含許田射鹿一事即以名其戲當也後又續排二三四本取三國志事實依次編演竊其意將以許田射鹿四字籠罩全部三國演義荒謬可笑況三國人材鼎盛事蹟繁多聚中國伶人演之尚恐不繼第一台有幾位大名角遽敢率爾演此大本戲除三麻子幾個架子可看外試問汪笑儂滿臉烟氣嗓啞如破鑼能飾儒雅忠忱之諸葛亮否麒麟童飾上半部之劉備尚能做至以唱工見長者彼能之否鹵莽滅烈之張鶴樓能飾沉靜嚴毅之趙四將軍否石月明乳臭未除頑皮猶昔余遍閱三國志尋不出一小孩子可令他扮演李慶棠趙雲卿能飾呂布周瑜否由此以觀三國志第一臺斷斷不配演唱如三麻子專演綠袍戲再邀馮志奎爲之副庶幾差强人意耳

宏碧緣即綠牡丹之變名事跡不過一公子與羣盜之遇合復點綴以眞刃眞鎗乃成一極賣座之本戲初本爲李吉瑞之拿手繼爲小達子所壟斷小達子矮胖身材不文不武演來並不出色而夜郎自大恃爲生平傑作傑作如是可想見其生平矣最後毛韻珂入大舞臺與小達子賭氣自飾駱宏勛連排六七八本以毛之身段姿勢飾旦嫌太肥飾生則蘊藉風流磊磊落落恰如其人然即因演此戲狂喊亂打竟至壞其嗓子殊爲可惜此亦本戲害人之殷鑒也

或謂新舞臺之本戲如就是我看勿出拿破崙秘密賊巢等含偵探之意味開西劇之先聲實融冶新舊於一爐爲他日連合之地步不可不謂之有識余曰不然新舞臺爲舊劇場不以唱工爲主體先失舊劇之精神若云融合新舊夏氏弟兄無此見識亦無此魄力何以見之新舞臺每夕前半皆舊戲後半爲一大本新戲新與舊相對而立若水火之不相容安得言融合且該臺新戲皆胎息於影戲於新劇之本旨亦背道而馳若眞火車也眞馬車也眞輪船也眞汽車也甚至眞水眞火事事皆眞某君謂苟喜觀眞物曷勿至黃浦江邊甯京路口徘徊俄頃則馳驅飛駛於前者皆是也奚倘乎觀劇哉蓋一戲院以彩景爲主體即失其固有之精神豈不大謬近日歐陽予倩入新舞臺日排演其歌劇竇就是我等於高閣其見解固高人一等也

要言之一戲園思排本戲必先打算自己角色如何短於何種戲長於何種戲度德量力支配適宜與其竭力拉長爲數十本戲不如聚精會神做數本戲且一人之精力有限安能在四五點鐘內始終到底不懈端賴排戲人之調度得當劇本取材不可太濫亦不可輕易

動筆誤宋爲唐指鹿爲馬不通之詞句層見疊出傳爲笑柄且唱工亦須安插得所輕重相宜決非幾句搖板所可了事武工祇次應有盡有不可侮辱皆用真刀真鎗袒胸肉薄以死爲繼安成其爲戲劇最好請通人之精於戲學者爲之編排庶幾戲有寓意可尋詞有文采可取本戲之價值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第一台之兩生兩旦

（劍雲）

▲黃潤卿與王靈珠

▲羅小寶與石月明

第一臺之兩生兩旦驟視之似乎勢均力敵不容軒輊殊使排戲者左右爲難卽問諸顧曲家有厚此薄彼者亦有輕此重彼者聚訟紛紜迄無定論實則平心靜氣一爲比較其技藝之高下派別之異同固大有區別也請以吾之所見爲閱者言之

吾友秋星謂上海之劇界已成一旦角之世界吾謂不僅上海京師何獨不然混而言之卽謂全中國劇界已成一旦角世界又胡不可

後生可畏人才輩出佳麗天成靈毓所鍾飽吾人之眼福放歌臺之光輝見之誠可欣慰然鬚生爲梨園正宗真能尋聲辨律者罔弗以鬚生之唱爲嗜好今則老成彫謝嗣響無人一二中上之才大都爲旦角之附屬品譬之於家牝雞司晨豈佳兆乎

黃潤卿京兆人曾肄業於北洋高等學校學生時代本好鬚生課餘玩票亦常以斬子等劇登臺客串人以其貌嫵娟多姿勸其爲旦潤卿遂棄士爲優專工皮簧不涉秦腔花旦從路玉珊學業青衣崇王瑤卿爲師兼擅並進期年藝成乃出演於紅氍毹上此爲黃之出身

王靈珠來自關外不得其詳亦不知爲何人之徒論二人扮相上裝後黃不如王下臺後王不如黃誠如秋星所云一則天然之美一則人工之美王靈珠貌本不佳而化粧術絕精台上風韻穠倩巧笑嫣媚動人而脂粉一去則不足觀矣潤卿之貌非不美秀惟與靈珠較則微有不及此豈化粧之不得法耶吾願潤卿加之意焉

論二人嗓音潤卿自言年終抵滬元旦登臺舟車勞頓嗓音失潤俟恢復後倘擬以青衣戲餉滬人其言並非自爲辯護日後可以驗之

靈珠嗓恰夠用不得謂佳以二人之嗓子唱戲潤卿得名師指授鍊音咬字一聆即知曾經琢磨者故趣味頗雋永靈珠之唱平鋪直敘波瀾太少唱梆子則欠爽脆高亢唱皮黃則慊柔弱直率我殊不敢隨聲附和盲加恭維論二人之念白潤卿限於嗓音未復頗覺費力而末一字之尾音微有小疵去之即成完璧靈珠說白尚自然而念字則不用力論二人之身段潤卿之小花旦戲如花田錯紅鸞禧等尚有些僵硬而刀馬旦之身段則婀娜剛健兼而有之姿勢既佳武工亦熟得力於良師者多矣靈珠之身段尚可第梆子戲俚俗居多如要骨頭走浪步往往令人肉麻以言戲品則靈珠較潤卿有雅俗之判矣論二人之表情潤卿好在讀過兩年書體貼戲情入情入理細微縝密非靈珠所及但不能謂靈珠不知表情也

總而言之扮相嗓音黃不如王唱工表情王不如黃而潤卿刀馬旦新劇之可觀又遠勝於梆子戲之粗鄙至有謂潤卿勝於梅蘭芳又有謂不如王靈珠過與不及兩失之也

羅筱寶由秦腔花衫而改鬚生居然脫盡珠粉氣年不過二十餘演戲能除盡火氣就其嗓音而崇譚派復善於運腔換氣（換氣爲取巧然非聰明人不辨譚鑫培固處處以巧勝人者昔人以一字評謂汪桂芬怪「指其行爲」孫菊仙笨「指其聲宏氣足但知就喉發音不善取巧」譚鑫培巧）所可惜者吏氣大單薄雖借助鴉片而唱詞句冗長之戲猶不以始終如一耳筱寶之唱以味見長其學譚氏已得五分神似試取近世學譚者以與筱寶較王又宸之嗓音勝於筱寶而味不如賈洪林之做派勝於筱寶而嗓與味不如貴俊卿吳鐵菴念白勝於筱寶而嗓太乾味亦不如瑞德寶場面做派勝於筱寶而音過亢味亦不如孟小茹可與小寶相伊呂而衫子氣猶未除蓋孟瀞齋崇鶴年輩雖曰譚派而疵病太多嗓與味尤惡劣不足道也吾人雖愛聆筱寶之唱却不能過於溢美謂譚氏死後應推筱寶爲第一人以譚氏文武崑亂件件精通此外尚有小余三勝克傳衣鉢而筱寶僅能唱面目呆板做工念白殊欠精神太覺委靡不振演賣馬洪羊洞烏盆計等劇恰合彼之性格其他諸劇則欲然不足也

吾之評羅小寶如此若以玉月明與小寶較祗有嗓音吏氣駕乎小寶之上其他咸無比較之資格以月明非譚派臺步身段非常難看念白尾音非常難聽唱有一二可採之句而乳音未脫拖泥帶水太不乾淨彼與小寶同隸第一臺所演之戲亦同派每逢雙演名輒列

於小寶之上又擇其易者任之（如雙李陵碑則唱托兆雙烏盆計則唱公堂）而月薪則月朋六百小寶三百此尤吾人極端不平也者抑石月明豈第不如小寶即與昔日溫小培張雨亭高百歲較亦遠出其下或謂月明面容飽滿遂贊其扮相佳殊不知石伶愁眉不展面無戲容俗氣一團豈得謂之佳小寶之扮相可謂之不佳耶

毛韻珂不宜唱鬚生

（劍雲）

毛韻珂唱正工老生我眞不敢恭維並非先以成見橫梗胸中以爲彼以花旦兼唱鬚生無論如何必不見好實由彼有種種原因雖欲求工而未能如願也請列舉之

（一）韻珂天生缺憾舌尖短而禿齩字雖用力總不能準切無訛非模糊即含混此非人謀之不臧實天賦之有定字既不正乃折而致力於行腔

（二）伶人有言字正則腔圓是腔亦根於字字既不正腔如何能圓韻珂知其腔之不圓乃務爲冗長以媚俗於是每遇行腔必一翻再翻延三四板而不已腔之本可適中而止藉以博彩處反爲所掩聽者既感不快唱者亦求工成拙矣

（三）韻珂由花旦兼鬚生本來面目時不免流露說白之頓折唱句之尾音及偶而忘形之臺步演者雖不自覺觀者苟留心體察自能見之也

（四）胡琴與唱者有密切之關係胡琴而佳則唱者得其助胡琴而劣則唱者受其累故名鬚生名青衣必倚重琴師所貴爲琴師者不在花點之多而在包托（包腔托腔即以弦音揉合唱腔之意）得法已故之梅雨田現在之孫佐臣陳彥衡皆此中高手餘如王鳳卿之琴師田寶林劉鴻聲之琴師陳一齊梅蘭芳之琴師茹來卿朱幼芬之琴師陳祥林吳彩霞之琴師徐蘭沅亦皆賓主相得不可須臾離良以此數人咸足爲王劉梅朱吳之助也惟韻珂之琴師余伯清則受累有餘得力不足余之胡琴怪僻荒謬直似有神經病無一過門不拉花點無一短句不勒小腔偶爲三層樓喝彩則得意非常連續不已眞令人肉麻不耐卒聽彼蓋不能包托唱者之腔而欲唱者之腔就彼之弦故唱自唱弦自弦唱與弦乃分裂爲二不能合而爲一是非有鐵嗓子未有不敗於其手者韻珂果何取於余伯清而必欲

以之言琴平寄小韻珂上海胡琴名家尚有張翰臣陳道蓀李藎臣單則甫諸人在耆余伯清之旁門左道正卑不足道不能入識者之耳也

綜上四則尤以第四點為韻珂受病之源蓋韻珂之嗓非無韻者苟得名人指導未始不能進步今乃誤入歧途街頭間哉曷堪問哉

歐陽予倩與趙醉梅

(劍雲)

歐陽予倩與趙醉梅同習青衣同以票界人物入伶界演藝論出身一為湘之世家一為皖之巨族論學問一曾留學東瀛一曾肄業於東吳第二中學論扮相歐貌圓而不美目患近視光不能澄澈如水雖做盡媚態終為色所掩趙面長而不秀兩頰太削目雖流動究少戲容二人均非殊色均不過中姿論嗓音歐則爽脆嘹喨因之不竭惜嗓門從扁微近女音然天賦頗不薄趙則本錢孃弱全從工夫中鍛鍊而出僅足夠用而已論唱工歐能博採衆長取精用宏鑑人益已不舍已芸人趙則專心學梅咬字行腔多已十得六七苟具佳喉歐非其敵也論念白歐之湘音未脫不如趙之可聽論做派歐演新劇久體貼戲情有獨到處惜頭頸時常搖晃微有小疵趙在學生時代雖亦演新劇殊靦覥畏人不敢放膽做作唱青衣後身段應有盡有較前已活潑得多然有時究慊過浪非青衣所宜歐陽國文程度頗高且英文學亦略窺門徑思想靈敏能自編劇常有革新舊劇界實現真藝術之志以伶人知識淺陋時機未到不得不以紅樓歌劇為過渡將來必有作為也趙則俛仰隨人無獨立之精神雖屬男兒身染遍脂粉氣初在大舞臺為趙如泉之副幾入亦舞臺與常春恆為伍人言嘖嘖多議其後以言品德則趙之與歐殊難同年而語矣

小達子與顧無為

(劍雲)

新舊劇界有純盜虛聲毫無實藝者二人曰小達子與顧無為評劇家專攻小達子忘却顧無為未免滄海遺珠使人不快今吾特草斯篇以顧無為與小達子作陪亦以此二人實天然對偶不宜有一不可無二也

小達子以秦腔改皮簧顧無為以巡警學新劇來路不正其同一

小達子竊李吉瑞之技在杭在滬具以壓倒李吉瑞為快顧無為拜任天知為師到東到西均不以任天知為然數典忘祖其同二

小達子本一粗人本不配唱皮簧故一上舞臺盡力狂號除拚命外無本領顧無爲本一鄙夫本不配演新劇故一上舞臺嘶聲極喊亦除拚命外無本領異流同源其同三

小達子大胆厚皮滿口飄字居然敢唱逍遙津取南郡等戲顧無爲亦大胆厚皮滿口別字居然敢在臺上捍文恬不知恥其同四

小達子得第三層包廂之看客喝采自命環球無二顧無爲得下等社會之鼓掌自命新劇泰斗夜郎自大其同五

小達子欲在天津稱雄不料鎩羽返滬顧無爲欲在南京立足又是倒灶回申不走好運其同六

所不同者小達子待人接物尙以和氣爲主雖對後台之跑龍套跳蟲亦無倨傲之色顧無爲則無論對各界對同事皆眼高於頂驕氣橫溢非破口謾罵即揮拳毆打其人實一不足齒數之傖覞小達子猶不如遠甚今小達子已不容於評劇家之筆誅顧無爲而欲小試其鋒者請觀此後之言論可也

楊瑞亭與小達子

（小隱）

楊瑞亭與小達子之文武老生皆所謂野狐禪者也就二人而論自是瑞亭勝於達子然而前者申上大舞臺楊繼達子且不能支厥後在天蟾舞臺達子復高居瑞亭之上豈瑞亭之技果遜於達子歟抑滬人觀劇好人之所惡耶因就二人一比較之

一、扮相　瑞亭身材雖似略高但肥瘦尙似合度惟面部太長色又不妍札靠每嫌肩寬腰細不甚可觀餘如文戲之袍帶武戲之短裝均尙看得過去達子面色不妍甚於瑞亭且身矮腿短札靠則臃腫不靈短裝則上身覺長下身嫌短如帶王帽更有沐猴而冠之態此扮相達子之不如瑞亭也

二、唱工　瑞亭雖係邊音假嗓發聲並不甚狹尙可充場與王鳳卿頗相近惜瑞亭於唱上並無眞實工夫東塗西抹一事無成然飄字尙不甚多腔調亦略有準繩小達子亦係假嗓聲大無韻似朗實浮每一引吭有如乞丐之叫街不僅滿口飄字且復尖圓不分其爲調也任意狂喊轉捩不窮此唱工達子之不如瑞亭也

三、做工　瑞亭雖未能化假爲眞恰到好處但尙從容平妥不敢妄作妄爲小達子則任意胡鬧全無繩尺滿身俗氣一臉頑皮此做工

達子不如瑞亭也。

四、武工　瑞亭原係下手出身。擊技爲其夙習。無論長靠短打。雖不見佳。皆可充場。而善用腰腿。派頭雖不正。工夫、却尚有。試問達子。果能如瑞亭乎。吾但知其除狂跳怒躍外。並無寸長可取也。此武工達子之不如瑞亭也。

五、所能之戲　達子所能者如請宋。靈風波亭。渡康王。獨木關。落馬湖。盜御馬。蚆蜡廟等戲。瑞亭無一不能。即宏碧緣爲小達子自命拿手之作。毛韵珂演之。尚似勝於達子。若以瑞亭充數。又安見必不如達子耶。瑞亭所能者武劇。如拿高登。挑華車。長板坡。冀州城等。文戲如打混。出箱。空城計等。優劣姑置不論。且爲達子之所不能。瑞亭固非可取之才。但抑於小達子。則吾殊爲之不平。質之觀劇家評劇家。其亦有韙吾言者乎。

小達子在滬之輿論

▲小隱之評

小達子論文一下等梆子老生。論武一江湖班子武生。祇以滬上看客。獨具嗜痂癖。遂亦名震一時。滿街爭說小達子矣。

獨木關爲黃月山絕作。譚鑫培曾習之。以未能脫黃之氣習。竟未登場。蓋黃自病後。黃胖變爲黃瘦。且又嗜鴉片。至無量數。原來就有十分病容。故於此劇。尤爲人所難及。李吉瑞親炙黃氏。雖得皮相。終嫌過火。李玉奎爲玉成班弟子。亦不得黃之妙處。惟瑞德寶尚似稍可。而喉音高亢。又不能宛轉自如。小達子之獨木關。學於吉瑞。火氣且十倍之。在月下一段。引吭大號。不但病人無此氣力。恐黃月山李吉瑞亦均無此氣力。病中之驚憤。出戰之神情。皆足令人生畏。而說白飄字之多。尤復不堪入耳。

落馬湖亦黃氏名劇。今楊小樓尚似不差。李吉瑞之問樵酒店。登場說白神情。已嫌粗鄙。小達子於李之佳處。掃而去之。李之劣處。則變本加厲。如行路時之（歇息歇息再走）再走二字。連貫急讀。用一拖音。甚爲難聽。又（滿上）二字。聲色俱厲。大有相打之勢。（這就是落馬湖）拚命大喊湖字。竟拖至十分鐘之久。又如（進去了無有）（拿飯來唯）皆粗俗不堪。摹仿得黃天霸一下流之探役耳。眞足令人

作三日嘔。

小達子在滬牌子上標以（名震寰球南北歡迎文武鬚生）十二大字寰球二字當指世界各國而言以今日交通之便各國聞名誠亦非難然必須有一番驚人之舉動不能流芳亦當遺臭既有傳說之價值方有遠播之事實若以一藝見長而欲各國知名只譚鑫培或尚當之無愧（劍雲按現在梅蘭芳技藝亦頗見重各國如巴黎紐約之售其相片日本之擬醵金聘請皆其名譽卓越之故惟此中尚含有色的關係耳）餘若楊小樓劉鴻聲等均尚不足以語此是猶僅寰球聞名耳若名震寰球則吾國今日無論何界均尚未見其人藐爾小達子一劇界下駟材乃敢狂妄至此眞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也

文武鬚生者乃鬚生中之能文能武者也非僅今日演文明日演武且當專有文武鬚生之戲如定軍山陽平關戰太平鎮壇州之類是也昔之汪桂芬今之劉鴻聲則文而不武昔之俞菊笙今之楊小樓則武而不文能當此四字者只鑫培與楊月樓二人耳小達子以文論則不能唱進宮教子洪羊洞空城計等戲以武論又不能唱長板坡挑華車界牌關花蝴蝶等戲僅學得李吉瑞之獨木關並竊取孫菊仙之逍遙津人方譏爲野狐禪彼竟自居於譚楊之列何其胆大妄爲恬不知恥至於斯極耶

或者謂小達子所演之請宋靈風波亭等戲固文武兼擅矣不知是類戲唱工既無特長武工尤無足重謂之有文有武固可謂之不文不武亦無不可請宋靈雖有大段反二簧只李吉瑞呂月樵諸人以左嗓子胡喊亂叫小達子尤而效之論三人皆無唱反調之資格但一定要唱實亦無奈他何也

小達子演四進士當宋士杰擊鼓鳴冤時四顧無人甫將鼓槌拾取在手恰爲看堂差役所見上前攔阻宋責問擅離職守之故役以出恭對宋曰你可知公門並無半日閒役稱出恭亦非私事宋曰這是遇見你家宋伯伯懂得規矩的若是那些鄉下人拿起這個東西就是這樣言至此卽以槌擊鼓三下蓋役正受宋之教訓初未防及擊鼓而宋方作比擬之式出其不意而擊之情景巧合具見排戲者之巧思小達子演至是處必由去堂役之丑角抱住其手云我抱住你的手你打不了小達子乃換手執槌曰你拿住我這隻手我還有這隻手是時方擊鼓畫蛇添足眞情全失吾知小達子必且自命作工細膩勝過前人也此劇曾見汪桂芬飾宋士杰譚鑫培飾田倫黃潤

甫飭道台撫今追昔則小達子直無異活鬼現形矣

▲馬二先生之評

天蟾舞臺門首懸小達子之牌夫以小達子之惡劣而竟居然有人重金相聘在天蟾營業主義何怪其然所足羞者滬上若干顧曲方家若干票友而竟容此等惡劣角色一再來滬大賣其野人頭且居然有人爲之捧場不亦可怪之甚哉以文戲論則小達子之唱工不分尖團不懂四聲滿嘴瓢字徒逞氣力只得謂之嚷豈可謂之唱

以武戲論身材矮小長靠不如楊瑞亭短打不如小客串若論眞刀眞鎗更不如何月山樊春樓豈復足取

以扮相論矮而濶腰口面長過腹着薄底靴似童伶而非童伶遠不及呂月樵小孟七之堂皇也

綜右所言則小達子實一無可取之角色凡稍知戲者罔不能言之者竟能容其在滬妄懸第一塊牌爲舞臺之臺柱子則上海顧曲家直可算做無人懂戲矣

或問記者談劇何以深惡小達子曰、彼所唱者爲一種梆子派之皮簧似是而非猶之洋涇浜之英國話烏得令人不聞而肉麻

或問小達子演戲精神抖擻故多有人稱之吾子以爲何如曰、余之所以惡之者正以其精神抖擻故汗毛乃爲之根根豎起耳

或問然則如子言豈演劇必不宜有精神抖擻之概乎曰、是又不然所謂精神抖擻者須戲情之中不容撐眉努目亂用氣力若王又宸之學譚幾乎陰死陽活者吾亦何嘗欲觀之哉

或問何月山比小達子如何曰、亦是伯仲之間然而畢竟較達子稍有規矩不過失之野耳

或問楊瑞亭如何曰、較達子月山則勝多矣然則其可觀乎曰、此却難說以余目光仍是不登大雅之堂蓋其一種左嗓尖音與其側步偏身之姿態令人看了聽了俱覺不能十分妥貼也

又所謂唱工戲必非幾段搖板便可了事者而李吉瑞之唱工乃不外於在月下一段之腔調千篇一律都是一個神味然彼原爲武生故尚不能全以此責之顧彼乃不自度量又妄演賣馬黃金臺慶頂珠等戲其糟乃至不可收拾

今又有學之而變本加厲者則小達子其人是也獨木關落馬湖而外又演逍遙津夫彼之演獨木關落馬湖不過不合戲情而已不過失之過火而已不過撐眉弩目使人不耐而已其病在俗祗能演與一般下等社會人看若其演逍遙津則唐突古人罪乃彌重記者曾於大舞臺見其此戲金殿一場把一個漢獻帝做得神頭鬼臉身體既矮又鞠躬而行髯長過腹全然不是帝王身分亦全然不是鬚生身分竟是一個三花臉的神氣彷彿海潮珠之齊莊公豈不怪哉

夫逍遙津一戲昔有王九齡今推孫菊仙皆稱一時無兩之傑作其次則有雙克庭時慧寶雖其全齣之精神不免稍有不到之處而其唱工多有可取者若小達子者其倒板亦猶是李吉瑞銅網陣托兆中之腔調迨至出臺後之原板更搖頭晃腦醜態百出徒知賣氣力夫唱戲非賭氣力者若只問氣力則機器廠之氣筒不更聲大而氣長乎

文戲既然如此再言其武戲則更不如蓋叫天且並不如張桂軒試觀其腿脚工夫便可概見所謂身段牌子彼乃絕對不知一味任意野跳全無部位謂余評論太苛請試一觀而與小叫天比較之便可灼然知其劣矣如此角色乃來滬上大吹特吹自命算是一個臺柱子眞可謂胆大妄爲欺人不懂戲也

▲劍雲之評

叫天既死聞天蟾有請陳德琳余叔岩之說遲之久乃以濫使花腔冒充余派之雅伶賽三勝登臺已足令人失望繼又聞許氏挾資赴京往迎小樓鴻聲爲之一喜遲之又久楊劉杳無音信所揭以示人者竟爲亡大舞臺之小達子於是熱盼新角之顧曲家無不異口同聲曰大失望

小達子初來滬爲朱連奎所介紹月薪一千金恃其牛力一叫而紅其時尙有小金娃故所唱之戲秦腔居多渠之秦腔老生本學魏連陞(卽元元紅前年來滬者)武生戲則學李吉瑞是二人皆天津名伶不爲京人所重魏之秦腔弗如郭寶臣(卽老元元紅)李之藝亦不高明去黃月山尙遠而小達子之學魏李則有似處使從此安分守己不越軌道雖不能登大雅之堂或可邀顧曲家原諒乃其走運而驕竟敢大胆妄爲唱孫菊仙之逍遙津襲雲圃之吊金龜譚鑫培之打漁殺家時慧寶之上天台是直自忘死丹面孔五短身材血盆

大口放氣喉嚨滿嘴飄字遍體俗骨之不值錢而視偌大上海如無一人矣

小達子居大舞臺最久包銀亦自入大舞臺後一加再加是大舞臺之待小達子不可謂薄而小達子則驕氣橫溢忽回天津做老班並囑朱小藝不許排宏碧緣鐵羽返申袖手一旁坐視大舞臺關門而不救是小達子之居心亦不可恕矣

小達子與李吉瑞同一火氣李之唱白多天津土字小達子則秦腔與皮簧混雜不分小達子若有自知之明月取三五百金在上海專演秦腔老生兼吉瑞一路戲取南郡之諸葛亮逍遙津之漢獻帝當自慚形穢絕跡不演他人必不無端指斥今其包銀漲至三千金自謂其身價可與譚梅楊劉並駕齊驅天蟾舞臺亦以待譚梅楊劉者待彼此則令人於失望之餘尤所難堪也

莫謂上海人可欺也上海人終久難欺也楊四立初來滬何嘗不紅今何如矣何月山前年之鋒頭小達子亦望而生畏今亦不足動人矣小達子自問其雜技能及楊四立否武工能及何月山否曹劌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今小達子之來滬已第四次矣其爲滾乎

莫謂報紙無效力也滿淸政府且可推翻也小達子此次到滬大報無一歡迎者非與小達子過不去實欲一雪南人不懂戲之恥耳嗚呼滿招損謙受益人不知足必有傾跌之慮小達子四面受敵且慢得意恐其結果亦如吾輩之大失望耳

▲豁公之評

蓋世無雙之小達子多才多藝人也所恨習而未精多而不純遂覺一言一動皆帶羊氣（唱做不中繩墨伶人謂之有羊氣）海上評劇家恆以三條腿（戲詞多以四句爲一段唱時漏一句以致黃腔走板者謂之三條腿）名角譏之實則達子演戲之瑕疵固不止於三條腿也達子本弄船兒不知何時投入天津秦腔班學戲是人生平無他長惟善鑽桶子（偷學他人之戲謂之鑽桶子）初時偷學元元紅（秦腔老生）腔調雖不全似然尚可聽後見李吉瑞以鑽桶子博得唯一黃派（黃月山派）武生之盛名遂不期尤而效之如是小達子遂以唱梆子戲之腔調改唱二簧戲矣（梆子與二簧迥不相同彼以梆子腔調唱二簧自然不堪入耳）余嘗作劇餘雜感十章其一云梨園往事劇堪哀鑽桶偷腔盡捷才黃派大名驚海內幾人眞個坐科來蓋即譏此輩也 （黃月山一生無弟子惟在滬時曾因夏某介紹收李雅雲爲門生然李爲武旦非武生也近來李吉瑞李達子白玉崑等皆自稱黃派非鑽桶子而何） 達子之藝固如此而其胆則

包天有時扮釣金龜之張氏有時飾黃鶴樓之張飛有時且取逍遙津之獻帝試問羊毛如渠安能勝任吾友種因生嘗云小達子演戲毛手毛脚拚命狂賊不減當年在津時手抵船篙亂唱山歌之槪況言雖近虐固不誣也

▲鷓鴣之評

小達子南來數次總算博得坐二三等座位者歡迎亦良不易矣今又重來海上大出風頭其前三日戲碼爲獨木關落馬湖逍遙津他劇姑置勿論惟演逍遙津予實不能無言夫逍遙津爲老孫之絕唱時慧寶雙處演之尚不免有東施效顰之譏況不工跌扑之武生如小達子者乎以扮相論一付傍容滿身火氣扮起皇帝來如何會像若講唱工以唱蓮花落之嗓子那裏能夠得音節鏗鏘以腔調論連唱數十句欺寡人疊犯重腔使人作三日嘔然則小達子能受二三座客歡迎者其在是耶而余之不能已於言者亦在是耳敢質諸聽小達子之戲者

小達子不工跌扑之武生也自恃嗓子不小有幾句疙疸腔可以欺外行遂大唱其鬚生矣其實尖團字尚不明白（予曾聽念石秀秀字爲團字）如何能以唱鳴自不量力良可慨也唱既不佳矣而做工尤惡劣彼不以喜怒哀樂分戲情只有似哭非哭似笑非笑一付尷尬面孔更不以老幼賢愚分角色仍本着黃天霸的身分天天在臺上演黃天霸進而言之小達子固未嘗演黃天霸乃小達子演小達子耳

數前年某伶工謂予曰現在的戲飯好吃了做工字面槪可勿論只要嗓子好面皮老卽可大紅特紅觀乎今日之小達子愈信其說之不謬也

（劍雲）

大鼓閒評（一）

予於嗜戲之外兼嗜大鼓以其京音而有小腔起落轉折復繩以板拉架子帶表情無不近於戲與其聆老生不規則之唱味同嚼蜡不如聽有韵有則之好大鼓反可小過其癮上海之有大鼓始於黑姑娘一班女角初不過附入羣仙茶園每晚坐唱一句鐘繼在小雲臺

書場售藝每座賣兩角者少數北人外聽者寥寥蓋滬人尚不能辨其滋味也自新世界游戲場開幕京津雜耍相率南下李品一廣小川皮思榮韓亭斌等隨黑姑娘同時上臺風氣始開趨之者漸衆至今日其叫座之能力亦不亞於戲劇矣試以三年來到滬人物一加評騭非敢自詡知音聊作叢刊之點綴云爾

二十年前京師唱大鼓者有隨緣樂胡十兩人惟大鼓為俗樂素不為人所重都人鄙為不能上臺盤（閱者試看唱大鼓者每逢唱完必將鼓千手板向鼓上一放是即從前隨地賣唱不能登大雅之堂之遺意今日有紅木桌在旁而彼輩仍置鼓上則習慣成自然矣）

自劉寶全出變化腔調講究字眼參以戲中之身段表情（寶全本伶界中人始唱掃邊無聲二十年前曾隸滬上老丹桂）大鼓始完備而有餘味可尋故寶全雖非大鼓泰斗而比之為戲中之譚叫天則可當之無愧也

劉寶全之大鼓優點有六（一）嗓音清亮五音俱全（二）字眼真切吐字沉着（三）行腔圓潤平處見長（四）中氣充足精力彌滿（五）做工洒脫手眼皆到（六）表情細密善於傳神有此六長盛名之享有由來矣戊午夏五應新世界之聘月俸一千二百金報上刊登大字門前懸特標臺上掛正牌鼓吹傳布不遺餘力雖伶界頭等名角無以過之初登臺觀者日必千人後至者求一立足地而不可得當會代價四十金滬人以為足以一新耳音解與不解罔弗好之

寶全以二十年造詣得此至精極美之大鼓而所能卻不多到滬三月唱不過二十折以予耳根判斷當以鬧江州為第一起自宋江起解止於投奔梁山李逵奪魚張順搏擊水陸兩戰極力形容聆之彷彿真有黑旋風浪裏白條短兵相接之聲而黑旋風之口吻無虞與浪條百條之神情身手絕然兩人絲毫不容假借尤以（江州城不遠）五字字字高朗（酒家）二字純是中聲與味酣暢淋漓盡致如行文之波瀾壯闊不由人不擊節稱嘆其次應推長坂坡（見本書舊譜新聲大鼓欄）發音悲哀句句斟酌描摹糜氏夫人之節烈常山趙雲之忠勇處處合於情理顧定身份使腔純趨於平而能味厚韻雋咀嚼不盡其力量為何如其工夫為何如截江奪斗單刀赴會亦寶全絕唱此二打詞句冗長每折約三百餘句非五十分鐘不能畢事奪斗遵照三國演義六十一回原原本本一字不遺而編製之佳亦所僅見陳雍之獻計國太之訓子張昭之設策周善之下書此四節不過平平表敘及至趙雲赶來板鼓一擊神色一變精神抖擻如猛

虎下山蒼鷹振翼數十句快板一氣連貫而下中多垜字氣足聲宏使聆者忘其爲劉寶全而疑眞有一英武沈毅之趙子龍跳躍而來也此段之好蔑以復加刀會從孫權提荊州魯肅定計請關公起先將壽亭侯履歷背誦一番然後方入正文此爲寶全多增者他人無之也魯肅謹愿關公英勇開平精細周倉戇直神氣吐屬人各不同嗓音甜而醇絕不雜俗腔洵屬難能可貴詞句間有不妥如（久聞大名如同皓月）直不可解不如仍用（如雷灌耳）爲是古城會起句爲（大將思兄好悲傷滾滾珠淚洒胸前）兄字用假音（過五關斬了六員將聖賢爺的威名誰敢當）此兩句以乾脆勝馬到古城與張飛城下答話一則久別思深渴欲晤叙一則心直口快不念舊情關公之道白以心平氣和出之張飛之答語則如熱灰炒暴栗不容人稍遏其勢聆二人之聲口足以狀二人之神情然非有寶全之氣魄嗬能區別之蔡陽兵到翼德生疑雲長處此非斬來將之首不足以表明心迹然千里投兄人疲馬乏但以力取勢難所勝力窮則用智此其時矣於是命翼德擊鼓助戰三通鼓罷一刀成功此段警句頗多蓋雲長腹背受敵不僅蔡陽苦苦相逼古城觀戰之張飛亦正不肯放鬆一步也寶全於唱關蔡交鋒外尙不忘翼德之探望其佳不待問矣餘如烏龍院活捉三郎一二三四本戰長沙南陽關審頭刺陽馬鞍山遊武廟華容道羣英會等均不弱大西廂一折詞句同於摔鏡架脫盡原書窠臼完全以燕京土語另編者意主滑稽直如戲中十八扯西廂本雅文而寶全所唱則俗極幸其口齒清利唱垜板如滾珠切玉一字不含糊聽之猶可悅耳易以他人吾人必掉首不顧矣此外尙有盜宗卷漁家樂數折到滬以來迄未見其一試也

劉寶全之外其次要數白雲鵬渠之可貴在脫盡火氣聲清而氣和雖業雜技而有彬彬儒雅之態嗓恰夠用始終如一韻味雋永不爽一濁音絕無劍拔弩張之狀與力竭聲嘶之病渠胸藏甚富約有百齣費宮人刺虎劉金定罵城方孝孺草詔敲牙劉諶哭祖廟等均爲寶全所無缺高音氣魄不如寶全故三國水滸一道難與寶全頡頏而紅樓各齣可稱一絕本書所載鳳姐哭玉兩折即其快心愜意之作哭玉詞句之香豔與麗聲韻之悽馨哀惻令人聆之盪氣迴腸而一面唱寶玉結婚一面唱黛玉焚稿雙方兼顧尤見細心餘如鳳儀亭等亦佳曾聞京友言袁世凱做皇帝夢時渠亦在京唱書勸進此雖不免同流合汚而其人之才具則可見矣

張筱軒之大鼓乃別具一格譬之戲中腳色劉白如老生筱軒如武淨張之像貌本如恰人又有花臉大鼓之號嗓音膩而不潤滯而不

開每唱古城會撩衣跨馬連縱帶跳不自覺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人腦筋太腐不合時宜初來時竟唱庚子紀念盛稱西太后光緒帝之德與董福祥之功是不僅復辟黨直義和拳矣爲其彈三絃者大辮長垂極似一定武軍張所能甚備繞口令一折差強人意餘則不能免牁猾之氣

李品一之大鼓屬於天津派滿口津音每上臺偏喜自謅字眼真切聆之肉麻此人好在聲宏氣足壞在總是一副聲調出台先調絃子後亮嗓子唱一闋西江月然後方入正文由緩而疾快至無以復加便戛然而止所能甚少初僅八齣近已增至十二齣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天兩次不知持何本領而能久立不敗也或以李比小達子謂其全以氣力賣錢此言確有見地然李自與女新劇人琴姝姘識後氣力亦不足恃矣

劉玉長一臉笨像肥得可憐胸中雖淵博(聞有一百三十齣之多)唱來却無足取渠唱大鼓宛然孺子背書氣既不足嗓又多痰令人聽未及半便覺昏昏思睡以劉玉長比戲中角色則一掃邊耳

老倭瓜之大鼓品格最下出台先行一舉手禮聳肩飛眼扭揑作態打鼓有意不響張口故意無聲所唱亦另有一路如燈下勸夫藍橋會浪子自歎妓女自歎妓女上墳等聽客之對彼亦另具一副眼光渠一上場臺下呼好之聲嘩然而起(勁兒哪)(飛眼)(好大眼兒)種種名目多不勝記吾見之殊爲肉麻

與老倭瓜同類者尚有一大茄子此人嗓音乾脆聲調圓熟本可唱正派大鼓乃必以老倭瓜爲宗可謂取法乎下初來尚不過於討厭自後每逢進場必大扭其股實不識羞恥也

女子唱大鼓自以黑姑娘爲第一然欲贊其好處亦只有聲宏氣足四字可以移贈味兒終不足張墨卿爲張筱軒之妻劉韵卿爲劉寶全之女劉筱香王金子王銀桂兼操神女生涯五人之技均無足述銀桂學劉寶全聲如鬼叫動作更覺一身都是毛病

復有唱犁花大鼓者三人來自山東所唱詞句與京都相同字眼全屬魯音以兩銅片代板聲調亦頗中聽惟山東字眼終覺刺耳李玉翠單人獨唱李金標李雲卿翁媳對唱調甚別致不過葱蒜辛辣各人口味不同世固有嗜痂者吾不能強人同己也老殘遊記有文美

之此則全屬老殘文字之佳耳

快書以廣小川常旭九爲佳廣喉欠亮常則全憑一條佳嗓旣拜劉寶全爲師將來必能成一美材王鳳祥竊兒極宂直是在臺上拚命旣不堪入耳又不堪入耳無以評之評之曰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八角鼓男以何質臣爲優女以李雲仙不弱何之佳點在口齒清晰弱在韻味不足李之嗓音清脆悅耳病在字眼含糊盧湘卿喉沙而不亮出臺閑話太多甚自知其技之劣唯恐人不願聽致碎其飯碗是誠又可憐又討厭矣

英姑娘之落子戲雖在趙翠蘭等之上然淫聲浪語形態太穢此種玩意實較南方花鼓戲無甚區別殊不宜登大雅之堂雙簧口技略

大鼓閒評（二）

（馬二先生）

近來戲塲久無可聽之戲遂不得不變計而去聽書於是戲迷乃改爲書迷

白雲鵬之唱大鼓書亦是一張口一面鼓左執板而右秉桴然而令人聽了便不願再聽他人之大鼓書此非余個人之阿好凡曾與余偕游大世界者莫不云然也

白雲鵬之大鼓神韻極佳唱長板坡糜夫人純是悲哀音節而子龍乃是雄壯唱哭祖廟北地王之音節雖亦悲哀却含有慷慨激昂之致又與糜夫人不同凡此皆由於胸中明白故能體會情節而發爲歌曲之神韻者也

凡唱無論爲戲爲書最不可有濁音濁音一有便呆而不活此行腔之所以貴流利嗓音之所以貴能運用而一切狂喊直嚷者氣力雖佳却無裨於唱也知乎此則白雲鵬之大鼓乃彌足貴

白雲鵬而外上海可聽之大鼓書凡四一曰劉玉長二曰張筱軒三曰李品一四曰老倭瓜然試一與白雲鵬較之則皆莫能及其什一

劉玉長博奕而中氣不足唱至中段以後便力竭聲嘶儼同背誦此其不逮白氏也

張筱軒嗓音寬亮而不淸脆詞句又粗鄙雖其腔板高於李品一而姿勢又嫌過火太覺難看此其不逮白氏也

李品一氣力充足嗓音亦佳可惜是天津口故字音不能準又其姿勢亦欠研究此其不逮白氏也

老倭瓜形容姿勢皆甚古怪嗓音亦可取然其長處不過引人發笑其所唱亦爲妓女自嘆燈下勸夫等小品文字只能目爲大鼓書之一格決非正宗此其不逮白氏也

試以戲中角色喻之劉玉長如劉景然場中之老外張筱軒如李吉瑞自稱文武全材李品一如時慧寶只是賣個嗓子老倭瓜如林黛玉專靠眉眼上的工夫若求其規規矩矩講求唱工者則惟白雲鵬夠一個鬚生角色也

滑稽劇評 戲葫蘆(小說體)

(塵因)

話說貴俊卿身披八卦衣手拿鵝毛扇站在西城腳下唱了一句搖板（我城內早埋伏十萬神兵）．那兵字的鼻音還沒落板忽刮了一陣緊急風早跑出八個觔斗虎彩旗開處閃出一員大將乃是演搭子滿的何月山手拿一把雁翎刀直向貴俊卿砍來貴俊卿見勢不敵把鵝毛扇一揮將鼻子皺了兩皺退到後臺去了接着小如意舉起大劈棺的斧頭來與何月山交手誰知那把斧頭乃是假的怎敵得過何月山這把眞刀所以未曾交手早被何月山一刀砍來把那斧頭打飛到樓外樓上去了嚇得小如意在臺上走了兩蹓浪步又把演紫霞宮紅梅閣的本領拿出來就地擰了十八滾這時惱怒了蓋叫天舞起十一郎的齊眉棍直向何月山奔來何月山趁勢耍了一個鷂子翻身避過了棍風又掄起雁翎刀來與蓋叫天交戰未戰三合蓋叫天那根齊眉棍已變成四杰村的三節棍了險些做那金雁橋的張任幸虧他的下手焦慶利李德山攢了兩個壳子祁彩芬譚永奎捺了兩個大頂圈圈把蓋叫天包住翟世民恐怕何月山寡不敵衆也就趕上前來那裏是祁彩芬李德山譚永奎焦慶利等敵手橫七豎八把蓋叫天擁進馬門當何月山手橫雁翎刀耍了一個金雞獨立勢跳起一隻仙鶴腿站立臺口哈哈大笑了三聲擺起鐵公雞張家祥的架子一時動了公憤沈韻秋掄着褚彪的鬼頭刀王永利舞着關勝的大刀小寶義耍着孫悟空的金箍棒還帶領李寶龍李勝來隨在身後接着小客串王桂卿侯雲峯侯黑燈陳永奎張德祿張順來草上飛翟勝亮以及各舞臺的全武行蜂擁而上何月山見事不妙搖身一變變了一個老旦披頭散髮跳在那城頭上唱起目蓮救母二簧誰知他唱老旦的本領比扮武生的本領還要利害他忙把喉嚨仰起兩眼緊閉張開一個血盆大嘴放出了一

副獺蝦蟆腔調大吼了一聲果然把沈韻秋等帶領各舞臺的武行嚇退進馬門去了沈韻秋就在後臺開了一個秘密軍事會議韻秋首先說道何月山這個妖孽眞正利害他演武生已是一副油頭粉臉的江湖派轉過去一腿叫人看得肉麻但是閉着眼珠兒與他……陣嗐打還可以把他打敗了惟有他耍了這一副老旦腔比歐洲戰事用的毒氣砲還要利害簡直唱得人家難受此怪不除不但咱們武行受他的影響就是唱老旦的也要被他氣死不少王永利道咱們還是須請楊小樓龔雲甫來包管要把他趕跑了沈韻秋忙搖手道不成不成恐怕小樓與雲甫還要跑的快些果然何月山的武生演得眞好老旦唱得眞妙咱們但請願他給伶界增光無奈他的把戲耍的太醜小樓雲甫那敢與他對敵呢小寶義道我想起了可不請楊瑞亭出馬他可以與月山兩對唱老旦再不然去找毛韻珂來小客串道韻珂却不及瑞亭了韻珂的老旦唱得雖不好但是他言做工還有些兒況且不慣演武生戲倘若何月山與他打對子韻珂又要望風而逃瑞亭也是武生兼老旦平心而論瑞亭言武生工架身手很有俞派的滋味老旦的嗓子雖然好像貴俊卿腔調頗有些兒老旦的意味與何月山比較雖不是敵手但是一副扮相很害人的或可把何月山嚇倒了也未可知大衆聽說都舉手贊成於是公請楊瑞亭扮了行路哭靈的老旦出場叫了一聲（我的兒呀）嗓音少低敵不過何月山的調門尖怪楊瑞亭心知敵他不過心裏有些兒着慌便舞起手中的拐杖翻了兩個軟腰伸了兩個躺背擺開長板坡趙子龍的架子板着一尺來長朱元璋的撅嘴面孔斜溜着兩隻鄭子明的雌雄眼好像與何月山弔膀子的樣兒何月山驟見大吃一驚轉而走了一定神向着楊瑞亭笑道你這怪相那能敵得過我的怪腔呀你快快回到大舞臺還是演潞安洲戰冀州長板坡去罷後臺一般文武角色見楊瑞亭又要敗下陣來大家嚇得手足無措不知怎樣纔好這時怒惱了一個名角把一副哭靈牌的苦面孔濃脂膩粉抹起來改粧了紡綿花的小花旦一扭一揑搖出馬門端坐在臺口一手搖綿花揑着唱反西皮的嗓子唱了一段東鄉調並且代學寧波人哭老公簡直比張文豔唱得還要難聽看官可知此角是誰乃是大名鼎鼎譚叫天的嬌客王又宸是也接着潘月樵出場說了一套新名詞王蘭芳唱了一段蘇州京調二六板王祥雲念了幾句說白姚俊卿唱了一段白門樓楊四立唱了一段九更天李春利林樹森夏月潤趙如泉葛玉廷連演古城會水淹七軍華容道走麥城等關爺戲耍出多少怪腔怪調鬧得一塌糊塗纔把何月山打敗了那知何月山纔進馬門麒麟童又串黛玉葬花的寶玉手

裏拿着一把掃帚放開老大嗓子唱出來了苗勝春也就跟着演羣英會的諸葛亮出臺周郎是李慶棠蔣幹是李少棠難兄難弟一個是豎眉瞪眼一個是七扯八拉張桂芬唱了一段碰碑累得滿臉上漲血佳楣賈璧雲趙文連馬桂和周鳳文湯雙鳳小楊月樓水上飄合演八大翠屏山鬧得滿臺好像鵲兒叫去潘老丈乃是李錦榮周五寶李春棠何家聲何金壽林樹勛孟鴻鈞邱治雲八人唧咧嗒啦簡直開了一個蘇州人的同鄉會陳嘉祥邱沁如謝月亭三人見大衆却跳上舞臺出風頭急得心癢難搔於是扮了三個雉尾生跑出馬門真把人看得分外發嘔按着小寶翠李琴仙唱了一段五花洞趙君玉演了一齣奇雙會毛韻珂唱白虎堂馮子和歌薄漢命那看戲的人彩聲雷動通…通…通…打個不住最後跳了一班小孩兒出臺如高百歲李壽峯小寶芬小寶林劉漢臣石韞玉郭張楊小楊菊生等唱的唱打的打鬧得幾乎下不了臺還是汪笑儂見勢不佳趕忙唱着二六板搖出馬門纔把台面壓住看戲的人也就覺得眼睛耳朶都清亮些當時從新打了鬧台的鑼鼓舞臺左右又掛了兩塊黑漆牌牌上寫的是本晚各名伶准定接續各演拿手好戲記者這時被他們鬧得頭昏滿想不再接看誰知兩只脚簡直提不起來只好獃獃的坐着看他們演些什麼休息纔到五分鐘果然彩幕分開就是潘月樵演戰宛城敗後在帳中唱了一段崑曲連唱代做實在沒有第二個人及他三麻子接演掃松在蔡氏墳上痛罵蔡伯偕的神情腔調真可算得獨一無二歐陽予倩演饅頭庵小楊月樓去寶玉趙君玉去秦鍾沒有比他們再好的麒麟童演開山府馮志奎的嚴嵩苗勝春的門官就是潘月樵也望着他歎氣汪笑儂演罵閻羅一遍算盤眞打得入妙鑼鼓一變武戲上場首先潘月樵演鐵公鷄張順來夏月恆二人打對手何月山翟世朋兩人那裏敵得過老手呢小寶義演有勇無謀配李寶龍李勝來的探子分外出色沈韻秋虮蜡廟的褚彪可算得上海第一把手楊瑞亭演豔陽樓雖然不及楊小樓俞振廷李菊笙尚和玉但是在如今上海尋找真沒有比他好的趙如泉演翠屏山舞刀一場實在不壞接演時遷偷鷄楊四立去時遷比他唱鬚生高幾百倍了蓋叫天演白水灘手脚真乾淨武戲演罷細吹細打青衣花旦出場小喜祿祭江尚小雲一口劍薛梅超三關克秀山的穆老將皆是有聲有色賈璧雲演鴻鸞禧陳嘉祥去小生何金壽去小丑實在窮形盡相周鳳文演送花樓會邱沁如去小生也可以看得下去毛韻珂的新安驛代洞房寫情入微馮子和的邏小青冷得有味趙君玉的花田錯唱兩句很好馬桂和的遺翠花也可以將就扮演小如意的虹霓關身手皆好就是扮相不

高接演夏月潤夏月珊兄弟兩人捉拿康八到底比各舞臺演得好些夏月珊接演一齣胭脂虎唱廣東調很有趣味接着貴俊卿朱素雲合演魯肅哭周瑜眞敎人看得入迷時已夜半王啞叭子演了一齣鐵龍山打得眞能拚命這一番快樂眞抵得過前一番苦惱正要接着下去忽然我的身後來了一個人拍了我的肩頭一下記者轉臉一看原來是老友陳白虛白虛笑道好了罷你花了有多少錢看得這些好戲還不夠麼天時不早末板上還候着你的戲評咧記者被他一句話提醒趕忙跟着他出了戲館子掏出金錢表一看不好已過了十三點五刻鐘於是回到家來把好的歹的拉雜拚湊一筆一筆的寫着但是記完之後記者心中又生了一種感想若我所記的頑意兒無論他好的歹的下次恐怕不能湊得這樣齊全了必定要聆那些好戲合演在一個舞臺上只好碰碰各人看戲的運氣閒話暫且不提（完）

舊譜新聲

大盦著

名人筆記滙液

清王阮亭 **古夫于亭雜錄**

古夫于亭爲漁洋先生晚年著書之所生平經史之見解文藝之心得閱歷之變遷見聞之事實椎心嘔血盡在是錄確爲先生最精醇最得意之傑作分訂兩冊定價三角另購外加錦套

明董閬石 **尊鄉贅筆**

清初華亭名士董閬石先生著當時明社宗墟海內鼎沸先生奔走四方旣而棲遲里門自少至老取耳目所及者之於書其間異聞筆逸事光怪陸離足令閱者拍案叫絕首冠繪圖十六幀分訂四冊另購外加錦套定價五角

清毛對山 **對山書屋筆記**

先生上海人清咸同間大文豪家壯年時適當太平之役避兵異地隨遊名山巨川足跡遍天下晚年杜門著述是書內容悉爲當時親見目覩之實錄兼及明末清初之異聞軼事槪皆未經載入他書足補稗史家所未逮而備修史者之搜討耳文筆趣味與洪氏夷堅蒲家聊齋相伯仲復經古文大家朱雨蒼先生遍加評語眉批一字一珠滿目琳瑯尤足引人入勝訂四厚本另購外加錦套定價八角

清孫詩樵 **餘墨偶譚**

孫先生爲近代名宿交遍天下著述等身有編爲生平最得意之作有某逸沙王逸吾先生序文頗爲嘉許顧世罕刊版是編乃抄寫本於辛亥春得之京師某鉅卿處爰重行分訂正續各八卷每部八冊另購外加錦套定價一元二角

清漠鴻氏 **小家語**

是書詳載清季咸同間之社會怪狀士醜態溫犀秦鏡形色畢林露不愧爲閑關時代之社會筆記

宋龔明之 **中吳記聞**

中吳爲文物薈萃之區於宋代爲最盛是書凡當時名人之典型山林之遺蹟至於鬼神夢卜談諧嘲謔靡不錄而弗棄實足以稽攷往蹟資助談柄者也

明陳眉公 **茶董補**

上卷爲茶壇軼聞內分（嗜尚）（製造）（焙瀹）下卷爲茶壇詩文追古溯原有同羽癖不可不讀

明陳眉公 **酒顛補**

上中兩卷爲酒池軼聞內分（酒人）（酒品）（觴政）（杯勺）下卷爲酒池詩文名著鴻品風雅必攜

明葛溪先生 **庚申外史**

詳紀元順帝亡天下之始末以元統元年起迄至正二十八年止荒淫苛虐足資殷鑒

清蔡紫岑 **趣園六種**

清季名幕蔡紫岑先生潛心書籍篤學不倦每遇花晨月雨館風簷觸景生懷揮毫成篇得（紀事）（稽古）（詩話）（志異）（問答）（益智）六篇凡十二卷都二百八十六則雖係野史稗編皆循名責實攷證無訛作小說觀可作正書觀亦無不可

以上十種分訂二十八冊外加錦匣定價四元二角特價實洋兩元以本年底爲限逾期無效

舊譜新聲



譚鑫培之斷臂說書

（王佐上白）欲爲天下奇男子。須學人間大丈夫。（岳原人同上。王接岳同坐。岳白。）想俺岳飛。每戰金人。未有如此之敗。今日一戰。被陸文龍傷將數員。此乃是天滅我也。（王白）想那陸文龍。敢莫是當年潞安州陸登之子麼。（岳白）正是此子。（王白）聞得他父命喪金人之手。如今爲何反助仇人。（岳白）當年大破潞安州。此子未滿三月。又被金人擄去。認爲己子。今年纔得一十六歲。叫他怎能知曉。（王白）既然如此。待俺王佐前往番營。詐降兀朮。順說那陸文龍前來降宋。豈不是好麼。（岳白）想那兀朮詭計多端。畫虎不成反類其犬。用你不著。出帳去罷。（王白）告辭。（下）（岳白）衆將官。小心防守掩門。（下）（起更。王內唱二簧倒板。）聽樵樓打初更玉兎東上。（兩旗牌掌燈。王上唱元板。）爲國家秉忠心食君祿報王恩晝夜奔忙。想當年在洞庭何等歡暢。到如今保宋主有道君王。岳大哥他道我無有志量。俺王佐無功勞怎受榮昌。今夜晚怎能够番營來闖。留一個美名兒萬古傳揚。（白）爾等退下。（旗下）（王白）想俺王佐自投宋以來。并無尺寸之功。若得一計。私入番營。順說那陸文龍來降。豈不是一件大大的功勞。名垂千古。（二更唱原板）在營中思巧計番營來進。見了那陸文龍細說詳情。左又思右又想我的心神不定。（坐桌裏介唱）在燈下閒無事且看古今。（看書介）（自）漢朝衛律噯想

那蘇武衛律同往番邦催貢一個降順北國一個打入羊羣古來忠奸令人可恨(三更唱原板)漢朝中衛律臣聲名不正有蘇武爲國家一片忠心飢食毡渴飲血威風凜凜如今人比古人不差毫分(換書介)(白)東周列國(看介)(白)看到一十二國要離斷臂刺慶忌要離斷臂刺慶忌想那要離斷臂乃是丈夫所爲我王佐今日何不學他一學我不免留下書信一封下在岳大哥帳中乘此黑夜投降番營去者(磨墨修書介唱搖板)那要離斷臂頗有志量到如今美名兒萬古傳揚我王佐單人金邦闖(脫衣執劍唱)顧不得生命死自作主張(斷臂倒地介)(二旗牌上白)王將軍醒來王將軍醒來(王唱搖板)一霎時只覺得神魂不定好似鋼刀刺在心睜開了昏花眼難以扎掙爲國家斷一臂要留美名(旗白)王將軍這是何意(王白)爾等莫要聲張俺這裏有書信一封送至大營倘若元帥問起就說我另有公幹去了轉來此係機密大事千萬不可洩漏(二旗牌下)(王白)看天色漸明俺不免投降金營去者(拾臂看介下)(岳上白)悶坐帳中心煩惱夢裏君王回故朝(旗上白)啓稟元帥王將軍有書信一封請元帥觀看(岳白)呈上來(排子)(岳白)來傳湯懷進帳(套白)湯懷進帳(湯上白)參見元帥(岳白)命你巡營料哨不得有誤(湯白)得令(下)(兀朮文龍同上兀白)干戈何日定(陸白)狼烟此地多(小番上白)擒得宋營奸細(兀白)綁上來(小番押王上白)參見千歲(兀白)嘟膽大奸細敢來窺探吾營推去斫了(王白)留頭講話(兀白)你且講來(王白)難臣王佐乃湖廣長沙人氏現在岳飛帳下以爲隨營參軍昨見岳飛被狼主殺得大敗勸他歸降狼主他執意不肯倒也罷了反執寶劍將我的左膀斷去死也不能死活也是活受罪爲此前來投降還望狼主作主收留(兀白)我却不信(王出臂介白)現有斷臂爲證(兀白)唔吓岳飛吓岳飛降與不降任憑於你爲何下此毒手你爲孤家吃了苦了孤家收留你就是(王白)多謝狼主(陸白)父王必須與他起個名字纔是(兀白)與他起個什麼名字呢(王白)苦哇(兀白)唔就叫作苦人兒吧從今向後滿營之中任他游玩吩咐大小三軍不可攔阻與他(王下)(兀白)惱恨岳飛無仁義(陸白)軍中那有斬斷臂(同下)(老旦上坐介白)老身周氏向在陸登陸大老爺府中以爲乳娘那年金人打破潞安州老爺夫人盡忠盡節而死留下公子未滿三月又被狼主擄入金邦幸喜不曾傷害認爲子嗣如今一十六歲咳但不知此仇何日得報吓(唱元板)何日裏纔能夠冤仇相報想想起老主人心似火燒撇故鄉到他邦誰爲倚靠盡頭路料難逃怎得開交(王執畫上唱搖板)到番營一月正未曾僥

倖。因此上到後營細看分明。(老旦白)嘟。你是何人。在此窺探。小番與我拿下。(王白)老太太莫要聲張。我就是苦人兒。(老旦白)哦。聞聽殿下言講。有一南朝將官。名叫王佐。投順我國。改名苦人兒的。就是你麼。(王白)正是在下。聽老太太之言。不像此地人氏。(老旦白)老身乃湖廣長沙人氏。(王白)如此說來。我們是同鄉。(老旦白)久旱逢甘雨。(王白)他鄉遇故知。請問老太太。因何至此呢。(老旦同王兩邊望。老旦白)我與將軍乃是同鄉。說也無妨。老身周氏。昔在陸登陸大老爺府中。以為乳娘。那年大破潞安州。老爺夫人。盡忠盡節而死。留下公子。未滿三月。又被狼主擄進金邦。故而流落至此。(王白)聽你之言。那陸大老爺還有後麼。(老旦白)怎樣無後。昨日兩軍陣前。槍挑數員宋將。那就是陸公子。(王白)我王佐來得好機會吓。(唱搖板)聽一言來心歡暢。我與安人說端詳。為國家斷去我之左膀。捨死忘生到番邦。(老旦白)如此說來。你為我家公子。吃了苦了。(老旦摸臂王作痛狀介白)。無妨事。(唱搖板)這斷臂的情由不可聲張。說出禍來我難當。待等殿下回營上。全仗安人作主張。(內喝老旦白)。殿下回來了。(下四文堂引陸上白)。上陣交鋒無人敵。管叫宋室一掃平。(王白)參見殿下。(陸白)苦人兒這幾日不見。你往那裏去了。(王白)這幾日蒙那些王爺平章們。這個請我吃酒。那個叫我說平書。故爾少來與殿下請安哪。(陸白)哦。你還會說平書麼。(王白)諾諾。一肚子的平書呢。(陸白)你且少待。有請乳娘。(老旦上白)。殿下何事。(陸白)這就是苦人兒。來來。苦人兒見過乳娘。(王白)老太太好哇。(老旦白)罷了。(陸白)苦人兒他會說平書。請乳娘出來。叫他說來大家同聽。(老旦白)既然說書。必須給他一個坐位才是。(陸白)照哇。苦人兒你且坐下。(王白)慢來慢來。殿下在此。那有我的坐位。(陸白)不必拘禮。只管坐下。(王白)如此謝過殿下。(王坐介白)請問殿下。喜聽文的。喜聽武的呢。(陸白)自然是武的好。(王白)要聽忠的。還是要聽奸的。(陸白)小王喜的是忠臣。惡的是奸佞。自然是忠的好。(王嗽介拍案陸白)。這是作什麼。(王白)這是說書的規矩。(陸白)呵。說書的規矩。(王白)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亂春秋。頃刻興亡過首。青史幾標名姓。北邙無數荒邱。前人田土後人收。說什麼龍爭虎鬬。一不講東西兩漢。二不講五代殘唐。單說大宋仁宗在位。朝中有一家忠良。名喚楊延昭。慶戰番邦。殺得落花流水。那時蕭后勾通一個奸臣。名叫王欽若。設計暗害楊家。那王欽若一日上殿。啓奏一本。言道北國番邦有騎好馬。日行千里。見日夜走八百。不明。宋王見喜。就命楊元帥前去盜馬。楊元帥領旨下殿。回得營來。悶悶不樂。帳下有員虎將。名喚孟

良。進帳討令。願往番邦盜馬。那孟良能說六國番邦話語。去至北國。不到一月就將馬盜得來了。(陸白)果然是一員能將。(王白)那馬盜是盜得來了。可憐那馬眼望北國七日七夜。不食草料。他竟自死了。(陸白)却是爲何。(王白)哎。那馬也不過是思鄉呵。(老旦白)馬且思鄉。何況人乎。(哭介)。(王白)。老太太吓。如今的人哦。竟自不如那畜類了哇。(唱搖板)那馬尙且思家下如今的人兒不如他。父母寃仇他不報。反把仇人當自家。(陸白)往下講吓。(王白)完了。(陸白)不好不好。也不熱鬧。(王白)這樣大鎚還不熱鬧。這樣辦吧。這有畫圖一幅。將他掛在上面。照圖言講。(陸白)好好。將畫圖懸掛起來。(掛圖坐介陸白)。這畫圖之上。有些人馬。還是南朝兵將。還是我國金兵。(王白)這上面麼。宋將也有。金兵也有。(陸白)上面有一員大將。乃是南朝打扮。爲何拔劍自刎。立尸不倒。他是何人。(王白)這就是潞安州節度使。姓陸名登。只因與金人交戰。屢戰不勝。又無救兵前來。被金人攻破城池。他就拔劍自刎。爲國盡忠而死。(陸白)那一婦人懸樑自縊。他是何人。(王白)那是陸登之妻。見夫盡忠。他也懸樑自縊。爲夫盡節而亡。(老旦哭介陸白)。吓。乳娘。這是爲何。(老旦白)聞他全家死得可慘。故爾傷心落淚。(陸白)你眞是聽鼓兒詞落淚。替古人担憂。吓。上面有一番將。好像我父王模樣。(王白)正是我國狼主。(陸白)既是我父王。爲何拜倒塵埃。(王白)因見陸登爲國損軀。忠心可敬。故爾在那裏拜他。(陸白)既是我父王拜他。小王也要拜上幾拜。可使得麼。(王白)你麼是正拜吓。(陸白)陸老先生在上。待小王叅拜。(王與老旦作色坐介陸白)。那傍有一乳娘抱一小孩童。他是何人。(王白)那是陸登之子。其時未滿三月。故由乳娘抱在懷內。(陸白)此子還在麼。(王白)此子尙在。(陸白)今年多大年紀。(王使眼色老旦作手勢介王白)。此子麼。今年一十六歲。(陸白)哦。一十六歲。與小王我同庚。(王白)殿下也是一十六歲麼。這到巧得狠。(陸白)此子可有本領。(王白)若問他的本領麼。他能力敵萬人。(陸白)他既有如此本領。爲何不與他父母報仇。(王白)他非但不與父母報仇。如今反認仇人爲父。(陸白)他叫什麼名字。(王含糊白)。他叫陸文龍。(陸再問王再含糊答之。陸立白)。他到底叫什麼名字。(王白)他叫陸文龍吓。(陸白)胆大苦人兒戲要小王。休走看劍。(老旦白)這就是你家遭害故事。不要反怪他人。(陸取圖看介白)爹爹母親哎吓。(昏介老旦王同白)。殿下醒來。(陸唱倒板)爹娘被害把命喪。(搖板)不由小王怒滿腔。手執寶劍往前闖。(老旦王白)那裏去。(陸唱)斬盡番奴救宋王。(王白)且慢。還須定計而行。待我修下書信一封。綁在箭上。射入宋營。請岳元帥調動兵

將殺他個裏應外合。何愁那賊不滅。(陸白)如此叔父請上。受小姪一拜。(修書排子。陸白)叔父乳娘請至後面。爹爹母親。哎爹娘吓。(老旦白)這他總明白了。(王白)他明白了。我的膀子也完了。(同下)

譚鑫培之盤關

(丑扮門官上)做官。好做官。妙做官。頭戴烏紗帽。奉旨回家去。祭祖。騰騰三聲炮。老祖。問少祖。少祖說我。也不知道。我家沒有讀書子。那裏來得這榮耀。…榮耀。(坐介白)在下把城門的門官便是。只因東宮世子田發章。人倫大變。子淫父妃。大王大怒。賜伊公爺寶劍一口。三更時分。斬殺回奏。不知何人走漏風聲。世子逃出皇城。伊公爺二次上殿。討得四十名校尉。各府搜尋。并無蹤影。因此四門緊閉。軍民人等。一概不准出入。天也不早了。該上關去了。我說來呀。(丑扮皂隸暗上瞌睡介)(官白)來呀。嗜。好精神哪。站這就着啦。吃麵啦。(皂白)呵。好鹹滷。(官白)聽見吃麵就醒啦。我說這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皂白)什麼事情我知道。(官白)待我告訴你。只因東宮世子田發章。人倫大變。子淫父妃。嗜。又着啦。唉。你醒醒。(皂白)你說你得。我睡我得。(官白)那我說給誰聽。(皂白)是啦。我不睡啦。你說吧。(官白)只因東宮世子田發章。(皂白)人倫大變。子淫父妃。大王大怒。賜伊公爺寶劍一口。三更時分。斬殺回奏。不知何人走漏風聲。世子逃出皇城。伊公爺二次上殿。討得四十名校尉。各府搜尋。並無蹤影。因此四門緊閉。盤查行人。是這麼當子事情不是。(官白)不錯。(皂白)我早知道了。(官白)你既是知道了。咱們該上關去啦。(皂白)走哇。(官白)走哇。(皂白)走哇。(官白)你倒是走哇。(皂白)我說你混蛋哪。咱們兩是你跟我的。還是我跟你的。(官白)你跟我的。(皂白)這不結了。我跟你的。我在前頭走。那不成了你跟我的了。(官白)噯。嗜。不是呀。你在前頭呵呵道。轟轟閒人。(皂白)這麼當子事。呵呵……。屎担過來了。(官白)唉。怎麼屎担過來了。要說老爺。(皂白)你不知道。說老爺人家不怕。說屎担他們怕臭。就都躲開了。(官白)哎。還是要說老爺。(皂白)呵……。屎担老爺過來了。到了。(官白)你看着點。我打個頓。(皂白)這是什麼話。(官白)昨晚上在寶局上一夜沒睡。(皂白)又賭錢去了。(官睡介皂白)他着了。我也打個頓。(睡介老生小生同上小生白)哎呀。卿。(生作手勢唱)千歲爺。休得要。大放悲聲。洩漏了機關。難逃生。那一旁。松林內。來躲避。(

小生下）想一個妙計好出城抓一把灰塵土把臉來抹（塗臉介唱）我裝一個瘋魔漢要過此城（生執板打皂二人奪板皂白）你拿過來吧。胡動亂動的。呵呵。你起不是田。（生取銀付皂白）田什麼。（皂接銀白）田家莊那個老哥哥。（生白）你認得我。你可曉得我姓什麼。（皂白）你姓趙。（生白）我不趙。（皂白）你姓錢。（生白）我沒有錢。（皂白）等我想想。孫李周吳鄭。你姓王……一哥。（生白）不錯是我。你好眼力。（皂白）老沒見。你好哇。家裏都好。眞是老太太前回病了。我稍去那個藥。吃了沒有。（生白）吃下去了。（皂白）唉。吃不得。（生白）怎樣吃不得。（皂白）那是耗子藥。（生白）現在吃下去。病就好了。（皂白）眞是你孝心感動天合地。耗子藥吃下去病會好了。你這是往那裏去。（生白）老太太的病不是好了嗎。我們要出城燒香還願去。（皂白）你不曉得這兩天城門緊得狠。只因東宮世子田發章。人倫大變。子淫父妃。大王大怒。命伊公爺各府搜尋。幷無蹤影。因此四門緊閉。一概不准出入。你要出城。過兩天吧。（生白）你們那是官事。我們這是私事。沒有什麼要緊。（皂白）這不是鬧着頑的。不行。過兩天吧。（生白）我們商議商議。（皂白）沒商量。（生付銀介白）我們商議商議。（皂收銀白）商量着瞧。你站站。這有老爺。待我給你回稟一聲。（生白）好話多講。（皂白）都有我哪。唉。來了來了。（官醒介白）誰來了。（皂白）王一哥來了。（官白）那裏這麼一個王一哥。（皂白）就是前回給你引進那個王一哥。（官白）不認得。（皂白）不是外人。你通融通融就完了。（官白）那可不行。這是官事。（皂白）這就是官事了。你輸了錢。我拿錢到寶局上把你贖回來。沒褲子穿了我的褲子。（以手抓官介白）你脫了褲子還錢。（官白）你瞧咱們自己哥們。你就急了。是誰呀。（皂白）王一哥。（官白）是他。你早說不結了嗎。叫他進來。我問他一句話。（皂白）人家是鄉下人。不用問了吧。（官白）總得要問。（皂白）不要嚇人家。可是只問一句。（官白）是了。（皂白）我給你說過了。叫你進去問一句話。（生白）我們鄉下人。有些怯官。見官說不出話來吓。（皂白）不要緊。都有我哪。王一哥進來了。（官白）你們出城幾個人哪。（生白）兄妹二人。（官白）方纔說一個人。怎麼變出兄妹二人了。混帳。（皂白）老爺。（官白）忘八蛋。（皂白）老爺。（生皂同出介白）怎麼又變出兄妹二人來了。（生白）是兄妹二人。（皂白）是一個人。（生付銀介白）是兄妹二人吧。（皂收銀介白）老妹子也來了。請來我們見見。（小生上皂見介白）哈哈。你起莫是東。（生付銀白）哎。東什麼。（皂收銀介白）東廂房內養的那個老妹子。你等等。待我再給說一聲。老妹子也來啦。是兄妹二人。（官白）說的是一個人。（介白）是兄妹二人。（官白）不行不行。這是

官事。(皂白)又是官事了。好脫褲子還錢。(官白)哎哎。老妹子也來啦。好好。你叫他來。我再問他一句話。(皂白)得了。不用問了。(官白)總得要問。(皂白)王一哥。你進來。老爺再問一句話。(官白)出城到那裏還願去。(生白)東嶽廟。(官白)城外那有東嶽廟混帳。(皂白)老爺。(官白)忘八蛋。(皂白)老爺可那有這麼個東嶽廟。(生白)有個東嶽廟。(皂白)城裏城外你找遍了也沒有東嶽廟。(生付銀介白)有個東嶽廟吧。(皂收銀介白)西北家拉。那個小東嶽廟。待我再給你回稟一聲。唉還說人家呢。城外西北家拉。是有個小東嶽廟。(官白)沒有個東嶽廟。(官白)有個東嶽廟。(官白)沒有。(皂官同白)脫褲子還錢。(官白)好叫他過去吧。(皂白)你出城吧。(小生下生白)這件到難爲你了。這裏還有點小意思。送你吃飯不飽。吃酒不醉。我還是留了作盤費吧。(生下皂白)過河就折橋。哎呀。這是世子田發章同田單過去了。有了。我都推在他的身上。足了足了。(官白)什麼足了。(皂白)剛纔過去的是誰。(官白)王一哥。(皂白)那是世字田發章田單過去了。你受了他們五百兩銀子。豈不是足了嗎。(官白)你不要含血噴人。(淨帶四校尉上官皂同跪淨白)可曾見田單田發章過去。(皂白)他受了五百兩銀子。賣放了。沒有我的事。(淨白)將他帶在馬後。(皂下淨鎖官同下完)

汪桂芬之文昭關

(外東臯公上引)莊外青山綠水。黃花百草風吹。(詩)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雲。花落家僮未掃。鳥啼山客猶眠。(白)老漢東臯公。幼年曾拜扁鵲先生爲師。只因平王無道。退歸林下。到也逍遙自在。今日閑暇無事。不免到莊前莊後遊玩一番便了。(唱西皮元板)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牕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老生伍員內白)馬來。(上唱西皮搖板)伍員馬上怒氣冲。逃出龍潭虎穴中。(白)伍員身有滿腹含冤。欲往吳國借兵。行到此間。四面皆是高山峻嶺。但不知那條道路可通吳國。(外)咳唔哼。(伍白)那旁有一老丈。待俺下馬問來。老丈請了。(外白)來的敢是伍子胥。(伍白)住口。俺不是伍子胥。老丈休要認差了。(外白)我來山中隱士。但講何妨。(伍白)在下伍員。老丈何以知曉。(外白)只因那日打從昭關經過。見畫圖之上。畫着將軍像貌。故爾冒叫一聲。休要見怪。(伍白)豈敢。(外白)今要何往。(伍白)要到吳國。不知那條道路。(伍白)將軍你來看。四面俱是高山峻嶺。要到吳國。必須由昭關經過。

(伍白)可有別路。(外白)並無別路。(伍白)哎呀。不好了。(唱搖板)聽說吳國路不通。好似狼牙箭穿胸。心猿意馬成何用。爹娘吓。血海冤仇落了空。(外白)將軍不必悲傷。請到寒舍暫住幾日。再作道理。(伍白)萍水相逢。怎好打擾。(外白)忠臣孝子。人人敬重。待老漢與你牽馬。(伍白)這就不敢。(外白)前面引路了。(伍白)請。(外)笑介。(唱流水板)山在西來水在東。山水相逢處處通。五湖四海皆朋友。人生何處不相逢。(童兒上白)迎接家爺。(外白)將馬牽進去。(童牽馬下)(外白)來此已是。將軍請進。(伍白)請。(外白)請坐。(伍白)有坐。請問老丈高姓大名。(外白)老漢東皋公。昔年曾拜扁鵲先生為師。(伍白)原來是前輩老先生。失敬了。(外白)豈敢。將軍為何這等狼狽。(伍白)一言難盡吓。(唱快西皮元板)恨平王無道亂楚宮。父納子妻禮難容。我的父諫奏反把命送。滿門家眷血染紅。(外白)將軍不必憤怒。就在後花園中。暫住幾日。慢慢定計。救你出關。(伍白)若得如此。感恩非淺。(外白)請。(伍白)請。(外白)正是忠臣孝子當擁護。(伍白)慷殺男兒不丈夫。(外白)大丈夫。(伍白)慚愧吓。(同下)(末皇甫納上引)隱居山林地。快樂詩琴棋。(詩)架上書萬卷。能飲酒一樽。談笑紅塵事。往來無白丁。(白)卑人皇甫納。乃楚國人民。自幼精通琴棋詩書。最愛清閒。今日無事。不免閒遊一番便了。(唱西皮元板)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下)(伍上唱西皮快板)過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滾油煎。腰間常挂三尺劍。不能夠報却父母冤。(白)伍員身有滿腹含冤。要到吳國借兵。可恨昭關攔阻。幸遇東皋公。將我藏在後花園中。一連七日。未見動靜。思想起來。好不悶殺人也。(起更介)咳爹娘吓。(唱正板二黃)一輪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攢。實指望奔吳國借兵回轉。又誰知昭關有阻攔。幸遇着東皋公行方便。他把我隱藏在後花園。一連七天。我的眉不展。夜夜何曾得安眠。俺伍員好一似喪家犬。滿腹含冤向誰言。我好比魚兒脫去了鈎線。我好比白浪中失舵舟船。思來想去。我的肝腸斷。(轉元板)今夜未過。又到明天。(二更介)(外手持燈上唱二黃元板)一夜漏聲催如箭。月移花影上欄杆。吹滅燈光牕前站。且聽愁人口中言。(三更介)(伍唱元板)心中有事難合眼。翻來復去睡不安。背地裏我只把東皋公來怨。教人難解巧機關。你若是有心來救俺。為什麼七日不週全。貪圖富貴把我害。就該將我獻出昭關。年邁爹娘不能相見。難得見爹娘吓。要相逢。除非是夢裏團圓。(四更介)(外唱元板)聽罷言來心內酸。鐵石人兒也淚漣。伍員本是英雄漢。忠臣孝子不虛傳。背地只把老漢怨。袖內機關他怎參。救人如把彌陀念。明日保他過昭關。

（外下）（五更介）（伍唱元板）鷄鳴犬吠五更天越思越想好慘然思想起在朝爲官宦朝臣待漏五更寒到今日夜宿荒村館冷冷清

清有誰憐。我本當拔寶劍自行短見父母寃讐化灰烟對天發下洪誓願不殺平王我的心怎甘。（外上唱搖板）月淡星移白晝現抱屈

人兒夜不眠頂天立地男兒漢事到頭來也可憐。（白）將軍開門來。（伍唱倒板）適才朦朧將合眼。（外白）將軍開門來。（伍唱搖板）忽

聽門外有人言用手開門來觀看。（外接唱）將軍爲何白了鬚。（伍白）我却不信。（伍白）將軍請看。（伍白）哎呀不好了。（唱搖板）一見

鬚白心好慘。點點珠淚洒胸前寃讐未報我的容顏變。一事無成兩鬢斑。（外白）恭喜將軍。賀喜將軍。（伍白）喜從何來。（外白）將軍可

以過得昭關了。（伍白）怎麼過得昭關。（外白）那昭關挂的圖形。乃是青年壯士。如今將軍鬚髮皆白。與圖形不同。我有一好友名喚皇

甫納。約他前來。設計救你出關。（伍白）若得如此。感恩非淺。（外白）來。（童應介）（外白）拿我名帖去請皇甫官人。（童白）是。（下）（伍

白）老丈請上。受我一拜。（唱）但願過得昭關險。滿斗焚香謝蒼天。（同下）（童引末上唱流水板）東皐公有帖將我請。急忙到此問分

明。（童白）有請家爺。（外上引）曲徑通幽處。園林花木深。（童白）皇甫官人來了。（外白）有請。（童白）有請。（外白）啊皇甫賢弟。（末白）

東皐兄。（外白）請坐。（末白）有坐。（外白）這兩日怎麼不到舍下走走。（末白）小事羈身。少來親近。全帖相邀。有何見諭。（外白）奉請賢

弟。非爲別事。只因楚國伍子胥。逃難至此。要往吳國借兵報仇。無奈昭關難過。賢弟像貌與他相似。一同計議。救他出關。（末白）仁兄之

言。小弟遵命。伍員今在何處。（外白）現在後花園。（末白）請來相見。（外白）有請伍明輔。（伍上引）只爲寃讐事。常挂一片心。（白）老丈

喚我出來。有何見敎。（外白）皇甫官人到。（伍白）皇甫兄在那裏。（末白）卑人這廂有禮。（伍白）有禮相還。（末白）久聞大名。如雷貫耳。

今日一見。名不虛傳。（伍白）奔走如喪家之犬。有勞仁兄稱贊。（外白）老丈皇甫官人到此。有何妙計。（外白）皇甫兄扮作將軍模樣。伍明輔

扮作隨行家丁。你二人先往昭關。守關之人。一見皇甫兄。必定捉拿。伍明輔趁此混出關去。豈不是好。（伍白）計倒是好。只是皇甫官人

受驚了。（末白）受驚事小。難免受責。（外白）決不等你受苦。（末白）你須要早來。（伍白）事不宜遲。就請皇甫兄改扮起來。（唱二六板）

伍員在頭上換儒巾。喬妝改扮往東行。臨潼會曾舉鼎在那萬馬營中顯奇能。時來雙挂明輔印。運退顚沛在荒村。提起來敎人恨不恨。

五行八字我的命生成。再與東臯公把話論。你是我伍員活命的恩人。但願過得昭關穩。一重恩報你的九重恩。（轉搖板）皇甫兄請上

受一禮。(快板)有勞仁兄巧計生。但願此去能復恨。來生犬馬報你恩。伍員心中千般恨。大胆且向虎山行。(下)(末唱快板)喬裝過關擔怕驚。再與東皋公細叮嚀。你若早來無傷損。你若遲來受苦刑。你若不來失了信。將來有口辯不清。(末下)(外唱搖板)一條妙計安排定。搭救忠良楚伍員。把關人兒盤查緊。親到昭關走一程。(下)完

汪桂芬之行路訓子

(老旦上引)盼兒心焦。每日裏。珠淚滚淘。(詩)兒離膝下常牽挂。老身終朝淚如麻。心想去到祥符縣。找尋嬌兒轉回家。(白)老身張門康氏。所生二子。長子張宣。次子張義。大孩兒得中第八名進士。實授祥符縣正堂。有書信前來。被下書人下錯了。下在王家莊。彼我那王氏媳婦將書信瞞昧。私自僱了一乘小轎。前往任所去了。是我那張義孩兒。心懷不忿。去到任所。與他兄長辯理去了。誰知一去許久。杳無音信。這幾日老身晝夜不安。坐臥不甯。也不知爲着何事。看今日天氣晴和。我不免收拾行囊包裹。找尋我那嬌兒便了 (唱正板二簧) 自從那張義兒離去寒窰。朝也思暮也想。好不心焦。這幾日爲甚麼睡夢顚倒。我的兒他不回所爲那條。到如今顧不得年紀衰老。去到那祥符縣。走上一遭。(下)(內唱倒板)夜黃昏辨不清陽關路徑。(出場身上撲兩撲坐下白)啊呀且住。適纔好像我那張義孩兒披頭散髮。血流滿面。怎麼一時不見哪。莫非我那孩兒。有甚麼差錯不成。啊呀孩吓。你無有差錯。還則罷了。若有了差錯。叫爲娘倚靠那個。哦呵是了。想是老身年邁。遇見了冤鬼。也未可知。呀呀呸。我……是不怕鬼的呀。……哦 (唱碰板) 忽聽得烏鴉叫。大吃一驚。(元板) 莫不是我的兒。遭了不幸。莫不是路途中遇着兒人。走了些荒草地。無人路徑。走了些野渡舟。無人自橫。過了些小村莊。把人盤問。過了些菴觀寺院。古廟無僧。許多禪林。一路上思嬌兒。心神不定。走得我兩腿疼。寸步難行。(白)哎呀且住。老身來到此間。四肢無力。難以行走。不免在此歇息歇息。待我看看。來到甚麼所在。唔呀。此處好像一座有司衙門。但不知是何官所。有了。待我向前問過。啊。裏面可有人麼。(路)借問一聲。此處是什麼所在。(路)呵。這就是河南祥符縣麼。(路)你家老爺可姓張。(路)少待。啊呀。想老身不分晝夜而行。今日竟然來到縣。乃是神靈默佑。待我謝天謝地。啊。管家。煩勞與我通稟一聲。就說是鄉鄰人求見。(路)唔呀。你看這個小奴才。如今差

了官運鄉鄰全不認識了。哼。我自有道理。管家你再與我通稟。就說我還鄉。鄰。與旁的不同。乃是蜂兒的母蜜兒的娘。我是一定要見。快去。……。(張宣上白略)好一個難見的張大老爺金面呀(略)且慢此乃有司衙門。那有貧婆的坐位。(略)坐得的。(略)如此我就大胆坐下了。(略)慢來慢來。你念我年邁的老婆子。不能與張大老爺行禮。你莫要見罪也就是了。(略)如此受你一拜。坐下。(略)嘜呀原來是王夫人(略)王夫人你可好哇。(略)我麼。哎也好也好。(略)且慢。適纔一路之上。吃了涼水。我是不渴。(略)不用(略)他還是這等性情。(略)哎倒是爲娘的慣下了。啊張宣你那兄弟可曾來到任所。(略)好喚他出來見我。(略)唔呀。到是他哥哥做了官。就有鄉鄰人請他吃酒。想我母子居住寒窰。慢說是吃酒。就是連一盃茶也是無人請的。我這纔放得心下。啊張宣你是在外的好哇還是在家的好呢。(略)吾兒此言差矣。想你在外。官居七品縣令。每日裏。吃不了珍饈美味。穿不了錦緞綾羅。爲娘同你兄弟居住寒窰。如同吃丐一般萬般無奈。命你那兄弟每日在孟津河下釣魚爲生。若是釣得魚來。賣些錢文方能度得一日。釣不得魚。祇好挨餓一天。看將起來。還是兒在外居官的好。(略)好便好。我且問你。官由何處得。(略)王氏媳婦何人所娶。(略)你身從何處來。(略)哎兒既知是爲娘所生。爲娘所養。且跪在塵埃。聽爲娘教訓。想當年兒父染病在床。病體十分沉重。將爲娘喚到床前。這道。妻呀妻。我若死後。並無別事掛念。祇有兩個孤兒。命張宣多讀詩書。休要誤了他的功名學業。次子張儀。但憑於你。你父言罷。不想他……就一命亡故了。自你爹爹去世之後。爲娘受盡了千辛萬苦。撫養你這奴才長大成人。兒既讀孔孟之書。必達周公之禮。豈不知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那烏鴉有反哺之情。羊羔有跪乳之意。馬有垂韁之敏。犬有報主之心。爲人子者。豈可不如禽獸。似你這奴才。祇圖一日飽。忘却百日饑。我把你這不孝的奴才呀。(唱元板)想前事。不由人。珠淚難忍。罵一聲。張宣兒。不孝的畜生。遭不幸。兒的父。中年喪命。撇下了。母子們。祇有三人。娘本當。去改嫁。恐人談論。那時節。耽誤兒。苦讀書文。兒做官。全不想。孝悌忠信。兒做官。豈不知。不孝的子孫。倘縣內。有人把。忤逆來送。那時節。到公堂。一樁樁。一件件。誰是誰非。我的兒。是怎樣的分清。(中略)(老旦接唱)張宣兒。說此話。令人可恨。看起來。你就是。鐵打之人。這富貴。與榮華。娘我不領。將你弟。喚出來。母子登程。(白)張宣爲娘也不享你的榮華。也不受你的富貴。將你兄弟喚將出來。我母子回寒窰去罷。(略)啊你爲何背地沈吟不語。(略)你待怎講。(略)哎呀。(唱倒板)聽說是張儀兒喪了性命。(三叫頭)張儀。吾兒。兒吓。(搖

板）好一似刀割肉箭穿我心問張宣你兄弟何處埋定（中路）叫張宣你與我把路來引可憐我年邁蒼蒼空走一程（下）（完）

汪笑儂之博浪錐

（第一幕）（武生武裝佩劍扮張良上白引）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塲死只一回勿浪死不殺國仇誓不止（白）唉秦始皇吓秦始皇你并吞六國安坐江山也就罷了還要造長城築阿房焚書坑儒百姓們說了你半個暴字就立刻性命難保（拔劍怒視介）我張良若不設法除你也沒有人心天理了（收劍介）前日見了蒼海公可敬他不顧自己身體情願爲百姓除害我不免助他一臂之力一爲百姓除害二爲韓國報仇好不快活也

（走介）（唱西皮慢板）可恨那秦嬴政昏荒無道他本是西戎種混亂中朝滅六國纂江山位登大寶廢封建爲郡縣起禍根苗把公產當私財行同強盜把人民當奴隸濫逞英豪築長城一萬里到處騷擾阿房宮三百里內藏嬌嬈焚了書坑了儒種種不道若民間有私議性命難逃他還想傳萬世（轉快板）天命常保他還想成神仙快樂逍遙只恨我窮書生身微力小空懷着報仇志晝夜心焦望國民起義師恭行天討到如今還不見草澤英豪好讓那虎狼秦多行兇暴只苦了衆百姓受盡煎熬我想把好乾坤重新構造我想把專制君萬剮千刀本是我祖國仇理應當報恨不能學專諸刺殺王遼

（內嚷介）（內白）秦皇帝來到還不早躲麽

（武生作驚介）（唱搖板）猛聽得衆百姓紛紛嚷道待鄙人走向前細問根苗

（向裏白）諸位請了所嚷何事（內白）秦始皇帝又東游泰山昨日路過陽武就此駐蹕了

（武生作驚喜介）（笑介）呵哈哈哈哈我正想鋤刈此賊無法可施不料他竟自先來送死眞令我好歡喜也

（唱搖板）我正想起義兵誅鋤無道誰料他入網羅插翅難逃我不免訪蒼海把細情說了替祖國報公仇就在今朝

（走介）（白）來此已是蒼海公家不免上前叩門（叩門介）（淨武裝帶錐扮蒼海公上）（白）眼中黑白要分明天遣魔君殺不平外面

何人叩門。(武生白)是我張良。(淨作開門介)(白)原來是子房兄。請裏面談話。(同入介)(淨閉門介)(分坐介)(武生白)蒼海公。

(淨白)子房兄。(武生白)我已打聽明白。那暴君明日是從博浪沙經過。請公就在此地行事。若何。(淨白)子房兄見教極是。但是子房須要躲避才是呵。

(唱)尊一聲張公子且寬懷抱。你趕緊整行裝先事奔逃。但願我此一去大功成了。且免得事不成遺累英豪。(武生執淨手作起立介)

(唱)尊一聲蒼海公你見識太小。自古道共患難與子同袍。你心中休得要自尋煩惱。我與你早已訂生死之交。

(淨白)公子差矣。

(唱)我非是將公子有心取笑。我要想留一個恢復根苗。要知道我此去凶多吉少。為怎的要同去枉死一遭。

(武生白)既然如此。即當遵命了。蒼海公在上受我一拜。(淨白)我也有一拜。

(唱)蒼海公在塵埃將身拜倒。生辭別張子房蓋世英豪。(起立執手介唱)倘若是我此去事機不妙。逃走了這魔王事外逍遙。還望你施妙計將仇來報。莫把這彌天恨拋在九霄。

(武生白)勇士前往。但請放心。

(唱)秦始皇滅六國寃仇非小。為天下除此賊天日昭昭。我若是昧良心忍辱不報。我死在九泉下萬刼難超。

(淨白)既然如此。公子就請起程。(武生白)遵命了。

(更衣介丑牽馬上介)(武生揖別介)(唱搖板)辭別了蒼海公把路行。(上馬介)(哭介)

(武生唱)等候了蒼海公成就大功。(推馬介下)

(淨白)子房好男子。為何作此兒女之態。

(淨笑介)呵哈哈哈哈。

(唱)聽一聲秦嬴政位離大寶。我這裏霎時間怨氣都消。我想他一年年般樂怠傲。擾害得衆百姓痛哭號淘。想是他惡貫盈天算已到。

今日裏要在我錐下。(作覩錐作)狗命難逃。(舞鐵錐介下)

(第二幕)(雜扮四太監四御林軍上)(同白)咦……(凈王帽黃龍蟒扮秦始皇上)(引)竹帛烟消兵氣銷。(坐白)法律由專斷威權種禍胎生不防家賊死上斷頭臺。朕秦始皇。因前日百姓不服。私下議論紛紛。所以朕特頒一條極嚴的法律。倘有人私下議論立刻問斬。以免後患。又觀東南王氣正盛。所以命駕東巡。察看那裏的民情。這正是爲君的難啊。

(唱)百姓們不知是朕卽國家。朕立意除凈那民黨萌芽。有爪牙和心腹護衛于家。又何怕有刺客在博浪沙。

(白)唉話雖如此。但是古人說得好。有備無患。方是這個主意呵。

(唱搖板)叫一聲內侍臣。(太監白)有。(凈接唱)安排副車。(念叉)張姓冠李姓戴莫要喧嘩。(雜應白)嗄(同下)

(第三幕)(凈短衣腰插大錐上)(白)準備窩弓擒猛虎。安排香餌釣鰲魚。來此已是博浪沙。遠聽得車馬聲響。不免登高一望。(凈作登高探望介)(四太監四御林軍雜扮車夫推副凈扮假秦始皇上)(凈跳下拔錐打殺二太監又打死假秦始皇四御林軍拔刀相打介)(凈被擒介)(同下)

(第四幕)(四監引凈上)(唱)若非巧計安排定。已作黃泉新鬼雄。(裏位坐)

(二御林軍上報白)啓奏萬歲。刺客拿住了。(凈白)綁上來。(二御林向內白)綁上殿來。(內應介)嗄。(二御林押凈背綁介上)

(唱)惹哉秦人眞虎狼。斯侮六國囚侯王。亦知興廢古來有。但恨不見秦先亡。

(二御林軍跪白)刺客解到。(秦始皇白)大胆刺客。爾受何人主使。胆敢前來行刺。從實招來。免你一死。(蒼海公白)爾這暴君。人人想食爾肉。我爲民除害。有何人主使。(雜)嗄。(蒼海接白)有也不向爾說。你殺我一人也難安。安穩穩長保你金鑾殿上這把金交椅。(秦始皇氣介)(白)好毒罵。吓啊哈。好毒罵。吓。御林軍與朕剁作肉泥骨醬。(御林軍拔刀介)(蒼海公撞柱自死介)(御林軍用刀亂斫介)(收刀介)(白)刺客死了。(秦始皇白)這人是一勇之夫。暗中必有主使左右。與朕大搜十日。(衆答)遵旨。(秦白)斬草除根。方免後患。哪呵哈哈哈哈。(同下)

(第五幕)(武生急上)(白)聞得蒼海公已死。暴君命人各處搜殺主使之人。這這這便如何是好。(低頭想介)(白)哈哈有了。我有故人項伯。在下邳居住。不免到他家躲避便了。唉。蒼海公呵。蒼海公。我誤了爾的命了。(向空拜介)(起駕介)(白)這暴暴暴暴。(內白)

(嗄武生慌忙逃下介)(完)

張勝奎之三字經

(丑上引)人情如水急。世事如棋更。(白)下官關卞官。居臨淮營千戶司。我有一故友溫韜。出任騎都尉。作我的上司。須當轅門侍候。鼓角聲高。大老爺升堂來了。(淨上引)劍氣冲牛斗。指日盼封侯。(詩)面帶三分勇。胸藏百萬兵。既能爲大將。何必問出身。(白)下官溫韜。在冀王李謀正帳下。屢建奇功。出任騎都尉。鎮守臨淮。哈哈。可謂不汚自身也。(旗牌上白)爲求民事。特記四書。來此已是門上有人麼。(丑)什麼人。(旗)節度使羅大人差官要見。(丑)少站。…稟爺。節度使羅大人差官要見。(淨)傳。(丑)老爺傳見。(旗)有勞。參見老爺。(淨)少禮。奉何人所差。(旂)奉節度使所差。有書信呈上。(淨)千戶念來我聽。(丑)喏。來拿去念來。(旂)旂牌不識字。(丑)大老爺旂爺不識字。(淨)身爲千戶。連個字也不識。須要習學習學才好。(丑)大老爺請看。(淨)拿來。啞…。原來如此。差官回去。拜上大人。我這里照書行事。(旂)我家大人。吩咐要封回書。(淨)此乃機密大事。你先回去。隨後就有書信到來。(旂)小官告辭。(淨)有事無事。(丑)無事。(淨)老卞隨我後堂閒話。退堂。老卞一旁坐下。(丑)大老爺在此。那有小官坐位。(淨)爾我乃是舊交。坐談不妨。(丑)小官謝坐。(淨)老卞。爾好豈有此理。爾明知我不識字。叫你念書。你倒反叫我看。(丑)大老爺知道的。小官是功馬出身。未曾讀過詩書。我只道大老爺升了官。必然福至心靈。故而將書呈上。(淨)我那裏認識字。還不是舊時一樣。(丑)方才大老爺看了書信之乎者也。到底信上面爲的何事。(淨)我那裏曉得。不過一時隨機應變。打發來人去了。再想法兒。(丑)到底大老爺的天才。要是小官就露了相了。(淨)話雖如此。不知這書中到底爲了何事。(丑)這到不難。就在營中招一個識字的兵丁進來。一念就曉得了。(淨)不好不好。方才我裝作認識字的模

檬。如今又傳識字的人進來。若被他們曉得你我不認識字。以後焉能約束他們。(丑)這到難了。(淨)我聞得古人。有入幕之賓友。如今我身為臨淮都尉。也當招個幕賓。帮辦帮辦。就不露相了。(丑)這個主意到好。快命人去尋找。(淨)別人前去。我不放心。就煩老卞前去。

(丑)遵命。(下)。

(生上引)堪憐今古誰英雄。浪迹山川事業空。縱有文章傾宇宙。依然辜負落江東。(白)我羅英。江東人氏。往長安赴試。不想朝中一輩庸臣。擾亂國政。是我不第而歸。可笑淮北節度使羅兆威。一個反復小人。倒知文學。集詩百首。明月透江東。可恥可笑。竟要與我同宗聯譜。被我痛罵他一塲。改名而逃。一路盤費全無。只得提筆賣字。行來已是臨淮地方。家鄉在邇。眞好躦行。(唱西皮元板)天地間。古今事。令人難料。也不知。埋沒了。多少英豪。又袛這。無情的。日月催老。到不如。趁時光。沽酒逍遙。(丑上白)你做什麼的。(生白)有照牌。(丑)到底做什麼的。(生)我是個賣字的。(丑)賣字可會寫字。(生)不會寫字。賣什麼字。(丑)會寫字可認識字。(生)不識字。焉能寫字。(丑)請問先生。那道而來。(生)實不相瞞。我是個落第的舉子。只因斷了盤費。故而提筆賣字。(丑)先生你來着了。我家大老爺。要招個幕賓師爺。你可跟我前去。(生)幕賓只有聘請。不能跟你前去。(丑)我們武將家說話。是直爽的。要去便去。不去就拉倒。(生)說得到也好爽快。我便跟你前去。(丑)隨我來。我慣做先行。(生)師爺隨後跟。(丑)無意得幕友。(生)不第遇將軍。(丑)到了。少站一時。有請大老爺。(淨)方知大鉞斧。不及小毛錐。老卞。幕賓可會招着。(丑 招着了。(淨)叫他進來。(丑)是。先生隨我進來。見了大老爺。要磕頭。(生)哦。唷。幕賓揖地將軍請了。(淨)吓…。那裏來了一個野漢。見我不拜。向我拱手。(生)江東舉子。因不第而歸。故而顛之倒之。(淨)難怪你是個落難的舉子。連個禮都不知道嗎。(生)昔日商陽酒徒。不拜漢高祖。何况將軍。請我以為幕賓。即無下拜之理。(淨)看你行相平常。諒必不通文墨。焉能做得我的幕賓。(生)將軍的幕賓。非我能做。若說不通文墨。此何言重。懷揣四書五經。何以對達足下。(淨)你說此話。就是個假斯文。(生)怎見得假斯文。(淨)你可曉得這四書五經。是那個做出來的。(生)哈哈。這倒要請教將軍。。(淨)乃孫武子做出來的。我們武將用兵要法。想你們文人。須讀三經。方能會攷。(生)我倒不知道什麼叫三經。請問是那三經。(淨)老卞。他連三經多不知道。待我來告訴你聽。這三經。就是小孩子上學頭一本念的那三經。(生)哦。這是三字經。我爛熟的了。(淨)怎麼三字經你多爛熟的了。好。你將通本三字

經。講出道理。我請你做幕賓師爺。分外看重。(生)要我講三字經。要一個坐位。還要好茶一壺。(丑)大老爺。要他講書。他要一個坐位。還要好茶一壺。(淨)暫且叫他坐下。講得好。有茶吃。講得不好。連冷水也沒得吃。(丑)先生那旁有坐。講得好。有茶吃。(生)看此情形。多是不通文墨的。待我來將他們戲耍一番。(低念介)師友從來重典型。傳呼四坐幾人聽。當年路走不相識。諒必不通三字經。(丑)這做什麼。(淨)他們講書的規矩。(生講介)話說盤古聖人之後。出了一家賢人。(淨)賢人是那個。(生)名叫人之初。他有一兄弟。名叫人之倫。雖然一母同胞。却是性情各別。何以呢。人之初是個有名的賢士。故而性本善。那人之倫是個不中舉的神童。他就性乃遷。了弟兄却有一點好處。(淨)怎樣的好處。(生)却是兄則友。弟則恭。這一日。人之初向人之倫言道。兄弟你我朝於斯。夕於斯。也非了局。須要做件事業。光於前。裕於後。方稱得為人子。人之倫言道。兄長。這一番話。教訓得極是。弟豈不知勤有功。嬉無益。想我們讀書人。市面上做買賣。一些些也不懂。小弟如今要出外去處館。人之初一聞此言。就請了個得力的朋友。商量他兄弟坐館的事情。你道他的朋友是誰。(淨)是誰。想必也是一個讀書人。(生)就是那蘇老泉。老泉來到人之初家中。人之初就將人之倫處館之事。與他一說。那蘇老泉言道。倒巧得狠。正有一家要請先生。我將令弟就薦往他家去罷。(丑)倒巧得狠。一想出去教書。就有人要請先生。怎麼你老先生出來了長久。沒有人請你去。(生)哦。(淨)老卞。不許多說。靜聽他講。(生)他將人之倫。薦到竇燕山家中去。教五子。當時講明每年二十四兩銀子。三兩銀子節敬。每年二十七兩。這叫做蘇老泉二十七。(稍頓)蘇老泉去後。言道。少時自有關書請帖。到來相請。那人之倫就準備琴棋書箱衣佩行囊。弟兄分別。人之初囑咐人之倫。兄弟此去。凡訓蒙。須講究。不要耽誤人家子弟。人之倫言道。兄長。弟此去定要揚名聲。顯父母。不說兄弟分別。單說那竇燕山。是個有義方的人。聞得人之倫到他家處館。要辦豐盛酒筵接風。打聽得鄉九鄰會辦能溫席。着人招鄉九鄰前來。辦一桌能溫席。鄉九鄰言道。這桌能溫席。我一人辦不來。請了唐劉宴來管賬。喚了大小戴來打雜。他們一輩人。就忙起來了。奔到曰南北。曰東西。辦到月水火木金土。各樣傢伙。就是玉不琢。不成器。懸的燈。亮如囊螢。如映雪。辦的佳肴。馬牛羊。鷄犬豕。飯食盡都是稻粱粟麥黍稷。喚了些歌妓。唱的是匏土革。木石金。與絲竹。乃八音。(淨)這桌能溫席。好豐盛吓。想我身為這大的官。不要說吃。他連看都沒有看見過。人之倫。這小子好造化吓。以後便怎樣呢。(丑)大老爺。他講得很快。都是你大老爺打斷他的話頭。(淨)哈哈。你到埋怨

起大老爺來哩。別胡鬧。聽他講來。(丑)是是。先生請講下去。(生)那寶燕山見能溫席有了頭緒。就着人下帖請客。家中無有閒人。也罷。就命融四歲。去請。罷。緣何用一小孩子前去請客。因爲他四歲。就能讓梨。是很能幹的。故而命他前去。誰知到底是個小孩子。他跑到八之初家中。將他家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孫。自子孫。至玄曾。乃九族的人。都請來的了。寶燕山將這桌能溫席。擺在此四方。隱乎中。的一點地方。大家你推我讓。讓個不了。寶燕山一看。人多嘴雜。必要一個好嘴客。再三尋不出一個人來。沒法了。遂將我周公他老人家請來。我周公來到此方。這些人見了禮。長幼序。友與朋。大家就坐了下來。我周公坐在席上。講道德。說仁義。此日再定了名班演戲。唱的是五霸強。七雄出。王莽篡。直唱到光武興。打止。這才是述聖賢。禮樂備、大老爺。你道這能溫席。吃了幾時。(淨)這桌能溫席。吃得好熱鬧。一天吃不了。怕要兩天罷。(生)哈哈。大老爺太小覷這能溫席了。(淨)什麼。兩天多吃不完麼。(生)怎樣能夠吃完。直吃了個曰春夏。曰秋冬。整整的一年。這纔酒闌席散。那唐劉宴與鄉九鄰。收聚傢伙。算算賬目。從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開賬出來要錢。(淨)吓…。怎麼一席酒。要這許銅錢。(丑)大老爺怕做了一年的大老爺。也沒有這末多的銅錢。(淨)胡說。聽他講。(丑)是是。(生)寶燕山看完賬目。大發雷霆。說道。一桌能溫席。用不了這許多銀子。你莫是開了我的花賬。可能對着三光者。日月星。賭個咒來。鄉九鄰與唐劉宴說道。好吓。我們爲了你這桌能溫席。如負薪。如掛角。整整的吃了一年苦。分文未取。反說我們開了花賬。還要賭咒。他二人一怒。就去叩了閽了。你道他在那裏告。從自羲農。至黃帝起。一直告到十八傳。南北混。止打了有幾千年官司。不曾落案。朝廷無法。打發欽差。審理此事。你道欽差是誰。就是若梁浩。八十二歲。奉旨出京。他還帶家眷上路。大夫人蔡文姬。二夫人謝道韞。因彼女子。且聰明。故而帶出辦事。那知若梁浩。年老胡塗。庇護寶燕山。將鄉九鄰劉唐宴。帶上堂來。不由分說。一個頭懸樑。一個錐刺股。嚴刑敲打。嚇得衙門隔壁。昔孟母。搬到了擇鄰處去了。人之初。見官司不能落案。將他們兩面說合。那寶燕山情願罰出犬守夜。雞司晨。蠶吐絲。蜂釀蜜。首對人以子。金滿盈。纔得這場官司了結。人之初說道。爲人必須戒之哉。以勉力。三字經講完了。(丑)大老爺。卑職諸大年紀。纔聽了一本三字經。把我的聰明孔都講開了。(淨)難得這位先生。與你開了聰明孔。有封書信在此。請先生覌看。(生看信介)待我看來。淮北節度使羅兆威。書至臨淮溫公麾下。因敝同宗維英。特才巧貌。不第而歸。必從臨淮而下。望乞接住。一併押送淮北。感恩之至。不宣。原來如此。(淨)老卞書信上面

可是有個原來如此。可有此人。(生)有的。此人才高智廣。聞得他早往關外去了。(淨)就煩先生寫一封回書。(生)使得。(淨)老卞命你去着人來辦一桌能溫席來。(丑)沒有鄉九鄰。也能辦得能溫席。(淨)辦不了也罷。就把爛猪頭請先生後衙飲酒。(生)多謝賢東。(淨)正是賢士佳賓處處有。相逢得意最難求。(生)多蒙賢東情義厚三生有幸吃猪頭。(淨)好個吃猪頭。老卞一同來。同笑下(完)

歐陽予倩之晴雯補裘

(譙北楊塵因編)

第一場

佈景(怡紅院)(中央設床一架。上場門設一火爐。下場門設一行榻。陳設須用冬景。)

(小旦淡妝小鑼上引)命薄如雲只贏得青衣一領(坐介詩)荏苒韶華十五餘飄萍斷梗一身孤怡紅院裏春如海良夜添香伴讀書(白)奴家晴雯幼失怙恃輾轉流離自入賈府爲婢之後是老太太愛惜奴家賞與寶二爺使喚那知寶二爺性格溫存百般的愛惜於我人非草木誰不知情(起身白)想奴是薄命之人受他……(作左右視介)這般的看待怎教人消受得起喲(唱西皮原板)可歎我似落紅隨風飄蕩怎禁得寶二爺惜玉憐香還莫出煩惱坑又墮情網倒教我想恩債怎樣去償(白)天色已晚爲何沒見二爺回來(出院門作望介)(貼執紅燈引小生華服上)(小生唱西皮搖板)花姐姐回家去教人眷念在院中好一似度日如年無聊纔到瀟湘閑遊一遍不覺得黃昏後月掛霜天(立住向前作看介)(又向貼白)你看前面莫非是花……(旦應白)花什麼(小生轉笑向前對旦白)原來是晴雯姐姐我方纔說的是我眼兒花了我眼兒花了(作揉眼笑白)哈哈哈(旦低頭不語)(貼引小生進院)(小生忽轉身向旦白)天氣這般寒冷姐姐爲何獃立風前(旦仍作不語介)(小生急白)倘若被風吹病了豈不又要我擔心(旦轉頭看小生介)(起鼓作起風介)(旦打寒禁介)(又歎氣介)(轉身隨小生進院)(小生坐行榻上)(旦作拷火介)(貼白)適纔老太太吩咐只因襲人姐姐回家去了特派你我二人小心伺候二爺天時不早二爺明天還要到舅太爺府中拜壽可以早些安歇了罷(小生點頭介貼作鋪床介旦仍坐火爐旁作烘火介貼喘氣向旦白)你到眞會快樂看我這鋪牀疊被忙得氣喘如牛難道你連這窗簾兒鐃袱

子都不能將他放下麼（旦白）好妹妹我方纔被那陣狂風吹得心如刀刺現在這薰籠之旁纔覺好些妹妹你偏勞了罷（貼作身勢白）哼哼你是金枝玉葉難道我就是土牛木馬不成嚥（貼轉身不動旦忿作起身介小生急向前阻止白）姐姐不必起身待我來代勞就是（小生放窗簾鏡袱介貼關門介小生解衣白）晴雯姐姐今晚冒了風寒可到後房安歇去罷（旦起身白）二爺身傍無人侍奉（小生白）我這身傍麼（想介白）有麝月姐姐在此（旦謝白）領命（向貼調笑白）還是要辛苦妹妹了（貼作氣不睬介旦快步由上場門下內起更小生貼各作睡介小生帳中白）襲人呀花姐姐呀（旦扮睡裝着短衣持燭急走上作冷介急喚貼白）麝月妹妹麝月妹妹（貼驚起白）怎麼事兒這樣的驚怪（旦白）二爺適纔呼喚妹妹你莫曾聽見麼（貼又睡白）他喚的襲人與你我什麼相干（貼仍睡介旦發怔持燭呆立介小生掀帳白）麝月姐姐倒盃茶來給我（貼作氣起身下旦作冷介小生抬頭見旦驚起白）夜靜更深你怎麼來到這裏照這樣打扮怕不要凍出病來（急起摸旦額白）如何果然發起熱來了（貼捧茶上小生急喚白）麝月姐姐快些扶晴雯姐姐到後房裏去待我來喚人煮藥去也（旦阻小生白）二爺呀（唱西皮快板）二爺不必高聲嚷些小感冒量無妨夜靜更深你將人喚旁人必笑我太輕狂回轉身來向後房往（扶貼繞場轉身唱搖板）切莫要憐我病自把神傷（旦扶貼下小生搖頭白）咳這是那裏說起喲（背手小鑼下）

第二場

佈景榮國府福壽堂華堂（陳設須華麗齊整堂額懸福壽堂三字亦用冬景）（老旦內唱西皮倒板）白髮婆婆享大年（四貼上站門小旦隨老旦上老旦唱西皮原板）華封紫誥樂陶然松柏長青隨人轉芝蘭駢茂繞膝前福壽堂好似大羅殿（坐唱）不羨榮華不前仙（白）老身史氏自進賈門以來已數十載幸喜兒孫蕃茂長幼康寧倒也了我心頭之願（喚小旦白）鴛鴦（小旦白）有（老旦白）你看天色破曉可將堂門打開（小旦應白）是（作開門介小生上白）夜寒慈似絮天曙月籠霜（進堂見老旦白）老祖宗在上孫兒這廂有禮（作請安介老旦白）罷了（小生立老旦身旁老旦看小生白）今日我孫爲何打扮得這般華麗（小生白）啓稟老祖宗只因舅父今日壽誕孫兒要前去拜壽特來請命（老旦笑白）哎呀不是我孫來稟老身到也忘懷了孫兒你快些前去（小生白）遵命（轉身作

行介老旦急喚白）我孫回來（小生轉身白）老祖宗有何吩咐（老旦白）天氣狠冷你看外面落雪不曾（小生作看天介白）北風甚緊恐怕午後是要落雪的（老旦白）鴛鴦（小旦白）有（老旦白）你把那件雀金呢的氅衣取來給了寶玉罷（小旦白）是（取衣與小生介小生披衣與老旦叩頭白）多謝老祖宗（老旦白）我孫須要小心這是俄羅斯國拿孔雀羽毛織就的我孫穿衣惜衣不要再蹧蹋了（小生白）孫兒不敢（老旦起身白）我孫要早去早回正是箕裘付與兒孫輩我自含飴樂暮年（笑介）哈哈哈（四貼隨老旦下小生搖擺向小旦白）姐姐你看我穿這件寶衣是好看不好看呢（小旦不答轉身下小生作氣白）哎呀鴛鴦姐姐他倒底不肯理我（作想介歎介跺足白）這也是我自尋煩惱嚇（唱西皮搖板）昨宵愁病今朝恨人說我顛狂我說情萬事忙忙皆夢境（轉身唱）最難消受是美人心（下）

第三場

佈景晴雯臥室精緻廂房（陳設清雅不必華麗案上多擺冬景花草上場門設一行場下場門設一睡倚）（旦扶貼旦上唱二簧正板）昨夜裏西北風顛狂一陣吹得我神顛倒心冷似冰（扶貼行介接唱）惱風姨太無情把人蹂躪豈不惜薄命女孤苦伶仃眼生花如心醉身立不穩（坐睡倚介接唱）病懨懨魂渺渺寒夢沉沉（貼白）姐姐你這樣的淚眼愁眉到底是那裏有病喲（旦白）妹妹我頭昏腦暈骨軟心寒難受得緊（貼白）現有西洋頭痛膏在此待我與你貼上如何（旦謝白）這就有勞妹妹了（貼與旦貼膏藥介又向旦笑白）姐姐可憐你病得亂頭蓬髮似鬼一般如今貼了這對金錢膏倒覺得俏皮不少了（旦嘆白）嗳我病到這個樣兒你還拿我作笑麼（旦淚介貼慌白）姐姐你得如此這是妹妹的不是（貼作陪禮介旦不語介小生提袍急走上唱二簧搖板）適纔筵前太不慎單單燒壞雀衣襟乘輿而往歸掃興衣破怎見太夫人（跺脚介）這教我怎樣纔好喲（抬頭看白）來此已是晴雯臥室但不知他昨夜冒風可曾好了沒有待我進去看看（小生進門介旦貼迎介小生旦均坐小生白）姐姐今日病體如何（貼代白）比較昨夜加重些了（小生白）嗳眞正是禍不單行（旦白）二爺還有什麼愁事（小生白）姐姐那裏知道今晨我到舅太爺家拜壽老太太怕我受冷給我這件（提衣白）俄國雀毛衣臨行之時再四的囑付我加意那知一時大意被我將他燒壞了四方尋人織補皆不能擔此重任姐姐你想

倘被老太太曉得叫我怎樣下場喲(作歎氣介旦起身白)是什麼寶貴東西待我來一看(小生脫裘捧近旦側旦看裘笑白)原來是孔雀金線織成的照他這線紋織補又有什麼爲難(貼笑白)我早已知道晴雯姐姐一看八成就得了(旦索針線介小生急阻白)這個如何使得姐姐的身子要緊(旦歎白)噯爲你的事就是拚死也是要去做的麝妹妹你將針線拿來便了(旦倚榻揉眼介小生執燭白)這又是我害了姐姐(旦唱二簧原板)猛抬頭不覺得眼花撩亂(揉手唱)纖纖手爲什麼骨軟如綿(身顫唱)莫奈何強支撐穿針引線(補衣唱)這都是補我的前世孽緣(小生貼均作愁介旦梳雀羽唱)梳翠羽管敎他光生正面(引線唱)縮金絨好待我錦織不偏(執剪唱)執幷剪分清了經緯不亂(拈針唱)度花針仔細把裏面來纏(拿竹弓撐衣唱)撐竹弓鋪花樣光彩燦爛(拿熨斗熨衣唱)用火斗熨新紋錦繡斑斕(流淚唱)一行行一點點花遭淚濺(歎唱)一絲絲一縷縷線把愁牽(作暈倒椅上介小生喚白)姐姐你太勞神了(作倒茶白)吃一口熱茶休息一會兒罷(夜坐起白)夜靜更深你還不睡去(小生白)姐姐在此帶病補裘(旦作噯介)敎我怎能去睡待我來與你捶背(作捶背介旦推小生白)你眞淘氣喲(唱接上轉二簧快板)尊一聲二爺聽我言我今補裘你莫管夜深何必野狐禪倘若被閒人來看見他必說晴雯長晴雯短情長情短有牽連柔聲軟語低低勸(白)二爺呀(唱搖板)你快些去睡我心安(白)二爺你快些睡去待我靜心補完也就安睡了(小生急白)看你這樣勞神敎我那放心得下(旦微怒白)唔二爺平常說的是憐講的是愛到了今日我這一句話兒都不肯聽還說什麼憐我愛我(作流淚介小生白)哎呀他到哭起來了待我藏躱起來(向旦白)姐姐不必煩惱我睡去就是我睡去就是(小生躱入帳後介旦拭淚看白)麝妹妹你看他去睡了沒有(貼看白)是眞去睡了(旦白)請你與我牽起綫來(貼牽綫介旦補織介小生帳後伸頭看介貼回看小生小生躱介旦唱二簧快板)長夜燈昏風似剪强打精神把針拈補裘了却心中願不覺得心中似油煎(白)哎呀(作吐血介暈倒介貼扶旦驚白)姐姐哎呀怎麼吐出鮮血來呢(貼哭介小生急上白)姐姐是怎樣了(貼哭白)就是你要叫他補裘現在他口吐鮮血人已暈了過去(小生哭扶旦呼白)哎呀姐姐醒來……(作捶背介旦唱二簧倒板)霎時間氣上湧神魂飄蕩(小生拍掌笑白)好了(貼學小生笑白)好了(旦醒來見小生發怔介唱二簧搖板)又只見寃孽種站立眼前(白)你又來了(接唱)可憐我負韶華心高氣短可憐我如飛絮傍水和烟可憐我十五歲

春愁秋怨可憐我一夜裏骨碎心寒猛然見舊衣襟血花點點（叫頭介）我的（向小生叫介又回看貼作羞介又向小生流淚跺脚介）天呀（貼捧衣付旦介旦接衣付小生介唱）怕只怕衣如舊人要長眠（小生貼同拭淚介小生白）姐姐我們扶你養息去罷（旦拭淚白）苦吓（小生貼同扶旦小鑼閉幕下）

（完）

歐陽予倩之黛玉焚稿

編者冥飛

第一場

（彩霞玉釧兩婢引王夫人上引）夫君外放兒女事越地牽腸（白）妾身王氏只因寶玉這個孽障年已長成男大須婚時嘗記罣心下近日老爺外放江西糧道不知多早晚才得回來我想趁這擋口成全了寶玉合寶釵兩個的金玉姻緣一來親上做親二來了我一樁心事不免叫鳳丫頭前來斟酌一番彩霞（霞）在（王）你去請璉二奶奶過來見我（霞）是（下）（復上）璉二奶奶來了（王熙鳳上）年少當家重閨喜下人害怕參見太太（王）罷了一旁坐下（鳳）謝坐太太呼喚不知有何分付（王）鳳丫頭我想你寶玉兄弟合寶釵妹妹如今都是成家的時候了現在老爺不久就要出門我打算稟明老太太趁早替他們辦了喜事你看老太太的意向如何（鳳）老太太的心是最活動的從前最是疼愛林妹妹都以為是有意思給寶兄弟做親的了誰知一金一玉咱們帶頑帶笑的說起姻緣來老太太却變了心了固然是林妹妹身子瘦弱性情古怪失了老太太的懽心然而咱們所說的話卻也有大半功效如今只有對老太太說寶兄弟的病是為得丟失了玉起的應當替他結親一來冲冲喜二來借着寶妹妹的金鎖一定可以引得寶兄弟的玉回來便不怕老太太不依了（王）你的計算狠好就此回明老太太去罷（同下）

（鴛鴦琥珀兩婢婢攙大鬟扶賈母上引）華髮盈顛人臻大年老身史氏自到賈氏門中六十餘年一生順境福祿過人這也罷了只是我最愛的孫兒寶玉近日病得十分糊塗如何是好（王夫人王熙鳳同上王）參見婆婆（賈）罷了一旁坐下（王）謝坐（鳳）請老祖宗安（賈）罷了你娘兒兩個來得正好這兩日寶玉的病還是呆呆鄧鄧的醫治也不見効你們有何方法（鳳）老祖宗不問太太也想來

回。太太的意思。是想替寶兄弟辦喜事。冲冲喜。寶兄弟一定就好了。(賈)我也是這般想過。只是我最疼的是寶玉。便是寶了頭那孩子也狠可憐。替他們辦喜事。須得熱鬧一塲。才是。如今做親冲喜。一定簡便得狠。所以我不肯說出來。(鳳)老祖宗要知道。這冲喜是一層。還有一層文章呢。一個是玉。一個是金。天生的配偶。金的來了。那玉也就可以招得回來。(賈)有點道理。(鳳)只是事不宜遲。老爺上任去了。這事又躭擱了。(賈)你這麼說。我的主意定了。快請老爺來。我對他講。(琥珀)是。(下)(復上)老爺來了。(賈政上)新膺簡放君恩沛。又奉傳呼母命來。孩兒參見母親。(賈)你且坐下。我有話講。(政)謝坐。(賈)我今年八十一歲的人了。你却放了外任。要去做官。你這一去了。我所疼的只有寶玉。偏偏又病得糊塗。我昨兒叫人去替他算命。這先生算得好靈。說是要娶了金命的人。幫扶他。必要冲冲喜才好。不然便恐難保。所以我叫你來商量。你的媳婦也在那裏。你兩個也商量商量。還是要寶玉好呢。還是隨他去呢。(政)老太太當初疼兒子是怎麼疼的。難道做兒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兒子。不成老太太既要給他成家。這也是該當的。豈有逆着老太太不疼他的理。如今寶玉病着。兒子也是不放心的。因為老太太不叫他見我。所以兒子不敢言語。我到底瞧瞧寶玉是個甚麼病。(王目視賈母)(賈)你就叫寶玉出來。見見他老子。(王向內)襲人扶寶玉出來。(襲人扶寶玉上寶玉見賈政)(襲人叫寶玉請安寶玉請安畢)(痴立不動)(政)咳。仍舊扶他進去罷。(襲人扶寶玉下)(政立起白)老太太這大年紀。想法子疼孫子。做兒子的怎敢違拗。老太太主意該怎麼辦就怎麼辦便了。只是姨太太那邊說明白沒有。(王)姨太太是早已應承了。(政)還有一層難處。貴妃薨逝。寶玉照已出嫁的姊姊。應有九個月的功服。此時也難娶親。還有我的起身日期。已經奏明。不敢就擱。這幾天怎麼趕辦得及呢。(賈)這個不妨。只要你肯給他辦。我自然有道理。姨太太那邊。我和你媳婦親自去求他。只說要救寶玉的命。諸事將就些。也罷了。現在寶玉病着。并不叫他成親。不過是冲冲喜。再者姨太太曾經說過。寶丫頭的金鎖。只等有玉的才是婚姻。或者寶丫頭過來。因他的金鎖倒招出他那塊玉來。也定不得。從此一天好似一天。豈不是大家的造化嗎。(政)老太太想的自然妥當。就照老太太的主意辦去就是。(賈)如今說定了。我就叫人辦起來。你去憩憩罷。我也要憩午覺了。(政)是。(下)(賈)你們都聽見了。你娘兒兩個商量着辦罷。(衆同下)(襲人急上)(合掌向天介白)阿呀天呀。我襲人盼望了幾年。到今日才得稱心如願。寶姑娘做了寶二奶奶。眞是我襲人的造化了。噯呀不好。咱們二爺心裏只有一位

林姑娘。要是知道替他定下了寶姑娘。不定要鬧出怎樣的大亂子來呢。這這這便如何是好。有了。不免回明太太。大家從長計較才是。

(急下)

(王夫人王熙鳳上)(王唱)適才奉了婆婆命。(鳳唱)一切事兒我擔承。(王)適纔老太太分付。如何過禮。如何娶親。應當通知姨媽知道。我都交結你了。(鳳)是。(襲人上唱)要將寶玉眞心事。報與堂前太太知。(跪介)(哭介)太太呵呀。(王)兒呀。好端端的爲甚麼哭將起來。(襲)奴才有一句話。是不該說的。只是關係二爺的生死。奴才却不敢不說。二爺的親事。老太太太太已經定了寶姑娘。自然是極好的一件事。只是太太看着。二爺平日還是和寶姑娘好、還是和林姑好。(王)他兩個自小在一處。所以寶玉和林姑娘又好些。(襲)太太那裏知道。二爺和林姑娘豈但好些。前年夏天。老爺叫二爺去見客。忘了拿扇子出去。我趕着送去。誰知二爺一時錯認了奴才是林姑娘。說了許多心腹的話。道甚麼。我有一顆心。已經交給妹妹了。便是那年紫鵑說了一句林姑娘要回南去的頑話。二爺便急的病了。所以奴才看起來。如今要給二爺娶寶姑娘。除非是他人事不知。還可。若是稍爲明白。只怕不但不能冲喜。竟是催命了。(王)這便如何是好。(襲)奴才說是說了。還得太太告訴老太太。想個萬全的主意才好。(王)你且起來。(襲人起旁立介王向鳳)你有甚麼主意沒有。(鳳)主意是有一個。如今不管寶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噪鬧起來。說是老爺做主。將林妹妹配了他了。瞧他神情怎樣。要是他全不管。那就辦了喜事之後。再打主意。要是他有些歡喜。這事就要大費周折了。(王)就算他歡喜。你怎麼辦。(鳳)只有一個掉包兒的法子。咱們管着寶妹妹。只說他是林妹妹。及至娶了過來。知道是寶妹妹了。寶兄弟向來是在姊妹面前要好不過的。那時還怕他敢得罪寶妹妹嗎。(王)這倒也是個辦法。咱們去回稟老太太去。(王鳳同下)襲。(弔場笑介)(傻大姐笑上)二爺辦喜事。這會子要熱鬧了。只是一樁事。我要問姐姐。又是寶姑娘。又是寶二奶奶。咱們這可怎麼叫呢。(襲人打介)小蹄子喜歡開口亂說話。我告訴璉二奶奶治你。看你再敢亂說麽。(擰傻耳拖介傻哭介)姐姐我不敢了。我不敢了。(下)

第二場

(黛玉倒板上唱。紫鵑暗隨。)怨西風。催落葉。開階堆遍。只留得。萬竿竹。蕭瑟無邊。這壁廂。怡紅院。室近人遠。那壁廂。蘅蕪院。衰草殘烟。剛

行到埋香塚芳心輾轉又聽得沁芳閘流水嗚咽不由人思往事心魂驚顫可憐我苦延挨幽怨年年。(掩淚介紫)姑娘無緣無故又要傷起心來。為何這樣的作踐自家身體。(黛)咳。紫鵑。你那裏知我的心事喲。(泣介紫)咳。姑娘。不是紫鵑多嘴。姑娘上有老太太鍾愛。又有老爺作主。姑娘也忒過慮了。(黛不語介袖中覓巾拭淚不得巾介白)呀。紫鵑。剛才出門匆促。却把手帕忘了帶來。你快回去取來與我。(紫)是。但是姑娘不要走遠了。(下黛)紫鵑說話。倒有些意思。咳。只怕不能如願呀。前面一片笑蓉花枝零落。那湖山石畔。不是寶哥哥當初祭晴雯的所在麼。我想晴雯不過是個了頭。他却是生死不忘。難道便將我忘了不成。這真是我過慮了。(傻大姐哭上走至石山旁大哭黛) 那裏有人啼哭。莫非是學我葬花。(看介)嗳呀。原來是一個傻了頭。你為甚麼啼哭。(傻)林姑娘。你評評這個理兒。他們說話。我又不知道。我就說錯了一句話。我姐姐也不該就打我呀。(黛)你姐姐是誰。(傻)就是襲人姐姐。(黛)你叫甚麼名字。(傻)我叫傻大姐兒。(黛笑介白)你姐姐為甚麼打你。你說錯了甚麼話了。(傻)為甚麼呢。就為了寶二爺娶寶姑娘的事情。(黛)呵呀。(退介黛太湖石山介定神介) (白)寶二爺娶寶姑娘。你姐姐為何打你。(傻)我們老太太合二奶奶商量了。因為我們老爺要起身。就趕着同姨太太商量。把寶姑娘娶過來。頭一宗給寶二爺冲甚麼喜。第二宗。(笑介)趕着辦了。還要給林姑娘說婆婆家呢。我又不知他怎麼商量的。不叫人嚷鬧。怕寶姑娘聽見害臊。我只說了一句。咱們明兒更熱鬧了。又是寶姑娘。又是寶二奶奶。這怎麼叫呢。誰知襲人姐姐他走過來。就打了我一頓。還要回明上頭。攆我出去。我并不知上頭為甚麼不許言語。他們又沒告訴我。就打我。(哭介黛玉呆介) (傻大姐止哭看呆介黛怔介) 你不許混說。你再混說。叫人聽見。又要打你了。你去罷。(傻吐舌下)(黛發怔介拭淚白)呵呀。(唱)從前錯認真情理我拿住情根死不鬆今日恍然醒大夢呵呀天呀五年心事一場空。(紫鵑持巾急上) 姑娘教我好找。原來在這裏。姑娘你怎麼走回來了。是要往那裏去。(黛)我問問寶玉去。(急走介紫)姑娘慢走。小心跌倒了。(黛玉逕下紫)咳。可憐我的姑娘呀。(掩淚下)

第三場

(襲人扶寶玉上唱)虛飄飄蝴蝶夢昏沈不醒這身軀好一似踏霧騰雲。(寶玉向襲人笑介襲)我的小祖宗。為甚麼只管傻笑。(寶玉點頭介) 你叫我不笑做甚麼。(王熙鳳上)寶兄弟恭喜你。老爺擇了日子要給你娶親了。你喜歡不喜歡呢。(寶笑介點頭介鳳)老爺

爺給你娶林妹妹過來呢。好不好。(寶大笑介鳳)老爺說。你病好了。才給你娶林妹妹呢。若還是這樣儍。便不給你娶了。(寶)我不儍。你才儍呢。(立起介)我去瞧瞧林妹妹。叫他放心。(鳳)林妹妹早知道了。他如今要做新媳婦。自然害羞。不肯見你的。(寶)娶過來。他到底是見我不見。(鳳)你好好兒的便見你。若是瘋瘋顛顛的。他就生氣不願見你了。(寶)你那裏知道。我有一個心。前兒已交給林妹妹了。他要過來。橫豎替我帶來。還放在我肚子裏頭。我如何不好呢。(鳳)你不要多講了。你睡罷。(扶寶睡介)(鳳)襲人好生伺候他。(下寶坐起笑介白) 好了好了。林妹妹過來。我便有了心了。(唱)林妹妹。他與我。心心相印。到今朝。才成就。木石前盟。哈哈哈。 (黛玉上紫鵑隨上。襲人迎介紫鵑向襲做手勢介黛見寶笑介。) (寶笑介黛點頭笑介寶點頭笑介黛坐下介白)寶玉。你爲甚麼病了。(寶)我爲林妹妹病了。(紫鵑襲人對做手勢。寶笑介。黛笑介。紫)姑娘回去罷。(攙黛起介。黛向寶點頭笑介。紫)娘姑回去憩憩罷。(黛)可不是。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了。(逕下紫鵑追下寶)林姑娘那裏去了。(襲)林姑娘回去了。(寶)要去。大家同去。(起立欲行介。襲扶住介)你且憩憩再去。(寶笑介。)這回我有了心了。(下)

第四塲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詞略

第五塲

(紫鵑內白)姑娘慢走。(黛急上紫鵑追上白。)阿彌陀佛。可到家了。(黛白)我那裏有家。(嘔血介紫鵑扶介黛暈介紫鵑叫介)姑娘醒來。(雪雁出同扶介黛玉醒介。)苦哇。(倒板)一縷魂。從空墜。悠悠醒轉。(轉搖板)十七載。浮生夢。多少業冤。可憐我。沒娘兒。寄人籬畔。我的娘呀。到今朝。大解脫。快快生天。(紫鵑扶黛入房登榻介黛)紫鵑雪雁你二人爲何淚痕滿面。(紫)姑娘剛才暈倒。我們沒了主意。因此啼哭。(黛)咳。儍丫頭。我要能夠早死。倒是好事。只是我那裏能夠就死。(咳嗽伏案介王熙鳳上)怎麼林妹妹又病了。老太太太太過來瞧你。(黛睜眼微笑介)。(賈母王夫人上賈白)。好孩子。你覺得怎麼樣了。(黛咳嗽介)。(吐血介)。(睜眼看賈母介白)。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賈)好孩子。你靜靜的養着罷。鳳丫頭快叫人請大夫來瞧瞧。(黛微笑介)老太太不必費心。我而今不久便可以見着最親愛的母親。我心裏是最快樂的了。(咳嗽介)(賈)好孩子。你不要胡思亂想。還是靜養爲是。紫鵑你們要好好的伺候他。(起介出門介)咳。

事到如今。我也只好叫他聽天由命的了。(下)(王夫人鳳姐同下)(紫鵑送下捧藥上)姑娘請用藥。(黛)咳紫鵑妹妹。這些草根樹皮。那裏醫得我心頭之苦。你何必再教我苦口。(躺下介)(紫拭淚介白)姑娘紫鵑伺候姑娘如今好幾年了。姑娘的心事。紫鵑也都知道。現在寶二爺病得十分糊塗。那裏會有娶親之事。姑娘何必聽信謠言。作踐自家的身體。(黛微笑介)(咳嗽介白)雪雁。籠上火盆。我身上有些寒冷。(雪)是。(黛)紫鵑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人。雖然是老太太派你來伏伺我。這幾年我拿你總當作我的親妹妹看待。(咳介喘介紫鵑一手替黛摩胸。一手拭淚介。白)姑娘。何必說這樣的傷心話。叫紫鵑的心都粉碎了。(哭介雪拿火盆上)(黛)紫鵑妹妹。我躺着不受用。你扶我起來坐坐。(紫)姑娘還是躺着養養罷。(黛)我渾身疼痛。躺着狠難受啊。(紫扶黛玉坐介雪雁疊被與黛背後介。紫鵑扶住黛介。黛低頭呼痛介。黛白)雪雁。你把火盆拿上前來。(紫)姑娘。只怕當不住那火氣。還是多加件衣。(黛恨介白)。你拿上前來。(雪拿火盆上前介。黛)再上來些。(雪移火盆近黛玉介。黛閉目介。少頃白)。我的詩本子。(雪雁找出詩稿與黛介。黛點頭介。眼望小箱子介。雪雁呆介。黛咳嗽介。吐血介。雪雁倒水與黛漱口介。紫鵑用手帕拭黛玉口介。黛拿紫鵑手帕。指箱子介。紫)姑娘躺着罷。(黛玉搖頭介。紫)雪雁妹妹。你把那箱子打開。想是姑娘要用手帕。(雪開箱取白手帕出交與黛。黛丟過一邊介。白)有字的。(雪雁尋出題詩舊帕介。紫)姑娘歇歇罷。何苦又勞神。等好了再瞧罷。(黛接取手帕介。看介。咳介。雪雁倒水。黛飲介。雪雁虛下。黛又看手帕介。)黛玉呀黛玉。你好不糊塗也。想當初俺一片癡心。為他憔悴。又誰知薄倖的人兒。口是心非。到今日拋撇下我。成就他的金玉良緣。咳但願他二人。百年偕老就好。(撕帕介。撕不動恨介。紫)姑娘何苦自己又要生氣。(黛點頭介。咳嗽介。吐血介。紫鵑扶介。黛將手帕擲入火盆介。紫)姑娘這是怎麼說呢。(黛坐起喘息介白)掌燈上來。(紫)雪雁妹妹。點上燈來。(雪點燈上。黛取詩稿繙介。紫)姑娘何必又費神思。(黛)我心裏覺得虛空。倒想吃點粥水。雪雁你去替我弄來。(雪下。黛繙詩稿介。白)一生心血。如此消磨盡了。好不慘傷人也。(唱)林黛玉檢詩稿中心悽愴。五年來。憑借你訴我衷腸。可憐我幼年間椿萱凋喪。走京師依外家。影隻形單。春寫愁。秋寫怨。纏綿悱惻。好一似蠶自縛。孱惜孱香。到今朝息懨懨難保早晚。倒不如斷情根都付消亡。(白)咳罷了罷了。(焚稿介。紫急介。呼介)。雪雁妹妹快來。(雪雁上。搶詩稿放地下亂撲介。黛往後仰壓住紫鵑介。紫鵑雪雁扶黛臥下介。紫背白)姑娘病情十分危急。不免請一位寡奶奶前來作

主。咳他們正忙着喜事。那裏有工夫來理這垂死之人。（哭介）哦。有了。我想大奶奶乃是寡居之人。他們結親。一定是要迴避。雪雁妹妹。你去請大奶奶過來。（雪雁）是。（下）（紫鵑撫問黛玉。黛玉不應。紫鵑掩泣介。）（探春上）別院沸笙歌。病中人奈何。奴家探春。聞說黛玉姊姊病危。急忙前來省視。（入門介。紫鵑驚起介。白）三姑娘。你看看林姑娘的樣兒。（痛哭介。探攜黛玉手介。白）林姐姐。林姐姐。（黛不應。探春哭介。）（李紈雪雁急上。）（李急入門介。）林妹妹怎麼樣了。（紫鵑咽不成聲介，指牀上介。李看黛介。與探春點頭介。各掩泣介。）林之孝家的。平兒同上。平）前堂奉了奶奶命。（林）要叫紫鵑扶、新人。（入門介）原來大奶奶在此。二奶奶剛才和老太太商量了。那邊要用紫鵑姑娘去使喚使喚呢。（紫拭淚介）林奶奶這裏的人。還沒有死呢。等他死了。我們自然都是要出去的。我們當奴才的人。自然是要聽主子的使換。只是我伺候林姑娘一輩子。現在林姑娘也只捱得一天半天的時候了。求你做個好事。讓我送了他的終。再去從新巴結別人罷。（紫唱）林姑娘。他待我。恩德不淺。主和婢。眼見得。永別人天。你你你看他。喘如絲。風刀將斷。這忍心。抱琵琶。便過別船。（大哭介。林之孝家的冷笑介白）紫鵑姑娘這些話。倒說得好。只是我怎麼去回二奶奶。（平兒白）不要緊。就要雪雁妹妹去罷。（平攜雪雁手介。）好妹妹你去一趟罷。（向李紈）這裏的事。都費大奶奶的心了。（攜雁下。林之孝家的同下。李紈撫紫鵑介。）好孩子。你別哭了。這是甚麼時候。你林姑娘的衣衾。還不替安頓。難道他一個女孩兒家。你還叫他赤身露體。精着來。光着去麼。（紫鵑大哭介。探哭介。李且哭且白。）好孩子。你把我的心都哭亂了。（黛白）噯呀。紫鵑妹妹在那裏。（紫拭淚介。）在。（黛）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服侍我幾年。我原指望咱們兩個總在一處。不想我。（喘介）妹妹我這裏並沒有親人。我的身子是乾淨的。你好歹求他們。送我回去。（黛抬頭看李紈探春介。點頭介。喘介。）噯呀苦呀。（唱）十七年。苦生涯。將我活。怕到今朝。風和雨。斷送名花。萬種憂。千種愁。一齊放下。本來我。清淨身。白玉無瑕。（叫頭）寶玉。寶玉。你……好。（死介下。紫鵑叫介）姑娘。姑娘。呵呀。（唱）一見姑娘喪了命。不由紫鵑痛傷心。叫一聲。姑娘。黃泉路。等姑娘呀。（碰頭介）（李探扯住介。）等待我。賤了髮。一路同行。（哭介。）呵呀。（同哭。）下幕（完）

孫菊仙哭靈牌

（塵因）

京耗傳來譚鑫培已大去矣南北周郎未有不聞之愴然者從此梨花零落菊部蕭條接譚之踵算有貴俊卿王又宸輩或爲嚎音所限或爲做工所拘僅能拾其唾餘而不克傳其神趣也誠哉曲傳天上不在人間余生也晚甯余能辨別皮簧時聆鬚生之唱工最優者祇汪大頭孫菊仙與譚鑫培三人他若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輩不過聽得長者之傳贊耳即以汪譚孫三者而言一時藝如鼎足後之學者恆以三派稱之平心而論三者之音調汪工於高譚工於韻孫工於闊各有所長各皆不克兼其所長而後進者罕超脫三子範圍之外也大頭蛻化已久叫天今又長眠魯殿靈光巍然獨存者祇菊老一人然白髮龜年亦是殘陽晚景矣今獲斯耗想其撫今追昔哀悼老友之情必過於常人爰是譜此一曲爲菊老寫盛慨菊老當與我表同情也塵因自誌

二家院引生上）(生引)粉墨登場七十載歷盡滄桑(詩)此生事業舞臺中鐵板銅琶氣似虹笑煞干侯誰勝我一聲高唱大江東（白）老夫孫菊仙自幼酷嗜音律中年遁跡梨園五十年來狂歌酣舞市人笑我妄癡我還笑市人做夢南北歌壇俺也曾獨樹一幟同時能與俺相頡頏者只有汪桂芬譚鑫培二人不幸桂芬蛻化今存俺與鑫培二人北斗南星皆入老境同說當時同輩的老友廣求生旦淨丑之中生死存亡大半星散後進諸子不多能傳衣鉢之眞日對歌音怎不興江河日下之歎也(唱西皮原板)歎梨園都好似夕陽晚景看此後亂流中砥柱誰撐王鳳卿唱幾句乾澀不潤劉鴻聲歌一段吞吐欠神時慧寶雙克亭能高難韻貫洪林貴俊卿有字無聲王又宸串花旦眞不安分呂月樵唱鬚生咬字不淸馬德成陳子田工夫欠穩瑞德寶楊瑞亭只能做武生看起來無完璧難哉後進論科班怎不嘆菊部凋零(丑上引)報大事不好了(生白)何事驚慌(丑白)譚大王已駕崩京國(生白)你在怎講(丑白)譚大王已駕崩京國(生白)哎呀不好了(暈倒介)(丑換介)(自)孫大老醒板來(生唱西皮倒板)聽說叫天喪了命(搖板)三分鼎足又少一人(哭頭)我哭一聲譚大王我叫一聲譚貝勒我的老盟兄呀想必是慈禧來聘請你忍心棄我獨自行(丑白)譚大王他已登仙界大老板也不必悲傷保重精神要緊(生白)你們那裏知道想我與他乃是結拜的弟兄技藝之交又親密加人一等我今正思念大頭心中十分懊惱誰知他也大去了如今只剩我一人對着那些零落的梨花怎不教我心痛喇管包人何在(丑白)有(生白)你快去到舊舞臺上招呼照應場面之人安設靈堂供奉汪譚兩大老板靈位準備白酒兩斗淸香兩束待我一祭新舊的故友喇(丑白)遵命(下)（

生白）曖。兄弟呀。（下）

（二丑上安設靈堂）（吹牌子）（二丑同白）有請孫大老板上祭。（生內唱西皮倒板）弔古懷今心如擣。（上場哭板）叫天兄大頭弟我的好兄弟呀。（原板）可歎我舊雨漸蕭條。回想當年結義好。三分鼎足各稱豪。今不幸二君先去了。丟下老夫你天上逍遙。濁酒一杯臨風弔。（反板）哭一聲叫天淚如潮。你曾得大王美徽號。滿清貝勒可自豪。雲遮月嗓音運用妙。你連唱帶打技藝超。高瓊林宴的鞋兒要得好。生平傑作賣黃驃。空城計三探成絕調。王佐斷臂最靈活。是跳毛。淒風苦雨奇冤報。眉飛色舞罵曹操。武家坡上善謔笑。珠簾寨前舞大刀。羣英會魯肅做工巧。大戰太平腔調高。定軍山文武是全套。蚶蜡廟拿手者褚彪。武生戲能演連環套。翠屏山石秀耍單刀。哭靈牌反諷人難效。節義廉明做法高。你崑腔京調兼漢調。白虎堂。洪羊洞。托兆碰碑。捉曹放曹。黑水國。那都算得你絕世的孤標。南陽關善扮伍雲召。五老聚會金眼鵰。念做雙全把宗卷盜。無底洞裏八戒降妖。討魚稅唱做皆入妙。淸風亭上冷雨蕭蕭。你拿手的好戲我數不了。從此古調入九霄。北望燕塵我高聲叫。我的老盟兄呀。白雲深處弔故交。（丑白）孫大老板。不必過於悲傷。如今歌舞前途。十分冷淡。大老板還要珍重精神。鼓勵後進纔是。（生白）曖。（唱搖板）我非是哭他乃自悼。歲寒松柏也將凋。哭罷了叫天我把大頭叫。我的老盟弟呀。（反板）撫今追昔痛失鳳毛。你不幸短命死得早。十數年來我視夢爲勞。你生來性情特孤傲。看破了榮華把木魚敲。高山流水知音少。一領袈裟你瀛海逍遙。我愛你腦後音用得好。行腔咬字愛拔高。氣運中和宏而峭。一聲鶴唳鳴九皋。取成都你飾劉璋稱絕調。子胥投吳真演到。吹簫。殊痧志勸人行善道。舉鼎觀畫訓辭蛟。漁陽三撾罵曹操。中牟縣裏捉放曹。四郎探母把令盜。康茂才擋亮江東橋。取帥印你拿手是秦叔寶。羣英會的魯肅可稱豪。二進寒宮把國保。帶劍投唐戀舊交。御碑亭偷妻你糊塗得好。大回荊州你的豔福高。五家坡戲妻把坡跑。定軍山也能舞大刀。臨潼關前大門寶。樊城長亭別故交。還能演雪盃圓莫成把僕弔。奪取南郡。你的氣宇高。龍眉鳳眼能扮關壯繆。華容道。戰長沙。一音一字你都可自豪。唱老旦最好是張義得寶。目蓮救母太君辭朝。行路哭靈代托兆。斷后望兒徐母罵曹。這都是你一人誇獨到。傷往事只哭得我舌敝焦唇。寶指望百年春不老。又誰知你二人棄世先逃。撇下我一人彈獨調。我的老盟弟呀。引商刻羽賦大招。（丑白）孫大老板。可以休息休息罷。死者已死。再哭也哭不返魂了。（生白）生別。依依。死

別惻惻想我三人乃五音六律之交數十年來心心相印如今只剩老夫一人教我怎不傷感從此以後我只好抛却鼓板笑傲烟霞再也不忍彈舊調了正是鐵板銅琶懷故友高山流水弔斯人噯老了（下）

（完）

復辟紀念　割辮代首

（馬二先生）

（說明）某報載張勳遣劉文揆向女優劉喜奎求婚喜奎要以去辮而張不允乃割從者之辮以代此眞復辟夢中之絕好劇料因附會其說而編此戲

戲中之要角自然是張勳與劉喜奎至於劉文揆不過是一個重要配角所謂硬裏子是也

張勳紅頂花翎蟒箭衣黃馬褂是一個架子花臉劉喜奎時裝花衫

劉文揆則祇好屈爲小丑（或曰宜用小生然其身分殊不配也）

（丑扮劉文揆上白）哽哼復辟（數板）大清居然又復辟忠勇親王手擎天全仗聖人來輔弼那管四方起義軍都中權且稱皇帝區區兩淮鹽運使也從龍來附驥來附驥（坐白）定武軍中呼司長相府門內列東牀官居兩淮鹽運使人稱雅號劉姑娘下官劉文揆自幼生來性格溫柔投効定武軍中多蒙大帥見愛保授兩淮鹽運之職這且不在話下祇因日前大帥來京實行復辟晉爵忠勇親王對下官說道他生平有三件大願一要帶辮終身二要恢復滿室三要得娶北京女優劉喜奎爲妾前兩件俱已辦到只是這第三件要交在你的身上那時下官在王爺駕前誇下海口說包管成功聞聽人言那劉喜奎避居六國飯店也曾命劉升前去打探還未見回報正是男兒要學拍馬屁下官專管扯皮條（小丑扮劉升上白）忙將打探事報與大人知參見大人（劉白）劉升回來了命你打探之事如何（升白）啊哈哈大人哪小的奉了大人之命前去打探那劉喜奎的下落出得門去直奔六國飯店誰知到了門首只見一個黑臉虬髯大漢小的方欲開言他就是這唰（冲頭）唰拉拉一掌將小的打了回來看此情形那劉喜奎是不肯見客的了（劉白）你待怎講（升白）他是不肯見客的了（劉白）哎呀這這這便如何是好（升白）大人不必着急小的倒有一計在此（劉白）快些講來（升白）

大人用一個同宗帖兒前去拜訪那劉喜奎。他感大人的禮貌。便不能不見了。（劉白）好却好。祇是這帖兒如何寫法。（升白）祇寫同宗小弟。（劉白）呸。那劉喜奎乃是一個唱戲的婊子。我若與他聯宗稱弟。豈不成了一個這個了。（裝忘八介）如何使得。（升白）大人休要如此。那劉喜奎指日就要做王爺的妃子。大人若認他作個姐姐。豈不便是王爺小舅子了嗎。（劉白）這奴才的話雖不大中聽。却也有理。就此帶馬前往。（升白）是。（劉唱西皮搖板）劉喜奎他那裏裝腔不見。倒叫我同宗弟左右為難。無奈何親身去六國飯店。這皮條拉成功在此一番。（同下）

（旦扮劉喜奎內白）苦呀。（唱西皮倒板）人生不幸女兒身。（上唱搖板）好比那萍和梗一樣飄零。恨張賊他無端入都尋釁。倡復辟害國家垂涎奴身。可歎我卸舞衫潛蹤息影。怨紅顏多薄命難擺兒鋒。（坐白）奴家劉喜奎。在這北京城中。賣藝為伶。博得金錢。奉養老母。倒也逍遙自在。不想新近來了一個什麼張大帥。他羨慕奴家的豔名。要強娶作妾。我想那張勳初愛小毛子。繼寵王克琴。以致小毛子活活氣死。似這等淫凶負義。豈忍相從。因此避居六國飯店。聞聽那賊。逆餤方張。正不知何日天下方能太平也。（唱西皮慢板）劉喜奎坐店房獨自思忖想起了終身事好不傷心。我也曾顛倒過王孫公子。論姿容眞個是一顧傾城。早嫁得金龜壻亦繩繫定。那怕他今日裏逆賊張勳。到如今滿城中愁雲遍佈。更何人願化身護花金鈴。（劉內白）馬來。（劉升劉文揆同上唱快板）為拉皮條一片心。打馬來訪同宗人。劉升帶路向前進。已到六國飯店門。（白）劉升。向前通問。（升白）吠。裏面有人麼。與我滾一個出來。（雜扮印度看門人上作毆介）（升白）救命救命。（侍者上叱印人介）還不下去。（印人下）（劉叱升介）不會說話。站開了。（升下）（劉白）煩勞通稟。就說兩淮鹽運使劉文揆。拜訪劉喜奎姑娘。（侍者白）候着。（劉白）是。（侍者白）啓稟姑娘。兩淮鹽運使劉文揆求見。有名帖在此。（旦白）呈上來。（侍者白）是。（旦看介）喚他進來。（侍者白）姑娘喚你。須要小心。（劉白）是。劉文揆參見姑娘。（叩首請安介）（旦白）罷了。我且問你。你不伺候張勳。前來做甚。（劉白）特來與姑娘賀喜。（旦白）想我避難此地。有何可喜。（劉白）王爺平日對於姑娘十分羨慕。特遣文揆前來作媒。姑娘指日便作王妃。豈不是一喜。（旦白）那個是王爺。（劉白）便是那張大帥。如今晉位王爵了。（旦白）敢是那張勳。（劉白）正是。忠勇親王。（旦白）住了。（唱搖板）聽一言不由我心頭火迸。罵一聲劉文揆無恥小人。賊張勳亂國紀神人共憤。據都城倡復辟簽

底游魂。你若願任殘生。速離此境。再曉舌。我叫你臉面難存。狗仗人勢。你還不扶滾。(劉唱)尊姑娘。暫息怒。奉稟下情。(白)姑娘罵得痛快。說得有理。文揆豈敢分辯。祇是目今北京全境。俱在王爺掌握之內。許多將軍統領。尚且不敢公然反對。姑娘一人。竟毅然相拒。只怕事到其間。由不得姑娘作主了罷。(旦白)呀。(唱搖板)這纔是覆巢之下無完卵。舉世皆濁難獨清。低下頭來自思忖。(白)有了。(唱)權將一計哄他人。(白)依你之見。怎樣方好。(劉白)求姑娘還是應允的好。(旦白)劉文揆。(劉白)姑娘。(旦白)我本待不允。又恐帶累於你。為難。也罷。我允是允了。祇是張勳也要依我三個條件。(劉白)多謝姑娘開恩。但不知那三個條件。(旦白)第一件須要明媒正娶。(劉白)這個自然。(旦白)第二件要他當面將辮子割下。(劉白)這個須待王爺同意。(旦白)第三條俟天下太平。方可成婚。(劉白)這個文揆不敢作主。(旦白)你去速報張勳。他依了三個條件。還則罷了。若有一件不依。我是誓死也不肯嫁他的。(劉白)遵命。(唱)辭別姑娘出店門。看來這事兒總難成。(下)(旦白)正是。張勳哪張勳。我叫你聞香不到口。哈蟆想天鵝。(下)

(淨扮張勳內唱西皮倒板)手扶宣統想喜奎。(四衛卒引張上唱快)龍旗大辮逞雄威。自從徐州會議會。咱老子主張復辟有個同志聖人康有為。聯絡督軍散國會。藉口調停好機會。一夜成功復帝位。可恨那各省督軍臨時變卦大起義軍來討。賊兵敗身亡我不悔。只恨未得劉喜奎。將身坐在後堂內。且等幼文把話回。(白)咱老子張勳。隻手回天。居然復辟。可恨芝泉老兒。號召各路義軍。前來作對。咱老子數日以來。心驚肉跳。也不知有何吉兆。有意娶第一女優劉喜奎為妾。權且壓驚。叵奈那妮子他躲避不見。也曾命我乾兒劉文揆。前去打探。還未見回報來。(卒應介)(張白)伺候了。(劉上白)走哇。生平作走狗。慣技是吹牛。參見父王。(張白)罷了。那劉喜奎可曾找到。(劉白)現在六國飯店。(張白)為何不一同前來見我。(劉白)父王休要小看那妮子。他心高氣傲。執意不肯前來。(張白)哩。難道說咱老子的威名。他還不知道麼。(劉白)孩兒也曾連哄帶嚇。說了半日。他纔答應了。(張白)嘻。(劉白)但是他還有要求三個條件。(張白)漫說三件。就是三十件。咱老子焉有辦不到之理。(劉白)第一件要明媒正娶。(張白)這個自然。(劉白)第二件要父王割去辮兒。(張白)啊。這個如何使得。也罷。來呀。(卒白)有。(張白)咱老子要你首級一用。(卒白)王爺開恩。(叩頭介)(張白)也罷。死罪既免。速將辮子割下。保全你的狗頭。(卒割辮介)(張白)文揆將這辮兒送給喜奎去看。就說咱老子為他犧牲了這半世英名。(劉白)父王且

慢。他曾說過要父王當面割下方纔算數。(張白)呵呵。他倒預防我叫人槍替。你且說這第三件。(劉白)天下太平。方可成婚。(張白)呸。這乃是他娘的一個緩兵之策來呀。(卒應介)傳令攻打六國飯店。(劉白)且慢。父王攻打六國飯店。所爲何事。(張白)搶奪劉喜奎。(劉白)豈非師出無名。(張白)難道罷了不成。(劉白)先退段祺瑞。後搶劉喜奎。(張白)吾兒言之有理。就此傳令出兵。(衆卒應介)(吹打同下)(完)

楊貴妃舞盤

小生上丑隨

奉時春　山靜風微晝漏長映殿角火雲千丈紫氣東來瑤池西望翩翩青鳥庭前降(白)朕同妃子避暑驪山今當六月朔日乃是妃子誕辰特設宴在長生殿中與他稱慶並奏霓裳新曲高力士(丑)有(小生)傳旨後宮宣娘娘上殿

(丑)領旨後宮宣娘娘上殿(內)領旨(旦上)　唐多令　日影耀椒房花枝弄綺

密細吹 旦臣妾楊玉環見駕願吾皇萬歲萬萬歲 小生 妃子平身 旦萬萬歲 吹住 小生

紫雲深處發光明 旦紫露靈桃倚日榮 老占 歲歲花前人不老 丑合 長生殿裏慶長生

小生 妃子今日初度寡人特設長生之宴同為竟日之歡 旦薄命生辰荷蒙天寵願為

陛下進千秋之觴 小生 與妃子同之看酒 丑 酒到 旦萬歲 吹住 丑 上宴 小生 旦 合唱

八仙會蓬萊 風薰日朗看一葉階蓂搖動炎光華庭初啟南

山遙映霞觴眾合歡桃生千歲花並蒂蓮開十丈宜歡賞恰好殿

號長生境齊逢閏內監捧表上手捧金花紅榜子齊來寶殿祝千秋啟萬歲爺娘娘國舅楊丞相仝韓虢秦三位夫人獻上壽禮賀箋在外朝賀小生生受他們丞相免行禮回朝辦事三國夫人候朕仝娘娘回宮筵宴監領旨淨捧荔枝上正進瑤圃千秋宴進到炎州十八娘啟萬歲爺涪州海南貢進鮮荔枝在此小生取上來丑領旨小生妃子朕因你愛食此果特勅地方飛馳進貢今日壽宴初開佳果適至當為妃子再進一觴旦萬歲小生宮娥們進酒老占領旨仝唱

傾盃序 盈筐佳果香幸

黃封遠勅來川廣愛他濃染紅綃薄裏晶丸入手清芬沁齒甘涼

接 吶 便火棗交梨應讓只合來萬歲臺前千秋筵上伴瑤池阿母

進瓊漿 小生 高力士 丑 有 小生 傳旨李龜年押梨園子弟上殿承應 丑 領旨萬歲爺

有旨傳李龜年押梨園子弟上殿承應 生 引外淨付丑仝上 領旨 外 紅牙待拍箏排柱

淨 催着紅羅上舞筵 付 換戴柘枝新帽子 丑 隨班行到御階前 生眾 樂工李龜年押領

梨園子弟叩見萬歲爺娘娘千歲 小生 李龜年 生 應 小生 霓裳散序昨已奏過羽衣第

二疊可曾演熟 生 演熟了 小生 你用心去奏 生 領旨 下 旦 妾製有翠盤一面請試舞其上以博天顏一笑 小生 妃子妙舞寡人從未得見永新念奴 老占 應 小生 可宣同鄭觀音謝阿蠻伏侍娘娘上翠盤來者 老占 領旨 旦 整頓衣裝重結束一身飛上翠盤中 下

小生 高力士 丑 有 小生 傳旨李龜年領梨園子弟按譜奏樂朕親以羯鼓節之 丑 領旨萬歲爺有旨令李龜年領梨園子弟按譜奏樂 內 衆 領旨 細吹住老占襍全唱 旦 更衣上

畫眉序 羅綺合花光一朶紅雲自空漾 皂羅袍 看霓旌

四繞亂落天香 醉太平 安詳徐開扇影露明妝 白練序

渾一似天仙月中飛降 合頭 輕颺彩袖張向翡翠盤中顯技

長 恁時明近 飄然來又往宛迎風菡萏 雙赤子 翩翩叶

上舉袂向空如欲去乍迴身側度無方 接吹打大鼓 畫眉序 盤

旋跌蕩花枝招颺柳枝揚風影高騫鸞影翔 拗芝麻 體態嬌

娃狀天風吹起衆樂繽紛響 小桃紅 冰絃玉柱聲嘹嚦鸞笙

象管音飄蕩（小生擊鼓介）花約欄　恰合著羯鼓低昂按新腔度新腔　怕春歸　裊金裙齊作留仙想（小生住鼓介）右輪台　舞佳歛霓裳重低額山呼萬歲拜君王（小生）妙哉舞也逸態橫生濃姿百出宛若翾風迴雪恍如飛燕游龍真獨擅千秋矣（旦）邯鄲學步自愧不及驚鴻也（小生）哈哈霓裳既舞驚鴻豈復有光宮娥們（老旦應）（小生）看酒來待朕與妃子把杯（旦）萬歲（小生唱）

千秋歲　把金觴含笑微微向請一點點檀口輕嘗休得

賢殘酬謝你舞袪腰肢勞攘舞霓裳旦萬歲親頒玉醞恩波光惶慚

庸劣怎承當小生俺仔細看他模樣只這持杯處有萬種風流殢

人觴小生朕有兜央萬金錦十匹麗水紫磨金步搖一事聊作纏頭還有自佩瑞龍

腦八寶錦囊一枚解來助卿舞珮旦萬歲小生唱尾霓裳妙舞千秋賞合

助千秋祝未央旦徼倖殺親沐君恩透體香小生長生秘殿倚青蒼旦

玉醴還分獻壽觴小生宴罷更憐雙袖舞旦滿身新帶五雲香下

黛玉葬花

旦肩花鋤攜羽箒佩紗囊上

新水令 小工 甚韶華如許易飄零冷惺忪梨雲夢醒蘭風吹袂舉香履踏莎輕池水盈盈照見我病根苗愁形影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游絲軟繫飄春榭落絮輕沾撲繡簾我林黛玉自進芳園居停湘館三年翠鳳長繞粧台萬片綠雲半侵眉秀撫茲勝地愜我幽懷只是草號寄生花名獨活雖

則羅帷繡幕同稱掌上之珍無如瑤想瓊思恐作風中之絮六時悵悵百感茫茫咳朱

鳥窗前每彈別鶴青鸞鏡裡難展修蛾適當春序將闌落紅滿地悼他花劫觸緒增悲

痛愛護之無人難漂流於何底為此備下羽箒盡數掃來貯在紗囊埋之淨土庶不負

了東皇長養南國芳華你看揉香搓粉煞是可憐人也

綿搭絮　祇多少彩雲紅雨暗長亭一味價碎錦殘綃似墜樓人受逼凌夢衛無魂斷鍔婷煙消紫玉霧散瑤瑛艷質芳姿一例的苦蒂危根了此生且

行向沁芳園去　前腔　攜了這荊苕小小繞隄行休認做閒踏天門御仙風翠鳳翎這紗囊呵也算是瓊瑤姬雲母留形嘆珠襦玉匣一樣沈冥塵劫茫茫羨殺他不老仙春碧海瀛早聞紫鵑說寶哥哥到東府去了且繞過這怡紅院者　黑麻令　步過這鳬汀鶴汀收拾了那些殘英敗英呀小薔薇抓著香纓怕聽這綠陰中鶯聲燕聲只當做哀猿嘯聲啼鵑泣聲那里是綺榭芳庭只似那愁城夜城　怡喜

說甚殘紅紗囊將滿好築花塚了揮鋤作葬介

八寶妝 金梧桐首至四 消磨却三春綺陌天領受了半晌陽和境一霎風光做一霎淒涼景 四邊靜七至八 可憐他謫下蓬山移來繡嶺 五更轉四至五 本來是孤苗悴葉懨懨損禁他雨雨風風釀就了紅顏薄命 琥珀猫兒墜第四句 空留這護花幡拂護花鈴 三台令第三句 尚兀是送丁丁隔院聲 山坡羊六至七 雖則是一杯瘞壤臙脂冷較勝了落溷飄藩逐浪萍 絲欄衫第二句 這不是惺惺從古惜惺惺 駿甲馬四至末 要曉得我與

梧桐墜五更 梧桐樹前至六 春

鄉孤另影說不盡那羅綺叢中悽楚情

暉午乍亭芳樹陰初正一現優曇便是蛾眉的小影雖沒有白楊

數樹蕭疏映也須得寒食清明哭幾聲五更轉合至末我只待把蠶絲燭淚

都担領猛地酸辛搵淚介啼珠交迸葬花已畢不免以哀歌弔之吟介儂今葬

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前腔　謅幾

句淒淒腸斷聲唱一套黯黯傷心令碎韻零章也抵得半統殘碑

賸想起當日呵香車細碾雷塘徑　咳　這便是小玉鈎斜宮女塋只少點三更鬼火星星影一樣的瘞玉深深埋香瞑瞑時已過午不免回去罷

尾聲　迴避了盡牆陰苔蘚青拭褪了鮫綃紅冷則留下一點越梅酸閣住在小心窩終夜哽　下

漁家樂題詩

正旦上引

閒庭院自伶仃恍惚無言倚畫屏 白 昨宵幾陣發花風吹入孤幃夢已窮

欲知無限傷心事盡在銅壺刻漏中奴家馬氏小字瑶草年方二八未結婚期父親馬融現為御史母親亡過六年奴家隨任三載但父親在梁府門下百般附勢凡有官員不從梁府行事即行劾奏那梁冀即便矯旨非貶即誅想古來大奸大詐後來無不冰消瓦解萬一梁府勢敗爪牙豈能獨存為此日夜苦勸爹爹他只是不聽這兩日拿下許多官員今日同法司在刑部衙門勘問那有不加刑之理 吓 爹爹你如此行止日後

孩兒身首不知葬在何處且到文書房看昨日這些本章所奏何事倘有忠良諫諍枉法誅戮不免同爹爹處苦諫一番（吁）乳娘（內應）正　倘爹爹回時先來說一聲（內應）正　你看庭外呵（唱）

桂枝香

看輕桃佳杏我也無心觀景為爹行作事過彰不由人胸懷哽咽這是昨日發下來　本章不知何衙門所奏何事待我看來

尚書省杜喬一本為元惡倡亂事奉旨道杜喬侮弄幼主擅彈國老着殿前校尉拿下付廷尉監禁（呀）我想杜公三朝元老諸王師傅所言未必是謬怎就赴獄這又是梁冀

的矯旨陷害忠良好不恨也唱 歎山頹棟折歎山頹棟折怎攪亂朝廷法令須別奸忠邪正 待我再看來左拾遺臣李固一本爲觸亂朝綱事奉旨道李固聚謀結黨蠱惑君心著殿前校尉拿付廷尉司獄 咳想李公勛國輔主贊襄大典舉朝無不稱爲輔弼重臣今日亦在一網之中豈不痛惜我想這些忠臣義士徒掙口舌反遭蜂蠆之毒今日爹爹下法司去審這兩庄公案自然受梁府囑託杜李二公決無生路爹爹吓你做下這些殘虐之事猶如蠶兒一般自縛自纏 咳想我踏草少不得也

有此難咱家先題詩一首在壁上以記今日之言題介陪官何苦自尋苦楚從來可
害身不欲生時不欲死須知由命不由人唱我玩詩情可知萬事由天命莫
待臨時聲稱生付引當權自有山岳令鐵骨銅筋也受煎節義皆虛
罵白言付海潮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下官馬融蒙梁府提攜官居都御史威行言
路權壓百僚如今滿朝大臣無不在于梁府門下惟張陵杜喬李固等偏不怕死出言
無狀擅彈國老昨日先將杜喬李固拿下法司今早命下官勘問他二人欺君罔上侮

弄幼主等罪他二人不惟不肯自認反吐罵梁府不已連下官也傷觸在內好生可恨方才即去回覆太師他便冷笑一聲說你自回衙我自有處置這一句不知又做甚什麼事來正是且聽雷霆施號令未知笑裡可藏刀 差官上白 紫詔來密旨馬府去傳宣 衆梁府差官進 差奉千歲鈞旨有密札一封請御史施行 付 又有何事發下 拆看介 戲 知道了 差官請回我明日回覆便了 差 事情重大須要小心 付 這個自然 掩門 衆 唱 退堂鼓四記衆差下 付 了不得了不得今日回覆他便冷笑一聲這二人決無生路矣不

道有此密札逼勒他二人自裁就是風雷也不過如此迅速不免到文書房去寫下奉

旨一牌傳到廷尉司去便了吓壁上寫着什麼待我看來居官何苦自昏昏祿位從來

可害身我欲生時我欲死須知由命不由人好笑我女兒自幼頗知文墨年已二八未

有佳偶只因他母親亡後隨我宦遊如今見我在梁府門下行事每每苦勸我想如今

做清官輕則降謫重則誅戮為人何苦將性命來換個名兒他是閨中女子那里曉得

諂媚二字皆是為官的捷徑我且寫牌到廷尉司去再作道理正旦上要知心腹事但

聽口中言爹爹萬福 付 罷了 正 爹爹在此做什麽 付 抄寫各宮奏啟 正 為何見了孩兒就藏過了 付 你是女兒家看不得的 正 莫非又順梁府行事 付 咳你今日也說梁府明日也說梁府為父的若不順從梁府怎做得獬豸魚頭你女兒家只管閨中之事別樣不要你管 正 爹爹我想自古及今多少趨炎附勢的多不能善終于後爹爹及早回頭猶恐居鯨之腹履虎之尾恐禍到臨頭悔之晚矣 付 你是女兒家怎知為官的權變如今勢有所迫事有可恨若不順從行事你我富貴何來反把言語來觸忤我是何道理

正 非是孩兒敢來傷觸爹爹太凡人生由命莫要强求但愿爹爹保身為重 付 你壁上道由命不由人如今的事爹是由人不由命你那里知道 正 何為由人不由命 付 你聽我道 唱

前腔 操持權柄須是人謀捷徑 正介 這是違天邀福能保後來無事麽 說甚麼富貴違天落得个眼前歡慶 正 接 我思宗念祖我思宗念祖只怕馨香不應家聲不幸 付 住了你只管說由命你身上穿的綾羅頭上戴的珠翠是那里來的你爹爹謀了一个好官才有今日可不是由人不由

命 正 嗳那个要穿什麽綾羅插什麽珠翠吓 唱 我自甘貧閒庭空有花枝艶
只怕風狂雨又傾 呵呀娘吓 正哭下付 這賤人我做爹爹的抬舉了你反在此
作怪我如今偏要把由人不由命丑个字做與你看書童那里丑上來哉方才吃了飯
又聽叫書童老爺有啥吩咐 付 你可曉得這里左近可有窮秀才丑 个是要到點心店
浪去尋个付 怎麽要到店上去尋 丑 个星窮秀才常拉店裡吃餛飩 付 啞只要最窮又
無妻室的更好 丑 讓我想想看 吓 亦要噤得家主婆亦要來得窮 付 快想來 丑 吓吓吓

有一个拉篤亦嘸家主婆 付 在那里姓甚名誰 丑 他姓簡名人同住篤灰堆橋堍下个个
窮也嘸得再窮个哉 付 怎樣窮法 丑 他家茅草為屋猪圈為房風爐是俚个行灶蘆席
是俚个困場身上著一件另另碎碎个海青千補百衲露出子肩架灘開子胸膛一頂
破方巾遮子額角露出子腦鬖子一雙鞋子踏倒子根也嘸面襟常到鄉鄰人家去借
長借短人家見子俚關門下閂三日嘸飯四日嘸粥餓得螞蟻瘡瘦即日要見閻王哉
付 好這才是真窮 丑 老爺那 為假窮 付 有田產為活這便是假窮了 丑 俚拿百家姓

神童書賣脫子吃拉肚里个哉有啥田產付我正要尋這樣一个人丑阿是施口棺材

俚困困付不是我把小姐配與他丑我去哉付那里去丑我去吃飯哉付狗才我與你

講話怎說去了丑老爺勿是說話直脚拉　放屁付啞你那曉得我的心事丑吓老爺

有心事拿小姐出氣付小姐終日與我抄鬧丑阿是想家主公了付他道我順從梁府

官居不久竟到文房中題詩在壁上丑寫个啥付念前詩丑寫得勿差付我道如今的

事情凡事由人假如我老爺掌了這个生殺之權要他死就死要他生就生可不是由

人丑老爺說得也勿差付可是不差如今小姐受享富貴可不是由人他口口聲聲說是由命我如今尋一个窮秀才嫁與他待他去吃沒得吃穿沒得穿可不是由人因此我老爺偏要辯别一个由人丑倘小姐勿肯沒那付這就是不由命了快到簡家去說一聲明日送小姐來成親丑老爺既然由人不由命何勿嫁子我書童付匹胡說丑老爺个个事體勿是兒戲个我若去說子勿能悔个篤付難道我老爺肯將小姐作要不成快去正是富貴與荒涼皆由我主張丑老爺由人不由命阿要再商量付沒有商量

快去丑我想老爺改子衙門哉付改了什麼衙門丑改子春官哉付什麼講究丑懷懷

春官圖哉付胡說快去丑應下白獨想升官連親生杜細也弗顧憐个哉話巴話巴

大鼓書



劉寶全之活捉三郎

天堂地獄兩般虛要講人的行爲是非曲直凡事都離不開因果二字就讓他說書唱戲講今比古也無非是懲戒人心分別善惡可莫要你老信以爲實。早年間在梨園中排出一支戲。平板二黃。後一段是西皮。戲名兒叫烏龍院。是梁山的故事。內裏頭情由甚出奇。有一人姓宋名江。別號叫及時雨。他在那山東鄆城縣的科房。代理民詞。結交一個情人閻氏女。羞花閉月。落雁沉魚。他們二人長來長往。別提多麼親密。這佳人喜新厭故。不守規矩。閻媳姣水性楊花。有了外遇。相識了三郎文遠。是宋江的徒弟。因此上街談巷議。人言嘖嘖。此事却被那宋江知。這一日宋三爺偶然到烏龍院去。因抬槓纔怒惱。匆忙把文書失。婆媳下床忙檢起。故意的借書挾制把宋江逼。只嚇得三爺魂不附體。上樓去好言好語把事提。又誰知婆媳要害三爺一死。這纔惱怒了英雄動殺機。光閃閃把裁紙刀子忙舉起。惡很很照定了婆媳。只聽得撲吱吱連連的幾下。登時氣閉。好宋江他挺身到案去打官司。且不言宋三爺當了官如何的處治。再表那婆媳的陰魂把身離。恍忽忽玉碎珠沉。辭了陽世。蕩幽幽形跡蕭颯。見滿天星斗杜鵑啼。黑暗暗望前行。也辨不出多遠的地。渺茫茫見一座大廟在路西。閻婆媳一陣陰風的溜溜的刮進去。見殿上金壁輝煌甚威儀。近面的扁額有八個大字。上寫着仁聖大帝東嶽天齊。金鼎爐香氤氳起。玉盤羅列四神孟。小鬼猙獰令人可懼。冷森森手持刀槍鏈棒等不一。一個個怪眼圓睜面分青藍紫綠。有判官手掌人間生死簿不差半毫釐。閻媳姣他的陰魂跑在了流平地。口尊上帝我死的屈。驚動了案上的神觀仔細。見階下跪着一位女花枝。忙問道你

家住那裏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誰因何死的屈。這佳人才把那被殺的情由說了幾句。惱惱了案上的那位神祈。叫判官你查一查張三郎應當多早晚死。判官說他的陽壽就在今日今時。忙遣殿下當方的土地。你領他前去莫遲疑。土地領命朝前去。佳人的陰魂在後邊跟着移。來到了張三郎的門首。小佳人又把身立。有土地稟報了門神。這才放進了婆媳。且不言佳人的陰魂在院中避。再把那三郎文遠提一提。他白天在衙門中聽說是婆媳死。疼的他頓足搥胸短嘆長吁。想當初我二人在烏龍院朝雲暮雨在紅羅帳內鸞鳳交棲好難捨小模樣兒如花似玉好難捨身體嬌柔弱不勝衣好難捨小蠻腰兒楊柳細好難捨窄小金蓮二寸七實指望地久天長恩情到底又誰知水流花謝中道分離張三郎想想念念又氣又惜剎時間斗轉星移花陰滿地萬籟無聲三更鼓兒滴靜悄悄孤身寂寞蟲聲四壁光閃閃一輪明月照到屋裏一陣陣涼風吹人體一莊莊眼前怪事甚希奇撲簌簌頂上灰塵撲滿地叮噹噹茶鐘亂碰響聲急拍噠噠院中似有瓶兒至陰慘慘銀燈半暗令人疑嘩拉拉牆上字畫飄然起的溜溜桌凳無人自轉移悽切切朋朋似有悲聲泣咕碌碌盆花亂動分東西格打打牙關緊咬身難立道叫我神思潦亂汗淋漓心害怕毛髮立又一想既讀詩書知禮義怪力亂神子不語我本是堂堂的一個大丈夫難道說我怕鬼迷張三郎咳嗽了一聲伸伸氣又聽得燕語鶯聲似人悲啼他把那三郎叫了幾句你害得奴好不慘悽三郎說你是何物來至此莫非是魍魅魍魎敢把我來欺婆媳說你明知故問豈有此理忘了當初咱們兩人好夫妻奴是閻氏媳婦身為你死被宋江用刀殺害血染香軀因此上飄飄孤魂身無倚特意找你會佳期三郎說既是我師傅害的你為什麼找我不饒又不依婆媳說若非與你有私意因何我命死的屈埋怨三郎你無意撇的奴孤單單冷悽悽茶不想飯不思軟怯怯疲腰枝被你師傅查出了形跡刀對胸膛將我刺因此奴命死的屈（轉緊板）三郎說盡聽見說話為什麼瞧不見你婆媳一陣笑嬉嬉剎時間現形迹燈影後走出一位美貌女花枝黑鬢鬢烏雲巧挽盤龍髻端正正的黑髮一般齊顫巍巍耳鬢斜抽晚香至黃澄澄滿頭插戴真珠與首飾一灣灣兩道柳眉細水淋淋的杏花眼相稱懸膽鼻一點點櫻桃小口含碎玉鮮彩彩身穿一件藕色衣風飄飄百褶湘裙遮步舉小蠻蠻風頭弓鞋繡花枝真乃是萬種的儀態亭亭玉立張文遠不顧害怕又想起他的舊相思婆媳說你既瞧奴家不是妖異何不同我到陰司三郎擺手說我不去剎時間面無人色心發迷婆媳一見有了氣趕上前去餓虎撲食三郎抽身忙躲避婆媳越發趕得急他二人團

定八仙桌子來回擠張三郎咕咚一聲栽倒地婆媳解下裙帶硬望三郎頸子上記只聽得噢的一聲小命兒歸西剎時間兩個旋風颼然起最可歎家中還有年邁二老與嬌妻勸諸君不結子的鮮花休介意露水夫妻莫情癡福善禍淫君須記別叫那慾海情天四字把人迷

劉寶全之長板坡

古道荒山苦相爭黎民塗炭血飛紅燈照黃砂天地暗這塵迷星斗是鬼哭聲忠義名標千古重壯哉身死一毛輕在長板坡前滴血汗使壞了將軍那位趙子龍這位劉玄德他投奔江陵藏鋒養銳不提防在那當陽路上遇追兵戰重圍刀槍林內君臣們失散踏荒郊在喊殺聲裏世子飄零糜氏夫人懷揣着阿斗身隨夜色淚洒秋風被箭傷從半夜昏絕在荒草地只有那呼吸氣一絲兒未斷直到了天明夫人死去唉他重又甦醒嬝娜的身軀冷似冰猛聽得身傍秋蟲聲語喚方覺得腿上的箭瘡陣陣疼慢睜杏眼只見那流螢兒亂舞挺酥胸纔知道阿斗在懷中落葉兒推滿了渾身上冰涼的露水渺茫茫見那殘星兒未散月影兒斜明軟怯怯身軀亂戰夫人坐起見寒烟壓地衰草橫空塵埋翠袖香消冷血染弓鞋透襪紅伸手向懷中摸了摸公子呀怎麽着他紋絲兒不動閉口無聲這夫人驚慌變色低頭看原來是小阿斗他自己哭乏自己睡濃這夫人面對着嬌兒說你醒來罷見公子小手兒輕抒眼慢睜瞧着人把眉頭兒一縐嘴唇兒一咧小臉兒懷中亂拱撞酥胸夫人痛道心肝你醒我的兒你是要乳吃嗎小肚兒空嘆只嘆苦命的冤家挨上餓也不知你那甘氏親娘在何處飄零這夫人緊攬公子心懷慘切小阿斗像攤麵一聲也不哼霎時間輕烟薄霧天將曉樹梢山頂日已紅血水滿邊烏鴉亂叫在死人堆內斷箭折弓破帳房鑼鼓旌旗堆滿地有幾匹無鞍的戰馬亂跳嘶鳴這夫人眼望着沙場心肝痛碎看光景難保皇叔他的死共生大約甘氏夫人沒有他的命也不見糜竺糜芳和簡雍三弟張飛無有音信莫非說在那亂軍中戰死了常山將軍那位趙子龍倘若是他們君臣都喪曹賊手剩下了一婦人無有立錐之地撫養孤兒也只怕是不能這夫人他想到其間無非是一死瞧了瞧懷中的阿斗淚盈盈歎他父半世飄零唯此子一點骨血未成丁我今日要全節兒他必死到黃泉叫我怎對劉門中的祖宗夫

人正是爲難低頭落淚呀遙望見那些曹兵草地行事急難顧傷痕重咬緊銀牙手扶着墳頭站起了身見路旁一所民房被曹賊燒毀只剩下半堵土牆可以藏形抱孩兒一步一暈的扎掙着走歎夫人爲撫孤的誠意忍着疼來只在黃土牆邊井台上面見脚踪兒血染蓬蒿滿地紅傷痕作痛鑽心透骨喘吁吁氣短難接腹內空歎嬌聲汗流粉面秋波碧低玉頸釵墮黃金雲鬢鬆恍惚惚目中似有旌旗影亂紛紛耳內猶聞戰鼓鳴身危力盡逢了絕地忽聽得一聲喊原來在此處隱身形只見他寶劍神槍帶血腥玉鐙銀甲被土蒙放開兩眼乾坤展一點丹心天地明糜氏夫人身藏枯井畔猛回頭見趙雲的馬到了土牆東見夫人懷抱阿斗低頭坐眞乃是蓬頭垢面減去了花容趙子龍走近跟前丟槍拴馬撩袍跪倒把禮行連連叩首說主母受驚公子無恙這都是趙雲之罪下將無能糜氏夫人悲喜交加說皇叔在否趙雲說闖出重圍投奔了正東夫人說國家之幸乃天下之幸也又問誰同去子龍叩稟翼德相從這夫人點點頭兒說將軍少禮趙雲站起把身躬說請夫人屈尊貴體騎臣的馬千萬闖陣時把公子攬緊莫心驚夫人說將軍你步戰麼子龍說正是但憑臣一腔熱血半點愚忠這夫人一聲長歎雙垂淚說到今朝方信兒夫見識明可喜他一雙俊眼識人物趙將軍眞與兒夫膀臂同歡怯怯四肢無力夫人跪倒說此一拜非拜將軍拜上你的忠趙子龍大驚跪倒將頭碰這夫人聲音悽慘血淚飄淋悲切切手指着懷中眼瞧着虎將說可憐這朦懂無知小幼童他的父半世膝下無兩個我今日把千斤重担托付公他小命兒生死存亡全都在你望將軍半全忠義半積陰功感宏恩豈但皇叔一人而已我們劉門祖宗在黃泉下也感你的盛情趙子龍痛碎雄心唯頓首見夫人站起身形把繡襁鬆從懷中把阿斗取出托在掌上芙蓉面緊對着嬌兒心內疼說我的兒今朝母子緣分滿從此後也別想你那親娘也別認生我的兒若把你的天倫見你就說爲娘的全節赴義兩甘心向忠良說今日把阿斗交付與你大約將軍不必我細叮嚀但是那馬擁人冲刀槍無眼要留神顧公子的性命保護自己的身我的兒氣脈微薄筋骨嫩你那掩心甲不可勒緊也不可太鬆子龍說快請夫人速速上馬臣方好單槍獨步踏賊營夫人正色說將軍差矣我受傷且重怎麼能夠同行況且我不能乘騎將軍又用馬一杆槍難道在百萬軍中跑着去戰爭趙將軍你救一個阿斗勝似千百個糜氏我今朝生死存亡已說明你與我多多拜上皇叔的駕你叫他時時念念在蒼生三尺劍掃盡狼烟把國賊滅一隻手高托紅日把炎漢興趙將軍切記於心抱兒去罷好趙雲不好接公子苦勸主母一同行這

夫人將哭啼的嬰兒很心放下轉香軀身投枯井魂斷幽冥賢烈夫人既然取義歸天去葬蛾眉瀟瀟的流水冷冷的清風良玉精金言行並美靑天白日忠義雙明趙子龍用槍推倒土牆把井口蓋上到後來闖重圍救阿斗與劉備相逢。

劉寶全之南陽關

隋煬帝無道亂朝綱弑父奪權理不當鴆兄圖嫂倫理喪斯娘姦妹敗壞綱常朝出奸黨宇文化吉與楊素專行殺伐黎民遭殃那許多老忠良全都辭了王的駕他們一個個退歸林下僻地去隱藏這昏王恐怕壓不住了黎民怨他纔選了來僕射的老先生名字就叫伍建章他命老先生把草詔頒行天下那位老先生在金殿龍樓罵昏王煬帝一怒將他綁綁在了雲陽市口被刀傷老先生一死民皆怨還連累那滿門家小盡皆亡逃走伍保小家將南陽關送信一路苦奔忙不言伍保在路途上再被朝中說端詳宇文化吉上金殿尊聲吾主有道王啓奏不爲別的事有一件大事不敢慢藏伍建章他有個虎狠兒名字叫伍雲召老王爺欽封鎮守在南陽論文才滿腹經綸胸藏學問論武藝神出鬼入令人難防上了陣全憑跨下馬還有那鬼慘神愁一桿鎗在南陽若知曉他的父母把命喪必定要帶領人馬叛反朝堂到了那時節將至濠邊兵臨城下少不得損兵折將耗費爺的錢糧趁此不除終須是後患依臣奏趁着萌芽未出土給他個一掃光昏王准了讒臣本立時差派勇忠良韓擒虎挂了招討元帥印麻叔謀正印先鋒將勇兵強宇文成都押糧運草浩浩蕩蕩旌旗招展殺奔南陽却不言大軍路途上再表南陽說端詳伍雲召帥府亭前閒悶倦一心打圍到太行在太行山結交一位好漢雄闊海這個人力大無窮二虎降他父從前作過總管皆因爲奸臣當道告老還鄉家運不濟遭天火二老雙親火內亡無奈的英雄落草爲了寇殺贓官除逆叛剪惡安良一路上並不刼客旅與經商雲召愛他是好漢二人結拜在山崗賢弟在高山暫把兄等等候愚兄回轉南陽急忙修本奏明聖上保你爲官把兄幫辭別了好漢雄闊海伍雲召帶領人馬轉回南陽進城連響三聲砲衆將迎接站立在兩傍帥府庭前下了馬有從人接過了馬絲韁邁動虎步朝後走賈氏夫人迎接到了二堂夫妻對坐閑談論提起了打圍在太行太行山結拜位好友雄闊海稱得起是擎天白玉柱駕海紫金樑賈氏聞聽心歡暢吩咐從人擺酒漿酒過三巡菜過五上房之內秉燈光吩咐僕

女早散去元帥勞乏要安康懷抱着伍登兒父子就在床榻睡眞乃是人得喜事樂非常一更三點床榻躺鼓打二更夢黃粱夢見來在大堂上並不見大小三軍來站堂耳聽得一陣狂風響亮見一人黑咕嚨咚走上堂未曾開言淚如雨降雲召吾兒聽端詳休把吾當作妖魔從天降吾是兒的父伍建章老主爺遭不幸龍歸海葬次子楊廣亂綱常他命爲父把草詔須往爲父的在金殿龍樓罵昏王昏王一怒把我綁綁在了雲陽市口被刀傷爲父一死還在情理上決不該連累上滿門家眷盡皆亡逃走伍保一家將南陽關送信苦奔忙韓擒虎挂了招討元帥印麻叔謀正印先鋒將勇兵强宇文成都無敵大將他若是到此少不得立戰場吾兒若聽爲父講棄走南陽奔他鄉吾兒若不聽爲父勸怕得是絕了伍門後代香雲召夢中要答話見一位年邁媽媽走上堂連叫吾兒伍雲召吾是兒的養身娘快給爲娘把仇報不枉爲娘養兒你一場廊簷下站定許多無頭鬼報仇二字亂嚷嚷雲召心中似刀絞醒來時萬籟無聲一片寂寞伍雲召在南陽得了一場凶惡夢宇文成都來到此少不得擺下戰場

白雲鵬之鳳媒

孟春歲轉豔陽天甘雨和風大有年銀旛綵勝迎人日火樹星橋慶上元芳園草木廻春色賞花燈人月慶雙圓冷清清的梅花只在孤山內不像那野草閒花好比妍薄命的紅顏林黛玉他本是絳珠仙子下臨凡坐在那靈河岸上無人管多虧了神瑛侍者用心專每日把甘露瓊漿親灌溉纔能彀修煉成形做女仙只因爲侍者深恩未曾答報兒心中耿耿難忘這段緣恰遇着神瑛侍者該出世托生在賈府作了兒男絳珠仙女塵心動早來到警幻仙宮法座前說我受了侍者洪恩天樣重願托生美女去塡還還要叫我常流不斷的痴心淚補報他甘露滋培這幾萬年托生林府做了小姐與寶玉姻親骨肉連自小兒椿萱早喪無依靠寄居在母舅家中到也相安賈母心痛外孫女愛惜如珠在掌上端叫他與表兄寶玉同居住他兩個寸步不離在一處頑後又來了薛氏寶釵諸姊妹再添上史湘雲與那岫烟連本家迎春姊妹人三個又有那李紋李綺隨着李紈自從那寶玉搬去花園住衆人各佔了一所好庭軒蒼天有意憐才女把一羣國色天香都聚在大觀園與起了海棠詩社輪流會美景良辰樂事全這寶玉女孩兒隊裏偏和氣就是在釵女叢中也香甜他雖與

衆人情意好和黛玉相敬相親更相憐但只是天生癡情終難改一會兒多病一會兒難纏那黛玉性又孤高面又冷心又多疑話又尖背地裏不知流了多少淚漸漸的形容瘦損病懨懨這寶玉只爲失了通靈玉自言自語好像是瘋癲賈母又把他搬到上房去要爲他冲喜除灾把姻事完想黛玉雖然有才又有貌只怕他福分輕微身子單不及寶釵行事好向姨媽當面求親禮數全還定了良辰大吉日佳期不遠就在眼前花氏襲人是寶玉的妾心坎兒明白見解兒寬見寶玉定下了這親事老大的就驚心裏爲難沒奈何才向王氏夫人稟求太太恕我狂愚才敢進言太太看寶玉到底與誰好薛姑娘林姑娘誰合他有緣夫人笑說我那裏知道襲人說事到如今也不敢瞞他與林姑娘不是尋常好他兩個同心合意這幾年口裏不說心裏都有是自己定就的姻緣並蔕蓮我是他貼身服侍的家生女有甚麼猜不透的巧機關那寶玉事不隨心添了病天大的干係叫其怎麼就王夫人當下沒主意回明了賈母更心煩忙請了當家鳳姐來商議到底是巧變靈機不費難定下了一條換斗移星計趁寶玉病體癡迷正好瞞此時只說是娶林黛玉到臨時蓋頭遮住美紅顏照常拜堂與合巹還要借林妹妹的丫頭小紫鵑教他把新人纔扶定二爺認得是他屋裏的大丫環只要一時將他哄過扶入羅帳兩團圓從不見銷金帳裏變了卦鴛鴦枕上又起波瀾況薛妹不在林妹下他兩個向來情意也纏綿他再要往死裏追求這件事只說是老爺定下姻親誰敢阻攔看來只有這條計兒穩管教他好事完成不能翻賈母點頭說是狠好鳳丫頭詭計可瞞天就依他方法兒辦了去罷但只是不可洩漏這機關快吩咐各房侍女丫環輩叫他們薛字休提要謹言安排去把公子哄主僕們設計就把他瞞

白雲鵬之哭玉

季秋霜重雁聲哀菊綻東籬稱雅懷滿城風雨重陽近一種幽香小圃栽不是淵明偏愛此都只爲此花開後少花開到梗來枝了疎影橫牆上恍疑是環珮魂從月下來瀟湘館病倒了林黛玉門兒寂靜掩蒼苔賈母在那邊料理迎親事各樣張羅忙不開這一日聞聽黛玉病到垂危候老人家放心不下來瞧他的外孫女孩只見他氣息懨懨身不動說你一病因何這等衰這黛玉右眼微睜定了一定勉强支持略把頭抬低聲說老太太你可白痛了我我死後千萬休將我掛懷兩句話未完氣又咽住心兒中萬語千言總說不上來賈母

說兒呀你好好的養着罷想人生那個沒有那病和災老人家痛急傷心忍不住撲簌簌淚滾珍珠落滿腮叫衆人好勸歹勸纔回房吩
咐把後事快安排姊妹們大夥都來探望那黛玉眼也不睜口也不開只等到夜靜深人都散才向那紫鵑妹妹訴情懷說你我相隨
這幾載同心合意兩無猜自從我得了冤孽病時時相守未離開難爲你知輕知重得人意難爲你軟語柔情解悶懷難爲你問飢問飽
隨着手兒轉難爲你早起遲眠耐着性兒挨眼皮兒終夜何曾合眉頭兒終朝展不開萬種的溫存千般體態就是我骨肉的親人也趕
你不上來不幸今朝和你分了手我死後你也不必太傷哀想人生離合悲歡都是數各有前程各寬懷只要你安身立命得好處我在
那九泉之下也笑顏開從今後勇性兒休要使心兒要細來嘴兒還要乖倒不知將來派你到何房去只怕別的姑娘你服侍不上來林
黛玉說到了傷心處紫鵑珠淚滾香腮說姑娘昔日何等恩待我盡心伺候也應該你若是身子有個好和歹叫我這一腔熱血向誰篩
天地深恩不能報就是那結草啣環也不稱心懷我勸你把閑愁閑悶都擱起安心調養少悲哀萬一蒼天可憐見豈不是木落重生花
又開再和你手摸圓鏡調香粉再和你代挽盤龍整玉釵再和你尋花小徑持羅扇再和你並坐紗窗刺綉鞋再和你春朝早起摘花朵
再和你寒夜挑燈鬥骨牌再和你添香侍立觀書畫再和你步月同行踏翠苔那才是奴命的眞造化我紫鵑情愿意永許長齋若叫我
重新伺候他人去別說是羞臉難抬頭心上也下不來黛玉說癡丫頭你是眞妄想你看看我這副孽形骸還有一言相囑吩我本是江
南籍貫住秦淮將來還要送我南邊去把我這幾根枯骨向故鄉埋紫鵑說道奴謹記斷不叫你環珮空歸冷夜台但只是姑娘的心事
奴知道總只爲一事關心起了禍胎寶二爺何等相親近也指望配合成雙鳳鸞諧休聽旁人胡言語這個長那個短混胡編排黛玉說
是那裏的話紫鵑說這又何妨我還看不出來黛玉正要把話講一陣昏迷痰往上來喉中哽咽說好寶玉三個字之外就聽不明白香
魂豔魄飄然去這時候正是寶玉娶寶釵一邊拜堂一邊絕氣一處熱鬧一處悲哀這壁廂愁雲下雨遮陰界那壁廂朝雲暮雨鎖陽台
這壁廂陰房鬼火三更冷那壁廂洞房喜氣一天開衆人忍不住悲聲氣把一個小紫鵑哭的死去活來寶玉娶親犯了瘋病昏憒顛狂
勢更加不茶不飯人懶見行哭行笑性難挐賈母耽心添驚怕王夫人背地淚滴搭多謀的鳳姐沒了主意會勸的襲人也少了方法惟
有寶釵心細深明理暗想道他此病原爲那個人發到不如打開鼻子說這亮話才能彀死心塌地好收煞儘着性子叫他哭了彀叫他

把憂悶全消才去了病芽冷笑道你這幾日神昏亂想來要見你林妹妹他實告訴你說罷前日我過來那一晚他已一命染黃沙寶玉聞着驚破胆說果然眞的嗎莫要哄咱寶釵說我豈肯撒誑將他咒現如今守孝停靈還在家這寶玉哎喲一聲栽倒在地半晌還魂强掙扎立刻要到瀟湘館學一個宋玉招魂把怨氣發進門來那裏還像當初景由不得百感中來淚如麻但只見竹梢滴露垂淸淚松影濃陰帶晚霞庭前空種相思豆砌邊都是斷腸花老樹無情飄落葉幽林有恨噪啼鴉欄杆十二依然在倚欄的人兒在那一搭進門來見黛玉的靈柩當中放白布靈幃兩邊搭香焚玉爐燃素蠟案列金瓶插紙花有幾個零落了環將孝守有幾個龍鍾老婦也披麻那一種凄涼景况眞難看也顧不得燒香與奠茶叫聲妹妹你往何方去哭一聲佳人你在那一搭想來都是我誤你把一條小命枉遭楊我生平只看上你人一個任憑誰傾國傾城我也不誇細思量豈是人間有此種你豈是王母宮中綠萼華我許你高節空心同竹韵我重你暗香疎影似梅花我羨你千伶百俐見識兒快我知你心高志大把人壓我愛你骨格淸奇無俗態我喜你性情高雅厭繁華我愛你嬌面如花花有媿我賞你風神似玉玉無瑕我畏你八斗才高行七步我服你五車書有守八叉我聽你綠窗人靜棋聲響我樂你流水高山琴韵佳我哭你椿萱早喪憑誰靠我痛你斷梗飄蓬那裏是家只因你似有如無含雅趣我只得半吞半吐種情芽滿望着恩情美滿成佳偶只因爲父母之命不敢爭差也祗是命中造定無緣分恨當初月老星君不向一處拿問紫鵑姑娘詩稿今何在給於我淨手焚香細評拔紫鵑說姑娘已自焚化了寶玉說可惜一片好精華雕龍綉虎成灰炭憂玉敲金作泥沙他只爲知音不把鍾子期遇因此上發恨摔琴仿的伯牙苦只苦自到臨終未見面恨只恨滿懷心事未能達到今日萬語千言你見否妹妹呀你在九泉之下也細細查從今後我也快到夢中夢看破無非是鏡中花不久的夜臺見面重相聚好和你地下成雙勝似家這段情直到地老天荒後我的那怨種愁根永未拔只哭的月暗西廂沒了氣色雲愁雨泣也掩了光華恰便是顏唐一痛悲秦火抵多少腸斷三聲過楚峽(完)

燈下勸夫

月朗風淸夜未央。銅壺玉漏恨更長。佳人悶坐深閨裏。獨對孤燈心暗傷。這一位女子是維新派。他本是個女學生。留學過東洋。自從畢

業回國轉。配夫本是富豪郎。過門未到二年半。夫妻時常鬧饑荒。這位大爺。他本是紈袴子弟。不懂的三綱并五常。倚仗他祖上遺留恆產。不務農。不做工。又不經商。他外面。衆朋友。具是一樣。都是花天酒地。晝夜瞎忙。這一日半夜里。大爺回轉。驚動了佳人女紅妝。寬衣落坐。烟茶忙奉上。夫妻們對坐叙叙家常。奴今天有許多的心事。當面要講。口尊聲大爺。細聽良言。咱夫妻乃是自由結婚。何等的美滿。只望你功名成就。耀祖增光。不想你浪蕩逍遙。養成習慣。吃喝嫖賭。在外荒唐。穿衣服。分四季。俱是綾羅緞。不是那敦慶隆。就是瑞蚨祥。你愛抽三砲台的烟卷。茉莉花把他熏上。週身上用點子花露水。老遠里聞着香。金剛石手溜子。通明透亮。戴一付洋眼鏡。你說是對光。美國的紫金錶。推把問響。皮靴掖存鈔票十元一張。這個年月大烟未斷。那一天都得一兩。美華鑫學士靴。幾日一雙。出門時。坐包車。脚塌鈴響。最討厭。跑在人羣裏。蹬的釘釘鐺鐺。每日裏。三不管。要去一蹓。說甚麽。有應酬。總得到塲。在家中。嫌悶倦。身體不爽。邀請了幾位朋友。去到那集賢球房。打一盤。累的你。通身是汗。贏了球。輸了錢。得意洋洋。打完球。請朋友。前去吃飯。去到那。聚和成頂闊的飯莊。來到門前抬頭觀看。有許多的電燈。照耀輝煌。進門來。跑堂的高聲喊嚷。請大爺上座。雅樓上有間房。慢慢的上梯來。仔細觀望。迎面上寫的是。醉月飛觴。剛入坐。龍井茶。急忙與你獻上。這一個打手巾。那一個接衣裳。不多時。擺上了。上等的酒飯。酒已足。飯已飽。滿面紅光。吃完了飯。不給錢。三節算帳。叫伙計。到華賓去。定包箱。你到說。如今晚落子館。到比大戲還强。上許多的闊大爺。客位滿堂。又有男。又有女。一場一換。有時調。和大鼓。像聲雙簧。你愛聽韓亭斌老鳳鬪牌。裝模作樣。雙簧的廣東戲。又把猴來裝。高六順大鼓。游湖借傘。又來了黑姑娘。唱了一回鋸大缸。楊黛玉滑油山。唱的本是前後段。七月七綉荷包。還有盼情郎。宋二榮妓女上墳外帶十想。最拿手大出賽。中間那段二簧。周銀福單刀會。男子賞鑒。有一段二簧借燈光。大玉環丑末。演出不長不短。頂好的有一段大西厢。大寶翠摔鏡架。嗓音洪亮。會時調。會大鼓。還會二簧。你愛聽吳金鳳。山泉九自歎。陳來鳳的熟客後悔。有調有腔。王喜鈴借獄叉杆上台一幌。招惹的台底下。叫聲好伙像。熱鬧非常。萬人迷張麻子。說笑鬪唱。許多的新名詞。句句都是改良。白雲鵬唱大鼓戲迷代說。講廣小川唱快書。趙雲截江。說不盡生意人種種花樣。還有那變戲法的孫羅劉王天。到了十二點。遊興未散。一心要打茶圍。挑上個姑娘。走到了大興里。東瞧又西望。還院內。有個人名叫金香。挑上了這姑娘。一天一蹓。擺飯局。打麻雀。總得要捧塲。掌班的拿你當花錢的老桿。拘串那姑娘糊滌米湯。逢年與節

敲你的竹槓。你若是接不住立刻罵你娘。如今晚姑娘們。全有柔媚的手段。你怎比。獨占花魁賣油郎。他怎比。那玉堂春。當年陳三兩。他怎比。杜十娘。怒沉了百寶箱。我勸你早回頭。別上他們的當。似這等風流事。無有好收場。我中國。現在是內憂外患。說將出來。令人心傷。有一年正月十四遭了兵亂。轟轟的天津衛滿目淒涼。六月裏鬧水災。人民遭難。眼睜睜田舍生靈付與汪洋。一場雨直下得三天三夜。可憐那男合女無處躲藏。只少得浦口漢口桃花口。接連到宜興埠。還有北倉高堤上搭席棚。神情殂喪。上頭淋下頭濕。終日無糧。有許多老弱的魚腹埋藏。有許多少壯的逃奔四方。說不盡流離人種種慘狀。多虧了義賑局。發下乾糧。你未見、街上難民那般可憐相。上面有兩桿旗。底下有個木箱。到如今俄庫協約。邊省大亂。可恨那全國人喪心病狂。有一班愛國健兒強要主戰。組織了敢死隊。效命在疆場。大總統下命令。勒令解散。恐惹起國際交涉。政府難當。特派那外交部陸軍總長。見天見與俄使反覆磋商。自從那庚子年拳匪作亂。拘惹起八國聯軍各霸一方。傾覆咱社稷。蕩搖咱邊疆。現時下德人要佔咱的青島。法人割據咱的南洋。英人要吞片馬西藏。美人要窺咱的長江。日人要侵遠東南滿。俄人要奪滿洲以北。伊犁新疆。似這等國勢衰危不堪設想。為甚麼迷戀在風流陣中溫柔鄉。也不想陸軍上將中少將。也不想頭等二等嘉禾章。也不想各部總長與次長。也不想各省去把督軍當。也不想掌兵符師長旅長。也不想征蒙匪。殺賊擒王。一派的瞎胡鬧不想正幹。惟恐怕當奴隸國破家亡。我句句唱的是實在景況。望才子編就了。大家改良。

藝苑選華

疫公署

春杏醫院

上海廈門路一百四十七號

本院診例

送診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號金一角

門診 下午一時至四時 診金一元

出診 下午四時以後 診金五元

貧病不計 急症隨請隨到割症面議

醫治科目

內外科婦產科小兒科皮膚科耳鼻科咽喉科眼科

花柳病科 專門戒烟 解救服毒 善種牛痘 急救難產

六零六及最新九百十四等種新藥注射

住院療病另有詳章

楊鍾甫醫生謹贈

滙芳照相公司

本公司開設跑馬廳接通新世界地位寬敞裝璜典麗佈景新奇攝印精良日間可在新世界全部眞景拍照晚上有電光攝影舉凡需用之服裝器具無不應有盡有誠海上獨一無二之照相館也由新世界進門游資不取照費滿洋一元者特贈游券一張以示優待多則類推倘蒙惠顧無任歡迎

本公司謹啓

豁公鬻文例

劉子豁公桐城名下士也其爲文根底龍門言中有物年來著作等身常閱書報者類能道之各書報館欲得豁公著作著輒向予等詢潤例予等不勝口舌之煩特商於豁公爲定潤例於下一小說筆記雜著每千字三元二諧文劇本傳奇彈詞評註等每千字四元三序跋祝辭答辭每篇十元四壽序墓序哀啓行狀等自十元至五十元以長短繁簡五爲斷律詩每首一元絕句減半五古七古照序跋例六代撰各種告白自二元至二十元以長短繁簡爲斷七喜壽賀聯及輓對十字以內者每付一元十字以上加倍廿字以上再加倍餘以類推代書另加潤資定稿預付半價由經理人擊與收條爲憑限期取稿不誤(經理人)上海九江路生生美術公司孫雪泥君四馬路第一樓對面中國圖書集成公司方東亮君葛羅路四十號報界聯合會潘毅華君

葉小鳳 王鈍根 李定夷

華亭野鶴 天虛我生 苦海餘生

鄭曼陀 周劍雲 李次山

沈卓吾 蔣箸超 孫雪泥

許貞卿 吳小坡 張慕蘭

同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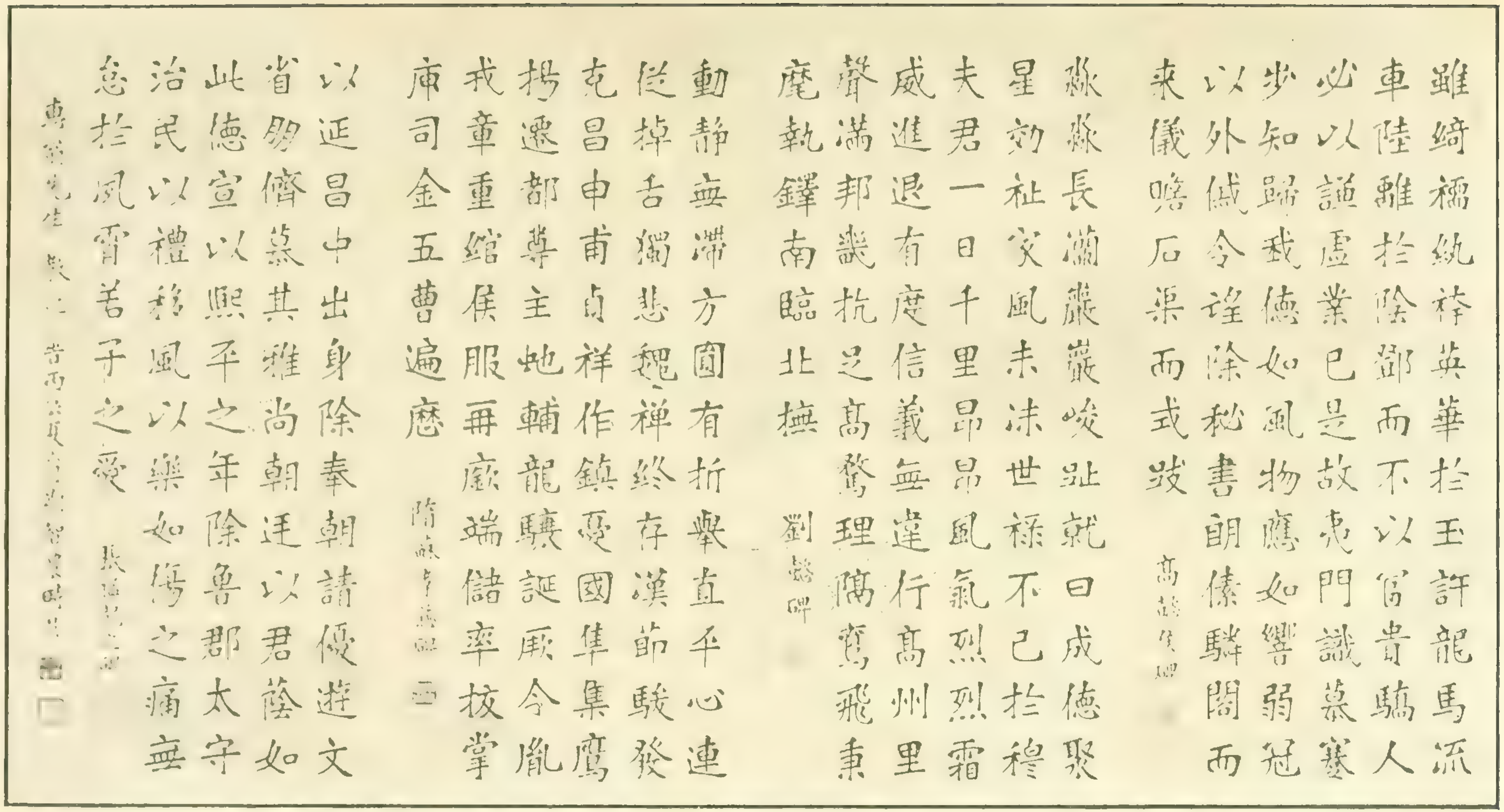
藝苑選萃



紅豆館主之五言聯

有節秋竹竿

無波古井水


雖綺襦紈袴英華於王許龍馬流
車陸離於陰鄧而不以富貴驕人
必以謙虛業已是故虎門識慕蹇
步知歸戒德如風物應如響弱冠
以外戚今詮除秘書朗儀騎閣而
來儀瞻石渠而式跋
高貞碑
淼淼長瀾巖巖峻趾就日成德聚
星效祉文風未沫世祿不已於穆
夫君一日千里昂昂風氣烈烈霜
威進退有度信義無違行高州里
聲滿邦畿抗之高騖理隔鸞飛秉
麾執鐸南臨北撫
劉懿碑
動靜無滯方圓有折擧直乎心連
從棹舌獨悲魏禪終存漢節駿發
克昌申甫貞祥作鎮憂國集集鷹
揚遷都尊主虵輔龍驤誕厥令亂
我章重綰展服再廠端儲率校掌
庫司金五曹遍歷
以延昌中出身除奉朝請優遊文
省勞儕慕其雅尚朝廷以君蔭如
此德宣以熙平之年除魯郡太守
治民以禮移風以樂如傷之痛無
忽於夙宵若子之愛
張猛龍碑

時慧寶之隸書屏

時慧寶之七言聯

抉石怒猊評筆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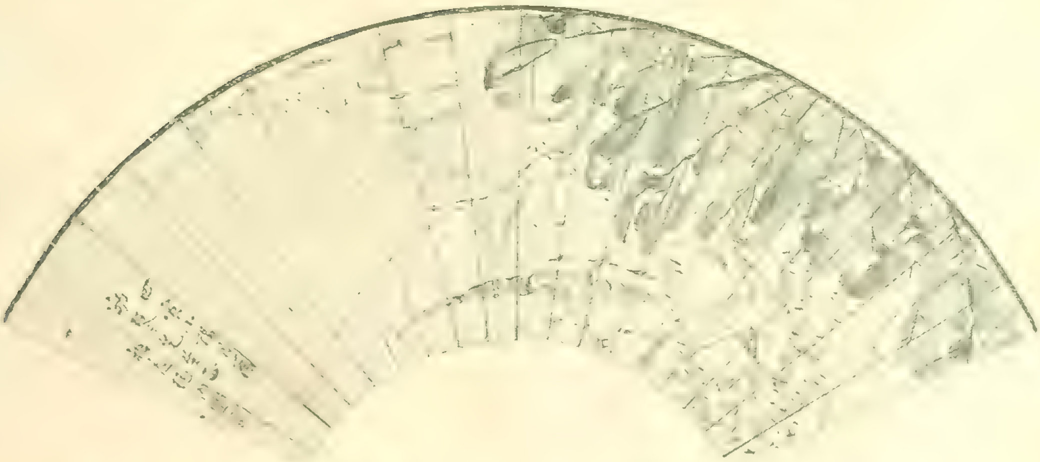
念詒先生方家正之

朝陽鳴鳳喻文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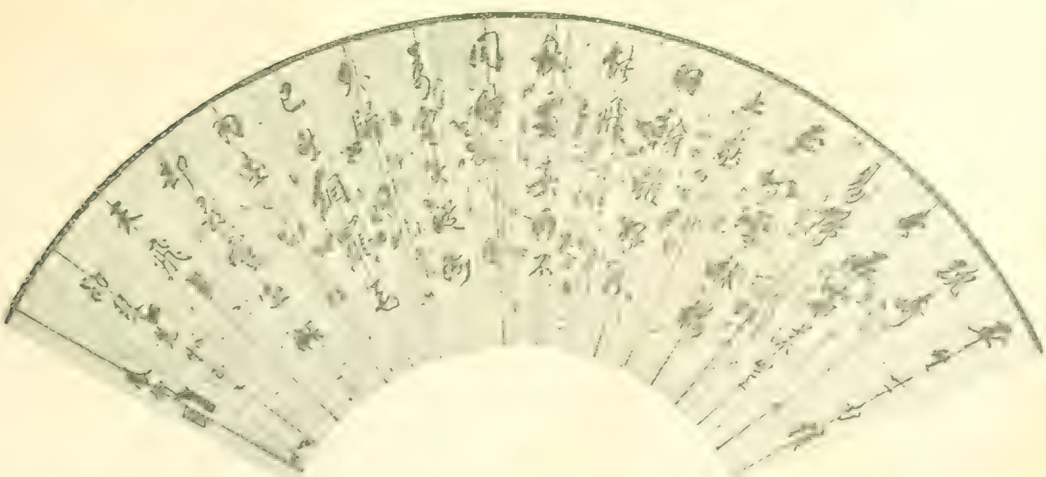
智農時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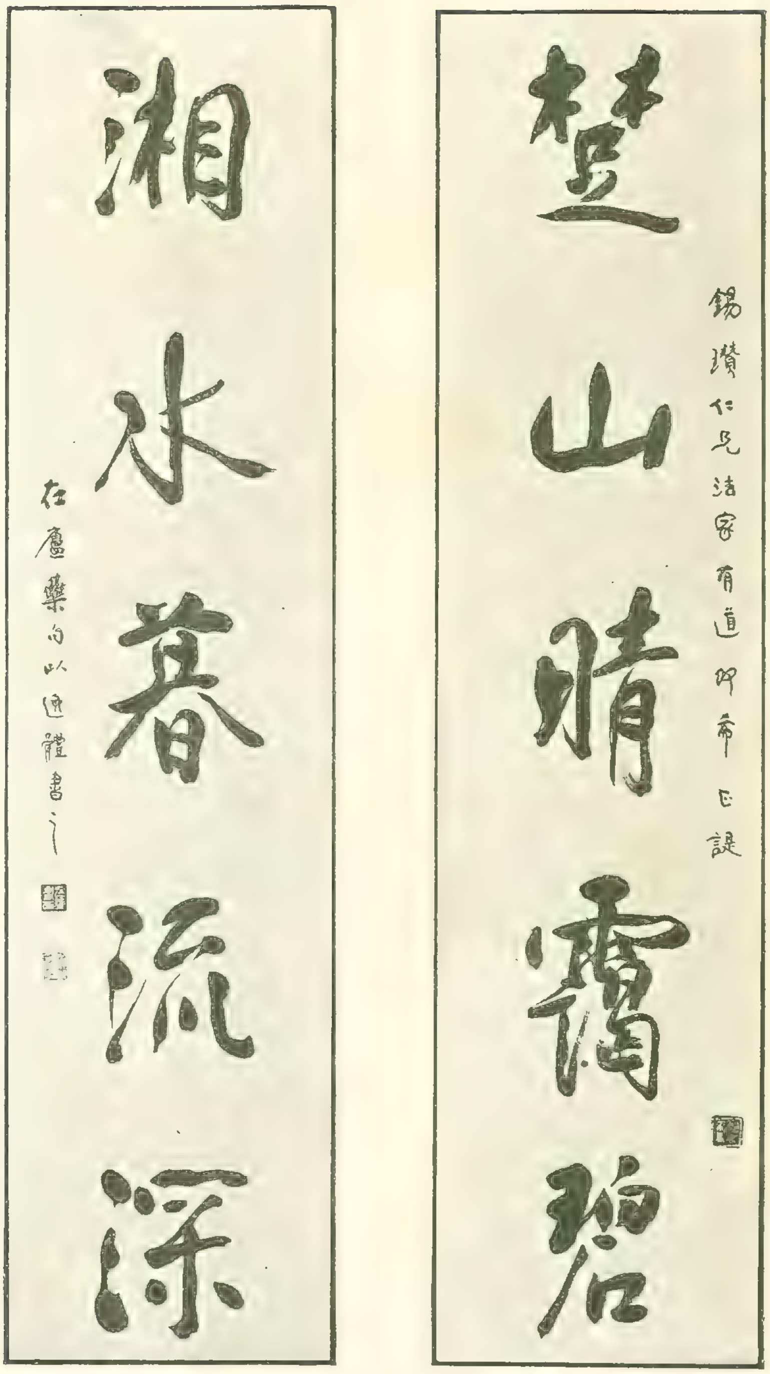
時智農之指畫蘭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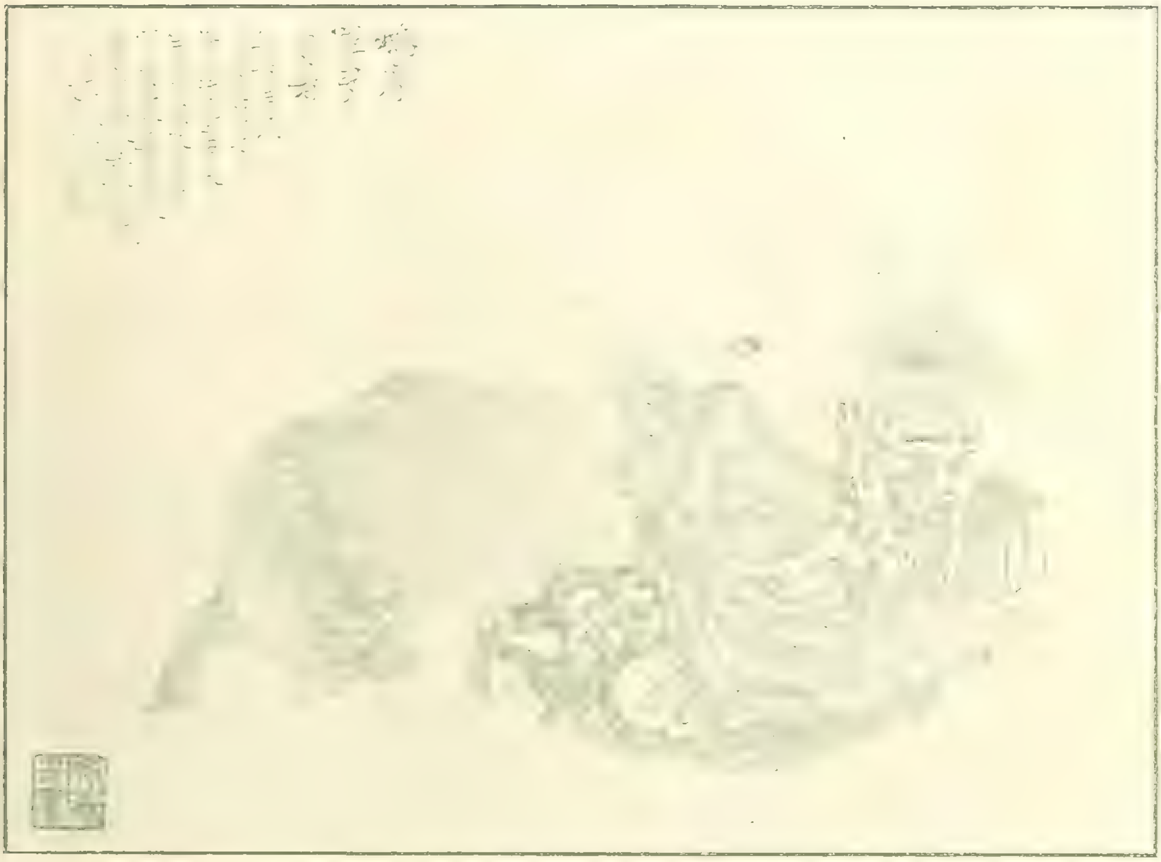
王瑤卿之畫殘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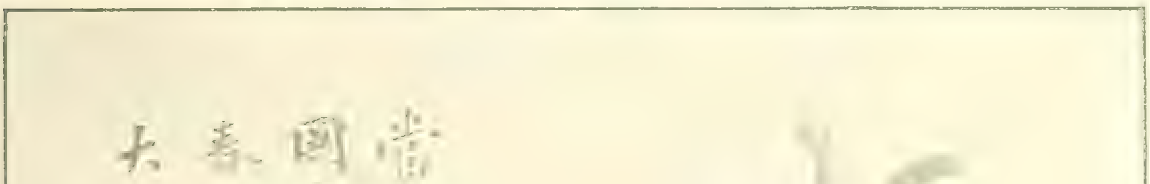
王鳳卿之書



新劇家徐若僑之五言聯



錢化佛畫羅漢



朱素雲之書畫

劍雲先生閣下：

書久稽裁答有罪相恕當擇取佳者加西敘曰以可以寄
予弟藏有數琴韻雍蓄之不過十郎得
公介於　名人當北面以聆清奏惟恨下里巴人久濁聞聽
況徐徐之盪滌不足以接玄微　内子自鄉間來俟天和霽愚夫
婦當致謁　蕭然愛儷園桃李花未離亂之世偷暇以嬉
幸不為　賢者所笑即此敬請
文安不一　弟予倩頓首　四月五日

劍雲先生過下滄江贖水竭石殘山勝
境歸來情意酣暢以小詩奉寄削裁
惆悵用博
吟壇一粲再即此敬候
道祺　弟予倩上言

蕭然車過足清談舞筆龍飛萬象涵看盡桃花
千百樹嫩寒輕暖妙江南

四月初二偕内子遊愛儷園作

清遊何似在人間百歲能偷幾日閒無語小橋風撤
綿水柳絲扶綠上春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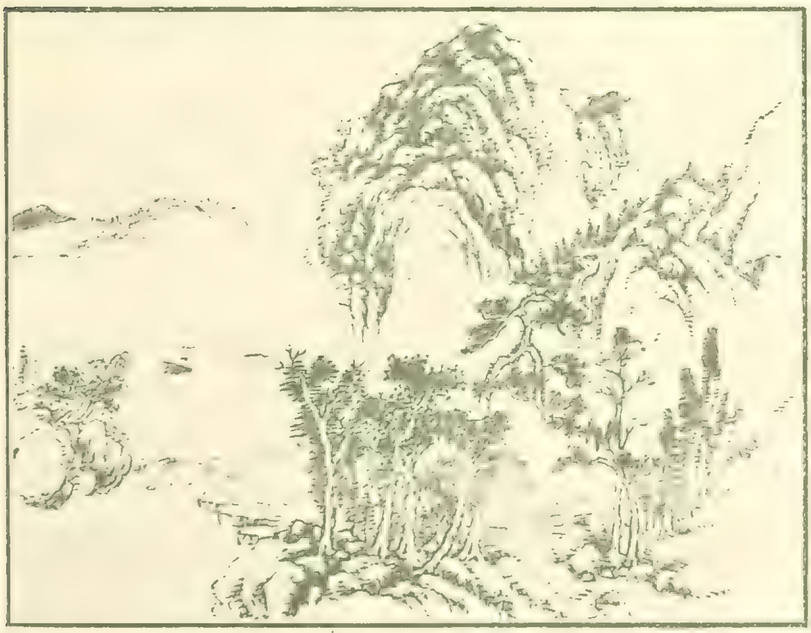
又過徐園作

梅仁喻破日初斜小語叮嚀憶落花輕暖醉人詩意
嫩并肩扶上雲車

歐陽予倩之詩牘



賈碧雲之畫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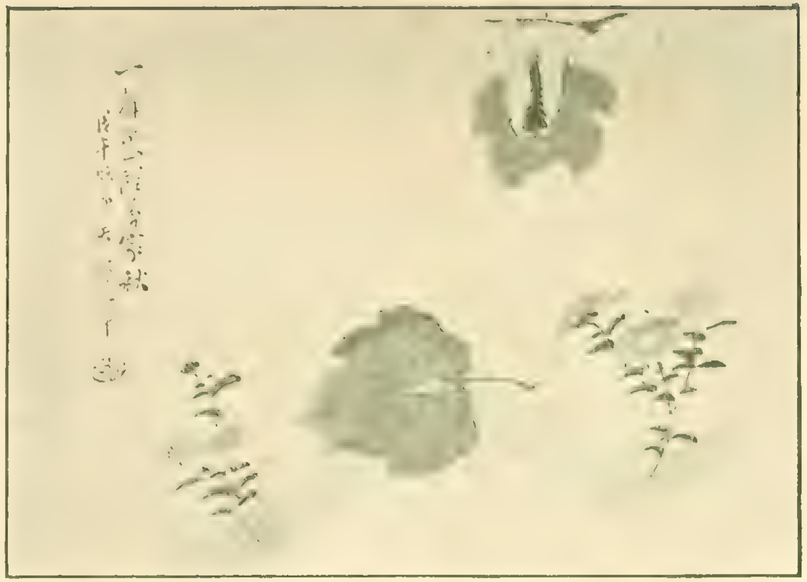


孟溥齋之畫山水



錢化佛畫觀音









女新劇家蕭天競之畫花卉虫魚

騷人雅韻

僑枕一夢題

錢病鶴先生畫潤

中國畫 紙料宣紙礬礬耿絹同例

堂軸

山水淺絳水墨每尺二元青綠每尺三元人物仕女每尺一元五角花

卉鳥獸蟲魚每尺一元立軸橫披同上屏每幀照堂

軸減半帳額同扇冊每件山水二元人物仕女二元五角花卉鳥獸蟲魚一元點品

工細金箋加倍餘件另議

水彩畫鉛筆水墨畫

中外風景古蹟名人歷史時事動植物每一方尺三

元逾尺照加

油畫每尺照水彩畫加倍計算惟照像底布劇場背景不在此例

肖像中西畫法不同另議五彩月份牌商標花樣面議

滑稽畫新聞小說畫有石印木刻簡單複雜之別均須臨時面議

潤筆先惠約期取件

收件上海各大箋扇號敝寓法界大世界西有慶里十二號

錢化佛人物仕女畫潤

堂幅橫幅三尺五元四尺八元五尺十二元六尺十八元八尺三十二元二丈六十元屏條每

幅照堂減半合景另議

紈摺扇每件元半泥

金加倍冷金加半帳

銜十元手卷冊頁每尺方兩

元大筆寫意六折以

及佛像羅漢觀音等

照上加倍並磁青金

畫五彩大色臨摹仿

古及極工細者均面

議絹紙自備油劣不應潤筆先惠約

期取件丙辰九秋重

訂寓新重慶路重慶餘重二弄第上百七十八號



瑤臺小詠序

京洛綺紛之地倀童婉孌之場爭姸取憐精曜華燭區其品彙厥有數端公子裼裘佳人修竹手玉同色智珠孕胸琪花照世衆芳皆歇桃李成蹊不言自馨此一流也淸詞霏屑吹氣勝蘭鳴琴在席晴波生指桓伊三弄柳公雙鎖文揪響答時出疏簾更或寫黃筌之折枝靜女分香學茂漪之筆法仙娥顧影此一流也靡顏膩理敷粉凝脂望若璧人宛如處子夷垢自喜昳麗可鑒濯濯春柳深色蕩魂娟娟秋荷微波通款此一流也奏陽阿發激楚唱曹子於兜鈴致少年爲拍彈薛仿之聲潛氣內轉韓娥之謳餘音繞梁不抗不幽亦雅亦鄭此一流也英姿颯爽對酒當歌星眸善竊風氣日上作皮裏之春秋笑目論之下士羞同兒女徒解工顰別具肺肝兼知援手又一流也借吹噓以生翅經呵睞而成飾愛則加膝口所偏肥芙蓉鏡下居然及第櫻桃宴中推爲上賓傳觀千佛之經歷例羣芳之譜喜霓裳之同奏巽名紙之生毛又一流也至如柔曼傾意尋梁契集揭來城北偷嫁汝南靈貍之體惆悵東平共枕之樹託生上界風斯下矣亦一流也當夫游子離鄉才人不偶落紅成陣無計留春舉白浮鍾相聚大嚼旗亭畫壁唱黃河遠上之篇鐵板銅琶歌烏鵲無依之曲淸尊沓置童冠偕來鞠𨅬而前偎肩而坐觥籌交錯逸興遄飛招手成令善心爲竊入來日邊警敏無匹語妙天下忍俊不禁雜以俳諧态其

歡謔滑稽多辯標弄百端彪倉庚之瘀妬怕鷓鴣之多言齒喜梅酸性忘桂辣即看飾歡亦自風流大有牢愁都堪陶寫華酌瓊漿何減蓮池之鱠網軒涼吹幾疑化人之居時復剟燭題詩烹茶說餅一枰坐隱五絃手揮撫膝王蛈蝶之圖仿逸少驚鴻之格抑亦雅人之深致達士之閒情矣洎乎酒闌燈灺月落參橫良會不常離懷斯軫迴風送遠三疊陽關珍重臨歧一聲河滿因而吮毫濡墨鏤月裁雲詠周生之圓顱憶定子之睡臉山水相悅澧蘭有思白眼窮途猶勝老兵共飲紫薇仙吏儻爲杜秋寫愁以抑塞磊落之才成哀感頑豔之什柯亭之笛聲欲裂漁陽之鼓撾如聞問心期以誰親撫骨體而不媚此鑁鑢軒主瑤臺小詠之所爲作也若乃誚其流連賞其采藻叩槃見日買櫝還珠是不知以指喩指之非指以馬喩馬之非馬而作此規磨之說徒爲混沌書眉也世多恨人尚無皮相

溦未蒸秋非覺非非覺生序於淞陰假息軒

撰瑤臺小詠竟自題七絕六首

萬千俊語寫風塵喚醒迷離酒國春會得泠泠絃外意不同無益費精神

若有人兮在瑤闕朝眞百輩曳霞裾豈風不管鸞驂弱吹墮紅雲十丈餘

幾回辛苦覓丹砂東望蓬瀛未有涯誰料空山鐺爆後碧天如雨散奇花

相逢同惜有情儂檢與神方敎駐容願得碧城攜手住三春親種玉芙蓉

翠羽啁啾夢裏春梅花消息隔紅塵多情輸與如蝴蝶日向羅浮繞數巡

三生休訝遇仙遲地老天荒亦不辭欲向星娥乞靈軸車乾海水浣相思

六詩俱極蒼涼如讀曹唐新詠

瑤臺小詠殘稿

（鑁鑢軒主遺著）

秀春主人顧壽兒

字玉仙吳人庚辰花榜第一紈質蕙心溫原比玉花城酒國泛豈隨波處華縟而獨厭風塵工吐屬而不離文字我行天下僅見此

人

花史出瑤臺奇光耀碧瑰情多憎蝶媚語巧任鶯猜蘭茝三湘賦蒲桃百合杯春明門外騎爲爾久低徊

安華主人王福兒

字儀仙與壽兒同爲時小福弟子濟標玉立神彩照人王恭之春柳臨風謝覽之芳蘭竟體無以過也庚辰亦魁花榜蓋環肥燕瘦各具專長而盧後王前難商位置爰仿郊祁之例並賜狀頭庶饜人心亦彰公道

緱山笙鶴渺千春玉雪亭亭見此身一代英雄盡心折太原公子本天人

韻春主人孫壽荃

字梅英小名順兒京師人色藝俱勝性敏慧善伺意旨纏綿往復常使人有去後思以彼其才階之仕宦諒亦飛黃之上選荐白所揄揚矣

天與溫柔一段春當筵疑現宰官身相逢草草都成憶小語喁喁解昵人供以幽花知有韻凍將名鏡更無塵眞靈別籍誰刋定祗恐文章累洛神

感事述懷寄梅英三十三韻

人生洽意氣晨夕相留連中道忽乖忤倐如秋扇捐親疏出反掌不解何因緣久乃各省悟有物相縈牽蔽以不得見阻以弗使前一心去慳感外物何能遷渙然遂冰釋雅意仍山堅華堂列衆賓璀璨開瓊筵相見惜相闊執手致纏綿憐我久病困敎我謹食眠知我有歸志索我雲錦篇我錢到手罄戒我宜節宣我別難再留問我何時旋流水日在壑白雲日在天蒼茫雲水外何者相逢年所以古君子臨別彌拳拳胥分客且散我心殊惘然明發去京國有夢仍幽燕南中氣味別厚薄皆因錢豈無昔相暱百請罕一憐久且引而避弗納言便便慰語亦無望卻立空俄延天猶此日月地猶此山川性情猶此厚人物猶此妍何以士夫輩轉讓優伶賢將毋運偶蹇見嫉有必先永懷素心子獨撫朱絲絃一彈氣慷慨再彈思嬋嫣三彈意俱化萬象空澄鮮起卽所歷境一一書之箋遇亦無蹇塞心亦無憂煎歲寒

互相保理必邀天全新詔候至眼浩浩春無邊

題梅雲小影

宜笑復宜顰花原號喜神樓臺燕市月巾扇永和春以我棲遲久逢君氣味醇相思如可喚寤寐有斯人

忠華王蓉

字畹雲崑山人歌喉冠一部天懷卓犖雅意纏綿非可求之於優伶中者後以痘廢惜哉

畹雲之生情所鍾有意無意如雲濃長風吹空浩無極有時還掩青芙蓉

我愛畹雲非以姿獨憐伉爽異羣兒請書美女簪花格爲賦幽并雜事詩(雜事一作俠士)

馥雲主人陳祿兒

字秦雲吳人年十三風儀華美無小家氣師鄭秀蘭一時名譽鵲起久而不衰殆能卓立於儕輩中者

藉甚金鼇頂上人多生慧福列羣眞藍橋女伴間相問猶有雲英未嫁身

氣自清華韻自嬌天生典重似瓊瑤塗脂百輩齊梁語風味誰知近六朝

復春主人陸喜兒

字華英亦秀蘭弟子襟懷俊爽倜儻不羣亦個中之翹楚也

竟有英雄自立時當年深慨美人遲因君轉悟窮通理不向人間賦感知

豪飲狂歌得幾人相逢落落健兒身却憐綺席難迴避猶自香車碾細塵

春林主人陳杏雲

字文仙小名七兒色藝頗佳而性情孤潔與俗多乖故年已十七八猶未能鴻飛冥冥云

似喉還幽寄意深碧雲無際影沈沈朱顏久惜臨鸞鏡青眼誰輸市駿金媚月妍花爭炫彩高山流水自彈琴風塵知己今誰是我爲孤

吟感不禁

景龢鄭蕙

字麗芬一名豔雲師梅巧玲近已脫藉別居抱質雅素沖懷自芳工寫蘭嘗以一枝見贈

秀骨如蘭媚天然寫一枝我將空谷隱爲爾賦新詩逝水年當惜孤芳世豈知娟娟風露底獨繫楚臣思

景春少主人朱榮貴

字穉芬吳人蓮芬之子其評語云紓徐爲妍雅篤有節可以知其人矣

蓮渚滿西風蓮花非昔紅蓮房結蓮子憐子復憐儂亭亭十六七情如春草生含情問春草無雨更多晴纏綿復纏綿飲子碧筩酒將爲

連理花持荷得成藕團團匣中鏡中有古時春照出如花意依依獨語人

松筠主人陳瑞麟

字璧人又字稚芬小名狗兒甫十歲即有聲菊部近隸春臺日演一劇是眞能自樹立者

性巧珠同慧神清玉作姿天生好標格當此妙齡時我已嗟淪落君休及暮遲毋如薛車子但繫轉喉思

嘉穎少主人李官保

字小研順天人研農之子年甫垂髫色藝俱絕儀表端貴望之如神仙中人

絕藝還須讓後生詞場小李又知名淵源畢竟尊家學遮莫怱怱唱渭城

風流猶見舊烏衣標格眞宜玉帶圍我向花中論氣魄等閒裙屐似君稀

穎春主人朱貴元

字藹芬儀靜體閑宛然有鐘郝風範歌聲清孏足遏行雲後移家內城不復作此中生活矣

楚楚腰支弱不禁輕羅小扇出花陰倦來學作銀屏倚微露纖纖約指金

抗墜悠揚出若幸，今從幽靚見精神，余生（紫雲）善病琴香（小福）老，樂府分明有替人。

景龢二主人梅凌雲

字肖芬，小名二鎖，廣陵人，名優梅巧玲之子，明慧白皙，雅度恂恂，誠可謂支公神駿。

不有詩書氣何緣，意度溫清標殊俗，卉雅志擬芳蓀，巾影銷脂豔香，烟淡墨痕，故家零落，益法曲賴君存。

詠春主人李寶順

字詠華，貌極清弱，以能歌著稱。

莫向東風感歲華，能通一藝即名家，南皮高會如重續，定有人驚辟仿車。

無言默默倚金波，倩影分明怯袖羅，一種閑情誰省識，露桃枝上晚涼多。

穎秀主人吳順林

字靄仙，燕產也，貌僅中人，而唱青衫藝甚工。

未敢憐君轉念君，亦莊亦雅亦溫文，天風夜半吹瑤瑟，葉葉羅衣欲化雲。

法曲飄零漫引商，詞場老輩漸淪亡，新聲徵到青衫子，讓與吳郎一國狂。

熙春孫怡雲

字芷青，小名祥兒，端麗溫柔，珠喉圓潤，與人酬酢，尤能於談笑中見真性情。

箏柱數華年，依依共綺筵，與茶非有竹，小極倍生憐，逸性宜書畫，繼音泥管絃，相逢頻擲果，芳思落誰邊。

詠秀主人朱濬

本名素雲，字雅仙，小名四妞，吳人，習崑腔，意度溫朗，如裴叔則，一流人物。

生本華叢十種仙，茫茫抱月又飄烟，最無聊賴是情天。　應有雄心償怨抑，已成瘦骨奈愁煎，願君珍重過韶年。（調寄浣溪沙）

春馥少主人鄭翰雲

字杏衫小名三兒高情朗韵有薛車子之聲慧舌靈心擅黃旛綽，之辯京洛雅材此其冠矣

鍊盡精華有此人休言造物賦才貧豪情欲暎三冬日妙語能生四海春似爾吳名馳綺歲驚人餘技動梁塵不知挾策紛紛者可有衣冠得比倫

穎穌主人李麗藻

小名官兒性聰慧所演雜劇頗多惟妙惟肖龍跳虎臥鶯嬌蝶芳吾於斯人見之矣

水檬溫柔記弱齡亦能狡獪亦娉婷金樽酒滿常延月銀漢槎通早渡星顧影自憐垂柳舞傷春愁損墜花銘蝶鶯龍虎眞奇喩誰向無形證有形

安義郭春元

字梅仙白皙善歌近以病廢

巾扇風流又此時華鐙明月照相思難忘十五盈盈候高唱黃河遠上詞

雲穌姚麗藻

字芙初小名元兒天津人性情閑婉每會飲拇戰甚豪而歌喉亦不弱於儕輩

依約湘君舊姓姚手扶雲氣下丹霄衆中不敢多言說纔著秋波意也消

美人如玉劍如虹入座泱泱津大風拇戰直贏三百盞漫言優孟不英雄

韻秀鄭二奎

字盼儂艷雲之弟也花氣溫馨琴心靜遠某太史以狀方目之聲譽滿日下

費盡燕支畫牡丹何如本色任人看花王自有眞風格只是人間品藻難

略似韶年鄭麗芬心香意蘂共氤氳相逢爲誦今原句知有寒溫繋雁羣

韻秀沈瑣兒

字蘂香沈芷秋之子靡顏膩理嫣鳥依人洵所謂不墜箕裘者

定是紅紅定采春清歌三日撲梁塵當筵一種清高氣江左風流有替人

韻秀夏福兒

字秀芬夏福保之孫綺齡弱質柔婉可念一串珠喉如唱楊柳岸曉風殘月之句洵可兒也

去來蹤跡似驚鴻一曲陽阿閟結風好是夜涼人定後嫩黃楊柳月初中

德厚朱桂秋

小名八兒吳人朱蓮芬之子藝工齒稚歌聲遏雲其安雅之度異乎以妖冶爲入時者

褻冶非無子東南固有人偉哉天地力鍾毓到伶倫筵月頻相照園花取次新元音終不沫記取綺年身

德春少主人楊小朶

字春官楊桂雲之子丰姿玉映顧影無儔優而柔之定是後來之秀

新月初生素影寒分明絳樹出雕闌綠衣年少非凡品寄語東風著意看

景善張寶蘭

字湘華善演小劇風神韶秀居然慘綠少年

倩影娉婷號拒霜秋風流怨滿沅湘誰知萬古騷人意不采奇花只采香

熙春陸斌雲

小字連環工崑曲姿態濃粹雖班氏名姝盧家少婦無以過也玩賞不足爲詩以張之

娬媚由天賦嗔宜笑亦宜衣香飄綷縩釵影壓琉璃碎步提輕際濃歌卻隊時移情剛一瞥消息到今疑

梨花新月

（塵因）

緒言

歌舞臺榭寫五千年之泡影曇花樂府教坊譜九萬里之蜃樓海市蓮花瓣瓣象現菩提鐵笛聲聲音諧大乘合五音六律之度藉絃管以陶情步七槃八佾之章定干羽以重典揚袍振袖五敲之擊鼓誇雄搏髀叩缻李斯之悲歌絕世是故許劭之言悉證諸吳歈越調班固之筆可譜入桓笛瀛箏括廿四史之興亡賞心悅目攬五大洲之潮汐勸善鋤奸此戲劇有功於世道者也且而浮生若夢胡莫非遊戲之場過客如雲大抵是歌舞之地春風桃李警世警人秋雨梧桐可歌可泣琵琶江上淚沾司馬青衫楊柳樓頭血濺阿嬌紅袖賦情於溫柔鄉裏拈紅豆以記相思寄恨於舊板橋邊吊落花以寓愁緒銅琶鐵板騷人則藉以抒懷裂石驚波俠士則聞之動魄此歌之所以動人也驚鴻落雁窅娘之素襪蓮開長袖細腰麗娟之羅衣花簇折腰如柳繞身若環假地為花亞形作字美人香草墨客閒情燕語鶯歌王孫韻事第傀儡登場乃醒世之木鐸俳優出幕亦長夜之明燈此舞之所以動人也夫人之生焉不諳往事不足以證今非不鑑今時不足以戒後世雖同是戲中做戲亦從其真裏求真邇來菊部蕭條梨花零落譚汪已往後起無人程余云亡諷成絕響禰正平撾鼓帳下終未復見於近時趙文華抹粉筵前竟有化身於今日木猴跳舞多效鳳翥龍翔越女調箏敢和陽春白雪固優伶之衰弱亦戲劇之顛危僕有感於茲提倡夏舞虞韶挽狂瀾於既倒吸取歐風美雨建砥柱於中流此梨花新月所由而作也點點梨花書泥金於海曲彎彎新月照粉黛於關東一花一影繪色繪聲一傳一詩寫情寫技莫謂窮鄉僻壤而芳草可栖海角邊陲而奇葩或見也知我者當在高山流水之間不知我者亦勿作越女巴人之誚云爾

筱金鳳

小金鳳小字碧梧燕產念四年華生本小家碧玉因貧不能養親老遂自鬻於許氏許無恆業頻年浪跡日操管絃餬口金鳳性慧許令

其習俳優十五登場名噪於市萬綠叢中一捻紅壓倒一時粉黛時與小三寶連翩歌舞曾往還於津奉間春羅紅粉璧合珠聯人咸目之爲姊妹花許則供之若雙璧矣金鳳喜豔粧工小花旦戲人恆嗤之金鳳笑曰斯非知我者我既陷身於地獄矣又何必與魍魅魍魎較妍媸夫人之所貴志耳我業固徵我志則藉徵以說法又何患由是嗤之者僉服之其唱戲焉舉止動作纖毫不苟一顰一笑罔弗出自天眞許氏子弟咸名其傻金鳳豈傻哉而金鳳之妙郎在是古諺云難得糊塗余謂金鳳曰難得其傻若是乃可見其爛漫天眞鳳兮鳳兮可兒可兒聞去皮簧青衣花旦啼紅之杜宇春睡之海棠無往而不入妙其係關東名伶李振馨之高足新劇曾經木鐸指導頗有心得咸以關東毛韻珂目之久爲顧曲者所嘉許云

霓裳一曲影婆娑滴翠凝脂潑愛河態自姍姍情脈脈似從月裏笑嫦娥
舞鏡啼雪繞碧相恍如花影隔簾櫳生來爛漫天眞態不管閒愁與落紅
玉潤珠圓字字奇一顰一笑總相宜桃花春水香無骨畢竟紅兒是可兒
點額惺忪學肅陽清歌妙舞作燕航琪花本是瑤臺種今占人間第一香

筱三寶

筱三寶與金鳳生同里居同門長金鳳一齡年十六偕金鳳隸於津之某茶園蛺蝶翩翩雙飛雙舞市人羨之曰此許家兩株搖錢樹也三寶工梆子青衣間去小生花旦戲嫠婦孤舟子規夜月清歌一曲哀婉動人其亦列李氏門牆與金鳳異曲同工一則旖旎一則清淡優伶政府彼曾列爲亞魁嗣爲多鬚更組列爲王黛玉之副車時三寶病在床褥藥爐茶灶間突得鶯兒之報唏噓而歎曰天胡酷我而使我蒲柳之質奄奄待死猶受人顛倒黑白耶言已嘔血數升可憐一幅靈妃影點點梨花帶血痕由是三寶病益劇矣輟演三月始痊初愈登場幾有弱不勝衣之態然愈顯其嫵媚也惜其工愁善病不宜豔粧故較金鳳少遜云

脈脈芳情一笑中身輕如燕氣如虹看他翠袖姍姍舞恍似迷離入漢宮
玉骨冰肌淺淡粧丰姿妬煞雪衣娘生來三寸蓮花舌一轉珠喉一斷腸

海棠帶醉技猶倦。蠟炬成灰淚若絲。秋雨瀟瀟春水皺。個中底事阿誰知。
落雁驚鴻子夜歌。穿雲裂石撼春波。翩翩一度霓裳曲。恨比昭陽殿裏多。

小菊處

小菊處直隸保定人。良家子也。少孤貧無所恃。淪落風塵。以俳優為業。性敏慧。精於南北曲。工花衫。尤工鬚生戲。文武兼備。粉墨衣冠。自引為恥。故隱其名。人莫知其為何氏子。年十二。即獻技於津埠新燕雛。鶯嬌啼綺語。誠有一顧傾城再顧傾國之概。十六偕異姓姊小滿堂（串小生）聯翩出塞。紅袖青衫。紫簫玉琯。錯雜於羌笛胡笳之間。尤顯出色。其去武生。宗吉瑞。鬚生宗笑儂。而花旦為其生平之絕技。合王克琴金玉蘭之長而括之。頻年遊奉吉安遼。一帶登場奏技。靡弗車馬盈門。坐為之塞。其師目彼姊妹為雙璧。雖連城不易。其年已度二十四番風月。圓花好睹之猶似荔枝初綻時也。高歌一曲。神韻纏綿。其音可穿雲。色可落雁。桃花扇底燕子箋傳。恍似李香君之妙舞清歌。蘇崑山之大刀闊斧矣。

嚦嚦清歌百囀嬌。廣寒宮裏舞雲翹。嫦娥因羨春光滿。飛渡揚州念四橋。
猩紅衫子襯羅袍。嬝嬝場中舞寶刀。高唱入雲低蹙蝶。一般清濬似春潮。
態度輕盈骨格柔。阿儂生小最關愁。淒涼一曲關山月。鶯囀鸞翔莫與儔。
露冷風融月一痕。彎彎倩影笑天孫。素娥新畫眉尖窄。不妬花魂妬蝶魂。

小滿堂

小滿堂原姓謝。年二十有六。直隸保定人。幼遭顛沛無所依。流落塵市間。托身於菊部。與菊處同業。一師晷齡。奏技藝名同噪於津市。楚楚亭亭。雙聲駢美。幾有可合而不可離之概。其飾文小生。京調秦腔。各得其妙。冠儒巾於粉黛。襯羅襪於烏靴。色妬蓮花。不讓六郎專美也。其去雉尾生。頗有紫雲珺如之意。味去扇子生。亦有大家風。長裾廣袖。散幘斜簪。江左夷吾。張豔幟於邊戍。吾恐王家燕子。不復南飛矣。日與菊處配戲。強半對織鴛鴦。錦卸粧則稱姊妹花。一時傳為梨園佳話。其擅長者如樓會、詳夢、送釵、掛畫、新安驛、鴻鸞禧、等。而白門

樓、鳳儀亭、射戟、托兆亦常演也

褪却臙肢善淡粧畫眉不願覓張郎青紈暗透春消息冉冉吹來翰墨香
海棠春困香無骨楊柳秋深慣折腰妝卸紅羅歌白紵遏雲延露入淩霄
宋玉招來湘水塊翩翩綺麗飾王孫春鐙燕子題紅葉不辨脂痕與墨痕
萬頃情波一綫通素綾三尺寫英雄虎牙大纛鳴刁斗公瑾江東氣似虹

小雲卿

小雲卿大宛人生小姁婾飄然有出塵之態雲卿性嗜管弦輒自調弄其毋屢懲之不少怯後母憤令其習歌舞年十五即登場奏其技焉若點水蜻蜓穿花蛺蝶翩翩亂舞津市中咸稱之曰章臺柳步非烟也邯鄲道上往來罕不知雲卿二字者明珠三百粒粒舞金盤雲卿每一獻技則明珠盈斛年十七隸慶昇茶園適一俞姓即武生小月樓也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彼一對小兒女時為疾病所困雲卿原去梆子青衣嗣因多病嗓音失潤遂改去花衫其表情傳神等處頗與金鳳相似間飾招賢鎮拾玉鐲金鐘罩之彩旦情致丰韻別有趣味年十九色猶十五六也

耿耿銀河月一鈎依稀雲裏笑牽牛蛾眉沒掃青如柳半繫閑情半繫愁
窈窕花間踏軟紅為傷春事不禁風纖纖慢撥湘靈瑟無限風光冷淡中
嫋嫋身衣薄薄羅隔溪低唱采蓮歌硃幢翠蓋香如海一葉輕搖似素娥
膩粉籠香飾翠翹蠻腰素口窅娘嬌可人一對蓮花瓣風點蜻蜓自在搖

小五朵雲

小五朵雲北地胭脂也幼時業於名伶五朵雲門下故自號曰小五朵雲年二十去梆子青衣花旦頻年往還於奉吉營哈一帶遼東塞北咸稱其為關外靈芝草其去梆子青衣與小三寶月明珠較之則同工異曲小三寶以蒼涼勝月明珠以哀怨勝而斯伶則以清麗勝

新燕呢喃雛鶯婉轉其於猿啼鶴唳之中寓有倚翠偎紅之趣女兒情致最纏綿可爲彼姝詠也按梆子原有京陝之分陝則偏重苦情京則重於豔粧即以苦梆子而云亦有蒼涼淸麗之別滄海秋潮瀟湘夜雨趣味各有不同是故崔靈芝與玻璃翠道雖同而趨向逈異然鐵笛銀箏各有奧妙斯在後來者運用何如耳五朵雲與玻璃翠純以濤麗見長斯伶深得其師神妙一音一字之間彷彿是五朵雲之後影知音者咸謂其爲梆子青衣中翹楚不可作夭桃冶柳目也

新柳毿毿一葉輕綠波芳草曉啼鶯泥融沙暖桃花霧隔岸催春三兩聲
弱骨柔枝幃素羅料應天上謫青娥鶺鴒不是無情鳥夜夜枝頭喚奈何
跨鳳乘鸞弄玉簫一聲吹徹碧雲霄孤舟嫠婦江頭泣血淚潸潸漲夜潮
嫩葉新芽水上萍香風盪漾影婷婷六么歌罷羅衣舞嬴得春山點點青

蔣連奎

蔣連奎魯人髫齡孤苦爲無賴子所誘鬻身於蔣玉山認玉山爲義父故以蔣姓也生小性憨且烈體格魁梧玉山令其習武生戲適合其度十六始登場鐵骨梅花冰肌素女頗獲申滬間觀客之贊許與郭鳳仙小翠桂雲峯小長庚小峻峯輩相埒其去武生則善於短紮若雉尾靠子稍遜之然以關東武生論可與趙紫雲何翠寶輩伍其演鴛鴦樓十字坡白水灘蓮花湖之戲耍刀跳檯甩薬盤槓等工夫穩練身段靈敏氣宇軒昂無纖毫女兒態度非其有切實技能曷克臻此咸稱關外之高福安也年二十桃花春滿新月光融若他人鎭日於紅粉叢中爲女兒身者不免有對鏡倚樓之慨而連奎獨皎皎自雄凜然不爲女兒情所羈絆海底珊瑚不意於風塵中一見余深爲之叫屈不淺前歲冬由滬而營口由營口而青泥窪曾爲營口韓芸廷所眷愛欲重金納之近又爲連瀞鍾某所珍亦擬納爲偏室按韓鍾皆市儈也連奎惡之已久概非彼私心之所欲從者無如玉山爲利字薰心逼其應接今韓鍾相爭尙未定屬於誰氏而連奎終不免充人之妾媵也玉樹孤芳難自賞桃花依舊笑春風余爰是惜其才而慨其遭際矣

三尺龍泉吐驪珠碧羅叢裏種珊瑚蠻韡踏破吳宮月紅袖翩翩握虎符

猩紅凱甲襯羅紈鐵馬金戈妬木蘭燕影㛹娟姬舞絮月光暖隨劍光寒
堂堂落落氣氤氳擊節悲歌響入雲翠袖自慚么鳳舞始知𡟖嬧是將軍

明月英

明月英王姓吳江人荔枝年紀玉鏡初圓髫齡俱失怙恃孤若伶仃煢煢無倚遂托身於趙氏與九齡童同受業趙鵬飛門下鵬飛四十無兒女卽視明月英九齡童爲螟蛉子九齡童遂呼明月英爲姊月英性靈敏鵬飛愛之如掌上珍暖香流麗金鼎玉盤其於嫵媚之中時露有黼黻璠璵之概趙氏令其習鬚生蓋合其丰度故耳十四登場獻技於皖之蕪江頗獲豔名嗣經海上羣仙園敦聘尤爲歌曲者所贊許而與翁梅倩花曼卿小金鐘諸伶齊名後蒞鄂之怡園其名大噪如坤伶中小蘭英恩曉峯輩相埒莫弗美其爲後起之秀其嗓音淸潤細膩不慣於長江大河摹仿笑儂饒有神味市人恆嘗其嗓音過纖然其精神趣味正在此也其氣軒昂態度瀟灑皆得笑儂之格調坤伶中宗笑儂者罔無與倫今隸保善園以皮簧鬚生論之則首屈一指矣閒月英輙解漢學嫺習英文亦坤伶中之特色也

抱笏揚袍綺麗容瑩瑩妙格錦羅胸輕盈一度留春令泣鬼搜神似笑儂
海角梨花一鳳毛彩雲縹緲月輪高女兒怕學纖腰舞不着霓裳着錦袍
藏珠懷璞可誇奇縷玉雕金別所思不吊殘紅悲逝水而今巾幗有鬚眉
嘹喨鶯聲唱大韶玲瓏玉首舞紅綃潺潺流水圓圓月朶朶芝香淡淡姣

李鳳雲

李鳳雲與趙紫雲姊妹同是名伶李吉瑞之高足順天人年十六鬢髮如雲明眸似水淸妍姿首不待調粉勻脂而嫵媚出衆也去武生尤精於短裝戲邯鄲道上豔幟高張匹馬橫刀狂歌高唱恍如白馬將軍來從天上而無纖毫脂粉氣味舉止激昂不慣作喁喁兒女態前游藝於奉吉間今則久駐京華人咸贊其翱於桂雲峯之上而少遜於蔣連奎然其他女伶中武生括關外奉吉長哈而論當推鳳雲爲巨擘余觀其惡虎村獨木關等戲則楊小樓夜走荒郊李吉瑞古廟歎月之妙彼可兼而有之皆得神趣或謂其與吉瑞同宗乃吉瑞

之姪女衣鉢眞傳一脈所繫無怪其身段手眼以及工架說白唱工武藝等技術皆神似吉瑞洵非一般柳腰蓮步者所可喩也

灼灼英姿淡淡神珊瑚爲骨玉爲身高歌一曲龍蛇走細柳毿毿甲帳春

毀壁斬蛟臺子羽叱雷收索陸昭符女兒生就英雄概莫謂閨中無丈夫

緩帶輕裘踱出塲江東儒雅羨周郎紅牙玉琯梅花笛婉轉雅音繞畫樑

拍浪驚濤氣貫虹揮戈舞劍態玲瓏紅氍毹上三撾鼓不啻咸陽唱大風

劉翠英

劉翠英工梆子青衣戲花旦間亦去之年將花訊視之若十八九也余不知其何里人亦莫知其受業於何者由芝罘而隸連之保善茶園甫匝月名噪一時人咸目之曰舍三寶金娃外無有出其右者翠英之色淡壯濃抹均稱得體其去青衣焉從淸冷之中似蓄有豔麗之態其去花旦焉又從婀娜之間而寓有淒涼之槪眉梢眼角嫵媚橫生細味之洵足令人銷魂失魄矣唱工則長於宏大細膩少遜之吐字眞圓纖毫不苟嗓音嘹喨係宗北京舊時之五月仙溜溜旦等派故於崔靈芝玻璃翠之腔調音韻迥乎不同近人聆梆子戲者多數趨重於崔靈芝玻璃翠之腔調而五月仙溜溜旦一派殆如廣陵散要知丹葩綠葉白石淸澗各有精妙是在戲情之如何用之當與不當之區別耳所以翠英演大登殿龍鳳配忠孝牌等戲較佳於三疑計汾河灣走雪山也

芳草叢中驚醉蝶綠陰深處動春雷淋漓歌態翩躚舞寸寸柔腸寸寸灰

女兒生小善歌舞塞上琵琶漢殿箏一味淸涼香入骨市人何處識飛卿

雲鬢花翹最妙年海棠春醉月初圓紅氍毹上纖腰舞一踆凌波一朶蓮

鶴嘯鳥啼碧漢秋妙聲淸韻唱梁州闌懷却似吳宮月照盡人間女兒愁

殘夢樓坤伶雜詠

（茂苑小唐）

十三旦

十三旦劉姓字昭容以善花旦聞蠻腰樊口螺黛秋波爲其容哀絲豪竹清歌曼舞爲其技而倩以爲巧盼以爲美更令人色授魂與演梅龍鎮於鳳姐情態處處以憨入妙歌喉如簧舌初調尤有繞梁音韻有時演新劇則玉立亭亭輕盈巧妙其表情言論無不恰如分際沈太倅先生至目爲南中旦角第一人余何間然

一笑傾城兒老夫濃粧淡抹總清癯名花合受書生拜裙下低頭我已輸

王克琴

溫存俊俏窈窕風流巧笑淺顰微嗔薄怒莫不各臻神妙在花衫中可謂橫絕前人者也不幸爲沙叱利所刼恆令人有秋水伊人之感

花是精神玉是膚卿名常愛口親呼風流不是傳家寶嫁個郎君作狗屠

金蓮花

金蓮花旦也既非燕瘦又不環肥傅粉似嫌太白施朱則覺過赤嫣然一笑可惑陽城而迷下蔡珠喉乍囀公瑾入魔檀板初敲鶴年傾倒其表情則蠢致極妍其武功則純熟精到故雖前輩名伶望之亦退避三舍焉每於紅氍毹上一現色相輒傾動市城而聆其一曲者靡不擊節稱賞嘆爲觀止新安驛一劇尤爲空前絕後之作雖月家姑娘亦有不逮焉

廣寒宮闕是兒家嬌小玲瓏舞袖斜玉潤珠圓人第一不知誰種上陽花

趙美玉

美玉初蒞申江豔名頗噪一時羨之者皆謂不知誰家有福郎以十斛明珠藏歸金屋轉瞬數載不覺青春垂暮聲音笑貌都非疇昔若不以色選而以藝取則跌撲工夫猶可爲櫻花第一枝也

現身不愧化優伶歷盡繁華眼獨青一夢未殘還入夢劇憐花事半凋零

孫桂秋

豐靚如木芍藥嬌艷比秋海棠囘眸一笑六宮無色工秦腔能創新聲其聲清以脆其氣腕以和所歌多悲涼之音聞之輒令人酸鼻演算糧一劇聆者莫不神往

宛轉歌喉喚奈何知卿心事逐流波閒來拍盡鴛鴦譜十萬金鈴護惜多

張文豔

得媚孃之媚睞孃之睞卓文君之放誕袁寶兒之嬌憨其歌喉渾如新囀鶯簧才藝亦高超流輩演花衫戲譽滿一時胭脂虎紡棉花尤推絕唱惟飾青衣每失之妖蕩余友公瑾後裔謂爲微瑕白璧良然

新聲一串脆如鶯消受秋波兩點橫最是動人情切處可兒從小自聰明

陸菊芬

菊芬張姓字耐秋丰姿翩翩慧中秀外登塲輒顧盼生姿演新劇尤負盛名以故烏衣子弟之拜倒石榴裙下者不知凡幾而浙前督某老尤賞識之惜不能守身如玉洵乎藝盡善矣品則未盡善也

我我卿卿幾世修白頭都督亦風流衹今身價應尊重消盡西湖一角愁

月裏紅

月氏之眉雙描新月月氏之目盈盈善睞其最足醉心蕩魄者則嬌啼宛轉情話纏綿故每一登塲輒傾座人嘗見其演新安驛時而紅虬怒礫時而娉娉婷婷英雄兒女判若兩人誠神乎其技矣遺翠花之翠香鳳儀亭之貂蟬亦佳蓋以風騷占勝者

時樣娥眉畫不成柳腰嬝娜許飛瓊自從學得霓裳舞步步蓮花貼地輕

月桂紅

桂紅之貌亦楚楚動人憐曼聲度曲聲調清和每至宛轉曲折處一聲數轉餘音悠揚有時若抑而忽揚則高徹雲表響可遏雲而多才多藝宜生宜旦尤可傾人心胸其演旦也裊娜娉婷芳菲妖媚生則風流蘊藉亦文亦雅歌行路哭靈一齣如讀三章河女之辭雖巫猨

啼峽絡緯悲秋不足方其幽怨酸楚也而老態龍鍾正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鳳儀亭之呂布梵王宮之劉杭燕四郎探母之楊延輝皆其得意之作

啼笑悲歡處處宜慣憑顛倒寄相思清歌妙舞都無恙猶帶賺人一種癡

小桂紅

姓汪氏年十七八霧鬢雲鬟眉目如畫至於眼波之浮動體態之婀娜時蓋罕其匹矣扮花衫雜劇頗臻一時之妙惜所演皆淫佚之戲謔浪媟嬻如陳秘戲市井小夫乃樂觀之

花到飄零總可傷風流賣盡又登場淫聲浪謔眞無賴空惹游絲過粉牆

小金鈴

金鈴名花衫也宛冶多姿才藝罕儔使作掌上舞當不數趙家飛燕度曲作新聲傾其儕輩演虹霓關陰陽河獨工坤伶刀馬旦中金鈴堪屈一指焉

鶯鶯燕燕總憨嬌綰住春光不肯饒卿是飛花儂是絮一般淪落兩魂消

草上仙

姿色不逾中人而體態溫柔別具風流瀟灑之致翠屏山紅梅閣諸劇皆擅一時之妙

落花飛絮太無端高揭簾櫳着意看擅板吳謳渾如昨一般無奈住長安

草上飛

姓唐氏容貌瑰偉長於綠林雜劇名馳江浙間

女兒大抵亦英雄提劍居然唱大風生小自夸身手健一聲叱咤氣如虹

小蓮英

蓮英雖係中人姿而楚腰妙舞吳歈舌粲殊可令人心醉爲花衫以太守綳墨不能投時所好飾脂粉生旖旎風流無一不臻精妙遺跗花之生尤爲時所推許

色不驚人藝足誇自憐一點玉無瑕鬢眉巾幗應如此說與周郎顧曲家

夜明珠

出塵娟秀徹骨清癯自是風塵外物演蝴蝶夢極工

身價應知重一時消魂眞個是情癡明珠小字呼來慣十斛償卿屬阿誰

翁梅倩

梅倩固二十年前迷香洞裏之翹楚也其所居曰一樹梅花館蓋梅倩爲常熟翁方綱舊婢以積慽故竟以主人齋額標作香巢豔幟中年色衰門庭冷落遂遁而爲伶演桑園寄子取鄧伯道掃墓一場唱來字字悲愴足令江州司馬淚濕青衫而白口做工亦復眞切老到

黃鶴樓硃砂痣桑園會諸劇亦頗擅時譽

歷盡滄桑減盡春梅花獨倚暗傷神侯門一個知心婢來現歌場優孟身

玻璃翠

娥眉螓首輕盈飄逸即無仙骨是亦尤物演遺翠花一劇朱顏粉頸柔情密意足令李郎情死而一種羞澀之致時於眉梢眼角間傳出娟娟此豸洵可兒也瘦石生愛之深推爲後起名花誠非溢譽

吳苑荒涼舊夢溫青衫紅袖染啼痕名花總怕風姨妬鶗鴂聲聲欲斷魂

吳子和

人比花嬌音如簧囀歌崑曲悉造其妙演思凡諸劇少有其比

琵琶門巷識吳娃十里山塘好住家不許東皇爲護惜花如人貌貌如花

吳子仙

子仙脂粉生也臨風玉樹天然白皙不須傅粉已是張緒丰神吐屬舉止落落大方間或串青衫亦能稱職云

擲破金錢敲斷釵亭亭玉立有誰偕知卿不是人間種香夢寧教埋下花

小鳳英

嬌憨綽約弱不勝衣明眸斜睨亦足動人演豔情劇意態濃遠情文深至取小放牛之姑娘尤饒天眞爛漫之趣明月珠遺翠花亦能傾動一時

兩字傷心不敢題憐卿總覺翠眉低飛花生怕春光老屬付流鶯莫亂啼

小榮貴　小富貴

小榮貴名優任長海女也長海昔年頗著盛名以漁色故敗其嗓遂退爲樂師榮貴淵源家學雛髮未燥即已知名見者咸謂此韓家雛鳳也爲花衫東裝登場幽情苦緒曲曲傳神足令三河少年顚倒失志其演小放牛也憨跳嬉戲如十三四女郎鬬草光景而嚦嚦鶯聲應弦赴節髣髴聆天上紫雲迴也妹富貴年纔十四脂粉生中稱表表焉

苧蘿山下是兒家歌扇輪翻姊妹花一樣傷心談不得曼聲和淚濕琵琶

東方亮

東方亮燕北人年纔及笄姿容娟麗濯濯如出水芙渠裊裊如臨風楊柳秦腔花衫也惟不似文豔蜚之妖媚惹人於時寡合故知音綦希不爲時所推重焉

聆聲辨色似無聊別有丰標異樣飄我是河陽閑令尹野花亦覺一般嬌

花鳳英

鎭江人十三旦之弟媳也中身常貌而藝則過之演紅梅閣鍘雲囊陰陽河諸劇趙美玉外一人而已

色藝由來不並誇亦能擅長柳腰斜祇憐未得人爭賞野草閑花一例賒

飛來鳳

姿容絕麗其秀在骨爲武旦於表面上觀之似嬌弱不勝者孰知其武藝之純熟乃大足驚人蓋其舞刀弄鎗雖宛若游龍翩若驚鴻不足喻其手腕之敏捷而靈活也求諸今日坤伶中罕與爲儷

姍姍秀骨亦驚人妙舞輕盈掌上身玉樣精神花樣媚醉心一派是天眞

陳飛珠

飛珠夫婿陳姓名丑也觀其劇如讀十五王昌之句輒令人忍俊不禁云

信口雌黃本捷才生張熟魏費疑猜粲花妙舌如鶯囀能令愁人笑靨開

金海棠

海棠與金蓮花爲姊妹行年二十從假母姓劉氏亦後來之秀也演鳳儀亭取溫侯其神情態度妙出天然所演雜劇如新安驛虹霓關皆有可觀惟與桂紅較則又不得不讓一頭地耳

冷露無聲着海棠可憐身世可憐粧抬頭乍見團圝月自恨東風少主張

贈程艷秋六首有序

（瘻公

程郎艷秋京旗人父榮某國變後冠漢姓父歿寄養伶人榮蝶仙家延師教藝習青衫三年始出奏技今十六歲矣余屢聞人譽艷秋未之奇也一日觀梅郎劇罷楊子穆生盛道艷秋聲色之美遂偕聽曲一見驚其慧麗聆其音宛轉妥貼有先正之風異日相於伶官錢家溫婉綽約容光四照並世無與爲比與之語溫雅有度揭來菊部頹靡有乏才之嘆方恐他日無繼梅郎者今艷秋晚出風華相映他時繼軌舍艷秋其誰余軫方適當仁不讓勗之以詩昔賦贈程郎連喜詩畏廬老人有詩相調今見此詩又當忍俊不禁也

日下新聲漸寂寥梅郎才調本天驕誰知後輩風華甚聽澈清歌意也消

除却梅郎無此才。城東車馬爲君來。笑余計日忙何事。看罷秋花又看梅。
協律陳生最自豪。鵾絃矜絕不輕操。肯陪日暮歌臺側。珍重延年一語褒。(陳君彥衡操胡琴。冠絕一時。偕余聽程郎曲。許爲合拍。)
小李將軍意氣橫。散花奔月製新聲。平生難得垂青眼。許爾他年繼老成。(李釋戡負詩曲之譽。梅郎散花奔月諸劇。並出其手。見程郎稱後起之秀。)
風雅何人作總持。老夫無日不開眉。紛紛子弟皆相識。祇覺程郎是可兒。
紫稼當年絕代人。梅村蒙叟並相親。而今合待樊山老。評爾筵前一曲新。

小雲詞　(張治如)

能向騷壇具束脩。將詩字字換歌喉。幅巾瀟洒眞儒士。不費先生築絳樓。
方朔侏儒各化身。瑤池風露感前塵。偷來王母桃花種。幾歷人間二十春。
衆香隊裏門芳菲。第一台前第一枝。自得瓊花來照影。牡丹未敢買胭脂。(在第一舞台唱虹霓關劇。與白牡丹配。白素衣縞袂。郎綠衣珠翠。丰神雙絕。)
仙緣初註鴛鴦牒。意仍含荳蔻梢。却恐秦娥苦相憶。朱唇吹破隔年簫。(郎語哭庵已聘李女結婚尙待明年)
門前初倚七香車。白紵同謳盡不知。(白紵同謳皆樂人名出元微之詩。)不有龍陽遺事在。多愁梅(蘭芳)賈(碧雲)泣前魚。(哭庵贈郎句。本來菊部無雙品。屈作梅郎第二人。去年菊選。郎居童伶第一。尙在伶界大王梅蘭芳之下。故云。)
細認樊樓夾道塵。原來紫稼屬詩人。朱門枉擲黃金價。不買佳人一寸心。(郎詢樊山老人住居甚悉。將訪之。民國禁挾優。而伶人乃專與文士結約。可云雅事。)
自憐身世如萍碎。知汝情懷似水柔。不管司勳腸欲斷。紫雲歌罷一回眸。
心照靈犀一點依。魂隨歌響九天飛。下方太史占星象。道是天狐犯少微。

讚佛歌（爲李痴佛作）

（天天）

三十三天天蒼蒼十二萬春春茫茫天涯春色夢鄉夢天外春夢長刼長春痕夢影幻色界法相紛建諸天幢就中一佛乍出世瓔珞寶垂蓋珠瑞自兜率天降贍部應化忍土爲慈航無相之相無不相化身億兆京垓强一一身出一一舌警覺聾聵針膏肓最可憐憫只情種現女子身臨情場有時臨風欲飛舞天人散花飄霞裳有時彈肩悄然立龍女髻珠騰奇光有時掩袂忽淒絕耶輸負屈凝啼妝有時低眉靦然笑摩登合什皈空王時敷寶座說大法萬山頑石頭低昂時鳴天樂發梵唱曼陁華葉紛飛颺時入禪定默不語結跏趺坐青眉長時舉棒喝作獅吼四衆失色羣魔惶時弘正法御龍象時作游戲騎鸞凰時來時逝泯迹本時隱時現迷陰陽如一點星破黑闇如千輪日生光芒如優曇鉢現佛土如芬陀利飄天香如摩尼珠照爍爍如頻伽鳥鳴洋洋千江明月靈犀寸四大海水青臚雙恆沙衆生光中攝微塵法界毫端藏吾昔斷癡癡轉甚墮落癡海空徬徨吾昔學佛佛莫幾甚深佛法難操量不圖一旦見癡佛忽有所悟心開張卽佛亦癡破法我卽癡是佛齊斷常一一癡人一一佛索訶按趾成蓮邦佛之法嗣有龜氏對花含笑言詮忘佛之上足有鶖子架裟花片粘芬芳無明有愛如來種從空入假天台綱不取斷滅是眞諦不息妄想斯覺王矧我癡佛洵希有人天魔衆同稱揚三十二相淨而滿八十種好嚴以莊兩足之尊福慧具一面却住雯誠將而說偈言讚我佛頭面禮足焚心香能禮所禮生佛契能說所說荃蹏亡誠實言嘆佛之德廣長舌吐胸所藏作是偈已佛微笑授我懸記垂慈光言經百千億刼後妙覺果海同徜徉

（楓林客）

豔菊歌（爲女伶富菊友作）

宜春苑（唐時女樂在宜春部）是胭脂坡（都門女伶皆北豔）解語名花此處多花皆有豔豔各別選豔因之戒愛河易叟愛嘗芝鮮美樊叟愛竹作湘娥素梅豔似董小宛梅叟爲作董逃歌（陳梅生丈爲董素梅作姹女謠）采蘋韓豔冷冰雪霜楓片長兩愛他愛楊花者張秋柳（謂楊玉樓）愛榴愛葵癭公羅（謂劉喜奎）愛紅杜鵑黃衫客（謂杜雲紅）鄂吳同愛杏婀娜（鄂胎鶴爲張小仙刊集吳吟秋爲徵詩）天囚魯陳愛仙桂（天囚贈金桂芬詩百首魯亞鶴陳益公擬刊集）謝愛蘭英靈愛荷（謝公爲金蘭英徵詩靈公爲小荷花徵詩）我非陶潛愛豔菊菊花之豔豔如何我愛豔菊天然豔不似梅花弄冶豔我愛豔菊仙家豔不似芙蕖猶凡豔我愛艷菊上林艷

（菊本宗室）不似馬纓等野豔我愛豔菊豔在神小桃惜無奕奕神我愛豔菊豔在骨牡丹却少珊珊骨豔菊之豔豔且芳豔而不芳笑秋娘豔菊之豔豔且莊豔而不莊羞粉郎（以上七項於時伶各有所指）。菊豔豔於杜蘭香菊豔豔於葉寒篁菊豔豔於董雙成菊豔豔於許飛瓊菊豔豔於花木蘭菊豔豔於河陽潘（菊友每去小生）。豔而有韻秦弄玉豔而含情霍小玉豔而工愁林黛玉豔菊宜種籬之東豔菊足襯楓林紅自慚楓落吳江冷空對菊花豔一叢兒曹交訂周公瑾愛向秋江采芙蓉（小兒霸公與周恕齋爲程豔秋徵詩）。芙蓉那有菊花豔名貴高華絕世蹤弟蒼筤客愛菊姊每和尹郭聽懊儂（舍弟蒼筤客與郭溧史擬爲菊姊竹友刋集尹夢嘆爲蘭友徵詩）、姊姊花中數菊豔菊豔不與衆芳同月芬慧芬我亦愛（金月芬小慧芬皆可人）。不如愛菊愛實濃我借豔菊開豔社錦囊滿貯皆詩筒當爲豔菊刋豔集直致秋圃生春風春聞豔菊豔何有請看仙伶富菊友

（漱紅）

碧梧曲（爲小金鳳作）

綠陰門巷女兒居雲髻風鬟美婕妤婷婷生小良家子綽約丰姿畫不如女兒家住津沽北不與芳菲爭豔色婀娜一點綺羅香生長蓬門八未識結草披榛樂守食椿萱凋樹苦沉淪可憐紅葉青萍影逐浪隨波自鬻身浪子買春如轉軸委婉固辭淚盈掬碧玉原來住小家阿嬌不願藏金屋嫵媚腰肢年十五翠袖翩翩學歌舞楊柳洸漾嬰武洲雁聲嗚咽瀟湘浦托身鞠部豔燕都金鳳題紅字碧梧蓮花妙舌低低唱一曲霓裳一斛珠梨花從此入淩烟燕市爭呼吳絳仙秋水盈盈情脈脈婀娜豔態明纏綿烟籠清彩迷香處映日淩波光瀲灩點點招來逐浪花亭亭不惹沾泥絮一聲羌笛出玉門馬上琵琶帶血痕芳草迷離春已去夕陽古道黯銷魂我是塞外雲遊客小住青泥尋香跡霜天月夜聽清音鶯囀鶯歌如裂石輕盈妙格一塵無精衛聲聲泣世愁江畔誰人識西子陌頭我自羨羅敷黃沙白草悲蕭索孤雁流鶯嗟零落花訊已經廿四番塡河猶恨無靈鵲君不見青衫紅袖兩流離兩地相思兩地知同是風塵紅豆子惺惺能不淚沾衣春到氤氳又將別未唱驪歌車轉轍遼西高築鳳凰台關東已解相思結桃花潭水淡烟籠雲天悵望待征鴻隱隱青山人不見落紅無語怨東風

（中路）

女伶鮮靈芝曲

精華天地毓神奇秀娟山川鬱異姿磅礴彌綸深且久一朝吐洩乃無遺其間名世偏沈寂伊呂不生王者師獨有裙釵靈氣稟亭亭玉立顯英雌紅氍毹上華鬘現萬目爭看好女兒大好女兒更有誰名伶爭說鮮靈芝吾聞芝草本無根佳種何須擇地生自是小家多碧玉寧論門第襲簪纓香閨自幼嫻歌舞早歲梨園浪得名展轉名花移帝國一時佳話遍春明從來都下盛笙歌滿種櫻桃萬樹多風氣年來忽一變菊壇領袖屬嬌娥前茅劉喜奎喜奎之色令人迷後勁金玉蘭玉蘭之色亦可餐復有靈芝色更鮮居然橫亘作中權丁靈芝色原嬌好傳粉何郎年已老崔靈芝色爭稱道善歌綿駒嗓亦倒津沽近歲品羣芳此豸娟娟獨擅場非特容顏誇秀麗歌喉亦自囀笙簧譬如隔葉聽黃鸝又似流鶯枝上啼譬如曉日映芙蓉又似海棠著雨濃三字芳名眞的當寶華燦爛光明亮登場服飾翻新樣臨去秋波更蕩漾不惜纏頭買笑資都爲來看鮮靈芝東漢靈芝池太液分香和露滋後魏靈芝臺上林發秀倚雲栽傳說靈芝產絳珠再投人世作名姝前身卿是瀟湘主夙具靈根與俗殊偶向舞臺呈色相花容月貌雪肌膚龍陽會作劉伶曲如我不才亦步趨唐突美人慚忝竟復萌醜態笑狂奴效顰竊仿孟堅賦欲把靈芝獻瑞圖願美人兮長歡娛延壽命兮光此都

集定庵句贈劉喜奎七絕十首

（中路）

江湖俠骨恐無多甘隸妝臺伺眼波誰分蒼涼歸櫂後側身天地我蹉跎

美人才調信縱橫難遣當筵遲暮情爇罷心香屢回顧墮儂五里霧中行

門外閒停油碧車吟鞭東指即天涯槎通碧漢無多路無分同探閬苑花

中年才子耽絲竹擬策孤箏避冶游靑史他年煩點染文人珠玉女兒喉

珠簾揭處佩環搖塵劫成塵感不銷絕似琵琶天寶後萬千哀曲是明朝

雲英未嫁損華年金屋能容十種仙此事千秋無我席金缸花燼月如煙

司香燕姞略知文不是逢人苦譽君何處復求龍象力商量出處到紅裙

歌泣無端寫字眞蘭姨瓊姊各霑巾神光照見黃金字恐是優曇不現身

趙女輕盈躡銳屣麗情還比牡丹奢願移北地燕支社此是宣南掌故花
梨園變本募誰修儉腹高譚我用憂此外若容添一語人間無地署無愁

觀杜雲紅劇有贈

（中路）

朵朵紅雲現碧蓮廣寒步出月中仙霓裳一曲應天上何事人間奏管絃
春風一曲杜韋娘欲斷當年刺史腸那料蕊宮歸去後人間重復見蘭香
畢竟蘋砧是武夫漫將卓女比羅敷可憐弱質閨中婦幾作樓頭墜綠珠
荷校緋衣無限羞巡方鞫案訴怨愁美人最媿難消受寧我紅裙拜石榴
畫圖有識春風面無限丰神無限情若使留仙編續志也將小傳列寧嬰
信教人生本自由香花供奉久儂劉却從雲散風流後幸得相逢杜采秋
此豸娟娟獨擅場容華絕代觀羣芳坊間刊有雲紅集萬本抄傳貴洛陽
瑤台曾獻靈芝曲雞下黃花賦菊仙獨有雲英風韻好遺珠忍令棄樊川

贈小楊月樓十絕

（梅邇）

霓裳舊部小游仙往日鬚眉在眼前覺後黃粱難再續又登忉利一重天
入宮難怪妬承恩士且耽耽嫉入門多謝靈丹能換骨人間從此豔春痕
雲璈聲裏覩雲翹淺笑輕顰步步嬌柱下也應停史筆為回青眼慰無聊
貞淫正變認雙眸一點靈犀萬斛愁優孟本來能諷諫兩行紅粉盡低頭
白雲蒼狗變重重游戲登場到處逢太息詭隨好男子幽嫺不及可憐儂
蓮花步出小青衫啼笑迴翔總不凡波折無窮迷世路前途行矣慎風帆

台前文武改衣冠恩澤新承到女官（時洪憲設女官）可惜卿卿假雌伏珮環聲隔五雲端
風流檢討愛雲郎捧硯司書翰墨香倘許爲容從悅己窺園人盼過東牆
天生麗質强支持瓜字初分二八時他日唱隨成好事迦陵點筆有新詞
從無兒女不英雄衆目欽遲拜下風萬事隨烟都是幻氍毹終古有情紅

（劬厂）

與老鄉談汪劉二令近狀

劉郎前度入天台（觀鴻聲上天台劇）譚水汪倫去復回乃禁孫登發舒嘯春申江上一聲雷
弓刀小隊消豪氣袍笏登塲現化身李暮不來旛綽死白頭淪落老鄉親（滬人無不識老鄉親者）
繡衣曾現宰官身等是登台龍斷人輸與兩齋諸供俸天顏咫尺最相親
八十衰翁猶健飯三千選佛快登塲但看義恤南亭長竟有梨園老孟嘗

（豁公）

題汪笑儂哭祖廟脚本

彈指風雲換漢唐龜年老去又登塲傷心多少憂時淚豈爲嘗歌哭故王
沸天歌吹夜沉沉滿腹宮商變徵音世界滄桑遺老在幾人掩袂聽劉諶
益都片瓦已無存蜀道誰尋杜宇魂付與當筵作歌哭可知優孟亦王孫
欷嘆劉家霸業消早忘典午況孫曹牛山有句識玄德問舍求田事最高

（石秋）

丙辰春夕聽露蘭春歌受禪台劇感成二絕

兒女興亡感歌壇夢亦眞湖山餘涕淚不見漢宮春
篡跡甘同莽雍容也詔虞可憐丹傳後依樣一葫蘆

（菊園）

梅畹華小影贊有序

丙辰初冬梅畹華南下獻藝一時士夫俱為傾倒顧嫚亭法曲偶到人間嘉會不常匝月即輟予既觀其劇退而思其人腦球印影遽難去懷乃購其肖像十二幀各疏小贊信手拈成不計工拙分書既竟什襲藏之他日出而把玩亦可望梅止渴矣凡百戲迷當有同感文人結習毋笑我癡

其一

宜釵宜弁似假似真亦香亦豔傾國傾城

其二

緣山之鶴冠蓋九洲不生媚態何太風流

其三

豐神妙曼玉潔冰清圓委替月淡雅宜人

其四

凌波微步飄飄欲僊疑在天上非復人間

其五

雙靨點漆膚白如脂一笑百媚粲然露齒

其六

惜花葬花情致纏綿瀟湘心事如爾代言

其七

月宮仙子偶謫凡塵香風飄拂足下生雲

其八

驚鴻倩影。妙舞翩翩。慧中秀外。我見猶憐。

其九

龐兒俊俏。腰兒苗條。迥異凡卉。顧盼清高。

其十

既工絕調。復擅丹青。技術文藝。萃於一身。

十一

支頤獨坐。倦眼乍舒。柔若無骨。豐若有餘。

俳優軼事

以若題

丁悚百美圖外集

◉用中國上等連史紙精印
◉精裝一厚册
◉縱八英寸橫十英寸
◉定價大洋七角

丁悚先生爲海上畫家之一平生寫作精切畫理尤長仕女名滿大江南北前曾有百美圖之輯不脛走天下旋主任神州畫報畫術益進茲徇本館之請求應社會之需要特選最精妙最工細之仕女畫百幅用中國上等連史紙精印每圖縱八英寸橫十英寸筆香墨媚不同凡俗讀此畫者如見美人無數婷婷嬝嬝紛現於前不習畫者可供賞覽習畫者可作範本且圖端題詩均出文學名家手筆如（天虛我生）（張丹斧）（天台山農）（戚飯牛）（奚燕子）（聞野鶴）（張桐花）（陳小蝶）（陳小翠）（朱天目）諸君皆爲當代士夫素所欣賞文明進化好美術兼好文學者益多當以丁悚百美圖外集爲恩物也



笑林一千種



衛生家言謂人能常笑補脾助胃益人身莫可言喻笑話小說一種有引人發笑之功用既可消遣衛生是書爲唐員如先生所輯選輯中外笑史足一千則篇篇能使人開口大笑破涕爲歡上下兩編都二十萬言精裝二厚册定價八角



陳藩司與何九家族之關係

（脈脈）

何九父名喜福唱花旦色藝均一時之選爲女界所崇拜人人欲得而夫之當在魯省搭某園時藩司陳某家有豔婢年十九日至某園觀戲與喜福目成心許乃效紅拂之私奔尋爲藩司所悉以顏面攸關未便提懲一日藩司觴賓招致某園全體入署堂會陳藩對於喜福大加賞重戲罷乘間詢以授室未曰有又詢以有子否曰無陳藩飭紀呼婢出指語喜福曰是女身長膚皙端重不佻有宜男相爾可將歸他日不患無子也喜福驟聞此言如獲至寶當即挈以俱返其實此婢早與藩司有染孕已兩月而喜福大婦適生何九未及八月而婢居然生子矣（爲何九之弟佚其名）陳藩年邁無兒雖姬妾滿前而枯楊不能生稊固無可如何事也某老僕固素悉陳方伯與婢有秘密關係婢適喜福所生子亦確有來歷屢欲請陳將婢與子收回然未便明言一日陳苦岑寂僕乘間進詞曰胡不招喜福來演劇藉遣長晝陳聞言頓有所觸令速呼至有頃喜福來陳詢以近狀何如答以久未搭班日用無所出奈何陳即命移居署內於是何九及婢與幼子俱來陳詢何九何人喜福曰內姪也無所歸故收撫之陳不之疑居數年頗愛何九收爲義兒何九年未弱冠好馳馬試劍性

情浮蕩陳漸生厭棄心兼及喜福擬俱遣去老僕請留其幼子陳諾之爰以千金給喜福與何九遣之去而獨留婢與幼子語喜福曰是兒甚聰慧暫留此俟渠成人再領回此婢爲夫人所鍾愛亦暫留此喜福唯唯而出其時何九已十八歲矣學戲於保定青苑縣全慶班班主以其嗓近黑頭令習淨角有劉大頭其人者爲淨界先進以不知書倩何九代錄脚本（何九在山東陳藩處受學五六載國文略有根底尤善蠅頭小楷）以是人厠身梨園猶之鶴立鷄羣故目不識丁之伶人奉若神明遇有稿件悉請繕寫劉大頭所有脚本均其代抄各戲詞句默識無遺復經大頭指授進步之速幾於一日千里入都隸三慶班班主程長庚與其師汪正士同門長庚行輩於何九爲師叔何九對於長庚亦執弟子禮長庚頗器重之遇有請益長庚知無不言於是何九藝愈精而名益著初搭三慶每年包銀京錢三千串（三百千文）每日車錢六串（六百文）長庚歿改隸嵩祝每年包銀一萬串（實則一千吊）每日車錢二十吊（實則二千文）外串一次紋銀十兩此清同治十年事也老伶工楊文玉既與同門又與同班故言之綦詳至其假弟經陳藩領回爲捐大八成知縣分省河南尋擢升道員而何九庶母（喜福之妾陳藩之婢）居然一品夫人矣喜福本唱花旦以年邁嗓變改老旦拿手戲爲守門殺監（明代事）去王承恩（新舞臺之明末遺恨即淵源於此）其次爲對刀罵子（漢代事）去岑彭母維妙維肖又善演彩旦戲王婆罵鷄其所擅長也都人士迄今猶能道之曾於清同治六年來上海搭老丹桂專演老旦戲楊長喜楊壽長尚未來申也

（民哀）

孫春恒與大奎官

孫春恆爲老張勝奎之徒天津人小名六兒滿科後在京嵩祝辰唱零碎老生初次來申隸劉維忠所開之丹桂無藉藉名鬱鬱去殆二次重來仍隸丹桂時已爲杜蝶雲所開則懸正牌而享盛名矣能倒串丑角趣語風生風波亭請宋靈等劇咸其手編者每日持申報一紙細細讀之自首至尾幷廣告啇情不遺一字翌日登台即將新聞插入科白海派鬚生之說滑頭話實作俑於孫也當其十六歲在京唱零碎時一夕余三勝與大奎官唱中牟縣余因有要事臨期請假管事遂以孫代春恆自知後輩特趨至大奎官前致禮曰劉大爺任兒伺候大爺唱這個戲大奎官適鈎臉聆語回眸視孫勃然曰你是誰也配同我唱戲言已即洗臉拂袖去春恆大窘未幾去津後十年春恆重隸丹桂大奎官亦在是而名已不如前春恆則方凌霄而上第一夕登台孫即指名演中牟縣帶落店大奎官之曹操孫飾陳宮

周春奎之呂伯奢是夕春恆分外加勁幾無句不有彩聲而大奎官幾致失措戲完之後大奎官卽問春恆頭一天何故卽如此揹我春恆笑答曰劉大爺侄兒若不好好唱去恐怕大爺又要洗臉大奎官恍然曰那一回在京就是你嚇你十年前的事還記得淸佢你今天這樣逼人你可曉得老頭子當場下不去春恆對曰劉大爺那回在京許多大老班同在後台大爺洗臉一走眞令人尋死嫌遲較今天更下不去大奎官赧然未幾大奎官他去孫之名日盛一日惜乎嗜好甚深烟酒色三字兼全晏起遲眠嗓音遂沙一日逢星期日鐘鳴三下猶高臥不起背包者催促再四始與巳不及盥漱忽忽至後台一面上裝一面塗沐擦牙出台時吸高粱一杯然後登場唱未及半酒性上湧容光奕奕神采煥然較他伶之以脂粉塗面者高出多多孫菊仙見之自歎不如私語人曰孫小六眞會頑然恐於壽命有關未幾果驗蓋孫究以邊幅不修戕賊其身死於天仙間壁之馬棚弄年僅三十八時淸光緒十年甲申夏也

（夬翁）

雲鶴館主與時慧寶

乙巳三月赴檀太史遊皖之約寓吾鄉雲鶴館主署中小樓春雨暢話生平長夜挑燈娓譚風月迺雲鶴館主似有無限感慨者予異而詢之館主曰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限悲感身世負我故人予意以爲必係列卿御史尚書郎也館主曰不然蓋綺春少主人時慧寶也予願聞其詳館主曰弱冠時赴試北闈邂逅慧寶一見卽以春航見貺迨秋闈報罷慰藉百端贈金解珮一往情深後復說項於周文勤家教讀次年南旋臨行握手曰來歲春明北風起時我放慧字風箏君若得見可扳附北來以慰殷勤風塵中有此解人有此俠人彼滔伶官我沉宦海那不教人一回首一腸斷也翌日出慧寶所書屏條則帖法漢魏骨秀神淸余曰此殆天地靈氣之所鍾耳他日北遊願一見之此蠻時閒話早成陳迹辛亥以還避居歇浦而天涯海角三五故人猶復聚散無常不料館主亦就聘海上日前過訪見案頭有贈慧寶詩四章曰回憶京華聽鳳聲（何威鳳君贈慧寶聯有修林且聽鳳皇叫語）廿餘年事等前生臨歧解珮（此珮今猶保存）重持贈記否都門送別情）我滯京華汝狀元（卿得狀元三年卽予再枉秋闈三年）狀元府覓作桃源（甲午秋闈報罷卿父子給予至楊柳樓梧桐台庭院中相處四閱月次年仍由乃翁薦往周文勤公家教讀始移往）結交似汝賢喬梓世上黃金未足論頻年北望費徜徉慧字風箏放未嘗海上重逢但歡笑嘗他世界幾滄桑　卿像冰霜英爽姿（卿少時雖豔如桃李而冷若冰霜是時士夫頗有稱卿

爲俠伶者）年來紙上見鬚眉（別後共收過像片三次）相逢睜大昏花眼省否當年問字時（相處四閱月中卿無日不以臨帖讀書等相問難也）讀竟爲之欣然曰聞慧寶已來海上泥金大字張遍屋角牆頭予一生絲竹無緣今當破四十年老例一賞故人之知己也此前事亦實事也更可以勉薄俗也予愧無生花之筆不能寫此絕妙之文謹投之菊部叢刊俾世之識大惠小慧者（當時都門士夫有大惠小慧之稱大惠即雲鶴館主小慧即慧寶也）各紓佳著雅播風詩是有厚望焉

湯蟄仙與陸菊芬

（劍雲）

南通張嗇庵先生傾心梅蘭芳備至蘭湯共浴千里寄詩情書纏頭之箋劇感嫦娥之心一時艷吏傳播南北不謂名士風流無獨有偶江浙一水之隔乃有遙遙相對之一人蓋山陰湯蟄仙之賞識陸菊芬正不讓嗇老專美於前也今蟄老撒手西去不知陸菊芬作何感想撮其略史實我軼事

陸菊芬字耐秋原名吳二寶曾操神女生涯於吳王臺畔善辭令鋒利奪人略識之無能作簪花小楷貌腴體肥喉音甚潤既爲伶甚聲有年演劇以冶蕩風騷擅勝急色兒見而魂消七年前在女丹桂演翠屏山以穢褻被罰其人概可想見去歲入杭隸鳳舞台聲譽隆甚與張文艷同爲杭人士所拜倒（張文艷亦爲前之皖江某督所鍾愛）某夕演刁劉氏描摹春情窮形盡妙湯蟄仙適在座見而擊節爲之大聲叫好自是以後無夕不往觀劇菊芬旣得其情不知以何因緣得認蟄仙爲乾父往返旣稔每當夕陽影裏一舸雙槳浮沉碧波青山間見者詫爲范大夫載得西施歸也小唐君作殘夢樓伶話有詩云「我我卿卿幾世修白頭都督亦風流祇今身價應尊重消盡西湖一角愁」蓋即指此

菊芬寓杭州匯豐旅館七號某夕來一少年丰采麗都翩翩自得與菊芬僅一板之隔惟行蹤詭秘日必更易姓名杭警檢查素嚴見狀大疑以爲是必黨人可以邀功少年遂被捕少年自供因觀菊芬劇惑其色藝冀效韓壽偷香一親芳澤倘克償所慾雖死無恨廳長疑有別情提菊芳對質警卒又於房中搜得便帽一頂呈案廳長問帽何從來少年相識否菊芬供帽爲男裝時所載與少年素昧平生菊芬平日雅善撒嬌且喜於言談之間夾雜一二新名詞至是大發雌威要求賠償名譽損失及擅入居室拘捕之罪一面則打電話請蟄

老作古。既而門丁持湯先生片至。矚長婉言認過。送之歸。少年押一星期。以儆此事。外間知者尙鮮。唐君范蓀爲予言之。不僅湯老之軼史。亦梨園之佳話也。

易哭庵與黃潤卿　（天聲）

黃潤卿本京師某校學生。幼好皮簧。課餘之暇。寄聲歌唱。久之。遂荒學業。賦性穎慧。學戲輒能曲肖。初玩票。頗有聲於時。易哭庵之女公子年及笄矣。一見鍾情。白之於父。哭庵故名士。風流倜儻。能不爲舊俗所拘。企潤卿英敏文秀。不忍拂愛女之心。亦微露坦腹東牀意。遣人言於潤卿。勸其照常讀書。他日卒業。玩票可。遽入伶界則不可。女公子以爲好事克諧矣。不料潤卿浮浪性成。不慣約束。心方爲戲所迷。寧可失此名門閨秀。而戲則不可不唱。哭庵慍。遂作罷論。未幾。潤卿果入伶界。拜路三寶爲師。專習花旦。出而售藝。以色佳名大噪。達官貴人。頗有招之侑酒者。人言嘖嘖。其行乃不可問。戊午正月南下。隸滬上第一臺。復爲合肥鉅公李某所眷。其友張某。形影不離。亦有曖昧不明關係。吾友叔鸞云。伶界多一花旦。卽中國少一男子。趙醉梅與黃潤卿。皆足爲票友之玷。可謂慨乎言之。今潤卿已與某氏女締結婚約。不知易女公子心中作何感想也。

名伶與富商　（天聲）

滬上著名花衫走肖君。其顏如玉。初由黑頭。改武生。性好漁色。有勝學專家之號。繼學花旦。節取馮梅賈之藝一爐而冶。遂有南方第二梅郎之目。乃父笑蓮。恐其爲色所誤。實行黑籍寃魂故事。假芙蓉城主之力。羈之。走肖果樂此不疲。然而容光煥發。卒未能掩其美。見者羨之。謂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而走肖之貌。又何以絕不似乃父。不知走肖與笑蓮。特名義上之父子耳。卽其母亦非走肖生母。此中蓋有絕大之黑幕也。

上海淫風甚熾。妓女不姘戲子。不足以稱時髦。戲子不狎妓女。不足以成名。伶三十年前。花界著名人物。爲四大金剛。陸蘭芬其一也。陸與銳康顏料主人奚某。兩情甚篤。一面又與笑蓮私。笑蓮武生。好勇鬥很。本不解憐香惜玉。而奚某之待陸。則溫馨甜蜜。從無疾言厲色。言愛情。則如此。至於經濟方面。奚本富商。素喜揮霍。對於蘭芬供應無少吝。而笑蓮之狎妓。固注重倒貼主義者。色之觀念。實居其次。蘭

芬以一身週旋兩情人之間尹邪避面不勝其煩遂由比較上感奚某之情惡笑蓮之奸賃私邸於六馬路某里雙飛雙宿儼然以身相許矣笑蓮知蘭芬之冷淡必其情敵奚某作梗乃雇武行打英雄數人俟於某里見奚出起毆之而致命之傷尤在笑蓮之當胸一踢奚本文弱書生手無縛鷄之力歸寓即喀血旬日即夭亡笑蓮乃爲蘭芬除招牌迫其改嫁斯時蘭芬已懷孕畏其暴力飲泣相從翌年遂誕走肖又期年以病死此事走肖知之奚子鶴嚴知之鶴嚴美如冠玉與走肖貌相同二人見面相喻無言吾友春浪與鶴巖友善爲予言之如此

周大升與康黑兒

(睦公)

昔年上海梨園有武旦康黑兒韓桂喜二人康以武技勝身段蹻工允推第一韓亦以武技擅長嗓音淸脆兼唱梆子靑衣如三世修三疑計等劇凡武旦皆有一合手武二花臉爲對操(彼中以同場撲跌者謂之對操)康有周大升韓有劉福義對操時碻能得心應手毫無破綻而周之技藝實較劉爲優韓回京不逾年又來滬一次後在京被自養之狗咬傷手指斃命人以爲宿怨也康周二伶歷年所有積蓄在申開詠霓翩因有班無館卽挈全部往寧波野唱(卽江湖班)一夜在甬郡某鄉唱高檯戲(寧紹夜戲例須唱到天明)周大升業已塗面忽內急見臺上戲碼尙早不致誤場遂起如厠直至武劇上場仍未回同人久候不至互相詫異緣周旣係是班主幹平時向未誤公於是遣人四處蹤跡突見周橫臥田埂上羣以爲倦極而眠喚之不應以燈照之已伏維尙饗矣有謂爲野鬼所戕者有謂爲寃鬼索命者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同班中均惜之而以黑兒爲尤甚蓋與周搭班數十年交契已深不免兔死狐悲之痛未幾獨力難支班底解散康思周甚切不禁老景日增境遇日蹙每登檯既無對手武技日漸生疎乃改唱刀馬旦疇昔久爲班主一呼百諾今則依人肘下動輒得咎大有書空咄咄之態人皆謂其有神經病未及三年遂逝其子唱二路武生前數年搭班鶴鳴園翩因姦新聞某姓妾從逃被控至今不敢來滬矣

譚鑫培與探母

(天受)

探母一劇爲鬚生唱做最重之戲老譚得大老板之眞傳參以余派中年最受歡迎雖曰老譚唱做之佳而石頭瑤卿俱在壯年爲其配

角所謂牡丹雖好須仗綠葉扶持也不意晚年於此劇竟遭挫折琴師孫佐臣曾爲我述其事壬子秋老譚演此劇於北京某園坐宮西皮甫開唱忽然喉間來痰嗓音大沙幾不成音草草下場(見娘)(過關)臨時易以賈洪林且公主爲大鼻子孫怡云更足減色雖是日聽戲者未肯報以倒好然均掃興而返老譚悒悒誓必重演以復名譽未幾應滬上新新舞臺周詠棠之聘登臺未久又囑周貼探母公主仍畀怡云其時劉鴻聲適在第一臺以此劇爲拿手滬人既熟聽劉之嗓音高亢遂厭老譚嗓音之低弱於是老譚依然不得意返京時路過天津百代公司挽其唱片公司本訂西皮劇爲空城計而老譚自請改唱探母坐宮以示不弱於此劇返京後即邀石頭瑤卿寶云復演探母大賣氣力卒得隆譽足見老輩之於劇絲毫不肯草率也

賈璧雲與宋志普

(天受)

璧雲本一梆子花旦碌碌無特長祇面首尚佳壬子年爲大舞臺聘請來滬繼小樓之後居然大紅亦賈之始料所不及也賈在河南演唱最久包銀不過三百元以內予曾得其小影一幅即在河南所攝時二黃戲尚未能演與牡丹花同班即現在第一臺之宋志普彼時志普嗓尙未敗(捧打)(沉箱)等劇頗受河南人士歡迎(宋爲常子和之徒與春航同師)賈梆子劇本不多常常倒糞乃私自請教於宋指示二黃各戲俾兼演之非能演正工戲也而來滬打泡戲中竟列二黃劇固然欺上海人懂戲者少亦因北京名角尙未南下且有亡國大夫斗方名士爲之捧場言論鼓吹代其作集搖旗吶喊倡爲黨爭竟敢與根基甚固之梅馮二黨對壘惜無眞實技藝終歸於敗今滬人有深惡志普而醉心璧雲者不知賈之藝固學自宋也

紫靈芝作科長

(劍雲)

紫靈芝董姓名茂卿小字大領子魯人幼崇七金子爲師習梆子花旦以貌寢名不彰藝亦平常僅長跌撲而蹻工又不穩健光緒中葉在京獻技打砲戲爲新安驛繡帘一揭盜裝虬髯而出臺下捧場者銳聲喝彩靈芝偶一不愼一驚而跌看客爲之哄堂次日即去燕都後來滬上亦不爲人所重鬱鬱返魯時有濟東泰武臨道李宗岱之少公子號道源者具斷袖癖見該伶悅之與之匿竭誠供應務得該伶歡心而後快擲霍達數萬金竟致破產靈芝乃以白眼相加漸露鄙棄態道源痴心不死反居間撮合何翠寶以博其愛何翠寶者小

字黛卿本坤班名武生性淫蕩人盡可夫初姘秦腔老生魏連陞(即元元紅)會魏下獄始爲靈芝所得何父恃其女爲生見翠寶淫蕩無度不再鬻歌歸咎於李公子之多事遂控之於審判廳山東齊魯日報曾載其事李公子遁之他鄉靈芝竟與之絕人謂妓女無情不謂像姑之無義亦復相類焉今靈芝與袁項城之某公子設飯館於天津租界營業甚發達又爲山東鹽運使署科長私蓄兩三萬僕從如雲招搖過市不知者幾以縉紳目之又孰知其忘恩負義本一卑陋無恥之賤優哉或言靈芝原丐人子姊氏四兒素爲流娼本不知有情義特怪李公子之咎由自取云斯言也予甚韙之

蕭孝廉之孽緣

(劍雲)

陳瑞麟混名大狗子幼爲像姑美而艷雅爲士大夫賞識芳名噪一時擅長青衣派宗余紫雲藝不在石頭瑤卿下雲南蕭少亭孝廉好男風惑其色繾綣情深有如伉儷所作贈陳詩多至成帙憶其七律腹聯云(欄前紅豆相思樹鏡裏朱顏解語花)傾倒之意溢於言外洎乎蕭老精力就衰二人乃效顛鸞倒鳳故事蕭亦竟舍質缺道臺不做甘與陳終身厮守形影不離大有不可一日無此君之慨顧聲四播路人皆知陳妻某氏有烟癖性又奇淫以夫爲蕭所縛慾不得逞因撚酸而欲宣佈二人秘密蕭雖掩耳盜鈴究以顏面收關又恐有碍功名大懼出重金賄之始已然而欲蓋彌彰越日繁華報已以(彼婦之口)標其題揭而示人矣現蕭陳年皆半百仍寢食與偕卜居魯省殆有死則同穴之意天地間戾氣所鍾無奇不有若二人者豈我佛所謂宿世之孽緣歟

汪笑儂之家庭

(劍雲)

汪笑儂名僢字舜人號仰天原名德不妥又名德克金而據穆詩樵君言實名德潤田滿人世襲子爵由拔貢得縣令性情疏孏沉湎詩酒以淸狂革職隱於伶別署伶隱善編劇二十年來頗有聲於梨園友人叔鸞評爲舊劇界之維新派新劇界之國粹家允稱確論笑儂之妻聞爲濟良所人物不詳其底蘊有悍名初議納娶長子某誓死力諫笑儂不聽遂仰藥卒年方而立也次子某亦爲後母所不容流離在外未卜存亡笑儂懦弱乾綱不振妻黨之權大張搭班唱戲唯妻是從得資亦奉之於妻括其生平不備爲登場之傀儡即在家庭亦屬牽線之木人笑儂酷嗜阿芙蓉與年俱進每夕破曉始眠俾晝作夜一至旁晚八時家人環聚塌前遞聲呼喚不醒則以烟噴之四

肢漸動略一轉側又復酣然入夢則以烟槍塞其口移火就之人不醒而烟自吸呼呼盡三五通始能起坐披衣又三五通始能下床行步再三五通始能盥沐進膳復三五通始能上絃吊嗓時間一到忽忽進劇場挾烟具俱去下裝同寓則一塌橫陳雙管齊下大吸特吸不知東方之既白死之年烟費已達二十八元一日聞之寧不可駭吾嘗謂笑儂實一煙精如以X光鏡照之必能見滿腹烟蟲蠕蠕而動也新劇家王鐘聲之妻乃笑儂小姨自其夫故即寓笑儂家妻舅某亦蟠據其宅貪婪無厭時向笑儂索貲暗幕中權力絕巨苟遨笑儂不與其商彼必運動阿姊作梗務達其慾而後已戊午暮春隸丹桂第一臺嗓音失潤啞不成聲又以居滬久漸失號招能力前後臺感情咸不愜老境頹唐時演時輟中懷抑鬱自是多病六月某富商堂會煩笑儂演空城計來遲誤場座客譁散某日到園又誤場翌日第一台遂不排其戲七月往祝浙督楊樹棠壽爲警廳所捕雖旋即釋放而已憤極難堪歸即大病延至八月十九夜寅時逝世時春秋六十一也死之日其妻猶私扣烟膏不能盡其量身後蕭條草草入殮一代名伶如此下場亦可哀已

孫菊仙之僻見

（劍雲）

孫菊仙以武舉子玩票入伶界天賦歌喉眞氣內充其爲唱開闔抗墜任意所之或沛若江河或細如一髮盛世元音足使玩廉儒立蓋處處以結實見長非同他人以纖巧取勝者清季見賞於慈禧后供奉內庭二十年頗深知遇之感庚子遭拳變家業蕩然襆被來滬初亦賣力繼見滬人顧曲程度太淺往往於其精微奧妙處瞠目不解而於平淡無奇處反大聲銳呼心殊厭惡後此登台隨意敷衍專以碼詞偷腔爲務欲聆其佳唱不在紅氍毹上當求之於盃酒晤對之間一日演空城計座有傖楚陡喝倒采菊仙遂改（我面前缺少個知音的人）句爲（我面前少知音對牛彈琴）觀者默然自是感情益惡其玩世不恭如此菊仙爲人任俠仗義有古君子風對於後進票友獎掖甚力某夕於味蒓園借錢朗如演烏盆記菊仙去張別古出場除報名外所述皆其個人歷史知其惓念故君深矣菊仙生平以兩事自誓一面容不入照相館二聲音不入留聲機故春秋七十有九而攝影不過兩次其戲片外間亦有兩張菊仙曾登報否認至索其像片印入書中雖屬至親好友亦必靳而不與或詢其故菊仙曰書無論如何佳將來必有滯銷之日一經過時隨手亂拋甚或撕成單張包裹銅幣豈非糟蹋人即不然以予臉子賣錢亦不願也話匣本玩具之一悶損無聊藉以取樂今則栗子店亦有之矣隨開隨

唱與沿街乞兒何異予非供人玩弄者故予之唱雖出重金不入話匣也據其所言亦有片面理由述之以見此老之孤僻

楊俞換子

（劍雲）

楊月樓繼程長庚掌三慶後與俞菊笙友善兩氏內眷亦頗親密時皆懷孕臨盆有日菊笙謂月樓曰吾儕交可刎頸情逾手足毋使兩姓舊誼及身而斷趁此時機聯一世好弟婦與嫂氏所生如係一男一女則指腹為婚由異姓骨肉進為兒女親家如同屬男或同屬女當互相交換以永情愫月樓諾之及期則皆男也果如約小樓既長頗悟異常兒振廷則黠傲不馴如劣馬之不易駕御菊笙漸有悔意然以駟不及舌不能自食前言而天倫至親究難恝然於是盡出其技以授小樓對振廷則不免冷淡故菊笙武劇小樓得十之七八振廷僅得十之二三不知者猶謂振廷頑劣不能得父憐愛小樓雅馴始能蒙其垂青豈知俞氏私心未除顯分厚薄此中有換子之關係哉某遺老為予言之如此得之傳聞殊難證實然以其為常情所有尚非離奇突兀之談故樂得而誌之至於是否確有其事遑當質之兩姓之家族

蓋叫天一毆之功

（民哀）

蓋叫天老五為武旦賽旋風之弟雲中燕之徒未滿師即私遁後三麻子開玉仙始與時慧寶同時出臺第一夜打泡白水灘第二夜花蝴蝶第三夜惡虎村第四夜天堂州彼時牌名曰小白旋風三麻子嫌其不雅特為改名蓋叫天然所演之劇悉學李春來謂之蓋叫天名實不符曩有童伶曰蓋春來余曾於共舞台見之藝無可取若蓋老五大可謂之蓋春來偏曰蓋叫天何耶老五好漁色與妓笑春樓林笑春葵青雲金牡丹老七等往來幾無人不知（時尚在春仙與老鄉親汪笑儂高福安等同班）近年稍稍斂跡實有所憚友人告余光復前一年蓋叫天在漢上某舞臺因演花蝴蝶傷臂遂返滬治傷繼至無錫聚奎班唱壓軸臂傷新痊而自負孔武多力有某女郎愛其魁梧日躡包廂中以目送情蓋亦時顧盼之一夕蓋在某橋下之餛飩肆中兀坐不去目注對門其目的物即包廂中之女郎也一則微露半面一則垂涎三尺大足惹人觸目適有賓某過此覩狀大怒叱蓋曰此地乾淨土況有賓某在豈容汝淫伶玷汚吾鄉蓋大吼飛一足踢其腹未中賓乘勢勾其股復助以雙拳蓋遂仰跌賓數其罪而痛毆之經好事者之勸始已蓋含羞蹌踉遁翌日即輟演返滬自

是以後不特好色之心少殺其驕矜之度亦自斂不少今日而能得保令名者實某一毆之功也

劉永春怕看影戲

（菊園）

劉永春幼年與金秀山同業影戲所謂影戲者設布幔燃紅燭使人於暗中作歌燈前為傀儡之舞移影於牕合而成劇乃灤州影非歐洲之電影也及長以唱淨得名自以為恥緘口不提影戲二字人有言之者亦掉首不顧聞究不知何所忌諱也永春有徒姚某乃姚福奎（卽蓋俊卿）之兄某年師徒在蘇搭班姚某頑鈍好嬉日常以所得資購麵人對舞為戲偶為永春所見必怒形於色擊其頭顱碎其麵人口中作申申之詈其徒初不解舉以詢人或告之曰汝師出身影戲在梨園為賤業今見汝手持麵人對舞適觸其隱以為有意譏嘲故怒撻之非惡麵人惡其有類於影戲也姚始恍然自是對其師不敢玩麵人並不敢說影戲

小喜鳳冲犯九龍口

（菊園）

伶界忌諱最多旦角一行尤須自慎稍一大意卽成衆怨之叢台上鼓吏座位名九龍口未開鑼前他人如私自落坐或私動餉器演戲一有差錯必將歸咎其人彼輩信奉旣篤有時亦竟靈驗李春來與應桂馨合開春桂時有花旦小喜鳳者名為桂馨義子實則乃其弄兒恃寵而驕不守梨園規則某夕時甫黃昏尚未開唱小喜鳳跳躍上台傲然自得有黠者紿之曰小老板汝敢坐九龍口否喜鳳曰他人不敢予何懼黠者更激之曰坐九龍口不奇敢動鑼鼓否喜鳳亦取而敲之旣而天色已暮上燈啓演觀者寥寥及得探子回報（梨園同行每晚均派人調查各家營業以資比較）果賣末塊牌春來不悅問有人冲犯九龍口否黠者以實告春來怒責之喜鳳反唇相譏復撒嬌撒癡哭訴於桂馨李應二人幾致失和殊可怪也

楊延輝發羊癲瘋

（菊園）

羅小寶自隸丹桂第一台後學譚有得頗蒙滬人嘉許惟為後台排戲者所抑往往將其戲碼移前乳臭未除之石月明反居其上識者多爭鳴不平小寶性文靜少生動沉默寡言不善交際其受同行傾軋之因端在於此戊午四月初二日報上忽登羅小寶留別紀念廣告以小寶將離滬觀者大集是晚小寶唱四盤山本排壓軸子臨時仍與石月明之碰碑對易出關演起至見弟一場一句西皮失落

香於十五春春宇甫唱完容色驟變口流白涎連人帶椅向後仰跌配六月者爲吳桂芬大家與彼同呀一聲右手扶頭左手亂揮忽忽進場而尚發羊癲瘋之楊延輝亦由值場者四人抬入後台了事觀者大爲掃興紛紛猜測多謂改換戲碼鬱而至此而據小寶自言則謂幼時即有此疾云

諸葛亮翻觔斗

（切膚）

鬚生孫春恆扮相儒雅舉止雍容諸葛亮戲舊日伶界中推孫爲第一是時上海譚調尚未盛行而空城以孫爲絕唱津人佟四在滿庭芳開設金桂軒孫亦與焉一夜排演空城計其下一齣即虮蜡廟孫上場爲時已遲武行經理囑孫馬前孫允之然上場後彩聲雷動孫意興頓豪乃振起精神高唱入雲狀甚閒適後台武行早已扮齊大爲焦躁去覓德公之趙德虎尤怒不可遏遙奔孫之後面使盡十二分氣力摑以一掌孫即從台上一個倒錨子直墮城下矣一時台上下及看客始而大駭繼而不禁大噱值場人將孫扶入後台而虮蜡廟乃出場孫大恚雖園主竭力調停當夜先勸孫回寓翌午偕趙德虎暨武行經理等同至孫寓燃香點燭且備盛筵爲之服禮一時皆傳爲笑柄云

金錢豹丁內艱

（切膚）

武生高福安性至孝前隸某園時曾奉母來滬迎養其妹居天津高母以思女故因而成疾勢甚危險迨女由天津來滬母心稍慰病亦稍瘉時福安亦以足疾請假同時足疾告痊遂銷假登台其第二夕排演金錢豹方與孫悟空交綏接第一場又忽然中輟連環套接踵上場矣是時譚叫天同隸一園觀者以爲時間迫促以致草率終場預爲叫天演唱地步不知高母在寓忽焉逝世其家人奔赴園中囑福安速回福安聞信急忙至家其母死已久矣福安悲痛幾不欲生生平嘗以此抱恨終天云

想九霄被刦

（切膚）

甬人劉維忠第二次在湖北路開新丹桂（即今第一台址）所邀角色如小叫天大奎官周鳳林想九霄余玉珍等皆極一時之選南市各會館每逢秋間例唱廟戲一日某會館邀請新丹桂各伶會串想九霄演畢乘藍呢轎返寓（其時尚無馬車）將至十六浦橋突來匪

徒多人不問情由將轎擁至江邊聲言魏珍老板請田老板晚餐飛渡浦東少時園主得信趕即詫人渡浦與魏珍商議願餽送洋兩百元始將想九霄贖回自此南市之高檯戲無人顧問均視爲畏途矣按魏珍向在北市租界一帶橫行無忌專事拆梢自李金鰲踵至較魏尤凶悍魏即退至浦東勾結鹽梟私販黨羽旣衆聲勢極大以較李之動以白刃從事者微有不同云時光緒十年九月也

黃月山得名之原因

（脈脈）

月山爲短打武生中泰斗海上伶人凡演盜御馬落馬湖白水灘等戲無不惟黃是法黃亦人傑矣哉雖然當黃之初來海上也其戲極少技亦尋常茲特撮其一二爲戲迷家談助黃本天津某鄉人不習正業好勇鬥很北人謂之混匕兒義與上海流氓同拳棒亦略有門徑專喜與武伶友善二路武戲如白水灘中押解青面虎之武員花蝴蝶中之展昭獨木關中火頭軍亦能扮演偶爾登台尚不失男兒好身手然戲不多故不搭班前清光緒某年上海某園震其虛名聘之南下第一日排八蜡廟第二日伐子都第三日白水灘第四日無戲可排以其所能演者僅僅在是園主無可奈何祇得令請病假藉以藏拙然旣聘其來滬登台僅三日即畢事此心終覺不甘乃延某伶昕夕教授就其性之所近者教之始則花蝴蝶緣其平日鐵條工夫最好旣則教以溪皇莊一枝桃四杰村盜御馬等戲月山性極聰明研究月餘而技術已斐然可觀登台演唱居然叫座園主於是奉若神明然其月修終年所入不過千二百金彼時北里中有名妓李巧林者心焉慕之黃登台必往觀焉目成心許歷有月餘由某媼居間介紹目的始達李富於資罄其所蓄爲置衣飾黃月山三字大名益哄傳於上海

天娥旦得名之原因

（睦公）

天娥旦佚其姓津人也初在燕京搭班一尋常之梆子青衣耳昔年武榮泰開天福聘其來滬聞該伶初唱花旦貌不揚行頭晦舊乃改青衣離京時該伶師祖諄囑之曰汝所擅長之技難合滬人心理此去決難邀美滿之譽我爲汝計不得不另籌對付之方今有一戲與汝聲調行腔不謀而合惟我一時不及記憶汝到滬後倘不得意可訪伶界前輩某君爲汝師叔行可以我言告之求其出舊藏秘本戲情如何串法如何是何戲名懇其不吝教誨倘能到手汝必可因此得名若彼靳而不與必須下心苦求務償所願而後已切記毋忘天

娥旦謹授教到申登檯滬上各班向例新人物初到必須先演三夜以賣座之多寡而定包銀之鉅細奈僅唱兩夜生意大爲減色該伶窘甚乃告園主曰第三夜毋須再唱候我新戲排成擇日登檯看情形如何再定包銀行止於是遵其師祖之囑往訪其人道來意某即令其試唱一闋謂之曰汝之音調須唱燒骨計最爲合宜既係某君命汝來此我何所吝即檢此戲脚本與之並授以唱法演法該伶如獲至寶當約同班應配角色不分晝夜照本排成內中以丑角馬飛珠去店東擇日懸牌大書特書連檯正本燒骨計此劇滬上從未演過莫知其名率以爲奇至期果然看客雲集七點鐘已座無餘隙天娥旦名譽鵲起聲價陡增某又授以池戲一名水生三官早生一佛即倒廳門一名拾萬金該伶即以此三劇輪流串演園主固利市三倍該伶亦名利雙收後又重來兩次亦頗得意直至李春來主持春仙邀該伶演唱觀者數見不鮮方覺平淡無奇此後不知其蹤跡所在矣

老奸巨猾之王洪壽

（睦公）

王洪壽於十數年前在滬上開玉仙戲園（即今孟淵旅社舊址）虧累甚鉅以赴津邀人爲名一去不返玉仙則由李春利暫行代理未幾開歇洪壽在津適臥雪公督直因運動被委爲編輯新劇首領袁去繼任者爲四知亦戲迷中人洪壽又得以蟬聯楊死洪壽遂滯津沽本埠湖北路春桂戲園（即今藥風新劇社舊址）初爲李春來所開後以訟事讓與趙春廷擬邀洪壽回申又恐彼負債太多難以料理其時按目中有名大魁者願出爲理處洪壽欠項接業中最多（接業者即按目行業）即由大魁疏通以洪壽遠在天津此款一時決難清償與其懸爲宕賬曷若俟其返滬隨時拔還雖不能全數歸清亦可得尺寸之效各按目僉以爲然然後由春桂給發川資派大魁去津往迎洪壽本有返滬之念苦無機會又以滬欠不追難得有人來接遂偕魁到滬進春桂趙春庭乃擋下把出身李春來開春桂時武二花臉人才缺乏故武戲正角皆以趙春庭承之趙與春來配戲厯爲合手甚爲春來所賞識遂招爲女婿春來自遭訟後園中各事皆由春庭經理起居服飾登時闊綽異常終日花天酒地置園事於不顧致各項角色包銀不能應期給付洪壽見衆心已散大施其籠絡手段結納諸名角使之附已一面到西牢見春來將春庭近日行爲過甚其詞以動之春來本一直人驟聞其語大發雷霆當春來涉

訟之初卽延某大律師保護今聽洪壽一面之言卽由某律師出面令趙春庭將春桂賬目理淸所有前後台均歸王洪壽主持此固趙春庭引虎自衛然亦胡作非爲授人口實以致遭此挫跌春桂自歸洪壽經理曾邀小子和演唱一月並不虧折而月終報告皆有絀無盈秋後關閉復由趙春庭糾資再開改名春貴其時洪壽已結歡粵人楊潤芝創建法界新劇塲按目大魁自春桂歇業卽進寶善街之同春（卽今丹桂髦兒戲園舊址）將近冬臘例有打野鷄之舉有桂芳閣主人朱老四者在同春三夜野鷄外串有洪壽在內因王洪壽曾欠票不知其數係朱老四中保此票已歸朱手朱卽將此票還諸洪壽言此項欠款不必還矣當爲我幫忙三夜彼此有益計賣千數百元大魁見獵心喜以洪壽由我得以返滬有此情誼决無不可商之於王一口應承然後再向同春包戲排古城相會人加三角當夜生意尙好楊潤芝前見洪壽在同春外串心滋不悅卽向王洪壽云新劇塲將次落成年內必須開幕所定各角一概不許外串汝爲總經理理應知之洪壽唯唯大魁與洪壽相約之夜潤芝已將洪壽約往伊之住宅商議大事遷延時刻由夜飯而吸烟總不放其出門時逾十點鐘大魁異常焦急洪壽當用電話告同春言被楊東所絆不克自由時已過宴不及唱古城相會宜改演打嚴嵩煩董長清（卽董三雄之子）去嚴嵩可也迨過十一點鐘仍不見到座客大譁抛椅擲碗人聲擾攘園東恨極力掌大魁之頰又被賬房諸人毆打頭破血淋叩頭乞命適新捕房西捕經過查悉情由令後日美公堂對質越日上堂各人據情稟白洪壽供謂並未允其外串矢口不移於是中外長官責該園主與按目不應野鷄騙錢各罰洋二千元完案洪壽出向人言實爲楊潤芝所誤至於公堂萬不能承認云云究竟楊是否歟禁洪壽外人不得而知然洪壽何妨直言稟告其咎在楊决無罰園主大魁之理乃洪壽竟忍心害理移禍江東昔日若非大魁搭救何能來滬是則大魁之求榮反辱王洪壽之以怨報德趙春庭之開門揖盜雖屬咎由自取其不平孰甚焉後三年新劇場南洋第一台歌舞台皆請洪壽爲總管三家皆一敗塗地王雖向人言其貧窘而上海格致書院東首旣新置住宅一所又添辦全副行頭手內積蓄不問可知果誰欺欺天乎

馮春航之豪舉　（嘯廬）

春航姓馮名子和受業於牛氏之門復爲夏月珊弟子人因名之曰小牛十餘年前蜚聲蘇滬執南方旦角之牛耳紅氍毹上貞靜幽嫻

輕盈淺笑令人之意也消早經人刋印專集行世年來身軀日肥扮相臃腫致爲杭人所鬨返滬搭第一台千六包銀遂一跌而爲八百唱做亦大不如前懶惰敷衍甚至醉酒銜杯半途落地後入新舞台稍肯用力與夏月珊演梅龍鎮陰陽河等劇尚有可取扮就是我之皮冰仍不足觀與毛韻珂較判若天壤滬上劇界因名之曰千六頭面孔然其豪爽之處頗有足資談助者嘗在鄂省漢大舞台演劇時班中人戲以宴飲爲請嬲之再四毅然曰諾遂命一跟包往某番菜館囑其暫遲收市劇場散後有人來此宴客劇畢自班主至打英雄及婦茶者一行百餘人共往就餐達旦席散計費銀七百餘兩在新舞台時嘗有一龍套戲謂同伴曰天寒矣皮衣尚在長生庫中其將何以度日春航笑曰若苟父我尚有何憂曰戲乎曰誰與汝戲因朗聲曰父春航正色應之命少俟隨與其跟包者耳語跟包者去未幾負一大包至並發票一紙交與龍套視之則石路某衣莊二十六元之皮襖褂一套也又所吸香煙必最上等者火爇即棄之每日所費不可僂指計後台雜役若干人每日人必得十餘支實僅焦其端耳或且可以售人其所爲大率類此亦云豪矣今春航至蘇搭春仙第一台較前略瘦頓覺改觀演劇亦稍認眞余初以爲春航在蘇得名最早所以認眞者欲保其名耳一夜觀其演賣身投靠飾倪鳳姐媒婆買麵歸來彼竟躍登桌上媒婆詰之支吾以對笑不可仰余始疑之後悉與一程姓女目成程僅母姊二人觀劇必與姊偕年正二九既已挑之俟於馬路口即晚便偕往某菜館聚飲翌日得至其家遂宿焉僞言月入四千年只二十四向程母求婚母惑其言許之越數日行婚禮於某旅社成伉儷焉

小寶義之艷史

（脈脈）

小寶義學藝於京師而蜚聲於東三省吉林一隅大名卓著津妓某氏旅吉有年忽生崇拜英雄之心視寶義如李靖己則願效紅拂之所爲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已非一次妓豪於貲纏頭費非惟不索分文而寶義之衣服裘馬悉其代置綢繆繾綣匪伊朝夕盟要碧落誓訂白頭特某妓雖非羅敷而寶義實已有婦惟未行親迎之禮耳乃風聲所播此段佳話傳至天津爲其父兄暨其老丈所悉擬赴吉林瀕以監督正欲首途適上海第一台往聘（此民國元年事）爰挈寶義返津門某妓躡蹤而至偵悉寶義已膺滬聘趣唔寶義知不可留乃滂沱而道曰情郎南去妾身雖未隨以俱去妾心已隨郎俱去矣今妾擬析其積貲之半在津購置田產屋宇專俟郎歸爲他日偕隱

之所長途跋涉請自珍重勿以妾爲念寶義茹淚登舟酸楚萬狀第一台期滿北上將與某妓履行婚約惟與某氏女訂聘在先嫉妒乃其姊丈見某妓之與寶義已成不解緣其將何以處某氏女商諸寶義之父父莞爾曰似此區區問題何難解決他日兩姝進門不問資格而計年齡疇長疇爲姊疇幼疇爲妹其豁達而滑稽如此寶義覩此意外佳遇洵足令人豔羨第自與某妓晉接技藝退步幾如江河日下來滬三日卒不得志甚矣女色之不可近也

周蕙芳之穢史

（菊園）

周蕙芳名廣紹吳人父爲八股老朽辛苦半生未青一衿以耕讀終其身蕙芳幼失恃及長面目娟秀姣美如處子惟賤骨天生頑劣成性好從村兒遊而畏讀書如蛇蝎未終篇即棄席而逃雖有嚴父監督無效也父不能耐痛責之淚痕未乾笑靨已承頰父知孺子非讀書種子攜赴刋江學鏺業而蕙芳驕傲不馴頑鈍如故管事者無如之何也時寶鳳戲園有武丑飛飛飛者本江湖賣藝人善走繩索以三上吊一劇鳴於時蕙芳見而羨之手攀足蹬躍躍欲試飛飛飛涎其美誘之曰汝愛此乎以汝之色何必屈身習此果有志於戲曷拜吾爲師從事花旦必可大紅汝其有意乎蕙芳大喜頓首受敎飛飛飛驚逢意外奉之歸實則彼除三上吊外皆不足觀焉能敎授花旦劇彼蓋居心叵測欲效禽獸之行耳蕙芳年方十四不解鬼蜮伎倆竟棄正當職業誤從匪人迨一入虎狼之口遂無由擺脫矣飛飛飛雖收蕙芳爲徒並不行拜跪禮稱以繼父作爲螟蛉延聘名人敎授花旦應有之技蕙芳敏而慧舉凡顰笑嬌啼癡媚憨趣諸要點悉能參透個中三昧兩年藝成飛飛飛視之曰可矣命名小桃紅初至湖南常德搭班玲瓏活潑頗能哄動一時邀顧曲者之贊賞乃蕙芳恬不知恥屢假與其師弟小順通又未幾見愛於巡警局書吏陳某祖此禁臠人盡可嘗無分貴賤有求必應小桃紅遂成爛桃子綽號知此其穢可知有老生龍壽者與蕙芳同隸一園見其姿聰質慧將來必可出人頭地又知蕙芳與飛飛飛不過名義上之師徒唆蕙芳背師潛逃蕙芳惑焉某日隨龍壽遁事爲小順所知中道追回蕙芳直奔巡警局求救於陳師爺堂訊時謂飛飛飛雞奸幼童強迫認父拜師之舉實非所願局長大怒仗責飛飛飛肉飛血濺幾頻於死並監禁龍壽三月此事始寢蕙芳遭此變故恐飛飛飛欲得而甘心焉夜至滬投奔李春來搭春仙茶園班演唱一月聲譽平平再赴鎮江改名一來香與老妓老三姘識相偕入長沙搭蓋金紅班老三勸命

其討人仍操皮肉生涯一倡一優亦頗相得詎知蕙芳本性浮薄忽棄老三而與湘妓花素芳結不解緣而蓋金紅之猶子小余三勝又與老三之討人有染老三顧此失彼旋回鎮江蕙芳則與素芳至滬卜居於珊家園餘慶里始改今名此民國前該伶之穢史也自是而後不知蕙芳萍踪何往民國四年忽出現於京師以其半新不舊之楊乃武新茶花等劇號招觀者與林顰卿同爲京人所重一時身價之隆幾欲壓倒王蕙芳并肩梅蘭芳後以姦案被逐燕都遂無其立足地今又不知流落何所矣

張文艷之污史

（菊園）

張文艷鎮江人幼失怙其母私於張錫卿即以爲父錫卿皖人業成衣匠自是棄賈習伶撫文艷如己出文艷有姊芳名文奎綺年玉貌蜚聲菊部歷有年所綠樹雙鶯不知傾倒幾許烏衣子弟時文艷年而幼演劇亦稚弱處阿姊肘腋之下如小鳥之依人人以其爲太璞天眞嬌憨多趣則亦以愛文奎之心愛之未幾文奎爲法華銀行某君所賞刼以重金藏諸金屋文艷亦輟演蓋二人演劇如手足之相聯不可須臾離也某君既得文奎其慾逐逐復思甘心於文艷屢誘之不爲動終未能達一箭雙鵰之願時滬上拆白黨之名始發現黨中有范某者湘人綽號范和尙美姿容聲屬後進未立寸效不能得津貼衣衫襤褸鬱鬱無聊文艷方屆破瓜年紀出落如春日牡丹濃艷絕倫而守貞自範頗不易致黨中人提議曰小范自負多能願入黨無功未能見信今文艷天生尤物而又詭詭拒人苟能誘而汚之則黨中公款恣汝取用彼方亦無須倒貼果能小試牛刀將來自不難身臨大敵也范雀躍起於是傅粉薰馨錦衣華服日伺文艷之隙十日果奏凱一載而文艷之腹膨脹懼爲外人識私服打胎藥母知之已不及防只可假作痴聾聽其自由文艷自是以往大開方便之門好之者皆可一親香澤一朶鮮花任人攀折癡情人頗爲之惋惜也范某大功告成遂與文艷絕仍操其拆白生涯文艷則轉輾入杭浙人爭以一見爲榮軍政兩界中人暱之頗衆有湘人歐陽某某者本齊省長私人恃其換援得補警廳警正其人素好狎優老而不改廳長夏超惡之將有待而未發適文艷二十初度好事者爲之稱觴祝嘏歐陽亦具禮往賀事爲夏所聞密告齊竟以有玷官箴撤差浙人無不傳爲笑柄今文艷應徵出局夜度有價公然以坤伶作私娼某鉅公之姪視爲禁臠楊督軍且納爲寄女以視乃姊孤芳自賞凜不可犯其一淸一濁爲何如也嗚呼文奎死而有知必痛詈阿妹之不肖

雲林飛之怪史

（菊園）

雲林飛姓甘名從喜魯人短小精悍膂力過人兩臂紅筋暴露色黝而黑擅開口跳所至有聲某年在鄂搭班印人某覩其衣服麗都面目姣好遽以指觸其臀從喜不拒睨之以目越數日再至其地印人復來以從喜有意於己也出穢語挑之從喜頷首向僻靜處行印人大喜以爲可達目的隨之去至曠野四望無人迹躬身下伏印人方舉足陡見寒光一閃生殖器已墮地矣印人大嚎聲如宰豕倒地亂滾而死從喜從容歸以石灰麼之遍示諸伶謂今日取得肉手槍一枝肉子彈兩粒可以陳列博物院中任人觀覽也其惡作劇如此

雲林飛嗜蛇成癖生平所食不下數百條每行郊外遇有蛇洞即駐足不前俯身下視雙目炯炯耀然生光蛇見之俯伏不敢動渠則去其首尾隨意取而食之脣齒模糊血腥觸鼻令人望而却步某日於石縫中見雙頭蛇一條喜甚以爲生平食蛇雖多尚未遇此異品食之當有無窮美味即亦不暇詳察生吞而下詎知首甫落地忽猛嚙其趾深入寸許拔而拋之麻木如非己足歸後醫藥罔效遍體腫爛而死此其食蛇之報乎

混混串戲之笑史

（鵠鷗）

十餘年前天津有混混甲乙丙三人在某戲園客串空城計甲去孔明乙去司馬懿丙乃以琴員自任台簾一啓甲甫登場彩聲四起甲徐行至台口於未念引子之先對看客言曰咱還沒有開口你們叫些甚麼再來好咱就不唱了觀客及捧場者皆默然迨發令畢馬謖已復傳入帳孔明開唱在即丙適如厠未來該園琴員某恐其誤場預備代承其乏坐甫定而已至一見即詈其多事某不敢辯抱頭鼠竄而逃此時甲已叫板曰亮有一言將軍聽了鑼聲一住應緊接胡琴歷許久丙之絃音不能扣準則遷怒於鼓吏謂其鑼鼓聲浪有碍胡琴和音令止之鼓吏不敢違拗即停止以待甲𠳐鑼鼓驟停不審何意回首怒向鼓吏曰咱唱戲你竟敢冷場嗎鼓吏勢處兩難懼而遁丙怒曰是咱叫他不要打的你怪他還不是臊咱的皮麼甲不待詞畢遽前揮拳二人遂互擊正在扭作一團忽後台跑出一頭未加冠口未掛髯粉面白袍者手執大棍猛撲二人曰你這兩個兎崽子如此搗亂難道成心不叫咱漏臉嗎此人爲誰蓋即去司馬懿之某乙也於看是客爲之哄堂

票友演劇之趣史

周君海上數十年老票友也串武生能舞眞刀翠屏山爲其拏手某日在張園演唱行頭本向某伶假定臨時竟未送到只得在大箱中覔一雙褶子尚可將就靴則敝敗已甚周君穿之上台正與潘巧雲爭吵時用力過足而右足之靴幫竟與靴底脫離觀者大笑周君狼狽下台一時有破靴石秀蹩脚石秀之號

此事後數年浦左某君學淨角票界甚推重之初次登台演草橋關進宮面君之詞句亦竟忘却飄然下場票友責之某君曰所貴爲票友者與來而唱與罷而輟非若伶人之唱戲必以規矩繩之也衆聞其言無不捧腹近則某君學已高深執海上票友淨角之牛耳矣

某日某票房在味蒓園會串戲碼中有草橋關四郎探母等戲而草橋關之光武四郎探母之六郎均無人扮演畫家某君亦票友也遂自告奮勇以一人承之衆怪其素未習此某君力謂必不辱命及登台後白口尚能對付唱句則全屬吃螺螄人皆笑不可仰而某君自若也戲終有問之者則以聽者本不懂戲何必明言爲辭於是衆尊之曰吃螺專家

甬人某君唱做工鬚生會串四進士盜信時其妻出奩照例須將燭吹滅而某君未曾戴慣口面竟屢吹不滅觀者譁笑某君窘而燭愈不能滅後除去口面始能滅燭然已費時三分鐘矣

某君身材魁梧戲又極博惜無一能精某日在中舞台串獨木關初則將盔跌落繼則將鞭脫手一時有仿李陵碑之詞句嘲之曰台是中舞台關是獨木關口口來到此去鞭又丟盔

做工鬚生票友某君在票界頗負盛名衆亦承認其爲上海票界巨子曾演徐策跑城出場兩個身段頭向左一點左首帽翅脫落向右一點亦如之一頂紗帽變成一領頭巾幸某君老練毫不介意始能終場

譚派鬚生某君係名琴師陳君之得意弟子某日在法租界共舞台唱全本瓊林宴鬧府時頭巾墜地紮網脫落一縷假髮以致蓬鬆場面置之不顧某君無奈只得一手掩頭一手作勢雖能勉强對付精采已全非矣

七年前因某項善舉南洋公學學生演劇於大舞台壓座爲吳樾行刺五大臣新戲以扮演不及臨時加一烏盔計以此劇無身段容易

對付也然飾劉世昌者亦須舉手數次如張別古往左以左手擋之往右以右手擋之亦不能差誤飾張別古者爲廖連卿往左走則某君舉其右手連卿見有誤即改往右而某君亦以差誤垂右手而舉左手以致一誤再誤觀者譁然某君終不自安幾至不能終場

（知非）

宣統三年管海峯包大舞台日戲籌款銷票得力竟賣滿座是日除該台原有脚色外特請票友數人客串中有陶某之盜御馬正演拜山一場打坐已畢說至（若有綠林豪傑能將此馬盜來方可算得天下第一條英雄好漢）念詞未畢花羅帽忽下墜値場者急與重結久未扣住陶匆匆下戲房竇爾墩掀髯大呼（好馬吓好馬）回顧天霸已不知何往獨脚戲如何可演窘甚只得改口曰（嘍囉們天霸那裏去了追）此劇遂草草終場次爲晴川小穎之彩樓配場面已拉倒板覓其人不得管無奈代唱一句打長鎚仍不出旣而得之於大衣箱畔管促其出小穎曰吾倒板尚未唱也於是又唱一句倒板管止之已不及一齣彩樓配遂唱兩句倒板又次爲梅鶴軒主之魚藏劍第二場遇姬光千爺叫板後應唱（富貴窮通不由已）一段二六彼忽忘詞苦思不得反身逃往後台管告之令再出堅不肯連說（阿拉吃不消…）（按梅鶴軒主甬人）音宏而促台下看客咸聞之笑聲震屋瓦此後梅鶴軒主遂不敢唱舊戲蓋深知其難也（菊園）

票友蘇某嘗與芙蓉草合演梅龍鎭於新新舞台蘇飾正德嗓音越唱越小做則越做越亂倒彩不已大糟特糟適正德有追趕鳳姐掐海棠花一節蘇某乃趁插花之便一進不復出說者謂李鳳姐已被正德帝邀入小房子去矣（舍予）

新劇家現形記

（菊園）

任天知原名文儀長白山人新劇界之唯一法螺家初至滬在光緒末年自言爲孝欽后那拿氏私生子天潢貴胄滿儲革命思想擬假新劇以自見時新舞台藝員潘月樵夏月珊兩氏急公好義爲其甘言所惑以爲此志士也不可無以助之奉以鉅金執贄於其門伶界若熊文通等皆受其累某年赴白門擬施敲詐於端午橋技不得逞則佯言蹈海死不一月又復活回滬繼入日藉名藤堂調梅歲庚戌創進化團廣收門徒號天知派游於長江一帶勢力頗厚惟是進銳則退速不久即蹶如萍浮水上隨風飄蕩任其所之天知烟癖甚深

本一老滑頭素恃無本錢營業爲生今其門人汪優遊王無恐顧無爲王幻身等皆不受羈勒自領一班天知反潦倒窮途無人過問足見以利相結者金盡則散不足與言義也乙卯夏天知在鄂一手而辦新劇舞台三思以宛楯之資本吸鄂人之血汗無如時運不濟易發難收營業清淡岌岌危殆天知赤手空拳無法可施而數十百人又倚之衣食窮極無聊竟以新劇淫伶黃鵠聲與某姨太太舊劇淫伶劉禹臣與某妓女兩對野鴛鴦合演四雙搖會藉以騙錢而活命其寡廉鮮恥老悖昏聵實堪痛恨亡何愛民舞台將停演債務紛集僉唯天知是問天知危坐後臺垂頭喪氣重圍難出情亟智生咳嗽一聲痰落於袖呼僕人取手巾是時孔方未到號令不行無一應者渠乃裝腔作態遶罵混帳東西豈有此理諸君請坐我自取之索債者待久不至知己避入俄國領事館於是諸人大怒羣集俄領之門將俟其出痛毆之以泄憤俟焉馬車一輛至門內呼送客一蜷髮虬髯者登車去天將黑俄領始詢衆何爲曰待任先生曰任去已久諸君何不追衆不信搜之果杳乃知適間之客即任小施神通化粧以遁者也此事蔣有若無爲余言之足見天知之狡猾矣

青年社社員俞再世年逾知非于思滿頷醜人作怪徧喜自命風流民國元年作客滬上每出遊頭戴方巾身穿黑綃效甯樓傳王文裝束徜徉於馬路之上同輩呼爲許仙見者詫爲怪物某晚寄宿某棧見樓下有苟合者觀之不耐取冷茶灌之人疑爲鼠尿一塲好事遂被驚散某年往嘉興演劇寓某旅館一夕爲蚤所擾苦不成寐聞間壁秘戲聲愈難安枕披衣起自板縫窺之正在得意不期用力過猛板質脆薄轟然一聲橫跌而過連人帶板直撲床沿此一對無媒自合之野鴛鴦大驚而起見此怪物眞所謂氣又不是笑又不是也翌日述其事聞者無不絕倒

晚清末年新劇不甚發達顧靜鶴等往蘇州梨里演劇因新劇無人過問思假京劇以號招於是遍發市招大書准演空城計至期觀者麕集座無隙地豈知後臺未帶班底一切行頭均無着落彼等異想天開諸葛亮往借道士罡衣（罡衣中綉寶搭）以代八卦衣用道士巾以代綸巾無靴則着便鞋無羽扇則借潮州人扇烟之灰鵝毛扇無黑三則以丑三代之二琴童則借道姑子帽女尼背心二老軍則借保甲局勇字馬甲足套雨靴棉花作鬚司馬懿無帥盔借城隍之冠無蟒袍借照相館戲衣師昭二字不用四龍套則借警察之黃衣東拼西湊居然板鼓登塲此一齣空城計既不像道士作法又不像尼姑念經既不是警察出巡又不是城隍出會閱者試冥目一思

尙復成何景象

新劇大家劉藝舟高足夜未央出身姓氏不可考自言姓錢有時又姓葉詢其籍貫則倏而贛倏而皖倏而燕曾無定所其人實一無賴二次革命劉以黨籍被捕其妾孫氏本破落戶中人楊花水性不安於室夜未央挾以來滬桃源里內野鴛雙棲居然代行師職孫氏有女香林年及笄矣不善其母所爲夜未央則迫而汚之一載以還用資告罄計無所出勢將待斃乃鬻之於伶人鄭某己則淪爲鷄鳴狗盜之雄今且由梁上君子降爲卑田院長矣香林鬻歌於共舞臺爲青衣花旦聞藝舟恢復自由後仍將孫氏贖回置夜未央於不咎藝舟之雅量誠不可及乃徒之本領尤不可及人稱新劇人爲社會教育家若夜未央之行爲殆能實施社會主義者矣

老生溫亞魂本一塾師不耐坐三家村冷板凳投身新劇界學識平常人尤粗蠢喜發議論如顧無爲之文不對題常自編一歌每至一處必背誦一遍詞句俚俗不倫不類中有兩句溫自以爲得意之作詞爲（中國同胞四萬萬二萬萬男來二萬萬女）人見其大聲疾呼必掩口葫蘆甬人尤惡之此與市儈口頭禪特別改良維新文明同一可憎也

有蜀人寄恨生者姓劉名鐵颺以醉心新劇崇顧無爲爲師時新劇方盛顧以盜名欺世創劇學館寄恨生不察貿然從之識者謂自入顧門死兆已伏後之效屈靈均隨三閭大夫游其禍根實蹊於此日也劉既習新劇其心彌熱自立大同社於滬上謀得利原址地盤所限一月而閉乃走吳門會飛虹社勢不支挈新劇無賴皷其如簧之舌甘言誘惑劉爲所動貸三百金繼之授其權於陳無我陳亦奸宄者流慷他人之慨盡取而揮霍之金盡勢迫則改隸他社置劉於不顧劉窘飛電其師顧無爲求援顧亦袖手不救於是索逋者日逼其償前之甘言誘惑者復揚聲辱之劉不能堪覺四面楚歌實無生路於某夕投胥江死於戲顧陳之肉寧足食乎新劇家之罪惡可勝誅乎

女新劇家誌

（菊園）

歷來歌場名伶向以旦角最佔勢力論旦角之要素舍色藝不爲功而色與藝較又覺色勝於藝藝不敵色色也者天然之美質有生以

俱來稟天地靈秀之氣奪造化小兒之工非若藝之可以習學而得歷練而成也

雖然旦角重色固矣吾以爲旦角演舊戲不如演新戲之自然男子飾旦角尤不如女子之自然蓋舊劇旦角珠翠滿頭鑽飾蔽體衣裝之厚蹺工之高在在近僞俗而不雅天然美質反爲所掩色相光彩未免暗淡而女兒心事細微柔密又非男子所能體貼得到更非男子所能代言是則不如其自演之工而切予嘗謂女子演劇生丑兩門自不足望男子項背而旦角當然視男子爲優也

上海自新劇中興甲寅而後始有女子單獨演新劇初上臺扭揑作態步履生硬甚或舉止失措囁嚅不能出一語習之久稍可寓日觀者漸集卒能一幟獨標另闢殖民地人見其爲投機生業事半而功倍一時紛紛繼起達數百人之多惟男新劇家最初發起猶多學界中人而女新劇家自始即無大家閨秀流品之雜身價之卑亦可與坤伶等量齊觀夷致其實不過藉演劇作特別商標暗中究操何業則不可究詰矣今新劇已失敗地盤完全爲舊劇所佔而女新劇家反得分據各游戲場稱雄舍三五佳麗色藝可觀餘亦不足道也

林如心爲七閩沈氏之女姊氏大林曾設碰和檯（滬上私娼之一）於老垃圾橋其女倚爲錢樹子如心貌不驚人清癯露骨天生寡婦相無望於皮肉生涯起而演新劇工悲旦愁緒苦情彌足動人悲旦多屬烈婦結果必死如心於將死前先有一番表述離情激楚字字哀涼頗能深入人心得人感嘆以是享盛名儕輩無其匹惟閩人操滬語舌根終木强第論言詞殊不逮梁一嘯既而與顧無爲辨識一以第一老生自命一以第一悲旦自許男子新劇家門當戶對頗自以爲美滿姻緣將議嫁娶矣乃如心之母鴇兒愛鈔以無爲有乞兒相將來必餓死吾女貴人焉能效王寶川爲化郎妻必不自量須以萬圓爲質不則毋妄想無爲本窶人子終年所獲不過兩千金安從得鉅資祇得商請讓步由無爲供如心衣食住權作臨時夫人而如心每月進款則歸其母執掌二人乃至愛儷園雙雙登臺演同命鴛鴦劇以爲息壤一載而後携手赴鄂居然大書顧無爲君之夫人女新劇家之泰斗可謂顏之厚矣聞無爲自納如心處境益窮所入恆不足供如心一人之用不知此野鴛雙棲將來果能鴛鴦同命否也

李癡佛不知何許人聞爲林氏養女天生尤物嫵媚入骨芳齡已過二十四番花信遠望之猶若十七八好女子初隨大林應客繼偕如心登臺嬌憨柔媚動人盡在不言中雖有木雕美人之號猶足以迷陽城而惑下蔡或謂癡佛若即若離故意引人入彀爲其傾囊耗資

者頗不乏人兄某有鬥性公然效齊褒文姜故事南山敝笱之詩可為彼誦之矣

梁一嘯為某宦下堂妾貌僅中姿雅善作態其為旦能兼閨門悲哀風騷潑悍之長雖極平淡之劇一經彼演皆可點鐵成金化腐朽為神奇吳儂軟語妙舌天生念來朵朵蓮花能移人之情於不覺演藝程度堪以首屈一指隸民興社一載致人魔力頗巨初與王幻身有染繼又重墮烟花為某君量珠聘去

蘇一鳴吳人原名滌民姿容姁美身材合度與徐若僑有婚約鶼鶼鰈鰈兩情頗洽始至漢皋演劇嬌小玲瓏巧言如簧極受鄂人憐愛返滬後私於王幻身乃與若僑絕以待徐之情待王亦有皓首偕老之願呂月樵開共舞臺一鳴入局又與小阿四苟合既而聲譽漸隆為天津某園以二百元月俸聘去某富商一見鍾情有金屋藏嬌之意一鳴乃以對徐之手段對王哀此墮溷之花他日不知飄泊何所也

謝桐影為彈詞名家謝少泉之弱息本演小生曩與如心配戲有一對壁人之譽因意見分手專演悲旦貌映麗性穎慧他人所能渠無不能某輪船買蘇曾納為簉室後歸蘇石痴

蕭天競毗陵人佚其姓小家碧玉薄有才名工繪事花卉蟲魚皆有根底(見本書藝苑選萃)夫儒孀家貧不事生產天競求離異來滬習新劇為小生能操京語翩翩風度不減張緒當年兼演旦本來面目做工表情均擅勝場現歸蕭天呆

錢天吾梁溪人為某氏童養媳不能任惡姑虐逃之滬入ADC戲園初習丑專演頑童一路戲女子飾男兒總不能純任自然獨天吾可混鬚眉出言吐語尤多風趣後改旦過於癡肥不甚可觀現歸張治兒

葉文英為女新劇家後進演悲旦認題甚真出以全力務使已身與劇中人化而為一以故精采飽滿常得觀者贊美貌雖不妍而束裝登場別有風光倘能猛進不懈不難奪林如心之席也現歸商人王某

董天嘯小字蓮碧吳人曾在上海開明女校肄業略具普通程度由史某作伐予歸董天涯適其夫辦中華女子新劇社天嘯亦從事於斯兩年出臺雖能頭頭是道藝事究尚淺弱好自為之他日不難出人頭地也

高枕石本姓王父某曾攝浙江烏程當湖等處縣篆清鼎既革棄官來滬家遂中落枕石幼字滿清貴冑董某紈袴習深不務正業烟賭嫖吃無一不能揮金如泥沙不數年竟破產分飛勞燕各自東西枕石難自給倡坤一女子新劇社為小生繼改老生藝甚平常其人善射虎工詩詞頗具巧思演劇之暇懷李義山集以自娛亦天涯淪落人也友人施君與彼有舊以其原作見示端陽有感云賣花天氣雨蕭蕭旅邸思親別夢遙佳節已從愁裏過癡鬼偏在客中銷半生淪落詩情湧十載飄零壯志消杜宇聲聲歸未得他鄉風景總無聊秋閨云（調寄一剪梅）陣陣西風入畫欄花也摧殘葉也摧殘小樓深處不勝寒雨也潺潺漏也潺潺　此中滋味話猶難見也心酸別也心酸天涯咫尺隔雲烟身在蓬山夢斷巫山

沈儂影本一下等淌牌其為旦泣有笑容喜帶悲音醜人作怪偏好搔首弄姿大似男新劇家張雙宜愈賣力愈使人肌膚起粟夙為吳寄塵所賞初猶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今則一榻橫陳終日吞雲吐霧雙飛雙宿儼然伉儷矣

留蜀餘話

昉題

繪圖九尾狐全集

九尾狐者爲三十年前海上最著名妓女胡寶玉之綽號也而一妓女別其號曰九尾狐其媚術之功其手段之高其軼事之千奇百怪不言可知故是書內容關於數十年來海上花界中如四大金剛十二花神種種不可思議之趣史笑話以及嫖客之豪舉優伶之秘密社會之狀態市面之盛衰歷歷如畫描摹殆盡全書四十萬言情節奇妙前後貫串尤爲難得欲知個中掌故者不可不讀洋裝華麗六厚册外加錦匣

定價三元

全書三十六册

外加錦匣一只

定價二十元

正續三希堂法帖

特價大洋八元

郵費外加



尊譚室戲言

（小隱）

譚調悠揚汪調高亢然審於發聲精於讀字殊途同歸初無二致孫氏嗓音雖好尾腔除去伊呀哦即不能成調梅雨田譏其爲滿嘴鷄鳴鵝（伊呀哦三字諧音）殊非苛論近如時慧寶以高亮之嗓音醉心孫氏專於重濁求之至爲識者所擯而南北童伶爲之師者非敎以孫氏之重濁即授以海上之花腔小小朶爲名伶楊桂雲之孫楊小朶之子以伶界之世家所習老生亦尙未能免俗吳鐵菴有神童之目其祖若父皆開票房家學淵源秉承有自譽之者稱爲譚鑫培第二台步身段確有似處惟唱則亦專尙花腔不但非譚且並不守規矩論者謂今之顧曲家知音有幾若必循規蹈矩板板唱去必不能爲普通社會所歡迎欲博台下彩聲非使花腔不可是明知其非亦不得不然行之既久遂流於滑此劇界後生之所以無人才也

溪皇莊在昔亦爲譚鑫培名劇光緒中葉譚專致力文戲此劇遂屬黃月山矣全劇以褚彪送飯一場爲精華黃氏唱（來來來隨我把馬棚來上）一句一手挽定彭公走兩圓圈至將彭公推入馬棚雙手將門關好一口氣方纔用完眞可謂聲容兼到者也猶憶乙未中秋日在北京廣德樓觀黃月山此劇以夏月恆飾尹亮以劉來保飾蔣旺以張黑飾賈亮以李金茂飾花德雷以李吉瑞飾徐勝以侯春蘭飾張耀宗以楊英玉飾蔡慶以飛來鳳飾蔡金花角色齊整冠絕一時今滬上演此劇多減去送飯一場李吉瑞親炙黃氏未得皮毛

殊愧爲名師之徒也

梅畹華之女起解玉堂春二劇爲雨田所親授稍存紫雲遺規此外宇宙瘋二本虹霓關等戲亦尚可取但美人姿態最重在眼畹華目光遲鈍而無神采且眼胞亦似微腫而舉世盛稱其色實非予之所敢知其唱僅能與胡素仙較短長方以吳彩霞盛時尚似稍遜做工雖受業於路玉珊實欲追步王瑤卿聰明則有之惜無實在工夫耳自排演黛玉葬花嫦娥奔月春香鬧學等戲後一般自命風雅之士與夫好新喜異之徒爭相贊美他姑勿論卽化粧已甚離奇要知今之戲裝卽古裝之代表也舍戲裝而別求古裝實覺標奇過甚況紅樓夢一書出自淸代林黛玉亦不應着古代服裝是尤無足取也葬花看西廂記時默無一語弦鼓皆停有似新劇則又不合於歌劇排場而聞牡丹亭曲時只能如空城計之聞琴魚藏劍之聽簫須用排子合乎樂奏略一點綴便足達意若必由幕內唱一正折崑曲扮黛玉者呆立台上至數分鐘之久似嫌關節不甚緊湊且亦無味之甚也此等戲雖爲方家所不取然頗足以博外行今南北醉心梅氏新劇者固大有人在也曾見譚鑫培演四郎探母梅飾公主譚氏緊板非常之快唱至（五鼓天明卽回還）梅竟接不上去又梅氏常演混元盒之蜘蛛精遇雷落水高四保去公子往救梅氏忘卻詞句由四保代爲含糊過去高下台語人曰蘭芳以若大名角竟至忘詞然台下無一人叫倒好臉子關係誠不淺哉

天雷報一劇做工最易過火昔張奎官雖以是戲著名以較譚鑫培未免有雅俗之分譚唱此劇調尚簡潔腔還本音全劇固以說白作工爲重譚氏一味率眞行其自然而眞情如繪能令觀者咨嗟歎息忘其所以幾若身歷其境其入人之深卽在無絲毫火氣譚氏之後惟票友沛厚齋規規學步可稱十得八九此劇賴以不絕余叔巖雖不及厚齋亦尚可觀餘若賈洪林劉景然孟小茹等但能搖頭打戰殊覺討厭之至而滬上趙如泉夏月珊麒麟童等野狐禪更何足論張嫗一角爲羅壽山之絕作以配譚氏端稱合璧叫天百歲之天雷報在三十年前卽已名重一時譚固非羅不演羅亦非譚不配竟是生成一對老夫婦民國以來羅病不能勝乃以蕭長華或王長林代之蕭近俗王近粗均去羅遠甚矣

戲因人而傳非人得以戲名也如賣馬實一毫無意味之戲譚鑫培演之遂稱絕唱金錢豹不過一短打小武戲俞菊笙演來便名震一

時太行山爲開台之前三齣何桂山李順亭演來亦精采異常足見無論何戲能手爲之便自不同且演戲之道亦猶讀書必由淺易以進高深由板滯以進活潑在昔童伶登台老生戲必爲擋亮二進宮天水關等武生戲必爲八門金鎖陣蜈蚣嶺等從未見有執十餘齡童子而唱碰碑洪羊洞長板坡挑華車也現時劇界見譚鑫培演連營寨則亦排連營寨見劉鴻聲演斬黃袍則亦唱斬黃袍等而下之即汪笑儂之哭祖廟馬前潑水亦復有人效顰要知伶人各有心得享名亦非偶然若徒拾他人之名不求他人之實此汪笑儂演珠簾寨之所以貽笑大方也

賈壁雲自民國元年來滬爲海派所軟化藝實遠遜於前然相貌姣好身段玲瓏固猶高於膀大腰圓之毛韻珂也毛技在當年固然不如壁雲在今日亦尚不足與壁雲比倫然安分守已唱梆子花旦尚不十分討厭自有多材多藝之徽號出於是老生也小生也武生也老旦也大唱特唱好高蹦等之心理亦猶之乎小達子耳其唱由余瞎子所授予雖爲紫雲之子實豚犬耳其技能只有致髦兒戲之資格毛以唱梆子邊音之左嗓復經髦兒戲大家余伯琴之指教此種二黃尚堪聽耶

小達子不得志於津沽以滬地尚大有可爲有恃無恐到滬後各評劇家交相指摘魔力僅及於下等社會然尚恃宏碧緣爲後勁未肯輕於一試比及毛韻珂排宏碧緣賣座極盛小達子至是萬不能不演以與之競爭於是排三本宏碧緣賣座亦甚寥寥且華稱毛韻珂雖不佳較小達子高出萬倍足見看客非盡盲瞽比較的自然公允也以最得意之地點演最得意之好戲而不賣座小達子於是乎如鼯鼠之技窮矣

黃月山之死在庚子之前去今將近二十年現時劇界雖尚有黃派之名詞在實則黃氏之學已隨其人而俱逝矣如李吉瑞瑞德寶皆親炙黃氏者李蹤稍負時名但於黃氏之學去其精華拾其糟粕似是而實非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也德寶頗能循規蹈矩不似李氏之胆大妄爲十餘年來每與譚氏配戲益有進步然其技藝雖有可觀亦尚非純粹黃派李玉奎爲玉成班之坐科弟子亦爲黃派之嫡傳於黃戲所能甚備奈其本質太壞音至毫無是處其餘號稱黃派者固尚大有人在亦不過僅欲進於李吉瑞一流耳學黃者不得黃之精髓亦猶學譚者僅存譚之皮相黃派在今日僅以李吉瑞爲個中健將黃氏有知亦當痛哭矣有白玉崑者亦稱黃派演反五關

鳳凰山等戲皆為黃氏得意之作而李吉瑞之所不演者顧其人名不甚顯未之前聞玉成弟子皆以玉字排行意者其亦系出黃氏歟其人修短適中扮相尚不難看但喉音已失寬而不敞洪而不亮比諸黃氏失之遠矣而念白有似背書無甚片段急言遽色且似近火台步武工雖欲力進於規矩從容處則欠穩練匆遽處又鮮尺繩其技固能勝於小達子與楊瑞亭可一較短長而台風則優於瑞亭也若云黃派則月山之唱以抑揚宛轉勝而念白起承轉合層次井然使人聆之覺得入情入理白氏雖欲學步固尚未見其似也

唱戲之道譬之讀書須由淺而深童子入塾必先授千字文百家姓此舊日之教法也即現時學堂教科亦均編定年級尤不能好高躐等學戲亦然童伶習唱應由擋亮金馬門二進宮大水關等戲入手譚鑫培年在三十以前從未唱過碰碑天資雖佳人力猶未到也目今童伶登台非空城計便碰碑亦猶學生入塾教科書未讀完便即授以經史根本未固卒至一事無成即如羅小寶梆子花旦既不能復唱安以譚派老生自居然譚氏名劇正多奚必定欲演碰碑連營寨雖曰時尚所趨正見其不善藏拙也

時髦二字之名詞出自上海不僅指服御而言舉凡事物莫不有時髦推而至於戲曲亦有所謂時髦者以目下而論宏碧緣鐵公雞連營寨風波亭獨木關空城計斬黃袍長板坡李陵碑救母吊龜逍遙津轅門斬子獻地圖哭祖廟皆至為時髦者也考其時髦之故實亦大有原因上海為通商巨埠京戲南來首至此邦名角來滬最早而在滬又稍久者為周春奎汪桂芬諸人故在光緒中葉滬上京劇一時風氣所尚為文昭關天水關二進宮教子捉放取城都一類之戲比至庚子以後譚孫聯袂南下於是滬人方知有搜孤救孤李陵碑定軍山賣馬空城計逍遙津等戲而劇場風氣遂亦因之一變新角登台莫不首張李陵碑空城計報單一若非此不足以覘其技術者劉鴻昇南來而斬黃袍遂風行一時龔雲甫到滬而吊龜救母亦人皆仿效元年譚氏在滬曾演連營寨於是連營寨又為最時髦之戲譚氏既去唱連營寨者多至不可勝數就中以王又宸為最先效顰亦實以又宸為稍可勉強此外如麒麟童毛韻珂輩亦均大唱特唱老着面皮恬不為怪又其奈他何李吉瑞來滬後獨木關風波亭宏碧緣又甚風行小達子繼吉瑞而演宏碧緣賣座極盛二次復來海上值毛韻珂呂月樵先後排演宏碧緣既不能為小達子一人專利而叫座能力亦因而銳減三本鐵公雞當推何月山為首先提倡之人後之來者如樊春樓小客串李蘭亭張鶴樓等莫不以是劇稱為拿手考其實際不過用真刀真槍拚命死打即欲加以褒詞亦祇

好恭維他如江湖賣藝而已逍遙津爲孫大嗓得意之作一味狂喊本就不好如好不傷悲之悲字牙根咬碎之根字拚命死咬不堪入耳雙克庭之學孫乃更變本加厲然譽孫者方稱爲黃鐘大呂耳之於聲本亦未可強同在孫唱逍遙津好壞姑置不論本尙自成家數獨怪汪笑儂以如蠅之聲亦學孫氏之逍遙津而小達子以尖團字不分之二黃家亦妄思效顰蓋只務名而不求實也汪笑儂自知本領不佳故以新戲騙人其所演之哭祖廟馬前潑水亦竟風行一時爭相排演矣要知戲因人名并非人因戲名若徒取其戲不問其人聽者以是求唱者以是應觀於戲之時髦便可見晚近顧曲者之程度矣

毛韻珂之左嗓浮而不實梢一用力便爾荒腔如何能唱老旦老生乃不知藏拙時欲獻醜未免太欺滬上看客之不懂戲也嘗見其演弔金龜康氏上塲徧身戰抖且將裙子繫在衣外，是於作工扮相皆有未合要知康氏雖是老嫗猶未至於龍鍾非可與天雷報之張嫗一律形容若居窰時便已有步履維艱之態試問行路時尙能由孟津以至祥符耶麒麟童海上之作工老生也其所謂作工與潘月樵如出一轍或搖頭晃腦或嬉皮笑臉動逾軌轍之外此種態度頗合婦人看戲之眼光識者觀之當未有不作三日嘔者盜宗卷一戲格律何等高尙譚氏之外豈尙有能演之者麒麟童居然亦敢演唱扯起啞喉嚨大唱扒字調形容得張蒼竟似染有神經病模樣明晃晃剛刀嚇煞人句麒麟童改爲白晃晃白字念飄在他尙自命咬字眞令人肉麻也

時慧寶尙可當得氣壯聲宏四字如循規蹈矩平平唱去不必學譚亦不必學孫本尙不失中駟之材詎自成年以後力摹老鄉親不但滿嘴伊呀哦且更搖頭聳肩渾身亂擺雖老鄉親不如是之甚唱詞照原本要打斲折馬前本領要算第一其最得意之上天台快三眼一段有似數說不類唱戲雖氣力尙足亦只配當爲說大鼓書耳時慧寶在滬月俸一千二較王鳳卿所享爲少對人時發牢騷其言曰別人不能比豈尙不能比鳳卿耶諺云禿子配和尙慧寶禿子也鳳卿和尙也予以爲和尙究似勝於禿子耳

梅蘭芳近年以來蜚聲劇界南北爭傳可謂盛矣評梅者每稱其某劇授自陳石頭某腔純學陳德霖調固似矣試問喉音較陳氏爲何如此不能不質諸一般醉心梅氏者也

楊小樓之好處不僅在武工高超而念白亦實有過人之處字音之無訛口齒之清朗皆非儕輩所能及尙和玉之技藝幾可與小樓並

肩勾臉劇且似過之所不如小樓者只在念白上相形見絀耳

蓋叫天之武生手脚干淨功夫精深在海派中實爲翹楚方以楊小樓京和玉翟猶不免染有江湖習氣未爲純粹之選也曾至都門售技未數日便爾引去固關藝術之不能立足然都人素崇譚氏遽稱爲蓋宜其人齒冷耳

四郎探母老生上引被困幽州思老母常掛心頭此稍知戲者類能道之譚鑫培演探母引爲金井鎖梧桐常歎身隨一陣風較之老詞倍覺難念

悅來店能仁寺等戲皆爲兒女英雄傳節目之一全劇共有八本爲江都李了然先生代余玉琴所編排者也玉琴以武旦兼擅花旦故演十三妹女俠一流人物恰合身分余後王瑤卿路三寶諸人皆曾演之殊有未逮也梅蘭芳在滬演能仁寺之張金鳳曾以趙君玉去十三妹臨時湊數如何能佳九陣風曾演能仁寺之十三妹以芙蓉草去張金鳳閻雖較高於趙草又遠不及梅黃潤卿貌雖麗但少英俠氣演此類戲亦似未能見長李了然所編之戲除兒女英雄傳外尚有八本十粒金丹十六本德政芳今都下亦無演全本者亦足見角色之凋零也

四喜班之五彩輿循環報二劇皆有八本之多演者以孫菊仙金秀山楊桂雲德珺如爲重要角色海上梨園喜演本戲惜鮮佳攜此類老本何不一注意及之耶

汪笑儂之空城計自知難與人較勝遂將斬馬謖一段改二六板而城上之西皮亦竄改詞句非復我本是臥龍崗散澹的人之舊標新立異以爲人卽難論其非可謂狡矣近年於斬謖復加入蔣琬求情以爲可補老本之缺要知空城計一事不見正史排戲者無非取材於演義蔣琬求情不求情於劇則旣無甚出入於藝術更無關優劣若譚鑫培之空城計卽無蔣琬求情亦復耐人尋味若汪笑儂之空城計便有蔣琬求情仍然未見佳妙女伶恩曉峰近亦效之尤無足道也

楊瑞亭演安天會吾方責其膽大妄爲而何月山復敢演戰太平又將其奈他何嗚呼亂世揭竿王侯自位若汪笑儂之演珠簾寨麒麟閣之演連營寨潘月樵之演寄子小達子之演逍遙津盧花蕩皆爲無恥之尤耳

程連喜之小生雖無子音前幾年做工却是不錯近來年長鬆懈非常一掃邊之材料耳乃捧者尙大有其人或者具醉翁之意者吳鐵庵趨重作工前幾年登台却是不佳近年學譚之舉止動作頗有似處但唱工上則無絲毫可取諺云女大十八變童伶習藝亦復相若也

高慶奎向充裹子聲譽甚佳近年喉音變亮際此伶界乏才遂亦得占老生中一席地乃唱腔趨於劉跛子一途頗爲識曲者所不取裘桂仙之大面爲李穆子之一派十餘年來以琴師供奉清廷時與譚氏㩦絃久未登台獻技近又出現於北京舞台實大面中完全人材爲現時劇界所不多見也

近年以來梨園老成凋謝後起人材以旦角爲盛如梅蘭芳王蕙芳尙小雲黃潤卿程豔秋其尤著者他如梆子花旦中之芙蓉草白牡丹等亦爲難得之選芙蓉草學崔靈芝一顰一笑皆能神似雖嗓音稍差然作戲之細膩實已不讓靈芝吾友陳君謂芙蓉草演戲開竅可稱知論前隸海上第一台以演紅蝴蝶名著一時及至芙蓉草脫離該台而紅蝴蝶尙爲該台叫座之戲其實第一台之紅蝴蝶除芙蓉草外無一可取之材耳

劍雲前論三本走麥城命名之非某君與之大起筆舌之爭雖然劍雲所論固甚有理由也海上第一台排二本許田射鹿內容如打鼓罵曹屯士山贈袍賜馬白馬坡等戲皆包括其中不過稍有增補以期聯貫而已情節至此去許田射鹿已遠命名之失得毋與三本走麥城同若由此三本四本接演下去恐至走麥城時猶可名曰若干本許田射鹿即或不然亦必將一部三國演義分爲若干本許田射鹿與若干本走麥城耳名不副實莫此爲甚周王二人皆屬俗伶原不足責獨汪伶隱以文學大家自命不爲糾正反甘同流此則甚不可解者也

大面一角三年前何(桂山)金(秀山)均尙未死以技論何之聲若洪鐘允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蓋譚鑫培之老生在前尙有一程長庚若何之大面固當與長庚同其品格耳十年以來知音漸稀社會所重專在花腔致金秀山應時而起桂山竟爲所抑戲界之無公道不自今日始然秀山雖享盛名究爲識者不取一時有傷風花臉之稱蓋譏其喜用鼻音也今之淨角多病傷風則皆秀山所傳染自何

金相繼物化後淨角只劉永春之老成尙在然江湖售技不知留落何方且年老氣衰非復當年於是有淨角無人之嘆殊不知都下固尙有一不亞於劉之裘桂仙在也桂仙爲私坊出身習大面師小穆得其神韻童伶時代負盛名嗣入南府充當敎習遂不復現身舞台桂仙且善胡琴昔譚鑫培供奉清廷遇梅雨田未至輒由桂仙庖代數十年來爲鑫培琴師者除梅雨田孫佐臣外以桂仙爲最人扣何金既死桂仙又出售技豈亦鑑於劇界之凋零思欲有以維持耶

都下某評劇家謂混元盒一劇當年俞菊生在福壽班排演出名考福壽堂主余玉琴自與玉成分析後乃立福壽班事在光緒丁酉年時俞已歸老林泉不復以舊技爲活由玉琴再三相邀方允出而幫忙菊生之外如黃潤甫劉永春趙仙舫高四保賈洪林許蔭棠陳德霖華雲大狗小芬朶萎遲喜喜二麗二鎖皆爲余所羅致頗極一時之盛某評劇家論混元盒斷自福壽時代不知有承慶追論春台乎

反串至無味之事設使所串果佳偶一爲之示賢者無所不能亦爲不可如譚鑫培之串五人義周三元盜魂鈴猪八戒王楞仙串翠屏石秀長板坡趙雲俞菊生串翠屏山海屠黎慶頂珠敎師劉趕三串敎子薛保李順亭串鐵籠山姜維皆有獨到之處雖專門名家每愧弗如侯俊山串黃鶴樓周瑜田際雲串取城都劉璋已多可訾之處然侯田出以游戲不敢列爲正劇今社會好奇往往以反串爲樂而伶人迎台社會心理亦以反串爲能如毛韻珂於老生戲無所不唱此外尙演吊金龜之老旦白門樓之小生獨木關之武生近則愈出愈奇與白玉崑合演盜御馬二人互相更迭而爲竇二墩黃天霸彼方炫其技術之博吾甚佩其面皮之厚又如何月山之唱老旦呂月樵之唱青衣自命不凡殊爲識者齒冷也

滬人觀劇向有生角重嗓旦角重貌之說有時亦竟大謬不然果使生角必須重嗓則汪笑儂何以容於第一台旦角必須重貌則歐陽予倩何以能進新舞臺若謂生角不重嗓乎貴俊卿已見擯於海上旦角不重貌乎侯俊山曾見笑於滬人有幸有不幸此中蓋亦關乎各伶之命運耳

汪笑儂演四郎探母之老旦唱不出衆作不驚人惟於倒板之前加一段說白彼似甚爲得意實則無味已極伶隱之改良戲曲大率類

是

海上武戲之用眞刀眞槍以蓋叫天之鐵公雞年羮堯爲最著一時風氣所尙如何月山張鶴樓樊春樓李蘭亭輩均應運而出當武劇排場於不顧專以眞刀眞槍相炫耀即其技至精熟能令觀者拍案叫絕亦不過一少林會之江湖賣藝者而已稍一不愼且不堪設想甚無足取也津門有武生薛鳳池者武健絕倫亦以赤身與白刃相搏擅長東京某日報謂之爲中國武士道薛原唱老生因喉敗改習武行其爲技以短打見長近於李春來一派氣力不亞何月山初來海上時而規矩則過之且嫺音樂能拉胡琴有魏某者具戲癖學汪大頭每唱以一打起碼日在酒館倩鳳池操弦自朝至於日中昃手不停揮非鳳池之精於武術恐腕力必早已疲憊魏固日以爲常薛亦終始不懈亦歌場中之佳話也

路玉珊噩耗頻傳均非事實今果死矣楊笑亭曾謂予曰現在花旦田桐秋既不登台只予（笑亭自謂）與三寶耳此言出自笑亭之口似近自負然按之事實確屬實情今路已死楊氏當爲二黃花旦中第一流人物惟近今南北顧曲家雖均注重花旦然多偏於色而忽於藝譬之器具專喜舶來品爲求美觀若楊之年長色減近於骨董雖擅絕技自非考古家不足供其欣賞也

民國初元都門小科班有二一爲正樂社一爲富連成童伶唱旦角者正樂社方面有尙小雲芙蓉草白牡丹高月霞富連成方面有小翠花小荷花一時白社尙黨翠花黨儼如國民共和進步之各立門戶予既未入黨於小雲翠花芙蓉草許爲有可造就今小雲果有追蹤梅氏之勢而芙蓉草亦能傳崔靈芝之技惟小翠花身長喉啞光彩既遜於前作戲似亦鬆懈是以翠黨人物早已消聲匿跡白牡丹亦坐翠花之病惟面色不減當年且唱梆子易於藏拙故較翠花爲優高月霞以不敵小雲力下苦工致攖咯血今竟不能奏技立志誠可嘉而結局則可悲矣

王靈珠繼芙蓉草而入上海第一台論扮相可稱瑜亮論技術則似草勝於珠自黃潤卿南來與靈珠同在一台一時評劇家對於王黃頗有軒輊揚此抑彼要亦各善其善耳然在實際上黃似已下於王以北京著名票友且爲花旦巨擘路玉珊氏之高足而見抑於關外初來之無名小卒又何怪識曲者之爭鳴不平雖然台主專爲營業計只須前台見重台主便奉若神明吾友劍雲曾有俗王雅黃之論

可稱知言。王既俗於潤卿矣。則普通社會之右王而左黃。亦固其宜也。

評劇應先知某角屬於何派。某派在劇界立於何等地位。然後再就其所有之藝以觀察之。方能資爲評論。譬如評譚鑫培不能謂其勝過郭寶臣。評郭寶臣亦不能謂其不如譚鑫培。蓋一屬徽班。一屬秦腔。派別不同。殊未可相提並論也。

今欲評黃王之優劣。應先知黃潤卿爲二簧花旦。王靈珠爲梆子花旦。或者曰。黃潤卿爲二簧花旦。自不待言。王靈珠徽秦並習。即以玉堂春一劇而論。能唱梆子。亦能二簧。今竟斷定王爲梆子花旦。毋乃不妥。不知梆子二黃若冰火之不相容。自有亂彈以來。從未有一人兼習徽秦而並享盛名者。梆子而有徽音。謂之不地道。二黃而帶秦腔。則又謂之怯口。此猶專指音韻而言。他如身段表情。亦均迥不相侔。二黃改梆子似尚易。梆子改二黃則極難。此難易之點。即梆子二黃雅俗之所由分也。

梆子花旦自以侯俊山爲個中之聖。偶演黃鶴樓之周瑜。八大錘之陸文龍。亦不過游戲文章。其享盛名。初非因此。而觀劇者必仍目其爲秦腔花旦。不能認其爲二黃小生也。田際雲之秦腔花旦。說白純用京韻。在京人聆之。似較侯爲入耳。然秦人觀之。則多識其不地道。田且能金馬門文昭關等戲。亦不能認其爲二黃老生。近如賈璧雲芙蓉草。又何嘗不演二黃戲。彼等固仍屬梆子花旦。毛韻珂雖拜老生武生老旦大面小生無所不唱。胆大妄爲。人固莫奈他何。然在評劇家亦只能認其爲梆子花旦。蓋優劣姑置不論。須就其學業有成之門類以爲定斷。其務博不精之近於游戲者。只能嗤之以鼻。不當輕爲認可也。韻珂演二黃戲。唱既不能脫盡秦腔之之音韵。作亦不不脫去秦腔之態度。恬然爲之。多見其不知量。自應認其爲梆子花旦也。

黃潤卿習藝未久。便臻此境。實有過人之聰明。固未能遽儕梅氏之列。然演戲開竅。唱工雖爲喉所限。而作工實未可厚非。口齒清朗。字眼地道。固一純粹之二黃花旦也。

劍氣凌雲廬劇話

（劍雲）

年來評劇界人才輩出。迥非前數年岑寂狀况。然試於字裏行間。察其命意所在。則捧角者多。而眞能評劇者少。吾嘗讀都中某報之捧角家現形記。深有慨於吾國青年品德之墮落。不謂此風今已傳染至於上海。評劇一道。廣義言之。不過遣興排悶之作。狹義言之。非有

眞知卓識足以促戲劇之進化督俳優之過失者則其言等於不言甚或揚波助瀾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然而無論如何終不可效宋人論學動生門戶之見示人以胸襟不廣哀今之人不能辨戲之滋味別伶之美惡無聊萬狀則趨於捧角一途捧角亦非易言也生淨丑末唱作表白各有其獨得之秘非淺嘗之徒所能窺其涘略唯旦角之色則人人能識之人人能口述而筆書之於是黨派之見生而黨爭之風起矣吾嘗推測捧旦者之居心不外三種(一)自知其名不彰妄思附庸風雅借重旦角之名以自見也(二)志僅在看白戲也(三)居心叵測將有不利於孺子也嗚呼使捧旦者之心理不出吾所料夫復何言若其不然則又何樂於捧旦哉

桂芬久逝鑫培亦往三分鼎足已折其二老成凋謝後起無人白髮龜年祗一菊仙矣此老年已七十有八久居海上厭倦風塵鑠精神猶能於歌台舞榭間發黃鐘大呂之音奏白雪陽春之曲可謂觀者之耳福矣菊仙方面大耳儀表甚都飾罵楊廣之伍建章完璧歸趙之藺相如硃砂痣之韓員外上天台之漢光武高視闊步局度堂皇出身票友台步不能以舊律相繩正以其不爲舊律所拘乃彌覺其落落大方彼唱三娘敎子大吼一聲三娘猶有石破天驚震撼屋瓦之概洵無第二人可及七十餘老翁尙能作一鳴驚人之舉馬伏波不能專美於前矣逍遙津本菊仙絕唱(好不傷悲)之悲字何等力量(牙根咬碎)之碎字何等雄壯(奠酒三杯)之杯字何等沉着十餘句斯寡八句各不同無一重複聆此再聆雙克庭時智儂之唱便覺有仙凡之別降至今日小達子張瀛洲輩以放氣喉嚨撐天左嗓任情狂噭聲如野驢梟鳥之鳴亦復大唱特唱不爲菊仙稍留餘地鄭聲亂雅可發一嘆矣菊仙之李陵碑除倒板搖板外全齣詞句與他人絕然不同門帘一揭劈頭三句卽唱(內無糧外無草好不憂愁)令人陡然一驚(七郎兒)之兒字堅實有力(身帶雕翎)一句氣魄極厚六郎上馬之後應有之叫頭菊仙僅以兒吓了之反板(大宋扶保)之保字轉折甚佳以下詞句悉經改竄既不警策且有未是處(六七郎)聯用尤覺不妥七郎托兆明明已死六郎探信未卜存亡當然用兩層表白安能並爲一談(可嘆我一家人爲國家秉忠心食君祿報皇恩東征西殺南伐北剿到於今只落得無有下梢)句句緊接如放連珠炮以手作勢態度極自然此段唱法尙佳(饑餓了)之前多唱(老軍們因何故)數句此又其異點也菊仙爲劇純以氣魄嗓音取勝反調頗不相宜每遇行腔處如(我的兒吓)(四子喪了)(萬歲爺)等句皆改詞避去又不帶碰碑足見此劇非其拿手吾謂老鄉親自有老鄉親絕唱此劇仍當屬之鑫培不然大

頭何以不演賣馬叫天何以不唱逍遙津耶

汪笑儂唱逍遙津詞句多已改動增唱十幾個欺寡人有佳者亦有不妥者如（好一似任人擺弄不能自由的登場傀儡）及（好一似虎困平川不能夠抖威）似較原詞為佳（好一似趙武靈王餓死在沙邱宮內）及（好一似秦帝胡亥穩坐金殿形同聾瞶）似乎不妥某晚聽笑儂此劇嗓音較平時稍勝一大段快三眼首尾銜接一氣聲雖乾澀低細而腔調蒼老頗有嗚咽幽悶悽涼悲憤之概第此劇為孫菊仙絕唱笑儂殊不必妄思效顰實與唱譚派珠簾寨劉派斬黃袍同一為人詬病笑儂而非名伶猶可言也既為名伶適忘伶界舊道德貴能讓賢不敢掠美之意乎此劇定名大費索解內中破綻亦不一端明明曹操逼宮也而曰逍遙津穆順乃一忠實閹官非無謀之人身膺使命出宮頒兵責任何等重大事機何等危險一身成敗漢室興亡獻帝父子之生命繫之血帶詔藏在髮髻之內其心細可知對曹操借藥罵賊其胆大更可知二次絆跌未搜得證據不可謂非托天之幸乃竟以手自指其法一若未被搜得自鳴得意者嗚呼穆順果真如此昏瞶是直自洩秘密於奸人之前萬死不足以蔽辜天下有如此荒謬之人荒謬之事耶歷觀演者不知改正故特表而出之

八大鎚為武小生正工戲陸文龍一角極不易演雖英年勇武究童心未除故朱仙鎮一役力戰嚴正芳何元慶岳雲狄雷四將雙槍敵八鎚每戰一人必有種種架式而冠上雉尾尤須與槍同一進退乃見孺子天生神勇洋洋自得之態彼蓋視岳營諸將不足當其一盼而以交綏為兒戲也其後聆王佐說書全係一文采風流稚氣未脫之公子哥兒非從天眞爛漫上刻劃不足以狀陸文龍善演此角者前有徐小香王楞仙今有楊小樓程繼先老十三旦以秦腔花旦反串予未克覩不知究竟九陣風以武旦反串彼擅長打出手玩弄雙槍固如宜僚弄丸花樣層出不窮然間有與武旦相混處未脫本來面目聽說評話易朱素雲做工頗能體貼入彀惜年華老大扮相殊不稱耳此外兩七歲紅亦常排演以小七歲紅較優甚至俗劣如姚俊卿亦時為之楊瑞亭固無戲不唱者於此劇亦自負拿手以彼長而驢之扮相已與文龍身份不合朱仙鎮之戰架式不見優美不過賣弄腰腿耳然腿已不如昔年之堅硬有力王佐一角亦此劇硬裏子恥於尸位素餐思假一事自見覩岳元帥行軍不利欲以苦肉計立功鑑於要離斷臂刺慶忌遂斷臂詐降金邦卒說陸文龍來歸亦

金仲仁

一血性丈夫也曾見譚鑫培飾此角有聲有色神情不凡說評書一段匪人可及嘆為觀止貴俊卿雖遠不如譚亦有可取處麒麟童又不如貴至佟遇成嗓音生毛畜腔疊出台步搖擺太甚舉時慧寶汪笑儂之壞處一身兼之此君可謂善學人短不能說評話而致演斷臂吾尤服其顏厚也

戊午春隨黃潤卿南下之小生金仲仁前清皇族人世襲奉恩將軍曾在陸軍貴胄學堂及貴胄法政學堂肄業遜位詔下遂入票房習劇專攻小生仲仁人本聰明進步甚速未越一載所能之戲已有二十齣之多歷在京師各處堂會頗邀識者贊許又與教育部職員梁錫光君組織戲劇研究社於都門琉璃胡同該社宗旨注重改良舊劇編演新劇以期實施社會教育懷抱遠大非流俗可及亦足見仲仁才具不凡也仲仁此次來滬意在調查滬上梨園狀況以冀借助他山故首與宗旨相同之少年宣講團滬濱息遊社聯絡蓋不可以尋常伶人目之也吾嘗數觀其劇僅面目蒼老不合小生扮相唱工念白架子身段均灑脫大方平正少疵以票界人物而場面做派能交代乾淨無一毫羊氣非研究有得者不辨雖不足與朱素雲程繼先德珺如相抗較之大阿福之陳嘉祥野狐禪之李慶棠不雌不雄之姚俊卿有色無聲之趙雲卿則優勝有餘也

紅樓夢為專門之學曰紅學曹雪芹鉤心鬥角成此一書惹得無量數才子佳人沉迷其中感喟詠歎替古人担憂而讀書之士尤窮年累月嘔心絞腦以搴之或謂寓言八九或謂穩射滿清聚訟紛紜曾無定論演為戲劇更豈易言然北之梅蘭芳南之歐陽予倩固皆以演紅樓夢而得名於是趙君玉見獵心喜亦起而學步矣予以為戲劇之第一要事須先問扮演人之性格與劇中人之身份是否相合合則不求工而自工不合則逾求工而愈拙演紅樓夢尤當於此層三致意方不至唐突書中人方不致褻瀆曹雪芹化工之筆今試合南北旦角降格論之(嚴格論紅樓夢直無人可演)馮春航性情冷僻近於黛玉而軀體病肥又自甘墮落與鞏雅好勝之心大相懸殊不得已勉擬寶琴梅蘭芳品貌才情高人一等擬林姑娘固無第二人可奪其席賈璧雲有憨趣近乎香菱然彼又擅長媚術善以姿色惑人曾假此立黨與春航為敵亦猶不善讀紅樓夢者曰吾愛寶釵不愛黛玉也於是擬寶釵毛韻珂豪情爽氣善博人歡介於梅馮賈之間而能別以技能見長可擬湘雲歐陽予倩於紅樓一書無人不取無劇不演究其實則熙鳳最似此亦合於性情者也其他則王熊

芳可擬邢岫烟黃潤卿可擬晴雯朱幼芬可擬探春程艷秋可擬侍書尙小雲可擬紫鵑王靈珠可擬可卿小楊月樓可擬麝月然則趙君玉擬何人乎曰、君玉心高志大處處欲與蘭芳爭勝一入識者之目終覺不免婢學夫人頗似襲人冶梅瑪毛之藝於一爐一身兼衆人之長取精用宏多才多藝頗似芳官專論其才與色又似平兒是在其人自爲之而已若夫黛玉我不敢贊一詞也陳嘉祥腰大十圍痴肥可憎胆敢貿然取寶玉是不僅蹧蹋曹雪芹直可視爲紅樓夢之浩刼因評君玉偶一及之

年來國人重色者多旦角遂爲投時之利器一躍而居梨園首位雖以鬚生之尊亦且屈居其下仰其鼻息此其故則金錢美人有連聯之關係而旦角之自身又常爲美人寫照贏得癡男怨女施施而來金錢亦即隨之以至蓋旦角除演劇之能力外尙具有勢力魔力也梅蘭芳七載之間聲名已洋溢乎中外其人伶界世家聰明絕頂即論色藝雖不能超過前人而在後起之中比較已如鳳毛麟角未見有人能出其右矧其正當妙年勤學不倦今已崑亂兼擅歌舞並作以梅之資質突飛猛進他日成就詎可量哉

寶蟾送酒爲歐陽予倩拿手戲之一其飾寶蟾直將狡獪女子之心事抽蕉剝繭曲曲傳出言語所弗克達者助之以表情表情之不克盡者助之以身段作工以眉語以目聽以意淫以身就旁敲斜擊遠兜近攻如此體貼入微眞可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使人意馬心猿陡起慾念不曾看了一齣秦腔遺翠花雖柳下惠處此亦難逃其網罟脫其掌握不謂薛二爺竟心如止水古井不波畏如蛇蝎避之惹浼斯眞天下第一等書獃子矣予倩具如許才藝獨惜天不予以美貌使以蕙芳君玉月樓璧云幼芬潤卿小雲艷秋靈珠諸人美麗之臉子擇一以與予倩行見蜚聲南北足與蘭芳頡頑矣查天影配薛蝌做得甚好特薛蝌之人品與天影之性格恰恰相反而天影乃能勉爲其難亦難爲他矣

普佑安乃孫迺卿之徒年纔十三藝兼鬚生老旦所能之戲甚備不拘一格不限一派登臺以來頗受滬人青眼此子嗓音清亮中氣充足字眼亦尙乾淨喜拖長腔有如時慧寶濫使花腔力學幼年之小楊月樓疙瘩腔之多（一書咯嗟腔）又與吳鐵菴相伯仲此固童伶通病亦滬人所好者予觀其劇覺得唱鬚生不如唱老旦以其臺步太壞故作過火不若唱老旦之精細縝密也今日之佑安大有昔年小楊月樓盛時景況雖然小楊月樓今何如矣予對於童伶輙有一比譬諸初開之花花固可愛使養之盆中善加調護則香氣濃郁必

可經久不敗若遽前採折插於瓶內為一時快意之舉花之開固速矣然不崇朝而花瓣零落殆盡是非愛花實摧殘花也年方舞勺之稚伶均係童音體質苟強悉皆可造自滬人喜聽童伶一般致戲為業者多物色此項角色供社會之求博短期之利其始固足鬨動一時一遇倒倉則一蹶不振畢生幸福斷送無餘其入手有根中規合矩者猶得以硬裏子終其餘年(如張桂芬)胡調成性濫使花腔之流則從此已矣曩之溫小培張雨亭劉榮升黃韻笙小楊月樓徐雪鴻等皆曾交紅運者今則或改行或退隱希冀恢復難比登天今余伯清之徒賽三勝郭小福之子郭劍秋許鐵華之子劉天紅小楊月樓之弟小楊菊笙譚寶臣之徒戴幼宸暨普佑安數伶吾不敢必其倒倉而甚覺其脆弱易碎望為之師者毋貪目前微利須將眼光放遠為其留一後步也

長板坡有南北派之分從無新舊之別南派淵源於梆子場子較簡趙雲張飛同隨劉備出場無所謂嘆五更李春來李順來號稱拿手蓋叫天張德俊應寶蓮屬焉北派根據俞菊笙今為楊小樓之傑作然小樓昔年蒞滬固未加以新名此則純為何月山作俑何演此劇既冠以新名復加洋嘆五更戰四將不知嘆五更為劉備所唱與趙雲何關況既曰新長板坡必其為民國事實而有類於長板坡方可否則亦必改換劇中人服裝既非民國時事又不改換服裝則新於何有乃今之演者每屬北派必加新字可謂不通已極

張鶴樓為北方打下手者貌不出衆白又惡劣不堪入耳羨何月山之走紅學得幾個鷂子翻身練了幾下鯉泥亦跑到南方想大行其道第一臺見其為甬人所喜遂以八百金羅致門下實則其技去何月山倘遠而手脚之毛燥則與小客串李蘭亭彷彿且武生雖以腰腿為重究非不論何處非蹺其一足即大翻紡車所能畢事而張鶴樓之演戲則唱不成調念不成白手中武器有時竟擊碎電燈飛墮看客之坐椅除拚命賣死力外無他長也

白玉崑久居關外與侯雲峯苗勝春同出一師之門侯亦武生藝不逮玉崑苗習小丑當然不能並論白技兼俞黃擅長之戲頗夥如越虎城反五關馬三保等劇皆近今南下武生所不演者其人扮相俊秀軀幹不高卻甚英挺誠如某報所云既不似長面驢又不像矮腳虎(指楊瑞亭小達子)此在外表已佔優勝靶子穩健乾淨一洗剽悍獷暴之氣做派從容安詳體戲情能細微入理如長板坡之荒郊露宿(即劉備嘆五更)倚馬打盹更鼓既動輒為驚醒手撫馬鬣凝神四望惟恐曹兵掩至措手不及趙四將軍赤誠衛主處亂離之世

凜凜有戒之心意曲曲表出可謂善於傳神如越虎城之力殺四門下馬後兩手連揉其腿亦係表視苦戰多時精疲力盡之意如虎惡村之對濮武二家層層駁詰理直氣壯面上神情隨時改變(蓋叫天於此等處總是一副面目)如馬三保之刖去四肢成一人彘嗣一弔毛得機得勢全身抖戰厥形甚慘歷十餘分鐘無時或息蓋人至刖去手足已痛徹肺腑非死不可此則純以做工見長矣念白學楊小樓不成片段瑕瑜互見嗓音假多眞少唱工殊鮮可聽脚力不如何月山初來滬時之硬亦不似何之好自弄翻腰不如楊瑞亭第一次到滬之轅反五關楊家將不過爾爾風波亭請宋靈獨木關落馬湖等劇不如李吉瑞拿高登水簾洞金錢豹等劇又不如筱菊笙此人演戲好在不忙不亂全從鎮靜中下工夫雖難上儗楊小樓尙和玉亦可與康喜壽韓長寶並肩而行也

秦腔與皮黃絕對不能相混人無萬能未有精於秦腔復嫻於皮黃者兩者兼唱每致駁雜不純無一可聽美其名曰多材多藝按其實則恬不知恥譚鑫培皮黃之聖郭寶臣秦腔之宗兩不相犯故能兩臻絕詣小達子之受人攻擊一敗墮地非因其以秦腔口音唱皮黃乎王靈珠來自關外善於化裝貼片子後模樣兒尙可觀使專於秦腔未始不足以成名偏要兼唱二黃嗓音亢而狹任唱何戲始終一個腔入耳三句便覺趣人入睡鄉竟敢唱玉堂春二本虹霓關識者方惜其用違其長乃有爲其曲加辯護譽其二黃各劇好至極點足以駕乎梅蘭芳黃潤卿之上者殆具有嗜痂之癖也是可異矣

天蟾舞臺曾演谿公所編之恢復共和支配角色未能恰當劇之精采遂減林樹勳飾康有爲念四句坐場詩別字竟有四字之多詩爲(忽灑龍鬚翳太陰紫薇昏暗帝星沉小臣辜負傳衣詔碧海靑天夜夜心)(蔡)字念作(薹)字(傳)字念作(傅)字(夜夜心)念作(好傷心)非唯念別直屬大錯台下一客云我替你傷心樹勳自知其誤一時大爲侷促不安予意樹勳雖識字不多決不至不識(夜)字彼蓋不明(夜夜心)作何解乃强作解人改爲(好傷心)以爲足以代表康有爲之愚忠而便聽者之聆悟也不料適以貽識者之譏今之胸無點墨自負聰明者其以樹勳爲鑑矣

第一台之許田射鹿以麒麟童三麻子馮志奎飾劉關張南方梨園總算差强人意李春利飾曹操已難屬目最糟者無過李慶棠飾呂布王蘭芳飾貂蟬一則大類拆白黨一則形似小野鷄慶棠於戲無所不能而無一可看飾雉尾生尤屬不堪遍身俗骨一臉玩皮扮相

似陳嘉祥而無其大方唱腔若姚俊卿而無其嘹喨陳之扮相姚之唱工已不合小生材料今李乃並陳姚而不如亦竟厚顏登場大胆唱白門樓又何怪戰劉關張而斷戟見貂蟬而唱不成聲哉

何月山初到上海一鳴驚人戲運之紅一時無兩振新新垂危之局開滬地尚武之風不可謂非一時人傑雖武藝駁雜不純然乘短打言長靠略唱工談靶子縱未盡善而身手魄力究非盡無工夫如小達子者特人各有能有不能月山過於賣弄其能而不善藏其不能斯為方家所訾議耳月山天生左嗓唱武生已是勉强更何論夫老旦乃每演雙齣必欲一試遂令小達子楊瑞亭同起效尤甚至雛伶小花樓亦中其毒眞屬毫無意味月山在後臺裝扮已畢引吭吊嗓必先咳嗽數聲出臺後亦然總之彼實每唱必咳咳時或有痰或無痰初無一定予嘗顧謂友人曰此人恐有肺癆症長此不治必有不幸之一日兩年以來由滬而杭而甬而鄂得意忘形納妾兩三外傷於戲（彼演戲奮不顧身）內戕於色人非銅筋鐵骨羅漢金身識者早知其外强中乾徒具一副空架子矣去歲隸天蟾舞臺嗓音完全倒閉嘶聲極喊迥非昔時三本鐵公鷄長坂坡滬人司空見慣對於月山視若可有可無而年羹堯又為蓋叫天所奪撫今思昔懊惱無窮遂患咯血症奄奄一息勢將待斃幸遇良醫得以不死然藝則無可觀矣月山以新新（即天蟾）為發祥地亦以天蟾為失敗所伐樹歸根殆已戲運告終耶吾記月山吾不僅為月山惜竊望世之偶一得意者毋居安忘危以致戕賊其天年也奈何白玉崐又步其後塵

佟遇成本漢軍旗人原名春格號蔭軒乃祖乙漢曾為魯之藩司父壽某享先人餘蔭以紈袴詔其子弟名龍格號華堂其不務正業幼從白子貞學戲白為山東龍壽班中堅份子陳彥衡華陽道人皆其同志佟之硃砂痣桑園寄子審刺客三劇據華陽自言乃其所授初出臺於山東名文曉樓工夫淺薄不為人所重乃走河南以事下獄時汪笑儂在豫頗有聲望救之出遂從汪為師學汪之戲往湘鄂等處演劇署名佟雨成仍不能紅今來滬上隸天蟾舞臺又改名遇成記者曾往聆其哭祖廟適以時宴未及哭反二簧遂不唱僅聆幾句散板一段二六雖窺豹一斑彼之本領已可概見嗓音寬而不亮毫無韻味宛如小達子字眼多傍音或久居山東之故勉强學汪不啻削足就履蓋汪之嗓音幽悶而老辣遇沈鬱不展時轉入哇字盡情一放不如此其音不能宏也亦如大面之用鼻音文字之有偏鋒佟

之學汪祗知注重於此多聽殊覺生厭唱戲之喉嚨而如汪笑儂可謂苦極悶極今修乃取法乎下而又不能似幾步臺步蹣跚直類老母鴨此亦學汪之結果

上海演關公戲最擅長者無過於王洪壽（即三麻子）其次則王福連（即蓋天紅）又次則林樹森若小孟七之徒僅關公夏月潤之木雕關公趙如泉之流哦關公藝斯下矣（北方李鑫甫亦善演關公戲今死矣）三麻子生平崇奉壯繆最篤每於演劇之先對其像焚香膜拜然後化裝既登臺一似壯繆之英靈附托彼躬令彼爲代表者故專心致志一絲不苟乃能神與古會不武而威而其脹風之有神尤無第二人可及祗惜唱工不佳耳吾人觀其蠶眉鳳目棗顏美髯巍巍乎若天神由玉闕而下降塵埃不由不肅然起敬無怪粵人攝其影而頂禮供奉信爲雲長重生也甲寅春九畝地新舞臺擬令三麻子演夜走麥城不料未及啓演該臺已付之一炬壽亭侯未下降祝融氏先光臨三麻子大駭卻走遁而之津從此不敢演此戲乃以夏月潤承乏之左右居民謂其冲犯關公慘遭此報蓋以三麻子生平所演之關戲均其功勳彪炳忠義奮發之事此劇獨寫其驕以取禍以是觸其怒而命祝融氏放丙丁火以示威也然今三麻子屢演此劇於第一臺祝融氏既未光臨關壯繆亦未顯聖居民之言豈可信哉惟走麥城爲關公恨史而洪壽必欲揭之賣錢敬之乎瀆之乎吾欲一問洪壽矣

伶人不學無術絕不考究戲情詞句之鄙俚且在其次甚至唱與做不求合一劃然分爲兩道者如子胥投吳之流水板（行過東街又轉西學目無親獨自悽英雄落魄如螻蟻只落得吹簫討飯吃）口內雖唱吹簫而手中明明握笛將錯就錯熟視無睹前見某客串亦復如是此豈先正典型一定不易之格律耶是可異已

上海戲館由茶園一變而爲舞臺構造精美悉改舊觀形式上不得不謂之進步然其名稱有令人索解不得者如今之笑舞臺本名小舞臺以其容積不大故與大舞臺對峙名實兩符適稱其分其後忽改笑舞臺並於其上冠中華二字殊不審其命義何在將謂其劇足以供人軒渠耶則劇有悲喜之分初非專演喜劇可以畢事即以新劇中之滑稽劇論每多牽強硬湊之處其有不背劇情而能引人發笑者甚尠然則所謂笑者豈自表其程度幼稚所演之劇每多淺陋可笑乎

亦舞臺之定名大約隱寓角色戲曲雖不如人而所登之臺究係新式舞臺而非舊式茶園故亦可算個舞臺此蓋有自知之明也

最不可解者無過於呂月樵所辦之滬江共舞臺或謂前既有滬杭共舞臺今亦不妨有滬江共舞臺不知前之滬杭共舞臺係杭人李谷香(其時李氏尚辦西湖新舞臺)與上海王金榮合開而後臺演員亦可滬可杭不拘一地謂滬杭伶人共一舞臺可謂滬杭老板共一舞臺亦無不可呂月樵安可不問內情貿然效顰貽識者以不通之譏耶

髦兒戲不能過癮殆成顧曲家定評吾則無此成見天下之大何地無才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坤角非無可看者吾特畏髦兒戲館之狗十分可惡往往敗人清興不歡而散髦兒戲館安得有狗乃看客中之登徒子極形怪狀醜態可憎不知喝采之法有意取厭於人每見一角伸長其頸頞提高其喉嚨狺狺狂吠有類於狗也豈惟似狗直不如狗狗之咬人但有惡聲狗之媚人但搖尾吧乃髦兒戲館之登徒子對於女伶竟有大呼(好姆媽)(好娘)者按諸女伶人盡可狎之通義則登徒子直以龜兒自居人之無恥一至於此狗豈屑為乎破壞劇場之秩序擾亂看客之視聽狗之狂吠猶須擇人登徒子之舉動上流看客無不惡之其秉性之頑劣謂在狗下實非過分登徒子倘不甘受狗之惡名則今後舉動宜革面洗心步趨文明毋以人所惡者加諸人此亦尊重人格之道也

坤角花旦俯拾即是正工青衣(秦腔不計)幾乎絕響十年前之柴子雲天賦佳嗓如出谷黃鶯異常清脆惜不善運用行腔太花每一字眼轉至十餘折或數十折幾與楊四立之唱老生同一可厭千篇一例無字不轉聽者不能辨為何字以是不為識者所取陳彩霞一開口即黃腔板槽亦不穩降格求之唯有已故之張文奎(張文艷胞姊)偶一反串尚不失為青衣正宗短中取長僅此一人新世界之景玉峯為湯雙鳳之女張德福之女弟子友人頗有稱許之者梅笙楞瘦兩先生尤為傾倒予曾聆其母女會機房訓浣紗計數劇覺其嗓音雖喨然過於高抗有剛無柔甚非青衣所宜行腔斧鑿痕太重轉折遂不自然且花樣太少往往前後重腔咬字亦欠研究多模糊不清非全璧也雖然玉峯坤角也烏可以聽男伶之眼光衡之故在今日上海坤角人才凋乏之秋吾亦不得不認玉峯為青衣之佼佼者矧其藝本超過陳彩霞耶

坤角花旦富有吸人之魔力不足奇老旦能叫座魔力較花旦尤偉則大奇其人為誰茵鑫茹是鑫茹蒞滬半載引得風狂兒郎蜂迷蝶

戀丹桂園中無夕不有此曹足迹門帘揭處鑫茹緩步而出衆喙爭鳴聲巨如雷一吐字一叫板一瞬目一舉手無不有彩聲隨之唱更靡論矣鑫茹貌如滿月固有幾分媚態然却並非殊色唱學龔處復善用腮音行腔咬字駕乎尚俊卿之上任唱何戲韻味俱佳惟念白小有疵病然已不可謂非女伶人才丁巳暮春曾有人願出番佛五百尊一親薌澤竟未如願於此可見其身價矣某夕聆其徐母罵曹說白有(豈有啊豈有)一語殊覺離奇特兀難以索解又唱哭祖廟第五段反調(三分帝鼎一隅的江山)(隅)字念成(偶)字此或教者之過也

鳳曉峯自視爲女伶中之叫天包銀漲至一千五百金蘇杭往返道大莫容滬上丹桂茶園亦祇敢挽其出演一星期訂長合倘待躊躇蓋髦兒戲園能力有限平常惠顧之看客中下等人居多售價一昂羣皆裹足故一切開銷不得不再三儉省以期久立不敗對於演員之薪水必視其人叫座之能力與所出之代價是否合算方敢延聘此亦慎重之意然卽富於叫座能力如苗鑫茹張文艷紅蓮花其包銀均不過三四百金再高則出入不能相抵恩氏雖坤角之魁其一人之力斷無苗金張三人之廣而包銀之巨則合苗金張三人猶不足以敵之如果添聘恩氏每夕能多增五十番進款否識者知其未必於是恩氏窘矣

恩氏調門極高嗓音極尖惟不若前之圓潤時有嘶裂之病大名雖成藝已較前退化此蓋生育過多有以致之唱腔雖非儕輩可及究係女音前以四郎探母斬黃袍轅門斬子爲最妙其價値不亞於劉鴻聲近則喜趨時髦沾染汪毒常演笑儂之戲聲調則不甚以笑儂爲法每一出臺高視闊步浮燥飛揚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場面悉自備板鼓胡索盡襯托之能事頗有何月山借助鑼鼓之意恩氏非武生何必爾爾恩氏喜以張松獻地圖爲打砲戲又以此劇有五字也乃加逍遙津爲威震逍遙津加空城計爲新法空城計三國演義乃張遼威震逍遙津以逼孫權非曹操威震逍遙津至於空城計而曰新法除非諸葛武侯卸去羽扇綸巾而服洋裝革履不唱西皮二六而說自由平等而後可畫蛇添足莫此爲甚不知若個聰明人代其定此好名稱也

徐策跑城爲三麻子傑作彼以年逾花甲之人去老邁頹唐之徐策以徽班人物唱徽調無須做作恰合身份跑城一場能於急促匆遽之中腿脛顚跛脚步不亂表出心有餘力不足之狀仍不失其龍鍾之態可取卽在於斯蓋以徐策之年行路尚且需人扶持更何能跑

不過騾闐薛家反唐氣力陡增此殆所謂人逢喜事精神爽耳豈眞返老還童哉三麻子之外小孟七林樹森演此劇尚能循規蹈矩不作題外之文惟跑城之足力總嫌稍健至前之小錫月樓以童伶而串老翁直如女裝男扮無一是處而最不堪寓目者尤無過於趙如泉孟鴻羣二伶二伶火氣一團俗不可耐而趙伶跑得高興時竟大翻其觔斗猛摔其吊毛尤覺荒謬絕倫離題萬丈與其觀此不如看猢猻出把戲也予對於此劇所唱之高鉢子詞中有(你的父姓甚)一句殊覺不妥徐策無論如何盤詰均不應問此一語良以薛蛟非旗族斷無父子異姓之理曷若改爲(你的父名甚你的母姓甚)庶與劇情不背而轍脚亦脗合也

吾國地廣民多素有南北之見如南方北方南人北人南軍北軍皆以南北兩字區別其不同之點於戲亦分南派北派今日論武生北派當推楊小樓尙和玉南派允稱李春來蓋叫天南派所長曰骨節柔軟曰身材短瘦曰手脚乾凈曰對打緊密有此諸技乃善於蹻鐵條翻葉子跳棹子栽觔斗炫服裝其佳者直有捷如猿猴輕如飛燕之妙花蝴蝶白水灘四杰村界牌關等戲是其拿手而一味蠻打不守秩序亂換行頭不顧戲情則其壞處張順來張德俊常春恆應寶蓮沈月來蓋春來七歲紅等屬焉北派所長曰架子穩重曰念白淸楚曰氣度威嚴曰軀幹魁梧具此諸技乃能于金鼓齊鳴之中冲陣交鋒之時而器械步履手法眼風一絲不亂與鑼鼓聲合長板坡挑滑車鐵籠山冀州城諸劇爲其傑作而過於自持形近呆板太爲莊重鬆懈無力則其弱點愈振庭楊瑞亭周瑞安筱菊笙康喜壽韓長寶小寶義等屬焉總之北派工盔靠南派工短打北派丰采朗照氣概軒昂穆穆皇皇可爲古大將寫照南派短小精悍勇猛絕塵能爲梁上君子草澤英雄繪影兩派雖各有所長而論品格南派稍有不逮然此亦不過强爲區別明其大概實則今之武生不出愈黃兩派舍李吉瑞小達子二人外皆無所不能特有高下之不同而已

春雨梨花館劇話

(塵因)

連環套一戲觀者恆重視黃天霸曰天霸乃一好漢子余雅不以是說爲然也按天霸之作爲並無十分驚人處觀其左右於施使能之側卑躬曲節儼然一施姓之家奴早失卻綠材豪客面目其所以然者不過一總鎭頭銜耳然感恩知己乃英雄之本色祇要在職務上不負其托足矣何必將大人施德卑職感恩諸字樣喃喃誦之若口頭禪故反失去英雄之氣節今從是戲論之其不値錢處甚夥如得

盜馬之後神色倉皇迨聞與彼家族有關係舉措尤其紊亂語言尤其悽惻彷彿其功名及家族已陷於湯火之間不可拯救者矣噫大英雄陷重圍而不懼臨大敵而不悲矧區區一盜馬案哉即云與其家族有累然倘是懸案皋皆不能憑一言决者天霸即若是害怕何嘗是一個英雄後見彭朋演出種種醜態宛似一個小老爺又何嘗見纖毫英雄氣概迨至下山之後聞朱光祖私取腰牌寶刀不辭而去即疑其反奸以患難相共之老友猶若是疑心豈是英雄氣量後聞朱光祖道其盜鈎之隱並以雙鈎為據轉又泥首陪罪終以此事自炫於竇二墩前切實論之渠何嘗有英雄氣節有英雄作為有英雄胆識耶幸於寨中與竇二墩舌戰之際敢以身當其衝尚有好漢模樣否則不值半文錢矣余最愛睹連環套之竇二墩其盜馬焉乃報黃三太二十年前一鏢之怨英雄愛名如寶則竇二墩雖不免於盜而氣概甚大及與天霸破顏之後反排隊送其下出又非英雄氣概不能如是豪爽終而雙鈎失去陣前被朱光祖調侃一場即慨然自首眞所謂恩怨分明說做便做語休便休斬釘截鐵的是一條好漢子也次如朱光祖見天霸非竇二墩敵手遂冒險重圍暗盜雙鈎為友之助亦是綠林中好義之友尤難得者彼不居名全是為天霸撑架子有禍躬受獲名則讓於友此種舉動非俠而何余不知當場其調侃竇二墩時天霸聞之可刺耳否余於是謂天霸雖獲勝然不足為榮三太有知當於地下詈不肖子

惡虎村一劇亦是黃天霸之一大汚點綠林貴義氣豪士俠客亦恆輕榮尚義者義之一字是為古今英雄豪傑所應守之義也天霸趕至惡虎村搭救施使能非不當也施使能既推心待天霸天霸當然效忠於使能要知濮天鵰武天虬亦天霸之異姓兄弟也天霸固宜救使能然亦應為天鵰天虬開一生路乃是好義男子而天霸既救施使能脫難矣不應再與異姓兄弟惡戰果其不良以善言勸之可也勸之不信退避亦可也何必置兩兄於死地既死兩兄又何必再死兩嫂更何必焚其莊院不留尺寸餘地耶迨兄嫂既死莊院已焚之後便乾嚎幾聲兄嫂直不啻狸奴哭鼠義何有也由是推之彼之所以親使能者非因知己感恩之報蓋因榮華利祿之圖耳余最惡睹黃天霸戲尤惡睹黃天霸之惡虎村

烏盆計一戲有聲有色情節亦頗曲節大可感觸人心惜乎烏盆顯靈一段事太荒渺余時默想趙大見財起意害死劉世昌此意中事必欲塐成肉酥和泥燒盆古今無此忍人要知趙大所以謀害劉世昌者不過圖其阿堵物耳萍水相逢本無夙怨圖財害命即所謂利

令智昏一時之愚後來未嘗不悔更何忍心埰成肉酥和燒瓦盆哉或曰彼非此不足掩其跡諺云一不做二不休愚人本可下此辣手余又默想一身之肉埰若酥更加泥和之必不止燒一盆而趙大則送却此盆即以爲脫禍安見所剩泥土凡有劉世昌肉汁者所做之器不作怪耶即如劉世昌一身之肉酥僅作成一盆而劉世昌之軀殼早化矣其一縷寃魂何處不可作祟必欲附此盆間將謂靈魂必藉形骸乃能作祟則尋常之寃魂厲魄應當左右於荒墳古墓間而常人家庭中見神見鬼事屬荒渺矣總之有鬼無鬼當是一種懸案而趙大竟見神見鬼以爲送出烏盆即是脫禍不料送出烏盆反是縱虎歸林足以兆禍余謂趙大還不眞算見禍見鬼者妙在烏盆出趙家之後即能說話即能求張別古代其伸寃余若是張別古必捽碎烏盆則寃魂自解而張別古竟代其一再伸寃且因其吃小板子而無憾斯已怪矣更若鐵面無私之包老爺竟聽一個小小烏盆鬼腔鬼調哼幾句即爲之雪寃懲辦兇手宜乎古之大宰相應當燮理陰陽而一縣之大可廢去刑訊矣雖此戲編者之用意未嘗不是勸善癉惡然藉鬼神演之反加增睹者一重魔障余不取也

今日談偵探學者咸稱福爾摩師爲聖手而不知吾國宋仁宗時包龍圖偵探寃案又非福爾摩師所可及者不觀夫探陰山一戲乎包老爺居然頂着一條黑紗帶領王朝馬漢跑到陰山去了非獨爲屈鬼伸寃且偵探判官作弊神乎技矣包拯俗謂其係神仙入世所以他一霎之間忽陰忽陽比較今日渡重洋赴歐美洲者尤易而王朝馬漢乃一凡夫也能隨入夢中馳驅包拯左右眞所謂造化不淺可惜包拯心在偵探寃魂寃魄不暇播弄筆墨否則記其遊歷之風景必較康聖人歐洲十一國遊記分外熱鬧也孰云不跳出世界之外而別開天地哉

宋季潘美正史所載非極端壞人而舞臺上演之則如秦檜嚴嵩之流亞楊業亦非極端好人且非名將而舞臺上演之赫赫老令公儼然如郭子儀李光弼輩古人亦有幸有不幸也

馮子和演戲以表情最佳其表情尤以孤冷哀怨爲佳如演血淚碑馮小青孟姜女等戲的是傑作非他伶所可及者至於梅龍鎭花田錯胭脂虎等戲苦爲色衰體胖所累不能稱曰專美第其表情間有獨到處細心領會仍覺可人惟子和私心最得意之薄漢命一戲余絕對不敢贊一辭凡一戲之價値高尙者首重情節曲折歐美所謂寫眞戲也其演戲人一動一靜必合戲中人之身分一言一語必合

戲中人之口吻使觀者如身歷其境不知爲戲斯爲上品即以吾國舊戲而云雖尙(唱)(念)(做)等技然聲色神態乃無形之表情舉止動作乃有形容之表情皆以從情節中領會得來者爲貴可見吾國舊戲非不重在情節也薄漢命情節太鬆劇本編得亦不甚精密統觀全局似初學譯文之手編者結構穿插等處在模糊影響中也若謂其是完全西洋劇則除子和而外餘者忽而京白忽而蘇白（子和說白亦是中國話）南腔北調一場糊塗若謂其戲已譯成中國派者則場面上全用西樂子和之歌舞純是西式美其名曰中西合璧實則不中不西不今不古不新不舊一場雜會而已推編者心理想是重在一場跳舞自炫奇能余又嘆其白費心血猶如懷韓冬郎李玉谿之豔體詩遍誦於西洋人聽誦者自覺香豔有味奈聽者不解何此所謂吃力不討好也將謂以奇召人吾恐觀客之知音者必不能佔多數即其知音者彼可直向外國戲院或影戲院矣又何必往觀爾之曇花一現哉凡百戲劇須先求人解爲佳苟演來令人不解雖甚至佳絕妙而觀者瞠目以對若似手捉一塊雞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也余亦不解其妙者曾聆子和演之不敢贊其妙亦不敢批其不妙彷彿周身三百六十骨節中又酸又麻又疼又癢都是不甚痛快之滋味想與我同情者必夥寄語子和爾既醉心西劇何妨譯編幾本有情節者演之未始不可與觀者擴充眼界若是徒墮觀者於五里霧中反加增一重魔障矣

舊戲出場自已報名新劇中人多訾之曰荒謬設凡一人居一室之中非狂非痴無端自道姓名者斯乃按諸寫眞性質而言確有至理

舊戲中人起而與辯曰舊戲乃傀儡登場與今日之寫眞派迥異所以出場須報名者蓋表示演戲人代表戲中人之意由是於未報名之先有數句引子或四句詩以表示戲中人之身分報名而後有一段說白表示戲中人之歷史或事實意在使觀者先知戲中人爲何如人然後觀其所演之事實易於明瞭此說非絕無理由然則有時戲中人登場只報一姓或下贅一(某)字(如關羽則曰關某)既不報眞名而以某虛字代此等報名等於不報也將謂其尊重武聖故避羽字之諱以某字代之則岳武穆亦是武聖何不曰岳某而直呼岳飛耶尤怪者關羽與敵人對戰時敵人時對之破口大駡而駡到稱名道姓時仍呼之曰關公關某不已不敢呼一羽字事告既敢駡人而不敢呼人名字者洵古今未有之奇談百思而不可解釋余揣此謬點之源想是染淸季專制之流毒曷故因淸季尊關羽爲武聖曾以羽字避諱故優伶亦因之不敢直道眞名矣在他時確有理可原在今日乃是大笑話此類一字之改良何妨更易更易

舊戲中有許多不可思議而爲各戲中所慣見者如在下者犯罪在上者傳訊之當犯者匍匐堦前之際距離案前不滿三尺地上明知其爲犯者仍佯詢之白(下跪何人)下答姓名上白(爲何不抬起頭來)下答(有罪不敢抬頭)上白恕你無罪下答(多謝多謝)甫揚首上復怒目橫嗔而叱之(唔)下者復俯首貼地此類應答已成刻板文章凡戲中有此類事則千篇一律甚至居下者行謁見在上之禮或在上者召見其屬僚或居下者控訴人以及所獲之咎寃枉或未曾獲置等事亦引用此類應答誠使余大惑不解姑從最初一條而論請閱者細味其應答之語意大可增我輩之噱料譬如乙者犯罪甲者傳訊當傳之初其知乙者姓名必矣何待乙者到案之後仍問其曰下跪何人此已足引人發噱迨甲白爲何不抬起頭來妙在乙答有罪不敢抬頭不知此罪字根據何律而發生者雖然一人違法在判者口吻中可云有罪而在被判者口吻中於未判之前必不能自謂有罪苟自認之豈非知法犯法而何尤妙者甲一字未訊並不知乙者身犯何罪卽糊裏糊塗而答曰恕你無罪此又是不知何云旣恕其罪矣乙者揚首之後當然不能叱之而甲者竟叱之乙者居然仍俛首伏地顚之倒之皆出乎情理之外而舊戲中引之爲玉律金科藉此一端則舊戲之價値胡怪爲識者鄙視哉

九更天一戲余終不視爲善本如馬義篤於救主誠哉可爲奴僕風然因救主立逼愛女死於堂下似手太辣尤荒謬者聞仲接狀一場當未接狀之前先令馬義滾釘板時馬義鬚髮皤白端之若泣何以上人奚可憐攤上四個如狼似虎之狗頭差橫拖豎拽把一個白髮老兒剝的袒背覆腹旣架入虎頭鍘口又捺在釘板上亂滾一場倘要一口氣喘不來則白送了一條老命堂堂太師爾何苦賤視小百姓之若此哉或辨曰彼所以如此者蓋威嚇馬義以試其心之眞僞也余曰斯言大謬訟者之心眞僞或其所訟之事是寃屈是奸詐是良是莠皆在聽訟者耳聰目明代其分判也判其果是奸詐逐之可懲辦亦可何必如此威嚇以試其決心天下事恐未必有將人命官司當作耍把戲者若此等威嚇用在定案之時尙有一二分情理何故恐寃枉好人也彼乃不分靑白當頭鑿此一棒野蠻極矣嗚呼果直斯事則專制淫威之下欲死一個小百姓誠如指下死一蟻不過擧手之勞耳尤妙者事白之後飛遞公文非次日天明投到不可否則寃者戮首矣但一夜之時間極短促計程萬難投到不得不加增四更一夜屢成兩夜之久謂是上天之助分外荒唐扭轉陰陽混亂日月宜乎封神榜時代之戲矣余戲之曰可惜此事發現於聞太師案下害得兩公差跑了九更脫此事發現於姜太公案下余決其必

遣紅孩兒駕起風火輪而往否則遣土行孫一遁而去何必費偌大手續直跑了九夏天哉總而言之此類借鬼伏神等戲在今日觀之雖是勸人爲仁爲義畢竟加增閱者一層魔障終不足爲法也

鴻鸞禧全本取材於今古奇觀之棒打無情郎其間悲歡離合結構極精且其意旨亦有關於世道人心者也如莫稽不得意時金玉奴不以冷眼相待事事憐其貧困事事眞心去照拂刻畫小家碧玉天眞爛慢之神態入微入妙編者從此處重寫之確有絕大用意蓋愈寫金玉奴賢慧愈足使富且貴者慚愧可見眞心待人貧賤人之心猶厚於富貴人之心一等也且莫稽貧時金玉奴待之愈厚則稽紀貴時待金玉奴之薄愈顯文人薄倖大多從功名勢利場中發現出莫稽入仕之後墮金玉奴於江中一場寫得刻薄至極乃岳受盡苦辛余以爲此作爲故蓋其貪戀一秀才女壻而以女妻之也最後出洞房一場棒打猶是作者忠厚之筆余意科罰莫稽太寬總之此等戲劇不妨提倡常演大有益於世道人心其美中不足之點在出文曲星兩場耳

劇本爲劇情之範圍演劇人爲此範圍所限制語言行動新有意向果能以己之知識運化之自易於劇情中生妙即使情節少差亦不過平談而已必不至拋却劇情於九萬里之外亦不致於臺上亂吹亂跳妄說幾句新名詞即自命爲新劇大家也

余前謂演劇人藝術多未合劇中情態者即指新劇本演者之新劇觀諸上劇團所謂新劇大家者多於鄉每排演一劇强半信口行扯濁一時矣遂出幕焉口利者則如懸河而口鈍者幾默不一語同是一劇甲社演之與乙社演來迥異甚至同社劇員易人演之亦復有異更至於使一人接演兩次相同之劇而其言語舉動亦有不同者烏怪其所演之劇情與社中所列之說明書不相脗合也宜乎勸業場大世界中之無恥女流氓亦大胆敢演新劇也

某謂余曰觀新劇者不可目新劇爲娛樂品而新劇名屬於社會教育者也余曰豈僅新劇哉舊劇亦未嘗不足爲社會教育代表也諷刺世人者固非淺鮮無如近時演者之品學知識日趨逐流慾賞心娛目事業矣然如汪笑儂演戲人多爲所感觸不盡日其爲娛樂品可見戲在人爲新劇苟長此不振恐不免一敗塗地也

新劇劇員士人之號也伶界名之曰文明戲實則以東文名之曰寫眞戲爲至當所謂新者蓋因舊戲之名而名佛家云現身說法故新

劇當從身字研究乃能寫眞求社會之眞相勸善懲惡纔入妙境決非純恃胭粉或滑稽打情罵趣鬧得一塲糊塗以補教育之不足也春柳社演劇用意極深使觀者如食橄欖愈咀嚼愈有意味其所以佳即以有劇本故其所以不合一般社會之眼光即失之過於高故觀者謂之太冷余以爲演寫眞戲當迎合社會心理而糾正之爲宜若珍珠塔雙珠鳳刁劉氏珍珠衫隋煬皇帝看瓊花等劇則似乎失却社會教育之本義以一方面觀之大好爲白相大少胡調先生之教授法而一般紅男綠女趨之若鶩個中心理余不敢言余亦不忍言也

嘯虹軒劇話

（馬二先生）

服善與大膽二者凡治學術者不可不知其在研究戲劇者尤當度德量力玩味其旨也

當時伶界恆各就拿手之戲演之其餘他人演而稱道一時者輒不復演非不能也凡事固不當作第二人想人各有所長何必舍己之長而從人之後以蹈施耐庵先生咬人矢橛不是好狗之誚耶

且也學然後知不足藝高而後眼界寬彼三家村之塾師自視固與程朱諸前賢不相上下者然而豈可以此便稱道之抑亦不足以此便嗔怪之蓋天下自有此一種井蛙之誚欲導之周知世界殆爲絕對不可能之事也

是故滬上有舞臺有演戲之伶人有聽戲看戲之諸客有評戲之文人則自成爲一種海派的戲之社會其演也異於都中其看也聽也評也亦不能以都中之眼光及範圍而賅括之

海派之演戲也人演何戲我亦隨之而演不問其所演者之較人爲如何也此之謂膽大

膽大之尤者乃生淨旦丑無所不演文武新舊戲各無所不能彼其意蓋曰戲豈某某所能專演者耶而於其優劣之點則絕不加察焉此之謂不能服善

具此二種特性於是譚鑫培之絕作如空城計碰碑哭靈牌乃無人不演而珠簾寨甯武關亦居然有敢於一試等而下之若劉鴻聲之斬袍斬子楊小樓之安天會長坂坡俞振庭之金錢豹則更大演特演矣然此猶可曰叫天已死小樓未來山中無大樹荊棘且稱尊不

妨一試也更有與老鄉親對演逍遙津與汪笑儂對演馬前潑水者此直自獻其醜恬不知羞而已謂其不能服善猶恕詞也其在旦角則梅蘭芳去後居然有演春香鬧學者有演天女散花者而二本虹霓關則演者更多且亦居然有稱譽之者此種戲自經若輩一演之後便可令其價值驟然墮落千丈譬之執村學究而使之講解經文訓詁其不致割裂句讀杜撰意義令人捧腹不止也然在一般鄉愚傖父則方稱之爲學問淵博發人所未發云今之滬地劇界現狀蓋如是而已

丑角多念京白或蘇白然有時須仍上韻不可念土白者如釣金龜之張義斬黃袍之韓龍烏龍院之張文遠等角是也

挑華車一戲固以武工爲重然其中吹腔牌子唱詞亦多特今時武生多含混過去微特此種唱詞爲近時顧曲家所不注意即在文戲者孝義節正旦及空城計花臉之點將唇亦多略而不念聽戲者亦無以此至加以倒彩者然在淸唱反不能免蓋緣臺上場廣人衆有鑼鼓喇叭相助但求其姿勢做到人孰辨其念與不念者若淸唱則無詞便將貽笑矣故戲有登場反易於淸唱者此類是已

滬上舞臺多有輕重倒置者人孰不知楊瑞亭勝於小達子而其排戲小達子每居楊上又孰不知羅小寶優逾石月明百倍者而石月明戲碼偏較羅爲後豈後臺排戲者之程度遠不及前台聽戲者之明瞭抑此中正有難言之隱衷也

友人某君謂石月明之唱工無一是處不特非汪非譚非劉抑且亦絕不是笑儂質而言之卽全未歸工也至做派念句更無可取以視高百歲且遠弗如也不知第一臺何取於彼豈以其能演馬前潑水張松獻地圖耶然現時之坤伶雖小月紅輩亦皆能之矣是豈希有而可貴者哉

近時滬上舞臺喜演本戲又不喜演老本而必求其新人多不解其故蓋舊時本戲曾經先輩名人演過其台詞做派多有一定之規矩倘稍有不到之處必有而指摘者且學習亦非易易故不如另行編排自我作俑人不得而非之且又可以初次新編等語誇耀於廣告之中縱然情節支離驢唇不對馬嘴却已騙一般婦女及不懂戲之看客不少矣一舉而數善備是以爭排新本戲也

統而名之曰鬚生抑鬚生之種類亦多矣而其自標爲某派某派者不與焉

鬚生當以專重唱工演王帽戲者爲正宗若金水橋迴龍閣上天臺逍遙津等戲是也

有靠把鬚生者定軍山南陽關戰太平等戲是也

有專重念白者如十道本審頭刺湯完璧歸趙等戲是也

有專重做工者如打混出箱賣馬打姪上墳寶蓮燈烏龍院坐樓殺媳等戲是也

樊城長亭之伍子胥與昭關魚藏劍之子胥則大異前者是靠把鬚生性質後者專重唱工也

大概當時鬚生以王帽爲尙故所謂鬚生者必碩大聲宏若能兼長做工念白之戲尤爲上選自程長庚以及盧臺子楊月樓張二奎孫菊仙等莫不皆然余三勝則專重做工故一傳至於叫天則專演做工戲靠把戲而王帽戲則不常演且不以此見長三勝余不及見若譚氏則其演王帽戲時絕少迨及今日所謂譚派鬚生者祗演空城計碰碑耳若所謂王帽戲者已置高閣絕不之習矣

鬚生戲近時最流行者莫過於所謂三斬一探碰碑滾蛋此種歌訣實爲劉鴻昇而發蓋劉氏初改鬚生時祗有此五齣戲也然論其實際唯斬黃袍爲劉氏拿手之作餘則擅長者正自有人劉氏固不能專美也

斬諜是老譚絕作卽空城計亦非劉所及此顧曲家所同認也擊鼓升帳時之步法絕無做作氣而情態逼眞他人學之者則類削圓之方竹轉不若本來之爲愈矣劉氏旣跛一足做工上當然不能見長故卽使其唱工能與譚氏頡頏已落第二乘矧其不能耶

斬子是鬚生重頭戲其難等於武戲中之鐵籠山蓋鐵籠山之姜伯約以一身先戰番王次戰司馬師而女番魏將等輪戰不已須能應付自如游刃有餘斬子之楊延昭則自出場斥宗保起卽須用高腔使嗄調次則對太君一段對八賢王一段皆先慢後快而末後對穆桂英一段尤爲難能快板中與焦贊問答稍有不愼卽拖泥帶水內行謂此戲乃老旦（太君）鬚生（八賢王）青衣（穆桂英）小生（宗保）花面（焦孟）聯軍以伐一鬚生（六郞）故演此戲者須有眞實本領方能勝任愉快鴻昇嗓音高而亮氣復充溢演來自是出人頭地然若比諸老譚則嫌其少從容悠遠之致其比例殆如俞五與小樓之演鐵籠山也若近今滬上諸童伶之演此戲則具體而已對付而已如學生之擬窗課供方家之一笑而已（然其間亦有好壞之分如高百歲其較好者也而賽三勝石月明則風斯下矣）斬黃袍是鴻昇第一拿手戲然此戲全無慢板原板除（孤王酒醉桃花宮）六句外全是快板搖板是以歷來名角皆輕視此戲不以爲見長之

作。劉。氏。則。利。用。其。嗓。銳。氣。盛。遂。以。得。名。云。

黃潤卿在都時與栗友蔣子安(聞刻已下海)俱以學梅得名蔣學其唱而潤卿乃專學其做派也昨聞某君言潤卿演虹霓關之槍法身段梅郎即其出臺時之步法姿勢亦復彷彿惟鼻梁較高然而雙蛾微蹙乃有過無不及也述之以待一般擁梅者之往而質證其說

王蕙芳上裝後頗不成樣卸裝後則大相逕庭其故因眉眼位置全在臉之中間一部而左右兩頤特嫌寬闊上裝時以片子貼去兩頤頓覺改觀故化裝不可不講而臺上美人下臺後未必仍能如在臺上也

趙桐珊頗有意於化裝然而上裝後反不見佳者則以臉頰露骨片子貼後益覺其狹小一條臂亦覺大反不如其未上裝時之丰致可人也

試上海之聽戲者之程度不足必以北京之聽戲者程度為歸此近時評戲家之常談而按之實際殊非篤論也

夫聽戲者較之唱戲者如何唱戲者莫不自標為京都名角內廷供奉誠以戲為北京之出產物故直以道地之方家為有價值也若夫聽戲者則不然二十二行省中幾不有人濡染於音樂之地則其不能不聽戲也必矣聽之愈多則其程度必自然進步初不必為北京人民而後其程度乃始高也

且也聽戲者未必行蹤一定不移北京顧曲家安見其不來上海而北京之戲館中又安見其無南方顧曲家涸迹其間也耶是故交通便利而後聽戲者之程度益不當以京滬而分界限

客有自北京來者道及京中近自民國以來聽戲程度大非昔比大多數之豪客多為全不懂戲之南方老爺而當日內務府之一般專講究聽戲之人物已退隱不出蓋朝代既更生計頓異於昔日加之戲價陡漲比之往昔增至數倍故不敢領教也而老輩名伶又相繼凋謝以故談及顧曲多有曾經滄海之歎更就北京報紙研究之則近日之聽戲羣衆聲而言色且專捧梅蘭芳夫梅發生於都中都人士初未十分注重自初次由滬返京遂乃大紅幾至與譚氏匹其聲價其意殆亦曰此上海人之所重也故另加青眼焉若所謂何小雲等等者雖亦滬上初未見重於人而都中亦居然有黨之捧之者由此可見北京顧曲家之眼孔亦不過如此較滬為高之說昔日或然

今則殆不逾伯仲之間矣

滬上顧曲不乏方家而其所以黑白混淆好惡不分者由於大多數顧曲者之無戲學常識故必先為灌輸一般社會戲學之常識然後乃能期好惡之有公評

凡看戲必先分清(一)戲之種類(二)戲之性質(三)角色之種類(四)角色之性質

所謂戲之種類者某戲為鬚生戲某戲為武生戲某戲為青衣戲或某戲為鬚生青衣合演某戲為鬚生青衣淨角合演之類其要在辨別戲中之主要人物為何種角色例如(二進宮)為鬚生青衣淨角合演之戲(武家坡)為鬚生青衣合演之戲(洪羊洞)為鬚生獨演之戲餘可類推

所謂戲之性質者某戲為唱工戲某戲為做工戲某戲重武工某戲重說白某戲重架子某戲以滑稽見長某戲以神情見巧是也例如(上天台)(二進宮)唱工戲也(草船借箭)(打嚴嵩)做工戲也(三叉口)(三本鐵公雞)武工戲也(鐵籠山)(長坂坡)武工架子戲也(連環套)(落馬湖)說白兼架子戲也由此類推難於枚舉

所謂角色之種類者何者為做工鬚生何者為王帽鬚生何者為靠把鬚生何者為青衣何者為花衫何者為油面武生何者為長靠武生何者為短打武生何者為刀馬旦何者為頑笑旦之類是也

所謂角色之性質者某種角色宜以何藝見長宜演何戲是也陳德霖何以與王瑤卿不同孫菊仙何以與譚鑫培不同又如武家坡之旦角與汾河灣之旦角何以不同(連環套)(剌巴杰)之武生與(惡虎村)(英雄義)之武生何以不同同一淨角架子花臉與銅錘花臉之不同實在凡此種種皆須研究而熟知者此皆戲學常識也

小生與武生不同小生之戲以唱做為重而武生之戲以武工念白為重小生唱狹嗓而武生則否現時武生之人材輩出而小生則人才日就寥落非關於小生難而武生易也蓋小生須於唱念神情上見長今昔未嘗有異而輓近武生則純以眞刀眞槍蠻打狂跳為能事故羣趨於江湖賣藝之流派於是武生乃多歪不可勝紀矣

學小生至難

戲中之武工與賣藝截然不同賣藝者貴有眞工夫而戲中之武工則全重姿勢聞伶界人言學小生至難演（紅鸞禧）（彩樓配）（打姪上墳）等則爲貧生須有窮酸氣演（舉鼎）（岳家莊）等則須有豪貴氣且時時表出稚子天性而（飛虎山）（探莊）等更須武工精熟姿勢敏妙若演三國中周公瑾猶須有大將丰度談笑風流才氣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概非胸羅數卷者絕不足以出人頭地餘若（雅觀樓）（叫畫）等更須兼通崑曲故小香桂官之後小生全材已稱絕響素雲僅稱上中蓋其武工不足道也近則年逾不惑嗓音已敗都中惟程繼仙尙負時譽然亦上中而已

小生有時演武生之戲如（金鎖陣）（翠屏山）是也近時蓋叫天獨演（岳家莊）是又以武生資格演小生戲者也

年來到上海之武生肩背相望然其中好者未必能立足而稱道一時者乃未必可取內行所謂運氣是也以余所見當以韓長寶姜鑫坪爲不無可取蓋韓之戲四平八穩精彩雖遜派頭自屬正大姜則票友出身武工少弱而念白神情專摹小樓頗有酷似處以視一般専演（鐵公鷄）（拿康八）之活强盜者較得戲之意味也

（八大鎚）之陸文龍亦小生與武生並演之戲故素雲小樓皆嘗演之而侯俊山乃以花旦反串近時上海之毛韻珂則以小生資格演之蓋叫天以武生資格演之小楊月樓則以靑衣反串小生演之觀者須就其資格之不同而加以分別不可專責其武工之不夠亦不可專論其神情蓋演者乃各有其特長之點在未可膠執一例以相評論也

評劇不可雜以感情然却未有能免者蓋評劇者必皆嗜劇則其平日必與伶界人物及票友接近夫如是則其友誼酬酢之疎密每足以生愛惡之深淺也雖然劇者游戲之事與其嚴也毋寗濫故年來余之評劇文字實不免日趨於寬濫貶少而褒多苟非惡劣不堪造於極點者罔不節取其長以資風勸也

然而節取所長云者要必有一二可觀聽之處決不能無中生有亂爲裝點捧場也亙即以捧場論亦當擇其稍有取處而爲之揄揚數語固不能一槪稱好而以見好於所捧之人也更爲彼被捧者計於其受言過其實之譽詞而問心足以汗顏猶無寗得較輕之指摘或足以策進步而自附於中材耳

故年來最苦者為劇界中內外行之熟人日多睹面皆有點頭之交每一登臺輒請捧場不往則為不恭甚且疑於瞧不起然苟一臨覽又每多刺目之處歸來搦管大費躊躇諸說好則流於過濫說壞則足以犯人之忌蓋凡演劇者無論內行皆有一牢不可破之心理即任詆彼何事均不之怒而惟深惡人之說其劇不佳也故執中定策祇得節評其稍長之處以盡友誼而其所短則避不之宣此在余本身原無所損然為彼相對之人計則不免諱疾拒醫終身無大瘳之望矣直道難行雖小道亦復如此真令人太息世風之不古也

更有一般不諒人者見所譽之未能淋漓盡致而大不滿意以為有意相抑絕不一思果就其藝術上而質言之并此幾微之揄揚而亦嫌其濫捧矣人苦難於自知固不獨演劇者如此也

生平不肯看白戲懼一經受梨園老板之人情則言論將失其自由然對於票友則無可如何即出錢看戲亦難直言評論每有票友為人評至無詞自辯輒忿然曰我原非靠戲吃飯者斯言也事實則然矣然亦思君此次登臺固為演戲來也就戲論戲又安問足下之靠此吃飯與否耶

汝南劇話

（脈脈）

生旦淨丑四大角色京人視為平均重要人物上海偏重生旦淨丑次之然有北京視為名角滬人等閑視之者滬人奉若神明北京則一無價值何也蓋觀者之眼光不同演者之派別亦異然生角自京來滬果於譚調摹做一二輔以時下花腔能邀滬人歡迎尚有七八分把握次則武生武二花一味蠻打滬人亦頗賞重再次則能唱能演之丑角如李百歲馬飛珠等亦可博座客歡迎若夫正淨花旦武生則來者十而得法不過一二王蕙芳路三寶(花旦)小寶義(武生)金秀山其前例也楊小樓李吉瑞之得行其道者先聲奪人耳賈璧雲梅蘭芳之受人激賞者姿首昳麗耳至於小樓吉瑞璧雲蘭芳之若何佳妙滬人固未之知也

北派花旦武生鬚生較之南派真若風馬牛北派花旦做工尚緊密南派花旦尚寫意璧雲子和不同之點實在此武生武工滬尚迅疾京尚從容鬚生唱工滬尚亂彈京尚家法今姑舍花旦鬚生而專論武生武生能亂竄亂跳上海觀戲者以為某某伶真肯賣力殊不值

識者一哂前年小樓蒞滬登臺後譽者不敵毀者之多究之上海眞能知小樓之佳者百無一二嗚呼上海人觀戲程度一言以蔽之曰眞眞不夠

叫天予所崇拜者也菊仙亦予所崇拜者然聽叫天似不若聽菊仙之痛快昨持是說質諸某君某曰二人術藝悉臻神化之境一啓口一動作如誠者之從容中道無絲毫之勉強若劉鴻聲貴俊卿張毓廷輩雖爲譚門健將若雙處時慧寶福處韋久峯雖爲孫氏肖徒然其唱工則皆如學之者擇善固執未足語神化兩字此孫譚之所由爲孫譚也顧其中猶有辨譚之唱工其始基卽從巧妙兩字入手孫之唱工其始基乃從堅實兩字入手堅實造乎其極斯巧妙生焉故其巧妙處卽其堅實之至處此孫之巧妙較譚之巧妙難能可貴亦卽較譚之巧妙尤爲娛聽也但其巧妙只可爲知者言不足爲荒傖俗子道何則今日南北各埠唱鬚生者靡不惟譚是法無論伶界非伶界凡略諳一二句皮黃者一開口卽曰吾固譚派也今日舊劇界幾成一譚迷世界孫派勢力薄弱達極點前綦第一臺予每往觀菊仙皆以全副精神對付到底不似從前忽略予則屏息靜聽覺其所唱無一字無精采無一字無神味彼雙處時慧寶等學老孫嗓音非不可高可低也然由高而低總不如孫之自然嗓音非不有寬有窄也然由寬而窄總不能如孫之毫無牽強嗓音非不有剛有柔也然由剛而柔總不能如老孫之毫無做作氣大哉孫調神哉孫調吾將發起一孫教主大會極力提倡孫調老孫倘有不諱孫派將來不致成爲絕學先生亦表同情乎予曰諾爰濡筆誌此爲提倡孫派之先導焉

戲劇雖小道實隨風氣爲轉移而轉移之原動力則名角實主之曩昔京師之唱工戲程長庚專唱取帥印文昭關魚藏劍取城都一路戲此正二黃也王九齡素以反二黃見長者則僅唱牧羊卷烏盆計至李陵碑則偶一爲之而不視爲重要叫天倔起力矯前人所爲以示異乃專唱李陵碑空城計洪羊洞等戲不及數年於是伶界乃靡然從風羣趨重於李陵碑空城計等戲之一途矣

伶人嗓音忌服鹹水海水不宜井水尤不宜北直之水惟旅順水淡而可食餘則皆鹹烟臺尤鹹海參威亦然伶人初到該兩地嗓音必大變僨有橫音而無直音若南直各省水性水味最宜於嗓音者莫如蘇州之水服蘇州水數日則嗓音既高且亮至上海自來水初服之則嗓音爲之少歛以水中有藥故也服有旬日嗓音亦高亮逾恆是乃老伶工某歷試不爽而舉以告予者爰錄之以供伶界之取則

焉

歌曲雖小道學之者不可掉以輕心尤不可少存偏見伶界大王如老譚袍笏登塲儘有漏洞顧觀者每為所欺逢劇必配之掃邊老生無名英雄儘有片長足錄是在人之善擇耳

落馬湖一劇京調純係二黃改唱西皮自黃月山始月山為幫子專家幫子調純屬橫音西皮亦然二黃則純係竪音月山之改西皮者就一已之嗓音而運用之也伶界沿襲迄今大江南北凡演落馬湖者幾無復知二黃為是劇唱工之正軌也茲特表而出之

劉永春黑頭唱西皮專頂板唱無所謂開口須在中眼也然必具有永春之氣力嗓音以及板槽嫺熟方能為此否則黃腔走板在所不免矣

花旦一行非特取其容貌並須觀其舉止態度能否適合戲情一劇有一劇之情形即一劇有一劇之神氣恰到好處即是名角不必一昧妖嬈也今觀趙君玉所演各劇頗能如題而止其演貴妃醉酒也則舞態翩躚極盡夷猶駘蕩之致其演妻黨同惡報也則一字一淚不勝悲惋悽惻之情其演杜十娘也則自傷命薄儼然一遇人不淑之女郎其演花魁女也則頤指氣使儼然一舉止闊綽之紅倌人其演龍鳳呈祥也則端莊嚴肅儼然一襄理山河之國母近演再生緣飾孟麗君易釵而弁於風流倜儻之中仍寓嫵媚秀麗之氣使人一見而知為女扮男裝者洵聰明絕頂人也

王又宸嗓子高孫菊仙屢勸其學汪而不贊成其學譚去冬又宸進京拜老譚門執弟子禮請益譚之闡宗明義即教又宸嗣後唱工一律走低音又宸唯唯迨出京菊仙詢以貴老師誨言奚似當有特別教法又宸以實告菊仙大不謂然近與人談及猶謂又宸唱工有退無進實老譚宜走低音一言誤之也

老伶工邵寄舟為鬚生老輩中之碩果人所能演者彼則皆能彼所能者竟有泰半為人所不能者如老戲中之三字經擋幽造白袍清官冊六部大審等戲時人均不甚注意大審清官冊造白袍人或知之而能演之三字經擋幽兩戲若舉以詰現今伶人竟有瞠目莫知所對者某票房會友前擬請邵伶教以上各戲是亦保存戲粹之一法惜乎邵氏死矣

雛伶學戲最畏倒嗓此關能闖得過一生吃着不盡成人學戲最畏塲中塲中者猶雛伶倒嗓也總在四旬以後貴俊卿聲浪低小印坐塲中之病固復嗓音惟在善爲珍攝而護惜之然必須在五十歲以內若逾五十則老景衰頹氣力益覺不繼矣

楊小樓祖名二喜花旦名家隨之學者不一其人所教亦不一其法然學者能底於成則各有家數且皆爲觀者歡迎可稱絕技

孫菊仙七十有八矣而體格健全不啻五十許人某君詰以何術駐顏俾得長生不老菊仙曰要不外節飲食愼起居絕嗜慾而已予現每早服高粱酒十兩每頓啖飯三碗如食麵則須斤許鴉片前食二兩一日現則戒除淨盡如遇駿馬猶可效伏波將軍據鞍一試某君曰先生烟癖甚深戒除不過兩月何收効竟若是其速菊仙曰體魄之强弱不在吸烟與否惟視其人好色不好色予之得有今日者實賴十年來服獨宿丸之功也前有妻妾二因爭夕撚酸絮聒不已忿極遂受戒於京都白雲觀從某老道執弟子禮從此澄思滌慮視婦人若蛇蝎於是雖有婦而若無婦矣數年前爲友人約偶至北里宴飲流水行雲倘偶一顧視近則屏迹不往愈芻狗視之矣庚子拳亂家業蕩然獨此白雲觀之衣鉢偶帖得以無恙今猶什襲藏之復指頂上小辮曰予之未斷髮者職是之由

某君於筵次詢崔靈芝以大劈棺陰陽河等跌撲戲亦擅長乎崔曰此路戲爲梆子花旦之開門見山萬無不演之理崔某不彈此調久矣非畏難也實以此路戲僅可博下流社會歡迎不足當大雅一盼不佞近惟注重情文相生之戲如忠義俠忠孝圖青雲下書斯固居恆所拳拳服膺而弗敢或失者至於大劈棺陰陽河則惟有遜謝不敏也某君以其言有見地不覺點首稱善者再

幫子之派別不一有山西幫子有山東梆子有直隸梆子有河南梆子唱工娛耳首推山西直隸次之河南再次之山東最下上海梆子均直隸派山西派則渺不可得惟筱桃紅的係山西派近亦濡染滬風而流於直隸一派矣京伶崔雲芝饒有山西遺韻而非眞正山西派除若七盞燈四盞燈一盞燈等均屬直隸派已故女伶榮桂亦山西梆子蓋山西梆子實具有哀感頑艷四字每一發吭如泣如訴令聞之者心搖搖如懸旌而不能自主非徒以嗓子高大見長也

汪桂芬爲程長庚入室弟子長庚所能者桂芬悉能之然其中亦有辨長庚之歌喉純乎天然每一發吭極盡自然不待絲毫勉强桂芬歌喉得諸天者半成於人者半於何驗之文昭關我的爹娘呀一句爹字音由舌尖發出納入鼻內所以表哀痛也凄楚之聲令人聞而

酸鼻此調乃始於長庚然長庚唱此句行腔使調渾合靡間幽咽悲惋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桂芬唱此句力摹長庚卽不免矯揉造作有斧鑿痕甚矣聲音之道微哉微哉所可哂者近今伶人及籍隸勾闌者唱此句亦力摹大頭非哭非笑聲如鴟梟是亦不可以已乎

沈韻秋爲老任七之婿其演溪皇莊義旗令等戲做派全做老岳故白鬍子戲推滬上獨步有曹二官者亦武生也與任七同時技藝在任七上惜全係老派不及任七時髦鬆來上海不爲觀者歡迎旋卽返京按任七與二官派別之不同老伶工類能言之其最顯而易見者如演武劇手足須作姿勢他人右手向內轉右足卽不能向外轉左手然左足亦然任七每去惡虎村中之黃天霸右手如向內轉右足必向外轉左手如向外轉左足必向內轉似此舉動道破一文不值而未經熟習者恐當場不能指揮如意所謂難者不會會者不難也

學書者須先從顏柳歐蘇入門而溯源於鍾王學古文者須先從唐宋八大家入門而溯源於班馬學京調者須先知汪譚孫之派別者然後可以語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王(九齡)四大家之源流汪譚孫書家之顏柳歐蘇也古文中之唐宋八大家也程余張王書家之鍾王而古文家之班馬也後之學京腔者歌喉縱屬天賦腔調縱極娛耳千變萬化總不能越汪譚孫範圍以外更安論程余張王四大家程余張王聲調爲京戲中之極軌汪譚孫聲調京戲中之正宗也頃聞某某伶欲於程余張王汪譚孫數家外別張一幟以示卓異所謂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技則未也

伶人嗓音有宜於二黃有宜於西皮伶界老輩如孫菊仙譚叫天之唱工人嘗細加評騭謂譚之嗓門宜西皮不宜二黃孫之嗓門宜二黃不宜西皮都中持此論者甚多記者乃門外漢不敢遽下斷語然孫唱七星燈硃砂痣誠爲絕唱唱空城計似不適聽是固彰彰可考者譚唱空城計連營寨亦係絕唱而硃砂痣一劇較孫似有遜色至七星燈一劇前年來滬從未見其演過茲特約略誌之以待取決於海內顧曲大家

唱戲雖小道而發音必以中州爲衡長庚桂芬而後近僅老譚一人老譚於音學研究功深無論平上去入在所必分卽陰陽平尖團字亦必剖斷清楚不使有毫釐之相混叫天而外知此者鮮矣蓋他人唱工雖極佳一劇之中難免三數字倒音(倒音者字音不明之謂

也）往往一字出口非不知此音唱錯乃明知其錯而不得不將錯就錯直錯到底良以臨時知其音錯而欲强爲不錯此句將不能唱出口或出口而必致黃腔所謂不得不將錯就錯也然此猶就程度高者而言甚致有將字音唱錯不知其錯而自以爲是此近今伶界如此類者幾於觸目皆是也

霽庵劇話

（義華）

崑劇爛柯山之潑水崔氏一角以正旦飾之服裝與牧羊卷之趙景棠無二按此劇崔氏唱句極多與朱買臣同一重要花旦萬難稱職故以正旦飾之實則崔氏之身分完全一個花旦決不能混入正旦也汪笑儂編爲京劇於崔氏一角雖改正爲花旦然精采已全非可見編劇之難

老旦一項素爲劇中配角絕鮮知名而全班角色亦以老旦爲最少崑劇老旦有不敷之處率以副淨充數本屬權宜之計以後竟視爲當然即如天雷報之老旦談劇者每以爲丑角戲余以爲當初亦不過以丑湊數蓋此角之身分絕非丑角安能斷定其爲丑角戲攷其原與副淨之飾老旦事同一律不能視爲當然也

趙雲之戲自一將難求至鳳鳴關一生均穿白靠從未更易他色而取城都中之趙雲則獨穿紅靠蓋此劇穿靠者有五人嚴顏黃靠魏延黑靠馬岱綠靠趙雲馬超均屬白靠角色而當初班中行頭不甚齊備馬超又爲此劇中較重要者故白靠歸馬超而趙雲只得將就穿紅靠矣在當初不過暫時之計而習久相沿以爲定律不可變更今則行頭雖多仍襲舊法不肯起而改正也

白水灘一劇在崑劇名通天犀不知何所取意以戲中角色推之似在拿高登之後向爲武生正戲而武淨較爲吃力武生除舞棍外只須配搭純熟便可稱職武淨則須拚命去幹也後半有對槍一場頗不易見好近年演者皆將此段删去武生舞兩場棍武淨甩三個殼了便算了事草率殊甚較之以前難易何止十倍

戲班中之正本戲卽使盡屬子虛亦必在無論那一朝中請出一位帝皇或硬拉幾個知名人物作爲保山以證明此事出於何時而全

部紅鬃烈馬連此種手續亦竟廢置不用戲中重要人物如薛平貴王寶川代戰公主蘇龍魏虎等說來均無人知曉即王允較爲知名而又絕非連環計之王司徒故此劇實爲戲劇中最荒誕者而戲中主人薛平貴竟統一中外身登大寶究竟國號爲何年號爲何亦未說出眞所謂胡說八道荒唐之至矣

瀕年以來取材於英烈以編劇者頗多然英烈何如水滸水滸人物英雄莫若武松精細莫若林冲其事又皆可歌可泣俾諸梨園自屬善本而京秦戲劇中之武松戲除獅子樓十字坡鴛鴦樓等數齣小武戲外其餘若戲叔別弟挑簾裁衣等均付闕如取其糟粕遺其菁華爲之一歎而林冲之遭過較武松尤苦情節愈爲曲折乃不思傳之戲劇昔年第一臺曾有豹子頭林冲一劇編排既不合法演唱又非其人僅演一次即束諸高閣絕妙戲劇爲之玷污以後便無人過問惜哉

楊貴妃事跡情節既極悲歡離合之致且文武兼備生旦並重崑劇之長生殿全本何等膾炙人口而京劇則無人編演乃由第一臺之俗伶爲之先鞭情節支離緊要處全無精采令人一見即便棄去俗人偏好事眞莫如之何也

戲中之有暗上暗下實爲編戲者之妙筆於無可删減之中省却許多手續而觀者又絕無糢糊不辨之憾非聰明人不能有此妙想也如遺翠花一劇翠香往來於書房繡閣之間只由小姐與書生暗上暗下翠香在臺上走來走去觀者便知翠香倏而至書房倏而至繡閣雖往來頻繁而場數祇是一場若令俗手編之翠香到書房是一場到繡閣是一場再到書房又是一場再到繡閣又是一場演者上下奔波而觀者亦神疲意倦此編戲者不可不知也今人編劇每以場數之多誇示於人動輒曰前後有三四十場之多此等人於編劇之精神已失安能責其有好戲哉

劇名中有曰十回者人多不知所本按十回之名實起於唱書者昔年唱書者某善水滸傳其演講魯智深林冲宋江武松石秀之事每須十日而始畢一人之事十日者十回書也故當時有魯十回林十回宋十回武十回石十回等名稱及編入戲劇藉取其名而亂彈中尙缺魯十回林十回兩種且石十回僅限於翠屛山宋十回僅限於烏龍院武十回僅限於獅子樓則範圍較狹一說謂有伶人名十回演此等劇最著名故有是種恐非其眞矣

俗傳秦以范杞梁築長城其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慟而長城崩世以其事編萬里長城一劇事涉荒誕知者不道然言者說之殊有據一說引春秋齊人杞梁俘於莒孟軻又有杞梁妻善哭其夫之語以其齊人故傳其妻爲孟姜又以嬴政之暴遂附會其事曰萬里長城一說則根據唐釋貫休禪月集之詩以爲據其詩曰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烏詩中所言又與俗傳相吻合一說謂漢書塞北有范夫人城云夫人之夫本漢將築城而死夫人率餘衆完之因以名焉好事者附會其說曰萬里長城此三說雖各有據然以第二說爲近是而揆之情理則又萬不致有此等事也吾亦祇能付之疑團而已

中國戲劇無論如何總偏在哀感一方面喜劇百不得一無他喜劇編演之難十倍於哀劇也蓋喜劇之作用與哀劇相等然哀入人較易且可由做作而來喜劇則平鋪直叙全出自然與誠懇不可少事假借妙在使人於不知不覺之中而生感動之心若亦如喜劇之刻意做作則刻鵠不成而類鶩勢必貽笑大方至喜劇有其獨立之眞精神既非滑稽之作又非艷情之作若流入淫蕩肆爲邪僻談仙說道搬神弄鬼尤爲喜劇之大忌所謂獨立之精神者即自然與誠懇而已

哀梨室劇話

（豁公）

蓋聞豪竹哀絲本中古怡情之具繁絃急管亦東方盛世之音唐天寶曲譜霓裳身先優孟周公瑾引商刻羽儒雅風流自有梨園總稱絕調從無名士不悅笙歌是以孔子在陳絃歌之聲不絕周室既屋韶舞之樂猶存余小子少歷幽燕飽耳陽春白雪壯游黔閩備聆下里巴人萬里歸來一身如寄興之所至聊復云云然而劇學淵深個中人猶難造極尋聲按拍門外漢敢詡知音不過藉彼梨花遣我閒情而已班門弄斧小子何辭月旦羣優則吾豈敢

生旦淨丑梨園之四大行也每一行中必有數種角色茲按其次序略述於左

生行之大別有四一外二末三老生四小生老生與小生各有文武兩種文小生更分雉尾生扇子生兩種而紅生鬍子生等尚不在其列

旦行之大別有六一老旦二青衣三武旦四刀馬旦五閨門旦六花旦而貼旦丑旦尙不在其列

凈有正副更分文武而唱梆子者則別派也

丑有三種一大丑二小丑三武丑茲按其派別分述如左

白鬚者外（如李陵碑之佘公）而參白者則末也（參白鬚卽花白鬚如七星燈之孔明）黑鬚者老生（如瓊林宴之范仲禹）而無鬚者則小生也（如黃鶴樓之周瑜）之四者聲調類似而實異蓋外宜蒼老末宜悲壯老生宜清脆小生宜尖銳也近來外末之戲多由老生兼之（近人但知老生不知外末卽以此故）甚且演釣金龜游六殿探母（飾佘婆）徐母罵曹等戲則並老旦而亦兼之矣此等不生不旦亦外亦末之怪物幾於觸處皆是吾恨不爲精忠廟郎中（管理伶人者）執此輩而敲其臀也紅鬚子祖師爺徐春（徐本醫匠而於戲無所不能故人以此稱之）嘗云大老板（卽程長庚）無戲不爲總綱（凡於一劇中各種角色之唱詞做派無所不精者謂之總綱）然在梨園數十年所唱皆老生戲未嘗旁及其他間因特別事故（缺角之類）偶一演他行戲亦只敷衍場面決非本心乃近來海派伶人如吾上文所云以老生兼爲外末老旦者猶爲稍知自愛之人其以多才多藝自許者則幾欲將四大行所有角色之戲劇一一取而演之小達子呂月樵等卽其例也

呂月樵唱青衣戲咬字發音有獨到處雖不能比美陳石頭（卽陳德霖青衣之泰斗也）然較諸小梅（蘭芳）王瑤卿實有過之無不及（劍雲按此說太過）彼乃舍此不爲而爲老生及老旦有時高興且爲蚆蜡廟之褚標（武老生戲）惡虎村之黃天霸羅成叫關之羅成岳家莊之岳雲（小生戲）戲雖各各不同聽其音調覩其動作則仍一青衣以余嘗嘲以詩云亂譜新聲入七弦靡靡小嗓韻悠然生行唱出青衫味如此名優不値錢（生角不唱旦角腔梨園之定例也）余偶至共舞台見呂演黑驢告狀慼迷傳目蓮救母等戲輒不禁爲之肉麻夫演戲所以悅人耳目今若此直令座客難受矣

老生一行自譚鑫培謝世後後顧茫茫殆無嗣響侗厚齋（卽溥侗）戲學固深然上天忌才竟不與以好嗓且彼爲勝清貴族（宣統族兄）亦決不肯受聘登台余叔岩（卽小余三勝）唱做之佳較諸老譚實不多讓然嗓齡倒嗓迄今仍未復原且始終蟄伏津門足迹

柒至他處如是各處人士亦遂不知有此人海上鬚生自孫菊仙貴俊卿相繼輟演後吾已兩年不知戲味跛足劉鴻聲來余始稍動聽戲之念然有一苦處卽不能睜眼是也閱者至此必且莫名其妙須知劉鴻聲嗓音之佳固爲國人所公認然因極力摹仿譚老板遂不能盡其嗓音之所長且譚鄂人所唱爲湖廣調劉以京人爲之發音微覺不純咬字亦欠淸晰設有老譚當前則劉之唱工只可列入次等玆幸老譚已死後起無人如是跛劉唱工遂厭倒儕輩矣然尊足旣跛做派自無足觀加以隨便敷衍事事不循規矩蒞滬第三日演空城計竟將鬚口掛於唇前則不特不合規矩並於理亦不通矣故吾謂至大舞臺不宜睜眼看戲良以此耳

時慧報名伶時小福子也小福爲青衣陳德霖且居其下他更無論矣今智儂（卽慧寶）之爲鬚生雖未能比美汪（桂芬）譚（鑫培）然在今日劇界除劉鴻聲一人外實無足與之抗衡者彼妄稱蓋世無雙文武老生之某伶固未能望其肩背也智儂嗓音之佳不在劉鴻聲下唱時發音咬字行腔用調多有獨到之處設再加以鍛鍊實不難自成一家近因摹仿孫菊仙反掩其固有之長處予甚惜之然彼聰敏絕頂學輒有成設以智儂之留聲唱片令孫菊仙聽之固不能辨其爲時爲己也智儂演上天臺能將「叫一聲姚皇兄姚子俔伴駕王孤的愛卿你那裏休流淚免悲傷放寬心大着膽一步一步隨定了孤王」十一句聯續唱下一句緊接一句末句王字翻高使一長腔眞有長江大河一洩千里之勢假令小達子爲之有不開花拉矢者吾不信也

棒槌（伶人之呆笨無做工者謂之棒槌）鬚生石月明唱戲頗肯賣力惜有嗓而不會用無論何戲一唱必砸所謂棉花腔者幾於無句不是在理應擯諸梨園之外顧彼影伴好（謂王靈珠也王與石有密切關係留必俱留去必同去第一臺欲以靈珠爲檯柱自不得不棒棒槌矣）運氣佳兼有一副象皮臉不戲問情呱呱亂叫狀如小兒學語而一般似懂不懂之看客或尚獎以采聲是眞不可以常理論至其做工則吾有一絕妙之比喻凡傀儡戲之木偶所能爲者石棒槌亦能爲之蓋必有人一牽線渠始一動其手足實則感電之屍但能抱物而止耳

海上做工老生有二人一卽俊貴卿一卽潘月樵也貴俊卿去月樵爲無敵矣月樵固富有思想者演戲一本劇情體貼之眞表情之切一一胥入骨裏至演新戲則尤爲獨到處（周信芳孟春帆等皆私淑月樵做工有得者然使同班演戲則如小巫見太巫矣）間唱幾段

搖板或原板亦頗尾尾動聽舌頭雖大未為病也

上海梨園最糟者無過於第一臺其所倚為臺柱之大角十九皆是飯囊惟黃潤卿王靈珠閻嵐秋等(即九陣風)差強人意乃觀其戲碼恆在中軸以前而周信芳(即麒麟童)王洪壽(即三麻子)張鶴樓則常壓大軸此等辦法眞令吾人費解吾友知非子常云(三麻子與麒麟童可往外洋演影戲而不可在滬唱戲)言外之意即謂周王做工佳唱的不是味也吾意殊不謂然須知三麻子一生無他長惟能以老爺戲(關公戲也)矇人但觀彼上場一亮相下場一蹭馬做工誠不無可取然而屢屢為之遂覺味同嚼蠟嘗見其演困土山古城會等戲上山也蹭馬下山也蹭馬進城也蹭馬出城也蹭馬乃而升堂入室皆蹭馬是直表示雲長公為一溜馬瘋漢矣外國影戲中何嘗有此不經之事哉而麒麟童之做派則尤匪夷所思曩予見彼演某戲(似是紅蝴蝶)飾一少年武弁臥後聞妻將就戮倉皇躍起覓衣履故將有翎之大帽前後倒置衣則左衽靴則但着一隻餘一隻負於肩上繞場飛跑狀如狂易在麒麟童之意以為眞賣力矣乃不知愈賣力愈見其糟識者視之殊不值一笑須知人於睡夢之中驟聞意外之變固無不驚惶失措者然在狂駭之餘猶知尋覓冠服可知其方寸主宰猶未紊亂既未紊亂又何至反穿官衣倒戴大帽負着靴兒瞎跳哉總上所記觀之可知王周二伶之做工不過爾爾評劇家小隱謂某伶根本上已無唱戲之資格居然在第一臺月賺千數百元之包銀可算是矇對了吾於王周亦云

齊眉傅粉青年少婦之事也乃一般鬚生除汪譚孫數人外其餘諸伶任扮何種人物必畫兩道亮眉塗一臉指粉妖冶之態無異四馬路中之雉妓不特樸實古人無此怪狀即近來男鹹肉莊拆白黨亦未必如此之甚甚矣伶人之不學而鄙也

人鬚之長無逾尺者乃伶人所掛髯口無論黑白滿口三絡必長至二三尺不特過臍且可抵膝恐號稱美髯之關公亦將相形見絀他更無論矣

冠服一項尤多荒謬李吉瑞小達子等之武生巾珍珠佈滿乍視若夫子盔麒麟童演獨木關之包頭巾後有披廈扮鄧艾之帥盔後有倒纓身穿軟靠外加半披類飛雲浦武松所着之囚衣樊春樓取連營寨之趙雲滿面俱塗黑炭試思劉備自火中逃出面有燒痕宜矣彼趙雲遠道而來未陷火陣又何至焦頭爛額哉最奇者高百歲演雙獅圖回府時整冠理鬢大投袖自以為做工周到乃不思人在輿

中整冠理鬢已屬做作而又大投袖豈不虞兩手碰痛耶又演子胥投吳吹簫乞食時手上戒指金彩煇煌尤與戲情不合雖伶無知固不足責奈何名角客串亦復比比皆然耶

秋雨梧桐室劇話

（秋星）

陳石頭以七十老翁飾破瓜佳麗已足令人驚佩而其發音之清脆輕圓吐字之凝鍊準確京中旦角如林莫能望其項背在言樂府倚官游園驚夢飾杜麗娘姚玉芙配演春香兩兩相較恰如鳳鳴之於雞啼其間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玉芙至後幾不成聲而石頭猶自佳真可謂老當益壯即其舞工之妙亦非小梅天女散花所可企及至其扮相之不佳則爲年齒所限不必曲爲之諱也

袁二公子克文（別號寒雲）裘馬京華主持風雅與其門客趙子敬（別字逸叟常州人）精心研究復從崑班前輩遊初次登臺奏曲紅豆館主侗西園贈以扮相絕佳四字滬上諸友人見此評語以爲西園有意譏諷蓋獨許扮相則其唱作之不妙意在言外矣友兌自京來述及言樂會之會串寒雲之驚夢琴挑二齣均極饜人意不僅扮相大方即唱作亦恰合規矩瀟灑出塵確有崑生資格殊非諸友人之所逆料也

淨角之出色者以劉氏爲多如劉鴻聲劉永春劉壽峯皆是鴻聲今以鬚生名時下不復理其舊業識者頗多惜之以其高亢之嗓音淵淵之聲調唱淨實較宜於唱生雖不得以做工見長即其唱工亦不讓秀山永春嗓音宏亮爽氣純厚唱口念白均綽綽有餘工架尤多神致氣宇發皇神情週到在今日自可稱雄一世壽峯故清宮內監國故後隸海上第一臺數年常爲小楊月樓三客串劉榮昇之配角有時竟排在前三齣蓋第一臺之倒置人材混淆黑白已非自今日始然壽峯安守素分絕無怨色演劇時貫注精神始終不懈顧曲者由是佳之其嗓音純出自丹田無絲毫假借運用鼻音尤能流轉自然沉着有味其時郎德山亦同在一臺合演草橋關之姚馬穆柯寨之焦孟一唱一和聲容並茂今俱已相繼代謝令我作才難之歎矣

張鶴樓來自關外其藝術初無家數可言師承可說所恃者一身蠻力及能打真刀真鎗而已凌霄漢閣主有言武生者兼武與生而言

也非僅亂打亂跳狂翻鷂子即得謂蓋武生之能事必也神情遒密白口清晰工架穩輕始可與言武生二字今張有一於此乎長坂坡之翻雲當主上顛沛之日敵軍壓陣之時應何等防範戒備嘗觀小樓此劇戎裝倚馬中夜彷徨忽而撫馬忽而長歎忽而四望野色描摹當日流離之狀歷歷如繪鶴樓則不然酣然高臥天明始搓目起身實屬荒謬不成事體四杰村之余千赤心救主義氣干雲戰至夜半心力交瘁乃鶴樓於交陣之時猶四顧譚笑謂爲神情遒密可乎至其白口尤令人聞之作嘔聲如敗竹一字不清念白時全無表情含糊過去自無清晰可言其工架滬人類多稱之以其能金鷄獨立也殊不知工架二字並非專指雙腿賣力乃其姿勢與身段耳無論何戲必須精力團聚收神於骨金錢豹則妖氣迷漫凜然一怪挑華車則捨死忘身人馬俱瘁拿高登之上馬及交戰尤極難能楊小樓尚和玉演此等劇其一姿勢一身段皆足表出劇中人之心事言外傳神斯謂之戲余非以楊尚輩比較鶴樓然規矩準繩隨處皆在鶴樓既以戲爲業必由此路弗能倖免且彼除舉腿外殆無他長拖泥術水絕不乾淨與之配戲者每每被其挑去盔纓斷槍幾乎不爲其刺死也更有進者鶴樓自以爲善眞刀眞槍以余觀之祇有兇猛可言不及何月山之精悍蓋叫天之峭練張德俊之鎮靜乃岸然標榜曰極頂武生實則江湖賣藝之流而已海上武生林立長靠有楊瑞亭白玉崑小寶義短打有蓋叫天李春來如鶴樓之材不若去賣膏藥尚較爲稱職也

芙蓉草與王靈珠同是梆子花旦靈珠所能之戲芙蓉草無不能之而芙蓉草之擅長戲如拾玉鐲紡棉花三僧奇緣等靈珠絕未演過論唱工二人各有所長芙蓉草纏綿悱惻王靈珠柔細輕揚論做工靈珠以細膩勝芙蓉草更細膩大巫小巫相形見絀且靈珠於秦腔外兼唱皮黃靑衣大胆欺人芙蓉草所不爲但芙蓉草亦喜衒奇時串演三娘教子之薛保吊金龜之康氏落馬湖之黃天霸不過號召座客之一計非吾所取自伐本元卒致喉敗可鑒也

鬚生中稱譚派者頗多賈洪林張毓廷乃入室弟子不幸相繼凋謝在今之日當然以余叔巖及侗西園爲巨擘叔巖別名小小余三勝摹倣叫天具體而微惜嗓音微弱不克以唱工制勝西園之於譚學固已深造而其於小生花臉武生丑角亦入神入化無所不精王又宸雖贅於譚門受其薰炙然貌合神離不爲方家所推重其餘如貴俊卿羅小寶尙能得譚之餘韻然貴羅二人各自不同蓋貴私淑叫

天得其中年精彩處頗多二黃平常西皮跌宕風神有流水行雲之妙做派火氣全無說白尤一時無兩羅係晚輩學叫天適當其暮年如學少陵晚年之詩雖氣味高人一等終嫌太頹唐做工火候未到失之衰弱故貴得冷雋之妙羅具閑適之趣此其不同點也然羅演戲殊純粹始終不討厭貴則染得海上惡習每每使人不怡此貴不及羅之點也

馮志奎之架子花臉南方殆無與抗衡其勾臉之精妙氣宇之磅礴顧盼飛揚英姿奕奕奇偉男兒與絕代佳人同一嫵媚可愛飾曹操能於陰險之中摹出豪傑本色將奸雄二字暢發無遺飾翼德能於魯直之外露出精細之處此皆其獨到之點非他人所可及與王洪壽配演三國戲一唱一和殊有聲於海上也

花旦之色如朝露之榮曇花之現剎那之間已成羅剎故花旦之榮名最不可恃惟學有根抵者色雖衰而藝尚在偶一登台尚足供好古家之欣賞如田桂鳳侯俊山是也毛韵珂以秦腔入手兼唱皮黃尤善演西裝時裝旦居然名噪一時曩日賈黨馮黨之外別有毛黨以成鼎足究其盛時之藝不過中中至今體日益肥嗓日益壞自知珠黃人老已非碧玉年華長此以往斷難叫座乃另學鬚生以為後日老去地步計固善也當此之時自宜投贄明師專攻一藝及學成應世一鳴驚人豈不大妙韵珂計不出此擇師得一余伯清可謂寃極學得發狠狂喊濫用花腔且好勝之心太重欲將戲中角色備諸一人之身於是忽而小生忽而花旦忽而花臉忽而老旦忽而武生忽而老生甚至一夕之間弁釵數易彼自命多才多藝以余觀之祇見其斲傷精力而已

半椽屋劇話

（鷓鴣）

予讀閱微草堂筆記載京師有某伶藝冠儕輩名譟一時某御史與之暱嘗謂曰汝本男子何以上粧後不加作造卽似好女子果操何術以致此耶伶答曰吾曹以身為女必併化其心為女而後柔情媚態見者意消如男心一綫猶存則有一綫不似女矣若夫登場演劇為貞女則正其心雖笑謔亦不失其貞為淫女則蕩其心雖莊坐亦不掩其淫為貴女則尊重其心雖微服而貴氣尚存為賤女則斂抑其心雖盛妝而賤態在為賢女則柔婉其心雖怒甚無遽色為悍女則拗戾其心雖理詘無巽詞其他喜怒哀樂恩怨愛增一一設身處

地不以爲戲而以爲眞人視之則如眞矣云云予願近日新舊劇界之扮女角者奉此語爲金針其有不如某伶之名譟一時者必其未能體貼入微身入戲中耳

票友工胡索聲譽素著者當推陳彥衡每蒞申訪者趨之若鶩其魔力之大亦可想見其次如張揆卿張漢臣陳道安周梓章諸子亦爲一般胡迷者所津津樂道不意此數人外復有以善胡索稱者則李子蓋臣也李子性嗜絲竹幾至廢寢忘飧尤喜胡琴研究垂廿年其指法均勻腕上純熟迥非常人所能及至于包腔墊句快慢疾徐尤能合度小牌子知道亦多以工夫論實不在彥衡諸君下也且精於收拾胡琴豪桶子最稱拿手去

黃潤甫著名架子花臉也飾曹操爲最拿手故都中有活阿瞞之稱搭俞五班俞僅予以月脩九十番又常推故不足其數黃受之不與較有代作不平鳴者謂黃曰汝若肯搭別家班子包銀月增一二百金乃意中事何不與其分手多賺幾文也好爲子孫稍留地步黃曰予非不知俞五待我薄惟有數種原因故不忍捨之而去（一）老俞與予交最厚若錙銖較量則傷情義殊覺愧對亡友（二）近來包銀已較程大老板生前所定爲優若再多求未免貪得無厭（三）兒孫自有兒孫福莫代兒孫作馬牛雖屬俚言頗含至理予雅不欲爲兒孫作馬牛也嗚呼黃三一伶人耳胸襟懷抱且如此世之見利忘義者對之不亦愧乎

小織簾館劇話

（睦公）

京師各飯莊酒館叫條子一如南方妓女之叫局此中雛伶甚多然老大年華亦應召而至猜拳對酌盡興方休生旦淨丑色色俱全名曰私坊聽人自擇特看各人交情何如耳若門首無堂名招貼及琉璃燈者則非是都中昔年有四大名班多崑腔一曰四喜二曰三慶三曰春臺四曰嵩祝餘皆梆子班約有十餘處稱爲小班凡客叫梆子中條子如爲四大班人所見卽儆不爲禮以爲下作而梆子班中人見若輩至亦若轉促不安（如上海么二倌人之見長三者然）直至近二十年來田際雲絜玉成班晉京全部皆梆子加一十三旦（卽侯俊山）聲譽日增名馳遐邇身價之高幾欲睥睨一切經此二人撐持場面小班遂一躍而與大班相並四大班乃不敢輕視小班

人物矣嗣田際雲被舉爲廟首(卽梨園公所値年)大小班漸至平等宣統初年上海夏氏昆仲發起函商田際雲又復經孫菊仙入京多方勸導繼用全力壓制始將京津應條子侑酒一事永遠蠲除始恢復人格不致受人鄙視

京友張敬候君來函云自奎德社坤班借廣德樓開演夜戲以來營業頗佳其中臺柱僅有鮮靈芝張小仙趙紫雲數人新排一念差一劇都中人士亦頗懽迎之按是劇乃前淸廣東有候補道葉中誠者頗垂涎於海關道遣門客劉某入京運動某日適葉道壽辰府縣以下各官俱來拜壽劉某歸述有李道預先圖謀得缺葉道急問計於至友王某設法挽回王本機警小人暗審李道到任未久誣以私通革黨將李道抄拏入獄所遺之缺果以葉道補授心願既遂樂極生悲葉道之子性好嫖賭身染梅毒而死葉道自害李道之後捫心自愧又兼喪子積悔成病殆如狂魔遂決迎李道一家周濟銀錢藉贖前愆李之妻兒方以無端受惠固辭不受李道又在獄中屈死葉道於是痛恨前非執鎗持信晚間往叩李家之門遇王某追蹤而至葉道遂將王某打死並反手自擊其顱而死葉家寡妻弱女無依無靠乃遂信中遺囑移居一處璧人佳偶竟結朱陳之好焉

沙橋餞別又名沙河餞別卽崑曲北餞先出四功臣爲杜如晦殷開山徐茂公程知節殿以蔚遲敬德本大面獨角之戲今龔雲甫老旦反串飾唐僧陳立裝按北餞五人均開國元勳奉旨代帝祖餞唐僧往五印度取三藏眞經臨行時唐僧詢尉遲昔年功績尉遲歷舉以對以殺伐太重拜求神僧到西天爲其懺悔唐僧允之五人遂皈依佛教此北餞緣由也而龔伶演來頗覺新穎爲歷來所罕見者信乎名下無虛也惟沙河河字尙待查攷西遊記唐僧西行至八百里流沙河收伏沙僧爲徒又西遊記陳立裝之母乃殷開山之女倒廳門亦爲殷氏殷開山乃唐僧外祖雖奉王命決無以尊餞卑之理應請廻避勢所必然此編北餞者之疏忽未加研究耳

戲園後臺角色名目繁多約類爲十一角兒二裏子三掃邊四零碎五開場六龍套七青袍八宮女九上手(卽戴老虎帽者)十下手(卽與上手打武所謂跳蟲者)惟角兒最尊包銀所入最鉅每夜僅唱一齣所排地位悉中軸或大軸裏子較角兒稍次一等皆同角兒配戲如星期日則唱正戲其最繁最苦者莫如掃邊唱開場者要胸羅富有無戲不知無戲不能惟包銀極小甚至齣齣有分零碎者尊爲零碎角色及院子(扮老家人者)等龍套必須有一首領當前引導其餘皆隨之而行按步跑台青袍者龍套下一等也手下較零碎

尤易如扮龍虎形及法場賠梆諸角宮女間有出而唱三等青衣者全在平時用心偷學關目及唱做耳近來裏子固少而掃邊亦不多開場尤難如大舞臺之景德泉卽景四寶之子天蟾之諸連奎卽諸壽卿之子包銀亦在中等角色之列

活擒孟疊海卽雅觀樓後場爲北曲中最有名之劇近時除朱素雲程繼先金仲仁外能演者甚鮮滬上雅歌集票友沈景麟君尙能演之會記去歲在紗業公所串過一次飾李存孝唱作取法素雲尙不勉强存孝所用之器械名混唐杵

瘦影樓劇話

（半狂）

伶人賣藝糊口情實可憐吾人執筆評劇實含奬掖之意故一得之長亦宜爲之表揚若伶人見有譽之者卽傲然自得高視闊步則眞不可敎矣更有藝甚惡劣濫竽梨園居高位餉厚俸致眞才爲其湮沒吾人亦宜起而逐之非好爲苛論及漫罵也忠恕之道人有同心苟其人不混淆劇界若是其甚亦不愿深責之也

邇來捧角家欲捧己之目的物必力詆與其相埒之角色不顧衆論獨逞謬說有識者早嗤之以鼻而彼輩於其反對者更必多方辱罵招來是非反令其被捧之角爲他人力攻其短於是被捧者不特不感之謝之反怨之懟之余嘗親聞之於某旦矣爲此輩計大不値也

前黃王同隸第一台有以匿名信致王靈珠者百般醜詆令無餘地而推重於黃潤卿此舉太無意識黃王優劣早有公論亦未必靈珠無長處也何必作此無理舉動況潤卿與靈珠初並未有衝突事第一台管事者亦未敢顯分軒輊潤卿靈珠性均和純此君作此函固何意者幸靈珠性靜氣平並嘗佩服潤卿否則必且謂此舉出之潤卿之授意矣設因此靈珠不洽於潤卿而袒靈珠之同夥（指同台者）更從而訾之此君將何以對潤卿耶更聞此信聞於麒麟童乃辱罵潤卿事誠可怪然信芳伶人心思自不能周至此不能不深責彼發信者之荒謬彼直欲於黃王間挑弄是非耳其心實不堪問更有妄猜此信出自潤卿之意者其腦經之簡單亦可笑矣

余對於稚伶不喜吹求苟有可取必爲贊揚亦奬掖後進之微意也顧童伶之能成大器者頗鮮偶得微名卽染油滑慣喜濫使花腔賈弄聰明且不肯虛心受敎目空一世是愛之適以害之矣僅一高百歲尙能自知策勵石月明天賦尙好工夫又深本可造之才乃來申後做工稍佳唱白日惡降至今日油腔益多幾難卒聽劍雲謂其大病爲拖泥帶水太不乾淨信然信然實則石之唱白亦不無可取處

苟能免去拖泥帶水之病唱來乾乾淨淨勿儘以嗡嗡嗒嗒之腔調自勝自己力從簡老說去尚有可望否則將不可救藥矣

千生百旦難得一淨誠哉淨之難得也即就滬上觀之亦殊少惟第一臺之增長勝本錢頗足可望遠造或可爲金郎（秀山德山）之繼

（請他不要用鼻音規規矩矩的用功唱或者可以造就）

近日申濱之小生竟無一足觀者姚俊卿余尤厭恨之能奈平常自謂不凡僅架子可以看看丰度亦平常唱白則惡劣甚不堪入耳不知如何渾得虛名前觀劉跛戲聆其白門樓最主要之一段二六平平而過略去其半聲音調門無一可聽尚不如醉梅反串尚有一二可取處若較趙君玉不如多多如此角色藝既平常品又不堪實伶界之敗類乃月取五百之包銀眞正不值若然則朱素雲殆非二三千金一月不可

與黃潤卿一同南下之金仲仁於小生一道研究有素唱白架子均有珺如素雲之彷彿較姚俊卿高了不知許多惟扮相略嫌蒼老耳

金君爲北京票友長翰墨精音律此度因潤卿之請來申搭班數往領教無任心折後與潤卿略因小節不睦現已返京恐不復登臺於滬上矣

小達子出天蟾後却鑽到共舞臺去男女合演其情亦大可憐然究其實亦不過呂月樵之身分耳惟小達子之身價却比呂伶高場面自帶行頭全新一上臺電光全亮無奈這副尊容總照不出光彩來這位腳色總唱不出好戲來可以聽聽之秦腔偏搭豆腐架子不肯唱今天蟾重組又請他去不知少卿是何居心也

有謂楊瑞亭得小樓之神者若然則小樓之藝實平常矣惟因瑞亭之遠不能望小樓此小樓之所以可貴也

麒麟童對於後臺諸務一齊不管即排成新劇後配置佈景諸事亦不過問惟研究自己角色之出風頭年紀既輕孩子氣重偏喜歡舞臺上的豔妻初排紅蝴蝶自己做劉進生更番有芙蓉草王靈珠扮他老婆連一個王蘭芳也不肯讓人飾他的小老婆所謂一網打盡矣其後潤卿來又想出白牡丹的二三本來在三本中自己算洞賓轉世的一個少年儒將王黃二人都算他的夫人可謂善占便宜矣又想出什麼風流天子來自己做了唐明皇黃王二人一個梅妃一個楊妃都是他的妃子此劇未得卿潤同意故潤卿行後以王蘭芳

飾梅妃總之撥來撥去他總是丈夫最可笑者潤卿予倩演撕扇葬花寶玉一角他又來承乏未免太不自量矣

男女合演余絕對的不贊成亟宜取締彼輩儼然以舞臺作淫場竟有不堪入目者凡能自持之角色咸不願入其中一般女角尤爲淫惡種種謔語浪態無所不爲血氣未定之青年情竇方啓之淑女偶爾屬目必起肉慾之感而種種傷風敗俗之事生矣故余謂觀法界之男女合演其害甚於看淫畫讀淫書奈何有司竟不之禁耶

男女合演之戲場如無錫惠山泥佛鋪中私賣之活春像就中有數種關係可發生一則同臺男女伶之結合斯爲最著凡男女合演無不私相結合而於配戲之角尤易蓋當演劇之際氣息相聞形影相儷慾念一起關係乃生斯未有能免者小金鈴之演劇其小生爲乃妹所配似可斷絕他人關係矣奈何仍不能免於小寶義小桂元也小桂紅之于蔡紫紅亦必難保清白又如前孫桂秋之於小寶義有彭瑞林在側亦不能禁又如小桂元配某坤伶之打櫻桃忽動淫念踞坐不能起白呂布前以一人承乏共舞臺之小生勞乏過度病幾不起凡此皆因合演而生之關係也二則班中人與觀劇者生關係檯上既係男女合演形容盡致歡者慾心躍躍遂生鈞蚌之意雌雄相求因此墮落者不知凡幾其他男女青年莫不藉此等場所成爲淫惡之淵藪風化所關人道所存是不能不亟加取締焉

孤燈聆雁樓劇話

（嘯廬）

京劇而欲圖存於今後非從根本上改良不可字句之矛盾不通者做法之不合事理者一一加以揣摩令其恰如其分情節惡劣及有傷風化者屏而勿演編排一種有益社會有唱有做之時裝劇或歷史劇取新劇京劇之優點冶之於一爐美具難幷乃得於社會上占一極大地位我儕主張此說者編輯劇本時尤須加註必不可少之做法使讀者一目了然心領神會演之舞臺能得觀者（有道理）三字之評語足矣

余之主張此派戲劇並非絕無根據者當光復之初曾與貝秋野君以此等劇與陸鏡若輩角勝於蘇地今某雜誌又斥京劇爲絕無美術上文學上之價值以余觀之謂之缺乏則可謂之絕無則不可故亟宜設法以求革新勿爲人所藉口也

伶人以九更天一劇得名者頗不乏人然歷觀演者大率失之過火出場時之面目神情幾若一精神矍鑠老當益壯能征慣戰久歷沙場之老將苟使連演一齣定軍山恐黃忠反弱於馬義也最可笑者見女已自刎由坐椅上起立翻一蹺空觔斗落於尸側內行謂之跳貓兒人人如是劇界幾視爲必不可少竊嘗詢之吾師則謂初時無有也按諸事理實欠妥洽年邁爾許之老人何能爲此哉

小達子之惡劣稍有劇學知識者皆知之矣所以走紅全持臺下外行吃耳是誠無法可想居然亦有一二評劇者捧之不遺餘力前者演四進士戲單標明（全本節義廉明）下注（從柳林告狀起至公堂發配止）余戲謂半狂余所學之四進士只有柳林寫狀所謂柳林告狀者想必小達子之秦腔四進士耳

謝月亭爲前十年有名之老生當我蘇青陽地盛時正謝出足風頭之日時名九齡童面目姣好若女子嘗有某校書愛其貌目挑之謝師監察頗嚴不敢應校書情不自禁守於戲園門首某說部曾載其事今則不堪問矣嗓音已暗貌亦就衰做工尤不堪入目舉步輕浮搖擺不定唱不成聲還要偷懶偶串小生與春航配則提尖沙啞嗓音硬做小生語調聞之欲嘔乃又時吃螺螄前見其演鬧院所唱倘係老調大老爺後截去那一日一段一言怒惱宋公明一段入門並不撩衣探望誠不知其心目中是否以爲觀者皆外行耶

麒麟童進步之速儕輩中實不多覯甲寅夏末觀其演清風亭一團火氣毫無足取喉音沙啞尤難入耳不謂年來日見進境一躍而居諸伶之上漸有爐火純青之概演劇賣力而不火氣描摹劇中人態度入情入理恰到好處初不若小達子之亂叫亂跳潘月樵之老不長進也

小花樓伶俐活潑柔若無骨動作隨心舉止如意軟腰旋子尤爲出色眞械對打亦不讓人能戲頗多較七歲紅爲勝曾與蓋春來雙演四杰村小花樓存心爭勝處處以全力赴之蓋春來相形見絀卒爲所敗然長靠戲則不如蓋春來

北人重色無所不至其極種種笑柄不一而足竟有出奇制勝以逗梅郎一笑爲榮幸者一日梅郎出場忽聞末廂中有聲甚巨聆之辨爲小兒微廻粉頸報以一笑座客大奇咸注目而視見喝采之小兒受寵若驚手足無措視其座側之少婦則方含笑四顧誇示榮幸也座客始恍然

梅蘭芳前隸天蟾。嘗有致函該臺經理。嫌葬花之小生不佳。要求趙君玉串演寶玉。許少卿商之君玉。未獲許可。趙氏本以南方第一旦角自許。未肯自貶身價與梅配戲。余以是頗重之。孰知小達子搭天蟾。趙竟無戲不與之配。有時且加二討好。反遭達子白眼。何前倨而後恭哉。

年來各舞臺所排珍珠塔馮小青等劇。病在編者無學。佈製不良。唱白鄙俚。多隨意雜湊。蓋彼輩吃戲飯者。其腹中所儲。無非陳言俗語。信口開河。自亦莫明其妙。前見詹潤泉去珍珠塔之陳夫人。引曰。（牛吃草來馬吃穀。老爺做官吾享福。）又馮小青中之大娘棒打小青時。唱搖板曰。（倷個人來眞放屁。糊裏糊塗嫁子俚。今朝吾要打死俚。氣得吾拉裏發肝氣。）詹固不足責。而舊班新劇之價值。則可見矣。

呂月樵由武生而鬚生。以戲迷傳得名。善全本目蓮救母。又能靑衣小生。於倒串時。花旦亦偶一爲之。自視頗高。人則評之曰。胆大妄爲。其實呂小有聰明。能效他人聲調。遂自編戲迷傳。其中聚諸劇之精華。諸伶之聲調。竟能維妙維肖。又能以一人唱二進宮三角。且唱且做。絲毫不亂。惟呂不知自愛。淫慾無度。卒至不振。今已到處不能立足矣。嘗聞吾師言。伶人於三十六歲後倒嗓。即不能再復。準是以言。月樵休矣。

界牌關破腹後之跌撲。伐子都之金殿。花蝴蝶之水戰。余常目之爲三難。界牌關表示腹破腸出之痛苦。憂國憂家。復慮敵人來襲。種種做作。須使人忘其爲戲。伐子都金殿一場。若爲無意識之舉動。而其舉動。又因於冥冥中他人不得見之潁考叔。是爲有來歷之瘋癲。花蝴蝶水擒花冲。明明在戲臺上。要做得觀者知爲水戰。難在毫無着力處。全爲空手脚戰。字上又多一層水也。常伶往往忘其爲水戰。此三劇。俱難在後半。演者至此。往往氣力不夠。敷衍了事。前見張德祿演界牌關。蓋叫天演伐子都。始終不懈。實爲難能。花蝴蝶擅長者雖多。未見特出之才。跳過五只檯。穿過一層紙。不足爲是劇生色也。

毛韻珂人稱多才多藝。以其能鬚生花旦小生等角也。次則輪着趙君玉。惟年來趙四太不自愛。藝雖駸駸日上。癖却與日俱深。厥病三。曰、、、喜戴鑽戒。不論何角。不問何戲。片刻不去。曰、、、喜看女人。門簾掀開。眼光橫溜。口中念白。目光四射。曰、、、喜吃雅片。一榻橫陳。樂此不倦。烟

癮日深嬌容日瘦此三項皆有連帶關係戴鑽戒所以示人以名旦因鑽光之力吸引妖姬艷妾之目光相與電語因敷衍妖姬豔妾遂不得不借重阿芙蓉藉以振作其精神惜乎惜乎余爲愛趙之一人鑒於四之入迷途而不悟不得已爲此警告非毀之也

滬上角色最堅定者惟新舞臺凡演正角之人大率有股義若昆仲人因名之曰弟兄班蓋夏氏弟兄之藝除聚一處外斷難各個獨立也若輩亦自知其短以新劇爭勝前歲春末觀者寥寥開支不敷營業實難支持有股劇人相約不取包銀勉强敷衍幸就是我排就假資添製佈景用具營業賴以不敗就是我演畢知觀客心理趨重偵探劇遂續排看匆出好手段等戲知觀客喜新厭舊誰愛看此換湯不換藥之影戲而滬上各舞臺見新舞臺偵探戲得法急起直追競相仿效然已落後於時新舞臺就是我既不足號召爲抵抗計亦擬從事舊劇卽延何月山搭班時論非之以爲新舞臺已以新劇稱長宜整頓新劇設欲以舊劇爭勝勢必將原有劇人換去大半非何月山一人所能爲力也既而果然忽悟計左搜羅新劇界中三名人近已一意於新劇矣

趙如泉演紅生戲俗不可耐扮相擁腫先覺討厭念白全無口勁若過五關乃處處出以滑稽甚至唱句中有（滾你媽的蛋罷）余聽此戲在數年前不知近來改去否（按近來愈趨愈下）

人謂石月明爲乳臭小兒信然青年人而帶孩子音者鬚生中祇一月明耳其腔油滑無比最喜拖宕演馬前潑水形容落魄文人酸態可掬頗得神似然余以爲形容朱賣臣爲間接學汪笑儂者彼心中必以爲如是而後始合烟鬼之形容伶隱之身價哲學大家之頭銜文學鬚生之資格於何證之吾觀夫彼鬧報得中之皮笑肉不笑跨馬遊街之毫不得意仍舊呆板無生氣冷氣逼人足見可傳笑儂衣鉢余嘗謂笑儂只合做烏盆計之劉世昌石月明當然亦爾耳

斧風室劇話

（舍予）

兩伶飾同一之角名曰合演創自何時何人漫不可考然不守規則終爲例外場數多之武戲恆以兩伶合演無論如何難逃一（惰）字此風一開遂致文戲唱工戲花旦戲甚有三演四演八演者伶人於此歌工觀者每感不快甚無謂也

武劇花蝴蝶之合演嘗見其夜刼員外家在小姐床內躍出屢易其人以致高矮肥瘠變化多端不知者或疑姜永智有化身術焉曩觀馮子和與某伶合演翠屏山，其飾潘巧雲一角某伶之巧雲方在吵家，子和忽由幕內走出促其讓坐某伶竟無言而下不知者又以爲楊雄有兩位家主婆何金壽亦嘗與何家聲同飾潘老丈一齊出場點頭對話可謂怪象百出惟兩個和尚未得躬逢其盛是皆胡鬧不足爲訓

羅小寶在第一臺爲園主壓抑特甚埋沒眞才識者惜之且常令石月明與其合演如捉放則演宿店如碰碑則演托兆凡此極短之劇猶有場數可分惟轅門斬子祇有一場如要合演則楊六郎勢必變成兩何之潘老丈羅固譚派石乃雜腔絕無合演之理而第一臺每每排之此第一臺之所以爲第一臺也

三年前政治潮流中有主張(穩健派)者未幾穩既不穩健亦不健今予以穩健二字拉入劇話閱者其毋疑爲擬不與倫乎雖然予自有說穩健二字旦淨丑無可歸納惟生中之武生每難有穩健兼全之材太穩則文而不武失之鬆與惰太健則染成(野)(蠻)(粗)(莽)等病求一眞正穩健派者祇一楊小樓其餘穩少健多卽摹仿小樓之人亦全然未領會何以爲穩之道何以爲健之法自命健者如小客串張鶴樓何月山李蘭亭等多似車載不可勝計惜皆未知穩字耳

吾之所謂穩者卽墨守劇情不越常軌而行動處處着實狀一大將必須有其風度且必納健於穩之中徒穩於外而又空無健之實力者不足道也

伶人改行瑣記

（睦公述）（劍雲評）

十數年來伶界中因倒嗓及不得志而改倡他角者就予所知約有數十人之多茲將京滬各埠現時登枱演唱者分類列表坤角及已歿者暫付缺如並請劍雲先生加評於後閱者幸垂鑒焉

◎生部

王鳳卿

王鳳卿青衣王瑤卿弟幼爲汪德聲弟子習小生因不得名乃改爲汪派鬚生戰樊城鳳鳴關文昭關等劇均有可觀硃砂痣爲其生平傑作遇兵災之災字用極高之音出之接唱妻和子無有下稍一氣貫注具見力量

按鳳卿嗓窄在先本不能唱幸不畏難刻苦力學習之久乃能逼喉而出卒成汪派鬚生有志竟成鳳卿之謂也硃砂痣元板遇兵災之(災)字似是(荒)字之誤餘劇以昭關成都爲佳

劉鴻聲

劉鴻聲字子餘曾操薙髮匠業戲班中皆以小刀劉呼之初蒞滬隸春仙部工黑頭名不大著乃改鬚生一切腔調均仿譚氏頗得滬人懽迎於是精心研究極意求工其藝大進厥後入都奏技首在文明園演唱觀者無不首肯都人始知有鬚生劉鴻聲矣該伶氣力充足嗓音嘹亮戲無論長短無始勤終怠之病做派殊爲生硬係足疾所致非其過也

按評劇家對於劉跛有詆毀過甚者亦有推崇太高者平心而論劉跛天賦歌喉韵味俱厚環顧伶界實亦不可多得謂其繼譚氏而執鬚生牛耳固爲尊仰逾分必謂不如時慧寶王鳳卿亦似一偏之見不合於理也

孟小茹

孟小茹向唱花衫懽迎者鮮遂棄旦而爲鬚生常在都中天樂園與梅畹華配演汾河灣武家坡等劇頗得觀者稱許曩年蒞滬隸新新舞臺嗓音腔調均有獨到處非孟蒲齋崇鶴年所能及也

按小茹與小寶同以花衫改鬚生同學譚派論唱小茹亦學譚有得者做派則衫子氣未能脫盡雖較蒲齋鶴年爲高以視小寶終遜一籌

陳葵香

陳葵香幼年原學鬚生因病倒嗓乃改串小丑不二年嗓音復原仍唱鬚生腔調仿老譚頗有幾分似處近得京友函告該伶常出演於

三慶園或同樂園腔圓聲宏非從前可比矣

按譚派風靡天下嗓音細而窄者悉以譚調為宗眞能得其三昧寥寥無幾菱香雖不失為中駟材以云學譚恐相距尚遠也

▲羅小寶

羅小寶名宴祥字菱舫京兆宛平人王瑤卿之高足原學花衫不得志改唱鬚生學宗老譚唱工之妙久為一般譚迷所佩服初來滬隸新新舞臺客串三天遽爾回京今重來海上隸第一臺以來臺下懽迎者較在新新時有增無減迄今數月戲碼均排前四齣到園稍遲即不獲聆雅奏且其所工之劇甚多排戲者均抑之不排事之不平莫甚於此也

按小寶學譚能得其味鍊音吐字均有工夫求之近世譚派鬚生不可謂非庸庸佼佼者念白略差精神委靡不振微嫌暮氣太深蓋譚氏暮年已入化境信手拈來都成妙諦學養未到未可一蹴而幾也

▲小孟七

小孟七即昔年武生孟鴻榮名洛裳字春帆老孟七第三子幼從王洪壽習藝登檯於老天仙不逾年遂改為文武老生四進士九更天是其拿手兼演關公戲亦不弱曾聆其十八扯劇中之忠孝圖去曹莊妻有寧波人哭老公一場詼諧處頗堪發噱

按小孟七聲音重濁滿面酒肉氣做工粗劣喜作例外舉動殊有愧為名父之子負編劇名才具又不過爾爾所演關戲僅較趙如泉略高評其技藝敢曰無長足錄

▲姜妙香

姜妙香字慧波姜麗雲之子少唱青衫嗓音清脆貌亦俊秀因患咯血症遂改小生前年來滬隸天蟾部做唱均有動人處近在京常與梅蘭芳同班每演紅樓雜劇必以妙香飾寶玉也

按妙香昔年唱青衣典型是守幽嫻貞靜頗具大家風範自改小生得偶蘭芳舞臺艷福一時無兩然有色無聲究非完璧宜乎易哭菴深致不滿

△龍小雲

龍小雲名翔卽昔年唱工鬚生小龍長勝初出檯隸春仙部名震海上倒倉後改爲小生前年搭新舞臺演新劇懽迎者甚衆其弟龍瑞恆唱武生藝平常無過人處

按小雲爲青年會畢業生長於西文曾兩度爲長江輪船買辦演新劇小生最爲合宜與馮春航配戲甚久血淚碑允稱傑作乃弟瑞恆庸才也

△李吉瑞

李吉瑞直隸新城人出身秦腔武生初獻藝於天津因身手不能活潑乃執贄於黃胖之門改唱二簧其爲劇以搖板見長風波亭落馬湖剌巴杰等劇莫不風傳一時

按吉瑞爲津派武生與小樓名幾相埒謬稱黃派巨子其藝實不如瑞德寶馬德成遠甚擅長之劇以薛禮嘆月獨木關稍能出人頭地而以翠屏山爲最劣字眼半屬津音宜乎不爲京人所重聞性純孝然此爲人的問題非戲的問題

△呂月樵

呂月樵名仲麟北京人初唱青衣技藝不過爾爾厥後因嗓子甚好乃改演文武老生戲迷傳一劇頗稱傑構有時偶扮老旦演目蓮救母唱作尚可悅耳

按月樵武生戲按步就班派頭甚正萬非亂碰亂跳之張鶴樓李蘭亭所能及請宋靈盜御馬等劇又在小達子之上唱老生純係邊音不敢恭維老旦則優於毛韻珂

△賈大元

賈大元乳名元兒直隸昌平人昔唱鬚生頗爲老譚所賞識倒嗓後改習武生仿小樓頗肖

按大元髫齡卽紅在童伶鬚生中自是可兒惜乎倒倉而後一蹶不振吾望其及早恢復徐圖持久之策愼勿急功近利糟塌有用

之身

▲熊文通

熊文通乃昔年著名鬚生熊金桂之子初出臺工黑頭以聲名不震改唱鬚生前隸天蟾部乃王德全所介紹月薪三百金翠屏山之楊雄是其傑作此外以能唱新劇著

按熊文通與周鳳文最嫟當日幾有形影不離之概曩隸春仙同臺演劇雖一硬裏子而精采甚夥僅僅以楊雄一角稱文通猶未深知熊氏也

▲德珺如

德珺如旗籍昔唱青衫因面貌不揚未能受前臺之懽迎遂改為皮黃小生叫關小顯盜酒令等劇實駕朱素雲之上

按德珺如與朱素雲在近代小生界自是一時瑜亮唱雖各有所長而扮相做工則德不如朱也

▲金絲紅

金絲紅都中某科班出身幼年工鬚生名震一時倒嗓後改武生登檯未久因學戲不多不敷應用仍回班練習至今猶未見出檯云

按童伶唱戲頗似初展之花脆弱易折斷難經久一遇倒嗓終身幸福淪胥殆盡金絲紅可謂不幸矣

▲麒麟童

麒麟童周其姓信芳其名幼時在京為皮黃唱工鬚生因歌喉失潤改習做派南天門打嚴嵩鐵蓮花等劇最為拿手滬上顧曲家多有稱許者也

按麒麟童原籍甬江母氏幼唱髦兒戲故能脫盡寧波字眼本學潘月樵有數劇竟駕月樵之上在南方數做工老生此子亦屬中材矣

▲小達子

小達子姓李名桂春吳達子紅之高足本唱梆子老生因名不著改唱二黃文武老生聆其唱全係假嗓朦人觀其做一身江湖派雖負盛名我所不取也

按小達子秦腔本可聽偏喜唱皮黃學李吉瑞而變本加厲火氣一團畜腔飄字俗不可耐雖有一身牛力見之愈形憎厭野狐參禪當然不容於評劇家之筆誅

▲程連喜

程連喜富連成班弟子初學青衫因扮相不佳乃改小生惜正工戲不多耳

按連喜為富連成科班弟子本一可造之材初露頭角即為報紙所捧於是驕氣生而技藝退刻已嗓音瘖啞唱不成聲捧角家之害固有如是者

▲常春恆

常春恆即昔年唱工鬚生蓋申童乃常國泰次子因倒嗓改唱文武老生惟唱工雖弱而技藝亦有可觀處

按春恆文不能唱而喜叫武不能打而喜跳海派惡習沾染太深視趙如泉猶不如遠甚下駟之才吾不取也

▲楊四立

楊四立煙臺某班出身原扮武丑惜名不彰改鬚生初出滬隸迎貴部滬人莫不爭先歡迎其腔調全是嘔字余故戲曰嘔字鬚生

按四立夠專唱武丑及彩旦兩行滬伶尚無出其右者奈其不自量力棄長取短大唱空城計葫蘆谷等劇荒腔打哆囉殆薛大哥所謂亨哼調乎

▲張國斌

張國斌乃武旦賽陣風(即張英連)之子蓋叫天之姪昔年曾隸春仙部唱鬚生名張斌奎倒嗓後改唱文武老生觀其做派尚說得過去

按張國斌與張瀛洲相伯仲外江派習氣見之總覺刺目專走外碼頭不患無飯吃

蓋叫天

蓋叫天姓張名英傑武旦張英甫第五弟初出臺工鬚生隸玉仙部唱作頗稱一時之冠倒嗓後隨兄習武藝仿春來一派當今在滬上短打武生實堪首屈一指

按南方武生春來老去自數叫天爲第一人拳足夭矯手眼身法步處處顧到所惜面上無戲美中不足不然以蓋五之才擅長之劇當不僅限於三叉口十字坡也

劉硯芳

小梧桐現名劉硯芳乃楊小樓之東床幼時習學鬚生倒嗓後改武生然嗓子雖啞藝尚可觀

按人貴自立不貴依榜門戶王又宸夏月潤爲譚鑫培之婿然鑫培自鑫培王夏自王夏小梧桐技藝平常而欲倚靠丈人峯得名難矣

楊瑞亭

楊瑞亭又名楊四兒武旦楊德順第四子初唱秦腔鬚生無藉藉名改唱皮黃文武老生唱做俱臻佳境

楊瑞亭之長靠戲雖難望小樓尙可腐目不似外江派之火氣一團間亦喜唱鬚生戲本係假嗓遂帶鬼音吃虧在臉不免長面驢之誚與小達子之矮脚虎乃成天然對偶

明海山

明海山原唱老旦因嗓子闊大遂改業皮黃老生觀其各劇以做派見長

按海山生成硃砂臉放汽喉演戲雖認眞可惜總帶三分俗氣然爲掃邊則綽乎有餘

小小桂芬

小小桂芬乃董德春之高足初出檯隸春桂部唱鬚生後因嗓音失潤遂改武生花蝴蝶惡虎村等劇皆彼拿手好戲

按董德春門下之以武生鳴者小小桂芬而外當數小王桂卿固由二人才具可造然非德春敎授有方亦無如此成就伶人擇師奚可不愼

▲沈韻秋

沈韻秋初來滬唱武生所能之戲甚多除長板坡挑華車盜御馬惡虎村外尙能演獅子樓翠屏山二劇該伶在二劇中所使之單刀乃係任七所授鋒利無匹與李春來爲配手後改爲靠把老生蓮花湖之勝英義旗令之薛金龍虮蜡廟之褚彪工架把子滬上無人能比肩者惜現在年老力衰不能如當年之矯健也

按韻秋之白髯子生與李春來作配恰好一對工架老練起打乾淨矍鑠此翁老當益壯同輩有以棒槌呼之者然而古調獨彈人以此益重之

▲張雲青

張雲青卽老一盞燈原唱花旦歌喉亦清越可聽近因年逾不惑顏色已衰故改串小生曾聆其演白門樓叫關等劇毫無勉强之態

按張國泰之徒取名悉爲幾盞燈就予所見應推一盞燈爲第一其嗓音之清越唱口之圓潤作工之細膩雖七盞燈（卽毛韻珂）有所不逮惜乎秋娘老去風韻無存難免珠黃遲暮之感矣

▲林樹森

林樹森卽昔年之小益芳初來滬爲唱工鬚生音亮調好李陵碑空城計等劇皆其所長近年來嗓子大不如前正工戲全不見唱專在新劇上用工夫矣

按樹森前隸新舞臺爲夏氏昆仲所抑鬱鬱不得志實則其人藝術淵博任演何戲類皆落落大方惟有時亦染海派惡習此則太醇小疵耳

▲張錦文

張錦文即三盞燈之化身昔唱花旦隸丹桂部工演鐵公緣一劇頗能見重於時現已改小生矣

按三盞燈無論其爲花旦小生皆卑不足道

▲張德祿

張德祿順來子也初唱鬚生不一年喉音失潤遂改武生扮相英偉身段靈敏嘗演鐵公鷄拿高登四杰村等劇顧曲者多贊美之金錢豹之飛叉尤令人目眩

按德祿秉承家學技頗可觀惟金錢豹一劇上焉者固推小樓振廷次焉者亦數李菊笙何月山等而下之七歲紅亦在德祿之上似尚論不着德祿也

▲陸金奎

陸金奎乃陸金喜之子幼隸桂仙部工鬚生倒嗓後改文武老生兼紅生常在外埠搭班滬人久不見該伶矣

按金奎祇可在江湖班稱雄上海舞臺應無其立足地

▲張瀛洲

張瀛洲即從前之鬚生譚嘉倫乃譚月明之徒或又謂爲譚之壻嗣因敗嗓改唱文武老生扮相尚佳藝不過中駟材

按張瀛洲以攙天左嗓唱文武老生毫無繩墨殊屬太不自量

▲劉俊庭

劉俊廷係劉桂慶之子即前唱二黃花旦之紫金仙珠喉失潤改學鬚生現隸漢口某園藝不過爾爾兄俊臣工鬚生亦中等人物也

按紫金仙爲劉永春之壻演花旦平正工穩而無小家氣習自中舞臺輟演久不得其消息改鬚生恐不能出人頭地也

▲呂月來

呂月來。卽呂小松之化身呂小卿之子。初習鬚生。名不著。改爲武生。不過三等角色耳。

按以予之眼光觀呂月來。祇許他列爲五等。

◉旦部

▲毛韻珂

毛韻珂。卽七盞燈名仲林。又號少珊。乃張國泰之入室弟子。原學老生。並唱黑頭。雉尾生。亦能各盡其妙。不逾年而倒嗓。始改花旦。新安驛。花田錯。等劇均其傑作。有時串武生老旦。皆非所長。不若扮花旦之合式。演新劇西裝。做派從容自然。是伶界多才多藝者。

按南方花旦韻珂與馮子和。異曲同工。所唱秦腔各劇如新安驛英節烈。富春樓等。柔情蜜意。作工細膩。可觀。雖腰圓體胖。同於璧雲。春航。而玲瓏活潑。殊不似賈之板滯。馮之慵懶。偶串雉尾生。已是不守軌道。唱鬚生老旦。更不敢領敎。演黑頭武生。尤其胡鬧。惟西裝旦。身段姿態兩皆不弱。演新劇身入戲中。形容盡致。頗有可取。由是以觀。韻珂仍以唱旦爲宜。若云多財多藝。吾則目爲駁雜不純耳。

▲趙君玉

趙君玉。卽大大奎官。乳名小馬。趙小廉之子。幼唱鬚生。兼淨角。皆卓然有聲。馳名菊部。旋倒嗓。改習武生。藝不過人。不甚得志。改串青衣花旦。嗓音淸脆。所演各劇。頗得臺下懽迎。小廉可謂有子矣。

按君玉實絕頂聰明人。以黑頭本質。歷武生小生種種階級。而改青衣花旦。居然頭頭是道。楚楚可觀。善取人長。補己之短。（馮梅毛賈之技無一不爲彼所竊得）卒成南方名旦後起之秀。端數此君。惟藝尚未純。吾望其日有進境也。

▲林顰卿

林顰卿。林寶恆之子。幼時從武丑徐丹林習鬚生。名林小芬。初登臺於玉仙部。未幾倒嗓。重投師於張國泰之門。習花旦。陰陽河。花田錯。等劇。實不在馮子和下。亦旦角中傑出人才也。

按翠卿與君玉藝皆竊自子和今皆名出其上翠卿鼻大扮相略遜其美嗓音欠潤唱腔不甚可聽一次入都頗爲都人所重在滬則聲譽不逮君玉也其人性孝乃伶界中彬彬守禮者

▲小楊月樓

小楊月樓楊天保之子初來滬隸第一臺工鬚生蜚聲海上倒嗓後改花旦姿色尚好惜念字間不大清楚殊爲白圭之玷

按月樓之聰明不亞於君玉以幼年得意太早致倒嗓後一蹶不振不數年間青衣花旦刀馬旦色色俱工齣齣能唱雖無大好亦僅小疵其青衫各劇造詣且在君玉之上惜嗓音未能恢復斯爲絕大憾事耳

▲李琴仙

李琴仙卽昔年工唱黑頭之孩兒紅初爲呂月樵之徒後因倒嗓遂從伍月華學二黃青衣所唱各劇頗有是處

按琴仙久隨麒麟童作配青衣戲尚可聽

▲伍鳳春

伍鳳春卽武鑄臣乃伍月華之子初隸大舞臺唱鬚生不三年卽倒嗓改爲皮黃青衣動作生風不悖戲情韵調嫻熟頗饒滋味現隨父隸杭州第一臺

按武鑄臣十一二齡卽出臺宜乎其倒倉之速改青衣後未見其劇

▲龔雲甫

龔雲甫本爲玉器商人初玩票學鬚生因喉狹不能如意遂改老旦當今老旦人才闃其無人如龔雲甫者不得不謂爲優等人物也

按甫雲之老旦與孫菊仙之老生同以票友爲伶界所重貴能別創新聲自成宗派不屑依人學步卒能久享大名惜近年嗓音爲色所敗不若曩之可聽矣

▲郭少蘭

郭少蘭即郭蝶仙乃當年著名青衣郭秀華之子初搭班於天仙唱武旦因名不著改串花旦紅梅閣醉酒等劇爲其傑作該伶舉止輕佻淫蕩過甚在英界會犯姦案爲捕房所逐今不知何往矣

按淫伶可誅當然驅之出境

吳富琴

吳富琴富連成班三科弟子初習小生後改青衣其演武家坡美人計等劇早已膾炙人口

按我未見此人無從評起

郭仙舟

郭仙舟初到滬隸春仙園唱鬚生繼改老旦吊金龜一劇是其拿手淨角李玉海乃郭伶之高足也

按郭仙舟之老旦等於楊華庭高出富仙舫李玉海乃其子非其徒

元元旦

元元旦名高喜玉京都喜連成頭科弟下初學花衫示出檯嗓音即啞遂改爲刀馬旦兼武旦娘子軍演火棍等劇身手矯捷武藝老當堪與九陣風比肩而砸頂工夫過之

按元元旦之刀馬旦武旦工夫精妙手脚乾淨一望而知爲鍛鍊有素者貴妃醉酒一劇腰腿之佳一時無兩惟姿色晦黯嗓音沙瘂不爲重色輕藝之滬人所賞惜哉

楊韻芳

楊韻芳乃京師名小生陸華雲之高足初學小生出師後改爲二簧青衫嗓子清亮咬字亦清楚可聽前來滬隸中華大戲院未幾即不得志而去

按韻芳今不知何往矣

▲李素雲

李素雲津人也曩唱梆子青衣不得志改二簧青衣現隸大舞臺月俸百元

按素雲嗓音高亢有聲無字百元一月已似嫌多

▲姚玉芙

姚玉芙乳名阿順幼工鬚生名不顯改爲花衫前與蘭芳蒞滬合演五花洞一劇觀其唱做雖不能如蘭芳之圓滿亦不失爲中上人物也

按玉芙與蘭芳以盟弟兄進爲師徒質地尙佳工夫甚淺然爲蘭芳配角尙可充數

▲任長海

任長海乳名海兒髫年習鬚生倒嗓後改老旦觀其做派頗有可取

按長海老旦派崇汪桂芬與近世龔派迥異其人授徒爲業劉玉琴劉蕙琴坤角小富貴小榮貴多出其門下

▲湯雙鳳

湯雙鳳卽三十年前著名花旦小雙鳳乃薛瑤卿之高足初在鄂省搭班與蔡桂喜齊名現因年華老大改爲彩旦與夏月珊有舊故隸新舞臺多年坤角景玉峯湯桂芳皆其養女也

按三十年前之湯雙鳳確曾負一時盛名惜予生晚未獲入目予來滬十五年自丹桂以至新舞臺每見其人覺其形狀之猥瑣聲音之怪劣實爲唯一無二之厭物較城河浜下等烟妓尤爲不堪眞要令人作十日嘔也

▲潘海秋

潘海秋潘月樵之子卽前之小黎青工鬚生倒嗓改爲花旦現隸新舞臺亦花旦中駟材也

按海秋倚父勢爲小老班祗能唱唱滑頭新戲不復能以舊劇人物相衡

余瑞廷

余瑞廷票友也原唱鬚生嗣因該伶面帶慈善音出蒼老而且身段步法均於老旦相近故重拜羅福山為師學老旦唱法頗有滋味滑油山吊金龜等劇最為拿手

按瑞廷嗓音甚好可惜不善運用

何潤初

何潤初幼拜郜寄舟為師學鬚生嗓子失潤後從任長海習老旦彷羊長喜頗肖

按潤初為掃邊戲甚博任演何劇皆可搭配不論梆子二簧也

楊壽長

楊壽長本串青衫嗣因面肖老嫗遂改老旦頻年在滬卓絕一時其名在羊長喜上

按壽長久不露面矣

沈飄香

沈飄香沈韻秋之長子初唱花旦繼改青衫所演皆無正工戲常扮配角

按飄香生成配角材料祇合為八作下手

淨部

李壽山

李壽山即大李七幼唱崑旦繼改架子花臉京中向有活張飛之目長板坡一劇在霸陵橋大喝一聲驚天動地聞者披靡眞有當年冀德喝斷橋樑之概除花臉戲外能演武生劇如飛叉陣之馬援有十數場把子始終不懈亦稱傑構

按大李七之淨渾脫雄壯力猛如虎有時於鹵莽中帶嫵媚氣或自崑旦淘融而來環顧京師架子花臉黃潤甫外一人而已子名

小菊笙唱武生亦有聲於滬

▲徐春發

徐春發向唱掃邊老生後改架子花臉身體肥碩頗合花臉身分徐伶善開臉他人所開之臉汗流即化色彩摸糊惟春發不然雖汗如雨下臉上顏色仍不變動是其特長惟拿手戲不多人多忽之惜哉

按春發之戲四平八穩不失爲中人之才海上伶人多以善開臉稱之睦公謂其汗流不化然則徐豈合膠加漆耶

▲金少山

金少山名義燕京人金秀山長子昔爲銅錘花臉常搭班於寶勝和人以其父爲名伶亦有推許之者嗓音啞後乃專學架子花臉黃金台之伊立法門寺之劉瑾仿黃三差堪稱許惟失於自然耳

按少山軀幹魁碩氣魄雄渾道白沉着工架穩練學黃三略有似處衡其技藝當居郎德山之次惟少山爲秀山之子而唱工不學乃父之鼻音此則稍可異耳

▲張俊奎

張俊奎即當年春仙武旦張會元後改武二花技無特色聞大世界羣芳小班之學生皆從其學藝者

按俊奎庸才俗伶學武旦既不佳習淨角又未成今乃靦然爲人師何其不自量乎大世界小京班之武行角色無一足以動人也

▲倪金利

倪金利初出檯爲扇子生後改武淨此次蒞滬隸新舞台乃張順來介紹常與張德祿配戲跌扑尚可入目

按武淨專以跌扑見長祇可謂之拚命不得謂之演戲趙黑燈死於跌扑李春利傷於跌扑吾不願倪金利步其後塵也

▲劉松亭

劉松亭。昔年在京專唱丑角。來滬後改學架子花臉。扮四進士之顧道。穆柯寨之焦贊。咸受人懽迎。伶界中不可多得者也。

按松亭兩頰瘦削。扮相欠雄。道白雖用力而氣不足。以副之。較張春海稍遜。紅梅閣陰陽河之判官。乃其特長。非他人可及。餘無足稱者。

▲鍾連鳴

鍾連鳴。爲富連成班二科弟子。原學武二花。艷陽樓惡虎村等劇。均甚可觀。因其喉亮。乃改唱銅鎚花臉。與二十年前之何桂山可後先輝映矣。

按何桂山爲伶界空前絕後之淨角。並世無與頡頏。鍾連鳴不過童伶花臉中之稍能出人頭地者。奚足以望何九。

◉丑部

▲夏月珊

夏月珊。即三十年前鬚生小庚弟。初與熊文通出抬於孫菊仙所開之昇平軒。唱作冠絕一時。後因嗓啞。改爲做工鬚生。演陰陽河天雷報等劇。頗妙。此外尚能兼串丑角。善詼諧。演新劇。多警世語。非他伶信口開河村言俗語可比。

按月珊爲南方丑角之別派。演新劇。確有可取。唱舊戲。已覺不宜。惟其人明白事理。熱心社會公益善舉。多得其助力。是伶界有心人。未可以尋常俳優目之也。

▲小桂元

小桂元。姓李名文才。初在京師富連成班唱梆子青衣。喉敗。改爲丑角。初隸共舞台。繼搭天蟾舞台。演慶小八。鴻鸞禧。普球山等劇。詼諧入妙。惜其不能操南方言語。是可憾耳。

按小桂元。未嘗無可取之劇。惟村言穢語。衝口而出。與女伶合演。形態尤猥瑣不堪。甚至動慾念。伏地不能起。殊與風化有碍。不敢以其詼諧入妙而恕之也。

▲邱治雲

邱治雲即小保成乃邱蕊卿之子昔工黑頭卓絕一時不數年倒嗓改爲丑角演劇不循軌範突梯滑稽莊諧雜作人或厭其太野吾謂治雲天機活潑遂致自負不凡觀其舉止閑雅大方毫無瑟縮之態小磨房一劇是其所長

按治雲爲夏月珊弟子演新劇祇有拿破崙中之小馬夫醉態酩酊差強人意餘劇無一可以入目舉止卑陋不待做作已知其爲下流人物睢公乃以閑雅大方稱之眞異乎吾所見矣有時唱小生尤屬恬不知恥

▲李少棠

李少棠初唱梆子老生後改爲老生兼小生不得志又改唱丑角隸第一台多年觀其所演各劇亦能談笑生風洵非易才也

按少棠演戲滿口滬語任意扯淡不顧戲情雖能博人一粲亦祇可在海派小丑中得志

▲小壽仙

小壽仙乃何家聲次子幼唱鬚生倒嗓改小丑舉止活動已極顧曲家亦有懽迎之者

按小壽仙去乃父甚遠

▲花狸猫

花狸猫乳名阿榮幼學鬚生音喑改丑插科打諢毫無意趣

按花狸猫固未能免俗以吾觀之尙在邱治雲之上

▲劉坤華

劉坤華乳名阿桂武淨劉洪喜之子初工黑頭名小劉永春昔隸老天仙頗能哄動一時倒嗓後改學武丑跌仆工夫亦甚可觀雙跑馬三岔口二劇是其拿手

按坤華之開口跳誠不弱於譚永奎草上飛

▲小金奎

小金奎爲張國泰之徒幼工黑頭倒嗓改爲小丑向在杭州第一台搭班今隸天蟾舞臺頗爲此邦人士歡迎

按小金奎在杭鋒芒不若小禿扁在滬又不敵何金壽不過林樹勳之流耳

▲王九齡

王九齡卽從前著名唱工鬚生小九齡乃潘月樵之妻弟昔隸胡家宅天華園(卽前群仙園舊址)嗓音爲色所傷不能出聲遂改小丑兼老旦唱作均無出色處

按九齡技平而不討厭殆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也

▲米秀山

米秀山回敎徒也初隨何潤初之弟頤馨學黑頭在外埠搭班頗久嗓閉改小丑現隸新舞台演新戲亦能盡情盡致

▲小洪奎

小洪奎卽幼唱黑頭之蘇洪奎乃張國泰高足未出師之前曾獻藝於海上頗能名重一時不逾年而倒嗓遂改丑角該伶向在外埠搭班久未來海上未知優劣如何

按以上二伶均未入目茲不贅

▲王青雲

王青雲卽新舞台之鬚生小六子現改小丑言語頗滑稽惟較邱治雲略遜一籌

按邱治雲已不足道更何論乎王青雲

▲廖連卿

廖連卿乃老伶工茹福官(武淨)之高足原學黑頭後改小丑隸大舞台觀其各劇不過爾爾

按此等酒囊飯袋自然不過爾爾

▲張文斌

張文斌名二鎖兒前唱鬚生嗣改丑角每演一戲並不刻意經營而自能傳神入妙常與王瑤卿配演探親家插科打諢大足軒渠引用新名詞亦能切當蓋能掃除俗套別開生面不落常人窠臼也

按文斌爲京中小丑近年頗露頭角演戲誠多可取然亦有惡其濫用新名詞而病之也

譚王憶語

（義華）

譚鑫培死能繼其後者厥惟票友溥侗伶人小余三勝溥侗字厚齋號紅豆館主以嗜戲傾其家造詣極深鬚生花臉小生武生武旦無不能演而鬚生尤精所不如譚者僅嗓音稍弱耳其餘白口做派身段幾與譚無二小余三勝曩曾知名一時旋以倒嗓輟演養晦多年漸復舊狀然以譚鑫培珠玉在前不願出台惟堂會偶一爲之耳今譚死矣或將重登歌場代譚鑫培而爲盟主至劉鴻聲雖亦可聽內行尚不認其爲鬚生之冠其餘更無論矣

北京安徽會館落成張勳設筵宴客更佐以戲劇名伶畢至皆至張前執禮獨鑫培則張反至後台溫語慰籍是日譚唱全本捉放曹極爲出力觀者無不滿意以爲戲場中所不能見也其後鑫培在某園與何桂山合演三天戲爲捉放進宮及戰太平三劇而演捉放較之在安徽會館所演更爲出色人問其故曰何九與我俱老矣同台之時極少難得一逢敢不盡其所長不久何九死

梅蘭芳曩與譚鑫培合演汾河灣至（寒窰之中那有香茗只有白開水解渴）等句白字應讀作勃蘭芳念作薄鑫培怫然曰莫非白開水一字之差當場敎訓可見鑫培演劇之認眞

賈璧雲在京頗負時譽鑫培觀其演紅梅閣歸曰璧雲一身都媚卽載鬼臉時亦姿態多端我必與之配一劇也人以告璧雲且促其請命鑫培璧雲曰與譚老班配戲固屬榮幸然偶一差誤一字之貶名譽掃地終身無恢復望矣終不與鑫培配戲

鑫培著名之鬚生戲學譚派者均能演之惟珠簾寨連營寨初無敢效顰者其後王又宸及二三票友均爲之以炫異今則楊瑞亭亦竟唱演矣而珠簾寨尙不敢輕於嘗試蓋以此劇文武乘長如起壩發令對刀接箭等均甚難演故雖溥厚齋亦知難而退今歲汪笑儂獨演之於上海可謂胆大妄爲矣

鑫培能戲極多連續演之雖一載亦未窮其著名之戲世人類皆見之獨雪夜訪普一劇以無人能配從未演唱此劇主角爲宋太祖及趙普二人譚取太祖則缺趙普譚取趙普則缺太祖客歲欲與溥厚齋合演之厚齋不欲乃罷今譚死矣此劇遂成絕響

某歲都中報載鑫培不能演斬黃袍他報非之而他報又分二派一謂鑫培演斬黃袍取宋太祖一謂取高懷德聚訟紛紜越數日譚鑫培斬黃袍之戲報出人爭觀之則固飾宋太祖也於是爭乃息（劍雲按鑫培曾飾高懷德汪桂芬飾趙匡胤）

叫天於慕譚鬚生中以賈洪林最爲得意在京演戲如八義探母李陵碑斬子等均以洪林爲配至貴俊卿亦頗爲叫天稱道昔年隸滬上新新舞臺時曾在席間聞其論貴俊卿云俊卿以愛聽余戲墜其業故所得頗多余嘉其志亦不憚指導八大錘說書前之小引俊卿本付闕如經余指示遂加入此其證也其餘學譚者雖多均無甚出色云

伶界大王執歌壇牛耳數十年每演戲必壓軸二十年前惟田桂鳳聲價與之頡頏曾在某處會演叫天與劉永春唱全本捉放曹排壓軸田桂鳳演雙沙河排大軸此異數也

某年在京叫天已不搭班都人渴想甚殷振廷開中和園以營業不振懇叫天幫忙允之戲報出大書全本李陵碑觀者座爲之滿價陡張四百及臨時出場則已改爲胭脂虎劇散觀者集門外大譁幾致毀園警察干涉無效迨明晚准演李陵碑決不更改之牌出觀者始散

叫天之府第實鴉片烟窟其家人無一不嗜此者故所入不敷所出其行頭時爲家人付之質庫而叫天不知也有邀叫天登台者必先厚贈其家人將行頭贖出始克登台若不遍贈則多方阻其行近年叫天之登台頗不自由也

叫天無戲不能而最負氣王洪壽至京演關公戲頗爲觀者稱道叫天觀之大忿連夜當辦行頭唱關公戲王洪壽遂無人過問後呂月

樵到京來謁叫天而登台演虮蜡廟叫天怒亦於是日演虮蜡廟呂月樵卽於明日遁及劉鴻聲在都演李陵碑叫天觀之謂不合身份而人頗有稱道劉者叫天途中唱李陵碑於紮扮之先登台謂座客曰余老矣後來大有人在然李陵碑固余得意之作也今當盡力一演請少坐以觀余之李陵碑言畢返身入及紮束登場唱做無不盡力觀者大滿意

伶界中有哲學大家汪笑儂者聲細如蠅在山東天津薄有虛名前年入京懇於叫天一配戲爲榮叫天笑謝之笑儂懇益力不得已乃令演八義圖叫天草草終場歸而語人曰笑儂唱給誰聽

摹譚者多而瓊林宴之鞋罵曹之鼓當鐧之鐧未有盡其能者叫天亦不肯輕於傳人惟庚子南遁時主津人孫姓家匝月孫姓主人素嗜戲服待甚有禮叫天德之親爲指導各戲要徑且授以當鐧舞鐧之解數蓋特別酬報也

忠告時慧寶

（塵因）

近人談戲輒喜首先分派別或有訾之爲小家氣余亦以爲研究音律原無派別之可言嗓音乃天之所賦寬狹巨細本諸五音六律神韻自我心中變化之又奚不可誠哉斯言第汪譚孫之所以稱派者蓋因其剛柔濃淡之神韻各有其妙各皆不能互掩其長後進者又不克躍諸範圍之外而特創一格爰是三者各成一派卽談戲之筆亦多因後進諸伶不能淑新仍從此三派中翻覆運用演者如此評者亦不得不津津以三派爲繩墨蓋不得已之苦衷也或詰評戲何必拘定以某戲應某派始克演更易一派演之卽不當然則派別與戲劇亦有規定而不可更易者乎余曰斯又從各派之長短處而區別也如大頭音節高吭則宜悲歌所以文昭關取城都等戲非譚孫所及而叫天長於幽韵於是演賣黃馬連營寨等戲又非汪孫所能菊仙大刀闊斧長江大河古調蒼涼腔宏音壯所以演雍涼關白逼宮柴桑口七星燈等戲又非汪譚所克勝者皆因各有其妙而名非某戲應某派演之乃某派演某戲之妙非其他所及者耳是故譚叫天不演白逼宮孫菊仙不演賣黃馬卽是理也智儂本錢頗富氣魄亦磅礴唱來不盡過惡意味頗雄惜其不足之處少純厚耳第其腔調確乎胎息菊仙而智儂必欲自謂獨創一格似不甚當因其抑揚頓挫之間什之六七未嘗跳出老孫之範圍抑之謂其摹仿孫派未

成者則可揚之謂其孫派之前調亦可謂其與孫派絕無關係則不可（智儂最諱人言其孫派）雙克亭摹仿老孫僅能獲其宏大而精細處不及智儂智儂之弱於所以克亭者宏大處則不及克亭磅礴若云渾脫二者皆未獲老孫之眞神趣也某日余往聆小雲之彩樓配是夕智儂演洪羊洞旨得令公骨起以至身死全局如一撮散沙毫無滋味耐人咀嚼且周身火氣不似衰老待死之楊六郎也余以爲此戲唱做等表情應推老譚獨步菊仙唱病中一段二黃快三眼神趣內練味極純厚第其形容不及老譚精細而六郎之病狀菊仙未曾經意所以菊仙唱此一段時昔有詰於叫天者叫天曰菊仙唱得極好惜乎忘却病了仔細咀嚼確是不錯如菊仙演此戲猶不能稱圓滿矧智儂唱此一段二黃快三眼練神蓄趣等處遠遜於菊仙者乎雖然後來居上脫智儂演得入妙未始不可使叫天退避惜乎不佳丹霞演上天台柴桑口馬鞍山等戲矣智儂果演此類戲余極贊之其腔調氣魄間有非他伶所可及者至於做工余不敢贊一辭若云風雅余尤反對要知風雅自如決非點頭擺腦指手劃脚之謂也智儂嗜金石且愛摹古碑書法超逸以指畫蘭尤秀挺余雖未睹其行文想非胸無點墨者優孟之中可誇特秀然其尋常或書或畫但從戲名上當場寫字以爲與衆不同太無意味要知坐客是來聽戲並非來看寫字也余以爲戲迷傳一戲已偏於油腔滑調失於大方名家多不演之再從戲中寫字尤爲小樣戲名曰戲迷傳非曰字迷傳也凡事得名須從實在工夫上進取乃能持久非所巧濫得虛名者成名大家也如楊四立之唱鬚生滿嘴花腔一時藝名大噪五六年前蒞海上幾與叫天相抗衡今則何如乎可見油滑不能長久欺人徒自損身價又智儂居然串斗牛宮之玉皇大帝端坐中央高唱一段吹調此等角色乃掃邊老生所去者而智儂竟去之則比較王又宸演紡棉花妻黨同惡報所高不過一級耳嗚呼孫譚已老能接踵而起者寥寥余深願後起不衰以廣周郎之觀聽然對於智儂聆其戲劇睹其書畫皆有勝人之處尤願其成一名家而不願其以油滑自敗智儂當勿以余言爲河漢或謂智儂在北京演戲極肯賣力而南來則抱敷衍主義寄語智儂名譽二字並不須人恭維而在自己之作用要知海上周郎非盡無聽戲程度者

劍雲按時慧寶之戲迷傳當場寫字弄巧成拙識者不取茲得昔醉短論一則與塵因立意相同附錄於後

戲迷傳小戲也自被一般雅負聲望之角兒演之遂視爲正戲矣戲因人傳非此戲之眞有價值也海上以戲迷傳見長者首推呂月

穠惟此戲唱法不同派別各異人自爲法無律可遵時慧寶來滬打泡戲之第四五兩日均爲戲迷傳此戲爲時伶之傑作可無疑矣時慧寶演二本戲迷傳有當場寫字之特點未免畫蛇添足余實不敢恭維蓋善書能字於伶界中誠如鳳毛麟角不易多見然時伶善書詡於同業則可表暴於觀客之前則不可況唱戲，與寫字判然兩途絕對不能鎔爲一爐天蟾舞台戲館也非書畫會也時伶登台鬻歌也非售字也觀客之來聽時伶戲亦非觀時伶字也時伶何竟背道而馳耶若以時伶大好書法無由傳揚則唱戲之餘儘可創館賣技設壇鬻字何必插入戲中取厭於人若必欲獨樹異幟示別於人則吾人跋涉而來耗費戲資觀時伶之字殊不値得尤幸時伶於琴棋書畫祇能其一否則全本戲迷傳將盡爲彼賣弄本領之地步矣吾聞賈璧雲能畫朱素雲善書然未嘗見賈朱二伶於戲中繪一圖書一字也奈何時伶不甘藏拙小覷天下人耶今聞票友中之華陽道人亦復如是豈亦見不及此耶

忠告芙蓉草

（劍雲）

芙蓉草本以花旦爲宗乃因姿質聰穎遂走歧路時串落馬湖翠屛山梅香節黑風帕十八扯等戲忽大面忽武生忽鬚生繼欲步毛韻珂趙君玉之後塵而博多材多藝之譽心高志大雖未可厚非然藝貴精不貴博此爲習藝者所當知以同山(其名)之才質吾人豈不知其將來造詣未可限量第同山正在青山如含苞初放之花愛花者固宜養之以清水灌之以玉露供之以華堂培之以淨土嚴戒採摘遠避烈日驕陽狂風暴雨以免爲其摧殘此愛花者之責也而花之自身天旣付以出類拔萃之姿由下種而茁芽而生枝而發葉而結蓓亦非一朝一夕之功則此將開未開之花苞永宜令其一瓣一展逐漸開齊然後以花蕊與人相見始可歷久不謝而愛花者亦可多得幾日之賞玩若夫不待其自開而以指剝開不俟其天然之開而以人工火烘其開是則一開之後必不免萎謝而亡花旣有負妍麗之色人亦失却愛憐之心非智慧者所宜出亦非有心人所忍言也今芙蓉草之技藝猶枝葉也芙蓉草之聲音猶花朶也乃不自珍惜連演兩齣注重偏鋒輕視正業一人之精力有限經得幾許銷磨惜哉同山近來之演戲固有之技未變清脆之音已亟趨其末而傷

其本同山將來之結果尚可問乎夫男子與女子發音之不同聲帶之構造異也男子習花旦而求其音逼肖女子人工之力也今以嚦嚦之鶯聲燕語反其道而唱宏喨高抗之大面老生由窄而放寬由狹而使闊習慣成自然再要求其恢復原狀不綦難乎吾有一言要問芙蓉草及其師兄是否將來不願再唱花旦是否自視大面老生較勝於花旦如其非也吾願芙蓉草專攻花旦不可常唱老生大面否則有色無聲將不克久保其盛名而譽之者亦將愛莫能助他日一敗塗地時人將笑其自作之孽矣吾觀同山梅龍鎭見其唱不成聲感而書此以當忠告抑吾更有餘意以爲芙蓉草苟眞羨慕毛韻珂趙君玉之多材多藝必有不甘志在必達目的期與毛趙成鼎足之勢吾意大可不必免蹈畫虎類犬之誚請言三人之梗概以釋其疑（一）芙蓉草之年齡不可與毛韻珂同日而語也（二）芙蓉草之經歷不可與趙君玉相提並論也毛伶年逾而立身體發育已備十餘年來嗓音如一不致再有倒倉之虞而芙蓉草正際緊要關頭妙齡時代不善保養隕越堪虞允宜專心壹志不可意亂心歧趙伶由大面而改武生改小生改青衣花旦中經無數曲折以彼之面龐塗色彩唱黑頭本覺可惜改花旦宜也奈何芙蓉草反棄花旦而唱黑頭老生哉吾爲芙蓉草告曰藝貴專一學無止境知所先務則近道矣

上海梨園廣告談

（劍雲）

近來吾國人頗知注重廣告學而戲館尤甚蓋知廣告與營業有莫大之關係較傳單收殊途同歸之效以是風聲所樹互相效尤申新兩報之第三張縱橫排列不留餘隙五花八門各顯其妙刻字匠之生意亦倚之增進不少但開戲館者無不抱金錢主義含吹牛性質一般廣告家亦自言不諱惟其抱金錢主義故不能不含吹牛性質而欲達攫取金錢之目的尤非從吹牛入手不能得其成效雖然牛皮雖厚久吹必穿觀客雖愚久欺必悟開戲館者若不鞏固其根基充滿其實力一味以滑頭手段欺騙看客投機心理迎合來賓或言過其實或名實不符或與定名絕對相反或與廣告背道而馳是則一次二次三次之後可必其信用掃地不能發生絲毫效力有廣告與無廣告等而招徠生意之技亦於是乎窮比時雖大聲疾呼告人以眞誠無僞或刻其字如胡桃大自炫其陸離光怪人必吐棄不顧

不肯再來上當有決然無疑者

作廣告須有興趣有分寸立言得體酌乎其中筆舞墨飛富有吸力使人一覽之餘覺有萬千美景隱約紙上恍然於其情節之如何如何然又迷離惝恍卒莫能斷定其情節之如何如何於是懸懸此心狐疑難決不敢自信其億測之是乃欲親眼目睹一證其理想是否脗合屆時雙足雖信步所之而心有所注不由不向此戲館而來此等廣告方可爲廣告中之能手方可謂有魔力之廣告試問今日新舊戲館之廣告家能如我所云者有幾人雖然此猶對於新編之戲而言若夫家喻戶曉之舊戲固已盡人皆知毋庸辭費更不必曲加描寫取厭於人乃今之演者黔驢技窮無聊萬分至於改變名稱自欺欺人換湯不換藥爲一夕售資計則得矣其如日久信用何

顧無爲出獄紀念戲第一日演共和精神所謂應時之好戲投機之新劇也孰知乃刼後姻緣之化名袁世凱死笑舞臺排皇帝死矣孰知乃咸豐皇帝非洪憲皇帝明明舞台演死得好又是愛國血之變相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新劇家之本領豈已用盡用絕乎不然何卑陋至此也笑舞台嘗演英文豪沙士比亞之劇大書特書曰請看新劇祖宗沙翁之劇請看善演沙翁劇之祖宗笑舞台如此措詞將視看客爲何如人其輕藐看客可謂至矣又今之新劇家混稱四千人亦猶吾國人混稱四百兆然惟吾國人無論如何大言不慚絕未敢公然倡言于衆曰我乃四萬萬中第一人也四萬萬中無有能及我者也而笑舞台嘗如是云云矣該台每演日戲必特標名目曰優游天影一準登名並加小註曰優游天影是何等人物居然肯演日戲一若演日戲皆非好角者此等伶人惡習猶在其次吾不知優游天影究竟是何等人物優游天影而不惜破格演日戲則笑舞台演日戲諸君究竟又是何等人物

上海戲園廣告之言不顧行追原罪魁實綽號牛八小子之朱雙雲所作俑降至今日無不中其毒孽以鋪張夸大爲能事殆均領有牛皮學堂畢業文憑者何其目空一世不知社會有人也前次鳴新社謂汪優游之吹簫爲三百年間無二人發此言者非千齡不死之老龜即異乎人類之妖魅否則何以知三百年間無二人豈中國之簫已絕傳僅汪優游一人能吹耶吾恐汪氏之吹簫不過三百步內無二人而雙雲之吹牛則或者三百年間無二人耳牛八小子每作廣告動輒引用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閱者厭之舉以詢予予曰子自不察耳彼蓋自命吹牛之學爲絕學而謂面目之厚古今中外無與抗手也生作頭銜死爲謚法牛八小子足以不朽矣

笑舞台會演情天恨謂王凌到底鼻祖此言惑甚情天恨非王凌所編去張鶴亭者王无恐在任天知後張棣華一角凌憐影亦在陳大悲後若以藝術比較推王凌爲第一未爲不可何必定要用鼻祖二字豈凡演一劇毋須分其藝術精淺但以鼻祖炫人卽可朦世乎果其如此則人人可以自編一劇自演一次以後卽可昂然告人曰某爲某劇鼻祖斯新劇亦太不値錢矣

大舞台前因未演宏碧緣而停鑼小達子自視此劇爲其生平傑作於是天蟾舞台爲小達子作廣告曰（小達子君飾駱宏勳天然英俊環球無二）怪哉字典之字用以表揚小達子者多矣夥矣不曰有力如牛嗓門闊大而曰天然英俊環球無二夫以小達子之尊容敢當英俊二字乎抑爲英俊之反面乎信斯言也小達子大可改唱花旦則上海之賤婦人或能爲其魔力吸引以至也今大舞台以毛韵珂飾駱宏勳小達子遂失其抵抗力韵珂前未飾此角竟然後來居上可以知小達子之本領宏碧緣一劇之不足道矣

嗚新社會舉行校書會串所作廣告直可謂之語無倫次校書之串戲譬諸小兒呀呀學語雌聲粥粥有何可聽藉曰爲營業起見不能吹幾聲法螺亦須就其聲色上着筆乃該社竟謂客串梅有余三勝滋味小文仙學陳石頭一派憐愛卿學劉鴻聲於碰碑尤得其秘花媛媛演青衣戲梅蘭芳自歎勿如作者將以欺朦外行耶則陳義太高令人於汪桂芬且多未見豈知有余三勝陳石頭從未蒞滬知者亦鮮抑作者又何嘗夢見余三勝內家對於今之自命名角者且唾之不屑一顧寧有爲此所動者

不問角色之優劣概登大字廣告前去一觀無有適稱其人者於是大字廣告失其效力不分戲劇之良窳概以曲筆鼓吹親往一見大都背道而馳者於是牛皮廣告失其作用嗚呼作僞心勞日拙徒爲報館增廣告費耳大言不慚之廣告家其亦可以休矣

上海戲館之劣點

（馬二先生）

上海之戲館在中國已爲第一等建築華美佈置周密者矣然而近來却家家生意墮落不如從前其故果何在歟以記者眼光衡之則萬事借時代而有進步唯戲館則墨守一成之局不知改革人情厭故喜新遂不覺其心志之他移而對於戲館之脚蹤乃日以疎矣試述其原因於下

一時間太長　夜戲自七時至一時六小時之久使人枯坐舞台下不能少有活動餘地耳不絕於鑼鼓之聲耳不斷於生旦之上下果使其戲自開鑼至終場皆有可觀已不免於太覺勞神而况其開場時必爲下等角色敷衍時刻之戲必須九時以後始有名角登台則前此兩小時間之虛耗於不能聽不能看之開鑼戲中豈非無謂之甚者乎亦有九時後始入座者然在平時則可若遇新角登台或新排之戲開演或逢節期星期則後至者往往不得好座於是不得不稍早入座而苦乃不可免矣曩譚鑫培之來滬記者往觀曾有二次不得座位則擠於台傍人叢中自七時後直盼到十二時許始獲見其顏色綜計受罪將及五小時而後心神乃爲之一快其苦樂不相償有如此者竊以爲宜縮短時間每夜演戲以三小時至四小時爲率九時起演其所謂開鑼戲敷衍時間者可删去爲看客計既省目力又省時間而老板亦可少請幾個掃邊角色少耗若干電力豈非一舉兩得

二座位太多　上海梨園老板之心最黑每恨不得將全埠人士悉納入彼之戲館中方稱大快於是新建舞台愈大愈妙內容雖大而座椅却甚小使看客肩膝相磨作密集隊伍形於是無分於特別廂也優等座也胥皆腿不得伸背不能靠偶一舉臂則左右相碰偶一起身則前後皆驚故入座之後直較圈禁爲尤苦散戲之後每每足麻腰酸不能自主若爲優待看客計則凡所謂第一等座位宜稍寬綽庶使看客少感痛苦自樂於旦旦惠臨

三後台太狹　不獨前台座位擁擠後台亦復太狹彼梨園老板但知前台座位多則可多賣錢而不知後台太狹於演戲上有莫大之不便每逢用佈景時或演武戲時則後台立現一種擁擠不堪東觸西碰之情形人聲嘈雜詬誶時聞而所謂戲者乃受其影響老板則夷然勿顧也

四閒人太多　入門有案目茶房此猶可曰招待之人也繼而送水果賣糖食者望青者收票者看白戲者此去彼來略無停趾無片刻之安靜竊以爲當另闢遊憩之室以爲飲茶吸烟談話之所而場內座中必不許有閒人往還也

如右所說約言之則佈置取其精嚴營業不取寬濫使來觀者有一種高尚精潔之美感蓋演戲足以見國民之品性泱泱大國之風固應有完美高尚之游樂場所也

新劇雜話(一)

(劍雲)

予始終認新劇之宗旨爲社會教育合於此宗旨之新派俳優方可稱新劇家而現在之悖　謬新劇狂妄優人則花鼓戲之變相無業遊民之別名耳何得恬不知恥膺此榮名罩假面具自欺欺人吾友唐君散人謂演新劇者多至四千人在彼目中祇有二十人可算新劇家鄭君介塵則言新劇界僅有正秋可以算人朱君旭東云現在之所謂新劇家未下苦工未讀詩書西瓜大字不識一担提起筆來不能作書大名鼎鼎如顧無爲陳無我往往將(死有餘辜)之(辜)字念成(幸)字(居心叵測)之(叵)字念成(巨)字吾亦親聞王幻身演劇吾國共和已七年時至今日猶曰皇帝所下之命令並將(草菅人命)之(菅)字念成(管)字(一坏黃土)之(坏)字念成(杯)字愼襄影將(鬼鬼祟祟)之(祟)字念成(崇)字韓達心將(剛愎自用)之(愎)字念成(復)字諸如此類之口頭陳語亦且不免亥豕魯魚之誤此輩胸中尙有何物然而若曹一錯到底自不知羞反以熟閱幾本彈詞小說自詡滿腹經綸在吾輩吐棄不屑一顧者彼且以無本領笑人矣嗚呼新劇家之本領如果專靠幾本彈詞小說則爾曹技能猶在說書先生灘簧大家宣卷朋友之下也

今之新劇人本領非常之大在昔有識者均主張讀脚本即主張自由演劇者亦須貼一幕表(舊戲謂之提綱)詳細解說一遍然後方敢出演今則不然告以三言兩語便爾匆匆上場苟語以全劇情節反以爲太煩甚至人已出幕所飾何人己亦不知或則並幕表亦無之徒靠一張油嘴指東話西胡說八道一層厚臉賊形鬼狀擠眉弄眼碰碰跳跳即算完事是故同一劇也初次演之佳下次演之劣同一角也此人飾之佳彼人飾之劣同一幕也今日演之長明日演之短甚至原人演原角原劇而每次皆有參差特異之點直可謂爲無定律無定言無定時之隨便劇夫以如此之人演如此之劇而要故昂其値售四五角大洋即諸良心豈不罪過

新劇者今人所謂文明戲也顧名思義其有不滿於舊劇之陳腐惡劣可知而以吾所見嗚新社居然有祖師殿香燭氤氳羅而環拜者頗不乏人此之不足復敬神其說高懸(誠心則靈)扁額信士弟子之大名多至二十餘人笑舞臺亦供奉老郎神長生牌位一若非此不克長保衣食飯碗者宜乎祖師爺鑑其忱悃默加呵護矣然笑舞台已入越班之手嗚新社亦爲昇平所摒醜態百出猶不能死全其

將捨地呼天痛詈老郎神無靈耶嗚呼不揣其本而濟其末識見且出伶人下新劇家如此卑陋無恥社會何必有新劇吾儕何必提倡新劇哉

上海新劇之有男女合演始自民興社民興社之成立創自蘇石痴予則極端反對男女合演者蓋以男子之演旦角儘多傑出之才無需女子之必要更有曾受教育胸中稍藏墨水之旦角每演高尚之劇輒能運用其聰明發揮其意見爲劇中人抬高身份爲編劇者增長價値萬非智識淺陋程度幼稚之女子所能勝任此其一新劇爲寫意派凡事務求率眞非若舊劇之爲格律所拘規矩所限一遇調情之處訂婚之舉舊劇所不克盡情洩露者每至恣意罄言醜態百出雙方旣目挑心印以假作眞於是種種醜態不知不覺間一一表暴于觀者之前在舊劇謂之浪在新劇謂之騷言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況乎狀太猥褻其流弊豈可勝言此其二綜此二因男女合演直有百害而無一利然則資本家何以獨力經營而不悔曰此亦有說民興社地處法界商業不如英界繁盛觀劇之人下等社會居多泰半胡調成性醉翁之意不在酒劇文稍趨純正無異對牛彈琴不得不用四面八方窮無所歸之優人排演惡劣不堪之戲劇又諳知若輩之嗜尙淫靡更不容不掛出男女合演之老招牌來（法界新舊戲館無一不男女合演）於是乎看客有目標矣新劇社有恃無恐矣（孰知直到如今依然無地容足可見專一迎合下等社會心理之不足恃也）所謂男女合演者舞台上之舉動猶是敷衍了事下台後之大活劇斯眞實行男女合演耳故男女合演之新劇社其演員大率無媒自合成爲臨時夫婦傖夫不察猶欲妄冀非分一相情願曰吾愛某某吾愛某某縱能到手已是殘羹剩飯無怪爲個中人所竊笑也

予嘗謂新劇社之待演員如鴇兒之對妓女用得着則招之來用不着則揮之去能受俗客歡迎雖怪物亦可升爲名角不得台下掌聲雖藝精亦不爲人所重一身之進退常在不可知之間飯碗且不能保遑論名譽其專恃新劇生活者我不暇責若夫束身自好者猶不急流勇退非至身敗名裂不止矣

曩者當世明達之士多以社會教育之榮名標作新劇之宗旨降至今日既已信用掃地則此四字當然付之一炬燃爲細灰揚之空中散諸無際凡事必先正名敬告我同志對於今後之新劇當換一副眼光評論萬不可再受其欺矣

市儈奸商之經營新劇者其心術之壞利慾之重眼光之淺手段之辣行爲之惡設想之險可謂達於極點無以復加蒙社會教育之假面具罩文明新劇之好名詞鑄張爲幻自欺而欺人三五斯文敗類無恥小儒念其豢養之恩倚爲終身之靠不惜昧盡天良喪盡道德爲之推波助瀾文過飾非濟其奸而長其惡大香山劉香女秀英寶卷孰不知爲迷信劇刁劉氏雙珠鳳玉蜻蜓孰不知爲淫劇白蛇傳天河配燒骨計孰不知爲舊劇彼新劇社以其可以欺哄婦人女子誑騙鄉愚俗客乃改頭換面法螺狂吹掠人之美以爲已有大言不慙曲筆自誇實則彼大腹賈以儻來物開新劇社利心炎炎慾壑泊泊亦冀如大士烏煙之獲利十倍但使有錢可賺何事不可爲何戲不可演所以用盡心思對待觀者希望營業發達猶妓女狐媚狎客祈求生意興隆也妓女無愛情可言今之新劇安有社會教育足云悖而入者悖而出亦徒見其作僞心勞日拙而已否則何不用堂堂之鼓正正之旗舉新劇之精義發揚而光大之以覘人心之向背曷致選面首俊俏之演員演滑頭胡調之戲劇以爲招徠看客之資料又復急不擇言肆口狂吠貽笑柄於人間遭輿論之指摘嗚呼對盜賊而談仁義不可言而與之言是謂失言(高尚)(有價值)(社會教育)凡此最尊貴之名詞非但爲市儈奸商所不知亦且爲市儈奸商所不解市儈奸商之所以辦新劇蓋視新劇爲投機之事業騙錢之機關也

舊劇界人物或爲科班出身或爲票友客串苟非痛下苦功學有根砥決不敢輕於一試新劇既無繩墨可守規矩可遵任爲何人俱可混跡其間登臺獻藝其份子之複雜內容之紛亂吽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流品之卑汚身家之微賤令人言之齒冷某激烈老生架子十足傲氣凌人以滿腹經綸善於編戲自詡不知彼固市井無賴旣爲竊賊又充巡警胸無點墨一竅不通者也盲目者贊揚於前附和者稱頌於後吠聲吠影遂使傖夫僥倖成名聲價於是乎十倍夫誰知其無處容身無地立足改名換姓隸藉此中哉他若拆白黨若流氓若馬夫若豢目方以類聚無不皈依於新劇界蓋世間輕而易舉而實力無本領之事業不費吹灰之力不勞練習之功一上舞臺便可得新劇大家之頭銜華裝麗服招搖過市戲學雖不知朘學則甚解褻假而姦情發現褻假而爭鬥蠭起擾攘喧嘩社會乃無寧日吾嘗謂新劇界幸無江洋大盜否則殺人越貨之案亦不能免豈僅竊物拆梢毆人行兇而止嗚呼新劇界竟容納此等敗類賤種夫又安得而不爲人唾棄耶

新劇界既不拘程度不問資格不重學術不講道德漫無限制濫收寬容無論何人均得厠入大開方便之門廣結狐鼠之黨魑魅魍魎物以羣分約而計之都凡十類小白臉吃白食用白錢獵艷尋芳意圖倒貼視新劇爲終南捷徑而以引勾良家婦女爲目的此一類也童年失學壯而無能不求上進甘趨下流以致窮愁潦倒鵠面鳩形踯躅道左無枝可棲視新劇爲衣食之本而以仰賴生活爲目的此又一類也身家卑賤略識之無策心險詐僞充道學不能登大雅之學僅足與俗子爲伍脅肩諂笑舐痔吮癰專恃吹拍之力逢迎而據要津視新劇爲發財之利源而以博取金錢爲目的此又一類也他如洋行之西崽官紳之奴僕薙髮店之夥計汽車行之車夫一經介紹咸可加入不倫不類莫此爲甚然此猶指男子而言至於女子或擺碰和檯子暗度陳倉或做賣笑生涯明修棧道或爲妓院之大姐或爲公館之女傭或東飄西蕩身無所屬賣弄風騷而頂盪排之號或生張熟魏送舊迎新宣淫逞慾而作臨時夫人斷袖分桃之秘露水苟合之行直禽獸之不若無人格之可言嗚呼此皆所謂新劇大家也吾述至此吾心頭作惡吾筆有餘臭吾實不欲再言以汚吾寶貴之紙墨矣

如上所述新劇之失敗實若輩自貽伊戚於人何尤蓋大地生民之階級雖萬殊然無論其人執業若何卑賤而對於所操之業必勤勤懇懇愛護之保持之惟恐其團體之散期與之相終始唯新劇家則不然既要倚新劇爲生又絕不以餘晷研究藝術天下斷無一无所恃之人而可經久不敗者今新劇將絕跡於上海矣非俟三五年後另起爐灶愼毋輕談新劇

新劇雜話(二)

(秋星)

新劇之興倏將廿載江頭舊拍乍聞杜宇之歌樂府新聲爭聽鷓鴣之語大江南北通商各埠靡不有其蹤跡聲氣所通同類相應嶄然欲與皮黃爭一日之雄矣根深柢固堅莫能拔且人材輩出研究彌精於社會上確有特殊之位置但與論毀譽各半莫衷一是黑幕與秘史累累不可勝計譽之者稱爲社會教育家毀之者以爲淫棍匪徒此二者絕對不能相容乃交集於新劇家之身不亦大可異哉竊嘗究其內幕形形色色非外人所能道試爲文以述之

此篇所言不僅概論新劇兼及研究新劇之說今之言新劇者每以新劇較舊劇爲難以爲一恃天才一仗人力天才難得人力易成竊以爲此非探本之論也舊劇之精神在乎嗓子、做工、聲調、武工、身段、白口等其輔助品爲鑼鼓琴板等形式雖似呆板而運用之妙在乎一心非天資不能隨機應變體貼戲情非學力不能深入堂奥功臻火候畢一生之力猶或不能稱名角此其難也唯個中人知之新劇之精神不過言論與表情四字卽足以包括一切無武工之必要無切口之遺譏嗓子高低無準格言語遲速無板眼表情祗須合乎情理人人皆能苟多聞博覽隨地觀察各種社會演出舞台卽多神似言論則視人之學力多讀書卽多中肯語且新劇絕無音樂以助節奏今之人多小聰明者終日孜孜好行小慧一二月學戲數齣奔波卽目之爲名角以此而較舊劇難易立見奚暇爲之辨哉

余素主張有脚本之新劇以爲此係命脈所關不可或缺今之新劇家皆廢棄劇本從事幕表知余之言爲然而不能用之試詢其理由則亦振振有辭以爲死讀劇本毋乃太苦且一用劇本卽不能隨機應變多加生動一人遺忘衆人受累種種困難勢難實行實則不肯讀劇本只貪懶二字足以包括一切隱衷不然何以春柳之新劇在在高人一等耶卽姑退一步今日之新劇果可謂爲生動多精彩乎其少數新劇巨子如正秋、予倩、優游、鷗鴣、無恐、悲世、劍魂等粉墨登場觀者色舞奸者奸賢者賢莫不體會戲情入乎神化固在例外至其浪得虛名或濫竽充數之輩以新劇塲爲胡調之地本不知其宗旨何在草率上台只能說幾句俏皮話博得滿堂彩聲岸然自得持以驕人此後台上非作此不能出色台下非見此不表歡迎如此現象卽可爲無劇本之生動耶有時正角未到戲將開幕只得隨意拉數人置之台上以延宕時間等候角色此後相習成風引以爲例正角非遲到不足見其排塲大故前數幕任意延長文不對題至緊要處反因時間不及忽忽了事如此現象亦可謂爲無劇本之精彩耶舊戲館中排一本戲其劇本雖多妄誕不通然必排至數次使各人了然於胸自有把握然後敢登之廣告開始演唱卽有謬誤咎在劇本而不在演者至新劇則不然編劇主任偶閱某小說似有興味卽登廣告曰某某著編劇名手也今編某劇本歷時半載煞費苦心已與諸演員排練純熟今夜開演試考其實則編者未着一字演者未知已將作何角且幷不知此劇何事及是夜趣劇開幕諸大新劇家施施從外來相聚一談卽開幕登台胡亂試演諸君決非盡皆天亶聰明不假思索而能了了者故其結果則戲爲戲我爲我各行其素不相關屬甚至滲洞百出破綻疊見臺上人如是臺下人索然無味

昏昏然思賦歸去來矣

果報錄一戲刻劃淫聲浪態窮形極相非自好者之所爲王文以優游爲最佳玉蘭以天吾爲極詣眞所謂有色有聲無羞無恥爲社會上造絕大罪惡然劇場上喜演之觀劇者歡迎之競藉口於其結果以爲戒淫勸善立意極純嗚呼人之無恥曷至於此看客中注目於結果者有幾人注目於導淫者有幾人青年男女血氣未定春心如浮絲遇物卽感見此等誨淫之劇其有不目眩心蕩者乎新劇罪惡至此社會教育於何有勸孝勸善於何有吾有不忍言者正秋在笑舞臺開幕三夕均係其傑作悲劇而觀者寥寥無幾第四夕演果報錄座爲之滿於是宋君癡紅喟然歎知新劇之不可爲也後正秋捨去笑舞臺入主藥風自持臺務看客不甚多後臺勸正秋排果報錄正秋曰我演三天果報錄所盈不過數百元而所犧牲者爲我一己之名譽及朋友之信用從此藥風亦不必再做下去出入太相懸殊豈非自殺若正秋者可謂能識義利之分矣

新劇界中有兩惡習一曰資格二曰傾軋在昔清季官場士之升沉以資格深淺爲率無論藝有特長才堪應世苟使膺重任必羣望而其尸位肉食者擁大纛握虎符比比皆是也不圖此輩新劇家他非所長而官場習氣則學之維肖其奔走江湖多年者卽爲名角無行寡學弗顧也其新進之徒雖學品高人一等而資格不及卽不得與先進抗衡事之不平莫甚於此不獨此也初次受包銀之劇人必經過一番大傾軋始能定其去留蓋妒忌之性婦女與小人大略相同見同業之新進者非惟不獎之掖之反恐其佔奪位置乃於串戲時故作爲難競使譏諷務求其知難而退無立足餘地苟面皮稍嫩口才稍鈍嗓音欠喨卽爲彼輩壓倒不得下場昔殘梅初入民鳴絳士翠翠憐影三戰之殘梅故蘇州名旦至是嘿然不聲終民鳴未飾一重角於此可見新進之難而傾軋之害也

舊戲廣告不足恃新劇廣告尤不足恃開其端者實朱雙雲動稱空前絕後曠古軼今上下四千年所未有縱橫數萬里所未聞若演大本連臺戲則每夜皆全局最精彩處自相矛盾抑何可笑若遇客串舊戲則必謂得大頭叫天之神髓具紫雲巧玲之精華稱譽不倫使人齒冷此等謬點不可勝述新劇失其信用此亦一原因也

今之新劇家以演英國莎士比亞劇爲榮以爲陳義高尚詞意並佳余卻極反對此舉蓋莎翁戲曲情節在歐美固相宜在中國則有格

格不入之處其原文詞句鍛練神化不可方物描摹社會情形如溫嶠燃犀纖徵皆見我中國新劇家斷不能仔細推敲逐句摹擬所能者不過取彼之情節編我之戲劇是不曾得其糟粕而遺其精華用其皮毛而棄其神理何有於莎翁之名著正秋之竊國賊優游之借債割肉皆堪獨絕然不過佳在正秋優游耳非演莎翁名著而始佳也質之二君其以我言爲然否

戲雖是假却要做得眞扮演此人即以此人之心爲心設身處地闡發推想悲是眞悲喜是眞喜言語由衷而出表情因地而施然後臺下人精神貫注興味油然此非平素學養潛心研究不爲功飾善人者固受人贊歎敬愛而飾惡人者尤必使人切齒痛恨方稱神乎其技惡人愈惡即顯出善人愈善此所謂反面文字烘雲托月是也汪優遊之柔雲鄭鷓鴣之董卓譽滿江城同臻絕境豈易易之事某伶某日扮一惡人純從正面着手所言皆明白語後臺怪其不類某伶曰我怕茶杯摔上臺來劍雲笑曰如果吃着茶杯足下之藝神矣

編戲不能限於近代說部勢必取材於一二舊小說服式不能限於旂裝時裝勢必進而作古裝然古裝之難爲今日新劇界一大問題其衣、帽、是否與京劇同其姿勢、說白、是否與京劇同苟効顰不類反遺畫虎之譏看客不如直至舊戲館爲妙苟仍其舊而不學京戲則身衣戲服口作鄉音舉動散漫無標準不倫不類更足資爲笑柄左右皆難進退維谷至此不能不怪新劇根本之淺薄矣無已幕數佈景仍新劇之舊而說白做工則參酌舊劇而用之新劇家更宜多置古服研究表情白口以奠新劇之根本而爲長久之計也

海嘯之西裝旦劍魂之皇后旦正秋之苦老嫗優游之陰險生旦論者推爲無上之美考此四人確有實力工夫名下非虛斷非餘子可及海嘯西裝時身段婀娜丰姿明媚能歌擅舞妙造天然尤妙在以表情代言語着語不多而觀者已了然於戲中情節每每台上靜悄悄台下亦靜悄悄精神貫注目眩神馳此其學力之深化爲魔力使觀者有特殊之感覺絕非時下新劇家以不關題旨之言空泛虛浮之議論插入戲中使人生厭也臉魂飾皇后旦雍容富麗儼然女王一舉一動皆有驕奢淫佚之氣象新劇界中亦無第二人可以敵之正秋之苦老嫗佳在一誠字戲中人與正秋二而爲一體貼哀情無微不至語語自血誠中鍛練而出出乎其口入乎人心苟聞正秋之涙痛語而不動者吾誠不知其爲人爲畜蓋凡有血氣之人觀其悲劇未有不涙下者也汪優游刻劃陰險人繪影繪聲鋒棱皆露凡奸惡之人不外乎妬忌怨恨發乎中而不能止以義優游眼一飛眉一舞皆足表出奸人心中難言之隱使人切齒痛心惡其惡而畏其險

藝至於此神矣化矣安能因其行而掩其技哉

寶黛姻緣不必有其人不必有其事然却有此妙文因此文始重其人理想之大觀園中林妹妹與寶哥哥固歷歷如其文之妙也因吾人愛其文於是梨園中妄飾此二人者卽目爲大不敬在舊劇中梅蘭芳色藝雙絕飾林黛玉自無異議黃潤卿歐陽予倩趙君玉王蕙芳次之然最重要之寶哥哥竟無人敢當其選朱素雲齒豁頭童姜妙香年長喉敗陳嘉祥癡肥如許其他更無論矣在新劇中此病尤甚祗馬絳士能演晴雯補裘黛玉焚稿歐陽予倩查天影之歌劇純是皮黃與新劇無關吾人自不能承任至寶玉一角尤無人敢大胆嘗試李悲世出言蘊藉丰態不凡然飾寶玉尙嫌粗濁查天影表情甚細工夫甚老惜如流氓寶玉絕非吾人心目中之寶玉也旦角如許之多而能飾釵黛者亦絕無其人凌憐影不過一迎春柔弱可憐鄒劍魂不過一熙鳳嬗長酸辣其他益卑卑不足道更有一般新劇家摘取尤三姐鴛鴦劍及風月寶鑑事編爲劇本卽自稱擅長紅樓戲大言不慚吾莫如之何也已

歐人於戲劇之服裝極爲注重國俗之不同朝代之變易罔不研究精詳服之不誤我國京戲中無論何劇皆戴紗帽衣蟒衣不知其爲唐宋抑爲秦漢新劇以逼眞爲宗旨於服裝上當然宜加研究而經費不充終難如願且指導提倡者無其人是以因循隨俗遺笑大方耳

此篇之作拉雜不倫自知乖謬然其要旨不外貢言於此輩不倫不類之新劇家使之自尊自治且余知此篇極得罪人然義之所在理之當然則亦言之無恐新劇之通病綦夥新劇之宜改良處亦不止此就憶得者筆述之言之權在我而行之與否固在新劇家自身也

新劇雜話(三)

(昔醉)

新劇究屬是否社會教育爲一頗有研究價值之問題周劍雲仲賢(卽汪優游)二君曾經一度辯論不幸新劇日報中途停刊辯論俱未終結此案遂以不了了之吾儕作壁上觀者殊覺掃興也竊謂新劇本爲藝術之一種與亂彈崑曲性質初無稍異惟演者之宗旨及其目的各有不同故影響於社會亦不同蓋舊戲袍笏登場管弦齊奏既無勸世之文又鮮砭俗之作顯係徒求娛人耳目不顧風俗

人心而新劇則盡求寫實既無笙歌之點綴又乏行頭之炫耀全恃劇情感動人心悲歡離合無非長人見識鋤奸誅惡盡係勸人向善宗旨究在灌輸智識謂之爲社會教育非過譽也但今日之所謂新劇家早將社會教育四字拋之九霄雲外放浪不羈無惡不作以致社會側目文人齒冷今日新劇之橫遭挫折未始非若輩所賜雖然劇人無良乃人的問題未可強爲混合一筆抹殺謂新劇絕對的非社會教育也

曩者新劇時起時滅奄奄無生氣甲寅年賴鄭正秋之力起而成中興之功一時風起雲湧新劇社佈滿申江寖寖乎有推到舊戲之勢一般新劇家驟交好運便爾輕狂爲非作歹不恤人言卒至信用全失名譽掃地新劇遂如曇花一現而重遭挫折劇人亦猶黃粱一夢而再蹈失敗非但無以對鄭子亦且貽笑於伶界說者謂新劇過於容易盛極必衰今竟不幸而言中矣自今以後欲圖再興大非易事蓋未必再有第二鄭正秋來將家產犧牲以造成新劇家之罪惡而自討苦吃也

鏡若夭亡絳士失節（絳士最反對顧無爲今竟仰其鼻息隨之搭班何異貞婦失節）予倩改演京戲我尊一志靑衫而春柳劇社遂從此已矣然鏡若本可不死而鴉片害之絳志何致屈身乃境況迫之所謂毒藥可以喪身人窮難免志短我不特爲春柳社哀且爲馬陸二君惜也

恨海一劇爲新劇最通行之戲陳伯和初蒞滬濱驟得橫財於是藏嬌金屋失足黑籍卒至身羅重毒病死醫院春申江上類此之事正復不少豈獨伯和一人惟張棣華之爲人實屬不可多得蓋伯和不過其未婚夫乃既贈衫於顚連之時又復喂藥於垂死之頃迨伯和不起卽祝髮空門矢志守節求之今之女子見夫家道稍困而求離異夫病在床預謀再醮者直不可同年而語矣嗟乎世風澆薄人心不古貞節儉樸視爲迂談三姘四嫁看作常事若張棣華之貞節可風洵不易得也

肉劵一劇爲英國文豪沙士比亞(Srakespeare)所偏原名The Merchant of Venice情節離奇發人深省雖借債割肉未必眞有其事調侃財奴不可無此一戲若今之放印子錢者存心之毒徒恨不能要人之命直無異歇洛克(Shylock)第二亦安得一鮑棣(Portia)起而主張公道稍戢此輩之貪心若安東尼(Antonio)之仗義輕生甘爲友死尤爲不可多得也

汪優游之表情錢化佛之化粧鄭正秋之言論可謂新劇家之三絕優游演劇神情如畫妙到秋毫其表情眞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化佛化粧出神入化維妙維肖前有社會百面觀之作描摹各種人物歷歷如繪迄未付梓未識何故惟彼二人今已先後入舊劇界所謂三絕者已去其二惟一正秋尚拳拳不忘新劇主持藥風社日以血淚與俱之作大聲疾呼冀作國民當頭捧喝所演各戲俱係關切時事之作對症發藥喚醒迷夢功不在小所惜今日民氣太弱人心已死對於國事尚多不顧對於國事戲更鮮注意致使盜國之賊從容賣國毫無顧忌回憶前年顧無爲在民鳴演東亞風雲殺身成仁時觀客何等擁擠人心何等激昂今日正秋所編之戲如隱痛不可說竊國賊秋瑾袁家姬外交中之美人計等價値遠在顧氏之上而民心不振淡然對之社會之心理如此國家之前途可知

新劇出場進場每無一定關節隨意出入各自爲謀以致時有穿前落後之弊誠爲藝術上一大缺點蓋上場過早則中斷他人之劇而情節不易明瞭上場過遲則使人空爲無味之言而虛糜時光故編劇者於分幕之外凡各人進出場應逐一規定俾得有所適從則情節不致鬆懈矣

演劇之有否精神全視眼目之是否活靈二人對白則四目互相逼視手指作勢則眼波隨之流轉如是則聲容並茂奕奕有神若如舊戲之互相對白而面各向外則宛如雙擋說書又類傀儡串戲既無表情何來精神今之新劇家非不知善用其目第登場之後急需注射包廂不暇爲演戲所用若能多生兩目則不難雙方並顧矣

新劇界不宜分階級排戲尤不可存成見人各有長量才使用名角未必萬能正場戲不可獨包次等角色亦不無可取之處豈少能演之戲若有戲合其身份不妨使之獨當一面而屈名角爲之一配如是非但戲有精彩且能鼓人競爭之心所惜排戲者不能破除成見演戲者亦必自分階級耳

新劇界老生有一通病演劇之外每喜謀撑大權覬覦非份顧無爲尤爲野心專家每到一處必謀大權獨攬駕馭儕輩曩在民鳴並正秋編演正主任之虛銜亦必奪去之而後快若果自信才識逾人足以有益大局則謀攬大權亦正無妨第野心可大而氣量不可小然老生之有野心而無氣量者亦正不少惟無爲則遇事魯莽易爲人知其他暗用工夫不露形跡是以新劇社中別項角色雖亦不乏互

相傾軋而原因僅在吃戲醋尙易調和惟老生一門則兩雄並立每易發生暗潮而其目的則全在後臺經理或編演主任也

新劇界之悲旦以大悲絳士憐影三人爲最負時譽就戲論戲各有短長未可強爲軒輊大悲善悲絳士宜哭憐影工愁至於身份大悲宜演大家閨秀絳士近於學界女士憐影最好伶仃苦婦若論做工言論大悲巧言如簧能言善辯做工亦甚細膩惟有時稍嫌過份然尙瑕不掩瑜不過大醇小疵耳絳士詞鋒銳利言語簡而切當與大悲有異曲同工之妙做工亦不節不離尙見週到惟舉止欠風韻是誠美中不足憐影口才亦不差然有時表白不甚透闢做工亦微嫌呆鈍斯亦白玉之瑕耳若論扮相嗓音則大悲貌非絕美嗓音淸脆可聽絳士貌僅中姿聲如破竹且角無貌無嗓吃虧非淺渠不受普通人之歡迎職是故也憐影風致嫣然楚楚動人嗓音本亮今則稍見退步矣若論學問大悲嫻英文絳士通日文憐影根底較淺僅粗通中文惟尙好學不倦近正致力於書法也今聞大悲見新劇之不可爲急流勇退已重入商界新劇人材未免又去一人其所見正與不佞相同甚佩其目光遠大也

角角一門悲旦同屬難演而風騷旦亦非易爲描摹風騷女子別有派別過於挑撻則易流入淫蕩稍持穩重不免近於拘束所謂風騷者於賣弄風騷當適可而止俗不傷雅樂不涉淫態度宜於輕盈而不可過於浮滑出言須有妙趣而不可涉於粗俗眼波流情尤當漫爛天眞調笑作耍亦須不涉淫褻其一種脈脈含情撒嬌送媚之神情尤非率爾登臺者所能描寫其萬一是項人材今日劇界實難其選也

戲提調

（馬二先生）

堂會戲必有戲提調一職北京堂會獨多所謂戲提調者竟成爲一種專門之人才以余所知江都李毓如君其一也

凡爲戲提調必具有下列之種種資格方能勝任愉快

（一）熟悉戲班之習慣　如後台應如何招待名角應如何招待苟有問題發生應如何對付點戲如何辦法與票友配戲如何辦法務使措置得當不爲個中人所藉口亦不致受其欺朦

（二）熟悉票友之情形　某人宜用何種方法邀約有何嗜好串戲宜用何人爲配等等

（三）熟悉伶界之交游　某班以某某爲主要人物其身價之大小如何以何戲爲拿手等等

（四）熟悉戲劇之源流　某戲宜用某人支配某戲宜演於某時則臺下人不致先散某戲演於某時則臺下人不致生厭

（五）熟悉看客之心理　某戲爲臺下所愛觀某伶爲觀客所歡迎某人必演某戲始足饜人之望

（六）熟悉應變之辦法　戲碼不夠宜如何辦法某人不到宜如何對付或如何抵制某戲缺配角宜如何改動或如何商量補救某人缺應用之件如行頭場面之類應如何速爲挪借某戲必不能演須如何設詞使看客不致生嗔見怪

（七）熟悉世俗之忌諱　某戲與某姓有關礙某戲與某事有關礙壽誕不宜某戲婚筵不宜演某戲皆不可不知也

種種之資格備矣又須富於經驗胸中先例成案極多伶人一見即知其爲某某曾在某某處爲提調者則凡事均有先例可不煩言而解決對於主人方面又必知其交游者爲何種人物來賓以何人爲重要凡遇點戲應以何人之意旨爲主是故戲提調者殆儼然一種司令官及外交家之合體的職務其事務極繁難複雜非任人可爲者也故都中凡有堂會主人必先期厚禮先容請人担任戲提調提調得人則戲必佳而前後臺均歡欣鼓舞各滿其志不得人則戲固不足觀而種種之轇轕怨謗皆叢之矣可不愼哉

票友說　（小隱）

戲曲雖小道但屬一種專門學問幼而習之長未必佳况率爾操觚乎徧觀伶界數十年來享大名者有幾人而庸才則比比皆是也在伶人以戲爲業技即未善亦不能不藉以謀生甘於獻醜非得已也若票友既非以伶爲業如其藝果可觀不妨登臺一試否則寧可藏拙爲妙也若生來之身材體態嗓音皆與戲不相近而必欲玩票已似自討苦吃既入票房學藝未精又必欲登臺則是自找罪受登台之後大鬧笑話又是自取其辱既鬧笑話聞有評議者又欲尋人辯論何事不可作而必如以上所云不亦寃哉枉也乎

昔都門有孫春山者以甲榜部曹執靑衣之牛耳雖紫雲小福時往問業焉今之溥西園以清室之貴胄爲伶界之山斗雖譚氏且嘆弗

及焉（按溥於譚學已入堂奧且能羣英會周瑜金山寺白蛇蘆花蕩張飛皆爲譚所不能）二君之爲票友斯無愧色矣蓋必有出人頭地之技能而又非金錢所能致斯票友之足貴矣若技甚平常且不彀三等角材料吾寧到小戲園聽之戲可也又何取乎定要領教票友到小戲園聽之戲戲雖不好規模尙在看了可不担心票友之戲唱則怕他走板作則怕他失場雖台上怡然自得而臺下則代他捏了一把汗且戲園之戲出了毛病可以叫他一個倒好票友戲顧全面子叫倒好還有些不好意思就是作爲評戲的材料譬如小達子我聽得雖不如意我罵得倒還痛快要是票友只能諒之而已

說喝彩

（馬二先生）

喝彩俗謂之叫好蓋看客對演戲人一種欽佩之表示也故演戲者對於台下叫好者之有無多寡至爲關心叫好者多則是其藝術爲台下看客所歡迎而前台老板必且引以爲重合同必須繼續訂定期諸久遠包銀必可要求增加不敢稍吝而後臺同輩亦必互相推重雖有反對者而旣經見重於戲下看客則無可如之何也

是故吾人於戲場中一字之褒揚竟有如許之關係則叫好不可不愼也當叫好而不叫好則好者不能見重於臺下卽不能見重於老板是曰屈才不當叫好而濫行叫好則膽大妄爲者必存僥倖之心而前臺老板或爲所蔽是曰濫進

然而今之滬上各戲館之看客叫好者未必知此義也其叫好大約不出於下列各端

一唱句使長腔時

二使嘎調時

三唱句末尾拚命一放時

四武戲於亮相前多跳幾下

五甩葉子至廿個以上

六滿台亂跑時（如徐策跑城泥馬渡康王之崔護）
七佈景用電光現陰雨之狀（如御碑亭就是我）
八生旦作目成心許等褻猥之狀
九小丑作村穢語
十大面用鼻音（不問眞假）

試問右舉之各端長腔豈能使得必好嗄調豈遂足奇拚命一放內行謂之砸榰（讀如杭）多跳者失之野甩葉子多者又何異於觔斗蟲滿台亂跑豈足爲訓電光佈景乃機械作用更豈得謂之難能八九兩端之叫好者多非上流人物大面之用假鼻音至爲可厭（李長勝最甚）由此可知滬上之叫好者多叫於不當叫之處於是乃大開僥倖之門何月山以多跳見長小達子以亂跑見長石月明每腔五分鐘新舞臺等賣佈景之戲（如就是我看勿出等）是故滬上非無善聽戲者而大多數之看客無戲中之常識又强作解人亂行捧場於是是非淆亂好壞不分矣記者嘗謂國民無常識則不能得良政府若此者亦可謂爲看客無常識遂無由有好戲聽矣大小雖殊其理一也都中伶人登場多不敢任意胡唱者無他以看客多具有戲中常識監督綦嚴故耳更有所謂叫倒好者則所以表示不滿意與叫好之作用相反然其不可不愼重尤甚於叫好蓋一味叫好雖曰無當猶不失於忠厚之旨若亂叫倒好則毁人名譽妨人生計使人啣恨無窮苟非眞知灼見萬不可輕於一試也因論叫好並及之以爲一般顧曲家告

男女合演

（馬二先生）

近數年來戲劇中忽發生男女合演問題在北則津沽間盛行男女合演而北京則禁止在南則禁與不禁隨地而異上海一隅華界英界皆禁止惟法界獨有若共舞臺鳴新社是也自戲理上言之男女合演爲東西各國通例是其事本屬可行初無禁止之必要自習慣上言之男女合演旣已行於津行於滬則當然可推之他處不至詫爲新奇之舉授反對者以口實更自風化上言之則伶界男女初不

拘拘於禮法卽不男女合演而彼輩往來交際亦甚親密是平時男女合演之事實正多何至獨於演戲乃從而禁之乎若曰所謂風化者乃社會之風化而初非伶界之風化則其實亦不盡然滬上淫靡之風最盛豈盡由於男女合演而來卽以有男女合演之法界與禁男女合演之英界華界比亦未見其風化之差爲何若也惟有一事爲主張男女合演者所不可不知則男女合演必以女爲旦而男爲生是也蓋男裝女或女裝男皆有一種不自然之狀態卽間有一二善乎摹擬女能肖男（如恩曉峯趙紫雲）或男能肖女（如梅蘭芳馮子和）然是爲例外且不知其費去若干時之研究始能臻此則何如以男爲生女爲旦庶可免去一層困苦省去若干時之光陰乎乃今之男女合演者則不盡然共舞台之秀卿一鳴固爲旦角而唱靑衣者仍是男角鳴新社則儷影天吾而外幻身映霞皆演旦角此則眞不知其何取於男女合演也或謂男女合演則觀客易於號召初不必拘拘於孰爲生而孰爲旦若然則所謂男女合演者其問題乃不在戲是又何必於劇塲中觀之哉且亦非吾所應論者也

伶界生活之今昔

（詩樵）

余在京師與伶界接近之時爲有淸光緒中葉正汪孫譚三派鼎立最盛之際也維時京師生活程度除親貴外尙多儉約者伶界生活亦復相若鼎鼎大名之角色每月包銀極大不過三四百金如普通角月計所入亦纔二三十金耳雖遇親貴喜壽之堂戲賞賜極豐然均抱保守主義無浪費者其居室衣服飲食適可而止不似海上各伶服之不衷金錢且浪擲無藝也就中僅菊仙笑儂稍存老輩之模範俊卿亦自好此外則南北大多數競趨於奢華時髦者更無論矣安得個中有心人合羣力而矯正之

說琴師

（豁公）

胡琴之於皮簧有左右唱工之能力故不貴多拉花點而以隨腔保調爲第一要素猶諸崑曲之笛之須合拍也凡善拉胡琴者不但高下應節舒卷自如而絃索按字亦能隨心所欲別開生面補唱者之不足且使聽者神爲之馳心爲之暢所謂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

繞梁不絕如縷者胡琴有焉統觀南北擅長此技者寥寥殆如晨星舊推梅郎世父大鎖為巨擘大鎖老譚之琴師也老譚唱戲無一定之腔朝如此而夕如彼令人無從捉摸（余嘗聽老譚演空城計六次用腔之處逐次翻新無一同者）故非有過人技藝絕頂聰明如大鎖者決不能為老譚拉胡大鎖死老譚去一臂矣疇昔大鎖以琴托腔至是老譚以腔就琴是其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計也孫老元（佐臣）盛名遠不如大鎖而技則伯仲間耳余在京師嘗於友人處見彼拉慢板二簧一段平平穩穩殊無異於常人心念老元技止此耶忽一人信口亂唱如度山歌老元以琴托之頓覺清脆動聽設非余親耳所聞幾疑談者故甚其說矣近來海上琴師陳十二（彥衡）首屈一指單澤普次之若余麻子（伯琴）某客串專以花點騙外行眞所謂野狐禪耳

劍雲按上海琴師以余所知彥衡佐臣而外若張翰臣張遠卿陳道菴李藎臣周梓章諸君剛柔相濟托音純正技不在單澤普下陳十二外未可即數單氏也豁公以為何如

說胡琴

（脈脈）

京師琴員數十年來惟孫（老元）梅（雨田）對峙孫梅同出賈（洪林父）門迨學成分道揚鑣各樹一幟遂成為今日之孫派梅派梅之胡琴佳妙處在於善聯孫之胡琴佳妙處在於善斷現能傳梅之衣鉢者京師只一陳彥衡而能傳孫之衣鉢者迄無其人

名角登臺必自帶琴員期其手與口應無絲毫之抵觸耳譚鑫培自梅雨田病歿琴員屢易卒無當意者前兩次來滬雖挈有裘某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也陳彥衡身列仕途非若雨田之公然以胡琴為業者鑫培生前屢欲收為已助終難達到目的譚亦無如之何也

京師琴員服務於名角之前向以汪桂芬譚鑫培為最難因應自如汪之琴員極注意文昭關一劇譚之琴員極注意李陵碑一劇此兩劇如能手口相應餘劇迎刃而解矣此就鬚生一方面言也青衣之難服務者以老陳德琳為最德琳戲之難拉則首推祭江一劇蓋鬚生胡琴手法貴疏密得宜着重在一匀字青衣胡琴手法貴完全無缺着重在一滿字能明乎此思過半矣

胡琴淺說

（舍予）

菊部場面上有鼓吏琴師兩名目可見胡琴實爲扶助唱者之功臣唱雖佳苟無良好之琴爲其配則其長處不得而彰考琴學較唱爲難略舉之有(托)(襯)(隨)(補)四要素而過門及牌子尙不與焉試分述之

(托)此一字爲琴學第一要義蓋托者卽托住唱者之行腔不致使碰是也不善托則唱之腔未完而琴卽中變越出唱音之外而作異聲則唱者窘矣

(襯)襯之云者卽善從調之變化(如小過門之長短)此中精微有失以毫厘差之千里之勢能恰到好處便覺佳妙

(隨)扶助意也琴能隨唱唱不能隨琴自然之理學琴先當學腔苟能隨機應變自是好手

(補)往往有落中眼不落板或落中眼拖到板者西皮與二黃之靑衫腔多如是毫髮之間最易疏忽拉接過門便須補腔否則有走失之慮

上述四要素係淺而言之至指音要潤而響手功要圓而穩是在學者善自揣摹予研究此道稍有心得然多從意會而來非言傳所能達也

梅雨田之與譚英秀可謂第一知音譚之新腔梅手上無一不有故梅故而譚臂以失後來聽譚之唱而不能得梅之琴音耳福固不幸在譚亦嘆不能得左右逢源之趣矣

總之唱之與琴實有相聯而不能相離之關係所謂牡丹雖好還仗綠葉扶持也

滬伶新諺

（小隱）

小達子唱作均拚命賣力氣可惜本事太壞還是不好

楊瑞亭腰腿雖好可惜扮相總覺得不甚好看

趙君玉唱作均尙可取可惜比梅蘭芳還是差得多

三麻子紅生戲狠出名可惜只能在上海出風頭

白玉崑唱的全是黃派戲可惜本領滿不是黃派

毛韻珂把台上的角幾乎叫他一個人給唱完了可惜全都不好

趙醉梅的青衣眞會唱可惜嗓子完了

趙如泉能文能武可惜不文不武

潘月樵稱伶界偉人可惜非指唱戲而言

何月山在天津時眞能摔可惜現在不如從前了

夏月恆武戲狠不錯可惜他不唱了

麒麟童也算是個名角可惜上臺只能唱調底

陳嘉祥的小生好壞不管他可惜像個大阿福

姚俊卿的小生好壞且不說可惜像個老太婆

石月明嗓音甚好可惜花腔太多

高百歲唱的眞穩可惜學劉鴻聲連跛子都給學得來了

陳嘉璘狠好的裏子角可惜跟着毛韻珂配戲

孫慶芬腦袋狠好可惜技藝不佳

呂月樵調門眞高可惜鑽天左嗓上去就下不來

小孟七演作工老生狠像劉景然可惜討厭勁比劉還利害

佟遇戚是汪笑儂的徒弟可惜嗓子大了不像他師父

李金茂當年是黃月山對手可惜現在跟三麻子配戲

馮子和前幾年狠出名可惜身體近來太發福了

湯雙鳳有人說他像胡家宅野雞可惜近來竟變成好婆了

張桂芬硬要唱正工老生戲可惜嗓子還是不肯幫忙

劉蕙琴臉子眞不錯可惜本領平平

林樹森文武唱打均比小達子高可惜前後臺均重小達子

樊春樓工夫眞有可惜是江湖班子出身又帶點切口

何金壽丑角眞不錯可惜只能蘇白說京話便覺得不甚高明

夏月珊丑角頗好可惜塊頭大些

王永利武工眞好可惜不能唱了

王益芳把子不錯可惜是個啞吧

應寶蓮學呂月樵也要以武生兼唱老生可惜他的本領還不如月樵

常春恆文武全唱可惜也不過又是一個趙如泉

水上飄前幾年也是好角可惜現在登台便像小東門的人物

小桂元的丑角也掛金字招牌可惜比何金壽何家聲差得多了

陳玉梅名字甚香豔可惜見面不如聞名

王靈珠色尙可取論藝可惜火氣未退又是梆子二黃混唱

武林觀劇談

（劍雲）

杭人觀劇之程度可分四種眞知顧曲者佔十分之一稍解皮毛者佔十分之二專門胡調者佔十分之二全然不懂者佔十分之五看戲喝采須有人引誘導火線一燃則連珠鞭砲訇然震響愈引愈多越喊越盛戲之好壞盲然不知隨聲附和强作解人若無人提倡則全場寂然終夕不聞一句叫好雖有一二人欲贊其佳然脣吻翕張仍畏怯不敢出口蓋恐冒昧喝采貽譏大雅也故杭州戲園叫好聲浪之盛衰視提倡者之多寡爲斷雖有名伶無能爲力

杭人觀劇好取前人比較如新舞臺之何月山則取前之小達子比較第一臺之高福安則取前之李吉瑞比較不論黃派俞派不分靠把短打不論唱工武藝指鹿爲馬李戴張冠聞其品評之言令人失笑

杭人多不知戲詞故鬚生戲視爲冷戲非有孫菊仙時慧寶呂月樵雙處之大嗓子闊喉嚨高腔調萬難立足貴俊卿去三天包倒竈王又宸往匝月淮下臺即使老譚出馬也要抹一鼻子灰崇鶴年輩自然不能久安於位矣

杭州戲館僅有兩家形若冰炭勢成水火每一新角登台報章所刊之名字縱橫逾尺傳單濫發雪片紛飛所作頭銜尤屬胡說亂道非寰球歡迎卽天下第一或歐亞聞名一般戲迷亦如各隸一黨互相詆毀而社會上對於名伶之來街談巷議作種種揣測之詞較督軍省長授職更爲注意

杭人喜看武戲如能打得落花流水奮不顧身連跑帶跳手脚不停再加甩葉子摔殼子蟠鐵條打飛腿擲搶背翻觔斗無人不鼓掌贊美至於架子如何檯步如何與鑼鼓是否合得上靶子是否一絲不亂做工是否不悖情理皆不考究故常春恆受歡迎李春來不佩服甚有謂高福安不及小福安者楊小樓若應聘到杭一定不能得意

杭人尤愛觀花旦如果面孔好眼睛俏身子裊發育嬌年紀小卽可邀一般人士垂青毛韻珂馮子和芙蓉草沙香玉筱桂和劉玉琴粉菊花劉慧霞等皆爲中選人物梅蘭芳賈璧雲趙君玉三人一到當然萬人空巷矣

杭人看戲最惡翻頭如名伶登台一月三十日無一齣雷同則佩其戲多如一星期後卽將其拿手好戲重行排演則嗤其本領有限相率裹足不前與上海適成一反比例此因上海爲通商大埠各省僑民可以輪流易觀杭州俱是本地老主顧一年四季無甚出入也

杭滬相距咫尺朝發夕至然往申邀角其包銀之巨至少須加一二成甚至照原價增加一倍開銷極大能否叫座尙未可知杭人曰吾杭銀錢咸被戲子騙去了誠實言也

杭州報紙雖多劇評甚少惟全浙公報展庵佩絃兩君所作戲談經驗學識兼而有之甚有見地非人云亦云者可比

怪劇談

（舍予）

小達子演逍遙津唱（漢獻帝在宮中）云云自稱諡法

劉鴻聲演黃金台踢燈時適當跛足乃以手代之

石月明演哭祖廟說白中有（荒誕之辭）云云乃將誕字念作延字

明海山演恢復共和報名有（合肥縣人）念作合巴縣人

孟小茹唱洪羊洞戲片末句硬扯李陵碑（猛抬頭又只見七郎姣生）一句是以六郎而以七郎爲姣生矣

翠屏山潘巧雲被楊雄打一耳光而場面發喇叭聲巧雲之頰爲樂器的耶

孟良焦贊之髯鬚甫從穆科寨燒短而于轅門斬子時又長長矣

武生趙月來演花蝴蝶從四只檯跳下其所着之厚靴底竟與靴宣告脫離關係

說戲味

（鷓鴣）

戲迷論劇首重滋味夫味有甜酸苦辣之分若孫譚等輩其味究屬何種尙未有人言及長夏無聊戲爲說之

譚鑫培似耶耳梨味甜而爽

孫菊仙似川椒末辣可愈病

貴俊卿似鎭江醋點滴皆酸

王鳳卿似黃連湯味甚苦

汪笑儂似苦瓜旣苦且澀

時慧寶似青椒辣中略帶甜味

王又宸似青梅甜少酸多

劉鴻聲似甘草雖甜亦苦

馬德成似紅棗亦甜亦酸

雙克庭似泡菜又鹹又辣

李吉瑞似白煨東瓜味雖不佳尙屬適口

瑞德寶似空心蘿卜其味雖甜未免太瘦

新劇之辨味（秋星）

文可辯味。戲亦可辯味。京劇可辯味。新劇亦可辨味。鷓鴣君列著名鬚生爲一表而分別其味。旣切且詳。予乃效顰而有此作。

鄭正秋如橄欖旣苦且澀而其回味則甜

汪優游如山西醋尖酸絕頂

歐陽予倩如天津梨甜中帶澀

馬絳士如苦瓜到底皆苦無處不苦

查天影如桃子甜則甜矣其如爛何

鄭鷓鴣如四川辣椒既辣且爽

王無恐如明礬鹽而且澀

鳳倩影如鎮江醋其酸味亞於山西醋有時作悲旦卽若以醋作醬油吃也

凌憐影如山芋其味淡薄然不失爲食中正品

鄒劍魂如一碗酸辣湯雖不耐看然尙可口

李悲世如苦橘甜苦相間恰如其分

鷓鴣子如南豐橘子質小而味甜

顧無爲味似辣惜帶些腥羶氣

傅秋聲味似酸惜有些土氣息泥滋味

伶名對 （鷓鴣）

（高百歲 王九齡）（李吉瑞 高福安）（龔雲甫 田雨農）（毛韻珂 沙香玉）（路三寶 梁一鳴）（李玉海 侯雲峯）（海棠齋 梁俊圃）（李壽峯 袁福海）

（馮二狗 王三羊）（芙蓉草 牡丹花）（馮春航 富仙舫）（鷓鴣子 麒麟童）（查天影 夏月華）（李悲世 汪笑儂）（吳惠仁 王德義）（錢化佛 王楞仙）

（顧靜鶴 李祥麟）（董天厄 謝月奎）（霍大顛 楊小朵）（王明玉 馬飛珠）（傅秋聲 徐春發）（胡依仁 鮑順義）（郭詠馥 沈飄香）（鄭鷓鴣 金蝴蝶）

滑稽訃聞

（鷓鴣）

老譚逝世後一般譚迷莫不同聲惋惜交口咨嗟尙有非譚迷者茶餘酒後亦借此資料以佐清譚舉國若狂恂非虛語可憐最形忙碌者則評劇家也哀詞誄文日載報端十色五光耀人眼目余亦評劇一份子覩之心癢難禁也想瞎話三千出出風頭苦於江淹才盡援筆不能成語若果不着一字則又割捨不下這個極新鮮極時髦的題目所以厚着面皮戲擬訃聞一則就算應個景罷呵呵

不像鴻聲脚輕頭重禍延

戲考前淸貝勒民國策封大王第一絕後鬚生鑫培譚君痛於民國六年某月末登台日病終幸値不像搭班都門乃得親視含殮遵例出缺擇吉扶柩回籍安葬屆期倘蒙

捧塲存歿均頂板還腔之至叨在

學板腔班 誼哀此訃

聞

跛子鴻聲泣血蹺脚

復剡溪釣者書

（小隱）

辱手書以鄙人之評劇多未能當尊意殷殷垂敎所論雖如隔靴搔癢然不可謂非有心人也日來評劇苦無資料玆就來書略加解釋幸垂察焉（小隱白）

（前略）余每覩尊作大抵痛駡滬地名伶而哀悼已故譚氏目光如電大有旁若無人之概

按滬地所謂名伶者實皆非鄙人所敢許可指非摘謬時所不免然從未加以痛駡蓋評劇應就其藝術上立論旣與演者無仇無恨

又何必罵而後快若僅論其藝術之不佳似亦不得卽指爲痛罵也譚氏旣逝戲曲云亡凡屬知音同深惋惜固不獨鄙人已也

而且於舉大王一項對於尙劉梅痛加辨駁謂爲以色取人非以藝取人洵正論也至於以路玉珊陳德霖之比較歸咎於梅蘭芳則非余所贊成也

按以色取人非以藝取人旣承許爲正論則路陳藝也梅氏色也論色今日之路陳烏足以方梅氏論藝目下之梅氏似尙遜於路陳何爲又不贊成得勿矛盾耶

夫見人之惡不憚改見人之善效行之不獨伶界爲然也

按善惡二字不知意果何指合以上下文語氣似指路陳而言路陳之惡在何處路陳之善在何處豈梅氏學得者便爲路陳之善未學得者便爲路陳之惡乎

同一劇也首演者未必盡善繼演者未必不善卽毛韻珂之駱宏勳人皆謂勝於小達子此其明證也

按繼演者未必不善誠哉是言且尙有勝於前人者然非所以語梅氏之於路陳也小達子未有路陳之技能後之勝小達子者固尙不止一毛韻珂以此例彼未免擬不於倫

樊江關等劇路陳演之不得爲新奇蘭芳演之亦非舊套扮相態度有幾分神似斯可矣

按鄙人所論是藝術優劣問題非演劇新舊問題梅氏不如路陳係本其演劇程度而言非必梅氏扮相態度與路陳一般無二卽得謂之爲路陳也使梅氏之唱作果佳雖無絲毫似路陳可矣若梅氏唱作平庸便有幾分似路陳豈得便與路陳頡頏乎（鄙人原論尙有王瑤卿茲依來書從闕）

逢場作戲原爲金錢計

按此語似代伶人立言在伶人售技原爲金錢計然亦須藝術佳妙看客歡迎而後金錢方有得來所謂有了人緣方有飯緣是也吾輩評劇者但能就藝術論似無所謂金錢計爲此言者誠不知其命意之所在也

假使以麻臉歪鼻五官不正之人而扮為嫦娥貴妃吾恐有周郎癖者不待出聲已一鬨而散矣色固不能表情然色藝二字未可偏廢也。

按鄙人於戲偏重藝術固不必定求貌美如梅氏者亦未嘗主張以五官不正之人扮嫦娥貴妃彼路陳者在二十年前其勝況且過梅氏惜君未之見也今雖年長色衰而藝術固猶昔耳以色論昔日之路陳卽為今日之梅氏十年後之梅氏便是今日之路陳以藝論則今日之梅氏無論如何說法斷斷不及路陳色藝固不可偏廢其如二者不可得兼何君亦知有杜蝶雲剃鬚演戲之事乎夫旦角而至留鬚之年其色之不堪承教可知矣嗜曲者不以色衰為病且欲令其去鬚獻技豈當時伶界便無後生旦角實以杜技為陽春白雪非人所能及耳崑班名旦多屬於白髮老翁蓋一技之成非至如是年華火候猶有未到足見前輩觀劇所重在藝耳。

嫦娥貴妃古美人也非美貌者演之不能有其萬一色固不可以不重也。

按嫦娥貴妃美至如何程度後人既未目睹何能妄加臆斷必謂梅蘭芳之美為有嫦娥貴妃萬分之一相隔數千年不知果何據以為評量且環肥燕瘦美人之風度亦非一致若必求演劇人與劇中人相合恐梅蘭芳合乎嫦娥必不合乎貴妃合乎貴妃又必不能合乎嫦娥矣色固不可不重但梅氏之色則可不重耳。

況蘭芳未必有色而無藝也。

按伶界以色著者以鄙人所見當無能逾田桂鳳者餘如一汪水李荔秋秦五九諸人亦皆一時之選梅氏非無色也但無桂鳳之色耳梅氏非無藝也但無路陳之藝耳觀於海者難為水實非鄙人所取也。

劉喜奎一女伶耳色重於藝自然之理。

按選色徵歌當分為二事如在北里色選則應以色為重如在舞臺徵歌似當以藝為重喜奎姿首雖尚不惡不能便為傾國之貌求之北里中似覺車載斗量卽置諸舞臺上亦未必一時無兩以京都而論前之小翠喜金玉蘭今之鮮靈芝張小仙為所顛倒者亦均大有人在蓋捧女角者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女伶之負盛名者又非僅恃登臺之色藝此中黑幕鄙不足道眞所謂色重於藝耳。

苟得西施王嬙一現舞臺雖是啞口必有動人之處。

按此說是看美人與聽戲二字無關若猶云聽戲以五官不正之人飾嫦娥貴妃人固一鬨而散以啞吧美人唱奔月醉酒除君爲甚所動或當留連吾知其餘看客必亦一鬨而散矣。

尙小雲一稚伶耳其色藝未可以爲後日之定論。

按小雲年已弱冠嗓音既無虞倒倉學業亦與日並進將來能否成名雖未可以爲定論獨不可以爲期許乎

謂爲長大來必駕梅蘭芳而上之雖爲意中事然亦未可遽信

按十年前之梅氏尙不如今日之小雲安知十年後之小雲非即今日之梅氏或且駕而上之雖未可遽信當亦爲意中事也

彼小楊月樓非鼎鼎大名之雛伶乎曾幾何時而流爲三等角色。

按小楊月樓唱老生時油腔滑調毫無足取不過恃童子音僥倖一時耳如在今日則高百歲石月明等雛伶皆較當年之小楊月樓爲佳慢云小楊月樓已喉敗改行即使猶如當年亦必歸於淘汰之列是其底子本壞遂亦不堪造就尙小雲根本之固學業之勤皆非小楊月樓可比也

尙氏能循規蹈距何患不出人頭地苟復蹈小樓覆轍則亦三等角色而已矣。

按尙氏將來固未可遽信爲能駕梅蘭芳之上似亦不能斷定必如小楊月樓之流爲三等角色也

他如趙君玉雙搖會何月山弔金龜麒麟童連營寨潘月樵桑園寄子等劇據云一觀劇報當作三日嘔則又過矣上列諸伶爲滬人士所歡迎

按鄙人原論爲趙君玉之奇雙會非雙搖會也奇雙會又名販馬記即所謂三拉者也君玉去崑曲小生身段既非字眼尤謬是劇玉楞仙之後惟陸小芬演來尙似不差朱素雲且爲識者所不取況一再改造者乎何月山以倚大之假嗓張開血盆大口引吭狂號而唱老旦何者爲尖團字何者爲清濁音一概莫名其妙月山不足責獨怪台下尙復有人贊成實爲海上顧曲者之羞也以麒麟童之

材料如何能唱連營寨彼乃毫不自量居然敢唱亦可謂顏之厚矣哭靈牌一段抹去詞句幾及大半唱音乃在調底登臺唱戲以六字調爲極矮幷此而無豈復尚有唱戲之資格好壞姑置不論也潘月樵之調門與麒麟童亦復相似桑園寄子雖重作工亦重唱工以聲如破鑼之嗓子試問如何能勝前後兩段二黃正板若云以作工勝是又不然蓋作工亦有一定繩尺非急言遽色火氣逼人者便得謂盡作工之能事也此等戲竟爲滬人所歡迎亦猶嗜痂之癖耳痂穢物也劉邕且甘之如飴鄙人無此奇癖自難與滬人同嗜涉筆及此吾又欲嘔矣

譚迷梅毒京人士戲迷固多然京都雖產名伶豈人人譚梅乎三四等角色多如牛毛吾未聞京人士作三日嘔也

按都中伶人非皆譚梅固然不錯便是三四角色亦皆受過教育且能謹守彼中規範不敢稍有逾越尤不敢不度德不量力而唱正工戲復以名角自居也

況申地名伶未必不及京都三四等角色也

按都中三四等角色如沈三元李順亭王福壽張長保姚增祿之淹貫淵博雖大名家不敢輕視餘如劉春喜鮑吉祥陸杏林羅福山沈金奎董志斌高四保等皆所謂戲包袱是也雖以天賦所限屈居三等角色之中然戲場之學術精通先輩之儀型謹守又豈滬上稱爲名角如小孟七潘月樵麒麟童趙如泉夏月珊諸人所可望其項背哉此非可以口舌爭也試一調查滬上鼎鼎大名之馮子和趙君玉毛韻珂潘月樵趙如泉諸人生平演劇從未一至京師足見彼輩尚有自知之明庚子之前夏月潤曾一至京師先在玉成班打砲三日(首日挑華車次日花蝴蝶三日翠鳳樓)竟未能立足嗣藉泰山峯之力在三慶班演技數月雖得演中胄武戲然其技能又何敢與張長保姚增祿錢金福諸人較短長哉蓋叫天之武生在海派中總算可取前年到北京在文明園演劇數日亦竟大敗而回凡此皆滬地名伶不如京都三四等角色之明證此中至理非老於顧曲者頗難與言也

君抱今人不及古人之宗旨而歎譚氏之遽亡世無復鬚生之可言

接今古二字鄙人殊無成見使其藝術果佳雖今人可耳設藝術不佳即古人亦無足取惟譚氏之亡鬚生界確係無人此爲稍有戲

學知識者所公認非鄙人有所阿好也

程長庚爲伶界偉人藝出譚鑫培上前人見程氏之死也亦必謂世無復鬚生之可言不料幾年後又有人皆贊成之譚大王出而君尤譚之知音也安知譚氏之後必無出類拔萃之伶乎

按濤同光之間大亂初平海內晏安歌詠昇平人材輩出如程長庚余三勝徐小香胡喜祿盧臺子張二奎王九齡何桂山錢寶峯慶四黃三楊三劉趕三俞菊生楊月樓譚鑫培汪桂芬王桂官時小福余紫雲梅巧玲楊桂雲陳德霖田桂鳳張子仙羅壽山等皆先後生於是時降至光緒末葉時局日非而伶界所出人材如賈洪林時慧寶王鳳卿王瑤卿劉鴻聲楊小樓梅蘭芳龔雲甫等以視昔日判若天淵論者方歎戲中人材消長爲有關於運會以前名伶相繼凋謝獨譚鑫培壽享古稀至去年方始逝世十餘年來如魯靈光之巍然獨存故崇之如麟鳳之不世出考譚在三慶班時代每有長庚不登臺之日所定戲碼即以鑫培代演如狀元譜桑園寄子之類聽者得鑫培亦無異言足見長庚在日便已不凡長庚之死代其主三慶者雖爲楊月樓能傳程氏之學者厥推譚鑫培是在當日死一長庚尚有一譚鑫培繼之不能謂鬚生無人今日死一鑫培試問能繼譚者果屬何人以今日劇學之喪亡劇規之紊亂不僅繼起者難得其人恐皮黃且將爲廣陵散矣

(下略)綜觀以上所論似於北京順天時報之舉大王一事極端贊成然對於梅劉雖竭力揄揚而於尙小雲則又肆口詆毀足見其於梅劉亦不過震於其名遂亦隨聲附和幷非果能知梅劉之佳處也一則曰趙君玉等皆爲滬上之名伶再則曰申地名伶未必不如京都三等角色其觀劇之眼光固未能出上海既對於趙君玉潘月樵諸人尙奉之爲名角無怪乎視梅蘭芳遂如天人也演戲者必須積數十年之功方克成其技術聽戲者亦必須積數十年之功亙須多看好戲始能得其眞詮評戲之道譬之評論書畫必須多看名人手蹟然後鑒別方能精當鄙人幼年嗜戲二十餘年來雖未敢云深得其奧但於優劣美惡尙可辨識以目所親睹者生角全材自當以譚鑫培爲首選汪桂芬次之孫菊仙不足道也淨角以何桂山爲空前絕後人才黃潤甫亦爲上選餘若李穆子金秀山劉永春均其次也旦角以余紫雲陳德霖爲上選時小福張子仙且不免疵病之處後起人才只一王瑤卿若順林彩霞怡雲素仙幼芬皆碌碌不足爲奇

貼以田桂鳳爲個中翹楚餘如楊朶仙之潑一汪水之蕩以及李荔秋余玉琴路三寶胖寶琴亦皆一時之選小朶頗有父風五九貌極濃艷王蕙芳則作戲稍嫌板滯餘如梅二瑣張彩菱姚佩秋輩則皆下駟之材耳丑角以劉趕三羅壽山麻德子爲最佳餘若趙仙舫王長林翟雖亦略負時名然以視劉羅若小巫見大巫矣小生自王楞仙死後卽已無人必不得已崑生陸小芬尙不大謬窮生陸杏林亦頗可取華貴屬諸陸華雲盔靠屬諸程繼仙若德珺如朱素雲張寶崑等則均徒負虛名耳武生俞菊生死後自當推楊小樓爲第一流人物尙和玉次之張長保錢金福雖爲武劇配角然以技術論實爲武行中之陽春白雪未可輕視也鄙人對於劇界取舍之端茲已略見大概此中理由非詳言不足以盡其解容後論之自知陳義過高不合流俗實以皮黃至今日每況愈下良用慨然述古證今冀可稍見挽回若夫但以適情爲樂不以引商爲能則吾又奚言哉

評戲雜說

（馬二先生）

偶讀新青年雜誌第四卷第六號通信欄有繆子君與該雜誌編輯諸君論戲各節雖思想自由主張容難一致然其中頗多全無理由悍然自是之論調因就所及一加討論非敢黨同亦聊以抒發我之自由言論耳

繆子函中之要點有五

一高腔卽弋陽腔與崑曲同一命運從未聞有起而代崑曲之事

二廢唱而歸於說白乃絕對的不可能

三中國之舊劇不止於一人獨唱二人對唱

四中國之舊劇打把子皆有一定的打法決不如劉半儂所云多人亂打也

五中國舊劇之臉譜皆有一定隱寓褒貶未可如錢玄同目爲離奇一筆抹煞

雜誌編輯諸君分條答復其要點如下

（一）胡適謂其所謂高腔並非指戈陽腔乃四川之高腔與徽調京調同爲俗劇

（二）錢玄同謂臉而有譜且又一定實在覺得離奇得很而隱寓褒貶尤爲可笑

（三）劉半儂謂其二人對唱一語乃指多數通行脚本之大體言之不可以嚴格批駁當放鬆了活看

（四）劉半儂謂多人亂打云者非不知其有一定的打法而以個人經驗言之以爲討厭戲劇爲美術之一苟訴諸美術原理而不背卽無一定的打法亦決不能謂之亂否則卽使極規則極整齊似亦終不能謂之不亂也

（五）獨秀謂繆子論中國劇根本謬點乃在純然囿於方隅未能曠觀域外

（六）獨秀謂中國舊劇如珍珠衫戰宛城殺子報戰蒲關九更天等助長淫殺心理於稠人廣衆之中文明國人觀之不知作何感想

（七）獨秀謂打臉打把子與美術立於絕對相反之地位雖有定譜定法絕無文學上美術上之價值

（八）獨秀謂演劇與歌曲本是二事

我今就右列兩方面之所辯論而評判之如下

（一）普通所指高腔而其上並未冠以他字當然乃指戈陽腔而言所謂四川之高腔云者限於方隅絕非可與徽調京調並論者若欲全舉則粵調漢調何反遺略然則胡適之答案其爲遁飾可知

（二）中國舊戲之臉譜錢玄同以爲離奇得狠不知戲中之臉譜至爲平淺易明且不知中國之舊劇爲然特玄同未及知耳夫演戲欲以今人扮古人苟非以化裝術出之將何從而求其能似然無論何種化裝方法要不能不有一定之塗飾（曩在春柳觀不如歸之山木兵造必禿頂而猛回頭之金剛必顏面詢之鏡若則曰坪內逍遙所傳如是卽他人演之亦必如是蓋脚本之所規定也）然則臉之有譜豈非至普通之事特惟京班乃有此臉譜之名詞耳而玄同乃詫爲離奇得狠意者玄同乃不解戲劇須有化裝術耶夫臉譜固化裝術之一種僅有方法優劣精粗之討論斷不能以離奇二字一筆抹去而不許其有也

（三）劉半儂之答繆子愚直不知其理由何在二人對唱二乃數字豈可活看果能活看則凡作二月者可看作三四月而二萬與二里又皆可看作三五萬與四五里矣豈其然乎

（四）其云（多人亂打云者非不知其有一定的法）此非不知三字臉皮之厚直如十重鐵甲試問彼既目為亂打矣及人告以是有定法者乃曰我非不知苟非儒林外史之匡超人牛浦郎輩斷不能作此語也其訴諸美術原理云云（見前）為亂字作一新詁所惜者彼於發表其多人亂打之妙論時乃未嘗以此新詁注入令人殊不能無憾耳

（五）繆子所論乃中國之舊劇而獨秀乃謂其謬點在未能曠觀域外果如獨秀之論豈譚鑫培梅蘭芳之輩皆嘗遊歷歐美耶抑玄同半儂獨秀諸君之研究中國舊劇自以為能超於譚鑫培梅蘭芳之上耶夫聲樂因地而異我燕人也不能解粵謳則中國人何須觀外國劇且卽以外國劇論亦豈無重唱工者乃獨秀等之議論必欲人以外國劇繩中國劇且必不許唱而其理由乃絕未一言僅責人之限於方隅豈非可怪之事

（六）中國之舊劇亦多矣而獨秀乃指摘珍珠衫戰宛城殺子報戰蒲關九更天等劇為助長淫殺果其爾爾則刪除此數齣可也何至因噎廢食而遽一筆抹煞且以中國之習俗而言是否有此種事實如其有也則此種劇亦是一種寫實派不思革其習而但欲廢其劇毋亦本末倒置乎又云文明國人觀之不知作何感想此文明國人四字不知何指指歐美日本人士耶則我國之劇何必求得彼輩之來觀更何必求得彼輩之同意將謂獨秀自謂耶則獨秀固與演是等劇者同為中國人果生獨秀之中國為文明者則生此演珍珠衫等劇者之中國亦豈得遽目為野蠻蓋無論中國之為文明與野蠻而獨秀與彼演珍珠衫等劇者實同在一水平線下則其感想當不至大相殊異

（七）打臉與打把子獨秀既以為與美術立於絕對相反之地位矣則試問外國劇中有無化裝術而其化裝之法是否以彩色塗面獨秀亦以為與美術立於相反地位否藉曰不然則中國劇之打臉固卽是一種化裝術祇能就方法上而判別其精粗又安能遂一筆抹倒譬諸作畫上自藝苑珍品下及世俗花紙雖精粗相懸然不能謂其不是美術打把子者舞之一種也舞既

不背於美術則打把子亦當然不致與美術立於絕對相反之地位又安得武斷之曰絕無文學上及美術上之價值耶

（八）演劇與歌曲本為二事此就外國劇言之也而中國之劇則多能並括此二事而一之蓋中國之舊劇既非純用唱工亦非純用做工有兼重有側重其體例甚為複雜故繆子以為廢去唱工乃不可能之事蓋以歌曲感人之深較之說白不啻倍蓰胡適乃云廢去唱工此事實上之萬辦不到者天下事物祇有自然淘汰萬無可以人力廢止者譬諸飛行器具雖發明而船舶汽車決不能即棄而不用也況替代唱工舊劇之新劇今尚在未出現之時乎

總之凡論一事必先虛心加以研究然後乃能無所偏蔽今觀劉胡錢諸君之說皆似與中國劇絕少研究既不深悉其內容輒敢悍然詆詈之宜其言多失當也

◉周亞父演征鴻淚救亡一幕之演說詞（飾孫次雲）

次雲論資格是一介平民論職務是一個學生既無學問又無口才萬萬不敢演說但是記得顧亭林先生有一句話說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俗語也說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那時閉關時代海禁尚未通開我們先哲已經有這句話現在是世界大同萬國交通凡是人類都有責任可知天下的事匹夫尚且不容袖手何況一國的事何況民主立憲國的事次雲想到這一層就顧不得自已沒有學問沒有口才還覺得自已頗有演說的資格因為國民是國家主人翁國民不問國事難道要別人代問不成況且今天開的是救亡大會不是慶祝大會用不着生花之筆粲蓮之舌比賽本事只要各抒已見共救危亡話須說得透徹意須用得深遠大家拿出自已良心來討論國事說得到辦得到坐而言起而行方是今天開會的本旨方是我們救國的眞心

諸位近三個月奔走呼號變色相告的不是因為亞西亞洲有一野心國要併吞我們土地奴隸我們人民拿待朝鮮的手段待我們中華民國嗎這一國是什麼國無論男女老少智愚賢不肖都曉得是貪慾無饜的太陽國為甚麼叫他太陽國因為他在世界上土地最小如同地球裏太陽一般但是夏天太陽雖然可畏冬天卻甚可愛惟有他這太陽國是不分春夏秋冬總是可畏的又可以叫他陰險

國因爲他國裏人個個奸刁巧猾狡黠詭譎所幹的事情所做的勾當无一件不是鬼鬼祟祟用暗箭傷人從來沒有正大光明過居心叵測陰謀多端一不小心便上他的當又可以叫他賣淫國諸位聽見這三個字必定說我嘴太刻薄其實仔細一想一點都不錯因爲他國內出產甚少人口也少做的東西全是滑頭貨沒有一樣不是中看不中用的起初尚可以騙人家幾個錢後來紙老虎戳穿了進款就慢慢的少起來他曉得我國中好色的人多挑選姿首好看的女太陽人送到中國來做皮肉生涯肚裏有了孕馬上回國產過再來既得了錢又傳了種眞是一舉兩得的事這宗淫賤行爲別人萬不肯做惟有他只要與他有益還顧什麼廉恥你罵他不要臉他對你笑笑說我只要錢多謝你照應我諸位想想看賣淫國三個字送給他做綽號對不對再有一層我們中國同太陽國不是同文同種嗎其實太陽國的種本是中國造出來的因爲秦始皇既滅六國定萬世一系之制恐怕一旦殯天帝王安富尊榮的福不能享到底一時異想天開要求神仙不死之藥達到萬歲萬萬歲目的於是派徐福去辦徐福是個走方郎中明知捕風捉影辦不到的事但是皇帝諭旨怎好違拗只得帶領了五百名童男童女往蓬瀛孤島而去就是現在太陽國的老巢徐福自知不得神仙不死之藥不能回國遂將五百名童男女配爲夫婦身體未曾發育完全強他結婚自然不會再長慢慢的就造成一個倭人國那時服制未定大家看徐福着衣服同道士一樣都照他製造現在太陽國人脚下踏着木屐子身上披着無紐衣就是這個緣故他的種族既是中國傳過去的他的文字更不用說這種私生野合未受教育的倭子知道什麼是文總算他有點見識派人到中國來偷得少許皮毛再加上點咭咭嗟嗟經驗纔成功了一種太陽文諸位看他寫起字來撇兩撇勾幾勾中間嵌幾個中國字同鬼畫符一般可知他這一國還沒有開化完全呢可笑他祖宗徐福因爲辦不到神仙不死之藥不敢回國他却胆大妄爲造出點假藥什麼清快完啦忍丹啦靈薄丹啦日月死啦中將糖啦來騙中國人的錢還要說能起死回生這樣大言欺人中國人偏會上當豈不可嘆望諸位再不要拿有用的金錢買無用的東西要緊要緊照關係講中國是太陽國祖國照情理講中國是太陽國恩人太陽國沒中國提攜他開導他生活他保護他培植他怎會有今天太陽國人若有良心應該感恩圖報赤心內向盡小輩職分永遠擁戴父母之邦才是道理不料這班倭種忘恩負義公然恩將仇報起來咳、早知今日當初將他轟殺乾淨免得今天留下孽種養虎傷身豈不甚好可惜沒有想到我們中國一味寬宏大度仁慈爲

懷一次一次的聽他猖狂聽他無理但知優柔寡斷委曲求全割地與他賠款與他他還是貪心不足得步進步世界各國以爲太陽國是中國子侄之國尚且如此怕他看得眼睛通紅大家都拿利益均霑的大帽子壓我中國中國人怕多事望和平卽有幾個熱血濆湧主張拒絕的無奈政府官吏抱定有求必應甯贈友邦的宗旨漠視民意自由行動把一座錦繡山河割得四分五裂不知二十世紀是武裝平和的世界武裝和平的世界是以和平爲前驅以武力爲後盾不是空言和平可以折衝樽俎的中國三十年來的外交沒有一次不失敗失敗一次國卽孱弱一分土地越過越少人民越過越窮可憐中國雖大經得幾次臠割到今天有國同無國一樣處處受人虐待推源禍首豈不是喪心病狂的官吏甘作亡國大夫種下的禍根嗎人說強國無公理強權卽公理弱國無外交民氣卽外交這兩句話眞是一點不錯從前專制時代君主就是國家（所謂朕卽國家）不容百姓開口尚不足責現在的政體是共和立憲了庶政公諸輿論自由本於法律是共和精義當局諸公應該一秉大公重視民意才是道理誰知政府所作所爲腐敗專橫較前清更甚這樣驚波駭浪風雨飄颻的時候戰戰兢兢力圖挽救尚恐不及誰知他也不訓練兵備也不普及教育也不籌劃實業也不整頓官常却是醉生夢死糊裏糊塗今天給這個文虎章嘉禾章勳位明天授那個中卿下大夫上將一班官僚只知搜括民脂民膏仰承上意又又十萬塊的麻雀打打五萬元的撲克推推幾千金的牌九八大衚衕裏跑跑髦兒戲園裏聽聽好像我們小百姓不會做官不會揮霍要抽筋剝皮的供養這一班大人先生似的他們平常誤國殃民不問國事一旦遇着辣手交涉無法對付只會做一篇官樣文章欺人命令說是亂黨暴民鬧的亂子咳中國人以主人翁資格顧問國事便是亂黨難道聽你們賣國預備作亡國奴才是好人麼國家養的軍人原是對外的不料我國軍人只能平平內亂全國六十萬衆歲費佔三分之一每逢危急存亡的時候竟不能一戰假使中國也墮入歐戰旋渦只好束手待斃連比利時塞爾維亞都夠不上豈不可悲可痛可羞可恥中太交涉發生以來已經四個月政府始終代人嚴守秘密不肯宣佈內容外國報紙尚抱不平我們同胞怎能隱忍卽如今天開的救亡大會就是我們人民一片血心不忍亡國的表見須知政府旣不足代表民意我們人民就該自救才是然空言不能救國必須實力諸位須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旣滅亡家於何有救國就是救家亡國必定滅種諸位有錢的捐錢有力的出力有才幹的想想法子有學問的上上條陳大家同心協力一致對外犧牲生命

犧牲財產認定太陽國爲不共戴天之仇不要看他的戲不要嫖他的妓不要坐他的船不要買他的貨一定要打退太陽人方肯罷手不然就不能算是中國人

弱國非一戰不能强非背城借一不能圖存你若因爲國勢薄弱一概承認把福建山東南滿內蒙送給他可知世界不是太陽一國大家都來學他試問中國二十二省還夠送碼豈不是只有瓜分淪胥的日子沒有興盛富强的時候此時再不動手難道等亡國之後再謀恢復不成况且中國打太陽國名正言順譬如父兄打子弟一般非但鄰國不能干涉還要贊許中國有胆量有决心有毅力有氣節不愧大國人民無慚黃帝子孫就算戰敗受辱也比坐而待亡的好况且天下事未可預料坐而待亡必亡無疑背城一戰或可不亡戰勝之后不獨倭奴喪胆從此傾心拜伏不敢再存奢望中國累次所失的土地所剝的主權皆可以收回次雲無狀敢說可勝的理由有四第一、人多中國有四萬萬人太陽國只有五千萬人八個打一個拚死也拚得過他第二、餉足太陽國生活本靠中國接濟一旦開戰他的貨色自然停止銷路進款既絕又要拿出軍費來應用不到五年叫他叫苦連天窮餓而死中國尙未提出戰費已有救國儲金團五千萬華僑聯合會四千萬一般大腹賈富家翁官僚黨尙在觀望不前未拔一毛中國雖然是窮總比他充實些第三、理直此次中太交涉世界各國都曉得太陽人趁火打劫毫無理由直要獨吞中國連各國在華的權利都被他一網打盡此種行爲比强盜還要可惡第四、氣壯太陽人自從戰勝俄羅斯後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以爲他的兵是無敵大將他的人有三頭六臂專橫驕傲盛氣凌人人家看他狠個個說他利害其實外强中乾身不滿五尺的倭奴有什麼大了不得的本事這一次對於中國更加兇惡好像吃得下人似的國交尙未破裂他已自由進兵可憐山東南滿的同胞已經遭他蹂躪所以稍有血氣的一聞此言個個怒髮冲冠情願同他一戰古人說驕極必敗剝極必復又說置之死地而後生困獸猶鬥太陽人迫我已極再不回手眞不如禽獸了况且從前太俄大戰俄國何等强太國何等弱當時都說太陽國要敗誰知他偏會打勝試問不打怎能勝不勝怎能强假使也學中國畏葸不前和平賣國恐怕太陽國人早變成奴隸牛馬了次雲說到這裏話也完了嘴也乾了唇也焦了舌也敝了政府不知利用民氣利用軍心便是甘心亡國無論他如何和平允許我們總是死不承認我情願毀家助餉捨身救國盡我國民的天職盡我學生的責任只要死少數人可以保全多數人死

現在的人可以保全將來的人方對得住歷代戰死的豪傑革命喪身的英雄已死的祖宗未生的子孫自己的良心

此稿撰於乙卯孟夏比時袁世凱正在陰謀帝制以二十一條款爲酬報以冀交歡鄰國成其好事人民懾其專制淫威舉無一人敢批逆鱗鳳君昔醉以拙作投贈某報某報亦僅揭載其半遽爾中止足見言論自由束縛盡矣今者共和再造日月重光回首前塵猶有餘痛五月九日之大恥吾恐國人大半置之腦後而喪權辱國之外交史且接踵以起也嗟夫吾其奈此健忘之同胞何吾其奈此賣國之官吏何（著者附誌）

張跋

冥飛少年時藝事無所不好涉獵所及皆略窺門徑而止而獨於音樂則格格不相入嘗學吹笛兼旬不能成一調又學崑曲則隨拍而隨忘繼又學琴爲朋儕所激專心壹志者三閱月僅乃知吟揉彈注諸法勉力可成陋室銘一操然亦不轉瞬而忘之矣故對於音樂之觀念非常淺薄嗣遠游至天津旅次無事輒與朋儕游戲徵逐偶一涉足劇場於其影事及表情合於情理者以爲佳非然者則惡之其戲詞及道白之爽利明白者以爲佳含糊掩沓者則惡之朋儕中之嗜劇者咸以爲笑甚至舉冥飛談劇四字爲強不知以爲知之代名詞冥飛則始終自以爲是未嘗以門外漢爲歉亦不欲厠身門內與嗜劇者競短長故冥飛之觀劇觀念亦猶之音樂也比年流寓海上賣文自活始稍作爲劇本思以擴充營業祇以門外漢故於伶人心理觀劇者心理均不能有合於是冥飛所作劇本又若炫嫁之鍾離春百計不得售也遂絕口不復道戲劇今年秋友人周子劍雲有菊部叢刊之輯論著者皆一時知名之士既卒業冥飛受而讀之恍然若有所得醰醰乎其有餘味也蓋冥飛爲觀劇門外漢者二十年乃今而有入門之希望甚矣其能移我情也因述之以爲跋

民國七年十月長沙張冥飛

戚跋

竊歎古今。一戲場。世界。一舞臺。袍笏衣冠。掮旗打傘。爲名爲利。到底爲誰忙也。彼孝子忠臣。義男烈女。不過作淨末生旦之資料而已。吾友周子劍雲手編菊部叢談。專爲梨園潤色。某也能歌。某也善舞。一經品題。十倍聲價。卷首諸家詠句。亦復如陳迦陵之梅花百絕。字字生香。牧已入中年。屏除絲竹。今讀劍雲是輯。不禁雙袖郎當。欲作筵前鮑老。深恐紅氍毹上。不許我破沙喉高唱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雅歌艷舞。還讓伶官。

戊午秋八月飯牛戚牧

范跋

吾友周子劍雲。文學家也。於新舊劇學。研究頗深。惟不肯輕以色相示人。國人遂無由瞻其丰采。此出其近著菊部叢刊見示。內容豐富。洵足空前。評劇名家如小隱塵因正秋義華諸氏之著作。咸萃于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古人所謂『記事提要纂言鉤元』者。周子有焉。余因之有感矣。戲劇爲文學的。美術的。綜合物。其影響於社會之風化。絕巨。故先進各國。皆視爲施行社會教育之天機。吾國徒以辦理不善。不免貽人口實。然劇之眞價值。決不因之稍減。苟有人焉。爲之操徵索隱。以詔世人。斯其發揮光大。直可操券。周子其篳路藍褸中之大功臣哉。余與周子相知有素。故敢略誌數語於卷末。他日吾國社會教育勃興之時。必有稱頌周子者。此固質於百世而不惑也。

大中華民國七年秋九月金山范肇基叔寒謹跋於滬西復旦大學

中華民國七年陰歷九月初十日 陽歷十一月十三日出版

每部二厚冊 定價大洋三元

◉廣告價目◉

特等	全面	伍十六元	再版照加
上等	全面	三十六元	
	半面	十八元	
普通	全面	二十八元	
	半面	十八元	
	四分之一	十二元	

版權所有 禁止選輯

編輯主任 周劍雲

發行者 交通圖書館

出版者 交通圖書館

印刷者 交通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交通路一三三號 交通圖書館

分發行所 蘇州觀前街 交通圖書館

外埠分售處 各大書坊

外埠特約分售處

北京	鴻文齋
北京	自強書局
北京	會文堂
北京	龍文閣
北京	文明齋
天津	江東茂記
天津	新華書局
天津	利亞書局
奉天	章福記
奉天	德和公記
濟南	教育圖書社
福州	宏文閣
新加坡	中華書局
貴州	羣明學社
四川	二酉山房
雲南	圖書公司
雲南	邱文雅堂
雲南	開化戴三元堂
開封	百城書館
廣東	林記書棧
汕頭	文明商務
汕頭	中華書局
廈門	新民書社
漢口	掃葉山房
漢口	志成書局
漢口	東壁書局
蕪湖	匯海書局
四川	崇文書局
長沙	鴻文書局
南京	中華書局
南京	共和書局
常州	商務圖書社
常州	新羣書社
無錫	文華書局
蘇州	交通圖書館
蘇州	文怡福記
蘇州	小說林
蘇州	振新書社
常熟	學福堂
常熟	振華公司
杭州	問經堂
寧波	文明學社
雲哥華	華英書報社
南昌	中華書局
寧波	級綆齋
寧波	競新書社
紹興	敎育館
紹興	育新書局
紹興	墨潤堂
香港	先施公司
香港	永安公司
陝西	中華書局
金山	發明公司
蕪湖	科學圖書社
漢口	會文堂
蚌埠	商務特約所
平鄉	商務特約所
安慶	中華書局
鎮江	啓潤書局
煙台	誠文信
煙台	福裕東
山西	晉新書社
江西	點石齋
濟南	藝德堂
宜興	宜興書局
洙涇	兩宜齋
松江	益智書局
通州	翰墨林
通州	導文社
九江	中華書局
江陰	四民書社

十二名家評點
李笠翁十種曲

詞曲大家李笠翁於學無所不通尤善金元院本最爲世所傳誦玉茗堂而後當推第一其所著十種曲皆取當時名流軼事譜爲傳奇有聲有色久已膾炙人口若風箏誤等著名各本雖視高東嘉琵琶記湯臨川牡丹亭亦無愧色既爲小說之上品又足備塡詞譜曲家之範本惜坊間流行之本板既漫漶尤多訛誤本主人適覓得十二家評點之家藏精本爰請名家校訂數過亟付影印以公同好想世之愛讀者及詞曲家當無不以先覩爲快也其目次如下

▲憐香伴　▲風箏誤　▲意中緣　▲蜃中樓　▲凰求鳳　▲奈何天　▲比目魚　▲玉搔頭　▲巧團圓　▲慎鸞交

用上等連史紙精印全部十册　定價三元五角七折
外埠每部加郵費二角　總發行所交通圖書館
分發行所蘇州交通圖書館　寄售處泰東圖書局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022 5619

FOR USE IN
LIBRARY
ONLY

BRITTLE SHELF